沙俄侵華史

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

汴绣傳奇

责任编辑　莫永明
封面题字　赵银仁
封面装帧　邹纪华

沙俄侵华史
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75　插页 4　字数 365,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

书号 11074·698　　定价 2.90元

目　录

第一章　沙皇俄国早期对华扩张及其被遏止…… 1
一、十六世纪以来沙俄的向东扩张…… 1
二、中国的东北疆域…… 4
三、十七世纪下半期沙俄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犯……19
四、中国军队的自卫还击……29
五、确定中俄东段边界的《尼布楚条约》……41
六、确定中俄中段边界的《布连斯奇条约》……54
七、沙俄对黑龙江航行权和"广东贸易"的觊觎……69

第二章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对中国大片领土的侵占……81
一、农奴制危机与对外扩张……81
二、鸦片战争后沙俄从北方侵入中国……84
三、趁火打劫，把《瑷珲条约》强加给中国……93
四、两面派的外交活动和中俄《天津条约》…… 107
五、侵入乌苏里江地区…… 114
六、再次趁火打劫，迫订中俄《北京条约》…… 122
七、《勘分东界约记》和沙俄在占领区的侵略活动…… 134

第三章 农奴制改革前后沙俄对中国西部地区的侵略…… 143
一、农奴制改革前夕沙俄对中国新疆地区的侵占…… 143
二、农奴制改革后沙俄加紧对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的扩张…… 151
三、以"勘界"为手段割占中国西部的大片领土…… 159
四、出兵强占伊犁地区…… 175
五、《里瓦几亚条约》与《伊犁条约》…… 187
六、继续以"勘界"为手段割占中国新疆领土…… 201
七、沙俄勾结英国瓜分帕米尔…… 207

第四章 沙俄妄图变中国东北为它的殖民地(上)…… 224
一、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沙俄远东政策…… 224
二、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扩张活动…… 237
三、从"调停"甲午战争到策划"三国干涉还辽"…… 242
四、"四厘借款"与华俄道胜银行的设立…… 254
五、诱订《中俄密约》，攫取中国东北路权…… 260
六、强租旅大，划长城以北为势力范围…… 269

第五章 沙俄妄图变中国东北为它的殖民地(下)…… 283
一、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武装强占中国东北…… 283
二、诱迫订约，阴谋吞并中国东北…… 297
三、东北人民的武装抗俄斗争和《东三省交收条约》的签订…… 311
四、拒绝撤兵，妄图永远霸占中国东北…… 323
五、争夺中国东北霸权的俄日战争
——从沙俄独占到俄日分沾…… 338

第六章　俄日战争后沙俄对中国东北和西部地区侵略的深入…… 351
一、俄日战争后沙俄的侵华政策…… 351
二、东省铁路公司控制中国东北北半部的侵略活动… 360
三、蚕食中国东北边境领土，逼签《满洲里界约》…… 375
四、加紧对中国新疆地区的侵略…… 385
五、阴谋分裂西藏…… 400

第七章　加紧侵略蒙古，妄图侵占长城以北大片中国领土…… 414
一、对蒙古由来已久的侵占野心…… 414
二、俄日战争后对蒙古的加紧侵略…… 418
三、破坏辛亥革命，制造外蒙"独立"…… 426
四、对黑龙江、内蒙与新疆的继续侵略…… 433
五、以支持"自治"为名控制外蒙…… 438
六、窃占唐努乌梁海…… 453
七、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第四次《俄日秘密协约》… 462
八、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宣告沙皇俄国侵华政策的彻底破产…… 470

附录：
一、大事年表…… 475
二、引用主要外文书籍译名对照表…… 484

后记…… 500

第一章　沙皇俄国早期对华扩张及其被遏止

一、十六世纪以来沙俄的向东扩张

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开始出现于欧洲东部，是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事情。它是由莫斯科大公国发展而来的。从十三世纪末辖有莫斯科等很少几个小城市起步，莫斯科封建统治者便着手合并其它俄罗斯公国而逐渐发展。十五世纪后半期至十六世纪初伊凡三世及瓦西里三世统治时代（一四六二——一五三三年），它摆脱了对原先由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的附庸关系，逐渐使俄罗斯统一起来。

俄国的统一，标志着俄国向外扩张的开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莫斯科的大公们却只是在长期斗争之后，才终于摆脱了蒙古人的羁绊，开始把大俄罗斯的许多公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这一成就看来只是助长了他们的野心。"①

一五四七年，伊凡四世野心勃勃地自称为"沙皇"。沙皇一词原是俄罗斯人对拜占庭皇帝以及金帐汗的称呼，伊凡四世按照拜占庭王朝的仪式加冕，自称沙皇，确立起军事封建专制体制

① 《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六卷，第一八〇页。

的沙皇制度。这种残忍而野蛮的专制制度，是建筑在封建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它为了进一步扩大剥削，渴望掠夺更多的土地和奴役更多的人民。所以沙皇专制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扩张欲望，事实上，“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国家殖民的历史”①。

在伊凡四世统治时期(一五三三——一五八四年)，沙俄通过掠夺领土，将版图较之伊凡三世时代(一四六二——一五〇五年)扩大了两倍。一五四九——一五五二年，对喀山汗国的侵占，是沙俄向东扩张的开始，接着，一五五六年吞并了阿斯特拉罕汗国。一五五八年，伊凡四世仿效西班牙经营美洲殖民地的老办法，把夺取西西伯利亚的任务委托给斯特罗冈诺夫家族。这个富有的盐商家族，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沿卡马河进行侵略，在这些地区建立城堡，采伐森林，垦殖荒地，举办盐业。为镇压当地各族人民的反抗，沙皇政府还对这个家族供应枪支、大炮，配备炮手、哨兵。伊凡四世还允许这个家族在二十年内免缴各种贡物和赋税，并拥有对这块领地上居民的监督权和裁判权。②

斯特罗冈诺夫家族利用这些特权，成了这些土地上的世袭领主和沙皇政府向西西伯利亚进行扩张的积极推行者。为了执行这一扩张政策，斯特罗冈诺夫招募了顿河草原上的哥萨克人，组成侵略军，并以在伏尔加河上横行不法、被通缉而预判死刑的强盗头子叶尔马克担任头目。

一五七八年九月，这支残暴的侵略军开始了他们的罪恶活动。

一五八一年，叶尔马克率领的侵略军越过乌拉尔山，下驶托波尔河，攻占西伯利亚汗国的首都失必尔。一五八二年，打败

① 《克留契夫斯基文集》第一卷，一九五六年莫斯科版，第三一页。

② 米勒：《西伯利亚史》第一卷，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版，第三三三页。

并强行占领了位于乌拉尔山与鄂毕河之间的西伯利亚汗国。

叶尔马克在侵占西伯利亚汗国后，派人到莫斯科，向沙皇呈献贵重的毛皮贡品和新侵占的西伯利亚领土的象征品，要求赦免他的死刑。沙皇见他为俄国扩大版图有功，欣然同意。叶尔马克被带到莫斯科，不仅得到赦免，而且受到了宠遇，沙皇赏了他一副盔甲和一枚勋章，要他更卖力地为俄罗斯扩张疆土。不久，叶尔马克又出发侵入鄂毕河下游，一五八四年八月，在额尔齐斯河同鞑靼人作战时跌入河中淹死。

沙皇政府侵占西伯利亚汗国后，任命了西伯利亚行政长官，实行暴虐的统治，向当地人民搜括毛皮，一五八六年便从西伯利亚掠夺了二十万张黑貂皮、一万张黑狐皮、五十万张栗鼠皮。① 为了加强对西伯利亚的统治，这年夏天，沙俄侵略军在图拉河畔建立了一个俄罗斯人的城镇——秋明，作为军事行动的基地。第二年，在托波尔河畔建立了托波尔斯克，接着，沙皇俄国便将它的侵略魔爪从原西伯利亚汗国向东伸展，一直推进到太平洋西岸。

自从十六世纪中叶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与西欧建立了贸易关系后，西伯利亚毛皮的价格大大提高，因此西伯利亚的毛皮吸引了沙皇政府和商人。沙皇政府从西伯利亚掠夺来的毛皮，是它出口收入的最大来源之一。它使沙皇的国库充裕，也使商人们发财致富。在贵重金属（金、银）不足的情况下，黑貂等毛皮起了有价证券的作用，它被用来作为对贵族和僧侣的赏赐品，也被用作支付给军官的报酬。

无穷的贪欲，驱使沙皇政府不断地对西伯利亚汗国与太平洋西岸之间的广大地区进行扩张。一六一九年，他们在叶尼塞河畔建立叶尼塞斯克城堡；一六二八年，他们又在叶尼塞河畔

① 卡拉姆津：《俄国史》第一〇卷，一八九二年圣彼得堡版，第一七页及注四四。

建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堡；一六三二年，他们在勒拿河畔建立雅库次克堡寨。俄国侵略者这种扩张活动，使贝加尔湖以西平原上蒙古布里雅特游牧部落“在精神上处于被逼得无路可走的境地”①，而不断奋起抵抗。一六四一年，布里亚特酋长丘布吉圭曾坚守据点，严词拒绝了沙俄的劝诱和招降，大义凛然地声称：“你们将不会在我活着时擒获我！”经过激烈的战斗，英勇的丘布吉圭最后宁愿和他的儿子一道被焚牺牲，而决不投降。布里亚特部落顽强的抵抗，使得“只是听说过贝加尔湖，但是不知道贝加尔湖在哪里，怎样才能到达那里”的俄国侵略者，“只得沿着反抗最少的东北方向移动”②。因而，沙俄在叶尼塞河和勒拿河上游贝加尔湖地区的扩张，也一度受到遏制。

沙俄对中国边疆的进犯，最初是以雅库次克为据点，沿勒拿河和它的支流入侵。至于由贝加尔湖沿色楞格河和石勒喀河入侵，则要晚二十年，因为这一路的侵略据点——伊尔库次克，直到一六五二年才开始建立。

二、中国的东北疆域

黑龙江流域③长期以来就属中国所有，它在沙俄侵略者越过乌拉尔山之前很久，甚至在俄罗斯国家最初出现之前很久，就已明确地属于中国版图了。

黑龙江流域，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一直居住着中国少数民

①② 瓦西里也夫：《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第一卷，一九一六年赤塔版，第三〇页。

③ 黑龙江以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为其上源；从两河交汇所在开始，便是黑龙江，蜿蜒曲折抵大海，全长二千九百多公里。精奇里江（结雅河）同黑龙江汇合处以上一段，是黑龙江的上游；从这里直到与乌苏里江交汇处，是其中游；从与乌苏里江交汇处到入海尽头，称为下游。

族之一——满族的祖先。在秦朝以前，满族以肃慎的名称见于史籍。根据春秋时人追述的记载，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初年，肃慎便同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向周朝贡献它所使用的特殊武器"楛矢、石砮"，表示臣服。① 西汉时期，肃慎政治上隶属于松花江流域的夫余，而夫余又受汉王朝在东北所设郡县——玄菟郡的管辖。东汉末，夫余又改属辽东郡管辖。② 东汉时期，肃慎虽改名挹娄，但原来肃慎的名称仍然没有被废弃。魏、晋时期，挹娄脱离与夫余间的隶属关系，同中原王朝恢复了直接而又频繁的联系。公元二三六年(魏青龙四年)、二六二年(魏景元三年)、二七九年(西晋咸宁五年)、三一九年(东晋大兴二年)，挹娄屡次贡楛矢、石砮，表示臣服于魏、晋。③

南北朝时期，肃慎、挹娄改称勿吉，先后臣服于北朝的北魏、东魏和北齐，也曾向南朝的刘宋通贡。勿吉于隋、唐时期又音转为靺鞨。④

中国古代的史籍，对于中国满族祖先居住的地区，有明确的

---

① 《左传》昭公九年："王使詹伯辞于晋：……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国语·鲁语》：孔子答陈惠公问："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其各以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史记·周本纪》："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息慎即肃慎。《后汉书·东夷传》："康王之时，肃慎复至。"根据西汉时的记载，这种联系可以上溯到虞舜夏禹和商汤时代。(见《淮南子·原道训》、《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少间》)楛矢，榛木所作的箭矢；石砮，青石所作的箭镞。这种青石，本黑龙江中特产。"近混同江(指黑龙江下游)，江中出石砮，……坚过于铁，土人用以砺刃……即肃慎氏所贡木矢石砮是也。"(见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② 《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东夷传》。

③ 《三国志·魏明帝纪》青龙四年，《三国志·毋丘俭传》，《三国志·东夷传》，《晋书·文帝纪》景元三年，《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晋书·元帝纪》大兴二年，《晋书·东夷传》。

④ 《魏书·勿吉传》，《北史·勿吉传》，《北齐书·文宣帝纪》，《宋书·武帝纪》，《隋书·靺鞨传》，《旧唐书·靺鞨传》，《新唐书·靺鞨传》。

记载。一、这些史籍一致指出：从汉、晋的肃慎、挹娄直到隋、唐的靺鞨，领域都是"东滨大海"①。在隋代的时候，靺鞨共分为七部，其中号室部则是分布于乌苏里江两岸。②这就说明，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以至公元九世纪这么长的时期内，由乌苏里江直至日本海这大片地区，便已是中国满族祖先居住的地区。二、在隋、唐时期，靺鞨诸部中"最处北方"的是黑水部，③就是因为居住在黑水（黑龙江）沿岸而得名。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描述，当时黑龙江自会合松花江后，"又东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④这又说明，当时黑龙江两岸一直到海地区，也同样是中国满族祖先居住的地区。三、史籍还告诉我们，对于挹娄是"不知其北所极"⑤，这就更可知当时满族居住地区的北方边境，是极为遥远的。

七二二年（唐开元十年），唐玄宗任命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为勃利州刺史，⑥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在这个地区设立郡县之始。勃利即今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会合处东岸的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勃利和伯力是当地民族语言同一地名的不同汉译。⑦七二五年（开元十三年），玄宗又根据安东都护薛泰的建议，在黑水靺鞨地区设置黑水军；⑧次年，又在其最大部落内设置黑水州都督

---

① 《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东夷传》，《晋书·东夷传》，《旧唐书·靺鞨传》，《新唐书·靺鞨传》。

② 《隋书·靺鞨传》；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窝稽说》。

③ 《旧唐书·靺鞨传》，《新唐书·靺鞨传》。

④ 《旧唐书·室韦传》，《新唐书·室韦传》。《旧唐书》称黑龙江为望建河，《新唐书》则称为室建河。松花江即《旧唐书》和《新唐书》的那河。黑水靺鞨居地，参见《唐会要》卷九六《靺鞨》。

⑤ 《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东夷传》。

⑥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

⑦ 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伯利考》；景方昶：《东北舆地释略》卷三。

⑧ 《旧唐书·靺鞨传》。

府，其余各部落设州刺史，隶属于都督府；由各部落的首领分任都督、刺史等职，并由中央政府派遣内地官吏往任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①。黑水都督还被赐姓李、名献诚，并被授予云麾将军的头衔，兼领黑水经略使的职务。在行政系统上，黑水都督府属河北道幽州都督管辖，七四一年后改属平卢节度使管辖。②

在黑水靺鞨设置都督之前，七一三年（先天二年），唐王朝已在粟末靺鞨地方设置了忽汗州都督府，任命它的首领大祚荣为都督，封渤海郡王。从此粟末靺鞨即被称为渤海，其辖境逐渐扩大，领有除黑水以外靺鞨诸部。渤海对唐朝长期保持着政治上的臣属关系，接受唐朝的封爵和官职，经常派人到中原地区学习和参加考试，典章制度基本上与中原相同。③在极盛时期，渤海全境共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中在乌苏里江东岸一带的，计有四府十一州。率宾府之下领有三州，定理府之下领有二州。从今天绥芬河东南至海一带地区，均由两府管辖。率宾府的府治设在今双城子（乌苏里斯克），④定理府的府治设在今苏昌城（游击队城）一带。⑤安远府下设有四州，安边府下设有二州，管辖今兴凯湖、乌苏里江以东直抵海滨一带地区。安远府的府治位于今乌苏里江东岸，⑥安边府的府治位于今海滨的奥耳加地

---

① 《旧唐书·黑水靺鞨传》，《新唐书·黑水靺鞨传》，《旧唐书·渤海靺鞨传》，《新唐书·渤海靺鞨传》，《新唐书·地理志》。

② 《旧唐书·黑水靺鞨传》，《新唐书·黑水靺鞨传》。

③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新唐书·渤海传》。

④ 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率宾国即绥芬河双城子地方考》。

⑤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一四；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

⑥ 当时兴凯湖的西岸为东平府的沱州，东岸为安远府的鄚（应作湄）州，故兴凯湖被称为湄沱湖。见吴廷燮：《东三省沿革表》五；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一四。根据《新唐书·渤海传》，安远府和怀远府都是越喜靺鞨的故地。怀远府故城在今黑龙江同江县的南面，故推知安远府旧址，当位于今兴凯湖东北乌苏里江东岸一带，确址无考。

方。①

居住在黑龙江上游两岸及额尔古讷河一带的室韦（失韦）族，自北朝以来，也对中原王朝发生了臣属关系。该部酋长在唐代分别被封为大都督、都督、将军、郎将等职，归平卢节度使管辖。②

公元十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契丹族崛起于内蒙古，建立了辽朝，灭渤海，继承了渤海"东至于海"的疆域。黑水靺鞨从此改称女真，分布在南部地区的部落被辽朝收入编户，在北部地区的部落也从属于辽。③当时由今依兰附近循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下游东至于海一带地区，有五个部落（越里吉、盆奴里、越里笃、奥里米、剖阿里），分居诸城，称为五国部。④这些部落最初由本部酋帅治理，军事则归辽朝黄龙府（今农安）都部署司节制。一〇三七年（重熙六年），由于酋帅被控贪污，辽朝于是"罢五国酋帅，设节度使以领之"⑤，将五国部改为直辖地区。五个部落中的剖阿里的统治中心，即在今天的伯力（哈巴罗夫斯克）。⑥

十二世纪初，女真完颜部继承辽朝版图建立了金朝，并进一步扩大了直辖领土的范围：在东北方面推进至黑龙江口的吉里迷、兀的改诸部，极北的火鲁火疃谋克⑦远在蒲与路治以北三千多里之外，直达今外兴安岭。金朝在黑龙江北岸、乌苏里江东岸所辖有的行政区划，计有属于上京路的蒲与、胡里改、速频三路：

① 黄维翰：《渤海国志》卷中；金敏敭：《渤海国志长编》卷一四；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

② 《魏书·失韦传》，《旧唐书·室韦传》，《新唐书·室韦传》，《唐会要》卷九六《室韦》。

③ 《辽史·地理志·序》，《金史·世纪》。

④ 《辽史·营卫志》；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五国城考》。

⑤ 《辽史营卫志》，《辽史·兵卫志》。

⑥ 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伯利考》。

⑦ 《金史·地理志·序》。

蒲与路治所设在今克东县乌裕尔河南岸，管辖由此以北黑龙江两岸地区；胡里改路治所设在今依兰县，管辖由此以下沿松花江和黑龙江两岸直达于海一带地区；速频（又作恤品）路治所设在今双城子，管辖绥芬河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直达于海一带地区。①

元初黑龙江中下游（包括其支流嫩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均由开元路管辖，其范围是西起辽河，东至于海，南接高丽，北抵黑龙江口的奴儿干。②中叶以后，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两岸又被划出，设置了水达达路，又称女真水达达路。③开元路和水达达路都隶属于辽阳行中书省。当时属于开元路的有：管辖今黑龙江中游南北两岸一带地区的失宝赤万户府；管辖今绥芬河两岸包括今双城子、海参崴、苏昌城一带的开元万户府、永明城及失怜、牙兰千户所。④属于水达达路的：有在乌苏里江流域的阿速古儿千户所，有在东海滨的鲸海千户所，有在黑龙江下游的兀者·吉里迷万户府，和在黑龙江口奴儿干地方的征东元帅

---

① 《金史·地理志·上京路》。

② 《满洲源流考》所引《元大一统志》，《元史·地理志》，《辽东志》。

③ 《元史·五行志上》皇庆元年，《元史·本纪》泰定二年、天历二年、至顺元年作水达达路，《经世大典·站赤》作女真水达达路。《元史·地理志》误作合兰府水达达路，合兰府隶属于开元路，位于图们江南岸，和水达达路并不相接。

④ 失宝赤万户府见《析津志·站赤》，《元史·口儿吉传》作斡宝直。根据《析津志》的方位道里加以推定，其府治当在今爱辉县境。开元万户府见《元史·地理志·开元路下》，府治当在今黑龙江东宁县东，辖境包括今双城子一带（见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根据《析津志》记载，永明城在开元万户府东六站，"其东海"，应即今海参崴。失怜千户所见《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八年九月甲申，"故元"失怜千户部人来归。失怜即清代地图上的锡林河流域，亦即今苏昌城附近苏昌河流域一带。牙兰千户所见《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五年二月壬戌，"故元"牙兰千户来归。牙兰即清代地图上的雅兰河流域，亦即今苏昌城以东的塔乌黑流域一带。

府。①元朝政府在这些行政区域之间，建立了一套交通制度。自辽阳行省省会辽阳路（今辽阳市）通往开元路治所（今农安县），然后由开元路治所往北通向失宝赤万户府，往东通向永明城，往东北通向奴儿干征东元帅府，都设有站赤（即驿站），每一站赤备有马、牛若干头，车若干辆。通向黑龙江口奴儿干征东元帅府一路，夏季多由水路，冬季用狗驾的雪橇，从兀者·吉里迷万户府到奴儿干征东元帅府，共设有狗站十五个，站户三百，备有狗三千只。②奴儿干是元朝流放囚犯的地方，每年都派遣官吏前往给散囚粮，③当地生产有名的猎禽"海东青"。④

十五世纪初期，明朝政府在西起斡难河（即鄂嫩河），东至苦兀（即库页岛），北达北山（即外兴安岭），南濒鲸海（即日本海）的广大地区，"置卫一百八十四，所二十，为站为地面者各七"，选任各部酋长及族目担任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⑤一四〇九——一四一一年（永乐七——九年），明朝政府又根据当地部落酋长忽剌冬奴等人的要求，在黑龙江口奴儿干地方建立了都指挥使司，任命内地官员前往担任都指挥使、同知、佥事等职务，并从一四〇九——一四三二年（永乐七

---

① 阿速古儿干户所，见《元史·文宗纪》天历二年五月，因阿速古儿河（今乌苏里江）而得名。鲸海千户所，见《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五年二月壬戌，"故元鲸海千户来归"。鲸海即今日本海。兀者·吉里迷万户府治哈儿分，见《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五年八月。哈儿分约当今伯力下游阿纽依河流入黑龙江处。征东元帅府见《元史·世祖纪》至正二十二年、《元史·百官志七》，治所在奴儿干城，见《辽东志》。

② 《经世大典·站赤七》；《析津志·天下站名》；陶宗仪：《辍耕录》卷八，《狗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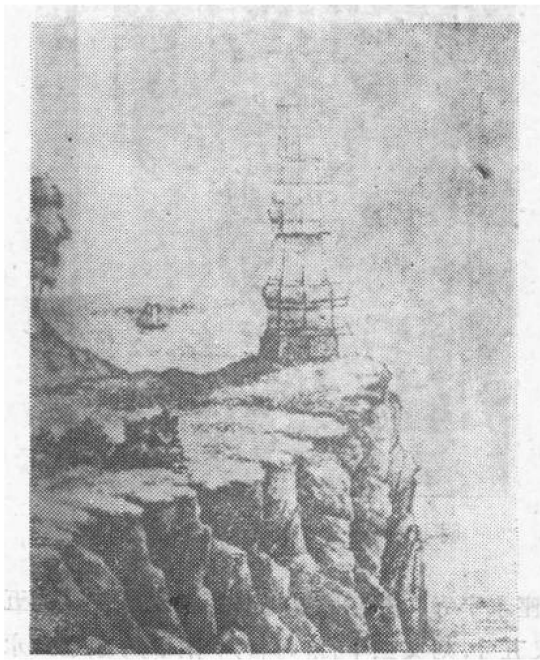
③ 《元史·英宗纪》延祐七年八月，至治元年二月、三月；《元史·泰定帝纪》至治三年十二月。

④ 《元史·地理志·开元路注》。

⑤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四，《女直》。女直即女真。

年——宣德七年），先后十次派遣供奉内廷的官员亦失哈、康旺等率领官军携带大量物资，前往对当地少数民族居民进行“宣谕抚慰”。① 正统年间（一四三六——一四四九年）和正统以后，在黑龙江流域的卫所又有增加。据一五七六年（万历四年）重修《明会典》的记载，为数共有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和地面各七、寨一。② 其中设置在黑龙江北岸和乌苏里江东岸的，至少有五十多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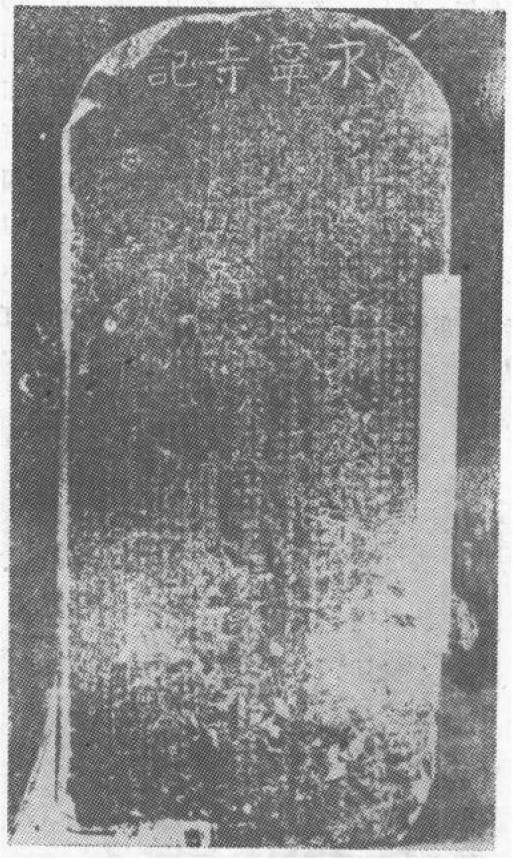
永乐年间，亦失哈在奴儿干都司治所特林地方江边的山上，



永宁寺附近辽金时代的石经幢

① 《明太宗永乐实录》卷二六；《满洲金石志》卷六《勅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满洲金石志》卷六《重修永宁寺记》。

② 万历重修《明会典》卷一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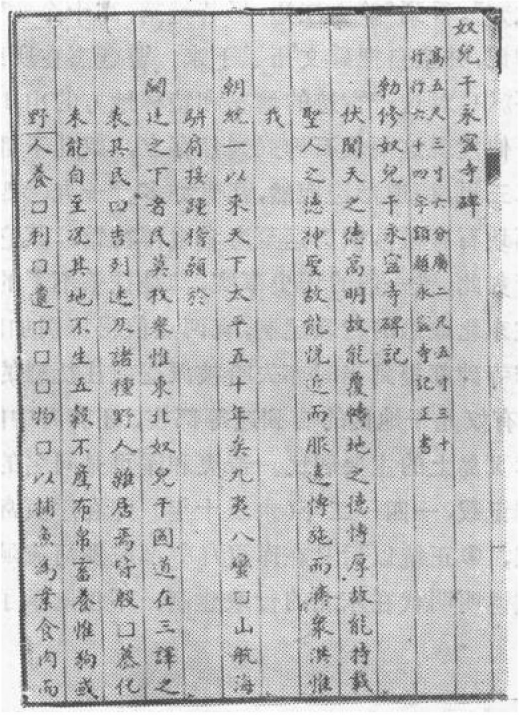


明永乐十一年所立奴儿干永宁寺碑

修建了一座永宁寺，并立碑以记其事。永宁寺碑高五尺三寸六分，阔二尺五寸，刻文三十行，每行六十四字，额题：《永宁寺记》，正书："勅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碑的背面刻有女真文及蒙古文各十五行，碑的侧面刻有汉、蒙古、西藏、女真四种文字。碑的正面汉文记载了建立奴儿干都司和亦失哈两次巡视这个地区的经过。宣德年间，亦失哈再至奴儿干，见永宁寺已倾圮，又委官重

建，并又立了《重修永宁寺碑记》，① 以记其事。

永宁寺虽久已堙废，但寺前树立的碑记和砖塔，则一直屹立在原址几达五百年之久，在中外文献中留下了不少的记载。一八〇八年（嘉庆十三年），日本人间宫林藏受幕府之命进入黑龙江下游"探险"，曾见到这些古迹。② 一八五六年（咸丰六年）美国驻俄商务代办柯林斯在其所著《下驶黑龙江记》，③ 一八六一年


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

高五尺三寸六分广二尺五寸三十行行六十四字碑阳永宁寺记正书

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

伏闻天之德高明故能覆帱地之德博厚故能持载

圣人之德神变故能说近而服远悖施而溥济惟

我

朝统一以来天下大平五十年矣凡关八壁口山航海

研府狭跬信颒於

阙廷之下者民莫不率惟东北奴儿干固远在三陲之

表其民口吉列迷及诸种野人杂居焉守般口慕化

未能自至况其地不生五谷不产布帛畜养惟狗或

野人养口利口遣口口口物口以捕鱼为食肉而

«满洲金石志»所录«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碑文

① 碑高六尺二寸，阔三尺六寸七分，刻字三十行，每行四十四字。（见«满洲金石志»卷六。）

② 间宫林藏：«东鞑纪行»，一九四二年东京版，第五〇页。

③ 柯林斯：«下驶黑龙江记»，一九六二年威斯康辛版，第二八六——二九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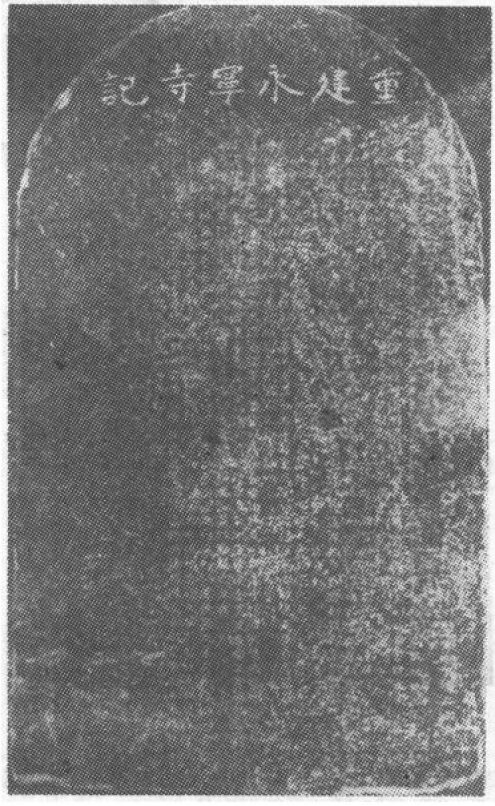
(咸丰十一年),英国人拉文斯坦因在其所著《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俄国人瓦西里耶夫在其所著《关于黑龙江口附近悬崖上的碑文的记载》中,① 均对这一古迹作了记录和描绘。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其时黑龙江北岸乌苏里江东岸已被沙俄侵占二十余年,清朝官员曹廷杰奉命到被占区进行调查,还曾在"庙尔(俄名尼古拉耶夫斯克)上二百五十余里混同江(即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看到"壁立江边,形若城阙,高十余丈"的石碴上的这两块碑记,并亲自把碑文拓了下来。曹廷杰在所著《西伯利亚东偏记要》中,对这一古迹的情况和特林地方的山川形势,都有所描述。他发现这两块石碑尚巍然存立,奴儿干都司城的遗址,"周约二三里,街道形迹宛然,瓦砾亦多。"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两块石碑被沙俄拆运至海参崴博物馆,其它古迹则被毁灭。尽管如此,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却是抹杀不了的。

明代在东北地区的行政建制,有两点值得特别加以注意:一是两块永宁寺碑都提到当时亦失哈被派遣前往抚慰的我国少数民族,不仅有奴儿干地区的吉列迷等部族,还有海中的苦夷族。苦夷即今库页岛上的主要居民。苦夷和库页是同名的异译。据《明会典》的记载,一四一二年(永乐十年)即在库页岛北部设置了囊哈儿卫,② 正统以后又在库页岛中部波罗河流域设置了波罗河卫。这说明明代在东北的行政建制,不仅继承了金元两代

---

① 拉文斯坦因:《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一八六一年伦敦版,第一九三——一九七页;瓦西里耶夫:《关于黑龙江口附近悬崖上的碑文的记载》,见俄国《皇家科学通报》,一八九六年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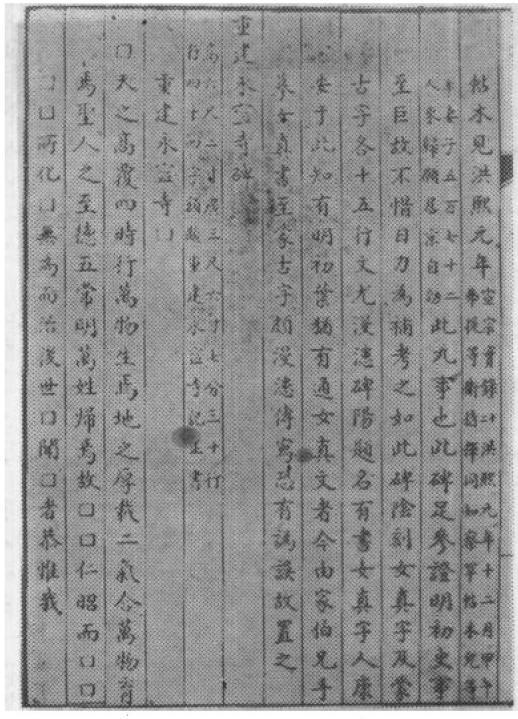
② 囊哈儿卫指挥使的官印,后来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发现。印的正面刻"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九字,背面刻"神字七十三号,永乐十年十月礼部造"十五字。(见《东北古印钩沉》,第二二页)



明宣德八年所立《重建永宁寺碑》

的版图，并且还设置到鞑靼海峡以东的库页岛。① 二是《明会典》所载东北卫所中另外还有兀的河卫和兀的千户所。兀的河即今外兴安岭东段（俄名札格得山脉）北麓流入鄂霍次克海的乌第河。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乌第河流域是作为待议地区处理

① 库页岛在唐代是黑水靺鞨的窟说部，在元代称为骨嵬，岛上曾发现隋、唐、宋各朝的珠子和耳环，反映了该岛与中原王朝早已发生密切联系。（见和田清《中国记载中的黑龙江下游原住民》，载《东亚学》第一辑，一九三九年）



《满洲金石志》所录《重建永宁寺碑》文

的。然而明朝却早已在那里设置了一卫一所，这就说明，乌第河流域也早就明确地是中国的领土。

在明朝管辖下的女真族，到了明代中期逐渐形成为海西、建州、野人三部，分别居住在今松花江沿岸（海西女真）、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建州女真）以及从伯力至庙街的黑龙江两岸（野人女真）。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建州女真部落酋长被封为万户，不久升任建州卫长官，其子袭职任建州卫指挥，被赐名李显忠。该卫几经迁徙，才从牡丹江、绥芬河一带，迁至今辽宁新宾一带。一四一二年（永乐十年），明朝又在今依兰附近设建州左卫，任命部落酋长孟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一四四二年（正统七

年)又分设建州右卫。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孟哥帖木儿后裔爱新觉罗家族的努尔哈赤于一五八八年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一五八九年(万历十七年)被明朝封为都督佥事，一五九五年(万历二十三年)又被授以龙虎将军衔。① 建州女真首领一直是明朝属下的官吏。努尔哈赤对朝鲜使者金希元说："保守天朝(指明朝)地界九百五十里，俺管事十三年，不敢犯边，非不为恭顺也。"② 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也强调指出："先汗（指努尔哈赤）忠于大明，心若金石。"③ 后来，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积极经营，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一员的女真族逐渐强大起来，为反抗明朝的腐朽统治，起兵反明。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起兵反明过程中，首先统一了建州女真、扈伦(即海西)女真诸部，夺取明朝辽东都司，同时，对自宁古塔以东越海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东海诸部"，及黑龙江两岸北抵外兴安岭的"索伦诸部"，也逐步进行招抚或征战。一六四四年(清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前，基本完成了对东北地区的统一。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一东北全境的斗争，是从十六世纪末开始的，大体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统一东部，包括乌苏里江两岸、滨海地区及黑龙江下游两岸；二是统一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中上游南北两岸广大地区。

明代后期，在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和黑龙江下游两岸的居民，主要是居于滨海地区南半部的瓦尔喀部，④ 居于乌苏里江

① 《明实录》万历十七年九月乙卯；马晋元：《皇明通纪辑要》；茅瑞征：《东夷考略·建州女真考》。

② 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七五。

③ 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第二一〇页。

④ 瓦尔喀部原属女真。皇太极说："瓦尔喀与我俱居女真之地。我发祥建国，与大金相等，是瓦尔喀人民，原系我国人民也。"《清太宗实录》天聪七年癸酉九月癸卯。

下游及伯力附近黑龙江两岸的使犬部(即赫哲人)，居于滨海地区北半部及庙街附近黑龙江两岸、乌第河流域及库页岛的使鹿部(即鄂温克人、奇勒尔人)和费雅克人。统一瓦尔喀诸部的斗争从一五九九年开始。一六〇二年出征雅揽、西临二路，即今海参崴东北滨海的雅兰河、锡林河一带。一六〇九年出征位于兴凯湖以东瑚叶河上的滹野路。一六三五年完全统一了绥芬路、雅兰路、锡林路及其以北的乌尔固辰路(今瓦库河一带)、尼满阿库里路(今伊曼河一带)、阿万路(今挠力河对岸)、乌扎拉部(伯力下六百里金山、银山一带)。① 至于使犬部，早在一六一六年已被招抚。② 使鹿部至迟在一六四二年已向清朝进贡，表示臣服。③

明代后期，在黑龙江中上游两岸的居民，主要是居于"黑龙江极北，兴安大岭之麓"④的索伦部，居于黑龙江精奇里江(今结雅河)两岸的达呼尔部、鄂伦春部，居住于黑龙江、精奇里江交汇处四围的虎尔哈部。虎尔哈部与满族原是一族，语言与满族相同。⑤ 一六三四年，居于精奇里江的达呼尔人首领巴尔达齐率众归附；不久娶了皇族公主(格格)，成为"额驸"。⑥ 一六三七年

① 《清太祖实录》己亥春正月壬午朔，己酉冬十二月戊申朔，壬寅冬十一月己酉朔；《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乙亥各月；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卷上，《征东海渥集瓦尔喀部》。地名考证参阅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记要》。

② 《清太祖实录》天命元年丙辰八月己亥朔丁巳，天命三年二月辛卯朔。

③ 《清太宗实录》崇德七年壬午三月癸巳。

④ 魏源：《圣武记》卷一。

⑤ 《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甲戌十二月壬戌：太宗命管步兵梅勒章京霸奇兰、甲喇章京萨穆什喀，率章京四十一员、兵二千五百人往征黑龙江地方，谕之曰："……此地人民，语言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以甘于自外。我皇上久欲遣人，详为开示，特时有未暇耳。"

⑥ 《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甲戌五月丙戌朔；《黑龙江志稿》卷五四上，《人物志·巴尔达齐》。

索伦部落首领博木博果尔臣服于清政权，一六三九年谋叛，旋即被平定。清政权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理，先后将雅克萨、阿萨金、铎陈（此二城在瑷珲西北九百里）等木城，以及这一带的索伦、达呼尔部编入八旗。①

一六四二年，清太宗皇太极在诏书中说："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鹿、使犬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这里所说的"东北海滨"，指鄂霍茨克海及太平洋；"西北海滨"，指贝加尔湖，"斡难河"即鄂嫩河。②这一诏书证明，清朝在入关以前早已统一和继承了明朝东北地区的全部版图。一六四四年，清兵开始入关。编入八旗的东北各部族相随入关。此后四十年，清朝忙于巩固对内地的统治，忙于镇压中原地区直到东南海疆和西南极边的农民起义军、南明和郑成功等抗清势力，以及吴三桂等"三藩之乱"，东北广大地区的防务受到削弱，于是向东扩张的沙俄侵略者，便趁机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

三、十七世纪下半期沙俄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犯

沙皇政府所组织的侵略武装，于一六四三年开始由雅库次克出发对中国黑龙江流域进行侵犯。从这时起，沙俄的侵扰活动历时将及半个世纪，直到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签订中

① 《清太宗实录》崇德三年戊寅冬十月丙午，十二月戊午，崇德四年己卯十月辛酉，崇德五年庚辰三月己丑；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征索伦》；何秋涛：《朔方备乘·雅克萨城考》。

② 《清太宗实录》崇德七年壬午六月辛丑。贝加尔地区的中国少数民族，均称贝加尔湖为"海"或"大海"。

俄《尼布楚条约》，才受到遏制。沙俄这四十六年的侵略活动，以一六六五年（康熙四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一六四三——一六六五年，沙俄利用清兵入关取代明朝统治、无暇注意边防的时机，对中国黑龙江流域进行骚扰，为时达二十二年，但由于中国边境人民的抗拒、抵制，和清朝军队最后的自卫还击，终于不得不从尼布楚以东沿江地区暂时撤退。在后一阶段，一六六五——一六八九年，沙皇政府认为以前侵略的失败，是由于侵略武装距离雅库次克据点太远，补给受到限制，因而决定强化外贝加尔湖地区的侵略据点，企图选择以绕过外贝加尔湖南端的较短的通道作为入侵路线，利用中国"三藩之乱"对清朝政府的掣肘，把侵略范围扩大到黑龙江南北两岸，妄图在中国领土上长期盘踞。但由于当时沙俄又要忙于西方的征战，而清朝政府在采取实际行动制止沙俄入侵的同时，坚持了以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两国终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罗曼诺夫王朝对中国长达半世纪的侵略扩张活动，至此才不得不稍稍有所收敛。

一六三二年雅库次克建立后，沙俄侵略者才逐渐听说有阿穆尔河地区①的存在。当地有些捕貂者由雅库次克出发，上溯至河源，在山脉系统以外，发现与勒拿河平行的石勒喀河和结雅河两条河流，了解到关于沿黑龙江以南另有大片肥沃平原的情况，并探悉沿石勒喀河和结雅河两岸居住着从事农耕的部族，他们习惯用谷物来交换毛皮，并以交换得的毛皮同中国内地进行贸易，获得玻璃项珠、银制装饰品、铜制器物和丝织品等。这

① 即黑龙江。满语称为萨哈连乌拉，达斡尔语称为卡拉穆尔，意即黑河。俄国人最初在黑龙江两岸碰到的是达斡尔人，并从那里知道了这个称呼，因而将黑龙江称为"阿穆尔河"。（见史禄国《北方通古斯族之社会组织》，一九三三年上海英文版，第二二页，注二）

些消息一六四〇年前后为雅库次克沙俄侵略者所知，并引起他们的重视，因为沙俄侵略者从东西伯利亚居民中掠夺到大量毛皮，用毛皮交换中国蒙古地区的金银虽有可能，但当时雅库次克地区种植谷物有困难，所以他们迫切希望能在邻近地区获得粮食的补给。

一六四三年七月，雅库次克行政长官彼得·果罗文决定派出由书记员瓦西里·波雅科夫率领的一支窥探队伍，希望对邻近雅库次克地区存在农耕地带的消息，进一步加以证实。这支窥探队伍包括一百一十二名用来镇压沿途居民反抗的武装哥萨克，两名向沿途居民进行敲诈勒索的税吏，两名翻译，一名向导和一名铁匠，还有一些流浪人。每人配备有枪支，全队并带有一门小铁炮和一些弹药。按照所得到的指示，波雅科夫窥探的路程，是由勒拿河的支流阿尔当河上溯，翻越外兴安岭到达结雅河的河源，再上驶至石勒喀河。因为在波雅科夫入侵之前，沙皇政府根本不了解黑龙江流域的实际情况，所以在给波雅科夫的指示中并未提到黑龙江。只是泛泛地要他弄清楚当地居民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官吏是否经常到这个地区来巡视，巡视的目的究竟何在等。

一六四三年七月十五日，波雅科夫从雅库次克出发，到达阿尔当河已届冰冻时期，不得不留下四十三人，连同不易搬运的辎重，寻地过冬。而波雅科夫则率领其余人员，越过外兴安岭，于十一月底抵达结雅河的支流布连塔河，十二月二十三日扎营于结雅河的另一条支流昂勒喀河。他们从当地一个达斡尔族村庄中，了解到石勒喀河沿岸大麦、小麦、燕麦、豌豆、大麻的生产情况，铜、银、铅与蓝靛等都是从中国内地交换得来等情况。据描绘，达斡尔人"是满族的一支，和通古斯人①有亲

① 即中国少数民族鄂温克族的另称。

属关系，与俄国人所熟悉的其它西伯利亚人并不相象。……从外表上看，达斡尔人很象中国人：男人按中国的习惯留着辫子，穿着丝织的长袍。……处处都可以让人看到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①。达斡尔人告诉沙俄入侵者：达斡尔地区从属于满洲王公，而满洲王公则从属于中国的皇帝。中国官员经常派出佩带武器的士兵，到结雅河和黑龙江地区向当地居民征收赋税。② 尽管波雅科夫等人从一开始便清楚地了解到黑龙江流域是中国的领土，却仍然照旧在这里从事各种非法的活动。为了获得必要的食物供应，他派出一支七十多人的武装哥萨克队伍，对邻近的达斡尔族村庄进行抢劫骚扰。他们一进入村寨立即逞凶行暴，又是诱骗，又是扣留人质。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达斡尔人的愤怒反击。"他们从村寨中冲出，其中有几个是骑马的，向俄国人勇猛地进攻，有十个俄国人重伤被俘，剩余的被迫退却到森林中。其中许多人也受了伤，而达斡尔人随即将他们包围起来。"③四天之后，在达斡尔人的警戒放松时，侵略者才得以逃脱。

波雅科夫使用极残酷的手段，来解决食物短缺的问题，不让这批被达斡尔人击溃的武装哥萨克返回夜营地，把他们的粮食占为己有，而迫令这一伙入侵者到处流窜，依靠屠杀当地居民并食用其尸体以维持生命。他们同时还吃饿毙的哥萨克同伙，以及为波雅科夫所杀害的哥萨克。波雅科夫竟丧心病狂地说："人是便宜的，一个班长价值五个戈比，一个士兵价值一个戈比而

①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版，第九——一〇页。

② 俄国古文献委员会编：《历史文献补编》卷三，一八四八年圣彼得堡版，第五一——五六页。瓦西里也夫：《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第一卷，一九一六年赤塔版，第五六页。

③ 拉文斯坦因：《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第一一——一二页。

已。”①这年冬天，波雅科夫一伙总共吃掉五十多人。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很快传遍了整个河谷。所以每当这批侵略者出现的时候，当地居民立刻指斥他们为“污秽的吃人生番”。一六四四年春天，遗留在阿尔当河的四十三个武装哥萨克，赶来参加波雅科夫的队伍，侵略势力有所加强。但侵略军在黑龙江流域的行进仍然非常缓慢，因为当地居民憎恨侵略者，提高了警惕，加强了防卫。一次在松花江口的战斗中，当地赫哲族居民英勇机智地狙击了波雅科夫所派出的一支由二十七人所组成的侦察队，这批侵略者除两人逃脱外，均被歼灭。一六四四年冬天，波雅科夫一伙是在黑龙江口附近度过的，并曾在飞牙喀族聚居的地区，以卑鄙的手段绑架到三个人质，借此勒索到一千一百张貂皮和一批食物。以后在江面解冻时，他们向北继续流窜，沿鄂霍次克海岸至乌里雅河口，在这里度过另一个冬季（一六四五年的冬天）。一六四六年春季到来时，才经阿尔当河转入内陆，于一六四六年七月二日返回雅库次克。

在向莫斯科沙皇政府所提出的报告中，波雅科夫强调了从中国黑龙江流域榨取农产品和毛皮的可能性。他说：黑龙江地区“人口稠密，盛产粮食和貂皮，各种兽类和谷物都很繁多，河流中还有丰富的渔产，皇帝陛下的武士在此地决不会为缺粮所苦。”②他还扬言：只要有三百人的武装，就足以征服和统治他所到达过的地区。三百人可以这样安排：在那里建立三座城堡，每座城堡驻军五十名，其余一百五十人则用来勒索贡赋和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从这儿可以看出，波雅科夫狂妄无知到何等地步！

一六四七年，勒拿河的另一条支流奥列克马河，被证明是

① 俄国古文献委员会编：《历史文献补编》卷三，第五八——五九页。
② 同上书，第一〇二——一〇四页。

较经阿尔当河和结雅河到达黑龙江流域更为便捷的道路。一六四九年三月十六日，西伯利亚富商叶罗夫·哈巴罗夫向雅库次克行政长官提出，愿意自费招募一百五十名武装哥萨克，承担窥探黑龙江流域的任务，并设法使当地居民向沙俄缴纳贡赋。他预料自己为此而付出的金钱和时间，可以从掠夺中得到补偿。哈巴罗夫的要求，当然为雅库次克行政长官所同意。一个月后，这支侵略军便开始出发。哈巴罗夫沿奥克列马河侵入中国边境。由于以前"波雅科夫的行动，给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和如此可怕，以致于阿穆尔河上的居民，仅仅提到'哥萨克来了'，便足够使他们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幅酷刑、诱拐、死亡和吃人生番的种种图景"①。因此，哈巴罗夫一伙在中国境内经过的地区，居民早已迁移一空。哈巴罗夫接连通过两个居民点，均渺无人迹，直到第三个居民点达斡尔头人驻地雅克萨才碰见五个达斡尔骑士。达斡尔骑士们质问沙俄侵略者到这里来干什么？哈巴罗夫装出笑脸，通过翻译回答说，他们是进行和平使命的商人，而且有许多礼物分送。可是达斡尔人马上戳穿了他们这种欺骗的手法，严正指斥说："你为什么骗人？我们是了解你们这些哥萨克的，……你们要把我们统统打死，然后再抢劫我们的住宅，绑走我们的妻子和小孩。"②达斡尔人随后策马离去。哈巴罗夫紧紧跟踪追随达三日之久，在所经过的第四个村庄，也看不到居民，抢不到什么东西。直到第五个村庄，侵略者才搜捕到一个老年妇女，尽管使用酷刑拷打，用火烧她，也没有能使她屈服。中国边境居民坚壁清野的抵制，使这支沙俄侵略军到处碰壁，无可奈何地暂时退缩回去。哈巴罗夫本人于一六五〇年六月六日抵

① 戈耳德：《一六四一——一六五〇年俄国在太平洋上的扩张》，一九一四年克利夫兰版，第四〇页。

②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六五——六六页。

达雅库次克。

在这次入侵活动中，哈巴罗夫对于阿穆尔河上的政治关系也有了相当清楚的了解。他得知所有达斡尔人的小王公都是中国皇帝的纳税人，所以和他们的战争，必然会引起同中国之间的激烈斗争。① 尽管这样，哈巴罗夫仍然坚持使用武力进行侵略，不过，他们估计所要使用的兵力，必须由波雅科夫的三百人增为六千人。他还指出，要是侵占了这个地区，雅库次克就可以获得全部需要的谷物，而且只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从结雅河运来。哈巴罗夫还把获得的毛皮和谷物的样品，运往莫斯科，呈献给沙皇。雅库次克行政长官对此大为赏识，为哈巴罗夫补充了一百三十七名武装哥萨克、三门大炮，并拨款二千九百卢布，鼓励他再度进犯。

一六五〇年七月二十日，哈巴罗夫再次出发进犯黑龙江流域。他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占雅克萨，以此作为据点，到处抢劫杀戮，然后把掠夺到的毛皮、粮食运回雅克萨贮藏过冬。哈巴罗夫在报告书中，夸耀黑龙江地区农产品丰富的情况，据称单雅克萨储藏的粮食，便足敷雅库次克五年之用，而从当地居民中抢劫来的谷物，则够供给两万五千人消费。一六五一年六月十二日，哈巴罗夫带领二百名武装哥萨克，乘坐大小船只，沿江骚扰了四天，最后对一个名叫吉古达的村庄进行抢劫。这个村庄的居民一千多人，当时“……已得到顺治皇帝派来征收贡赋的五十个满洲骑兵的增援”②，但经过激烈战斗，仍不能阻止沙俄侵略者的进犯，达斡尔守军被迫退入寨堡，满洲骑兵则驰往内地去寻找援军。哈巴罗夫一伙强迫达斡尔人缴纳贡赋，达斡尔人义正词严地责诘他们说：“我们是向霞沙汗（指清朝顺治

① 俄国古文献委员会编：《历史文献补编》卷三，第二五八——二六一页。

② 拉文斯坦因：《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第一七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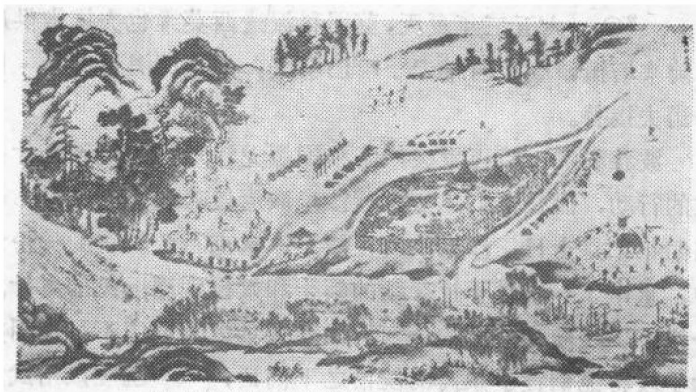
皇帝）缴纳贡赋的，为什么我们要把贡赋缴纳给你们？”在遭到达斡尔人英勇抵抗之后，这伙侵略者恼羞成怒，用炮火对这个村寨进行狂轰。最后，哥萨克包围了这些中国居民，双方用马刀和长矛进行白刃战。侵略者挨个向这些中国居民砍杀。哈巴罗夫曾自供说：“靠上帝的保佑并托皇上的福，……所有参加猛攻和激烈战斗的达斡尔人全部被杀，杀死大人和小孩六百六十一人。”① 侵略者还抓走了三百六十一位妇女和小孩，抢去了二百多匹马和一百多头牛。这些被抓的妇幼也惨遭蹂躏。

哈巴罗夫一伙人在吉古达村盘踞了六七个星期，“但是没有能使任何人屈服于他们”②。他们派遣武装哥萨克向周围地区勒索贡赋，遇到抵抗，便以焚烧、杀戮作为报复。因为大多数居民已逃避一空，沦入魔掌的少数人也以贡赋早已上缴清朝政府来加以拒绝。最后，哈巴罗夫又对结雅河口的几个达斡尔族村庄，进行突然袭击，强迫扣留许多村民作为人质，订出每人的赎买价格为相当于四十至一百卢布的毛皮，准备用这样的方式来增加掠夺收入。九月十三日，这几个村庄的居民也逃避一空，来不及出走的，仅是两名人质和两名老年妇女。哈巴罗夫一伙对这四个村民进行拷打和烧炙，企图逼出有关村民们逃亡去处的口供。但酷刑并不曾使这四个村民屈服，他们没有向哈巴罗夫说一句呼冤或求饶的话。他们声称：乡亲的逃亡是正当的，“宁愿我们几个人为自己的土地而死”，也不会做卑鄙出卖的勾当。③ 达斡尔人的抗拒，使这一批入侵者企图在结雅河口过冬的打算落空，只好于九月十七日乘船驶向黑龙江下游，“哥萨克们所到之处都遭到英

① 俄国古文献委员会编：《历史文献补篇》卷三，第三六〇页。
② 瓦西里也夫：《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第一卷，第七三页。
③ 同上书，第七五——七六页。

勇的抵抗"。① 十月九日，他们进入赫哲族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冬营。

十月十八日拂晓前，赫哲族人和虎尔哈族人将近千人，联合向哈巴罗夫一伙的冬营发动进攻，准备放火烧毁冬营。终因手持弓箭敌不过侵略者的火器而失败。这些中国居民便推派他们的首领向清朝政府报告了"俄国人在我们领土上到处烧杀，抢走我们的妻子和儿女"的情况，吁请"派兵保护"。② 驻宁古塔章京海色奉命出击。一六五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顺治九年二月十五日）清晨，清军出现于乌扎拉村前。在战斗中，清军节节胜利，但在将要攻陷这个沙俄侵略据点时，海色突然下令，不要用火器杀伤俄国人，而要将他们活捉起来，因而让敌人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并伺隙用大炮反扑，清军被迫撤围。③ 惶恐不安的哈巴罗夫惧怕再次遭受攻击，于四月二十二日乘六条木船迅速离开这个冬营地点，回头沿黑龙江上溯逃走，途中在结雅河口遇到



清军包围沙俄入侵者盘踞的雅克萨

① 瓦西里也夫：《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第一卷，第七七页。

② 同上书，第七九页。

③ 《朔方备乘》卷首，《平定罗刹方略》一；瓦西里也夫：《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第一卷，第七八——七九页。

从雅库次克派来增援的一百一十七名武装哥萨克。不过，尽管有了增援，哈巴罗夫的侵略队伍仍然士气低落，濒于瓦解。八月十一日，武装哥萨克一百三十六人乘船三艘哗变潜逃，将大部分沿途掠夺到的赃物席卷一空。这时，哈巴罗夫所部侵略队伍仅剩下两百多人。哈巴罗夫在此以前对于当地人民的反抗已感到棘手，这时再加上同伙的火并行动，更加狼狈不堪。他在八月十五日给雅库次克行政长官的报告中，曾沮丧地描绘当时的处境，说："我们不敢在结雅河或辛喀尔河(按：即松花江)口达斡尔人的地区宿营，怕的是我们会对皇家(毛皮)财富带来损失和徒然无益地让哥萨克人丧失生命；因为……一支大军携带火器、大炮、小型武器，将要来对我们进行攻击。夏天我们沿黑龙江行驶，号召居民们向皇上投降，对那拒绝投降的进行了镇压；我们冬天再往下游行驶，对于那些地区居民的镇压，就感到无能为力；因为〔下游〕地区人烟稠密，他们有的是火器……"① 一六五三年夏天，莫斯科派遣西莫维也夫携带供应物资前来增援，临走时带走了哈巴罗夫，另指派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接替。

波雅科夫、哈巴罗夫侵略中国黑龙江地区，绝不是什么孤立的行动，而是他们忠实执行沙皇政府侵略政策的结果。一六四四年二月十日，沙皇政府在给雅库次克行政长官的一份训令中，重申了一向对于掠夺新的领土和奴役别国居民的方针。训令说："要是新土地上的任何居民变得难以驾驭、不可能用文雅的手段将他们置于崇高的统治之下的话，……就应该用武力加以镇压，使他们居住的地方变为废墟；……一旦他们被置于沙皇崇高的统治之下，就应该在这些归属的人中，挑出一定数量

① 俄国古文献委员会编：《历史文献补编》卷三，第三七一页。

的次要王公和头面人物，把他们轮流扣押在勒拿哨所作为人质。通过这些人质的扣押，可以保证从新征服的土地上的居民中及其他臣服的居民中征集皇家的贡赋。”①

正是奉行了这种既定政策，沙俄侵略者第一次进犯中国黑龙江地区，就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力，给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带来莫大灾难。一位英国作家曾对此有所论述：“当地的土著人民，……受到各种各样的苛求勒索：被掠夺的贡税达到无限制的程度，……当地的资源，很快就被这些俄罗斯探险家们不断地四出掠夺而搜括一空。俄罗斯人第一次到达黑龙江流域时，当地土著人民以耕种土地和饲养牲口为生，经过十年以后，这些耕地变成了荒土；而这个本来有谷物出口的地区，变得对本地已减少的人口都不能供应了。”②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也对哈巴罗夫的侵略活动作过如实的描绘：“他对财富的贪婪，使得和他接触的人都与他为敌，而同谁也没有交上朋友。他摧毁了财富所借以产生的源泉，因为即使在他生活的时代，大部分阿穆尔河流域已变成荒芜之区。”③这就是沙俄首次侵入中国黑龙江地区时所带来的结果。

四、中国军队的自卫还击

在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接替哈巴罗夫的指挥权之后，清朝政府为了抗击沙俄侵略者，实行了边民内迁和坚壁清野的政策，命令达斡尔族居民迁移到松花江流域居住。口粮濒于断绝，

① 俄国古文献委员会编：《历史文献补编》卷三，第二七二——二七三页。
② 拉文斯坦因：《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第二五页。
③ 戈耳德：《一六四一——一八五〇年俄国在太平洋上的扩张》，第五〇——五一页。

给养越发困难的斯捷潘诺夫一伙，沿黑龙江下驶进行劫掠。一六五四年(顺治十一年)春天，他们在松花江口又汇合了五十名武装哥萨克。斯捷潘诺夫自恃有一支三百七十多人的队伍，在五月二十日竟悍然进犯松花江，沿江驶行达三日航程。正待在近处的清朝政府兵部尚书都统明安达礼部下，奉命要消灭俄国入侵者。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俄国入侵者被迫放弃到松花江地区抢劫粮食的打算，退至黑龙江。途中他们又汇合了三十多名贝加尔湖的武装哥萨克，在呼玛尔河附近绝壁上建筑了一个防哨，并称之为"呼玛尔斯克"。他们在那里筑起土墙和炮台，竭力想利用地势的险要，抗拒清军讨伐。一六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顺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明安达礼所率领的清军跟踪追击，包围了斯捷潘诺夫所建立的巢穴，但他们在"颇有斩获"和焚毁了沙俄在江面的船只之后，就以粮饷不继为由撤退了。①这样，残余的侵略者又得以在夏天再度流窜至黑龙江下游，在赫哲族居住的地区搜括粮食，然后在松花江口度过冬天。

随后，清朝政府进一步将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居民，陆续迁移到嫩江两岸。②这时，黑龙江上游则又为从哈巴罗夫部下分裂出来的一股匪帮所盘踞，斯捷潘诺夫因而在一六五六——一六五七年(顺治十三——十四年)间便继续流窜于黑龙江下游，在夏季则不断向松花江内陆进犯，攫取粮食和毛皮。清朝政府继续为驱逐俄国侵略者而进行准备。斯捷潘诺夫一伙的末日已经临近了。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这批俄国入侵者在尚坚乌黑地区被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呼达击败过。一六五八年七月十日(顺治十五年六月十日)，斯捷潘诺夫率其部属在下驶

① 《朔方备乘》卷首，《平定罗刹方略》一。
② 同上书卷二，《索伦诸部内属述略》。

经过松花江时，终于被沙尔呼达所率领的兵船所击溃。① 在这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战斗中，俄军二百七十余人被消灭，二百二十多人逃散，其中一百八十多人流窜在结雅河一带，斯捷潘诺夫当场被击毙。经过这次惨败，沙俄侵略军被迫从尼布楚以东地区撤退。入侵者在雅克萨非法建立的城堡，也为清军所平毁。至于流窜在结雅河一带的小股散匪，在一六六〇年（顺治十七年），又为沙尔呼达之子巴海在古法坛村予以痛剿，虽未完全消灭，但多数散匪不是逃返雅库次克，便逃往尼布楚。其后在黑龙江上不时出没的，只不过是些零星匪徒而已。由此直到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沙俄侵略者在雅克萨重新强建城堡，沙俄对于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暂时被遏制，侵略据点只限于尼布楚及其邻近的伊尔金和泰伦格三地，全部俄军合计不过七十六人。

包括尼布楚在内的贝加尔湖以东和以南地区，唐代为安北都护府属下的余吾州（玄阙州）、稽落州（高阙州）、鸡鹿州，烛龙州，部分属金微都督府和幽陵都督府。② 元代这里为岭北行省的一部分，属逊都思千户、广宁王部（别里古台后王封地）、齐王部（搠只哈撒儿后王封地）及火里禿麻道牧地。③

在这里居住的有布拉忒、乌梁海、茂明安等游牧部落。这些部落大多林居，捕貂为生，故被称为"林中人"④。早在一六

① 参见《朔方备乘》卷首，《平定罗刹方略》一。

② 《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回纥传》。

③ 《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元史·宗室世系表》，《元史·兵志·马政》，《元史·别里古台传》，《新元史·哈撒儿传》，洪钧：《元史译文证补·附太祖诸弟世系》。

④ 元代已把居住在大兴安岭以北、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称作"林木中百姓"。见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蒙古秘史》，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三三页。

四三年，清王朝就已统一了包括贝加尔湖以东广大地区在内的整个东北。一六五三年(顺治十年)与一六五八年(顺治十五年)，殖民冒险者在沙俄叶尼赛斯克行政长官巴锡科夫支持和统率下，在对石勒喀河进行窥探时，就曾经两次在尼布楚建立城堡，企图以此作为并吞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和入侵黑龙江的据点。随着斯捷潘诺夫部队的被歼灭，尼布楚俄军大量逃亡，巴锡科夫的打算落了空。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初，尼布楚的俄军又逃亡六十六人，剩余的四十多人为当地蒙古族居民所包围，当地鄂温克族人也群起反抗俄国入侵者。这一年底，在尼布楚及其附近地区居留的俄国人，仅有一百二十四人。由于清军并未乘胜进击，俄军才得以在尼布楚苟延残喘。

勒拿河上的阿尔当河和奥列克马河两条支流，有的是流湍水急，有的是岩礁遍布，补给兵员给养往往需要将及一年的时间。沙俄侵略者感到由这条道路入侵黑龙江流域较为困难，便决定采取第三条入侵的道路——从色楞格河入侵，并借此来巩固沙俄在外贝加尔湖的侵略据点。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沙俄在中国蒙古土谢图汗的领土上强行建立了色楞格斯克堡。为此，土谢图汗及其弟巴图，曾特别遣使赴莫斯科提出抗议。① 色楞格斯克是此后两百多年中沙俄对华侵略的桥头堡。它的建立，标志着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的第二个阶段——从色楞格河入侵的阶段的开始。

沙皇政府对于它的侵略势力被击溃，是不甘心的。清朝政府面对哈巴罗夫和斯捷潘诺夫之流的入侵，虽进行了自卫还击，但由于对北方敌情估计不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忙于平定南明政权反抗，七十年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未能抽调更多的

①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卷二，一九一九年伦敦版，第二七二页，注一。

兵力和财力来根绝这种入侵的祸患。随着时间的推移，沙俄侵略者又逐渐恢复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他们将侵略方式由以前的流窜劫掠，改变为偷偷摸摸地在中国领土上经营侵略据点，并将这种侵略据点由尼布楚推进至雅克萨。

雅克萨原是奴儿干都司所属卜鲁丹河卫的辖地。这个卫所建立于一四〇七年(明永乐五年)。①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它已成为清朝所辖的领土，建有木城，在此居住的是达斡尔族王公阿尔巴西。②一六五〇年(顺治七年)，哈巴罗夫一伙曾一度侵占雅克萨，但于一六五八年(顺治十五年)为清军所击退，所建城堡也被平毁。一六六五年(康熙四年)前后，俄国的一个杀人犯车尔尼哥夫斯基在作案之后，纠集了八十四名暴徒，逃窜到中国领土上来，在鄂温克族居住地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曾受到宁古塔将军巴海的痛击。③随后他们逃窜至雅克萨，在一六五八年(顺治十五年)为清军所摧毁的城堡废墟上，又重新建造一个堡垒，并在城堡外围进行垦殖。④他们很快就吸引了当时在附近地区流窜的沙俄亡命之徒三百余人，从此在中国领土上骚扰为患达二十余年。

清朝政府针对沙俄重新侵犯黑龙江流域和盘踞雅克萨的入侵活动，一六七〇年(康熙九年)向盘踞在尼布楚的阿尔兴斯基将军递交了一封信，强调两国应该和睦相处，谴责沙俄对雅克萨的侵占，要他们从那里迅速撤退。信中还提到了关于根特木尔事件的问题。根特木尔原是居住于石勒喀河流域的达斡尔族酋长，担任过清朝的四品佐领官职，一六六七——一六七〇年

① 《明太宗永乐实录》卷四八。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三，第一四页；《朔方备乘》卷一四，《雅克萨城考》。
③ 《朔方备乘》卷一四，《雅克萨城考》。
④ 王先谦：《康熙朝东华录》卷七。

(康熙六——九年),带了一批人投靠沙俄,① 清朝政府为此向沙皇政府提出交涉。

阿尔兴斯基一面把清朝政府的信件转送莫斯科,一面以沙皇名义派出哥萨克伊格纳吉·米勒瓦诺夫前往中国,妄图重演吞并一些汗国的故伎,要清朝皇帝"归依"俄国沙皇。阿尔兴斯基在给米勒瓦诺夫的密件中,狂妄地说:"应向中国皇帝说知,领有全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独裁大君主、皇帝及大王兼领多国之俄皇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陛下,皇威远届,已有多国君王归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统治之下,……彼中国皇帝亦应尽力求得领有全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独裁大君主、皇帝及大王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陛下之恩惠,归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统治之下";密件还提出要中国向俄国"纳入贡赋",俄国在中国境内"自由营商",以及对俄国使节应"放行无阻",等等。②

由于上述俄文训令当时未译成中文,因此清朝政府对训令中侮辱性的内容一无所知。康熙皇帝为和平解决边境问题,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再三告诫他们不可继续扰我边民,为非作歹。在俄国使节来到北京两个星期后,即派遣中国官员伴送他们返回尼布楚。可是,沙皇政府竟不顾中国方面的警告,继续在雅克萨进行掠夺,强迫当地土著居民缴纳贡税。

一六七五年(康熙十四年),沙皇派遣尼古拉·斯帕法里③前往北京。他的主要使命是企图要中国承认沙俄已占领的中国

① 根特木尔随后于一六八四年受东正教洗礼,并成为贵族,改称为彼得·根特木罗夫亲王,长期驻扎于尼布楚,为沙俄效劳,管辖这一带的居民。

② 王之相、刘泽荣:《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间俄国来文原档》,第二六七——二六八页;张玉书:《外国记》,载《昭代丛书》辛集别编补。

③ 斯帕法里原名尼古拉·加里诺维奇·斯帕法里·米勒斯库,斯帕法里是他的头衔,瓦拉几亚方言意为骑兵队队长,同时也表示贵族的等级。

领土，建立通商关系。沙皇在给他的训令中，责成他仔细研究通往中国的水路、从俄国前往中国的便捷路径，了解沿途民族及中国的情况，记录下来并绘成地图，还要他劝诱中国派遣使节，携带中国的宝石、金银及其他商品，前往俄国。斯帕法里取道尼布楚，于一六七六年六月（康熙十五年五月）到达北京，提出了下列要求：中国派遣大使随斯帕法里到俄国；准许两国商人自由经商；每年中国送银四万磅至莫斯科，换取中国所要的货物；中国如有宝石，也运至莫斯科，换取俄国商品；要中国指出两国间最便捷的来往路径，等等。

从沙皇的训令和俄国使节提出的要求可以看出，沙俄长期以来就盘算如何把中国变为它将来的巨大市场。把西伯利亚盛产的毛皮作为贡品送到俄国宫廷，并用这些毛皮来交换中国的金银和其它贵重商品，以获得厚利。由于不断增长的行政开支和在西方进行的历次战争，俄国国库十分空虚，急需金银。这样，实现上述目标便成了沙皇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手段。

斯帕法里的出使，是和沙俄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领土扩张及烧杀掠夺互相配合的。这种怀有侵略野心的外交活动，遭到清朝政府的抵制。清朝政府的回答是：要建立两国间的任何关系，首先，必须引渡根特木尔；其次，必须停止对中国边疆居民的侵犯。①但沙俄侵略者对于这些合理要求，不仅置若罔闻，反而继续到处伸展魔爪，建立一系列侵略据点，其中有：位于黑龙江上游的阿尔巴金，即雅克萨；位于结雅河上的旧塞斯克（一六七八年）和新塞斯克（一六八一年）；位于谢列姆捷河上的谢列宾斯克（一六七九年）和多伦斯科伊（一六七九年）；位于阿

①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卷二，第四一二页。

姆贡河上的杜基堪斯科伊(一六八二年)；位于乌第河上的乌得斯科伊，等等。其向中国扩张的疯狂程度，已远远超过二十年前的哈巴罗夫。

沙俄侵略者在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不断骚扰，引起了清朝政府的严重关注。一六八一——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二十一年），中国两次派人到尼布楚，要求召开会议，讨论沙俄入侵的问题；同时又派人到雅克萨，向盘踞雅克萨的沙俄入侵者投发抗议信件，要他们停止对当地中国居民的残暴行为，并要他们立即撤走。“但是，这些好心的行动、恳求、寄给莫斯科的信函，都没有带来什么满意的效果。”①

和平交涉既告无效，沙俄的骚扰又日甚一日，清朝政府在平定“三藩之乱”后，便决定对盘踞中国领土雅克萨的侵略者进行征讨。

一六八二年九月十六日(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康熙皇帝派遣副都统郎谈、彭春等，率官兵往达斡尔、索伦等地侦察敌情。郎谈等人行前，康熙皇帝向他们指出：“罗刹犯我黑龙江一带，侵扰虞人，戕害居民，昔发兵进讨，未获翦除，历年已久。近闻蔓延益甚，过牛满(河)、恒滚(河）诸处，至赫哲、飞牙喀虞人住所，杀掠不已。”要他们认真将敌情查清。②郎谈等人在达斡尔副总管倍勒尔等人的协助下，对沙俄的侵略活动进行了了解。第二年，清朝政府根据郎谈等人的报告，派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修战船，派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等人率领乌喇、宁古塔兵一千五百名进驻瑷珲、呼玛尔，建立木城，与盘踞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军对垒，相机进行

① 戈耳德：《一六四一——一八五〇年俄国在太平洋上的扩张》，第五七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四，第八——九页。

征讨。

一六八三年七月(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一支由六十多名哥萨克组成的队伍，在密尔尼科夫带领下，从雅克萨出发，企图增援阿姆贡河上的陆军据点。他们在结雅河上受到萨布素指挥的中国军队狙击，密尔尼科夫被俘，部下丧魂落魄，纷纷投降，只有少数逃回雅克萨。中国军队乘胜出击，沿结雅河而上，多伦斯科伊和谢列宾斯克堡寨的沙俄入侵者早已逃遁一空，新塞斯克堡寨的沙俄入侵者成了俘虏，在恒滚河(即阿姆贡河)上的沙俄入侵者，也从他们盘踞的地方逃走。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底，黑龙江中下游和各条支流上的沙俄侵略据点，几乎全被铲除，剩下的只有一个雅克萨。

在此期间，黑龙江流域各族人民纷纷出击，配合自己的政府消灭入侵之敌。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赫哲族与飞牙喀族三百多人联合打击黑龙江下游的沙俄入侵者。次年，各族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歼敌活动。见之于记载的如：

一、"牛满河之奇勒尔奚鲁噶奴等，杀十余罗刹"；

二、"俄乐春(即鄂伦春)之朱尔铿格等，于精奇哩乌拉(即精奇里江)杀五罗刹，并获其鸟枪"；

三、"斐雅喀(即飞牙喀)之人击杀罗刹甚众"。①

当地各族人民还参加运送物资、阵前向导、敌情侦察等战地事务。

在拔除沙俄侵略据点后，清朝政府遣返两名沙俄战俘，要他们递送一封理藩院给盘踞雅克萨的俄军头目的信，信中写道："前遣孟额德等曾与尔约，各毋收纳逋逃，并以先年逸去根特木尔归我。乃背前约，入我边地，扰害打虎儿、索伦，焚劫

① 《朔方备乘》卷首，《平定罗刹方略》一。

飞牙喀、奇勒尔。今故命将出师，永驻额苏里。”信中还希望沙俄入侵者“离我边境，还尔本土”，并送回逃人，以求得和平解决。①但盘踞雅克萨的沙俄入侵者，仍“执迷不悟，反遣其部下人，于飞牙喀、奇勒尔等处，肆行焚杀；又诱索伦、打虎儿、俄罗春（即鄂伦春）之打貂人额提儿克等二十人入室，尽行焚死”②。俄国入侵者对清政府的劝告置之不理，相反地积极整顿军备，向叶尼塞斯克请求援军，准备负隅顽抗。

一六八四年六月（康熙二十三年五月）间，沙皇政府给盘踞雅克萨的俄军派来一个新头目，名叫阿列克塞·多尔布辛。他带来了沙皇颁发的一个盾形城徽：一只张翼的鹰，一只脚爪抓住一张弓，另一只脚爪抓了一支箭。充分表明他们企图借助于武力，把大片中国领土划入俄国版图，为此，不惜向中国挑起一场战争。一六八四年八月（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奉命前往雅克萨附近预备军实的清朝官员马喇等人，在奏报中提及达斡尔族官员倍勒儿提供的盘踞雅克萨俄军的情况。据俄国俘虏口供，俄国人已加紧修造雅克萨城，去年又在城外增设了一道木栅栏，今年夏天又从尼布楚调来增援部队四百人，现在雅克萨约有俄军九百人。根据这些情况，次年一月，康熙皇帝在下令出兵征讨前又作了指示，要大军在逼临雅克萨城时，作最后一次“晓谕”，劝其退回雅库次克，归还逋逃，各居疆土，彼此于边界进行贸易。二月间，都统彭春率水陆两军约二千人北征，期与萨布素协攻雅克萨沙俄侵略军。三月，马喇等又派遣达斡尔族官员倍勒尔，率三十多人往雅克萨城北侦察敌情。他们了解到俄军获悉中国军队已进至额苏里，正派人四出求援，并且已有援兵一千人赶来。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一，第一六——一七页。

② 同上书卷一一二，第五页。

一六八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国军队前锋抵达雅克萨城下，派人向盘踞雅克萨的沙俄军队发出劝告，要他们立即从中国领土上撤退。但俄军头目多尔布辛拒不接受。清军不得已只好于次日分水陆两路进攻，二十四日黎明，各路发炮，加紧攻击，城垣被毁。沙俄教士叶木根为振作士气，手执十字架，蛊惑人心，要他们为沙皇卖命。

在中国军队的凌厉攻势下，多尔布辛于二十六日率众投降。都统彭春接受了俄军的投降，并允许他们携带武器和行李离开雅克萨回国。中国军队摧毁沙俄在雅克萨建立的城堡后，退回瑷珲。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对北方边疆的管理，决定把瑷珲城移到黑龙江右岸，留副都统温岱纳秦率兵二千人驻守，另派马喇等人率兵五百屯田实边，而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则移驻于新建的墨尔根城，管辖黑龙江流域全境。

沙俄侵略者并不甘心于失败。被任命为尼布楚行政长官的伊凡·弗拉索夫，因得到了一支由托波尔斯克派来的以贝登为首的六百人的援军，便作出狂妄的决定：在未经过另一次战斗前决不放弃黑龙江。在多尔布辛的残兵败将到达尼布楚的第三天，他就派一支队伍到雅克萨武装侦察。在了解到中国军队已退回瑷珲后，他立即命令多尔布辛率六百六十九人携带大炮五门，于一六八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熙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重新侵占了雅克萨。侵略者卷土重来之后，为了长久霸占这块中国领土，一方面匆忙地重建堡垒、住宅，并在堡垒周围建造高达六米的城墙；另一方面派遣三百人沿黑龙江而下，窜到呼玛河地区，偷袭中国驻军，强迫当地中国居民缴纳贡赋。

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得到情报后，上奏北京，指出："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① 清朝政府为了弄清敌情，派遣理藩院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四，第一六页。

郎中满丕赴当地侦察，得到证实。一六八六年三月（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康熙皇帝命令萨布素速修船舰，统领乌拉、宁古塔官兵驰赴瑷珲。七月，萨布素率士兵二千多人，分乘一百五十艘船只，第二次征讨盘踞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军。中国军队在进攻雅克萨时，当地的中国少数民族人民纷纷加入战斗，他们都是熟练的弓箭手，在战斗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军在雅克萨城堡外开掘了地堑，建筑了土垒，将入侵的俄国殖民者紧紧围困。俄军头目多尔布辛在城楼窥视时，中弹重伤，贝登继任头目。沙俄侵略军在长期被困后，损失惨重，多次派人去尼布楚求救，无奈尼布楚无兵可援。俄军长期躲藏在地下，多患疾病。萨布素得到消息后，向俄军建议，愿意派遣医生进堡垒为之治疗，但遭到贝登的拒绝。此时，俄军疾病丛生，粮食断绝，士气低落。眼看在雅克萨的沙俄堡垒旦夕可下，就在这时，俄国派往尼布楚与中国谈判的使节已进入中国境内，中国军队奉命撤离雅克萨。

由于沙俄侵略者不断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因此清朝政府曾先后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俄方进行交涉。一六七五年（康熙十四年）尼古拉·斯帕法里出使中国，清朝政府曾要他回国向沙皇转达中国方面关于要俄国从中国领土上"撤退其众"的要求，结果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其后又遣返俄国战俘，带去致俄国当局的信件，也无回音。法国学者加恩说："这些信件有些是从来就没有送达目的地，要不就是几年以后才送到莫斯科宫廷。不过，发出这些信件，就足以表明中国方面有希望达成谅解的意愿。"① 尽管中国方面一再要求和平解决，沙俄方面却得寸进尺，步步侵占中国领土，并再次盘踞雅克萨。即使在这种情况

① 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一六八九——一七三〇年）》，一九一二年巴黎版，第二四——二五页。

下，一六八六年八月(康熙二十五年七月)，清朝政府仍然决定乘荷兰使臣回国之便，托他携带一封信件转交给俄国沙皇，建议双方和平协商，“于何处分立疆界，各毋得逾越，则两界民人均得宁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①

一六八六年十月(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俄国使节米起佛儿·魏牛高与宜番·法俄罗瓦，携带沙皇的信件到达北京。在这封信中，沙皇表示除将派遣使节同清朝政府议定边界外，先派魏牛高和法俄罗瓦前来，要求撤雅克萨之围。②清朝政府为了继续争取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决定接受俄国方面的请求，下令萨布素等人“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鄂罗斯后使至日定议”③。中国军队于是奉命撤离了指日可下的雅克萨，返回瑷珲、墨江一线。

五、确定中俄东段边界的《尼布楚条约》

沙皇俄国从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以来，经过四十多年，已经霸占了贝加尔湖以东大片中国领土。沙俄由于向西进一步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扩张遭到阻遏，在南线为夺取克里米亚正进行着激烈的征战讨伐，使得它无法调集更多的力量到东方来，因此沙俄便转而谋求巩固已占领的东西伯利亚广大地区，通过谈判牟取在中国边境通商的权利，以掠夺到的毛皮来换取渴望获得的中国商品。十七世纪俄国大斯拉夫主义鼓吹者犹里·克里扎尼奇于一六七五年在托波尔斯克就曾对出使中国的斯帕法里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他认为，俄国在东方的迅速扩张政策，

①②③ 《朔方备乘》卷首，《平定罗刹方略》三。

必须加以控制，以便加强对西伯利亚的统治，并促进同中国的和平贸易，用这种贸易所获得的利润，来支持向西方和土耳其的扩张。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沙俄才接受了清朝政府提出的和平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呼吁，派出以柯罗文为首的代表团，准备与清朝政府进行谈判。

一六八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俄国谈判代表团从莫斯科出发。这个代表团以御前大臣、总督费要多罗·柯罗文为第一大使，尼布楚行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为第二大使，高级书记官柯尔尼斯基为第三大使。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俄国外交事务衙门和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所给予的秘密训令要点如下：

一、“应以黑龙江为界”；

二、“若因都统(中国可汗军队的长官)认为，由于黑龙江流经清帝国城郊和领土，而且流入清帝国的领海，不能以黑龙江为界，……最后的让步……应将国界定在流入黑龙江的布列雅河和结雅河”；

三、“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有主张，毫不让步，不愿根据上述条文缔结和约，大使必须依照沙皇陛下的命令和西伯利亚部的军事训令，采取行动(关于作战的行动)”。②

从这个训令可以看出：沙皇政府最初是妄图划黑龙江为界以攫取黑龙江以北中国领土的，并准备在不能达到目的时便采取军事行动。但一六八七年九月十日柯罗文到达乌丁斯克后，接到了六月二十四日沙皇宫廷发来的新训令。这个训令对谈判方针作了重大调整，指出：如果中国许可通商，那么俄国可以承认黑龙江包括雅克萨在内是中国的领土，并且在目的不能达到时，

① 巴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一九四九年纽约版，第一一一页。

② 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一六八九——一七三〇年)》，“附录”，第四页。

不要引起战争，或发生流血事件，而要设法订立一个暂时性的协定来拖延谈判，以便争取时间在远东积蓄力量，等待有利的时机，求得中、俄边境问题的最后解决。

十一月柯罗文到达色楞格斯克，并派出信差前往北京，提出以色楞格斯克为两国会谈地点。清朝政府得讯后，于一六八八年四月三日（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三日）选派了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人，前往色楞格斯克进行谈判。五月三十日代表团临行前，康熙皇帝对索额图指示说：

> “罗刹侵我边境，交战于黑龙、松花、呼马尔诸江，据我属所居尼布潮、雅克萨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尔等。及我兵筑城黑龙江，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此从事罗刹之原委也。其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及乌喇、宁古塔、席北、科尔沁、索伦、打虎儿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净溪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①

在这个指示中，康熙皇帝不但列举了广大黑龙江流域属于中国领土的理由，同时也指出这个地区对捍卫中国北部领土的重要性。因此，康熙皇帝对索额图表示了收复黑龙江流域被侵占地区的决心，以及进行谈判时必须注意的先决条件。康熙皇帝说：

> “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划定疆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第一四——一五页。

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①

索额图等也强调指出尼布楚、雅克萨两地本是中国领土。他说：“察鄂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尔总管倍勒尔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②，强烈要求收回尼布楚和雅克萨两地。

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团离开北京后，路上走了将近两个月，由于喀尔喀蒙古与准噶尔之间的争战，道途受阻，因此不能继续前进，奉命全部撤回，并通知柯罗文将会议延迟至下一年。一六八九年五月（康熙二十八年四月），柯罗文再度派遣的使节洛吉诺夫到达北京，要求谈判。经双方商定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清朝政府对第一次派出的代表团人员作了调整，作为正式谈判代表团派出。代表团员有：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一等公佟国纲、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以及担任译员的耶稣会教士法国人革比勒（华名张诚）和葡萄牙人佩雷拉（华名徐日昇）等。③

索额图在动身前，上奏康熙皇帝要求仍维持原定的谈判方案。他指出：“尼布潮、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如前议，以尼布潮为界，此内诸地皆归我朝。”当时中国北部地区准噶尔与喀尔喀蒙古的纷争继续在扩大。康熙皇帝为了应付国内变乱，防止沙俄与准噶尔叛乱头目噶尔丹之间的进一步勾结，希望早日与沙俄达成协议，因而训令索额图说：若仍以尼布楚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为此，必要时可以额尔古纳河为界，④ 让出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地区。这是清朝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第一五页。
② 同上书卷一四三，第一四页；《朔方备乘》卷首，《平定罗刹方略》四。
③ 同上书卷一三四，第三页。
④ 同上书卷一四〇，第三〇页。

政府的一个很大让步，是后来双方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关键。

一六八九年六月十三日（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清朝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由陆路护送索额图一行的，有军队一千四百人；另由水路赴尼布楚与索额图一行会合的，有黑龙江水军一千五百人。① 索额图等一行于七月三十一日到达尼布楚，而柯罗文则借故拖延，甚而在到达尼布楚后也故弄玄虚秘而不宣，② 直到八月十八日才正式宣布俄国使团到达。会议定于二十二日正式开始。当时双方同意，会见之日，两国使节各带随员四十人及士兵七百六十人。二百六十名作为随行的卫士，其余五百人则分别布置在会场周围，并规定进入会场的随行卫士，只佩带腰刀，不得携带任何其它武器。清朝政府行事依照协议办理，但柯罗文却违反协议，命令沙俄随行卫兵除佩带腰刀外，还暗地里携带手雷。③

八月二十二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柯罗文一开始就反噬中国"不宣而战"。索额图当即予以驳斥，指出：由于俄国人侵入中国领土，在雅克萨建造堡垒，给当地中国居民造成危害，大清朝方才决定派兵到雅克萨；当俄使来北京表示愿意谈判后，大清政府又立即下令解除包围，并撤退军队。④ 柯罗文提出，俄、中两

---

① 《朔方备乘》卷首，《平定罗刹方略》四；杜赫尔德：《中国及中国蒙古地域志》第四卷，一七三六年海牙版，第二二〇页；《关于柯罗文缔结尼布楚条约的文件资料》，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一九七二年莫斯科版，第七一页。俄国代表团"在整个达斡尔地区有二千五百至三千人的兵力"，与中国方面大抵相当。（见雅柯夫列娃《一六八九年的第一个俄中条约》，一九五八年莫斯科版，第一四四页）

② 塞比士：《耶稣会士与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徐日昇日记》，一九六一年罗马版，第二二一页。

③ 《关于柯罗文缔结尼布楚条约文件资料》，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五〇五页。

④ 同上书，第五〇六——五〇七页。

国应以黑龙江至海为界，黑龙江左岸土地归属俄国，右岸土地归属中国。索额图拒绝了俄方的无理要求，严正指出黑龙江和色楞格河北岸一带，原属中国版图，当地人民年年朝贡不绝，故俄国应将雅克萨、尼布楚及其全部属地交还中国，并退至色楞格河以西的地区去。柯罗文对此拒不接受，甚至蛮横地宣称："没有时间来讨论历史事实"！谈判一直延续到夜幕降临，没有取得任何结果。①

在次日第二次会议中，柯罗文首先提出：希望清朝政府代表团对于昨天所提出的建议能够进一步加以明确，究竟哪些地区应该归属中国。为了使会议能迅速达成协议，索额图依照康熙皇帝的指示，自动作了让步，提出应以尼布楚作为两国边界，但考虑到俄国对华贸易的方便，可以把尼布楚城留给俄国。②可是柯罗文仍然拒不接受，甚至对索额图讲出了讽刺性的话："我感谢你，我很感谢你今晚要让我睡在这里了。"③这样，第二次会议终于不欢而散，整个会谈陷于停顿状态。

尽管柯罗文态度恶劣，但清朝政府代表仍然本着坚持和平谈判的方针，于二十五日派遣译员张诚、徐日昇至俄国代表驻地，④说明中国收复雅克萨的决心和准备再一次让步，在尼布楚与雅克萨之间选定另一个地点，来划定边界。张诚、徐日昇还对柯罗文指出：清朝政府使节出自和平的愿望，必将竭尽一切努力来促进谈判的顺利进行。⑤也就是说，清朝政府是有诚意的，还

① 《张诚日记》，见杜赫尔德《中国及中国蒙古地域志》第四卷，第二三〇——二三一页。

② 同上书，第二三一页。

③ 塞比士：《耶稣会士与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徐日昇日记》，第二三七页。

④ 同上书，第二四三页。

⑤ 《张诚日记》，见杜赫尔德《中国及中国蒙古地域志》第四卷，第二三二页。

愿意进一步作出让步。次日，俄方派人来清朝政府代表驻地，询问所提出再次让步的详细情况。索额图等在一幅地图上指出准备让步的边界线：以从尼布楚以下三十到四十个里格（古法里名，约等于四·五公里）流入黑龙江的格尔必齐河向北，沿外兴安岭直至于海作为北界，以流入黑龙江的额尔古纳河，作为东南界。在俄国代表离开后，张诚和徐日昇两次赴俄国代表驻地，详细解释索额图这个再次让步的方案①。当时柯罗文等表示基本接受，所提出需要磋商的，只是额尔古纳河沿岸俄国建筑物的处理问题而已。

二十七日，张诚、徐日昇再次到俄国代表驻地，探询对中国所作让步的答复，不料俄方突然变卦。他们在自己的地图上另划一条线，作为两国的边界，把雅克萨及其以西的土地尽划归俄方所有。柯罗文还以最后通牒式②的语言进行威胁说，除此以外将不再让出一寸土地。俄方代表这种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行动，使得两个外籍中国译员都感到十分愤慨。张诚在他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我们一听之后，就站起来告辞，并谴责他们说，他们滥用了我们的善意。因为我们曾对他们明确地声明过，如果他们不毅然决然地撤出雅克萨及其周围的土地，就不必再继续进行谈判了。但他们到现在还是这样做，他们戏弄我们的使节，期望他们会让出这块土地。现在要说服我方的人信任他们，或继续进行谈判，将是困难的事情了。"③徐日昇在日记中也同样写道："我含着眼泪离开莫斯科人，告诉他们派遣其他人去传递他们的答复罢，因为我觉得去作这样的声明是羞耻的，并深知

① 《张诚日记》，见杜赫尔德《中国及中国蒙古地域志》第四卷，第二三二——二三四页。

② 拉文斯坦因：《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第六一页。

③ 《张诚日记》，见杜赫尔德《中国及中国蒙古地域志》第四卷，第二三四页。

它将是彻底毁灭这么多良好事物的基础。而且他们自己将来会对这样轻率的答复感到后悔的，但那就为时已晚了。"①

清朝政府代表对柯罗文的言语行动一向保持警惕。索额图曾向徐日昇表示过对沙俄侵略者的看法，认为"他们今天讲一件事，但明天就要赖帐，我们对于他们是有过很多经验的"②。柯罗文最后通牒式的言语，迫使清朝政府代表团不得不在尼布楚和雅克萨地区加强部署，以防止沙俄的突然袭击。然而这一紧急措施，并没有使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改变其既定方针——尽一切可能和平解决两国边界问题。下述事件便是一个最好的说明：清朝政府代表团的武装侍从人员渡过石勒喀河进行戒备时，在尼布楚附近地区的中国蒙古族居民六七千人，不愿再受沙俄侵略者的剥削奴役，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返回原蒙古居住地区。他们听到清朝政府代表进行戒备后，反抗声势更如火燎原，纷纷前来迎接渡河的清朝政府代表。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索额图等人仍然以和平为重，对于这些中国蒙古族居民要求支持起义的呼吁，没有作出任何允诺，并劝告他们不要渡河。③这充分显示了清朝政府代表坚持和平，不愿诉诸武力的诚意。

沙俄侵占地区中国蒙古族居民准备起义的消息传出后，柯罗文恐惧万分。他担心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所牵涉的不仅是尼布楚和雅克萨两地难于坚持的问题，甚至还要迫使俄国将贝加尔湖以东的土地，全数归还中国。④中国蒙古族居民

① 塞比士：《耶稣会士与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徐日昇日记》，第二四七页。

② 同上书，第二四一页。

③ 同上书，第二六一——二六三页；《张诚日记》，见杜赫尔德《中国及中国蒙古地域志》第四卷，第二三七页。

④ 《关于柯罗文缔结尼布楚条约的文件资料》，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五四四 —五四五页。

"实际上正开始渡河，要不是被阻止的话，(他们)将从莫斯科人处逃脱，随带牲畜归还他们的老家。这对于莫斯科人将是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每年要向这些居民勒索贡赋"①。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柯罗文等经过周密的盘算，了解到雅克萨与格尔必齐河之间的地区很少可供居住之地，更无渔猎的资源，而在额尔古纳河左岸则发现了银矿，且可供居住和耕种的土地很多。②因而他在二十八日表示，愿意接受清朝政府再次让步的条件，撤出雅克萨，并以清朝政府所提地区作为两国的疆界。③

九月一日，俄国代表提出对条约一项条文的解释问题，认为会谈纪录商订，由格尔必齐河向东北，沿外兴安岭以至于海作为两国边界，但外兴安岭在乌第河流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是乌第河与黑龙江之间的分水岭，先折向西南，绕过乌第河源，折而向东，但不直达海滨；北支是乌第河与勒拿河之间的分水岭，东向直达海滨。乌第河流域原为中国管辖的领土，一四〇七年(明永乐五年)曾在此设立了兀的河卫。④因此，清朝政府代表当即回答说，所议定的边界线，是指直达海滨的北支而言。⑤但由于乌第河流域盛产上等貂皮，沿海渔产又极丰富，沙俄极想把这个地区据为己有，因而提出要以南支为界。当索额图拒绝接受时，柯罗文又以傲慢的语言进行威胁。⑥行将达成的协议，再次遭到

① 塞比士：《耶稣会士与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徐日昇日记》，第二八七页。

② 《关于柯罗文缔结尼布楚条约的文件资料》，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五四四——五四五页。

③ 《张诚日记》，见杜赫尔德《中国及中国蒙古地域志》第四卷，第二三五——二三六页。

④ 《明太宗永乐实录》卷四八。

⑤ 《张诚日记》，见杜赫尔德《中国及中国蒙古地域志》第四卷，第二三九页。

⑥ 塞比士：《耶稣会士与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徐日昇日记》，第二六五页。

沙俄方面的破坏。最后，索额图为了顾全大局，提出了折衷解决的办法，把乌第河以南、外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作为待议地区，推迟到以后去解决。

九月二日，柯罗文遣人送来根据协议所草拟的条约草稿。他在草稿中又耍花招，竟塞进了八月二十八日俄方提出的有损中国主权的条文，要清朝政府代表保证不在雅克萨建筑城堡。清朝政府虽然没有这样的打算，但这是事关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因而严词拒绝了俄方的无理要求。①经继续磋商，九月七日，中俄双方对条约举行签字手续。事先双方同意以拉丁文本作为彼此交换的正式文本，预定签字的手续是：清朝政府代表先在自己草拟的拉丁文本和满文本上签字盖印，俄国代表在自己草拟的拉丁文本和俄文本上签字盖印，然后双方各在对方的拉丁文本上签字盖印。②可是一切准备就绪时，柯罗文又突然变卦，推翻原来达成的协议，拒绝在清朝政府所拟就的拉丁文本上签字盖印，认为这样的手续是多余的。为此张诚和徐日昇从拂晓起便奔走交涉，而索额图等则整天在旷野中耐心等候。经过长时间的说理，直到下午六时，柯罗文等才根据原协议程序完成签字手续。③

清朝政府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在《尼布楚条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条约特别强调指出：今后"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清朝政府在条约中，不仅满足了沙俄多年来渴望对华通商的愿望，甚至对两国长期交涉的重点——引渡根特木尔问题，也本着"此

① 《张诚日记》，见杜赫尔德《中国及中国蒙古地域志》第四卷，第二四〇——二四一页。

② 同上书，第二四一页。

③ 塞比士：《耶稣会士与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徐日昇日记》，第二七三——二七九页。

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的精神，搁置不提了。还在一六七五年(康熙十四年)，沙皇政府派遣出使北京的斯帕法里，对清朝政府代表始终坚持和平谈判解决两国间存在问题的精神，就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当听到中俄双方将要开始谈判的消息时，他说：要是俄国人也象理应受到高度赞扬的中国人一样文明的话，那末和约早已应该获得了。①

沙皇政府对《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感到满意的，因为它不仅划定了俄国东西伯利亚的新疆界，使俄国能够牢固地占有东西伯利亚，而且还获得了同中国通商的权利。因此，条约签订后，柯罗文向沙皇写了一份报告，十分得意地说：“根据皇上的命令，同中国方面永久议和并划定了边界。”②在柯罗文回国途中，沙皇派遣官员专程前往迎接，并给他们发了奖章，祝贺这次谈判的成功。柯罗文回到莫斯科后，立即被封为大贵族，受到沙皇伊凡五世和彼得一世的接见和嘉奖。柯罗文在觐见沙皇时，总理外交事务大臣乌克兰音采夫在讲话中指出：在谈判中，“通过什么条文达成和约、制定边界，以及和中国使者们交换过什么文件，这些情况皇上都已知道”，③对柯罗文的和谈成功给予肯定。此后，柯罗文还被彼得一世提升为总理外交事务大臣和海军大将。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苏联的历史著作还公认：“从国际关系的观点来看，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条约》是俄、中两国之间缔结的第一个平等条约。”④

---

① 博斯曼斯：《南怀仁与俄国朝廷的关系问题》，一九一三年布鲁日版，第二二〇页。

② 《关于柯罗文缔结尼布楚条约的文件资料》，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六一〇页。

③ 同上书，第七六三页，注释二；第七九五页，注释二六五。

④ 舍宾科夫：《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一九六〇年莫斯科版，第二〇八页。

《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明确肯定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的走向。条约写道：

"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

根据这一条的规定，中俄东段边界的走向是明确的：西面沿额尔古纳河、石勒喀河和格尔必齐河为界，北面以外兴安岭为界，东面乌第河以南、外兴安岭以北为待议地区。

由于条约对边界走向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清朝政府在条约签订后，在格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岭等处，根据条约规定树立了界碑。①清朝政府还建立了巡查边界的"察边"制度，每年五六月间派齐齐哈尔(亦称卜魁)、墨尔根、黑龙江（亦称艾浑，即瑷珲)协领各一员，佐领、骁骑校各二员，率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巡查与俄罗斯分界处。②由齐齐哈尔出发的，到额尔古纳河，"察视东岸沙草有无牧痕，防侵界也"；由墨尔根出发的，渡诺尼江(即嫩江)，西北过内兴安岭，直抵外兴安岭山麓；由黑龙江出发的，沿江溯流北上，折而西，过雅克萨城故墟，至界碑。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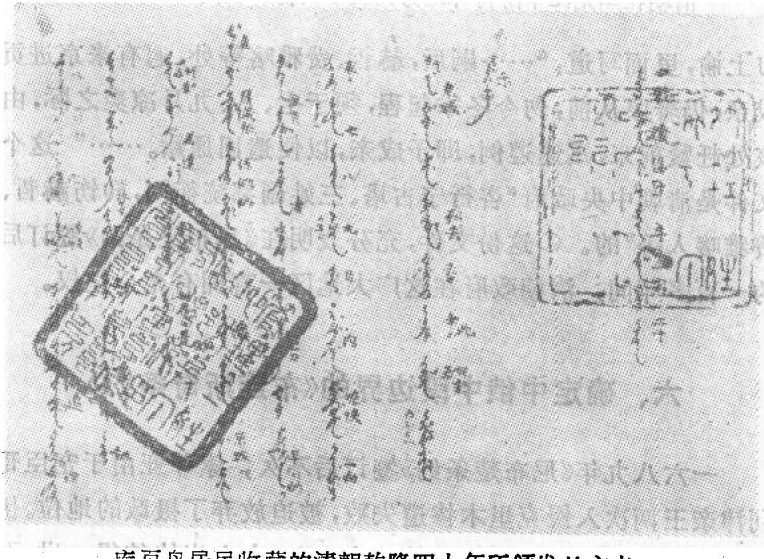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三，第一五——一七页；《朔方备乘》卷八，《北徼界碑考》。

② 西清：《黑龙江外纪》卷五。

③ 方式济：《龙沙纪略》。

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朝将毕赡河以西的黑龙江两岸，规定由瑷珲将军（即黑龙江将军）管辖；将黑龙江下流两岸包括库页岛在内，规定由宁古塔将军①管辖。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向清朝政府缴纳貂皮等土产作为赋税。黑龙江口的特林地方，清朝设有征纳赋税的常设机构，这个衙门围有两重栅栏，中央是作为接受当地少数民族缴纳赋税的地方，附近还设有可供交易的集市。②三姓副都统衙门，每年夏季派出官吏从三姓由松花江进入黑龙江，于六月中旬到达特林，在那里征收赋税，并渡海前往库页岛，巡视全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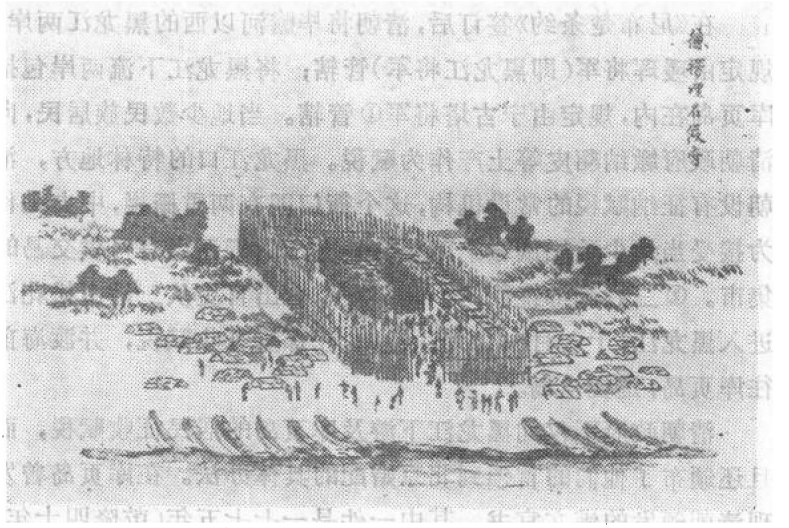
清朝政府不仅向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的居民征收赋税，而且还颁布了他们的首领到北京婚配的具体办法。在库页岛曾发现清朝颁发的满文官书，其中一件是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



库页岛居民收藏的清朝乾隆四十年所颁发的文书

① 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改称吉林将军。

② 间宫林藏：《东鞑纪行》，一九四二年东京版，第二八——四三页。



清朝在黑龙江下游特林地方为收取贡物所设的临时官署

的上谕，里面写道："……嗣后，赫哲、费雅喀等处，遇有来京进贡成亲，仍著照从前，勿令冬季起程，须于七、八、九月凉爽之际，由该处赶紧前来，迅速遵例，即予成亲，以便遣回原籍。……"这个文件是清朝中央政府"咨行宁古塔、三姓副都统衙门，转饬赫哲、费雅喀人等"的。①这份文件，充分表明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一百多年间，清朝政府在这广大地区一直拥有充分主权。

六、确定中俄中段边界的《布连斯奇条约》

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不久，索菲亚由于宠臣哥利津亲王两次入侵克里木惨遭失败，被迫放弃了摄政的地位。伊凡五世也随着让出共同执政的沙皇名义。十七岁的彼得一世，开

① 小川运平：《满洲及库页岛》，一九〇〇年东京版，第二三一页；间宫林藏：《东鞑纪行》，第一〇六——一一〇页。

始掌握对俄国的统治权。

彼得一世是一个穷兵黩武、好战无厌的统治者。在他执政的三十五年中，只有最后一年没有发动对外战争，在前三十四年，总共也只有十三个月是没有战争的。① 为争夺波罗的海海口的对瑞典战争，连续进行了二十年；为争夺黑海出口的战争，也绵延不断。与此同时，彼得一世继续向东方扩张。由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沙俄南下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暂时受到遏制，因而将矛头转向西伯利亚东北——堪察加和北太平洋沿岸，转向中俄未定界区域的中国其它领土——特别是中国西北和北部地区。同时，由于连年征战，俄国财政发生困难，因而更千方百计地扩大对这些地区的经济掠夺，作为它筹集军费的途径之一。

一六八九年后，沙皇政府加强了对西伯利亚东北方面的侵略。一六九七年占领了堪察加。一七一三年窥探千岛群岛。一七二四——一七三〇年又组织了对白令海峡的第一次窥探。在加紧向太平洋海岸推进的同时，沙皇政府还积极进行分裂中国西北地区准噶尔部的罪恶活动。

在十七世纪，中国的厄鲁特蒙古（西蒙古）共分四部，即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准噶尔部游牧于伊犁河谷，和硕特部游牧于乌鲁木齐，杜尔伯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上游，土尔扈特部游牧于塔尔巴哈台。约在一六二〇年，由于和北蒙古喀尔喀部的纷争，准噶尔部一部分和杜尔伯特部所属，开始北上迁移进入西伯利亚，游牧于鄂毕河上游乌拉拉一带山区（今卡童河上的厄鲁特图拉），即苏联一九二二年所成立的厄鲁特自治省所在地区；有的更北上迁移到鄂毕河与恰雷什河交会处，到达今

① 《克留契夫斯基文集》第四卷，一九五八年莫斯科版，第五〇页。

日的巴尔瑙尔。但准噶尔部大部分和杜尔伯特部所属，则继续游牧于喀拉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额敏河和伊犁河一带。随着土尔扈特部的被迫迁居伏尔加河西岸、和硕特部的南迁青海，准噶尔部在和多和亲（称号巴图尔浑台吉）的统治下，兼并了这两部原来的游牧地，建立了准噶尔汗国。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巴图尔的四子噶尔丹继承汗位后，又相继夺取了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的领地，并占领喀什噶尔、叶尔羌、哈密、吐鲁番诸城，委任准部人为昂吉，征收租税。当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噶尔丹势力不仅扩张至天山南北、科布多、青海等地，甚至已推进至北蒙古土谢图所辖区域。康熙皇帝遣使尚书阿尔尼晓谕停止进犯，但噶尔丹拒不听从，且进而屯重兵于外蒙克鲁伦河流域，图谋大举进犯。对于这样的叛乱活动，清朝政府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予以平定。从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清朝政府的遣使起，直到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准噶尔之乱最后被平定为止，平叛斗争前后共历六十八年。在这时期中，准噶尔叛乱头目随着势力的消长，时叛时降，反复不定，而沙俄也无时无刻不在窥测时机，竭力助长叛乱，以图实现其分裂中国西北地区的阴谋。

从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开始，沙皇政府一边不断挑唆噶尔丹发兵进攻蒙古其他各部，一边作出许多姿态以表示和准噶尔的叛乱头目的“亲善”。他们准许准噶尔部的商业代理人布里亚特部人在西伯利亚拥有特殊的权利，把他们应缴纳的税款由十分之一降低为二十分之一。当时，准噶尔汗噶尔丹恰好为在斋桑湖地区自树一帜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所挫败，沙皇政府企图对这个新崛起的叛乱者进行收买拉拢，规定凡是以策旺阿拉布坦名义进行贸易的，可以完全免税。这是一六六八年（康熙七年）沙俄直接对准噶尔供应武器以来，处心积虑阴谋分裂准噶尔部的新的行动。

十八世纪最初十年，盛传中国叶尔羌发现丰富金矿，沙俄妄想染指中国西北地区的野心更加炽盛。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亲王听到这个消息后，首先于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派出第一支窥探队伍，但结果没有获得有关金矿的确实消息。接着，又于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派遣布赫戈雷茨中校率领另一支一千五百人的队伍，再度进行窥探。由于噶尔丹早在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为清军击溃，服毒自杀，汗位由策旺阿拉布坦继承，因此噶噶林写信给这个新继位的准噶尔汗，试图劝诱他对这支窥探队伍的目的不要怀疑，并且公开声称，如果策旺阿拉布坦不干涉这支队伍的话，将来可望得到俄国的帮助和声援。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沙俄窥探队伍到达雅穆斯湖以后，立即在该地兴建一个军事要塞，准备以此为据点，来觅求一条通向叶尔羌的道路。可是，沙俄向中国西北地区的扩张政策，和策旺阿拉布坦的统治存在矛盾。所以布赫戈雷茨的队伍出现后，策旺阿拉布坦的堂兄弟大策凌敦多布包围了沙俄入侵者，迫令他们拆毁了在雅穆斯湖畔所建立的要塞，沿额尔齐斯河撤退。

沙俄虽然屡遭失败，但是彼得一世寻求黄金的狂热，却并未因此有所减退。一七一九年(康熙五十八年)，沙皇政府又组织了另一支队伍，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窥探。陆军少校伊凡·里哈列夫率领这支四百四十人的军队，侵入中国斋桑湖，并从这里向东上溯喀拉额尔齐斯河。为了探索通往叶尔羌的道路，里哈列夫企图在斋桑湖边上构筑军事要塞。他还接到政府的命令，要他调查从斋桑湖到叶尔羌的道路，等等。然而，在斋桑湖边上构筑军事要塞的俄军，为策旺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凌所击退。这时，准噶尔的大举窜犯，正遭到清军的沉重打击。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策旺阿拉布坦窜入西藏拉萨，一七二〇年(康熙五十九年)在胤禵所率领清军的追击下，被迫返回伊犁。同时，

整个准噶尔地区又受到清将富宁安和傅尔丹军队从东、北两方面的夹击，辟展和吐鲁番被克服，准噶尔叛军大量被俘。军事上的惨败，迫使策旺阿拉布坦开始改变态度，于一七二一年（康熙六十年）派人赴圣彼得堡，表示愿为沙俄窥探队伍让出通道，以换取订立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攻守同盟。因此，彼得一世派出了以陆军大尉伊凡·翁科夫斯基为首的一支队伍前往准噶尔。翁科夫斯基还接受指示，要他向策旺阿拉布坦提出：要是策旺阿拉布坦与俄国签定臣服条约，俄国就将对清朝政府采取强硬态度，甚至可以来一次军事示威；发现金矿会给策旺阿拉布坦带来很多好处，一方面他可以直接受益，另一方面他的臣民也会被召募去做矿工，这样准噶尔就会因此富裕起来。彼得一世还训令翁科夫斯基，要设法使策旺阿拉布坦割让领土，让俄国在这些领土上修建一系列堡垒要塞，使得他们在西伯利亚的侵略基地和侵略前哨站连接起来，以便保护这支窥探队伍的旅途安全。

一七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初十日），翁科夫斯基离开莫斯科，直到同年十一月十七日才抵达策旺阿拉布坦的大本营。一个月之后，康熙皇帝病亡。继位的雍正皇帝忙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对于准噶尔的军事讨伐暂时陷于停歇状态。这时，策旺阿拉布坦对于投靠沙俄也就不感兴趣了。因此，尽管翁科夫斯基在准噶尔停留了将近一年，却没有能够和准噶尔订立什么有约束性的条约，双方仅有一些含糊的许诺而已。一七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彼得一世病亡。沙俄统治权力再度动荡不定，三十七年间调换了六个沙皇，争夺性的废立活动发生过七次，有三个沙皇死于暗杀。国内政局如此，对外大规模的侵略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使用各种手法逐渐吞并中国西北和蒙古地区的阴谋活动，则始终没有停止。

在阴谋把西北地区和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过程中，沙俄

采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侵略同时并进的方针。它一方面到处伸手，竭力助长分裂活动，另一方面寻机遣使与清朝政府谈判，企图扩大与中国的贸易，以解决长期穷兵黩武导致的财政开支恶性膨胀问题。因为在彼得一世整个统治时期，先是仿效西欧改组俄国军队，继而征战无厌，逐年加速扩充兵员，造成了军费支出的急剧增加。一七〇一年的军费开支是二百三十万卢布，而一七一〇年即跃升到三百二十万卢布。到彼得一世临死前一年（一七二四年），单单维持陆军的费用便达四百万卢布，对海军的拨款为数又是一百二十万卢布。俄国军费开支之大，可以从军费占其全部财政收入的比例中看出来，从一七〇一到一七〇八年间，军费开支的数额占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七一一年彼得一世在对新成立的贵族院的谕令中指出："尽可能搜集金钱，因为金钱是战争的动脉。"① 从官方商队的对华贸易中攫取高额利润，就是当时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

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前，俄国只有四个商队到达北京。而此后二十年内，到达北京的俄国商队多达十个。这些商队的规模是很大的，所获得的利润也相当可观。例如一七〇五——一七〇九年（康熙四十四——四十八年），由彼得·库狄雅柯夫所率领的第五次商队，据说获利竟达到二十七万卢布。由于高额利润的吸引，更由于彼得一世在十八世纪最初十年所颁布的一系列重商主义措施的推动，因此私人行商甚至走私者纷纷越过边境，到中国的蒙古库伦地区进行贸易。据郎喀在一七二一年（康熙六十年）所作的估计，仅在库伦一地，这类私商贸易

① 亚历山大罗夫：《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前中俄经济联系的历史》，载《苏联历史》一九五七年第五期，第二〇八页。

② 《一七一六——一七一九、一七二二年由俄国圣彼得堡至亚洲各地的旅行》，见皮克顿《世界游记汇编》第七卷，一八一一年伦敦版，第四五六页。

的数额，就超过官方商队贸易额的四、五倍。②由于私商贸易能为沙俄攫取更多的收入，沙皇政府开始盘算如何变中国内地为沙俄采购和销售市场的问题，一六九二年(康熙三十一年)和一七一九年(康熙五十八年)，沙皇政府两次派遣使节到中国，就是为了这一目的。一六九二年(康熙三十一年)，伊兹勃兰德·义杰斯出使中国之行，由于避而不谈沙俄对中国西北和蒙古的侵略问题，清朝政府拒绝谈判通商问题，因此没有获得什么结果。一七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七二一年三月二日(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六十年二月初五日)，伊兹玛依洛夫在北京谈判期间，清朝政府理藩院于一七二一年一月二日(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严正指出：近发生蒙古居民七百余人受诱逃亡西伯利亚的事件，俄国使节应按照《尼布楚条约》的规定，派出代表陪同清朝政府使节前往西伯利亚总督处遣返这批逃亡的居民；一月五日，又提出对沙俄在中国边境所进行的威胁性行动表示关切，这包括在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和尼布楚等地所添设的俄国居民点，在唐努乌梁海地区新涌入的一百多名俄国移民，以及沿额尔齐斯河一带出现的俄国居民点等。理藩院还进而提出建议，认为讨伐准噶尔的军事行动已告结束，清朝政府准备在额尔齐斯河上建造一个驻扎军队的堡垒，作为保护商队和使节沿阿尔泰山来往北京路途中的据点。但伊兹玛依洛夫对理藩院所提出上述两国间亟待解决的问题，避而不谈，因而谈判同样没有取得什么结果。①

一七二一年三月(康熙六十年二月)伊兹玛依洛夫离开北京后，郎喀以商务代办名义继续停留在北京近十七个月。一七二二年五月(康熙六十一年四月)间，沙俄阴谋对准噶尔进行分裂

① 邦迪什-卡缅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关系文件汇编》，一八八二年喀山版，第九五——九八页。

十八世纪末的买卖城①

活动的消息传到北京，理藩院再度指出，中俄之间外交和商务关系的建立，应以俄国立即停止对中国西北地区和蒙古地区的侵略挑衅活动为前提。俄国不仅应归还被诱逃亡的蒙古边境居民，而且必须停止和准噶尔叛乱者之间的相互勾结。②清政府提出的这一系列抗议，沙俄仍然置之不理，谈判乃陷于中断。七月，郎喀离北京返回色楞格斯克。

叶卡特林娜一世统治时期(一七二五——一七二七年)，欧洲出现奥地利和法国两个敌对集团，沙俄成为这两个集团所亟欲拉拢的对象。因为法国是反对沙皇政府在瑞典、波兰和土耳其的扩张政策的，所以，最后沙俄加入了奥地利—西班牙联盟。为了让沙俄能够放手在欧洲进行角逐，叶卡特林娜一世在推行彼得一世向东方扩张的政策时，采用了新的手法。她窥测到清朝政

① 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二年)《恰克图市约》后，中国商人在恰克图所建的新市场。

② 《郎喀旅华日记(一七二——一七二二年)》，一八〇六年爱丁堡版新版，第四九三、四九六、四九七、五一八——五二七页。

府为了杜绝沙俄插手助长准噶尔的叛乱，有尽快划定中俄中段边界的愿望，因而暂时放弃俄国一贯所推行的武装占领政策，图谋凭借边界谈判来取得武力所夺取不到的东西。为此，沙皇政府决定派遣一个彼得一世临死前就计划组织的新使团到北京来。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拉古泽斯基伯爵，以枢密官的头衔，在一七二五年六月十八日（雍正三年五月初八日）被沙皇任命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沙皇政府还给他配备了"中国通"郎喀和曾担任过俄国与波兰、土耳其划分边界工作的斯捷潘·阔留赤甫作为助手。此外，还派遣了一支由布赫戈雷茨率领的军队，其中有一千三百名步兵、一百名龙骑兵，还有一些地理学家、教士及其他官员随行。使团有明确的分工，负责外交的是务拉的思拉维赤，负责商务的是郎喀和斯捷潘·特列季亚科夫所领导的商队，负责边界划分的是阔留赤甫，负责宗教事务的是英诺森·卡尔齐特斯基主教和几个教士。

九月二十四日，沙皇政府外交部就边界谈判所给予务拉的思拉维赤的详细训令，长达四十五节。总的策划是要使团竭力设法拖延对边界的谈判，以便争取时间弄清边境情况，以"诱引"清朝政府按照俄国的愿望作出让步，为俄国攫取到最有利的地段。商务部对商业谈判的指示，仍不外过去对伊兹玛依洛夫所发出的指示的内容，即要求签订商约，划定中俄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地带，要清朝政府同意它再度指派郎喀为驻北京领事，借此来获得对华贸易的巨额利润。另外，务拉的思拉维赤还负有两项秘密使命：一要搜集有关中国边境地区和首都北京之间的重要军事情报，其中包括各城市的方位和范围，军事部队的分布、编制和装备，防御工事的详尽情况，以及有关地形的资料；二要搜集有关北京本身的情报资料，详细研究清朝政府与邻国的关系。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带着沙皇政府交给他的重大使命，

于一七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雍正三年九月十八日）离开彼得堡，踏上出使中国的途程。一七二六年四月（雍正四年三月），郎喀到伊尔库次克迎接大使，把西伯利亚总督特地派人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交给了他，作为讨论边界划分时的依据。务拉的思拉维赤认为这幅地图不够详备，要人重新测绘，并提出要有关于中国边界地区的详细情报。

在前往中国途中，务拉的思拉维赤从西伯利亚总督朵尔哥鲁斯基处，探悉清朝政府正调集军队准备对准噶尔叛军进行讨伐的消息。因此，他向沙皇政府提出报告，极力主张在西伯利亚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修建军事要塞。他认为尼布楚、伊尔库次克、乌丁斯克、色楞格斯克等要塞，全部用木料筑成，而且已经朽腐不堪，必须重新动工修建。他还向沙皇政府建议，在边境上增加兵力，以武装力量为后盾同中国进行谈判。他说，“在边境上增加沙皇陛下的兵力，将会增加中国人的恐惧，希望用威胁或其他手段，使其为沙皇陛下的最高利益服务。”这个俄国使节还从侵略远景为沙皇献策：“如果俄罗斯帝国希望将来把中国人从黑龙江上扫除干净，以便自由通往拉马海——即堪察加海，……或是企图顺着石勒喀河直到黑龙江，并顺着黑龙江一直出海，绕过朝鲜，向中国内地航行……”① 必须在中国边境建立新的军事据点。

一七二六年十一月一日（雍正四年十月初八日），俄国使团一行抵达北京。清朝政府派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人和俄国使节谈判。双方在历时六个月，经过三十次的会谈之后，终于在一七二七年四月一日（雍正五年三月初十日）初步达成协议。

清朝政府向无在北京与外国使臣签订条约之旧例，因而商

① 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一六八九——一七三〇年）》，第六八——六九页，“附录”。

定俄使前往色楞格斯克附近的布拉河畔，继续与清朝郡王额驸策凌、内大臣伯四格及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人勘界定约。五月四日，萨瓦·务拉的恩拉维赤一行离开北京。五月二十二日，务拉的恩拉维赤给沙皇政府外交部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很乐观地说："事情看来是很顺利的，中国皇帝宣称他热望和平，而中国远不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强大，并且由于对喀尔木克人作战（指平定准噶尔）而进一步地削弱了（喀尔木克的帮助和支持对俄国可能是很有价值的），因此中国是坚决维护和平的。"① 他还报告了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和清朝官员为他提供情报的事："当我离开北京以前，我同叫做巴多明神父（即巴鲁尼神父）的法籍耶稣会教士建立了一项密码联系。他受到已故可汗（指康熙帝）很大的宠信，……多次召到议政王大臣衙门。这个神父设法使我们同可汗（指雍正帝）的机密顾问进行密切联系，这位大学士叫马齐，他是首席大臣。通过这种方法，我可以预作准备。经过这位神父介绍后，马齐殷勤地答应在决定派遣三位使节前往国境时，一定为女皇陛下效劳。因为那三位使节是由他派遣的。我答应从边境上给他送去二千卢布的礼物。"② 由此可见，俄国使节一面在同清朝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一面却干着有背一般国际关系准则的阴谋勾当。

一七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雍正五年五月初七日），务拉的恩拉维赤到达色楞格斯克，立即调集俄军，对前来进行谈判的清朝代表炫耀武力。其中包括正规的步兵和骑兵，以及非正规的布里亚特部队。从七月四日到八月二十七日，双方经过八次谈判，

① 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一六八九——一七三〇年）》，第二一四页。

② 同上书，第六三页，"附录"。

最后对中、俄中段边界和商务问题等达成了协议。八月三十一日，双方代表签订了有关划定中俄中段边界的初步协定《布连斯奇条约》。十一月二日，双方代表签定了概括中俄关系各个方面的《恰克图界约》共十一条：第一条和第十一条，宣布了两国间的友好和永久和平；其余九条概括了对六个问题所达成的协议：边界的勘分（第三条和第七条）、交换逃犯（第二条）、商务（第四条）、在北京设立沙俄教堂问题（第五条）、两国间今后遣使和行文的方式（第六条和第九条）、对以后纠纷的解决办法（第八条和第十条）。同时又以《布连斯奇条约》达成的初步协定作为基础，勘分了中俄中段整个边界。沿乌第河至海一带，原为《尼布楚条约》待议地区，仍留待以后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议。勘分由恰克图往东"直至额尔古纳河之最高处止"一段的，是十月二十四日签定的《阿巴哈依图界约》；勘分由恰克图往西至沙宾达巴哈一段边界的，是十一月八日签定的《色楞额界约》。

沙俄方面，在条约签订后作了一系列的布置：务拉的思拉维赤任命使团成员布赫戈雷茨上校负责恰克图地方的监督工作，什卡德尔大尉负责粗鲁海图的监督工作，布赫戈雷茨还负责边界的督察工作。此外，还在恰克图、粗鲁海图附近修建要塞，在边境驻军，派出边境巡查官。他向布赫戈雷茨强调指出，必须增强沿边界的防务，禁止牲畜输入中国；关于重大机密事件，应与仍留在北京的郎喀保持联系，并要他们继续与所收买的一个蒙古奸细暗中联络，按年供应所允诺的贿赂。①

对于中、俄中段边界的划分，沙俄方面完全获得预期的目的。务拉的思拉维赤按照贵族院的指示，为沙俄取得了对外贝加尔—色楞格斯克和安加拉河一带的控制，并使沙俄的边界延伸

① 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一六八九——一七三〇年）》，第二二一——二二二页，注四。

到色楞格斯克以南地区。对于这一点，务拉的思拉维赤尤为得意。因而在《恰克图界约》签订后的第三天，他的亲信便和邻近中国边境的几个蒙古王公签署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写道："我们以下这些签名者，未曾被任何人威胁和贿赂"，"立誓证明新近建立的边界线是对俄国非常有利的"，"而且实际上俄罗斯的领地已深入蒙古将近好几天路程的距离，在某些地区甚至是几个星期(路程的距离)。"① 务拉的思拉维赤在写给沙皇叶卡特林娜一世的奏折中，十分得意地指出了《布连斯奇条约》对俄国的好处。他说："随着对俄罗斯帝国十分有利的商业关系的建立和边界的划定，我可以向陛下正式道贺。……事实上，我可没有预料到，边界会这样顺利地、公正地划定，并且没有明显地使俄国所属的臣民受到损害。根据这个条约，在边界上，不仅有利的地区没有让给中国人，而且过去俄国所没有占领的地方也拿到手了。"②

明确划定中、俄中段边界，避免纠纷，进而杜绝沙俄干涉中国内政，原是清朝政府一向的愿望。远在《尼布楚条约》订立时，清朝政府代表索额图，即提出划定中、俄中段边界的建议，接着一七二二年(康熙六十一年)当郎喀接替伊兹玛依洛夫在北京继续谈判时，理藩院再度表示要将划定中俄中段边界作为一切谈判的先决条件。正如《恰克图界约》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条约的目的是为了"议定两国在尼布潮(即尼布楚)所定永坚和好之道"，也就是说，《恰克图界约》实际就是《尼布楚条约》的继续。它是清朝政府本着通过协商和一定的让步，来求得边界安宁和两国间和平的具体表现。

---

① 邦迪什-卡缅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第三四四页。

② 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一六八九——一七三〇年)》，第二一九页，注一。

一七二八年底，务拉的思拉维赤回到莫斯科。由于他签约有功，因此被赐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骑士团"的荣誉称号。①一七三一年，他向沙皇彼得二世递交了一份《中国的情况和力量的秘密报告》，认为俄国要发动一场对华战争，"将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象这样一件事情的消耗，即使在一百年内也得不到补偿。我们必须在那里建筑堡垒，维持强大的驻军，不断地供给他们以粮食和弹药。由于这场战争，和平将受到祸害，对华贸易将受到干扰，西伯利亚人，俄国的臣民将变得贫困起来"。基于这样的理由，务拉的思拉维赤认为，应避免与中国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居民稀少的西伯利亚领地，由于交通不便和边界线太长，最好的保卫方法莫过于同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②

沙皇政府是极力想把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和蒙古地区拿到手的。但是，鉴于国际国内条件的掣肘，它心有余而力不足，暂时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榨取上。它需要一种周密的政策来扩大商业利润。

由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条约》订立起，直到一七二二年（康熙六十一年）为止，俄国来华贸易的十四个商队，全是由官方组织的。自从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恰克图界约》订立后，在中国进行贸易的则不仅有俄国的官方商队，而且也有俄国的私人行商。到达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俄国私商组织的规模和所获得的利润，大大超过了官方商队。四十年代中期，沙俄在恰克图贸易中的周转额，每年约在五十万到六十万卢布之间，五十年代初期每年达到八十万到九十万卢布之间。由于

① 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的俄国史》第一九——二〇卷，一九六三年莫斯科版，第一九三页。

② 邦迪什-卡缅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第三七四页。

沙俄所持以交换的毛皮，大多是以暴力掠夺获得的，成本极低，用这种贱价的毛皮来交换成本很高的中国丝绸等商品，便形成一种完全不等价的交换，因此俄国商人的利润竟达到百分之二百到三百。这种贸易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七十多年中，成为沙俄巨额税收的来源。一七五六年的贸易额是六十九万二千零二十一卢布，沙俄征得的税收是十五万七千卢布；一七五九年贸易额是一百四十一万七千一百三十卢布，沙皇政府的税收亦随之高达二十三万卢布。而在一七二六年，即彼得一世颁布人头税以前，沙皇政府所征得的直接税总额也只不过一百八十万卢布。十九世纪后，俄国对中国的贸易周转额急剧上升。俄国商品在中国的推销，使工商业家大为获利，当时俄国研究中俄贸易的人员就指出："由于恰克图为我国工业品和其他商品打开了向外国推销的道路，结果便在俄国出现了大批专门制造向中国推销的产品的工厂。"①

一七九二年签订的《恰克图市约》，更使俄国在对华贸易方面，取得了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特殊有利地位。对于俄国来说，十九世纪上半叶是"恰克图贸易的黄金时代"②。正如一八五七年马克思在谈到俄国对华贸易时所指出的，"俄国人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陆路贸易中，他们是不会有竞争者的"③。"同时，同中国的这种贸易也为俄国的制造品打开了在别

① 诺斯科夫：《最近八年间的恰克图贸易》，一八七〇年圣彼得堡版，第三页。

②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关系历史统计概览》，一八五七年喀山版，第一六五页。

③ 《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二卷，第一六六——六七页。

处找不到的销路”。①

七、沙俄对黑龙江航行权和“广东贸易”的觊觎

在欧、亚两洲争夺出海口，完成大海军计划，以此称霸世界，原是沙俄自彼得一世起推行的对外扩张的传统方针。这个野心勃勃的沙皇，曾公开声称：除希望为俄国获得涅瓦河、顿河的河口外，更希望能为俄国占领黑龙江口。他在临死前一年公开表示：他的愿望是前往西伯利亚，“然后再前往通古斯人居住的地方，直达中国的长城”。一百多年后，沙俄扩张主义者乌赫托姆斯基在谈到此事时，还公然说：“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的话，那末，很可能我们在阿穆尔河上的事业就会有一种发展的可能性。我们的皇上对于占领阿穆尔地区的重要性，是非常懂得的；他命令失宠的射手迁居到外贝加尔湖地区去，就证明这一点。因为通过这种办法，他就使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大门口扎下了根”。然而，在欧洲所掀起的一系列战争，迫使彼得一世无法实现这个所谓“宏伟”的计划，因而乌赫托姆斯基深为惋惜地说：“这位俄国伟大的改造家在构思这一宏伟的计划时，他自然很难去完成他的所有设想，阿穆尔由于路途遥远，只得放在以后再去考虑。”②虽然，彼得一世要进一步侵略中国腹地的打算，因《尼布楚条约》的约束而受到遏制，但是沙俄统治集团并未因此而死心。他们仍然不断策划各式各样的阴谋诡计，向中国扩张其势力。

俄国为了征服堪察加而建立的堪察加部队，粮食供应有困

① 《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二卷，第一六八页。

② 乌赫托姆斯基：《皇太子殿下东游记（一八九〇——一八九一年）》第三卷，一八九七年圣彼得堡版，第九〇页。

难。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四月，沙皇政府枢密院通知色楞格斯克军事长官雅科比，命令他向清朝政府勒索在黑龙江航行的权利，以解决对堪察加的粮食供应问题。雅科比认为，清朝政府是不会同意这个计划的。他指出，要在黑龙江航行的计划，想靠事先和中国人商量得到允诺，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他于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向枢密院提出了一个武装占领黑龙江的计划——即所谓"雅科比计划"，他说：

> "我的意见是，为了使沿阿穆尔河的航行不遭受中国方面的阻挠，不应该就此事和中国朝廷进行信札上的来往，而是应该在尼布楚和色楞格斯克两个总管区的适当地点设置粮仓，然后再从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中组成一支配备枪支和大炮的、人数可观的队伍。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就要求中国朝廷允许沿阿穆尔河航行。"

他还指出：假如中国拒绝这一要求，俄国就应在军队掩护下，在黑龙江口建筑碉堡，让中国方面措手不及，迫使它答应俄国有权在黑龙江航行；"为了比较有把握使这件事情办好而又不致引起中国的反击"，在色楞格河对面也应建立碉堡，用来恐吓中国人，把蒙古人吸引过来。①

准噶尔汗噶尔丹策凌死于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在这以后准部出现了一系列争夺汗位的激烈斗争。一七五二年二月(乾隆十七年正月)，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在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的支持下，虽然正式取得了汗位，但是整个准部却因而逐渐分崩离析。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率部所属三千余户投顺清朝政府；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阿睦尔撒纳也率领士兵三千余人和辉特部所属妇女、儿童万余人降

① 瓦西里也夫：《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第二卷，一九一六年赤塔版，第九二——九三页。

清。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清军攻克伊犁,达瓦齐逃亡阿克苏被擒送北京。但同年十月阿睦尔撒纳重新发动叛乱,于一七五六年四月(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为清军所击溃而逃窜。清朝政府迅速平定准噶尔之乱以及阿睦尔撒纳的失败逃窜,使沙俄感到失望。同年七月,发生喀尔喀和托辉特郡王青滚杂卜阴谋叛乱的事件,他私自撤退十六台至二十六台(邮驿)的台兵,并煽动匪徒对二十六台和二十九台地区进行抢劫。①影响所及,土谢图汗延丕勒多尔济和他的儿子旺沁多尔济也一度发生动摇,②出现了喀尔喀少数上层分子与沙俄色楞格斯克军事长官雅科比进行勾结的情况。西伯利亚总督米亚特列夫在接到报告后,立刻向外交委员会提出建议,认为俄国应该收容这一小撮企图叛乱的喀尔喀上层分子。因为清朝大军远在准噶尔,容纳这少数叛乱分子,将会导致喀尔喀其它各部汗和四十九个斋桑的一同叛变。③这样,准噶尔地区清军最近的供应据点将被切断,为沙俄吞并中国西北和蒙古地区造成大好机会。

圣彼得堡的枢密院,当然是不会放弃这种大好机会的。它立刻发出指示,允许米亚特列夫收容中国这一小撮叛乱者,并用武装加以保护。沙俄统治集团并认为,这次叛乱若能成功,和清朝政府讨论黑龙江航行权问题时,就有了讨价还价的本钱。因此,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初,枢密院顾问勃拉契舍夫被派遣为使节到中国来。根据枢密院的盘算,要是清朝政府拒绝这项无理要求,沙俄就煽动黑龙江流域一些蒙古族成员叛乱,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迫使清朝政府不得不加以承认;要是清朝政府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一六、五一九。

② 同上书卷五二九。

③ 邦迪什-卡缅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关系文件汇编》,第二六九页。

对这种煽动活动提出抗议，沙俄可以用这些蒙古居民是自愿归顺的谎言来加以搪塞。枢密院在对清朝政府理藩院一七五六年九月六日(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关于青滚杂卜叛乱的声明所作的复文中，甚至公然提出要清朝政府用割让领土的方式，作为交还引渡逃亡叛逆分子的条件。① 清朝政府洞察沙俄的阴谋，暂时停止了对阿睦尔撒纳的军事行动，缩短战线，集中全力来平定青滚杂卜的叛乱。清朝政府不仅对青滚杂卜的逃投俄境作好防范，而且在黑龙江沿岸边境也加强了部署。结果，一七五七年一月十七日(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青滚杂卜在沙俄边境杭哈奖噶斯地方被擒获。② 沙俄诱惑喀尔喀上层分子叛乱的阴谋终于破产。至于勒拉契舍夫勒索黑龙江航行权的要求，也在一七五七年九月十三日(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为清朝政府所严词拒绝。③

自从煽动喀尔喀叛乱失败后，沙皇政府曾企图直接用武力进犯中国边疆。一七五八年四月二十日（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当清朝政府催促归还阿睦尔撒纳的抗议达到高峰时，伊丽沙白·彼得罗夫娜女皇曾召开过专门的御前会议，通过了增强由奥伦堡至伊尔库次克一带地区武力的计划。以后三年内，为了在中俄边境配备三万五千名正规军和非正规军，沙皇政府曾有过各式各样的试图和打算，但终因欧洲大陆上正在进行"七年战争"，无法抽调大量兵力到东方来，而未能实现。

一七六二年，叶卡特林娜二世在禁卫军的扶持下，废黜了彼得三世，成为沙俄的统治者。在叶卡特林娜二世统治的时代，沙俄在欧洲国际事务中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确立了在欧洲

① 《故宫俄文史料》，第三〇七——三一二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五二三、五二四、五二六、五二九、五三五。
③ 《朔方备乘》卷首，《圣训》二。

列强中的霸权地位。贪得无厌的叶卡特林娜二世叫嚷，“要是我能够活上两百岁，整个欧洲必将置于俄国统治之下”；“要是不把土耳其人驱逐出欧洲，不把中国的傲慢加以制服，不同印度建立贸易关系，我是死不瞑目的。”①

在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这个野心勃勃的女沙皇便密令边疆官员要千方百计地贿买蒙古王公，寻找机会侵犯中国。这一年，中国乌梁海居民玛木特交出了一封从事这种阴谋活动的俄国文书，予以揭露。②同时，土谢图汗桑斋多尔济又上奏清朝政府，揭露了沙俄侵略者窜入中国外蒙边境的一系列挑衅活动。例如沙俄侵略者杀害驻卡官兵，持械侵入索伦游牧地区，在塔尔巴哈台不断偷窃，等等。清朝政府对沙俄的这些挑衅提出抗议，但沙俄边境官吏饰词抵赖，因此清朝政府不得不于次年下令停止恰克图贸易。③恰克图贸易停止后，沙俄更在中俄边境竭力制造紧张局势。史泼林格中将被任命为整个西伯利亚边境军区司令，指挥三个少将军官在沿边境线一带战略要地建筑工事，并特别强调俄国要侵占斋桑湖西北一带地区，原因是这里被发现蕴藏着丰富的银矿。

与此同时，俄国历史学家米勒，还向沙皇政府递交了一份叫做《与中国作战的考虑》的备忘录，声称要发动一场侵占黑龙江和蒙古的战争。④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五日，叶卡特林娜二世还特别为此召集了一个御前会议，出席的七个高级文武官吏，报告了当时中俄间事态发展的情况，并提出了积极备战和经济渗透

① 弗罗伦斯基：《俄国——历史与解释》第一卷，一九五五年纽约版，第六〇四页，注三。

② 《朔方备乘》卷首，《圣训》二。

③ 同上书卷三七，《俄罗斯互市始末》。

④ 邦迪什-卡缅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关系文件汇编》，第三七八——三九三页。

的两手打算。两个星期后，叶卡特林娜二世批准这个御前会议的报告。无奈此时正值这个女皇登位的初期，俄国国内情况，尤其是财政方面极端紊乱，要发动一场侵占中国领土的战争，也只能自叹力不从心。

在镇压普加乔夫起义(一七七三——一七七五年)之后，叶卡特林娜二世加紧实现彼得一世未完成的对外扩张计划。一七七四年，在战败土耳其后，订立了《库楚克——凯那尔吉和约》，将黑海一带草原并入俄国版图，俄国的船只开始享有航行黑海的自由。一七八三年，俄国吞并克里木。一七九三年，它与普鲁士、奥地利第三次瓜分波兰。沙俄所侵占的领土，进一步延伸到波罗的海沿岸。在彼得一世统治后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期内，沙俄控制了国境西面和南面的海岸线，在欧洲找寻出海口的传统政策既已获得实现，当然要加紧在东部攫取太平洋沿岸的出海口了。

一七七七年，沙俄侵略者格莱哥里·伊凡诺维奇·谢里霍夫所租雇的船只驶达千岛群岛，接着又航行到阿留申群岛。一七八四年，谢里霍夫和哥里科夫开始组织了他们的贸易公司，并迅速扩张占领了阿拉斯加附近的科迪亚克岛，宣布这些地方全部归沙俄所有，开辟了沙俄在美洲搜括贵重毛皮的根据地。谢里霍夫和哥里科夫曾不断向叶卡特林娜二世要求享有这些地区的贸易垄断权。一七九九年，谢里霍夫的女婿莱沙诺夫和哥里科夫获得了设立"俄美公司"①的特许状，取得了掠夺阿留申

① "俄美公司"是一七九九年七月八日由沙俄许多私人商业公司联合组成的。总管理处先设伊尔库次克，随移彼得堡，并完全处于沙皇政府控制之下。自北纬五十五度起到白令海峡，以及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等地的矿藏，均归公司垄断。俄美公司有权组织殖民探险队，占领新开发的土地，并与邻国通商。从一八〇四年到一八四〇年，"俄美公司"在沙皇政府的扶持下，组织过二十五次殖民探险。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还组织过对中国黑龙江地区的窥探。一八六七年沙俄将阿拉斯加售与美国后关闭。

群岛和沙俄美洲资源的垄断权。这样，沙俄的扩张越过太平洋而抵达美洲大陆。“俄美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步英、法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后尘，为沙俄在太平洋上夺取殖民地。沙皇政府为俄美公司所制定的庞大计划，是“将包括加利福尼亚的北美洲西海岸、夏威夷、库页岛南部，以及阿穆尔河口，进一步作为俄国的殖民地，再加上俄国已拥有堪察加、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便使得俄国将成为整个北太平洋的霸主”。① 但当时在北太平洋诸岛掠夺到的毛皮，要先集中于堪察加，然后航运到鄂霍次克海的鄂霍次克港，在此上岸，越过朱格朱尔山脉，经雅库次克，陆运到恰克图。这种长途运输需要很多的运费。此外，由于沙俄的急剧扩张，它在堪察加和北太平洋等地的新殖民地，与西伯利亚完全隔绝，而从事侵略活动的俄国人日益增加，使得这些地方的粮食供应成了重大的问题。沙皇政府曾力图改善唯一通往堪察加的道路——从雅库次克通往鄂霍次克的陆路，但毫无成效。因为这一地区布满峻峭的横断峡谷，除去小径外，不容建筑另外的交通渠道，而这些小径一年之间仅有短时期能容驼马通行。即使这样，粗糙的小径还无法直接通达堪察加海岸，山脉、大片荒芜土地和冻土苔原，阻挡了去路。在这样情况下，沙皇政府越来越感到，《尼布楚条约》对它控制北亚和北太平洋诸岛屿和进一步扩张，是一大障碍。对于沙俄永无止境的扩张野心来说，中国的黑龙江不仅是能与堪察加、北太平洋等地的沙俄殖民地进行联系的交通捷径，而且也是进入中国北方、打开中国市场的非常便利的渠道。因此，沙皇政府早就想撕毁《尼布楚条约》，侵占中国的黑龙江。叶卡特林娜二世曾野心毕露地说：“假如阿穆尔河能作为我们供应堪察加以及所有我们在鄂霍次克海上领地

① 勒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一九六四年新泽西版，第六五页。

的方便之路的话，那末占有阿穆尔河，对我们说起来就是事关重要的了。"① 但是，沙皇政府一时还不能推翻《尼布楚条约》，变更这个条约确定的边界。于是它转而仿效英美殖民主义者所从事的活动，也想从海上开辟一条入侵中国的道路。

一八〇二年（嘉庆七年），为沙皇开拓殖民地的冒险家、"俄美公司"雇佣的船长克鲁任斯泰伦（旧译鲁臣顿），向沙皇政府提出了一个从海上进行扩张的计划——从喀琅施塔得经过好望角环绕地球的计划。这个计划指出，俄国对中国的贸易，要是改变一向陆运毛皮和其他商品到恰克图的途径，而直接海运至广东，获利可以更大。当时，阿拉斯加的毛皮航运到广东，只需要五个月的时间，而经过鄂霍次克港——伊尔库次克的道路，运送毛皮至恰克图，往往需时两年，有时还要多些。所以，俄国为了击败英、美在中国市场上毛皮的竞争，便很想在"恰克图贸易"之外，另开辟"广东贸易"的途径，同时由海陆两路深入中国内地，进行经济渗透。克鲁任斯泰伦建议，俄国的船只从喀琅施塔得出发，携带供应品至阿留申群岛、美洲西北部和堪察加等殖民地，从这些地方再载运毛皮至广东，再从广东采购俄国需要的中国商品回国。回程中可以停靠马尼拉、巴达维亚和印度口岸，购买其他商品。这样，俄国不仅在远东的殖民地，可以更加完备地、廉价地得到物资供应，同中国的贸易可以大幅度增长，而且由此不必每年再向英国、瑞典、丹麦购买俄国所需要的中国和印度商品，甚而还能够对德国北部更廉价地出售这类商品。② 这也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沙俄莱顿伯爵提出过的建议，曾受到叶卡特林娜

① 乌赫托姆斯基：《皇太子殿下东游记（一八九〇——一八九一年）》第三卷，第九〇页。

② 克鲁任斯泰伦：《环球航行记》卷一，一八一三年伦敦英译本，第二三、二六、二九页。

二世的赏识，认为这是不费一兵一卒完全可以由商人来实现的扩张计划。这就是说，如果沙俄不开拓从波罗的海出发，越过大西洋、印度洋，进入太平洋的海路的话，那么沙俄要同英、美争取海洋霸权，是不可能的。

这一计划，经过"俄美公司"头目莱沙诺夫的吹嘘，获得了沙皇政府和商业界的赞赏，其中包括海军大臣穆德尼诺夫和商业大臣鲁缅采夫的支持。因而，沙皇政府同意进行一次这样的环球航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决定乘此机会派一个使节到日本去。莱沙诺夫承担了赴日使节的任务，并总领整个探险工作；克鲁任斯泰伦则被任命为舰队指挥官。

一八〇三年八月，克鲁任斯泰伦和莱沙诺夫率领由政府资助的"希望"号和由"俄美公司"购置的"涅瓦"号，从喀琅施塔得出发。临行前，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海军大臣、商业大臣等都亲临祝贺，为之鼓气，并特许这两艘舰只悬挂沙俄海军的旗帜。一八〇四年七月，"环球探险队"绕过合恩角后，在桑威奇岛（夏威夷群岛）分开。"涅瓦"号赴科迪亚克载运毛皮；莱沙诺夫则乘坐"希望"号赴堪察加，然后前往日本。

俄国在日本的谈判失败后，"希望"号载莱沙诺夫于一八〇五年六月返回堪察加。莱沙诺夫由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转赴科迪亚克，向沙皇政府提出了尽快夺取中国的黑龙江的报告。而克鲁任斯泰伦则指挥"希望"号，偷偷摸摸地驶入中国领土库页岛和黑龙江口，进行窥探。由于航行不便，克鲁任斯泰伦没有来得及详细勘探，便匆匆忙忙地判断库页岛和大陆是连在一起的。

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嘉庆十年十月），克鲁任斯泰伦率"希望"号到达澳门。同年十二月，"涅瓦"号在舰长率领下来澳门会合，要求进入广州贸易。两广总督那彦成断定俄人来粤贸易目

的显然在于刺探海道及内地情形，拒绝了这一要求。克鲁任斯泰伦要弄手段，通过英商向粤海关监督延丰进行活动，得到了开舱卸货的许可。俄国人把运来的毛皮以十九万西班牙银元的价格销售以后，立即买进十一万七千西班牙银元的中国货物，其中包括价值八万西班牙银元的上等中国茶叶。当装载茶叶的工作快要完成时，新任两广总督吴熊光阻止俄船的装货工作。克鲁任斯泰伦再次请英商帮忙。英国商行负责人詹姆士·杜鲁蒙德又设法买通吴熊光和广东巡抚孙玉庭，使装货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并准许两艘俄舰启碇离开广州。二月七日，俄国船队满载中国货物离开广州黄埔港。

二月八日，北京一月底发出的两道谕旨传到广州。谕旨指出：广东地方官员"所办粗率之至，外夷通市，皆有一定地界，不准逾越。……何得率据洋商禀报之辞，擅准卸货交易！……著将延丰交部议处，那彦成、孙玉庭均交部察议"。①"吴熊光应即会同阿克当阿（新任粤海关监督）晓谕该商，以尔等商船来广贸易，现经总督奏明，奉有大皇帝谕旨：以尔国向止在恰克图通市贸易，本有一定界限，不可轻易旧章，著即将船只货物驶回本国，不许在广逗留。并著吴熊光迅饬沿海各口岸，或该商驶往别处海口，恳求通市，均一体驱回，并著嗣后严密稽查，如各海口有似此越界欲求通市者，俱实力禁止，免滋事端。"②然而，俄国船只已于二十四小时以前离开了。当这支"环球探险队"回到圣彼得堡不久，克鲁任斯泰伦接到了广东英国商行的来信，告诉他说，在他离开后二十四小时，北京的命令到达，严令将俄船扣留。后来，克鲁任斯泰伦心怀鬼胎地说：要是命令到达时我们还在港口的话，很可能我们的船只永远也不会返回俄罗斯。

①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第四五页。
② 同上书，第四六页。

克鲁任斯泰伦一伙在广州两个月，对于清朝内政和广州对外贸易的情况，作了详细记录。他指出在"恰克图贸易"之外，开辟"广东贸易"的必要性。除中国茶叶之外，其它棉布、绸缎等也可以输入俄国，这样就需要用很多的船舶。如能在欧俄确实找到销售市场，利润将是很高的。他还特别强调说，广东贸易在加强与亚洲、美洲殖民地的联系方面，也是很必要的，因为这些地方的产品不能全部由恰克图处理。他在报告中还指出，要是不能够同广东进行贸易，"俄美公司"的贸易是无法兴旺的。他力促沙皇政府尽快从清朝政府攫取这些特权，否则"恰克图贸易"是不能满足俄国需要的。

为了和"环球探险队"的活动相呼应，商业大臣鲁缅采夫又建议，派遣戈洛夫金伯爵出使中国，用外交手段夺取黑龙江航行权与广东贸易的权利。一八〇五年七月一日（嘉庆十年六月初五日），沙皇政府对戈洛夫金发了一个冗长的指示，主要内容是：

一、要求清朝政府扩大额尔齐斯河谷一带的贸易，在布赫达玛河口建立一个与恰克图相类似的市集，作为交换的中心；

二、以供应堪察加和美洲殖民地为理由，要求每年能派遣船只在黑龙江上航行；

三、应让俄国人和其它欧洲贸易公司一样，在广东享有通商的权利，而且能做到完全垄断南京的贸易，因为它是中国棉纺织品的主要生产地；

四、假若这些要求被拒绝，要做到能让俄国商队自由进入中国边境和内地城市，最低限度清朝政府应开放北京、齐齐哈尔和库伦。总之，在陆路贸易上，俄国必须能够据有更多较越戈壁、过库伦进入中国的有利通商道路；

五、如果要求沿海贸易的希望不大，也应做到让俄国在黑

龙江口和广东各驻扎一个商业事务官，在北京驻扎一个外交事务官，或允许俄国驻北京修道院长作为商业事务官，戈洛夫金要设法帮助这个正教僧正，能至少每季度向彼得堡外交部作一次报告；

六、要刺探清朝政府和波斯的关系，搜集中国和满洲、蒙古以及和达赖喇嘛、蒙古呼图克图的确切关系等等。①

一八〇五年九月（嘉庆十年八月），这个人数达两百多人的使团在伊尔库次克会齐，十月中旬到达恰克图附近的托罗依茨哥萨夫斯克，次年进入库伦。当克鲁任斯泰伦在广州的时期，还幻想也许沙俄使节正在北京，以外交手段完成从海上渗入中国的计划。他却没有料到，清朝政府并没有让戈洛夫金进入北京。最后，这个沙俄使节只好懊丧地返回彼得堡。

"环球探险队"与戈洛夫金的出使，是两项互有联系的活动，它反映了这一时期沙皇政府对中国的扩张计划。莱沙诺夫、克鲁任斯泰伦和戈洛夫金，都负有取得黑龙江航行权与打开"广东贸易"的使命。虽然沙皇政府的这些计划一时没有实现，但它并未放弃这一野心，反而更加加紧找寻能迅速从北方入侵中国的时机，以便将和多瑙河一样长的黑龙江和邻近的一些优良港口，并入沙俄帝国的版图。

---

① 《俄国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对外关系》第二卷，一九六一年莫斯科版，第二九七——三〇一页，"文件"第九五号；第四七二页，"文件"第一四二号。布纳科夫：《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俄中关系》，载《苏维埃东方学》一九五六年第二期，第九六——九七页；福斯特：《莫斯科人与满洲官员》，一九六九年北卡罗来纳大学版，第三二四——三二五页。

第二章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对中国大片领土的侵占

一、农奴制危机与对外扩张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沙皇俄国，依然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的国家。广大农奴遭受残酷的压榨，缺乏科学技术，没有劳动热情，农业生产水平极为低下。从三十年代起，农业歉收和饥荒接二连三地发生，因而加深了从十八世纪末开始的农奴制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封建农奴主就用扩大耕地面积的办法来巩固封建经济，增加收入。因此，不断向边疆移民，不断掠夺新的领土，就成了这一时期沙俄农奴主所追求的目标。和以往一样，沙俄的地主阶级在推动沙皇政府向外扩张方面，仍起着很大作用。

除了地主阶级之外，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新兴的俄国资产阶级，也开始成为推动沙皇政府向外扩张的一股重要势力。

从十九世纪初年开始，俄国资本主义有了较快的发展。一八二五年，俄国大小工场共有五千六百二十一个，到了一八六〇年，便增加到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八个。工人的人数也随之增加了一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雇佣工人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到一八六〇年占到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点四。这就说明，俄国的手工工场到这个时候已经起了质的变化。雇佣工人比例的增

多，证明当时的企业越来越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俄国的手工工场更进一步向机器生产过渡。从一八二四年到一八六〇年，进口机器的价值，就增加了七十三倍。不仅如此，俄国还出现了自己的机器制造厂，一八五一年有十九所，一八六〇年跃增到九十九所。在这一时期，俄国的许多工业部门，如棉织、呢绒、麻织、造纸等，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棉织业，一八四六年全国有七十万个机器纱锭，而一八六一年便飞速增加到两百万个。

然而，在农奴制存在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是很狭窄的，再加上俄国的工业品又无法在欧洲市场上畅销，工厂主和商人，就迫切地想从接邻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波斯、土耳其、中亚、中国去寻找销路。还在三十年代，俄国的一些报刊，如《西伯利亚通讯》、《亚洲通讯》等，就公开宣称："亚洲市场理应为俄国工业品所独享，这种独占权是由它们的地理位置所赐予的。"①一八三三年，沙俄财政大臣康克林在给尼古拉一世的奏折中，更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工厂，虽然除个别的几个外，看来即使在将来也不会在欧洲市场上占有什么重要的地位，然而在亚洲的销路，却会有所增加。"②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尽管原有的封建性领土扩张在沙俄的对外侵略中仍起很大的作用，但随着沙俄社会内部发生的深刻变化，到国外去寻找市场和掠夺原料的资本主义要求，已越来越影响着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八三六年五月十一日，沙俄国务委员会决定：应该"用武力为俄国的

① 阿明诺夫、巴巴哈特若也夫：《中亚归并给俄国的经济与政治后果》，一九六六年塔什干版，第二五——二六页。

② 拉兹科娃：《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沙皇政府在中东的经济政策和俄国资产阶级》，一九四九年莫斯科版，第二三一页。

商业开辟新的通向东方的道路"。① 封建主义性质的对外领土掠夺，和资本主义性质向外寻求市场的要求交织在一起，推动着沙皇政府不断地对外进行扩张。

一八二五年上台的尼古拉一世，是沙俄农奴制的忠实捍卫者。他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维护落后的封建制度。然而，接连爆发怒潮般的人民斗争，却严重地动摇了农奴制的基础。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八二六到一八六〇年，俄国农民的起义和暴动多达一千一百八十六次。为了摆脱农奴制的危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尼古拉政府需要从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

从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亚洲的广大地区逐渐沦为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中国、朝鲜、越南以至日本，都成了欧美列强侵略的对象。当时，世界上的几个资本主义大国，都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上横行霸道。沙俄虽然从经济上讲还不够发达，但是它的侵略胃口却决不比它的伙伴们小。为了替自己对东方的扩张制造理论根据，一八五六年上台的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查柯夫，竟然叫嚷什么"正确组织起来的国家，有不可克服的愿望"，把自己的统治扩张到尚未建立"牢靠秩序"的邻国领土上去。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沙俄对许多亚洲国家，如波斯、中亚三汗国和中国，大肆进行侵略活动。

从一八二六到一八二九年，沙俄对波斯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从后者手中夺取了东部阿尔明尼亚。一八三三年，沙俄和土耳其签订了所谓"友好"条约，在共同防御的幌子下，进一步控制了衰老的奥斯曼帝国。从二十年代起，沙皇政府更对高加索地区的山民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这种血腥的屠杀连续了几十年。到四十年代，沙俄侵略者已从中国的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同时

① 《波克罗夫斯基选集》第三卷，一九六七年莫斯科版，第一〇五页。

② 哈里芬：《我国在中亚的政策》，一九六〇年莫斯科版，第六页。

进逼中国，利用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大大削弱了的形势，肆意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

二、鸦片战争后沙俄从北方侵入中国

十九世纪中叶，正当沙俄逐步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中国在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这时，一向对中国的黑龙江流域抱有野心的沙皇政府，便乘机对中国进行侵略。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沙皇俄国从来没有忘怀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它不断派人潜入黑龙江地区进行所谓"勘查"，然而所得的结论却是：库页岛是与大陆相联的一个半岛，黑龙江江口是无法通行海轮的。地理知识的贫乏，固然使得沙皇政府中的某些人感到气馁，但是寻找一条通向太平洋的航道这种欲望，仍然是很强烈的。不管窥探的结果如何，沙俄统治集团始终贪婪地注视着这条"神秘"的河流。

一八四二——一八四五年，俄国科学院院士密登道尔夫在西伯利亚进行所谓"勘查"，乘机潜入中国的黑龙江地区活动。在回到彼得堡后，这位院士立即撕下他的"科学家"外衣，直率地建议沙皇政府应私自向南推移俄中边界，以攫取丰富的产金地。密登道尔夫的建议，自然使正在做着淘金梦的彼得堡内阁更加垂涎于黑龙江了。

一八四四年，沙皇政府中曾有人策划派遣海军少将普提雅廷，乘舰自黑海潜来中国黑龙江流域，进行"勘查"。后来，只是由于某些大臣考虑到，官方出面会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和反对，才放弃了这一侵略计划。然而，很快又有人建议委托"俄美公司"来进行这一项工作。沙俄外交大臣涅塞尔罗迭采纳了这个

意见，并写信给“俄美公司”总管理处主席弗兰格尔公爵，要他派一艘船只到黑龙江口作“勘查”，一切经费均由国家负担。信中叮嘱说，要悄悄地进行工作，不加任何声张，即使是公司的股东们也不该知道这件事。①

弗兰格尔在接信后，表示愿意完成这一任务。于是，涅塞尔罗迭即以政府的名义，正式对弗兰格尔发出训令，再三强调要秘密进行活动，如：不许悬挂俄国旗帜，不许泄露他们的真实身份，当遇到中国人询问时，则伪称是“风暴、大风和浪潮无意中把船带到此地来的”，等等。②

一八四六年，在各种准备工作就绪后，“俄美公司”总管理处再次密令负责这次“勘查”的加弗里洛夫中尉：“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同中国人发生敌对的冲突，并向他们隐瞒你的船只是俄国的……”③

这一次，加弗里洛夫也和前几次一样，于一八四六年夏偷偷侵入黑龙江，随后又慌慌张张地溜了回去。据他说，黑龙江口的确无法通行海船，而库页岛确是一个半岛。

一八四六年年底，涅塞尔罗迭将加弗里洛夫的报告上奏尼古拉一世，后者在奏折上批示道：“非常遗憾，关于阿穆尔作为一条没有益处的河流的问题，只好搁置下来……”④。事后，涅塞尔罗迭深怕事情暴露，又作贼心虚地命令弗兰格尔：“……以后关于阿穆尔一事，将永远认为已告了结，故而一切信札往来应予保密。”⑤

---

① 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一九四七年莫斯科版，第六〇页。

② 同上书，第六一页。

③ 勒森：《俄国推向日本》，一九五九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版，第二六四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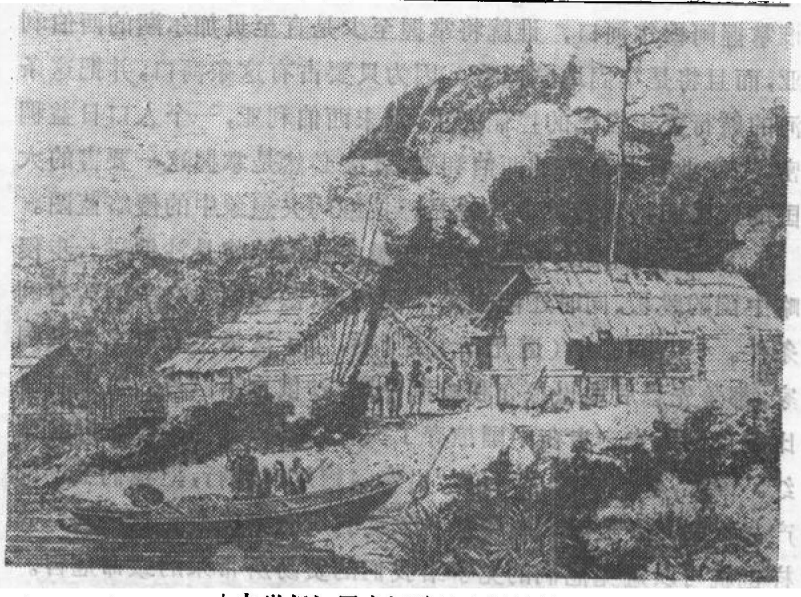
④⑤ 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六七页。

事实上，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的准备工作不仅没有"了结"，而且也根本没有"搁置"。在这以后，沙皇政府的侵略步伐比以往更为加快了！

一八四七年九月十八日，尼古拉一世巡视俄国路经土拉省时，清晨七时在谢尔盖也夫斯基车站上，召见担任土拉省省长的尼·尼·穆拉维约夫。稍经寒暄，尼古拉一世就宣布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叮嘱他要关心恰克图贸易和西伯利亚的金矿。在谈话快结束时，还补充说："至于说到俄国的河流阿穆尔，那么文章要放到后面去做！"接着，又意味深长地讲了句法文，意思是对于一个善于听话的人来讲，多费口舌是不必要的。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的穆拉维约夫，立即心领神会，懂得尼古拉一世破格地提升他，让他去担任西起叶尼塞河、东到白令海峡的这一广大地区的总督，目的就是要他去夺取黑龙江流域。

沙俄的统治阶级所以看中穆拉维约夫，决不是偶然的。首先，是由于这个出身于贵族的人物，已经学会了适应"新的时代"。他曾不止一次地主张推行"合理化"的农业和所谓"解放"农奴，因而获得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称号。换句话说，穆拉维约夫已经不是一个旧式的地主，而是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的代言人。

穆拉维约夫参加过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年的俄土战争。一八三一年，他又镇压过波兰人民的起义，特别是在充当屠杀高加索人民的刽子手的过程中，穆拉维约夫更深得沙俄统治集团的赏识。在过去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穆拉维约夫死心塌地为罗曼诺夫皇朝效劳，成了沙俄地主和资本家的宠儿。正因为这样，东西伯利亚总督的人选，才落在他的身上。他出任土拉省省长时不过三十七岁，这样年龄的人出任这类要职，在当时沙俄官场上，还是不多见的。



十九世纪初黑龙江畔的中国村落

在土拉，九月中旬的清晨，已是秋风萧瑟，寒气逼人。然而，光着头在车站上聆听尼古拉讲话的穆拉维约夫，竟由于感激涕零而全然忘掉了寒意。紧接着，受宠若惊的穆拉维约夫就匆匆走马上任了。

一八四七年，沙皇政府起用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意味着沙俄走上了加速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道路，同时也是沙俄在整个太平洋进一步扩张的一个重要标志。

沙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急急忙忙地吞并中国黑龙江流域呢？一八四七到一八五三年间穆拉维约夫所写的一系列奏折和信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

首先，穆拉维约夫认为：占领黑龙江地区，不仅有助于俄国"牢固地占有堪察加"和取得金子，更主要的是，黑龙江为向东西伯利亚输送物资，提供了一条主要通道和吐纳港口。他说："……

谁掌握阿穆尔河口，谁就将掌握至少是直至贝加尔湖的西伯利亚，而且将是牢固地掌握着。因为只要占有这条河口，并把这条河的航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那末西伯利亚，一个人口日益稠密、工农业日益昌盛的西伯利亚，就会必然是掌握这一要害的大国的居民和纳贡者。"① 这就是穆拉维约夫想象中的侵略蓝图。

其次，穆拉维约夫认为：占领黑龙江流域将是沙俄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跳板，同时还能提供沙俄与英、法等国争夺中国的有利条件。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争先恐后地想掠夺和控制中国，沙俄也不例外。沙俄对于比它自己抢先一步在中国掠夺了大量侵略权益的英国，异常眼红。因此，穆拉维约夫建议："沿着阿穆尔河航行，把我们工场的产品送到离开英国人现今活动较远的所有中国东北省份去，这样也就可以避免他们的竞争给我们的贸易所带来的致命危害。"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沙俄又必须准备"在英国人还未成为在那里支配一切的主人以前"，即"占有阿穆尔"。② 一句话，由于英、美、法是从南方侵入中国的，所以沙俄必须占领黑龙江流域，打开从北方侵入中国的大门。

再次，穆拉维约夫认为：占领黑龙江流域，将有利于沙俄进一步争霸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入中国，列强争夺太平洋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迫切需要攫取新的出海口的沙俄，这时也跃跃欲试。穆拉维约夫早在一八五〇年，就露骨地说："占有阿穆尔地区，在俄国均分东洋（指太平洋）内的世界利益方面，具有不小的意义，这些世界利益目前已进入伟大发展的时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二卷，一八九一年莫斯科版，第四七页，"第一四号文件"。以下简称《穆拉维约夫传》。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传》第二卷，第四七——四八页，"第一四号文件"。

代。”①一八五三年，他在给尼古拉的奏折中，甚至说：沙俄“假如不占有整个东亚的话，那也得去统治东洋的整个亚洲海岸”②。

穆拉维约夫的一切阴谋策划和主张，都得到了尼古拉一世、康斯坦丁大公、海军总长缅施柯夫和内政大臣列·阿·彼罗夫斯基等的狂热支持。沙皇政府在东方所推行的，正是这一整套的侵略计划。

穆拉维约夫到任后，便开始着手占领黑龙江流域的详细部署。他在一八四九年五月给陆军部的报告中，提出的侵略日程表是：“首要的事务，是占领阿穆尔河口和萨哈林的南部”，然后再“由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哥萨克部队，提供一万个俄国武装移民——殖民者，立即占领自格尔必齐河直至河口的阿穆尔河左岸”。③

但是，穆拉维约夫首先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多年来沙俄所未能解开的那个谜。即库页岛是半岛呢，还是岛屿？黑龙江口是否可以进出海轮？为了再一次侵入中国领土，进行所谓“勘查”，他物色到了当时俄国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伊来担任这项工作。涅维尔斯科伊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还在海军士官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就想仿效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之流，到中国的黑龙江地区来建立“丰功伟绩”。在向东扩张问题上，他同样主张沙俄不论从政治、经济的观点，还是从军事的观点，都应该占领黑龙江流域。一八四八年初，他和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进行密谈，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所以他很快就得到了后者的提拔和重用。

一八四八年九月（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初，在缅施柯夫和穆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传》第一卷，一八九一年莫斯科版，第二八八页。
② 同上书，第三二三页。
③ 瓦西里也夫：《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第三卷，一九一八年苏塔版，第一七页。

拉维约夫的直接支持下，涅维尔斯科伊乘"贝加尔"号前来远东。一八四九年五月(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在到达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后，他即悄悄潜往中国的库页岛，随着又潜入中国的黑龙江口，大肆活动。这一次，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才算完成了任务，喜出望外地向彼得堡内阁报告说：黑龙江口可行海船，而库页岛确实是个岛屿。

沙皇政府得悉涅维尔斯科伊的这个所谓"发现"后，如获至宝，命令他进一步在中国境内进行"勘查"。这个沙俄侵略分子得到命令后，于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夏，竟从黑龙江口沿江而上，七月二十四日，窜到离江口达一百零六公里的特林村落。在那里，他遭到清朝政府官员所率领的两百多个当地中国居民的抗议，并被严正要求立即滚回去。

同年八月十三日，涅维尔斯科伊非法占领了黑龙江口附近的中国庙街，并以尼古拉的名字把它改称为尼古拉也夫斯克。穆拉维约夫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喜形于色地说："这样，俄国人便首次完成了对黑龙江口的占领。"

一八五〇年底，俄国当局在彼得堡召开特别委员会，讨论扩大侵略中国黑龙江地区的问题。会后，尼古拉一世表示完全支持穆拉维约夫和涅维尔斯科伊的侵略活动，并且狂妄地宣称："一当俄国的国旗业已升起，即不应再予降下。"这句话被公认为是沙俄侵略政策最好的描绘——一旦侵占了什么地方，便要永远占领下去。随后，沙皇还召见涅维尔斯科伊，对他的侵略活动表示赏识，并亲自授给他四级弗拉基米尔勋章。

正当涅维尔斯科伊在黑龙江口来回窜犯的时候，穆拉维约夫则积极准备进一步吞并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阴谋计划。一八五〇年三月，穆拉维约夫写信给内政大臣彼罗夫斯基，表示希望利用清朝道光皇帝病亡的机会(道光死于一八五〇年二月)，能"使

我们和中国间在边界上的疑团一劳永逸地解决掉”①。他提出要用武力打开“为我们所必需的道路”，并说“这是完全合乎正义的”。②沙俄军事部门为此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准备花费十七万卢布以上，在外贝加尔湖建立一支七千多人的军队，调拨的武器，有四千支步枪、二千二百把军刀，和两百多支长矛。③

一八五一——一八五二年(咸丰元年——咸丰二年)，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中国南方蓬勃兴起的时期。穆拉维约夫多次催促沙皇政府利用清朝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军的机会，乘虚而入，把黑龙江沿岸土地据为己有，并乘机控制整个清朝政府，把咸丰皇帝置于沙俄的庇护之下。④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初，在皇储亚历山大的支持下，彼得堡当局再次召开了特别委员会。会上决定以“俄美公司”的名义继续占领庙街，并出动舰艇协助“防守”，而涅维尔斯科伊则奉命继续对中国的黑龙江流域进行窥查，干他侵略中国领土的非法勾当。

为了掩盖侵略的真实面目，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初，沙皇政府还别有用心地发了一份公文给清朝政府，说什么“敝国闻得有外国船只，屡次到黑龙江口岸，想此船来意，必有别情。且此帮船内，尚有兵船。我们既系和好，有此要紧事件，当即行知贵国。设若有人将黑龙江口岸一带地方抢劫，本国亦非所愿，……黑龙江内不容外国船只停泊，且不准占踞江口……。总之，防范外国之抢夺，保守两国之边界为要”。⑤在和好的幌子下，设下了黑龙江为“两国之边界”的圈套，以诱引清朝政府入彀。与此同时，涅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传》第一卷，第二六一页。
② 同上书第二卷，第五六页，“第一七号文件”。
③ 瓦西里也夫：《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第三卷，第二八——二九页。
④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传》第二卷，第九〇页，“第三三号文件”；第九一页，“第三四号文件”。
⑤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第三二——三三页。

维尔斯科伊一伙更加频繁地出没于黑龙江口和鞑靼海峡，进行海盗活动。他们在中国领土上私设哨所，驻扎军队，甚至拷打和屠杀中国居民。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沙俄侵略者进犯客莫勒河口(后被改名为卡斯特里湾)和奇集湖附近，因为这两个地方形势险要，决定加以侵占。次年，他们悍然在客莫勒河口设置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并强占奇集湖附近的阔吞屯，改名为马林斯克。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咸丰三年三月十六日)，沙皇政府进而公然下令占领库页岛。

同年五月四日，尼古拉一世在彼得堡召开了有穆拉维约夫和其他高级官员参加的特别会议。会上，尼古拉一世正式批准对客莫勒河口和奇集湖的占领。他指着地图上从布列雅河直至于海的黑龙江地区，得意忘形地说："这样，它都是我们的了。"他还命令陆军大臣将这件事通知中国人。穆拉维约夫也保证从外贝加尔派兵占领这些地区，并且说什么，占领黑龙江地区，是因为"事物本身的发展指出了这条道路"。而尼古拉一世立刻拍着他的肩膀说："那末就让事物朝着这个方面发展罢！我们一定会等到那一天的。"①

沙皇政府一面已经作好了进犯黑龙江流域的准备，一面却玩弄花招，继续欺骗清朝政府。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咸丰三年八月初五日)，沙皇政府致函清朝政府理藩院，说："自固尔毕齐河之东山后边，系俄罗斯地方，山之南边，系大清国地方，虽经议定在案，惟贵国立有界牌，敝国尚无界牌……伏乞贵国派员，或前赴恰克图卡伦，抑或赴伊尔固特斯克城，与敝国总理东边西毕尔大臣商办。并求在无界之近海一带地方，亦设立界牌，两国均

① 弗拉基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以及西伯利亚铁道》，一八九九年伦敦版，第一九八——一九九页。

有裨益。”①

所谓谈判，实际上是准备武装占领的信号。因为就在俄国发出上述信件的同时，尼古拉一世竟命令穆拉维约夫说：“中国人应该履行我们的正义要求，假如他们不这样做的话，那末你那里是有军队的，我们可以强迫他们这样干！”②

自从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穆拉维约夫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以来，六年过去了。沙俄侵略者利用清朝政府忙于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边防空虚的机会，侵占了中国黑龙江左岸的一些重要据点，并把入侵的调子越唱越高。他们所等待的，只是一个适当的机会。一八五三年十月开始的克里木战争，为沙俄提供了武装入侵中国领土的口实。

三、趁火打劫，把《瑷珲条约》强加给中国

一八五三年十月，爆发了克里木战争。这次战争是沙俄和英、法在瓜分土耳其帝国的过程中，由于分赃不均而打起来的。

沙俄发动克里木战争的目的，一是依然和过去多次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一样，在于“极力想实现他的先人的计划——开辟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③ 二是为着占领罗马尼亚，夺取罗马尼亚黑海沿岸领土的野心。“从彼得大帝以来，消灭罗马尼亚民族始终是俄国进行阴谋和战争的目的”。④

沙俄历来以夺取黑海海口和君士坦丁堡为自己的传统政

---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第三二——三三页。

② 瓦西里也夫：《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第三卷，第九五页。

③ 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二四〇——二四一页。

④ 马克思：《东方问题》，同上书第一二卷，第二九七页。

策；同时，它还在泛斯拉夫主义的旗帜下，力图控制整个巴尔干半岛。为了摆脱农奴制的危机和满足沙俄南方大地主、资本家的要求，尼古拉一世从三十年代起，就积极筹划瓜分土耳其在欧亚两洲的领地。一八三三年九月，尼古拉一世和欧洲另一个反动头子梅特涅在奥地利会晤时，就建议"处理"土耳其这个"病夫"。害怕土耳其会被沙俄独吞的梅特涅，三次佯装没有听清楚沙皇的话，并且狡猾地回避了正面回答。俄、奥之间关于土耳其问题的交易，因而未能继续进行下去。①

但是，尼古拉一世并没有因此而罢休。一八四四年五月，他又特地赶到伦敦去，企图在土耳其问题上和英国结成联盟。他私下对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说，土耳其已奄奄一息，为了防止任何一个欧洲大国独霸土耳其的领土，俄国不惜大动干戈。他建议英国和俄国联合，共同对付法国。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他又风尘仆仆地再次前往奥地利，声色俱厉地对梅特涅说，俄国决不放弃君士坦丁堡，如果谁敢触及这块地方，那末俄国一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加以对付。尽管英国和奥地利都没有明确表态，尼古拉一世却自鸣得意，认为如果发动一次对土战争，沙俄将稳操胜券。一八四九年，沙俄出兵镇压匈牙利革命后，更加不可一世，把欧洲所有的国家都不放在眼里。沙皇的宠臣巴斯克维奇竟然喊着："把整个欧洲都拿过来吧！"②做欧洲霸主的野心已溢于言表。

一八五〇年出现了所谓"巴勒斯坦圣地特权"之争。③以东

---

① 塔尔列：《克里木战争》第一卷，一九五〇年莫斯科版，第八八——八九页。

② 同上书，第一四〇页。

③ 指在传说耶稣出生地树立一个星状标志的特权。一八四七年，巴勒斯坦伯利恒教堂的希腊正教，与罗马教会僧侣因此而发生争吵。

正教徒保卫者自居的尼古拉一世，和力图讨好国内天主教徒的拿破仑三世，都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乘机大做文章，于是，近东和中东的形势就顿时紧张起来。特别对尼古拉一世来说，这确是一个转移国内人民视线的极好机会，因而更是刀剑出鞘，声势逼人。一八五三年六月，俄国在多次威胁无效后，就派出军队抢先进入多瑙河两公国，开始了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同年十月，俄土之间正式开战。一八五四年三月，英、法先后对俄宣战。克里木战争进入了更激烈的阶段。

克里木战争的爆发，使英、法注意力集中到黑海一带。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底，穆拉维约夫就凶相毕露地声称，必须乘机占领黑龙江。按照他的看法，俄国在外贝加尔地区拥有的一万三千名步兵和五千名骑兵，"可以轻易地、自由地越过边境"，而中国政府对此只会作一些口头上和书面上的抗议。只要坚定对付，"事情就会了结得一干二净"。①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初，尼古拉一世密令"航行阿穆尔"，但又作贼心虚地叮嘱"不要有火药味"，就是要尽量掩盖航行的军事目的。同年二月，穆拉维约夫亲赴伊尔库次克，随后又赶到恰克图。三月，他在给自己兄弟的信中，得意洋洋地写道："……高兴的是，我们已决定利用当今欧洲对我们的侵犯，来干我们在亚洲的事……。"②穆拉维约夫这里所指的事，就是强行武装通航黑龙江，不宣而战，非法侵占中国黑龙江的左岸。

穆拉维约夫的一切行动，受到了俄国资本家，特别是西伯利亚商人和资本家的大力支持。例如，西伯利亚富商库兹涅佐夫，从一八四七到一八五〇年，就为穆拉维约夫的活动提供了二百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传》第二卷，第一〇四——一〇七页，"第三九号文件"。

② 同上书第一卷，第三五一页。

五十五万卢布的资金。另一富商沙洛维约夫也提供了大量的捐款。恰克图和伊尔库次克的商人，在金钱上和物质上都大力支持穆拉维约夫。莫斯科的富商们也不甘落后，迫不急待地想到中国黑龙江地区，寻找和掠夺新的财富。库兹涅佐夫还在一八五〇年，就向穆拉维约夫提出申请，表示要为黑龙江的通航提供汽轮和进行投资。

穆拉维约夫十分赏识这批商人。他在给内政大臣彼罗夫斯基的信中，一再提到库兹涅佐夫，要政府给他奖励，并且还悲叹道："……不幸的是，他（指库兹涅佐夫）已经八十多岁了。真不知道，一旦他死后，我们该怎么办？祷告上帝，但愿他的寿命得以延长，至少到解决阿穆尔河上航行的时候为止"。①

西伯利亚的富商起劲地吹捧穆拉维约夫。五月初，在恰克图的一次午宴上，一个名叫喀先那丰特·康琴斯基的商人，曾跑出来当场作诗，为穆拉维约夫歌功颂德，极尽吹捧之能事：

"西伯利亚满怀希望，
远眺着红光灿烂的东方。
并等待着您的鼓舞人心的劳动，
去为我们的财富提供新的源泉。
您用阿穆尔为它们开辟道路，
并且推动我们的力量大步向前。
这就是幸福的开端，
而那片乐土也将永远为我们所有！"②

说得多么露骨呀！早就对富饶的黑龙江流域垂涎三尺的俄国商人，眼看着猎物就要到手，已经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了。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传》第一卷，第二六二页。
② 同上书，第三六〇页。

一八五四年五月(咸丰四年四月)中旬，穆拉维约夫和他的随行人员来到石勒喀河上的侵略据点。五月二十六日，他亲自带领一千多名士兵，分乘七十五艘大小船只，沿石勒喀河而下，向中国黑龙江窜犯。五月三十日，沙俄舰队侵入黑龙江水面。黑龙江是中国的内河，清朝政府向未在那里设过重防，再加上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清军大批南调，所以沙俄侵略军得以在黑龙江内横行。当驶近雅克萨废墟时，穆拉维约夫一伙还特地登岸，由这个野心勃勃的总督带头下跪，在军乐声中，对一百六十五年前在这里被击毙的侵略者们顶礼膜拜一番。六月九日，沙俄侵略军侵抵瑷珲城附近时，穆拉维约夫命令部将卡尔沙柯夫，① "一接到命令，立即攻城"，同时对前来查询的清朝官员蛮横地宣称："无论如何也不回去"。② 随后，入侵的俄国船只又到了乌苏里江江口，穆拉维约夫本人接着还窜到阔吞屯。

在俄国船只窜犯中国内河水面之后，清朝政府才收到了穆拉维约夫要求"由黑龙、松花两江，前往东洋海岸"的函件。七月二十日，在俄国驻北京教士代为交递的一份咨文中，穆拉维约夫竟把这次明目张胆的入侵，说成"不惟靖本国之界，亦实于中国有裨"。他还说："如将来中国有甚难之事，虽令本俄罗斯国帮助，亦无不可"。③ 把侵略中国说成是"于中国有裨"，这是对他们宣称的将来还要"帮助"中国的最好的注解。

穆拉维约夫武装通航黑龙江的活动，意味着沙俄开始公开强行侵占中国大片领土，而这正是彼得堡内阁所日夜盼望的。据穆拉维约夫派往彼得堡报告这一活动情况的特使卡尔沙柯夫

① 卡尔沙柯夫，穆拉维约夫侵略黑龙江的得力助手，自一八四八年起，即在东西伯利亚总督处任特使职，直接负责一八五四年强行通航黑龙江的活动。一八六二年继穆拉维约夫出任东西伯利亚总督。

② 瓦西里也夫：《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第三卷，第五九——六〇页。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第二五——二六页。

说，他刚到彼得堡，“从车厢里一走出来，立刻就碰到了通讯官。他一看到我没有修过的胡子和长长的头发，就问道：‘您是特使吗？’——‘是特使’。‘那么现在即刻就到值班将军那里去吧！’我把自己的服装（外披军大衣，里面是几乎全坏光的礼服）指给他看，说：‘让我换下衣服吧！’‘不必啦！就这样走吧！’……”

入侵中国黑龙江的侵略者，成了沙俄统治集团的宠儿。皇储亚历山大破例接见卡尔沙柯夫，当他读到穆拉维约夫在汇报书上所写的“我们开始牢固地盘踞在阿穆尔河上，我希望没有一个人再会从我们手中把它夺走”这几句话时，就会心地狞笑说：“是啊！是这样希望啊！”

尼古拉一世也破例接见卡尔沙柯夫。他“拥抱和亲吻了卡尔沙柯夫，多次对史无前例的顺利航行阿穆尔，表示感谢，并命令对穆拉维约夫的所有随行人员，均予以授奖”①。

卡尔沙柯夫在俄国首都所受到的破格接待，反映了沙皇政府迫切要吞并中国黑龙江流域的野心。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沙皇政府向中国理藩院所提的边界谈判建议，这时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一八五四年七月（咸丰四年六月），穆拉维约夫窜犯到庙街时，中国方面曾建议双方举行谈判，而穆拉维约夫却傲慢地回答说，因忙于打仗，无暇从事谈判，把清朝政府的建议回绝得一干二净。

一八五五年五月（咸丰五年四月）中旬，穆拉维约夫率领侵略军三千余人，分三批第二次武装入侵黑龙江。每当清朝政府官员阻止他们前进时，沙俄侵略者总是声称借道黑龙江“前往东海与英吉利打仗”、“防堵英夷”，不加理会，反而更加在黑龙江内横冲直闯。其实，克里木战争主要是在欧俄地区进行。在远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传》第一卷，第三八四页。

东方面，尽管在一八五四年夏，英、法舰队曾经攻打过堪察加的彼得罗巴夫洛甫斯克，但是，事先英、法方面并未制订过攻占该港口的计划。英、法的舰队只是由于追逐两艘俄国船只，才偶然来到堪察加的。这次战斗规模很小，英、法方面不过是大小兵船六艘，而俄国方面的守军也只有近千人。它在克里木战争过程中，并未起任何作用。至于一八五五年五月英、法舰队再次炮击彼得罗巴夫洛甫斯克，则因该城已撤走一空，所以"没有任何军事意义，在俄国、在欧洲都没有对此事加以任何注意"①。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借道黑龙江去东海与英国打仗，不过是个借口。这一点，就连穆拉维约夫本人也直认不讳。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在给卡瓦列夫斯基的信中自供说，为了吞并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我们向中国人所提出的借口，仍然是不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抢夺朝鲜和我们领地之间的某一海湾。"②

跟随着第二次武装通航，沙俄开始擅自在黑龙江的左岸设立哥萨克"村屯"，一下子就移居了五十一户（共四百八十人）。实际上，这就是武装占领。涅维尔斯科伊关于武装侵占的目的，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在同中国人谈判之前，必须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两岸布满军人村屯，从而事实上向中国人指出：俄国人从来认为这个地区是属于他自己的。"③除此以外，穆拉维约夫还不断在黑龙江地区强行设立军事哨所，不断增兵，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仅庙街一地，自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秋到一八五五年（咸丰五年）春，沙俄侵略军便由八百人迅速增加到五千人。

① 塔尔列：《克里木战争》第二卷，一九五〇年莫斯科版，第二二九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传》第二卷，第一九九页，"第九七号文件"。
③ 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三五五页。

沙俄侵略者除一手执剑外，另一手还拿着"圣经"。在这方面，东正教会中的一些侵略分子，在黑龙江左岸的活动是很猖獗的。其中，俄国主教英诺森起了显著的作用。这个二十岁就成了教会祭司的上帝信徒，一直是吞并黑龙江左岸的狂热鼓吹者。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他偷偷地前来黑龙江地区，随后在海兰泡设置教堂。他多次潜航黑龙江，收集各种情报，还经常和穆拉维约夫密商侵略中国的计划。这些侵略分子不仅随军为沙俄侵略者打气，而且还在被占区的中国各民族中进行奴化宣传，做"征服人心"的工作。

一八五五年九月二十日(咸丰五年八月十日)，清朝政府代表富尼扬阿等人，根据沙皇政府早就提出的谈判边界问题的要求，赶到阔吞屯，准备和穆拉维约夫会谈。这时，俄方气势汹汹地向他们示威，"放炮三十余声，排列枪刀各械"，如临大敌。而穆拉维约夫则诡称"身受风寒"，避不出面。次日会谈时，穆拉维约夫所派出的两个代表，又重弹所谓英国威胁的老调，硬说要由他们来保卫黑龙江。他们恬不知耻地宣称，由于俄国人在保卫黑龙江江口时已花费了不少钱，因此为了补偿这笔开支，凡已由他们占领的地方，就都应该算是他们的，俄、中应以黑龙江为界，整个左岸也要划归俄国所有，等等。清朝政府代表严正指出，"黑龙江、松花江俱系天朝地界"，断然拒绝了沙俄的无理要求。到二十三日，穆拉维约夫再也按捺不住，才亲自出面，指着地图说，"原定界址，自格尔毕齐河长起，至兴安岭阳面各河长止，俱系俄罗斯属界"，要求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划归俄国"守护"。① 清朝政府代表对穆拉维约夫所举的各种蛮横的理由，逐一予以回驳。会后，穆拉维约夫竟通知中国理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二，第二——四页。

藩院，说不管怎样，次年春天他还要强行通航黑龙江。

在克里木战争中，沙俄节节败北。驻守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很快陷入重围；在其它战线上，俄军也都处于劣势。沙皇政府想摆脱困境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在维也纳所进行的秘密和谈，也宣告破裂。正在这时候，尼古拉一世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这场战争的结束，便于一八五五年三月突然死去。一八五六年三月，克里木战争以沙俄彻底失败而告终。克里木战争失败后，沙俄被剥夺了在黑海保有舰队和在黑海沿岸建立要塞的权利。在欧洲方面，俄国向南扩张的道路被暂时堵截了。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把这个所谓"北方巨人"外强中干的本质彻底地暴露出来。战争使俄国劳动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在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俄国强迫流通的纸币，就从三亿三千三百万卢布增加到大约七亿卢布。所增加的纸币，等于是国家预先征收的赋税。这种形势，迫使新"登上王位的亚历山大二世，必须采取某种办法来改变他的国家的异常糟糕的处境"。① 为了摆脱这种异常糟糕的处境，同时也为了掩盖它的虚弱本质，沙俄就转身向亚洲加速它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步伐。

一八五六年五月（咸丰六年四月），沙俄侵略军一千六百余人第三次闯入中国黑龙江地区，公然在江的左岸架设炮台，并设立许多军人"村屯"。同年六月，沙皇正式任命穆拉维约夫为全权代表，与清朝政府谈判边界问题，企图迫使清朝政府同意将已被沙俄强占的黑龙江左岸的大片中国领土割让给沙俄。十月初，穆拉维约夫密令卡尔沙柯夫调集军队，准备在次年从陆上入侵中国。十一月，俄国特别委员会批准了穆拉维约夫在五年内向黑龙江左岸移民一万五千人到两万人的计划，并准备为

① 《1892年4月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第六一九页。

此每年拨款十万卢布。这年年底，俄国又悍然设立了以庙街为行政中心的滨海省。

一八五六年十月(咸丰六年九月)，英国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进犯广州。跟着，法国也参加了这一次侵略战争。这时，沙俄认为胁迫清朝政府承认它事实上已经侵占了的中国领土、趁火打劫的时机已到。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初，俄国驻北京的大司祭巴拉第①写信给政府说："我再也不怀疑合并阿穆尔左岸一事。自由通航还只是一个不彻底的措施……。在我看来，事情可以悄悄地安排好，但要坚决行动起来。"②穆拉维约夫也声称："和中国人打交道不是凭嘴讲，而是靠行动。"③

于是，在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初，沙俄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在外交上派出以普提雅廷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活动；在军事上则密令穆拉维约夫加紧准备，以便一有机会即迫使清朝政府签订割让黑龙江左岸的条约。

就在这年三月，穆拉维约夫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他集中了大批军队，准备在秋天当普提雅廷的外交使命宣告失败时，即行分兵入侵中国：其中的一路进攻库伦，另一路则要越过额尔古纳河，深入黑龙江以北地区。此外，他还打算在占领黑龙江地区后，即进一步进攻东北的南部和北京，并使东北和蒙古与"中国分离，成为两个在俄国庇护下的单独王国"。④他在给康斯坦丁大公的信中露骨地叫嚷："实质上，可能最好还是我们被迫用武力来逼使他们(指中国方面)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又为什

① 巴拉第，俄国东正教会驻北京使团的成员，曾在中国三十多年，从事于情报的收集，并多次参与沙俄侵略中国的活动。

② 瓦西里也夫：《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第三卷，第九一页。

③ 同上书，第九四页。

④ 同上书，第九六页。

么没有那种权利呢？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用武力强迫中国人接受他们的建议时，不是已经享有那种权利吗？”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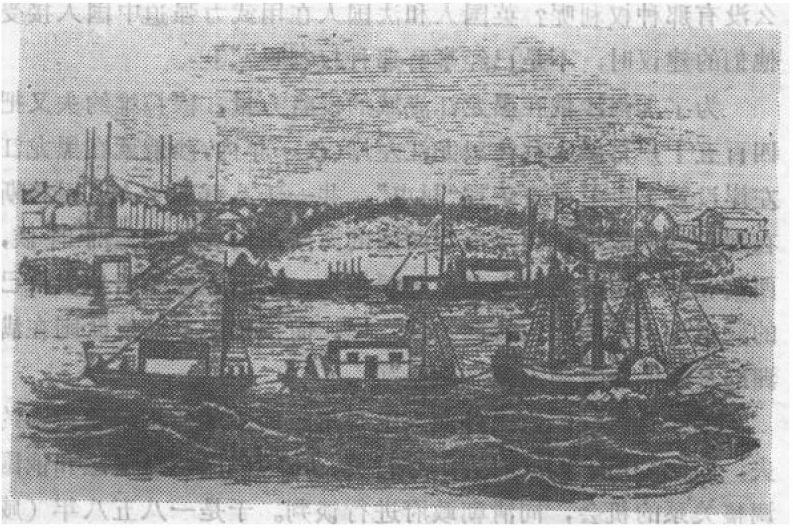
为了加强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力量，穆拉维约夫又把四百五十户哥萨克移往黑龙江左岸（仅一年内，沙俄就在黑龙江左岸设置了十七个哥萨克“村屯”，共一千八百五十人）。恩格斯在那时就揭露道，“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呼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②。

就在这时候，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柯夫紧急指示穆拉维约夫，要他利用中国政府为了对付英、法等强国而急于想和俄国调整关系的机会，同清朝政府进行谈判。于是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春，穆拉维约夫遂率领大批侵略军再次闯入中国黑龙江地区，以武力为后盾，气势汹汹地要求清朝政府开始边界谈判。他这时所以一反常态，忽然主动要求所谓“谈判”，主要就是因为沙俄实际上已占领黑龙江左岸的许多据点，并驻有重兵。自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起，沙俄就不断增兵海兰泡。最先进驻的是外贝加尔湖哥萨克第十四常备营，跟着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春，根据穆拉维约夫的命令，两营步兵和一营炮兵，又在海兰泡和第十四常备营会合。在这种情况下，穆拉维约夫认为时机已到，决定用武力强迫清朝政府接受俄方的无理要求。

经过精心策划，穆拉维约夫通知清朝政府，说他因有事路过瑷珲，如果中国方面要进行边界谈判，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清朝政府为了使中俄边界问题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早就任命黑龙江将军奕山为全权大臣，负责进行谈判。无奈穆拉维约夫一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传》第一卷，第四八八页。

② 《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一页。



一八五八年的瑷珲

向行踪诡秘，连他的影子也难于找到。现在穆拉维约夫主动前来，苦无机会的奕山当然喜出望外，赶忙同意在瑷珲开始谈判，这样一来，正中了穆拉维约夫的诡计。

五月十七日，穆拉维约夫来到瑷珲对面的海兰泡。这时，他忽又大摆架子，扬言："匆忙欲往阔吞屯等处处理要事，不能在此耽搁。"只是在奕山再三挽留，表示只要穆拉维约夫肯在瑷珲稍事停留即能解决问题后，穆拉维约夫才允诺过江谈判。

五月二十二日，中俄双方举行首次会谈。穆拉维约夫故意装出冷淡的样子，表示并不热衷于谈判，以便进一步引诱奕山入彀。

当会议正式在二十三日开始时，穆拉维约夫立即提出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俄、中国界的无理要求，妄图一口吞下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还要求俄国商人得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上经商。奕山以《尼布楚条约》为依据，加以拒绝。会议

不欢而散。

二十四日，穆拉维约夫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装病不出面。另由俄国代表丕罗福斯启出面坚持无理要求，拿出俄国单方面拟定的条约草案，强迫奕山签字，宣称："以河（黑龙江）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① 他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丕罗福斯启暗示，俄国完全了解中国当前的困难处境，并威胁说："俄中关系得以维持和好，完全是依赖俄皇的宽容大度，根据中国近年来的所作所为，俄国完全有权采取其它行动。"②

二十五日，俄国代表的气焰越来越嚣张。穆拉维约夫断定清朝政府代表不敢坚持原则，决定"改变谈判的性质，使它来个急转弯"。③

二十六日，穆拉维约夫穿着军服，再次亲自出马，对奕山施加压力。奕山指出，乌苏里江一带属吉林将军管辖，自己无权谈判，并对沙俄侵略者以英国的入侵相威胁进行驳斥，说："如果英国人出现在黑龙江上，中国人自会把他们赶到海里去。"这时，穆拉维约夫理屈词穷，竟"勃然大怒，举止猖狂，向通事大声喧嚷，不知作何言语，将夷文收起，不辞而起"。④中国方面的记载，穆拉维约夫的丑态已是这样，再来看一下俄国方面的材料，这个侵略分子的无赖相，就更加清楚了："他（指穆拉维约夫）就从桌旁站了起来，抓着将军（指奕山）和省长（指吉拉明阿）的手，满面怒容地转向译员石斯马略夫，命令后者转告他们：……现在他们能够做的事，就是讨论和同意他的坚决不二和永不会变更的决议，期限只宽展到明天。不待这些话翻译好，总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第一三页。
② 瓦西里也夫：《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第三卷，第一二四——一二五页。
③ 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三五三页。
④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第一三页。

督就快步走出房间，在大门口上马，并在布达果夫斯基和石斯马略夫的陪同下，径直向码头疾驰而去。"①

当夜，瑷珲对岸"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穆拉维约夫明显在玩弄军事讹诈的把戏。沙俄侵略者扬言如不签字，将立即驱逐黑龙江左岸的中国居民。在沙俄侵略者的武力恫吓下，奕山于五月二十八日在不平等的《瑷珲条约》上签了字。沙皇政府中不少人也公开承认，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条约，是显然无效的。②

根据《瑷珲条约》第一条的规定，"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沙俄强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片中国领土，黑龙江也就这样从中国的一条内河，变成了中俄之间的界河。近代史上，中国领土这样大片地丧失，还是第一次。

至于条约中的"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连两国交界明定之间地方，作为大清国、俄罗斯国共管之地"，从表面上来看，穆拉维约夫似乎是放弃了会议开始时的要求，实质上不过是一个伏笔。因为后来只花了两年时间，沙俄就由"共管"转为独占，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全部夺到了自己的手里。

条约上曾明确规定："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黑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这里指的就是江东六十四屯。这一条款后来也遭到了沙俄侵略者的粗暴践踏。

---

① 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三五四——三五五页。

② 科尔迪埃：《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中国之征》，一九〇五年巴黎版，第四二〇——四二一页。

在签订条约的当天，穆拉维约夫就写信给涅维尔斯科伊说："阿穆尔界约今天在瑷珲签订了。俄国人统治阿穆尔的权利，已得确定。"八月三十日，在海兰泡，英诺森和东正教会为庆祝《瑷珲条约》的签订，举行感恩仪式。穆拉维约夫即席发表演说，狂呼："伙伴们！我向你们道贺，我们的劳动没有白费，阿穆尔变成俄国的财产了！"① 当穆拉维约夫返回赤塔和伊尔库次克时，当地的资本家和俄国官方都为他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九月，穆拉维约夫被提升为步兵上将，并封为阿穆尔斯基伯爵。沙俄统治集团把这批侵略者捧上了天，连丕罗福斯启也因为参加谈判而被授予二级弗拉基米尔勋章。

无产阶级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愤怒谴责沙俄的侵略行为。马克思在评论中俄《瑷珲条约》时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② 恩格斯也在同年指出：沙俄"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③

四、两面派的外交活动和中俄《天津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皇政府在指使穆拉维约夫用武力对中国进行威胁的同时，于一八五七年二月（咸丰七年正月），任命海军少将普提雅廷等为谈判代表出使中国，从外交上进行

① 瓦西里也夫：《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第三卷，第一二七页。

②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四——三五页。

③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同上书，第三七页。

讹诈。

普提雅廷出身于沙俄贵族地主家庭，在海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参加过镇压高加索山民的起义。一八四四年他出使波斯，为俄国商人索取到在里海经商的特权。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他到过广州，试图向清朝政府索取与英、美、法等列强同样的殖民权利。一八五五年，他出使日本，迫使日本政府签订了向沙俄开放函馆等三个港口的《下田条约》。通过这些活动，普提雅廷就从一个海军军官，一变而成为专门向东方邻国进行敲诈勒索的"干练的外交家"。这个外交使团，除普提雅廷外，还有政客奥斯坦—萨肯男爵，在中国从事过宗教和特务活动的达坦林诺夫，所谓"中国通"阿瓦古姆以及两名沙俄军官。使团临行前，沙皇政府在训令中曾特别叮嘱他们："在和中国政府打交道时，要放弃旧的一套不够果断的作风"，要不顾一切，不择手段。① 普提雅廷随即跑到伊尔库次克，和穆拉维约夫进行策划。

穆拉维约夫最初准备派三百名哥萨克护送普提雅廷出境，后又打算派一百名哥萨克携带两门大炮护送普提雅廷到库伦。同时，沙皇政府又通过驻北京的东正教使团成员巴拉第照会理藩院，捏造所谓英、法两国与太平天国"暗相勾结"、"恐将来或为大患"的情报，进行恐吓，要求清朝政府同意沙俄使团由恰克图进京，"将两国边界之事，及早完结"，"共防将来不测之事"。②

四月，普提雅廷到达恰克图。穆拉维约夫命令全城张灯结彩，还特地派遣一连士兵，随带两门山炮，奏着军乐前去迎接，大吹大擂，故作声势，抬高普提雅廷的身价，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① 《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尖锐化》，见苏联《红色档案》杂志第二一期，第一九〇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五，第一三页。

然而，这一手却没有奏效。清朝政府在复文中指出：对于英国的侵略，“中国自行御侮，不借外国帮助之力……，并无机密要事应与贵国商办。”① 拒绝普提雅廷从陆路前来中国。普提雅廷恼羞成怒，建议穆拉维约夫出兵攻占瑷珲。穆拉维约夫即用两营步兵和一营炮兵，护送普提雅廷到瑷珲城附近，然后再架炮屯兵，压迫清朝政府同意普提雅廷进入北京。但这样的策划，由于清朝官吏的阻拦，也没有成功。普提雅廷眼看从陆上去北京的计划无望，又改变主意准备经黑龙江江口，从海上窜到天津。他继续以帮助“抵抗”英、法侵略和镇压太平天国为饵，诱惑清朝政府进行谈判。当清朝政府根据谈判边界问题应在边界进行的惯例，要他回边境等候时，他仍然赖着不走，一直赖了两个多月，看看实在不行，才转往上海。

一到上海，普提雅廷就暗示英国驻上海领事罗伯逊：“在中国有利益的国家的联合行动，对于导致与中国政府的较好的谅解，将是有益的。”② 鼓吹俄、美、英、法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普提雅廷这里想的是，利用英、法的军事力量，来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

接着，普提雅廷又溜到香港，和英、法、美三国进行勾结。同时，他写信给本国政府，要求立即停止恰克图贸易，甚至中断外交关系，以此对中国施加压力。这个阴险的沙俄使节，还建议彼得堡内阁拿出三百万到五百万卢布收买中国官员，以便操纵俄、中谈判，使之有利于俄国。③

普提雅廷在给本国政府的急信中，建议用封锁白河口的办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五，第一八页。

② 《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额尔金伯爵中国、日本之行的文件》第四二号文件之附件，见《英国议会文件》，一八五九——一八六〇年伦敦版，第四四页。

③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传》第一卷，第五〇二——五〇三页。

法，迫使清朝政府屈膝。按照他的如意算盘，只要不许运载粮食的中国民船进入白河，北京就会因为缺粮而遭受饥荒，不得不接受俄国所提出的条件。他也曾同样为英、法两国的侵略头子出谋划策，说："除去向北京施加压力之外，对中国政府没有其他的办法，而使这种压力生效的最好手段，莫过于用吃水浅的军舰径自开进白河。"① 他还指出，五、六月天气晴和，气温适中，是在北直隶湾（今渤海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最好时机。

一八五八年二月（咸丰八年正月），英、法、俄、美四国使臣纠集于上海密谋策划时，普提雅廷提出，首先最好以讹诈的手段，诱骗清朝政府接受各国的条件。他在与清朝政府官员接谈时，便曾赤裸裸地进行威胁说，如果拒绝各国的条件，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不幸。当清朝政府对四国威胁性的照会作了驳斥后，普提雅廷立即对英、法使臣献计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取胜了，即占领天津，直接威胁北京"②。他并催促他们早日北犯，认为过了六月，中国北方天气炎热，对于作战队部就不利了。

这年四月，英、法侵略舰队进逼天津。普提雅廷和美国公使列威廉，也乘机窜到大沽口进行活动。在大炮和战舰的威胁下，清朝政府被迫派遣直隶总督谭廷襄与四国开始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普提雅廷一方面竭力拉拢美国代表，多次向列威廉表示：俄、美利益是一致的，如果采取统一行动，对两方都会有好处；另一方面又力图讨好英、法，再三向两国代表讲，俄国从没有向清朝政府提出过多的要求，要他们放心。可是，实际上普提雅廷却暗中向清朝政府提出大片领土的要求。他在

① 《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额尔金伯爵中国、日本之行的文件》第四七号文件，见《英国议会文件》，一八五九——一八六〇年伦敦版，第五四页。

② 科尔迪埃：《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中国之征》，第一七九页。

给清朝政府的照会中，公开撕毁《尼布楚条约》，提出要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作为两国东部国境的界河，要勘定从沙宾达巴哈直到伊犁的西部边界。为了诱惑清朝政府接受其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要求，普提雅廷在清朝政府官员面前，竭力表白他对英、法两国的恃强要挟，甚为不满。装出一副甚为同情清朝处境的面孔说："再阅贵国兵法器械，均非外洋敌手，自应更张，俄国情愿助给器械，并派善于兵法之员前往，代为操练，庶可抵御外国无故之扰。"① 想用"帮助"为幌子，引诱清朝政府上钩。每逢和清朝官员会晤时，他都言词"恭顺"，尽量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以此表示和英、法有所不同。他甚至一再声称，只要清朝政府能满足俄国提出的各项要求，他就能说服英、法"不必再言动兵"。当清朝政府根据《尼布楚条约》，指出中、俄两国应以外兴安岭为界，反驳了沙俄的无理要求时，这个言词极为"恭顺"的普提雅廷，立刻收起"恭顺"的面孔，声称："他国之事，从此不能再管，即日遣人前往黑龙江办理"，② 进行威胁。他并立即暗中竭力怂恿英法侵略者，采用武装进攻和恐吓并用的办法，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一八五八年五月六日（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给法国代表格罗的信中说："这也是我个人的信念，即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如果没有坚定和恐吓，就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果。同时，也允许我直言，可能在使用武力的时候，这种办法也是行之有效的。"③

五月二十日，英法侵略军发动了突然的进攻，占领了大沽炮台，进逼天津。英法侵略者在发动武装进攻的前夕（五月十九日），曾邀请普提雅廷和列威廉举行会谈，要求俄、美两国也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一，第六页。
② 同上书，第四九页。
③ 科尔迪埃：《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中国之征》，第三五二页。

参加对天津的进攻。但狡猾的普提雅廷只表示要继续提供所谓"道义支持，来促成中国目前事务的和平解决"，① 以便置身于战争之外，进一步扮演"调人"的角色。

大沽口陷落后，谭廷襄虽然明知普提雅廷"本欲从中取利，并非真为说合"，但由于普提雅廷继续以"调人"身份，表示愿意从中"说合"，只得再请他到天津会谈。在会谈中，普提雅廷为了便于对谭廷襄操纵勒索，又于五月二十七日写信给格罗，要求他们再"施加巨大的压力"和"突然采取行动"，以便迫使清朝政府作出更大的让步。

在普提雅廷的挑唆下，四国使臣闯进白河，到达天津，共同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俄、美两国的公使一到天津，便发表共同声明，宣称他们的意图是"绝对和平的"。在天津，普提雅廷和列威廉住在紧邻，来往密切，干了不少坏事。②

在外国侵略者的威胁下，清朝政府被迫于五月二十九日派桂良(大学士)、花沙纳(吏部尚书)赶往天津，与侵略者谈判。在谈判中，普提雅廷以"从中调处"的名义，用狡猾的手腕，抢在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前，诱迫清朝政府在六月十三日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条。通过这个条约，沙俄取得了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妄图索取的沿海通商权利。条约规定开放上海、宁波、广州、福州、厦门、台湾、琼州七处为通商口岸。在各个通商口岸，沙俄有设立领事，停泊军舰，购买土地，建造教堂、住房、货栈的权利，和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在陆路通商方面，规定以后俄国商人的数目，所带货物与资本，不受限制。条约还规定沙俄得片面地享受最惠国待遇和自由传教的

① 科尔迪埃：《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中国之征》，第三七三页。

② 俄理范《中国和日本。一八五七、一八五八、一八五九年额尔金伯爵的出使》第一卷，一八六〇年巴黎版，第二九六——二九七页。

权利。这样，沙俄侵略者就把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以后英、美、法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一举夺到手。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条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这就为后来沙俄得寸进尺地割占中国领土，提供了借口。

条约签订的第三天，即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五日普提雅廷写信给格罗，对英、法的帮助感激涕零，并把他和额尔金都捧作是"行将开辟中国人民存在史上新纪元的巨大事件的主要人物"。①

就是这个普提雅廷，在写信向英、法侵略者祝贺"武力的成功"后，又掉过头来向清朝政府表示"愿送给中国火枪一万杆，各项炮位五十尊"，"以表酬谢之忱"。他还对桂良和花沙纳说："此番夷务，中国只好如此办理"，因为他自己未带兵舰，"劝之不听，不能动武，未与天朝出力，深以为恨。"②明明是同案凶犯，却装模作样要为清朝政府打抱不平。

普提雅廷在逼迫清朝政府签订《天津条约》的过程中，和穆拉维约夫一直是遥相呼应、紧密配合的。例如，一八五七年六月(咸丰七年五月)，穆拉维约夫就曾把他所能调来进攻中国的兵力和具体部署，都密告普提雅廷，要他从实力地位出发，对中国进行外交讹诈。在《瑷珲条约》签订的前夕，穆拉维约夫也一直等待着普提雅廷谈判的消息，以便和清朝政府更好地讨价还价。

中俄《天津条约》，是《瑷珲条约》签订后的半个月时间内，沙俄迫使中国签订的第二个不平等条约。普提雅廷装出公正的面孔，以穆拉维约夫在黑龙江上的军事行动作为后盾，借助于英、

① 科尔迪埃：《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中国之征》，第四一二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第三九页；卷二七，第五页。

法发动的战争，为沙俄取得了在华的大量权益。在整个出使过程中，普提雅廷要尽了两面派手法，极尽恐吓、讹诈之能事。他在中国的活动，是一部极为可耻的外交记录。

五、侵入乌苏里江地区

沙俄侵略者急欲签订《瑷珲条约》，遂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列为中、俄"共管之地"。但是，俄国侵略者的所谓"共管"，只不过是最终强占的过渡手段，是他们的权宜之计。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底，穆拉维约夫在给沙皇政府的报告中就建议，俄国"最好能有直至波谢特湾的国界，也就是绥芬河入海处再向南移近百里"①。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沙俄侵略者所要求的是乌苏里江以东以南的整个滨海地区。因此，在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就千方百计地要把这块中国领土掠夺到手。

在中俄《瑷珲条约》中，关于乌苏里江以东到海滨之地划为中、俄"共管之地"的条约原文是："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连两国间交界明定之间地方，作为大清国、俄罗斯国共管之地。"根据条约原文，应该是从乌苏里江与黑龙江的合流处乌苏里口，到乌苏里江的源流，整个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海滨的中国领土，为中、俄"共管"。至于乌苏里江源流以南，直到海滨的非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并不属于"共管"之内，这是十分明白的。但是沙俄侵略者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它为了进一步夺取乌苏里江以西和乌苏里江以南直到海滨的中国领土，在《瑷珲条约》签订后半个月，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咸丰八年五月初三日)，普提雅廷诱迫清朝政府签订的中俄《天津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传》第一卷，第五三八页。

条约》里，就埋下了伏笔。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条规定："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订入此次和约之内。"这里所谓"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就是妄图通过"勘界"，来一块一块地割占中国领土。

中俄瑷珲、天津两条约签订后，沙俄就根据《瑷珲条约》第一条和《天津条约》第九条，一面一次又一次地照会清朝政府，要求派员共同勘查松阿察河、兴凯湖、绥芬河一带地界；一面又派遣一批又一批的武装船队，闯入乌苏里江，在江的两岸和兴凯湖、绥芬河一带，非法地强行占踞。沙俄侵略者这些要求和行动，是它新的侵略野心的大暴露。松阿察河是乌苏里江西面的一条支流，源出于兴凯湖；绥芬河则位于兴凯湖的西南方。松阿察河也好，兴凯湖和绥芬河也好，都在乌苏里江西面，根本不在乌苏里江以东。即使根据沙俄胁迫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松阿察河、兴凯湖和绥芬河，也都完全是中国领土，根本不在中、俄"共管"之列，根本不存在什么"未经定明边界"。沙俄侵略者在中俄《瑷珲条约》刚刚签订后，却蛮横无理地要求到乌苏里江以西来勘查中国的地界，并强行侵入兴凯湖地区，完全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

清朝政府以乌苏里江、绥芬河一带，根本不与俄国接壤，断然拒绝了沙俄侵略者所提出的派员会同勘查兴凯湖、绥芬河一带地界的无理要求。这样，沙俄侵略者力图割占乌苏里江以东、以南直到海滨的中国领土，和清朝政府的反割占，就成了从中俄《瑷珲条约》到中俄《北京条约》签订时期内斗争的焦点。

中俄《瑷珲条约》签订不久，穆拉维约夫就迫不及待地于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咸丰八年五月初三日），率领九十余人，乘船十余只，不顾中国官员的阻止，强行驶入乌苏里江。这批沙俄

侵略分子，沿途强行登陆，测绘地图，留人在江右岸图勒密山一带，安设炮台，并"在乌苏里河内上下左右岸至牤牛河一带地方盖房"①。这批入侵者在乌苏里江上进行骚扰之后，又侵入松花江，察看地形，派人闯入三姓贸易。同时，他们照会清朝政府黑龙江地方官员，声称已决定派遣俄国上校军官布达果斯基等，于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春赴兴凯湖、绥芬河一带勘察地界，要求清朝政府派员前往会勘。

与此同时，沙皇政府提升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的成员、曾参加过《瑷珲条约》谈判的丕罗福斯启为全权代表，负责交换条约和谈判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妄图在英法侵略者来北京换约之前，就诱迫清朝政府满足其侵略野心，以避免英、法从中干涉。一八五九年四月(咸丰九年三月)，丕罗福斯启与清朝政府的代表、户部尚书肃顺和刑部尚书瑞常，互换了中俄《天津条约》。对于穆拉维约夫强迫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清朝政府则拒绝批准，不予换约。针对沙俄侵略者提出的割占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的无理要求，清朝政府进行了批驳，指出："中国与俄国地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乃近年贵国有人在黑龙江附近海岸阔吞屯等处居住，该将军（指黑龙江将军奕山）念两国和好之谊，不加驱逐，暂准居住空旷之地，已属格外通情。今闻欲往吉林地界，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并不与贵国毗连，又非通商之处，断不可前往。"②清朝政府要求丕罗福斯启通知穆拉维约夫：乌苏里江、兴凯湖、绥芬河一带，根本与俄国不接壤，"无可查办地界"③。

沙俄新的侵略要求，虽然遭到清朝政府严正的拒绝，但是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〇，第二页。
② 同上书卷三七，第一六页。
③ 同上书，第一七页。

它侵占乌苏里江地区的活动，却在变本加厉地进行。一八五九年五月(咸丰九年四月)，穆拉维约夫以海兰泡、伯力为基地，不断地派遣大批武装船队侵入乌苏里江，沿江右岸强行建立侵略据点，并派遣布达果斯基率领勘查队侵入兴凯湖、绥芬河、珲春一带，占据地方，强立界牌，蛮横地把侵略活动说成是"会勘地界"。

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初，普提雅廷向沙皇政府汇报了在中国进行侵略活动的情况，提议以军事"援助"中国为手段来实现从政治上控制中国。随后，沙皇政府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改派沙皇近卫军军官、典型的蛊惑家和骗子手伊格纳切也夫为驻北京公使，加强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伊格纳切也夫，毕业于俄国参谋学院。他担任过驻英大使馆武官，做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侍从武官，是沙皇的亲信。一八五八年，他曾出使基发和布哈拉，为沙俄攫取到不少好处。一八五九年三月（咸丰九年二月），伊格纳切也夫带领准备替清朝政府训练军队的军官，装运陈旧的武器鸟枪一万杆、炮位五十尊，从彼得堡出发，先到伊尔库次克和穆拉维约夫秘密策划，接着又一齐到恰克图。在接到清朝政府拒绝批准《瑷珲条约》和不接受沙俄军事"援助"的消息后，他将所带的军火留存西伯利亚，以外交人员的身份前来北京，代替丕罗福斯启继续对清朝政府进行外交讹诈。

六月二十七日，在英、法使臣要求把军舰开进白河，以武装威胁的手段到北京交换《天津条约》，从而挑起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后几天，伊格纳切也夫赶到北京。为了替自己壮大声势，他故意乘坐绿呢大轿，随带四名官员和五名哥萨克，前呼后拥地进入市区。七月，伊格纳切也夫向清朝政府提出所谓"续补条约"六条，要点是企图根据中俄《瑷珲条约》第一条与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条，要求勘分中、俄两国东部和西部边界。他公然提

出：把乌苏里江以东、以南直到海滨的中国大片领土，割归俄国；开放库伦、张家口、北京及中国内地诸城，允许俄国商人贸易；俄国得在库伦、张家口、喀什噶尔、齐齐哈尔及中国他处设立领事馆，等等。

为了步步实现其侵略计划，沙俄侵略者编造了一套荒谬绝伦的侵略理论。伊格纳切也夫在他给清朝政府的照会中，胡诌了一大堆侵略根据。关于东界，他胡说什么为了预防他国的侵略，若将乌苏里江以东之地割归俄国，对中国有明显的利益。据说中国海岸线太长，英、法两国的海军一旦侵入，中国实难以防守。如果中国能在英、法军舰侵入之前，就将这些地方割给俄国，中国的东部海岸就可保安全。而且，俄国所欲占领的地方，全都是"海岸空旷之处，于中国实无用处"；关于西界问题他以无赖的腔调，胡说什么中国如不愿商办，"本国即不论中国愿意否，仍然自己定界立牌，如此则与中国有益乎？"关于通商问题，他搬出早就被彼得堡的统治者撕得粉碎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然后加以歪曲说，根据《尼布楚条约》，俄国商人得任意在中国各地进行贸易，并且事实上，俄国商人曾屡次在齐齐哈尔、库伦、张家口、北京进行贸易，俄国领事馆得常住北京管理商务，后来只是因为中国官员勒索俄商，两国才有纠纷。如果沙俄"不守和好之道，早与中国相战交锋，亦如英、佛（法）两国，因勒措该国商人，数年间与中国交锋三次矣"。然后恫吓说：希望中国"勿迫本国别样办法，仿照外国争战"。① 这个沙俄侵略者使用了极其狡猾、无赖、欺诈和恐吓的手腕和语言，妄图诱迫清朝政府接受其侵略要求。

为了以外交讹诈达到其侵略目的，谈判一开始，穆拉维约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九，第三一——三二页。

夫就立即派人携带黑龙江地图，到北京交与伊格纳切也夫参考，并转告已于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春，让布达果斯基上校赴兴凯湖、绥芬河、珲春测绘分界地图，一旦绘完，即可派人送上。待伊格纳切也夫向清朝政府提出所谓"补续和约"之后，穆拉维约夫就于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夏，亲自乘军舰护送布达果斯基经北塘到北京，将他们闯入中国兴凯湖、绥芬河、珲春一带非法测绘的地图交与伊格纳切也夫，作为谈判时掠夺中国领土的根据。穆拉维约夫本人还迫不及待地蹲在北塘口外的军舰中，等待条约批准的消息。伊格纳切也夫在布达果斯基到北京后，就立即携带这份非法测绘的所谓新设分界地图，对清朝政府进行恐吓说："今廓米萨尔、姓伯多郭福斯启（今译作布达果斯基），业将乌苏里等处查明，于本月二十五日，携带新作地图来京，二位大人（指肃顺和瑞常）如愿意办妥分界之事，细阅前文，即可照依此图办理方妥。不然，难免侵吞扰乱……盼二位大人知道御前大臣公木里斐岳幅（今译作穆拉维约夫），……心内着急。乘舟至北塘，派官二员来京，该二员前于立和约（指《瑷珲条约》）时在彼，自乌苏里至海地方亦曾亲身查明。御前大臣公木里斐岳幅，现在往东海口，不数日仍回北塘听信。中国大臣决定东界之事办妥否？地理图特为此事所作，得准否？或大臣并不愿商办，亦听回信。……愿另将早年和约内含混之处及应增之处，讲明补续，以免嫌隙，其中更以决定东界为要，不然，焉能得免侵占？"①

伊格纳切也夫原以为腐朽的清朝政府会很快地接受其侵略要求，没有想到清朝政府这时刚刚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获胜，对他无耻的恐吓未加理会，对他的侵略要求竟以拒绝。清朝政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〇，第三〇——三一页。

府在照会中指出："贵大臣照会前来，……内有即照贵国地图办理，不然，难免侵占扰乱之语；甚属非是。""贵国又欲在乌苏里江、绥芬等处游行立界，此地面乃系我国吉林之地，与贵国毫无毗连之处。……绥芬、乌苏里江等处，是断不能借之地，贵国不可纵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①

伊格纳切也夫在侵略要求遭到拒绝时，公然以战争相威胁。他说："俄国与中国交界有七千俄里，要比任何一个海上大国，更容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给中国一阵猛打和痛击。"②针对伊格纳切也夫的猖狂挑衅，肃顺给予应有的还击。在一次谈判中，肃顺愤怒地把沙俄迫订的《瑷珲条约》扔在桌子上，严正宣布它不过是一张废纸。为此，伊格纳切也夫竟荒谬地要求清朝政府撤换肃顺，在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之后，他又装出笑脸，继续和肃顺纠缠。他用沙俄侵略者在乌苏里江东岸武装强行建立的新据点来论证乌苏里江右岸是沙俄的领土，妄图反驳清朝政府所指出的乌苏里"乃系我国吉林之地，与贵国毫无毗连之处"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他胡说什么："即乌苏里右岸，有二十三处本国兵民久住，而贵国边界官员，仍呈称乌苏里与本国不相毗连何也？"③他反复照会清朝政府，坚持其侵略要求。伊格纳切也夫耍尽了各种手段，却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他满腹牢骚地在写给沙皇政府的报告中说："我们找不到密探，也物色不到间谍，只能从报纸上看到大家都知道的事情。"④

配合伊格纳切也夫在北京的外交讹诈，穆拉维约夫在黑龙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一，第一——三页。

② 布克斯盖夫登：《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一九〇二年旅顺俄文版，第二〇页。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三，第三页。

④ 布克斯盖夫登：《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一六页。

江、乌苏里江一带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他将海兰泡改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又将乌苏里江与黑龙江合流处的城镇——伯力，改称"哈巴罗夫斯克"，作为进一步扩张的新据点，用武装殖民的方式，不断在乌苏里江地区进行骚扰。当穆拉维约夫知道清朝政府拒绝伊格纳切也夫提出的侵略要求后，就阴谋策划武装挑衅，作更进一步的威胁。还在一八五九年九月（咸丰九年八月），穆拉维约夫就写信给伊格纳切也夫说，他将用武力把乌苏里江右岸的中国官员和驻军，一律驱逐到左岸。十一月，他又通知这位沙俄公使说，他将把中国的官员统统从瑷珲城赶出去。果然，在这以后，沙俄侵略者公然在中国领土上驱逐中国驻在乌苏里江的官员，拆毁中国的乌苏里卡伦，迁移界标。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有海兰泡夷官一名"，"会同伯力夷官多名，率领夷从百余人，各持火枪、刀剑等械，随带爬犁，前来逐卡，势甚鸱张，即令夷众燃放火枪，并将防御舒林、佐领乌勒吉，揪拉出屋。"①

同年年底，亚历山大二世密令穆拉维约夫，在伊格纳切也夫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达到目的时，就"运用我们的军队，实际上去占领这些边界——乌苏里江右岸，并用军舰去占领满洲的各个港口"②。随后，俄国滨海省省长卡扎克维赤③奉命在次年春天率舰队去占领直至朝鲜的沿海各重要港口。一八六〇年一月（咸丰九年十二月），穆拉维约夫也通知伊格纳切也夫说，他为了促进北京谈判，已大张旗鼓地在黑龙江左岸调动军队，并故意散布沙俄军队即将越境的消息，对清朝政府百般进行恐吓。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八，第五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传》第一卷，第五六九页。

③ 卡扎克维赤，俄国海军军官，曾和涅维尔斯科伊一起参加对中国黑龙江的"探险"，后成为穆拉维约夫的亲信，和卡尔沙柯夫一起组织沙俄第一次武装航行黑龙江，一八五六年起任俄国滨海省省长。

但是，伊格纳切也夫在北京的外交讹诈，穆拉维约夫在乌苏里江的武力威胁，一时都没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其割占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的侵略要求。一八六〇年一月（咸丰九年十二月）在北京的外交谈判，实际上已陷于停顿状态。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沙俄侵略者乃决定利用英法侵略者重燃战火、进攻北京的机会，再次趁火打劫。

六、再次趁火打劫，迫订中俄《北京条约》

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失败后，英法侵略者再度任命额尔金和格罗率领舰队来中国，发动新的战役。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五日（咸丰十年正月二十四日），正当英法侵略军准备从欧洲启程的时候，沙皇政府照会英、法政府，表示支持其对华行动。同时，它宣布为了配合英法联军的进攻，与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普提雅廷所做的一样，俄国公使伊格纳切也夫将离开北京，去"列阵于北直隶湾的英法舰队附近"①。但当时太平天国革命军在长江下游有了新的发展，捻军和其他各地人民起义军也十分活跃，因此沙俄采取了继续维持清朝政府的政策。俄国的意图是利用它来扑灭中国人民革命，以便于掠夺中国人民。同时，还企图借此阻止英、法过分扩张在中国的势力。

同年五月，英、法两国侵略舰队威胁直隶湾。伊格纳切也夫认为他利用英法侵略者所造成的局势，趁火打劫的时机已到。五月二十日，他再次照会清朝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清朝政府在沙俄侵略者闯入中国领土非法测绘的"分界"地图上签字画押，承认它割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以南直到朝鲜边境沿海一带

① 科尔迪埃：《一八六〇年中国之征》，一九〇六年巴黎版，第一二一页。

的广大地区，限三天内答复；声称只要清朝政府能满足沙俄对边界的“合理要求”，他很愿意在中国同英法之间从事“善意斡旋”。

伊格纳切也夫这次威胁引诱又没有成功，遂于五月二十八日离开北京。临行前，他把搜集情报的任务交给俄国神甫古里，并叮嘱后者，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赖在北京，以便通风报信。他还要古里在他离开北京后，通知清朝政府，在英、法两国与清朝政府紧张的军事外交关系中，俄国仍将严守“中立”，暗示在必要时他仍愿出来“调停”。

六月十五日，伊格纳切也夫从北京来到上海。他一面对清朝官员表示愿意“严守中立”、“善意斡旋”，一面又讨好英法侵略者，说他离开北京“为的是向中国政府指出，在诸海上强国之间对该国事务存在着某种团结”；强调“不应该把欧洲国家之间最微小的分歧透露给中国人”。① 同时，他密告英法侵略者说，清朝政府内最大的主战派，是僧格林沁、肃顺等人，非把他们清除不可；“只要对大沽狠狠一击，很快就会使主战派烟消云散”；在他打过交道的亚洲国家中，惟中国最难弄，“只有用武力狠狠教训一顿，才能使这个一贯热衷于无赖的政府放弃它旧的一套……”。② 关于这位俄国公使的阴险活动，当时清朝政府的地方官员也作了报告：“今因俄酋到此，极力怂恿英法打仗，并云在京日久，述及都门并津、沽防堵各情形……谆告普鲁斯、布尔布隆（当时英、法两国驻华公使）不必误听人言，二三其见，竟赴天津打仗，必须毁击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而普酋、布酋为其所惑，主战之意愈坚。有不候额尔金、葛罗到来，即行北驶之议，俄酋又许其同去各等情。”③

① 科尔迪埃：《一八六〇年中国之征》，第一八六——一八七页。
② 同上书，第二〇七页。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二，第四三页。

同年六月底，英法侵略军再次集结于上海，准备北犯。伊格纳切也夫于六月二十六日又写信给法国代表布尔布隆说："盟国给予中国军队的最严酷的教训，将促使该国政府意识到它自己的软弱无力，因而可以期望，届时在北京当会考虑合理的规劝和使用和解与温和的语气"①。公开为英、法的侵略行动叫好。七月，英法侵略军先后占领旅顺和烟台，作为据点，积极准备发动对大沽口的进攻。

在英法侵略军发动进攻之前，伊格纳切也夫先行乘船到北塘海面，为英法侵略军搜集军事情报。清朝官员报告说："俄夷趁英、佛（法）来时，忽至北塘投信，显系借此窥探虚实。所称信函，并无关系英、佛（法）之事，原不足信。北塘地方既未设防，恐该夷借买食物为名，任意登岸，不可不豫为杜绝"②。事实上，沙俄侵略者确是这样干的。这年八月十五日，法国侵略军的头子格罗在致法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说："当到达北塘前的泊船处，我们遇见了率领四艘俄国战舰的伊格纳切也夫将军，……他还告诉我，在北塘未有任何设防，也没有任何障碍。事实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情报是很准确的"③。

清朝政府本来就不想和英法侵略者坚决作战，在侵略军压境的时候，还一再表示"总须以抚局为要"，并错误地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经营三年、耗费巨大的大沽炮台上，认为它能抵挡侵略军的进攻。当时已有人指出侵略军有可能从北塘登陆，但没有引起僧格林沁的重视。八月一日，英法侵略军在北塘登陆。沙俄侵略者事先提供的"准确"情报，给清朝军队的防务带来了极

① 科尔迪埃：《一八六〇年中国之征》，第二〇九——二一〇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〇，第二九页。

③ 科尔迪埃：《中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一九〇一年巴黎版，第九二——九三页。

大的损失。僧格林沁在给咸丰的奏折中说："至于俄夷，尤堪痛恨！八年结伴而来，肆意要求，上年甫经接仗以后，该夷即至海口；本年由京前往上海，勾引各国同时而至。近日北塘汛弁出村，据称十五日系俄夷引路，占踞北塘。米夷（美国）声称，十七日之战，俄夷亦曾协助兵力。是该夷心怀叵测，已可概见。"①伊格纳切也夫指引英法侵略军在北塘登陆后，继续停留在北塘海面，等待敲诈勒索的有利时机。二十一日，英法侵略军攻陷大沽，二十四日攻占天津，额尔金和格罗把他们的侵略军司令部从北塘迁到天津。跟着，趁火打劫的伊格纳切也夫，也急忙赶到天津。

大沽炮台被攻陷后，清朝政府又派桂良为钦差大臣，去天津与英法侵略者议和。桂良是签订《天津条约》的清朝政府代表，重新任命桂良为谈判代表，意味着清朝政府决心投降。在天津谈判的过程中，伊格纳切也夫大肆耍弄奸险狡诈的手腕。一方面他对英法侵略者大献殷勤。例如：参加被击毙的法国侵略军的送葬；主动提出被击毙的英国侵略军可葬在俄国人在中国的坟地上，并向额尔金表示，英国在中国所关心的是商业利益，而俄国则是边界问题，"两国利益彼此不会发生冲突，因此，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不采取联合行动"②等等，目的在于取得英法侵略者的信任，并使清朝政府认为他与英法侵略者关系密切，谈判碰到困难时，可请他出来做"调人"。另一方面，他又不断为英法侵略者出谋划策。例如：当英法侵略者向他表示十分害怕天津人民起来武装反抗时，他就怂恿说，"只要坚定地对付，对他们的任何过失都严加惩处，那末就无须害怕中国人"。③他还鼓动英法侵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五，第三〇页。
② 布克斯盖夫登：《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一一五页。
③ 同上书，第一三六页。

略者提出一些清朝政府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以便造成他插手操纵的有利时机。

天津谈判，由于英法侵略者要价过高，特别是要求各带卫兵一千人进京换约一条，终于决裂。伊格纳切也夫遂向英法侵略军建议："从速进军通州，以免僧王有时间在那里设防"①。九月九日，英法联军向通州推进，准备进攻北京。伊格纳切也夫为怂恿英法侵略军向北京进攻，以造成有利于沙俄进行敲诈勒索的形势，竟将一个沙俄在京的间谍分子所绘的北京详图送给法国侵略者，并建议进攻北京的南部，避免在城内开展巷战，以免陷入中国人民的包围之中。

英法侵略军向北京推进后，清朝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咸丰帝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䜣，负责与侵略者谈判投降条件，自己则于九月二十二日率领重要王公大臣，以狩猎为名逃往热河。十月初，侵略军进抵北京城郊。十月十三日，留在北京城的清朝统治者决定投降，开门纳盗，使侵略军不战而占领北京。这时，狡猾的伊格纳切也夫感到进行敲诈勒索的最有利时机已到，于十月十五日从通州赶到北京。到北京后，他通过在北京的沙俄间谍分子古里神甫和恭亲王奕䜣联系，表示愿意从中"调处"。又写信给法国侵略者，说什么他将"说服"清朝政府以"迄今未有的诚意"同英法谈判，同时吓唬清朝政府"必须立即签订和约，并互换批准的条约"。② 当奕䜣表示同意他出来"调处"时，这个沙俄侵略分子就一面大摆架子，说什么他到北京已十一个月之久，屡次提出有利于中国的建议，中国毫不注意，为什么现在又有求于俄国？一面威胁清朝政府，说什么"你们的国家与我国有一万俄里长的边界，俄国在你们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来一次无法抵御的

① 布克斯盖夫登：《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一二一页。

② 科尔迪埃：《中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九四——九五页。

打击，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你们可知道俄国有多少陆军？你们可又知道我们的舰队正停泊在渤海湾？”① 他还假惺惺地说，俄国不愿在中国危机的关头从中取利，仍愿以“友谊”的态度帮助中国；中国必须速派代表，解决中、俄悬案；必须依照俄方的建议，与英法联军谈判，这样，清朝的皇统方能维持，危局方能挽回。他又厚颜无耻地提出“调处”的条件：一、清朝政府必须发出要求他“调处”的正式公文；二、中国与英法交涉的过程中，一切交涉条件不得对他保守秘密；三、必须接受俄国所提出的全部侵略要求。当时负责谈判投降条件的奕䜣，急于求得对英法侵略者投降成功，竟对他提出的条件表示完全接受。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奕䜣在伊格纳切也夫的“调处”下，与英法侵略者分别签订了投降卖国的《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伊格纳切也夫遂加紧压清朝政府谈判中俄边界与通商问题。在谈判过程中，伊格纳切也夫“狡执异常，几一字不能更易”②。清朝政府终于在十一月十四日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俄《续增条约》）十五条。其要点是：

一、清朝政府承认《瑷珲条约》的内容，把《瑷珲条约》所规定的乌苏里江以东由中、俄“共管”的中国领土，割归沙俄。同时，又进一步规定，“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根据这一条，沙俄侵略者不仅鲸吞了乌苏里江以东直达海岸一带的中国领土，而

① 布克斯盖夫登：《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二〇五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八，第一四页。

且把它的魔掌进一步向南伸延，把吉林整个滨海地区全部吞并了。把这一条规定和穆拉维约夫在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底向沙皇政府所建议的俄国"最好能有直至波谢特湾的国界，也就是绥芬河入海处再南移近百俄里"加以对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条实际是穆拉维约夫侵略野心的具体化。

这一条还规定根据《天津条约》第九条，将上述两国的分界"绘画地图，内以红色分为交界之地，上写俄罗斯国阿、巴、瓦、噶、达、耶、热、皆、伊、亦、喀、拉、玛、那、倭、帕、啦、萨、土、乌等字头，以便易详阅。其地图上，必须两国钦差大臣画押钤印为据"。这里所说的"绘画地图"，实际上早由俄国上校军官布达果斯基，在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春闯进在兴凯湖一带非法绘制好了，所缺的只不过等清朝政府画押钤印罢了！

但是，条约上写明："上所言者，乃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

二、"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①

三、"嗣后交界遇有含混相疑之处，以上两条所定之界作为解证。至东边自兴凯湖至图们江中间之地，西边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中间之地，设立界牌之事，应如何定立交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东界查勘，在乌苏里河口会齐，于咸丰十一年三月内办理。西界查勘，在塔尔巴哈台会齐商办，不必限定日期。"②

---

①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八，第一八——二〇页。

四、交界各处，准两国人民自由贸易，并不纳税。

五、库伦、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除在恰克图贸易外，俄国零星货物，亦准在库伦、张家口行销。

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是沙俄继中俄《瑷珲条约》之后，侵略中国的又一严重步骤。通过中俄《北京条约》，沙俄不仅把原来在中俄《瑷珲条约》中规定划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占，而且通过条约规定勘分东部和西部边界，为后来进一步割占中国东北和西部的领土制造了借口。同时，条约规定交界各处允许俄国商人免税贸易，准许俄国在库伦、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这就为它对华进行商品侵略和把它的侵略魔爪伸进蒙古和新疆，创造了条件。

事情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英、法采用武力来扩展其对华贸易的时候，"俄国不要花费一文钱、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①

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采用的卑鄙伎俩，是其对外政策的一次大暴露。为了实现其无耻的侵略野心，"俄国是完全不择手段的。"② 这一点，伊格纳切也夫在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回国后，曾得意洋洋地说过，一般人是通过一种方式达到一个目的，而他则能通过多种方式达到一个目的。而且在他看来，"目的是主要的，手段则无须计较"，一计不成，可再生一计。也就是说，只要能实现侵略的野心，就可以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事实上，伊格纳切也夫，不仅是这样说的，也确是这样干的。普提雅廷也是这样干的，其他一切沙俄侵略者无不都是这样干的。

沙俄侵略者在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年（咸丰八——十年）

① 《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二卷，第一六六页。

②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同上书第一六卷，第一八二页。

不到三年的短短时间内，利用英法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强迫清朝政府接受了三个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攫取了大量的政治、经济特权。看样子其势汹汹，但实质上，它和一切反动派一样，也是个纸老虎。彼得堡统治者的这种虚弱本质，就在其张牙舞爪的侵略过程中，也不断暴露出来。他们对腐败的清朝统治者，是"恃强欺官"，但对人民的反抗，却是非常惧怕的。面对沙俄侵略者的凶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岸的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尽管清朝政府一味退让，不敢抵抗，但人民的反抗怒火，已非清朝官吏所能扑灭得了的。当时清朝政府的地方官员，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已经透露了这种情况："吉(林)省军民闻其凶焰横恣，无不志切同仇"；"彼处(指吉林各地)居民，早已准备，誓不相容，亦非官兵所能约束"。① 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的恰喀拉人，为了抗议沙俄的侵略，于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集体向清朝政府表示，在抗击沙俄的斗争中，"情甘效力"。同年，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的"揽头"和"刨夫"(采山货的贫民)，也主动向清朝政府要求抗战。他们慷慨陈辞说："俄夷肆逞，是欲绝我生路，同仇敌忾，义所必然，情甘出力"②。刨夫徐得林、张登瀛等自发地组织起来，设营十二座。以后又在珲春以东滨海的玛延河、苏城等处设营八十四座，到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春，总计共设营一百五十余座，团练计一万数千名，不要官饷，自备武器，成为一支抗敌的力量。

对"志切同仇"、敢于抵抗的中国人民，沙俄侵略者是十分害怕的。一八六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七日)，一批沙俄侵略者乘船侵入黑河口左岸毛力地方的中国卡伦，没有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四，第二页。

② 同上书卷五〇，第一一页。

看见该卡伦的中国官兵，就询问当地一赫哲族居民保福，卡官到什么地方去了？保福回答说，当地人民因为清朝的卡伦官兵不能抵抗沙俄侵略者，就把他们赶回城去了，自己组织力量守卫卡伦。沙俄侵略者在得知这种情况后，表现得极为慌张，畏惧地说，自己是被迫而来，"惟求活命"，还不等话讲完，就慌慌张张地溜掉了。①

沙俄侵略者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中国人民群众的恐惧，还表现在穆拉维约夫等一小撮侵略者与被胁迫迁移到乌苏里江一带来的俄国劳动人民之间的深刻矛盾。一个经历过移民生活的俄国人，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所有的工作都是在百人长监督下进行的。天刚蒙蒙亮，就得把移民们叫起来烧饭。但要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整夜小虫和蚊子咬得人没法睡觉，一夜都是小孩的叫声和呻吟声，……疲倦不堪的劳动者刚入睡，就得起身了。中午和傍晚，母亲们放工回来时又饿又累，而空着肚子的孩子们也哭着来迎接她们"；"妇女们由于只领到半份口粮和肉，所以一直过着半饥饿的生活"；"大家都说我们自己、我们的妻子和孩子，为什么要干这样力不胜任的活呢？"② 这就充分说明了沙俄侵略者也是本国劳动人民的敌人。

沙俄侵略者的虚弱本质，也表现在一贯进行虚声恫吓的穆拉维约夫身上。当他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行为受到反击的时候，就会立即换上一副笑脸来掩饰。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咸丰九年十月）初，穆拉维约夫与清朝政府署黑龙江副都统爱绅泰在海兰泡会谈中丑态百出的表演，就是生动的例证。在会谈中爱绅泰指责穆拉维约夫在乌苏里江一带的骚扰，并要求他停止这种侵略活动时，这个侵略分子就立即暴跳如雷，"怒目拍案，愈形桀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二，第七——九页。

② 瓦西里也夫：《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第三卷，第一三一——三二页。

鹭”，公然叫嚣说俄国在乌苏里江东岸强行设立的侵略据点，“非用枪炮，断不迁移”；他盛气凌人地将俄国的炮兵头目叫进会场，对爱绅泰说，“此系我国管炮将军”，你可认识认识。面对侵略强盗的嚣张气焰，爱绅泰忍无可忍，起而反击，指出在会议期间，“出此无理情状，动以枪炮相吓，中国岂无利器！”接着，也把他带领的随员佐领诺门德勒和尔叫进会场，对穆拉维约夫说，这是我们的管炮将军，你们也可以认识认识。“该夷等见其身材雄伟，共相起立环视，该酋（指穆拉维约夫）亦转顾作笑，点头不已。并亲身斟酒，令其与夷人各饮一杯，互相认识，且以前言为戏”①。

沙俄侵略者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质，还表现在他们在侵略黑龙江流域的过程中，尽管一再以武力相威胁，而内心却害怕兵戎相见，尽力设法避免和中国发生战争。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初，沙皇批准穆拉维约夫武装航行黑龙江的计划时，曾训令穆拉维约夫，可以不顾清朝政府的态度，但不得有“火药气味在乎其间”。一八五六年三月（咸丰六年二月），穆拉维约夫因事回彼得堡，将他的第三次武装航行黑龙江的侵略计划交给他手下的上校军官卡尔沙柯夫执行时，也同样命令卡尔沙柯夫不得与中国人民发生武装冲突。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沙皇政府任命海军少将普提雅廷为驻中国公使时，穆拉维约夫曾写信给俄国外交部，表示反对以军人作外交官，以免引起清朝政府的猜忌。后来，普提雅廷因清朝政府拒绝他由恰克图入京，改由海路去天津。他路经瑷珲，曾对穆拉维约夫建议以武力占领瑷珲，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但穆拉维约夫由于害怕武力行动会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不敢采纳这样的建议。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冬，穆拉维约夫在海兰泡，一方面调兵遣将表示为割占中国乌苏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四，第三八——三九页。

里江以东地区，不惜动武；一方面在私信中却说："勿须对华采取军事行动，目前我留在这里，就是对他们示威"；"这或许对伊格纳切也未能有所帮助，可是我们并不想真打"；"这里以及整个边防线上，都在练操、演习、射击，但是火药很少。"① 这一切都说明，沙俄是外强中干的。恩格斯在论沙俄的对外政策时，曾经指出沙俄由于国内政治和物质上有种种困难，因此在外交上总是设法避免战争。他说："在国内，军队的征集、组织、武装和调动，都碰到极大的障碍，不仅在物质上有种种困难，而且官吏和军官的贪污现象也极端严重。……这一弱点对俄国外交来说从来不是秘密；因此，俄国外交总是尽力设法避免战争，只是把它当作万不得已的手段，并且只是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战争。"②

沙俄在侵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纸老虎的虚弱本质，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的。事实上，当时沙俄国内被奴役的农民的反抗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国内财政危机日益严重，"虽然政府的一切财政措施都告失败，虽然人们都认为国家可能破产，军队也由于不发饷而怨声不绝，连皇帝近卫军的忠诚都由于最近5个月不发饷给近卫兵而大成问题"。为了摆脱这种危机，沙皇政府正在准备对土耳其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作为安抚国民的最后一着"。③ 因此，当时它对中国的侵略，在人力和财力上就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是当时沙俄侵略者虽然陈兵黑龙江，其势汹汹，但却总是设法避免战争，害怕和中国人民真正交锋的原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皇政府一面命令穆拉维约夫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传》第一卷，第五六八页。

②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第一八——一九页。

③ 马克思：《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五卷，第一五九页。

悄悄地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一面又派遣普提雅廷和伊格纳切也夫出使中国，在"和平观望"的幌子下趁火打劫，原因也在于此。

七、《勘分东界约记》和沙俄在占领区的侵略活动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继续玩弄其两面派手法，一面提供武器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企图从政治上对清朝政府加以控制；一面根据《北京条约》，在划界的名义下，进一步侵占中国的领土。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第三条"东界查勘，在乌苏里河口会齐，于咸丰十一年三月内办理"的规定，清朝政府于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初，派成琦(仓场侍郎)与景淳(吉林将军)为代表，负责与沙俄划定从乌苏里河口至图们江口的两国国界。本来根据条约，两国代表应在乌苏里河口会齐，后来以在这里会集，必须待解冻之后，这样就要拖延到五月下旬，同时，由于从乌苏里河口到松阿察河源一段以河为界，界限已经确定，只是树立界牌的问题，而勘界的主要地段是在兴凯湖与图们江之间，因此，两国代表改在兴凯湖畔会齐。至于乌苏里河口树立界牌的工作，清朝政府则另派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于五月初前往，与俄方代表在乌苏里河口树立了耶字界牌。六月七日(四月二十九日)，成琦、景淳等到达兴凯湖的西北扎营守候。但是，沙俄所派遣的以卡扎克维赤和布达果斯基为头目的代表团，并不是根据条约的规定在松阿察河东岸的兴凯湖畔扎营，而是一下子跑到松阿察河西面、兴凯湖西北岸奎屯必拉安营。这是沙俄侵略者要进一步侵占中国的领土的预定部署。侵华老手巴布科夫后来直认不讳地说："这一情况(指沙俄代表团到奎屯必拉安营)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代表立即以此表明，所占领的地点是在

国界线内，因而确认它无疑是俄国的领土。”① 这一点，成琦等一开始就觉察了。“成琦等又奏：前据宁古塔副都统委令佐领倭和在兴凯湖一带探听俄使消息，于四月二十六日接据该佐领呈称，探距兴凯湖五、六里许，有俄国人三十余名，在彼砍伐树木等语。……兹于五月初一日子刻，接到据该佐领禀称，相距十一台二十余里，地名快蕊必拉，有俄国人搭盖房子三所等语，……谅悉所盖房屋，系在兴凯湖西北岸。查此次照依和约分界，兴凯湖迤北，系以乌苏里、松阿察二河东西岸为界，若如该佐领所言，即与和约不符。奴才等已飞行照会俄使，总须照依和约办理，不得稍有侵占。”②

沙俄侵略者一下子跑到松阿察河以西、兴凯湖西北岸的奎屯必拉安营，目的就是存心曲解《北京条约》，违约侵占新的领土。根据中俄《北京条约》，自乌苏里河口至图们江口的分界是：“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稜河，自白稜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但是，这条分界线是根据沙俄侵略分子布达果斯基在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春单方面强行测绘的地图确定的。由于沙俄侵略者对中国地理不熟悉，因此他们所绘制的地图和起草的条约，有的地方就不符合实际情况。可是卑鄙的沙俄侵略者，竟反过来利用这一点，有意曲解条约。“和约内载白稜河名目，偏查吉林所绘各图暨早年所存之通省全图，止有白珍河，并无白稜河。即上年俄使伊格那提业幅（今译伊格纳切也夫）在京所进地图，仅

① 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一九一二年圣彼得堡版，第八三页。以下简称《巴布科夫回忆录》。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八，第二五页。

有白志河，亦无白稜河字样。惟和约内称，逾兴凯湖直至白稜河，再由白稜河，顺瑚布图河云云。两相考校，是白稜河应在兴凯湖西南，与白珍河及白志河部位尚属符合。该国使臣，强以奎屯必拉迤北之分支小河指为白稜河。按其部位，系在兴凯湖西北，显与和约地图，均属相悖"①。

成琦这里说得很明白：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有"白稜河"之名，而在布达果斯基所画的《北京条约》附图中则没有这条河。《北京条约》附图中仅有白志河，而无白稜河。根据中国的地图，条约附图中的白志河，与中国地图中白珍河部位相符，其部位是在兴凯湖的西南方。而沙俄侵略者有意违约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土，竟强指兴凯湖西北岸奎屯必拉迤北的分支小河就是白稜河，因此与"和约（指《北京条约》）、地图（指《北京条约》附图）均属相悖"。成琦等不得不"据理驳诘"。

但是，沙俄贪得无厌的扩张野心，并不因为成琦等据理反驳，就收敛起来。相反地，他们"不特不认白稜河之误，转欲将松阿察迤西之穆楞河，作为公共之地"。② 这就是说，沙俄侵略者不特不承认，他们硬把奎屯必拉以北的分支小河说成是白稜河是毫无根据的，反而推翻《北京条约》中松阿察河作为两国界河的约定，打算把远在松阿察河以西的穆楞河，作为界河。这样，一下子就把边界向西推移了三百里左右。针对沙俄这一新的扩张野心，成琦、景淳等指出，"查上年（指一八六〇年）所定和约（《北京条约》）第一条，系该国原文，并未增减一字，其所绘地图（指沙俄单方面所绘制的《北京条约》附图），亦由该国以红色分界"。但沙俄侵略者竟"存心狡诈，贪得无厌"，"坚称和约、地图均可不必照依行事"③。

①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九，第九——〇页。

③ 同上书，第一〇页。

中俄《北京条约》的原文，是沙俄侵略者一手炮制的。《北京条约》的附图，是布达果斯基在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春一手绘制的，并由他乘船经北塘至北京，亲手交与伊格纳切也夫。当时，他们千方百计地胁迫清朝政府在这个条约和附图上签字画押，可是同一个布达果斯基和他的同伙，这时竟然"坚称和约、地图均可不必照依行事"！

六月二十二日（五月十五日），成琦、景淳等设宴招待沙俄代表团，以便继续会谈。但是，沙俄侵略者竟然把这次宴会当成他们进行武力威胁的机会。"该使于午刻带俄兵数十名，整队而来。奴才等（成琦、景淳的自称）以礼相接，该使即将枪兵，向营门排立，按刀而入，意在胁之以兵"①。卡扎克维赤和布达果斯基在这里采用的，显然是他们的老上级穆拉维约夫在瑷珲胁迫奕山签订《瑷珲条约》时的老办法，妄图以武力胁迫成琦、景淳投降。但是，这时形势毕竟与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时有所不同，成琦、景淳也不尽同于奕山。沙俄侵略者这一武力威胁的惯伎，并未奏效。宴会上，经过成琦、景淳根据《北京条约》及附图反复辩驳，彼得堡的代表们不敢再坚持以穆楞河为界，但仍然坚持奎屯必拉北边的分支小河就是白稜河的无理主张，说什么"奎屯必拉分支之小河，伊名土尔必拉，即系白稜河"。他们称"上年和约，俄罗斯字实写土尔必拉，其和约现存军机处。如查无土尔必拉字样，该使等愿以首领相偿"②。这里，沙俄侵略者说，在《北京条约》俄文本的注记中，白稜河是叫土尔必拉的，并声称如果在《北京条约》的俄文本中，找不到土尔必拉的字样，愿意砍脑袋。这是无耻的狡辩！"必拉"在满族的语言中，即"河"的意思，土尔必拉，就是土尔河。在中外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九，第一三——一四页。

② 同上书，第一四页。

历史文献中，从无土尔河为白稜河的记载。《北京条约》的俄文本中，在白稜河下面的括弧中，只是注着"土尔"，而不是什么"土尔必拉"。根本没有任何根据可将土尔河曲解为所谓"白稜河"。正因为卡扎克维赤十分清楚，当时成琦身边只带了伊格纳切也夫交给奕䜣的《北京条约》附图，而没有带《北京条约》的俄文本，所以才胆敢拿砍脑袋作担保。他还大谈什么"和约现存军机处"之类虚张声势的话，来为自己十分虚弱的、卑鄙的扩张野心壮胆！

然而，当沙俄侵略者表示取消以穆楞河为界的新的侵略要求时，成琦、景淳就认为他们的交涉已取得了"成效"，自鸣得意地说："查该公使来意，愿欲借白稜河之讹，为侵占穆楞河地步。缘穆楞河逼近宁古塔，为通三姓、珲春之要路，是以奴才等反复力争，该公使知事难迁就"①。在俄方同意放弃以穆楞河为界的无理要求时，他们就急于将这一点肯定下来。这时，他们"探得该俄，又于奎屯必拉西北蜂密山至穆楞河一带，丈量地亩，刨土立堆，插牌为识"②，作出侵占穆楞河一带的姿态，害怕沙俄侵略者另外"又生枝节"，于是就屈从了沙俄侵略者所捏造的奎屯必拉北边的分支小河就是白稜河的说法。一八六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他们同沙俄侵略者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③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〇，第八页。

② 同上书卷七九，第一五页。

③ 《勘分东界约记》，完全出自沙俄侵略者之手。成琦、景淳上咸丰帝的奏折中说："其和约内载作记一节，奴才等当拟稿底，与该公使面商，该公使坚不肯用，必欲由伊撰拟。无如该公使等，文义既不通顺，意思尤多诡诈。奴才等恐其豫留日后狡执地步，督饬司员章京等，往返驳诘，几至舌敝唇焦，始将其语句支离处，逐细删去，……只得照依誊写，并地图一齐画押钤印，彼此互换。应立界牌处所，由乌苏里河口，至图们江口，共该八处。""所称土尔必拉，即白稜河口，先行竖立界牌，其余各处由两国派员，按照地图界线，标识竖立，冀无含混各等语。""当即督同司员章京等将所绘各图，详细核对，经该公使用红色界画分明。"（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〇，第七——八页）。

从以上界约签订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界约是根据沙俄侵略者所强加给中国的中俄《北京条约》和条约附图来制定的。在界约签订的过程中，彼得堡的代表们又挖空心思地曲解条约及条约附图，违约实现其新的扩张野心。

界约虽名为《勘分东界约记》，但实际上仅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而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由沙俄侵略者在附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以这两条江为界。即使兴凯湖以南的陆界，当时双方代表也没有沿线具体勘分，"（沙俄代表）惟言由此取道至瑚布图河、顺珲春河，非山林丛杂，即河水涨溢。……兼以大雨时行，泥深数尺，实难行走。拟在兴凯湖行营，照依和约，将地图内未分之界，用红色画断，作记绘图钤印。应立界牌，各差小官竖立等语。"对于沙俄方面的建议，清朝政府代表认为"若强约该使前往，设道途阻滞，粮运不济，转致迁延时日，于事无益。……只得从权允于兴凯湖行营，照依该使所言办理"。① 关于附图，"据该公使言全地图（指一八五九年春布达果斯基所炮制的条约附图）只有一张，现赶画不及。按所分界址，另绘简明小图二张，外备用二张，缮写如式，并用上年进呈地图，共成六张之数"。② 这说明《勘分东界约记》的附图，及附图上的红线，都是沙俄侵略者一手包办的。附图上的红线，只是表明两国的边界走向，根本不是两国国界具体的分界线。这种由沙俄侵略者坐在兴凯湖的行营里，根本未沿分界线具体勘分，只是"将地图内未分之界，用红色画断"的附图红线，怎么能成为两国国界的具体分界线呢？

《勘分东界约记》，是在清朝政府勘界代表屈从沙俄侵略者所捏造的奎屯必拉北边的分支小河就是白稜河的谬论的情况下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九，第一五页。
② 同上书卷八〇，第七页。

签定的。这样，沙俄就通过勘界，违约侵占了乌苏里江以西的广阔的兴凯湖的大部分，和兴凯湖西南的大片中国领土。在签订《勘分东界约记》过程中，沙俄代表所作的丑恶表演，又一次"证明了俄国本身的野蛮"①。

马克思在论述沙俄对外政策的特点时，曾经指出："俄国政策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不仅在目的方面，而且在达到目的的方法方面的传统的守恒性"。这种对外扩张政策在方法方面的传统的守恒性的内容之一，就是每签订一个条约，"俄国就有心早晚要曲解这个条约"，②这一点，沙俄不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趁火打劫的过程中，已经作了充分的表演，而且在以后侵略中国的过程中，继续顽强地一再表现出来。

沙皇政府在侵占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以南直到海滨的广大地区后，曾千方百计地向这个地区移民，以期巩固它在这里的统治。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咸丰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东西伯利亚总督府颁布了移民奖励法令。根据这个法令，任何一个自愿迁移到刚被占领区土地上的俄国人，都有权无限制地购买土地（每俄亩价仅三卢布）。所购得的土地允为私有，二十年内免缴地租，并可永远免除人头税。穆拉维约夫还命令，要尽量挑选富有的农户迁往上述地区。此外，还采取了强制移民的办法。但是，沙俄侵略者所采取的上述政策并没有产生多大效果。据扑尔热瓦尔斯基的统计，沙俄在花了很大的气力之后，到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在乌苏里江地区的哥萨克"村屯"，也只有二十八个，合计居民五千五百名。③实际上，在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

① 马克思：《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二六一页。

② 同上书，第二六〇页。

③ 山内封介：《海参崴和滨海州》，一九四三年东京版，第六一页。

区，被沙俄侵占了很长的一段时期之后，在这里居住的不仅主要还是中国居民，而且他们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政权，根本不承认沙俄的统治。

一八八二——一八八三年（光绪八——九年），俄国总参谋部的一位中校军官那达洛夫奉命到乌苏里江地区作“探险”和“勘查”。回去以后，他写了一些反映这些地区状况的报告。据他说，在乌苏里江地区，凡中国居民的村庄都各有选举出来的村长，若干村组成的区，又有民选的区长。这些村长、区长定期集会，讨论公共事务，规定物价，调解纠纷。纠纷调解不了时，往往到中国境内请求调解，遇有刑事案件，则到中国境内请清朝官员裁决。在乌苏里江地区，有许多地方仍按传统习惯，向中国地方政府缴纳赋税。所以，这位沙俄军官不得不承认，这些中国人是“尚按自己的方式过活”，“由自己的政权来管理的。”① 那达洛夫从他亲身的经历中，还承认在整个乌苏里江地区，“赫哲人和鄂伦春人，还有住在我们领土上的中国人（指汉族居民），都不服从俄国政权，而只服从中国政权。”关于沙俄政权，“异族人甚至对它没有任何概念。而知道这一政权存在的人，有时则故意忽视它”②。这种情况当然使沙俄侵略者深为不安。那达洛夫最后忧虑地说，一旦中、俄之间发生战争，乌苏里江地区的这些居民，都将站在中国一边，“以自己的反俄游击行动，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好处”③。因此，应该采取紧急的措施，加速这一地区的俄罗斯化。

---

① 那达洛夫：《乌苏里地区的异族居民》，一八八五——一八八六年海参崴版，第一六——一七页。

② 那达洛夫：《北乌苏里地区现状简述》，一八八五年海参崴版，第三三——三四页。

③ 同上书，第三六——三七页。

沙俄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侵略政策，曾不断引起当地中国居民的激烈反抗。如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为了保卫金矿，海参崴东南青岛地方的中国居民同沙俄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次年，当沙俄西伯利亚舰队前来镇压时，遭到中国居民的英勇伏击，二十多名沙俄侵略者，被打死、打伤过半。接着，在被沙俄强占的苏城等地，人民纷纷起义，烧毁了黄岛、石庙子、蚂蚁塘等地的俄军哨所。这场各族人民抗俄的斗争发展到数千人，"转行各处，围露人村落……南部乌士利(指乌苏里)沃地、贝加尔湖及士彝文河间，扫荡几尽，余势及浦盐斯德(指海参崴)"①，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

① 《可萨克东方侵略史》，一九〇二年上海版，第六六——六七页。并参看斯勒依特尔：《我们的远东》，一八九七年圣彼得堡版，第三五六——三五八页。

第三章　农奴制改革前后沙俄对中国西部地区的侵略

一、农奴制改革前夕沙俄对中国新疆地区的侵占

新疆地区同中国其他部分发生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至少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远在西汉武帝时代，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后，汉王朝已在天山南路起亭传，开屯田，置使者校尉加以领护。到公元前六〇年（神爵二年），天山北路也归附汉朝。汉宣帝又开始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野云沟附近）设立西域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两路，负责保卫国防，维护交通、贸易等事项，其下有副校尉、丞、司马、侯、千人等加以辅助。所辖地区已包括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东汉时曾两度复置西域都护，并移治龟兹（今库车）。安帝后还在柳中（今鲁克沁）设西域长史，以代都护之职。另外自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四八年）历东汉、魏、晋各朝，都曾在高昌壁（今吐鲁番东南的哈拉和卓南）设有戊己校尉，管理新疆地区的屯田事务。太元四年（三二七年）前凉张骏将戊己校尉所治地置为高昌郡，这是新疆地区设立郡县的开始，以后历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都相沿不变。隋大业五年（六〇九年）先在今婼羌、且末一带设鄯善、且末二郡，

次年又于今哈密设伊吾郡。

到唐代，新疆地区与全国的统一又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当时，这个地区按照全国的统一规划，设立了州、县、乡、里等行政单位：伊州辖有今哈密及其附近地区，西州辖有今吐鲁番盆地一带，庭州辖有今昌吉回族自治州及乌鲁木齐市一带。同时，唐王朝还建立了安西和北庭两个都护府，专门负责这个地区的边防和各族事务。安西都护府建立于六四〇年（贞观十四年），治所在西州，六五八年（显庆三年）移治龟兹城（今库车），辖龟兹、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碎叶（今苏联哈萨克共和国托克马克；后移焉耆）四镇及葱岭以西各地，远达中亚细亚一带。七〇二年（长安二年），南疆仍归安西都护府节制，北疆则另划归新成立的北庭都护府管辖，治所在庭州（今济木萨尔北），辖境东起今阿尔泰山、巴里坤湖，西达今咸海一带。由于统一的加强，新疆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了。

十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西北地区暂时出现了封建割据的局面，但建都于高昌的维吾尔族国家继续和五代和北宋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沿用唐朝的制度和历法。不久，随着元帝国的兴起，又结束了这种封建割据的局面，而重新得到统一。一二五一年（元宪宗元年）元帝国在新疆地区设立别失八里行尚书省（治所在唐北庭都护府故址），在葱岭以西设立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一二七五年（世祖至元十二年）复设立阿里麻里（故城在今霍城镇东北）行中书省，一二八三年（至元二十年）又设置别失八里宣慰司都元帅府和斡端（今和田）宣慰司都元帅府，一三三〇年（文宗至顺元年）又曾在哈喇火州（即哈拉和卓）设总管府。十五世纪初期，明朝先在南疆的东部设置了哈密等卫，继又封北疆的瓦剌部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秃孛罗为安乐王。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平定了准噶尔部（瓦剌后裔）

的叛乱后，在全疆各城设置驻防大臣，统辖于伊犁将军，又在一部分地区设置府、厅、州、县，隶属于甘肃省。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西部疆界原在巴尔喀什湖。清朝官方文献《皇舆西域图志》、《嘉庆重修一统志》都有记载，并指出碎叶河、斋桑泊、伊塞克湖等全是中国的内河、内湖。就连沙皇俄国和苏联的许多著作和历史地图，也都是这样确认的。例如，一八六四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纪》俄方签字代表巴布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国的边界在巴尔喀什湖的北岸。① 一九五八年苏联政府审定的《苏联历史地图集》，也明明白白地画着中国的边界直到十九世纪还在巴尔喀什湖。

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沙俄侵略者的魔爪逐渐伸入中国的新疆地区。

概括说来，农奴制改革前夕，沙俄对中国新疆地区的侵略包括三个方面：一、占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伊犁河上游广大地区；二、强迫清朝政府订立不平等的通商条约，攫取新疆地区的经济特权；三、随时随地为进一步侵入整个新疆地区作好准备。

一七三五年奥伦堡建立后，尤其是叶卡特林娜二世统治的时代，沙俄一方面忙于实现打通黑海通道的传统侵略计划，另一方面则开始着手对中亚汗国和中国新疆地区的侵略。它建立了一系列堡垒线来巩固强行占领的土地，并镇压当地民族的反抗；同时又鼓动商人积极对外进行经济渗透，在各城堡中设立市集，以作将来扩张的据点；此外还积极对外进行宗教和文化渗透，诸如建筑寺院，派遣阿訇，收买留学生和散发宗教宣传品等。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为了维护逐渐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益，沙俄开始对中亚汗国和中国新疆地区实行武装占领。一八三一年

① 《巴布科夫回忆录》，第一六二页。

（清道光十一年），它在巴尔喀什湖与斋桑泊之间的中国领土上，建立了塞尔格奥堡（现阿雅古兹附近），它扼制塔城对外的交通要点。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又在巴尔喀什湖与伊犁之间建立了阔帕勒堡（现塔尔达库尔干附近）。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奥伦堡总督弗·阿·彼罗夫斯基在镇压了浩罕的反抗之后，又深入到中国新疆地区伊犁河中游建立了维尔尼堡（一九二一年后改称阿拉木图），截断了自伊犁通向中亚汗国的道路。

俄国政府外交大臣哥尔查柯夫，曾对沙俄在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的这种扩张作过具体的解释。他说，"从中国到伊塞克湖和从咸海沿锡尔河下游这两条设防的边界线，应该由一系列坚强的要塞连结起来，以便能够相互支持，并且不为游牧民族的侵扰留下什么余地"①。为了巩固对这个地区的统治，沙俄侵略军还在中国领土上建造的三个堡垒之间，设立了二十多个驿站，把这三个重要军事据点连结起来，构成一条由北而南深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达伊塞克湖盆地长达七百多公里的武装堡垒线，并利用这一地区中国少数民族从事游牧生活飘忽不定的特点，在中国领土上到处进行武装移民。其中包括：一八五五年（咸丰五年）和一八五六年（咸丰六年）在维尔尼堡建立的大、小阿拉木图两个哥萨克村庄，巴尔喀什湖南岸列普辛斯克的哥萨克村庄，塔尔加尔河的索菲亚哥萨克村，伊塞克河的那杰日达哥萨克村，卡斯克连河的迁来新村，卡拉塔尔河的科克苏哥萨克村和居民点，所抢占的中国领土，总面积达到将近"十万平方俄里"，而这一片广旷的土地，又是以气候优良、土壤丰富而著称。②

① 斯克林、罗斯：《亚洲的心脏》，一八九九年伦敦版，第四一九——四二〇页，附录一。

② 《巴布科夫回忆录》，第四一、五五页。一俄里等于一点零六六七八公里。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而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的发展，已有了较大的增长。从一八四三年到一八五四年的十年内，俄国纺织厂的纱锭从三十五万锭增加到一百万锭。俄国的商人因为本国出产的棉织品没有太大的销路而迫切要求打开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市场，扩大对华贸易的呼声愈来愈高。

在新兴的俄国资产阶级的推动下，沙皇政府积极进行从经济上侵略中国新疆地区的活动。一八四五年，俄国的外交部官员柳比莫夫就曾化装为商人，偷偷地跑到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来活动。回国后，他在写给外交部的报告中指出：俄国和新疆的贸易是有利可图的，但是首先必须和中国政府签订商约，并调整商业税。

沙皇政府接受了柳比莫夫的建议，在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和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两次要求清朝政府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地通商。清朝政府虽试图拒绝，然而终于在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屈服于沙俄的压力，与沙俄派往伊犁的卡瓦列夫斯基上校签订了不平等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沙俄因而获得向中国免税倾销商品，和在伊犁、塔尔巴哈台设立居住地、市场、货栈等特权。

《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签订，为沙俄对中国新疆地区的经济侵略铺平了道路。这和英、法从南方入侵中国是遥相呼应的。条约签订后三年，沙俄对华的商品输出总额便增加六倍左右。俄国外交大臣涅塞尔罗迭在向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报告中，曾指出这个条约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个条约一定会推进俄国在亚洲贸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对于俄国的工业利益是极其重要的。尼古拉一世在批示中也直认，这是一个新的成就，它的真正意义将由俄国整个商业界给予应有的评

价。①

这个不平等商约不仅为沙俄夺得了重大的经济特权，而且也夺得了重大的政治特权。巴布科夫这个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具体执行人，曾毫不掩饰地说过："……伊犁章程不仅在商务关系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它变成了继续深入中亚腹地的强烈催化剂"②。在此以后，沙俄对中国新疆地区的侵略，果然加强。

为了对进一步侵入整个新疆地区作好准备，沙皇政府还不断派遣特务到新疆地区进行破坏活动。恰冈·瓦里汗诺夫就曾多次被派遣到新疆地区进行这类活动。

一八五六年(咸丰六年)初，沙俄上校哈勉多夫斯基组织大规模的军事一科学"探险"，深入伊塞克湖地区。瓦里汗诺夫参加了这次探险，在野石帐吉尔吉斯人中活动了两个多月，干了许多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勾当。

一八五六年八月(咸丰六年七月)初，瓦里汗诺夫又奉命到伊犁进行活动，其目的是要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瓦里汗诺夫除和中国官员进行接触外，还全力搜集中国新疆地区的情报。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春，流窜在浩罕的新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倭里罕兴兵作乱，入据喀什噶尔。沙皇政府以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想插手喀什噶尔事务，以期达到侵略新疆地区的目的。

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卡瓦列夫斯基在《关于喀什噶尔事态以及我们对它的态度》这份报告中，曾野心毕露地说，喀什噶尔是"一个辽阔和肥沃的省份……。地理位置已经指出了喀什噶尔在政治上和对英国的重要性"；公开鼓吹俄国可以利用当地

① 拉兹科娃：《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沙皇政府在中东的经济政策和俄国资产阶级》，一九四九年莫斯科版，第三四三页。

② 《巴布科夫回忆录》，第一三四页。

居民的反清情绪，以及旧皇朝的某些代表人物，积极干涉喀什噶尔的内政。①

彼得堡的外交部和陆军部在讨论了卡瓦列夫斯基的这份报告后，共同作出以下决议：

一、派一个训练有素的军官，到喀什噶尔去了解当地的情况。

二、如西西伯利亚总督认为有必要，可加强俄国在喀什噶尔边界上的兵力。

三、如喀什噶尔的叛乱者一旦获得成功，并向西西伯利亚总督求援时，应该“不拒绝他们的请求，并友好地接待喀什噶尔新政权的使者”②。

这些决议清楚地表明，只要时机一成熟，沙皇政府就要对喀什噶尔进行各种形式的干涉，直至派出它的侵略军。陆军大臣苏哈若尼特在给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福尔特的指示中说，俄国自叶卡特林娜二世起，就想努力对喀什噶尔进行渗透，然而都没有成功。而现在应利用当地的局势，“再一次尽一切努力来和该省建立那怕是某方面的关系”。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福尔特在收到上述指示后强调说，喀什噶尔的分离是指日可待的，不过需要俄国进一步的支持罢了。而他本人还亟欲策划吞并伊犁地区，以便对整个中亚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他和盘托出了沙俄的侵略计划，即吞并喀什噶尔，吞并伊犁，侵占全部新疆地区，以完成对整个中亚的占领。③

同时，加斯福尔特又派出了瓦里汗诺夫到喀什噶尔边境去进行侦察，以便“注视喀什噶尔以及整个中国西部事务的发

① 《瓦里汗诺夫文集》第一卷，一九六一年阿拉木图版，第六二页。
② 哈里芬：《俄国在中亚的政策》，第一〇七页。
③ 同上书，第一〇八——一〇九页。

展"。①

然而，一八五七年八月（咸丰七年七月），倭里罕的叛乱还来不及取得沙俄的援助，便为清朝政府所平定。沙俄立即侵吞喀什噶尔的美梦，也随之成了泡影。但加斯福尔特在这年年度报告中，仍继续坚持沙俄的侵略政策。他写道："变喀什噶尔为一个脱离中国而受俄国保护的国家，对当地人民将是一大帮助……我们将要成为中亚细亚的主人，我们将要在许多汗国面前受到尊敬，从而促进我们大步前进"②。他并再度派遣瓦里汗诺夫打扮成鞑靼商人，潜入喀什噶尔去搜集有关的情报。行前，俄国外交部再三提醒他："此行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非商业性的，……国家利益将不得因私人利益而蒙受牺牲"③。

一八五八年十月（咸丰八年九月），瓦里汗诺夫随商队潜入中国喀什噶尔境内，非法活动达五个月之久。据他自己承认："至于我的所作所为，那就是我在逗留于喀什噶尔期间，曾用尽一切办法来搜集关于该地区尽可能准确的情报，特别是有关小布哈拉④政治情况的情报，为此就和所有民族、阶层和党派的人都打了交道……"⑤。

一八五九年六月（咸丰九年五月），瓦里汗诺夫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向沙皇政府提供了许多有关喀什噶尔的内部情况，并建议加紧向喀什噶尔进行经济渗透。沙皇政府上至外交大臣哥尔查柯夫，下到加斯福尔特、卡瓦列夫斯基，都把瓦里汗诺夫的这份报告视为至宝。正是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沙皇政府制订了下一步侵略中国新疆地区的计划。

① 《瓦里汗诺夫文集》第一卷，第五六页。
② 拉铁摩尔：《亚洲的枢纽》，一九五〇年波士顿版，第二八页。
③ 《瓦里汗诺夫文集》第一卷，第六五页。
④ 沙俄对于中国新疆天山南路别有用意的称谓。
⑤ 《瓦里汗诺夫文集》第二卷，一九六二年阿拉木图版，第二六三页。

二、农奴制改革后沙俄加紧对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的扩张

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把沙俄的虚弱面目暴露在全欧洲面前，使它本来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了。尼古拉一世暴卒后，新登上皇位的亚历山大二世，极想采取某种办法来改变异常糟糕的处境。矛盾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农奴制危机上。一八五六年三月三十日，亚历山大二世在贵族代表会议上说："农奴制的现状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与其让农奴自下而上地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地解除束缚"①。这句话，暴露了沙皇和贵族对象大海怒涛席卷全国的农奴起义极端恐惧心理。从一八五八到一八六〇年，俄国农奴起义接连不断地爆发了将近三百次。革命的熊熊烈火，吓坏了贵族。他们纷纷从乡村逃往城市，借城墙和驻军的保护，躲避他们称之为情景非常可怕的"暴动"。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了维持统治，急急忙忙进行农奴制的改革。一八六一年三月，他颁布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

农奴制改革是俄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俄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工厂从一八六六年的二千五百家——三千家，增加到一八七九年的四千五百家、一八九〇年的六千家。生铁和石油的产量，从一八六一到一八九六年，增长了近十倍。铁路网从一八六五年的三千八百十九公里，增长到一八九〇年的二万九千零六十三公里，即增长七倍以上。

俄国农奴制改革是不彻底的。因为，沙皇专制制度的基础

① 塔吉舍夫：《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第一卷，一九一一年圣彼得堡版，第二七八页。

就是农奴制，沙皇就是农奴主的头子。对于沙皇政府来说，消灭农奴制和保存自己的专制统治，是不可调和的。正如尼古拉一世手下的警察头子所说的一样，"地主是君主最可靠的屏障，没有什么军队能代替地主在他庄园上所连续不断发挥的警惕心和权威性。假如他的权力被摧毁，人民将会变成一股浪潮，早晚会危及沙皇本身。……地主是捍卫国家最忠实的、日夜睁着眼睛的警犬，他是天然的刑庭法官。"尼古拉一世是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的。一八四二年三月三十日，他在国务会议上承认："农奴制是俄罗斯生活中无可置疑的邪恶之物，但我认为要是去触动它，是更加危险的"①。亚历山大二世是为了强化专制统治，才求助于农奴制改革的。他想把通过封建农奴主间接统治农奴的办法，转变为通过村社地方贵族对农奴的直接控制。所以，解放了的农奴在法律上虽是自由人，但并未获得实际的公民权利。同时，土地仍然被视为地主的财产，农民仍被迫在苛刻的条件下向地主租佃土地。除去缴纳人头税、土地税、自治局税和村社税之外，农民还要服名目繁多的徭役和工役；数达二十亿卢布的赎金，实质上仍然是中世纪代役租的继续。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民象俄国这样，在'解放'之后还遭到这样的破产、贫困、欺侮和凌辱。"②

一八六一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同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相比较是迅速的。但是，如果这一发展速度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则仍然是缓慢的。"它不能不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是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是使生产

① 扎布罗斯基-达锡亚托夫斯基：《吉谢列夫伯爵及其时代》第二卷，一八八二年圣彼得堡版，第二五四页。

② 《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列宁全集》第一七卷，第七一页。

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的，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并且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①

马克思在一八六〇年科学地预见到这种改革的后果，他指出说：“按照俄国政府的精神去解放农奴，就会使俄国的侵略性增强千百倍。这种解放的目的只不过是消除障碍，从而使专制扩大到极限”②。历史证明，马克思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一八六一年以后，沙皇俄国越来越富于侵略性，这从农奴制改革的本身及其后果中，都充分地反映出来。

首先，是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军事封建的掠夺，进一步结合起来。

农奴制改革以及此后一系列的改革，都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一方面它使农民大批破产，离开土地，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的雇佣劳动力；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大力培植资产阶级，给他们以各种特权，采取保护关税及其他优惠办法，刺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封建残余的存在，不仅缺乏使农民成为大量产业后备军的条件，更重要的是缺乏与工业生产的增长相适应的国内销售市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的对外政策必然要把资本主义剥削和军事封建掠夺结合起来，用对外扩张和疯狂掠夺，来弥补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足。也就是说，沙皇政府力图用征服新领土的办法，来扩大受封建残余束缚的有限的国内市场。因此，沙皇俄国的扩张欲望越来越强烈，一心想鲸吞巴尔干半岛、中亚细亚和中国。

其次，是军事专制统治的加强。沙皇政府进行农奴制改革，就是为了排除那些仍然限制沙皇专制的最后障碍。俄国农奴的解放，“只能说它使最高政权摆脱了贵族可能对其中央集权活动

①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卷，第五五〇页。

② 《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四卷，第五三五页。

所起的反作用。它为招募自己的队伍创造了广泛的条件，它破坏了俄国农民的村社所有制，分离了农民，巩固了他们对沙皇爷爷的信仰"①。因为这个专制制度一向在国内实行黑暗的军事官僚统治，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座监狱。而由于一八七四年普遍征兵制的实行，沙皇在排除封建地主阶级因顾虑劳动力缺乏而对军队征集所作的抗拒后，进而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控制着整个军事大权。这种军事专制既用来掠夺别国领土，又用来加强对本国的统治。这样就形成了沙俄军阀制和军国主义。恩格斯说："俄国的军国主义是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后台支柱。"② 它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则正如列宁所说的："沙皇专制制度同欧洲和亚洲的邻国比较，又是最反动最野蛮的国家制度"③。

农奴制改革后，沙俄向亚洲的扩张，其矛头首先指向中亚和中国。

俄国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特别是迅速发展的纺织业资本家，是这时推动对外扩张的主要动力。因为俄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深知，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国，俄国的工业制造品要在欧洲推销是有困难的，只有在中亚这类不发达地区，它才能够以一个工业制造国的面貌出现。这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已经成为《俄罗斯消息报》④ 讨论的中心题

① 马克思：《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六卷，第二二八页。

② 《流亡者文献》，同上书第一八卷，第五七二页。

③ 《191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夏季会议的决议》，《列宁全集》第一九卷，第四二七页。

④ 一八五六——一九〇六年俄国的文学、政治杂志，先为双周刊，后为月刊，出版地点先在莫斯科，后移至彼得堡。一八六一年起，成为反动贵族的喉舌。

目，并且也是当时统治阶级一致的意见——不仅银行巨头和工商业资本家是这样看法，而且在有关部门研究报告中，也完全倾向于这样的看法。沙皇政府财政部司长噶吉迈斯特对中亚细亚在当时俄国工业发展上的重要性，发表过近似总结性的意见。他说："随着俄国工业的发展，出口销售市场的需要变得迫切起来，而俄国是不能和西欧产品进行竞争的，但她却能够指望对单一化的亚洲商品保持优势；由于只有俄国才需要它们的产品，所以中亚细亚的市场必须格外承当保证俄国商品有销路的任务。虽然对中亚细亚贸易仅占整个俄国贸易周转额的一小部分，但由于输出到这些市场上去的制造商正在增加，它是正沿着正确道路在发展的"①。

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美国内战爆发，遍及全世界范围的"棉花危机"随之出现，美棉来源突然断绝。一八六一年沙俄从欧洲边境输入的原棉（其中包括从埃及输入的），占整个棉花总输入数额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三，从亚洲输入的原棉只占百分之五点七，而其中来自中亚的原棉只占百分之四点五。一八六二年，从欧洲边境输入的原棉锐减为百分之五十二点三，从亚洲输入的原棉突然增到百分之四十七点七，而其中来自中亚的原棉，竟占百分之四十点二。②在下诺甫哥罗德，中亚原棉的价格由每普特四到五个卢布，跃升到每普特二十到二十三个卢布。就在这个时候，莫斯科曾有十五个俄国商人写信给沙皇政府财政部，要求协助从中亚特别是布哈拉获得原棉，以补救由于美棉断绝所引起的危机。

为了扩大国外的销售市场，同时也为了解决纺织业原棉供

① 原载《俄罗斯消息报》一八六二年第一〇期。转引自哈尔芬《三个俄国使团》，一九五六年塔什干版，第一六页。

② 拉兹科娃：《俄国和中亚的经济联系》，一九六三年莫斯科版，第六一页。

应基地的问题，俄国资产阶级遂伙同贵族—官僚分子，以外交部亚洲司①作为策划的大本营，对中亚细亚和中国新疆地区，肆意进行疯狂的占领和掠夺活动。亚洲司的历届主持人，都是对外侵略的老手。一八四九年来北京商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条约》的谈判者和建议沙皇吞并中国新疆地区的主谋卡瓦列夫斯基，就曾一度担任过亚洲司的负责人。一八六〇年凭借威胁讹诈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的伊格纳切也夫，随后也便青云直上，成为亚洲司的负责人。另外的几个负责人，也都是以进行凶恶的扩张活动著称的。

一八六六年一月，萨瓦·莫洛佐夫父子公司、伊凡·库鲁道夫父子公司和巴拉诺夫兄弟公司，联合组成了"塔什干和中亚贸易协会"。这是陆军大臣米留金在奥伦堡总督库里查诺夫斯基的推动下，准备变塔什干为中亚商业中枢的开始。一八六九年三月八日，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柯夫在一封私人密信中承认："实质上，商业上的利润才是召唤我们到亚洲去的主要动机"②。一八七一年，土尔克斯坦的一名俄国高级官员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为了承担我们在东方的文明任务，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我们无法在欧洲进行竞争的产品，开辟新的市场"；"而我们的商业，只能在我们的刺刀的庇护下求得发展"。③俄国资产阶级报刊在一八六二年说得更加露骨：把中亚细亚并入俄罗斯的版图，能

① 沙皇保罗于一七九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命令，在外交部内成立管理中近东事务的委员会，名为"亚洲司"。一八一九年四月十九日，亚历山大一世又将它改为独立的机构。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亚洲司逐渐变成几乎与外交部平行的机构，负责制定沙俄外交政策的主导方针，特别以确定扩张主义目标和炮制侵略性思想意识著称。一八九五年撤销。

② 《麦恩道夫男爵文件》，转引自萨姆纳《一八七〇——一八八〇年俄国与巴尔干》，一九三七年伦敦版，第四六页。

③ 茨楚勒：《土尔克斯坦》第二卷，一八七六年伦敦版，第二二九页。

够取得的利益是那样明显，凡是为这件事而付出的代价，不久便可以捞回来。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中亚和俄国将军们合伙的，有莫斯科纺织业百万富翁库鲁道夫、开采铅矿的伯乌辛、开采金矿的科里斯尼柯夫（他由于煤矿舞弊案件，以及在喀什噶尔和浩罕进行商业冒险活动而著称），此外还有普鲁锡和卜柯夫斯基的巨大贸易商行。“从参谋本部高级人员格鲁克哈夫斯基罪恶昭彰的案件来看，军事职务和商队利润的相互结合，实在是太容易了”①。外里海的军事指挥官罗马金，在谈到下列事件时感到很骄傲，这些事件便是：契列金诺贝尔石油特许开采地区的日趋发展，石油产品在中亚细亚的良好市场，和石油产品的第一批护航队即将出发到基发去。他在一八七六年透露说：“里海的东岸已经吸引了资本家们和许多大公司的注意力。各方面都向他提出对鱼产、盐业、硫磺和石蜡的特许开采权”。他还指出：一个新兴的盐业公司的前途展望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是由一个位置很高的朝臣为首进行经营的。②

在俄国贵族—文武官僚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推动下，短短二十年内，中亚细亚绿洲上的汗国和部落，逐一沦入俄国的魔掌。一八六五年，浩罕最大城市塔什干被俄国占领。一八六七年，俄国把在中亚所占领的土地合并，改称为土尔克斯坦省，由考夫曼任总督。一八六八年，考夫曼攻占撒马尔罕，布哈拉艾米尔承认对沙俄的藩属关系。经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主持的御前会议的布置，在俄军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基发在一八七五年也被迫签订条约，成为沙俄的附庸。一八七六年，浩罕被俄国吞并。从此，中亚三个汗国均沦为沙俄的殖民地。一八八一年，沙俄军队

①② 萨姆纳：《一八七〇——一八八〇年俄国与巴尔干》，第四六页。

占据格奥克一帖别，这对土库曼的吞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八八四年，经过外交上的欺骗和武力的威胁，麦尔夫绿洲上的土库曼被并入俄罗斯的版图。

沙俄是凭借残酷杀戮，对中亚汗国和土库曼族部落进行征服的。考夫曼在占领撒马尔罕城后，纵兵抢劫三日，杀戮了成千上万的无辜俘虏。攻占格奥克一帖别时，经过沙俄侵略军残酷的屠杀，除去六百多个波斯俘虏和五千多残余的妇女、儿童之外，城内的男性居民几乎被杀光。对邻国残酷的武力征服，是沙皇制度的必然结果。彼得一世对他儿子亚历修说过："正是由于战争，才使我们由黑暗进入光明的"①。以后的历代沙皇都继承了这个反动的传统。

沙俄在中亚细亚的恶性扩张，引起了欧洲资产阶级尤其是英国的妒忌和舆论的强烈抗议。为了进行掩饰，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柯夫于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给驻外使节的指令中，对沙皇俄国的扩张作了恬不知耻的解释。他说，俄国同它的亚洲邻国发生接触时，"保持边界安全的方法"，"是把他们征服下来"，而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工作。② 按照这个逻辑，俄罗斯帝国一旦扩张，就要永无止境地扩张下去。历史的事实证明，沙俄在亚洲的扩张正是欲壑难填。长期与沙俄在中亚进行争夺的英国印度总督寇松，对一八六四——一八八五年沙俄在中亚细亚的扩张如何一环紧扣一环，曾作过描绘。他说：沙俄的侵略是从不停歇的，"在锁链上铸就的每一环本身，已和下一环交缠在一起，正如从奥伦堡到草原迈开了第一步，紧接着必然是塔什干

① 索洛维也夫：《远古以来的俄国史》第一七——一八卷，一九六三年莫斯科版，第一四一页。

② 斯克林、罗斯：《亚洲的心脏》，第四一八——四一九页。

的征服"①。事实证明，扩张、不断地扩张，是沙俄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

中亚汗国的吞并，为沙俄提供了优良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根据沙皇政府财政部代表的观察，一八七二年，布哈拉这个中亚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已经是"没有夸张地从头到脚充满了俄国棉织品，而且看起来至少六倍于英国产品"②。一八五八年布哈拉对俄国输出的原棉，仅值六十七万七千卢布，而在一八六七年便跃升到五百五十一万三千卢布。这是沙俄之所以占领撒马尔罕的原因之一。③到十九世纪末，沙俄在纺织业方面，已继英、美、德之后而名列世界第四。沙俄的这种成就，是在彻底摧毁中亚地区家庭手工业（特别是地毯和丝织业）和压榨当地居民血汗的基础上获得的。一八七一年，俄国工商业促进会的主要负责人沙夫罗夫，曾对这种情况作了概括的总结，他说："欧洲在工业生产上远远超过我们"，"为了发展我国的工业生产，除了拥有亚洲可靠的有利市场外，别无他途"。在沙夫罗夫看来，中亚细亚、波斯、中国就是最适宜于推销俄国工业产品的市场。④

三、以"勘界"为手段割占中国西部的大片领土

在对中亚细亚汗国进行军事征服的同时，沙俄加剧了对中国新疆地区的扩张。

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不仅强迫清朝政府把乌苏里江

① 寇松：《俄国在中亚细亚》，一八八九年伦敦版，第三一八——三一九页。
② 茨舒勒：《土尔克斯坦》第二卷，第九六页。
③ 邵可侣：《世界地理》第一卷，一八八七年伦敦英译本，第二八七页。
④ 那罗企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一八六〇——一八九五年）》，一九五六年莫斯科版，第二二七页。

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自己，同时还玩弄故伎，为割占中国西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埋下了钉子。按照条约第二条的规定："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这款条文本身，除了把历来属于中国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片土地，强行划入沙俄版图，另外还要弄花招，准备在"常驻卡伦"字面上作文章，以便攫得比这个条约所规定要多得多的中国领土。沙皇政府的这种阴谋诡计，在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勘分西北边界时，表演得更加昭著。

一八五八年，恩格斯对沙皇俄国在领土扩张中一再玩弄的卑鄙伎俩，作了非常有力的揭露。他指出，除夺取中国大片领土外，"俄国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它已设法成立了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而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①。事情正象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一八五八年以后，沙俄同清朝政府每勘一次边界，每签一次条约，就把中国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

策划一块一块地割占中国新疆地区的领土，早已是沙皇政府的既定政策，而勘界则是它实现这一侵略政策的手段。在两国开始勘界谈判之前，沙皇政府已做了种种布置。一八六一年十月，俄国外交大臣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于一八六二年出发到东部边界进行窥探，为勘界作好准备，还通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派人参加工作。地理学会的反应极为积极，素以窥探东西伯利

①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二卷，第六六四页。

亚和高加索出名的谷慈塔夫·拉德和地质学家费迪南·弗莱赫·范李希霍芬，先后参加了俄国外交部组织的阴谋活动。这不仅促进地理学会走上明目张胆为沙皇政府扩张政策服务的道路，同时也促进了这个机构的膨胀。在这以后十五年内，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在沙皇政府的资助下，获得了迅速发展，共拥有会员一千一百八十五人。这个学会先后派出许多窥探队伍，发表了许多为沙俄扩张活动效劳的报告。① 由于长期窥探的结果，二十世纪初，沙皇政府即完成了非法测绘的、包括中国蒙古、新疆、西藏和北部、西部各省"四十俄里一吋"的详尽地图。

接着，一八六二年一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主持特别会议，有陆军部、外交部和财政部的代表参加，侵华老手伊格纳切也夫和卡瓦列夫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会上，通过了外交部所拟订的、依靠外交讹诈割占中国新疆和中国西部其它地区大片领土的方案。会后，亚历山大二世还亲自召见巴布科夫上校（当时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军团任职），听取了他所搜集的有关中国边境的情报，并看了他所绘制的伊犁附近地区地图。他随即任命这个沙俄侵略分子，和准备偷测中国西部地区地形的戈卢别夫，以及长期以来在中国进行阴谋活动的驻伊犁总领事杂哈劳，为对华谈判代表，并指示财政大臣拨款加以支持。②

在由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柯夫亲自署名发给谈判代表的训令中，沙皇政府指示，首先必须向清朝政府代表声明，谈判只能在"准确地"依据中俄《北京条约》划界的条件下才能举行，然后再坚持以中国的"常驻卡伦"来划分边界。假如清朝政府拒绝，就应该把事先拟定的方案递交给清朝政府代表，要他们明确回

① 罗林生：《报告》，见《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一八六七年第一九卷，第四二二——四二三页。

② 《巴布科夫回忆录》，第一三九页。

答是接受还是不接受。① 一句话，整个谈判要以威胁讹诈的方式进行。

沙俄威胁清朝政府承认的所谓边界线，实际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把沙俄“事实上已经占领的谢米列廖斯克和外伊犁地区的土地，通过庄严的国际条约归并入俄罗斯的领域”②。在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伊格纳切也夫已经迫使清朝政府承认了这样的事实，现在所要进行的只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手续而已。

二、是要把原来还未被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甚至在中俄《北京条约》中也未曾划归沙俄版图的中国领土，乘这一次“勘界”的机会，加以吞并。这里主要包括斋桑湖周围广大地区。巴布科夫承认：“虽然在北京条约订立以前，斋桑湖始终是位于中国版图内的，但是我国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利用中国人的爱好和平，自由地在斋桑湖上和额尔齐斯河上捕鱼”。由于有了这种捕鱼的方便，从一八〇三——一八四五年(嘉庆八年——道光二十五年)间，西伯利亚哥萨克军的军库增加了五十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卢布的收入。③ 既然斋桑湖拥有这样丰富的鱼产，这个湖泊就被认为对沙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能够保持对这个湖泊的专有，是我们(指沙俄)所渴望的”。如果清朝政府拒绝了这项要求，“至少斋桑湖要留归两国共有，并让俄国人享有在湖上捕鱼和航行的权利”。④

---

① 《巴布科夫回忆录》，第一九〇——一九一、一九六页。

② 同上书，第一五八页。

③ 同上书，第一九九——二〇〇页。沙俄哥萨克人在斋桑湖上非法捕鱼期间，仍承认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并于每年夏天接受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巡视，哥萨克军官所组成的仪仗队，还特别按照中国当时习俗，对参赞大臣屈膝请安。参见上引书，第二〇一——二〇二页。

④ 同上书，第一九一——一九二页。

三、是要借勘分疆界的机会，攫取一些战略据点，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做好准备。为此，沙皇政府在训令中又特别强调靠近穆扎尔特山口西面最近的两个山口的问题，说："这两个山口和纳伦河水系，是维尔尼城和小布哈拉繁荣城市喀什噶尔、和阗等之间最方便的交通道路，因此，必须把这全部地方认定是属于俄国所有，要使位置在两大并行山脉之间的山口和高原，保留在我国掌握之中"①。

这些便是沙俄事先策划的勘分疆界的基本内容。

根据沙皇政府的指示，巴布科夫和杂哈劳又进一步布置了在谈判中所要玩弄的伎俩。首先，他们研究了中俄《北京条约》的各种文本。中俄《北京条约》有俄文本和订约时俄方所译的中文本，为了强占新疆地区西部的大片领土，俄方早在中文译本中埋下了钉子——在涉及勘分西部疆界的第二条款"现在卡伦"上，加上了"常驻"字样，而在俄文原本是并没有这两个字的。他们估计到清朝政府谈判代表不懂俄文，因而决定在谈判中钉住中文本第二条，作为讹诈的依据。②

同时，巴布科夫又派出俄军，占领离塔尔巴哈台仅七公里的英多巴尔鲁克、大巴尔鲁克、额尔格图等地区，偷立"界石"十七块；而杂哈劳则在伊犁西北，从呢玛图到勒布什一带设立哨所，阻止中国军队在自己边境地区进行巡逻。③巴布科夫公然宣称：他这样做法，"目的在于向中国人表明，我们这支部队的后方，也就是他们卡伦线以西的所有土地，我们根据《北京条约》一致认为应划归俄国所有"④。

---

① 《巴布科夫回忆录》，第一九二页。
② 同上书，第一九八——一九九页。
③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第三——七、五二——五三页。
④ 《巴布科夫回忆录》，第一七三页。

布置就绪后，巴布科夫于一八六二年八月三日（同治元年七月八日）到塔尔巴哈台，与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领队大臣博勒果素等谈判。一开始，巴布科夫便抓住由沙俄一手炮制的中俄《北京条约》中文译本中“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一句加以歪曲，强词夺理地要以“现在中国常驻卡伦”为界，并拿出一张早已画好的分界地图，上面以一条红线表明边界线，把中国常设卡伦以外的领土，全部画入沙俄的版图。越出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所规定的范围和边界走向，妄图割占更多的中国的领土。因为根据清朝的制度，边界卡伦，向来分为常设、移设、添撤三种。历年不移、设有定地的称为常设卡伦；官兵轮流替代，或秋冬两季迁移的，称为移设卡伦；时添时撤的称为添撤卡伦。卡伦原是边防军驻所，其职责是稽核游牧人等的进出往来，并不是界址的标志。因此，常设卡伦，近的距城不过数十里，远的二三百里、六七百里，以至千里不等。① 例如，伊犁以西的勒布什地方，乾隆年间所立石碣尚存，阿勒坦乌梁海等处，一向是中国蒙族游牧地区。“其为中华所有，实有明证”②。但这些地方便位于常设卡伦之外。因此，要以卡伦作为划分边界的依据，就必须以最外的卡伦为准。当清朝政府代表指出这种情况，与之据理力争时，巴布科夫死咬住中俄《北京条约》俄方中文译本中所埋下的钉子不放。

清朝政府的代表指出：中俄《北京条约》关于西部疆界的规定，是说从沙宾达巴哈末处界牌起，至浩罕边界为界。在这一段漫长的边界中，只有三个地名，并未详细规定逐段立界的位置，何况条约内所提到的“现在中国常驻卡伦”，仅是作为勘分边界标准之一，另外还有“山岭、大河之流”作为标准，并无统统以“现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七，第五页。

② 《清穆宗实录》卷四一，第四二——四四页。

在中国常驻卡伦”作为分界标准的字样。因此，要确定未定的边界，应根据条约，依照地图，共同商议勘定。①清朝代表又拿出伊犁库藏地图所载各处边界与之评论，按照这个地图，中国边界极为明确。特穆尔图淖尔、斋桑湖等处，均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界内，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也一向是科布多所属地区。②据图剖析，细加质对，使得沙俄代表感到万分理屈。不过巴布科夫根据沙皇政府的指示，居然蛮不讲理地嚷道：“我们不能以你们之图为凭”，“若要如此，即可不议。”“我们只好带来兵队占踞卡外之地，不由你们不给。”③

八月十三日再次谈判时，杂哈劳也出场了。这个“通晓满、汉语言”的侵华老手参加谈判后，花样更层出不穷。一开始是摆架子，推病拒绝出席会议，等到出席会议，则又佯装不知道过去谈判情形。当清朝政府代表指出，你是你们国家的大臣，为什么连以前会议情节都不知道时，这个家伙又变换一套手法，坚持要清朝大臣出示全权大臣的凭据，要看到凭据才进行会议，“言讫遂辞而去”。等清朝政府代表去回访的时候，杂哈劳又只谈俄国的“风土山川”，“不谈公事”。随后又以“全权大臣”的身份和权限作为题目，往返纠缠了好几天，借故刁难，暗地里在策划阴谋诡计。④

八月二十四日，巴布科夫和杂哈劳再次来谈判。两人依照事先商量好的计策，到会后一言不发，沉默将及半个钟头。清朝政府代表不得已首先发言，⑤巴布科夫仍很少讲话，“惟杂哈劳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第三五——三六页。
② 《清穆宗实录》卷二七，第二〇——二一页；卷三六，第三一——三三页。
③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第三七页。
④ 同上书，第三七——三九页。
⑤ 《巴布科夫回忆录》，第二一七页。

一人刺刺不休"。他一开始就威胁说："如不照条约内载常设卡伦为界，即是你们废了条约"。清朝政府代表要杂哈劳先看看地图，然后再商谈。杂哈劳竟加拒绝，并连声叫嚷说："你们之图，我们不看。"清朝政府代表列举大量事实，证明不能以常设卡伦为界的理由，并指出："即如我国之勒布什边界地方，自乾隆年间立有石碣，现在尚存。且我国伊犁、塔尔巴哈台，每年派官兵前往该处查收哈萨克呈交之租马，均在此界会哨。"杂哈劳由于理亏，无言以对，竟然信口雌黄，说："此界系你们伊犁将军私自偷立，何以算得交界"。随着便破口大骂，完全是一副无赖的腔调。①

九月二日，杂哈劳等再来谈判。清朝政府代表根据从清朝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领到的地图和伊犁旧图，逐一与之核对，指出俄方所绘地图中许多指东为西的地方。俄方理屈词穷，先则声称俄方所绘的地图，不足为凭，仍要坚持以中俄《北京条约》俄方中译本中所载以"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一句作为划界的依据。当清朝政府代表质问，如此说来，岂不是意味着要按照条约所载，从沙宾达巴哈末处界牌往西的走向来勘分。杂哈劳发现，这样一来，煞费心思所策划的阴谋，又为清朝政府代表所识破。因为要是依照从沙宾达巴哈末处界牌往西的走向来勘分，不但斋桑湖要划归中国，而且同所谓"现在中国常驻卡伦"，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杂哈劳尴尬已极，只好又提出"必须两国复派委员会同画图，再行定议"的办法。不料清朝政府立即答应可以这样办理。杂哈劳又意识到，双方一旦会同查勘绘图，结果必然是整个阴谋的破产，于是话才出口又立即加以推翻，说："若果如此办理，诚恐十年、二十年不能定议。"整个谈判过程中，沙俄代表出尔反尔，强词夺理，完全无法加以理喻。最后由于狡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第三九一一四〇页。

辩、威胁都没有达到目的，沙皇政府遂以中断谈判来要挟，命令俄方代表于一八六二年十月十二日（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离塔城回国。①

谈判中断之后，巴布科夫又进一步玩弄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穆拉维也夫强迫奕山订立《瑷珲条约》的故伎，在新疆边境全线出动军队，对清朝政府进行威胁。巴布科夫的武装占领计划，得到了沙皇政府的批准。外交大臣哥尔查柯夫在所签署的复文中曾指示说："要尽可能地实际占领符合我们意愿的整个边界线，这样我们就能够安安稳稳地等待重开谈判的方便时机"②。"由于斋桑湖是关系西部中国划界整个事业的重心"，因此巴布科夫在一八六三年（同治三年）夏天亲自出马，组织了一个由哥萨克骑兵和炮兵掩护的"斋桑湖考察团"，侵入斋桑湖两岸地区。巴布科夫自己承认，这样的武装行动，"无可争辩地对中国人产生强烈的影响，并且向他们清楚地表明，斋桑湖和该湖以东到中国常设卡伦线的全部地方，作为我国实际上已经占领的地方，今后应该完全归入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然后根据《北京条约》并入我国领土"③。他们窥探勘测的中国领土，广达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平方俄里，并在喀拉额尔齐斯河左岸盆地向西十俄里到阿克求别山岭，进行了比例尺每吋二百俄丈的地形测量。

除此以外，在一八六三——一八六四年（同治二年——三年）间，沙俄军队还强占了从斋桑湖到伊塞克湖整个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卡伦十余处。沙俄所派出的侵略军，每支人数"四五百至百数名不等"。他们在中国领土上，或执械逞凶，或偷立鄂博，或

① 《巴布科夫回忆录》，第二一九——二二七页。《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第四二——四三页；卷一〇，第五二——五四页。

② 《巴布科夫回忆录》，第二五三、二七四页。

③ 同上书，第二五〇页。

伐木盖房，或拘禁卡兵，或抢劫牛马。阴险狡诈的杂哈劳，更借通商之名，指使"无业之徒，狗偷鼠窃"，对中国的"山川险阻，道路纡折，靡不私窥大概"；对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不是"胁之以威，即诱之以利"，企图进行收买分化的勾当。①

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二日（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沙俄戈卢别夫大尉率领步兵一个连、哥萨克炮兵一个排和哥萨克二十人，以进行天文观察为名，侵入中国伊犁地区博罗胡吉尔卡进行挑衅。这一伙侵略者不仅不听清朝政府卡军的劝阻，反而"开放火炮火箭"进行攻击。清军迫不得已用抬炮加以还击。侵略者被击退后，再次纠集残众继续反扑。在清军痛击下，俄军伤亡将及百人，被迫撤退至科斯·英奎。沙俄在博罗胡吉尔挑衅的事件发生后，清朝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命令边防军队"整队严防"，侵略者"如敢再来扑犯，即激励官兵奋勇迎击，不可为其所乘"。②这样，沙俄的武装挑衅行动，从塔尔巴哈台山区一直到通往伊塞克的格根河盆地，处处受到打击，巴布科夫一伙在中国境内横冲直闯的嚣张气焰，才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③

在杂哈劳中断谈判离塔城回国后，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冬和次年春、夏，清朝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在北京和俄国驻华公使巴留捷克和代办格凌喀反复举行谈判，仔细剖析中俄《北京条约》俄方所译中文本的内容，对沙俄侵略者所据以进行讹诈的种种依据，"逐层"加以反驳。但巴留捷克"人甚狡猾，每至词穷"，便推故说勘分边界事务"另有钦派大臣，本大臣亦未深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七，第七——八、二九、四八页。

② 《清穆宗实录》卷七三，第二〇——二二页，四三——四五页；卷七五，第三一——三三页；《巴布科夫回忆录》，第二四一——二四三页。

③ 《巴布科夫回忆录》，第二四七——二四八页。

悉该事情形，难从中剖辩”，来推卸责任。①

到一八六三年八月（同治二年七月），格凌喀在正式发出复文照会时，又开始转换手法。过去巴布科夫和乌哈劳的密谋，是把中俄《北京条约》俄方所译的中文本作为依据，竭力利用“现在常驻卡伦”六个字来进行讹诈。但是弄虚作假必然漏洞百出，顾了头顾不了尾。清朝政府扣住“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这句话不放，眼见以“现在常驻卡伦”作为吞并斋桑湖地区的依据，是完全站不住脚了。对此，沙俄当然是不甘心的，于是一反以往的说法，放弃了原来利用的中俄《北京条约》俄方所译的中文本，转而乞灵于俄文原本。说什么原条约俄文是“载明由沙宾达巴哈往西南直至斋桑淖尔湖”的，所以两国的疆界，“其东北为沙宾达巴哈，其西南为斋桑淖尔湖，两处彼此相对”，并公然宣称“此条内本应写西南字样，误写作西直字样，明系翻译官之错”。②清朝政府在复照中揭露了沙俄这种前后矛盾的伎俩。所举理由是：

一、条约中文本是俄国所译，而非清朝政府所译。因为当时写得清清楚楚，是“往西直至”字样，所以清朝政府才加以同意，若当时写的是“西南”字样，清朝政府是不会同意签字的。

二、俄国复照已说过，当时两国谈判大臣彼此均不认识他国文字，所以清朝政府所依据的自然只有中文了，而且条约又是俄国人所翻译的，中文本一字一句必然同俄文本相符，双方才会签字承认，决不会明知译文有这样显然的错误，而骤然签字承认的。

三、两方换约已经三年多，从没有听到俄国说过中译本有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一，第一——九页。
② 同上书卷一七，第四二——四三页。

错误，现在突然说有错误，显然是有心背约的表现。①

清朝政府的反驳是有理有据的。但沙俄奉行的一贯方针是，强权就是公理，对沙俄这样的侵略者讲道理，当然不会发生什么作用。因此，一八六三年十月（同治二年九月），双方在塔城的再度谈判，也没有解决问题。②

一八六四年八、九月（同治三年七、八月）间，新疆少数民族起兵反清，新疆南路东四城被攻陷，乌鲁木齐汉城也被占领，满城被围。沙皇政府看到这一有利时机，便继续施加压力，迫使清朝政府让步，以遂其强占中国大片领土的野心。腐朽的清朝政府认为："综核通盘形势，边界既属一无可恃，自不得不从权放宽一步，以期早为蔵事"③，因而不顾斋桑湖岸东南一带中国少数民族的反对，④不顾伊犁境内大量屯垦官兵的生计，⑤要明谊等按照沙俄议单，赶紧将分界事宜结束。一八六四年九月十三日（同治三年八月十三日），沙俄先派遣俄军六百余人，携带枪炮到塔城巴克图卡外驻扎，逼兵挟制。九月十八日，清朝政府派官员前往塔尔巴哈台商订谈判日期时，杂哈劳和巴布科夫为了要挟清朝政府，乘机提出了"最后通牒"，气势汹汹地说："我们前来按照议单定界换约，……若照此画定限道定界，将分入俄国地面旧住人丁，均为俄国所属。如谓可行，即派员来圈（即贸易圈），在另有绘就图内添写清字地名，以便互换。若不照此办理，稍有更改，我们立即启程回国，止好派兵强占"⑥。但即使清朝官吏对议单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七，第四五——四六页；《巴布科夫回忆录》，第二六一——二六三页。
② 《巴布科夫回忆录》，第二七一——二七三页。
③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八，第一九——二〇页。
④ 同上书卷二六，第一五页。
⑤ 同上书卷二五，第三〇页。
⑥ 同上书卷二九，第二〇——二一页。

完全接受，偶然对细节提出要双方商议澄清时，杂哈劳也同样动辄以“止好起身回国，带兵强占”，或“如谓不可行，我们立即回国，派兵看守分准地界”相威胁。① 就在这样情况下，十月二十三日，清朝政府代表通知俄方，全盘接受沙俄提出的条件，同意在俄方事先画好的地图上，依照俄文音译成中文，注写地名，画定边界。十一月五日，明谊代表清朝政府在《勘分西北界约记》上签字画押。

根据《勘分西北界约记》第六条的规定，换约后二百四十天，两国分界大臣即应在指定地点会齐，分为二起，一起往西南，一起往东北，建立界牌鄂博，划分界址。因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新疆少数民族起兵反清，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相继失守，这项工作无法举行，一直拖了四年。在此时期内，沙俄又对于建立界牌鄂博作了处心积虑的准备。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派出以奥斯坦—萨肯男爵为首的窥探队，在中国天山地区伊塞克湖和纳伦河之间，作了为时七周的窥探，深入到离喀什噶尔仅二十哩的地区。② 据奥斯坦—萨肯透露，他在维尔尼堡曾碰见过波尔托拉斯基上校，这个军官的特殊使命是“由于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中俄《北京条约》将中国边界限定在伊塞克湖东岸的结果，对新近被俄国所控制的地区进行勘查和测量”③。这些窥探工作，不仅是为建立界牌鄂博之用，同时也是沙俄企图更进一步侵占中国西部领土的准备工作。

一八六九年六月八——九日（同治八年四月二十八——二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九，第二二页。

②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一八七八年第二二卷，第三四一页。奥斯坦—萨肯男爵当时是亚洲司中国事务科科长，并兼任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秘书。见《巴布科夫回忆录》，第三八一、三九三页。

③ 达布斯：《有关中国土尔克斯坦的发现和探险史》，一九六三年海牙版，第四八页。

十九日），中、俄双方代表在科布多西面乌克克卡伦会齐，准备树立两国西部疆界的界牌。清朝政府的代表是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和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俄方代表则仍以巴布科夫为首，由穆罗姆佐夫（旧译穆噜木策傅）大佐协助，另有巴甫林诺夫领事担任翻译。依照会谈达成的协议，双方先在赛留格木岭树立第一块界牌，然后分为北路和南路两组。北路由奎昌会同穆罗姆佐夫朝东北方向直上，树立科布多北段地区界牌；接着再树立乌里雅苏台地区界牌，直到沙宾达巴哈为止；南路由巴布科夫代表沙俄，在第一块界牌树立后，由西南方向先往布克图尔玛（又译布赫塔马）盆地，等待北路清朝代表奎昌到来，一同继续树立科布多南段地区直至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一带界牌。至于由玛尼图噶图勒干沿塔尔巴哈台岭到哈巴尔苏一带的界牌，则由巴布科夫等待清朝政府代表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文硕到达后，再会同树立。①

在赛留格木岭开始树立第一块界牌时，巴布科夫便不愿按照原图红线划分，② 而欲以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界约第六条“至建立界牌鄂博时，总以各界址处所水流之方向作为立界之凭”的规定作为借口，到处找寻水源，来作为建立界牌的标志，认为“此地虽系赛留格木，而水源尚不在此，必须再行找寻，方可建立牌博”。清朝政府代表当即与之辩论，指出：“原图既有红线，原约又有条款，应当顺此山岭，方为平允。”但巴布科夫居然说：“红线条约，可不必遵，止以水源为主。”水源的远近不一，有在红线以内的，有在红线以外的，巴布科夫玩弄这样的手法，只不过想借此再侵占些中国领土而已。双方为此辩论了三日，最后巴

① 《清穆宗实录》卷二三二，第二四——二五页；《巴布科夫回忆录》，第四〇六——四〇七页；《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六，第三——四、六页。

② 《巴布科夫回忆录》，第四〇六页。

布科夫理屈词穷，无可狡赖，才依照红线办理，树立了第一块界牌。①

北路一行抵达乌里雅苏台所属珠噜淖尔（又称朱甫鲁库里湖）时，沙俄代表穆罗姆佐夫又认为："若由红线，其路万难飞越，止就珠噜淖尔迤北数十里唐努山之察布齐坝上，建立鄂博，由此直向西北，绕至沙宾达巴哈，路既便捷，又易行走。"实际上，巴布科夫所提的这种边界走向，与原图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揣其用心，只不过是为吞并中国唐努乌梁海西境游牧地区提供借口而已。这样，双方又坚持不下，"舌敝唇焦"。但穆罗姆佐夫"一味恃强，难以理屈，难以情喻，总以得尺得寸为心"②。沙俄贪婪无厌。清朝政府又一次屈膝退让，指示负责划界的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当按照条约与之辩论，固不可过于决裂，致生事端"③。荣全等体会到这种屈从的意图，也随之改口说：这一片领土"虽系唐努乌梁海边境，幸系旷野荒山，此等隙地尽可稍让，与游牧并无妨碍"④。于是，沙俄的阴谋完全得逞，唐努乌梁海的大片游牧地区又被划入沙俄的版图。

建立科布多南段地区界牌的情况也不例外。实际上，即使按照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中俄边界线还是"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的。而这一次根据《西北勘分界约记》树立界牌，"国界凭依斋桑湖的东北角，然后陡转向东，按这个方向前进到玛尼图噶尔勒干，因此不只是斋桑湖，而且还有黑额尔齐斯河（即喀拉额尔齐斯河）下游部分"⑤，又被划归沙俄版图。另外，一向为"中国人所重视的布克图尔玛河富饶的和美丽如画的盆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六，第一四页。
② 同上书卷六六，第一五、一六页。
③ 同上书卷六六，第一八页。
④ 同上书卷六七，第五页。
⑤ 《巴布科夫回忆录》，第二六八页。

地”也沦入沙俄手中。巴布科夫自己也认为：“这个盆地对中国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中国西部与北京之间行经乌鲁木齐和库尔·卡拉乌苏最捷便的交通被截断的时候，这条道路就成为通过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前往中国首都的唯一的便利道路”。而且对布克图尔玛盆地的占领，也为沙俄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移民和发展农业，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无怪乎巴布科夫夸耀说，布克图尔玛盆地的占领，“不可争辩地是俄国根据中俄《北京条约》所得到的重要收获之一”。①

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界牌鄂博建立后，同年十一月沙俄一再催促清朝政府，会同建立塔尔巴哈台一带界牌，声称“未有中国大臣会同建立，拟令本国分界大臣自行建立”。② 由于清朝政府的布伦托海办事大臣职位刚被撤销，而另外指派的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又有畏难情绪，③ 因此，没有立即根据沙俄的要求，派出代表。这时沙皇政府迫不及待，竟然开创了外交史上的奇闻，在没有清朝政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单方面树立了界牌鄂博。这样，巴布科夫更可以为所欲为了。例如塔尔巴哈台附近察罕鄂博牌博的设置，便是超越原定走向，往东向中国境内深入达一百多公里的结果，以致塔尔巴哈台与阿勒泰间的交通完全被截断。直到一八七〇年二月十六日（同治九年正月十七日），西西伯利亚总督才行文告知清朝政府说：“设立边界鄂博至哈巴尔苏，去秋俄国分界大臣，业已妥善完竣”④。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经清朝政府多次责令，直到六月二十七日方按照俄方规定日期，到额尔齐斯河附近玛尼图噶尔勒干至哈巴尔

① 《巴布科夫回忆录》，第四一——四一二页。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一，第一四——一七页。

③ 《清穆宗实录》卷二七〇，第一八——一九页；卷二三七，第二八——二九页；卷二六八，第二一——二二页；卷二七一，第一六——一七页。

④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一，第一六页。

苏一带查看俄国已建立的界博的情况。①在既成事实面前，所谓查看和互换界务，只不过是一种敷衍塞责的形式而已。②

按照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的内容，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的大片中国土地，被划入沙俄的版图。再依照《西北勘分界约记》所规定的边界走向，也就是沙俄单方面划定、而强迫清朝政府插写"清字"的边界红线，沙俄霸占了赛留格木岭、奎屯山以西和围绕斋桑湖以东的广大地区。这样，属于清朝政府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西北部，包括唐努乌梁海十佐领牧地，科布多所属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全部，和科布多所属阿勒坦乌梁海七旗所属的大片中国哈萨克、布鲁特族③的牧地，均被沙俄侵占。乌克克、钦达盖图、乌鲁呼、昌吉斯台、塔尔巴哈台、那林、库兰阿吉尔噶和和尼迈拉虎等八卡伦，都不得不挪移改设。④以和尼迈拉虎卡伦而言，向中国内侧挪移将近两百多公里。中国丧失领土的面积，总数达到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但这还是沙俄侵略中国新疆地区的开始，接着觊觎的，是新疆与中亚的通道——肥沃的伊犁地区。

四、出兵强占伊犁地区

伊犁是中国和中亚细亚间的主要通道，它的重要性曾被比拟为"开伯尔山口"⑤。虽然沙俄最初所吞并的中国领土是靠近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二，第三六——三七页。

② 同上书卷七六，第八——九页；卷七七，第二九——三一页；《清穆宗实录》卷二九一，第一五——一六页。

③ 布鲁特是清朝对中国少数民族柯尔克孜族的称谓。

④ 《科布多办事大臣瑞间奏：科布多所管边界大半割与俄人情形片》（一九〇二年六月一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六，第二一——二二页；《清穆宗实录》卷二四三，第一四——一五页。

⑤ 在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历史上曾是通往中亚的要道。

西伯利亚一带，但他们深知在当时情况下通向中国的道路，应该是通过天山和阿尔泰山的地区。因为北京位于中国东北部，所以自从十七世纪以来，沙俄的使节和商人必须首先经过艰险的蒙古高原，才能到达北京。但不久，经验告诉他们，最好的贸易道路是从西西伯利亚通过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和甘肃，进入中国中心腹地。换言之，从斋桑湖到中国的中心汉口，才是最便捷的通商道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交通方面的困难，是容易克服的，中间除大约一百六十英里只适宜于驼运之外，其余二千六百英里的途程，都可以行驶车辆。这条路途所需要的时日仅止一百四十天，较之绕恰克图到北京二百零二天的途程，节省了两个月时间。同时，伊犁西南的穆扎尔山口，又是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纽带，因此可以直趋喀什噶尔和叶城，无需翻越天山再转一个弯子。①这个地区不仅因有伊犁河和特克斯河的灌溉，土地肥沃，而且石油、煤、铁、铜、金等矿藏丰富，一向被视为中亚最富饶地区之一，在经济上被称为新疆的"粮仓"，国防上被称为新疆的一大"炮台"。

早在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维尔尼堡建立之前，沙俄便开辟了奥伦堡与伊犁间的道路，把这个地区看成是通商的要区。在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订立后，这个地区的贸易便日趋繁盛。因此，在吞并中亚三汗国的同时，伊犁地区便成为沙俄虎视眈眈要霸占的另一个目标。

一八六四年六月(同治三年五月)，新疆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地方势力起兵反清，占领了新疆南部东四城、乌鲁木齐汉城和满城后，接着又攻陷了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等城。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春，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也相继被占领。这样，除

① 邵可侣：《世界地理》第二卷，第八九——九〇页；《西国近事汇编》，一八七四年编，卷三第六页。

去巴里坤外，清朝政府对新疆大部分地区，都暂时失去了控制。

在这些起事的地方割据势力中，以占据新疆南部东四城（库车、阿克苏、喀喇沙尔、乌什）的黄和卓势力最强。但占据南部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和阗）的金相印不服，转而向浩罕的阿来姆苦尔汗求援，要求让叛国分子布素鲁克（即张格尔之子）返回新疆，借此来争取回族上层分子的拥护。浩罕封建统治者见有机可乘，便派帕夏阿古柏带领军队，随同布素鲁克窜回新疆进行活动。阿古柏进入新疆后，先兼并金相印，继放逐布素鲁克于西藏，随后诱杀玛福迪·哈比图拉于叶尔羌，并攻取库车，杀死黄和卓，最后战败妥得璘，控制了南疆全部并北疆的一部分。由于少数民族中封建主的分裂割据和阿古柏的兼并活动，新疆地区整个陷于分裂和混乱的状态，这便为沙俄侵略者造成了可乘之机。沙皇政府和英国殖民者各自怀着不可告人的动机，都想把阿古柏作为侵略中国新疆地区的一个走卒。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沙俄和英国同时派出代表团，前往喀什噶尔，对阿古柏进行拉拢收买。

沙俄盘算，新疆地区的动乱会拖延很长时间，清朝政府是无力恢复统治秩序的，这是沙俄借口强占伊犁盆地的绝好机会。所以在一八六四年七月（同治三年六月）事变发生后不久，沙俄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就派遣军队占领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博罗胡吉尔冬、夏两个卡伦，进而控制着伊犁河上流的特克斯河谷，把伊犁的出入要道掌握在手中，① 等待时机进占。同时"在俄国地主—资产阶级报刊上，以及军人—官僚和个别资本家当中，出现要最后占领伊犁地区作为殖民地使用的公开号召"②。

① 《清穆宗实录》卷一一一，第六四——六五页；《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八，第五页。

② 那罗金尼斯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一八六〇——一八九五年）》，第二一三页。

积极推行沙俄对外扩张政策的库罗巴特金，事后在上沙皇的奏折中，曾就伊犁的战略价值有所论述。他说："归并这个被视为东方强大的堡垒的、肥沃的伊犁地区，将对我们有很多好处，而且对中國形成一种威胁"①。这充分暴露了沙皇政府当时占领伊犁地区的险恶意图，因而一旦阿古柏对北疆的窜犯将波及到伊犁时，考夫曼便抢先下手。一个"列举各种理由，说明必须对伊犁进行占领，以保障边境安全和对抗阿古柏的意图的奏折"，被送到圣彼得堡去，要求沙皇的批准。②一八七〇年八月（同治九年七月），考夫曼先派兵占领了穆扎尔山口，扼制住伊犁与南疆的交通往来；接着于一八七一年五月（同治十年四月）又以防御俄国边界被侵扰为名，派遣由巴力斯基率领的一支特种部队进入伊犁地区。同时，由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廓尔帕柯夫斯基指挥的、为数一千七百八十五人的部队，开始越过边境，击败伪苏丹阿卜尔·奥格兰③的武装，于七月一日占领绥定。七月四日，廓尔帕柯夫斯基宣布"永远"归并伊犁。为便于永远占领，沙俄将伊犁所属九城中原为伊犁将军和清军驻扎的大城毁去，西北五城，除在清水河、塔尔奇、绥定收容当地居民四千人外，其余庐舍也都夷为平地，利用这些拆下的材料，在大城东九十里金顶寺地方，另外建设一个市区，街道长约二十里，为沙俄侵略者和俄军驻扎所在。④新占领的伊犁地区，归驻于阿

① 库罗巴特金：《俄国军队以及对日本的战争》第一卷，一九〇九年伦敦英译本，第七〇页。

② 茨楚勒：《土尔克斯坦》第二卷，第一六八页。

③ 旧译挨婆鲁吾拉，是伊犁地方割据局面形成后，第五个夺得统治权的上层分子。

④ 《甘督左宗棠奏：遵议伊犁交涉应付事宜折》（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第四页；《甘督左宗棠奏遵覆中俄外交事宜并边防布置情形折》（一八八〇年四月十六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二〇，第一〇页。

拉木图的谢米列廛斯克的行政长官管理。在伊犁的沙俄侵略者一千余人，日向当地中国居民勒索银粮。“中户每年纳丁畜税银十数两，上户数十百两，最下亦须数两，兵役通事人等供应需索在外。日朘月削，劳扰不堪。”①诚如茨楚勒所指出的，沙俄企图从伊犁的剥削压榨中，捞回对中亚侵略所付出的一切费用。

沙俄无视中国主权，出兵强占伊犁，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动。直到七月十三日（八月二十八日），它才把武装占领的既成事实通知清朝政府：“七河省巡抚廓，现在派兵前赴伊犁，已于五月十七日（即公历七月四日）克服伊犁城池，请定如何办法”②。措词的含糊，充分暴露了沙俄不愿透露真相的险恶用心。清朝政府派遣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前往伊犁了解情况，并与沙俄进行谈判。

直到九月二十日，荣全才听到沙俄侵占伊犁的真实情况，并延迟到一八七二年五月十九日（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三日），才与俄国内政部③所指派的博呼策勒傅斯奇上校，在塔城附近色尔贺鄂普勒（也译谢尔吉奥波尔）举行谈判。博呼策勒傅斯奇临行前，俄国内政部给予他的指示是：

一、解释伊犁的情况以及俄国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保障中国利益”；

二、宣布没有足够的中国军队到来之前，俄国不能归还伊犁；

三、弄清楚清朝政府准备为经营管理伊犁所拟采取的措

① 《清穆宗实录》卷三五〇，第一七——一八页；《甘督左宗棠奏：俄国哈萨克人来著勒土斯山游牧，陈明办法片》（一八七九年六月一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第二九页。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二，第六页。

③ 沙俄竟将伊犁地区列为归内政部管辖的殖民地。

施；

四、拒绝讨论军事费用的赔偿问题；

五、拒绝讨论中俄间的边界线问题。①

在这样情况下，尽管荣全急于想谈判归复伊犁的问题，可是博呼策勒傅斯奇则根据沙皇政府指示，却采取敷衍搪塞的手法，故意拖延时日。他声称："伊犁的事，我一句也不能说，等着我请示我们国君，才能论说"。他又说："据我想来，倭良嘎哩（俄国驻北京公使）接到我的信，与你们王大臣议论事多，约需一年。咱两人办的事，一年方可办完"，等等。他不仅竭力避免提及归还伊犁问题，而且节外生枝，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进行要挟。诸如要求在新疆全境通商，重新划定中俄边界，赔偿乌里雅苏台俄领事失落的银子之类。从谈判中透露出，沙俄"志尚不在伊犁，直于新疆全局大有关系"。②在博呼策勒傅斯奇这种狡谲的拖延伎俩下，谈判毫无结果，荣全空手而回。

清朝政府得悉荣全谈判情况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䜣，特就博呼策勒傅斯奇对于谈判的态度，与俄国驻北京公使倭良嘎哩进行交涉。倭良嘎哩仍然是一味狡辩。他说："本国动兵收复伊犁，因边界滋事，绝断通商，不得不设法使边界永睦。若遽将伊犁交还，倘三、五月或一年内仍行滋事，再烦本国动兵，有何益处"。他还提出"交伊犁后，中国是否能守，能否保俄国边界永远无事"来作为要挟，始终拒绝谈判归还伊犁问题。此外，他也提出许多无理要求，诸如修改塔城边界，要求科布多等城通商，对塔城伊犁商馆以及领事庞龄等被杀的赔偿等，强迫清朝政

① 季伦奇耶夫：《俄国与英国在中亚细亚》第一卷，一八七六年加尔各答版，第二五二——二五三页。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六，第三八——四〇页。

府接受。① 一八七二年九月(同治十一年八月)，博呼策勒傅斯奇由恰克图到北京，奕䜣又与之进行谈判，反复辩论。这个彼得堡侵华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仍坚持俄国内政部指示的立场，无理提出"荣将军兵力太单，如接收伊犁，恐不能守"的问题，完全堵塞了谈判的渠道。②

在拒绝谈判归还伊犁的同时，沙皇政府又竭力对阿古柏施加压力，使他对沙俄屈服，企图利用新疆的混乱和分裂状态，作为长期侵占伊犁的借口。一八七二年五月(同治十一年四月)，沙俄派出以柯尔巴斯男爵为首的代表团，再次到喀什噶尔，于六月八日与阿古柏订立了商约五条。沙皇政府承认阿古柏为新疆伊斯兰教首领，阿古柏允许俄国人在新疆地区有经商和通行的权利，俄货入口税值百抽二点五。但阿古柏的侄子赛义德·阿古柏刚刚结束对圣彼得堡的访问，就立即溜到君士坦丁堡，与沙俄的世仇土耳其苏丹达成秘密谅解，并从土耳其获得步枪三千支、大炮三十门；土耳其派遣三个军官替阿古柏负责步、骑、炮兵的训练。同时，阿古柏还承认土耳其为上国，在喀什噶尔所铸造的银币上，刻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阿什斯的头像，以示臣属之意。接着，赛义德又到印度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拉拢关系。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秋，英印政府总督诺思布鲁克第二次派遣福锡斯出使喀什噶尔。这个使团的人员多达三百人，随带有维多利亚女皇致阿古柏的信函，印度总督赠送阿古柏的老式步枪几千支。结果英国殖民主义者和阿古柏于一八七四年二月二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达成商约十二条。英国以对阿古柏的正式承认，来换取英国在喀什噶尔地区设立领事和经营商业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七，第七——九页。
② 同上书卷八八，第一二页。

的优先权。①

英国加入争夺中国新疆地区的角逐，引起了沙皇政府的妒忌和不满。在考夫曼的眼光中，喀什噶尔是“福锡斯先生的一个创作”②，“是英国站在阿古柏背后，指挥他对俄国进行反抗”③。在一八七四——一八七五年（同治十三年——光绪元年）间，考夫曼曾集中部队两万人在喀什噶尔边境，准备进攻阿古柏，只是因为在一八七五年沙俄又忙于镇压在浩罕所爆发的反抗斗争，并吞新疆的阴谋才暂时被搁置下来。

一八七四——一八七五年（同治十三年——光绪元年）间，俄国还派遣了以总参谋部索思诺福齐④为首的考察团到中国来，团员中包括地形学家玛托斯索夫斯基、皮亚赛斯基和安德里也夫斯基，专职摄影的波瓦尔斯基和翻译、警卫等。所有人员全伴装为商人，以便进行种种见不得人的活动。主要目的是彻底摸清新疆动乱的情况，以拟定俄国未来的扩张政策，并为深入中国开辟广大销售市场作好准备。这个窥探队先到北京，然后转汉口

① 一八七二年沙俄柯尔巴斯男爵同阿古柏谈话时，阿古柏表示：“我认为你们（俄国人）是我的朋友”，甚至在私下谈话时表示：“英国早曾派遣使节到他那里来，但他宁愿受俄国君主的保护——最靠近他的和最有权势的邻国。”十八个月后，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阿古柏在对福锡斯使团的致词中，又表示：“英国女皇曾示我以厚意，给我以很高的荣誉。我主要依靠英国，而且我以获得英国的友谊为最幸运。…… 我指望着英国的厚意和善意，我宁愿选择他们的友谊。”一加对照便可以看到，这个浩罕野心家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货色。（罗林生：《英国和俄国在东方》，一八七五年伦敦版，第三四八——三四九页注。）

② 拉铁摩尔：《亚洲的枢纽》，第三七页，注二一。

③ 阿列克赛也夫、杜曼、彼特罗夫：《中国》，一九四〇年莫斯科版，第一六八——一六九页。

④ 索思诺福齐曾参加侵占伊犁的活动，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在中国新疆吐尔扈特北部落游牧察罕鄂博东喇嘛庙中滋扰，劫走佛像七十二尊。（《塔尔巴哈台参赞锡综奏：《查结喇嘛库伦欺凌俄国使臣一案折》）（一八七八年七月十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第三二页。）

到陕西，经哈密、巴里坤到库车，行程达三千八百公里。按照索思诺福齐的叙述："一到起义（指阿古柏叛乱）地区，我就马上相信起义事业已告失败，这不过是时间问题，因为交战双方力量太不相称"。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索思诺福齐得到俄国总参谋部的同意，于一八七五年七月（光绪元年六月）路过兰州时，在总督衙门住了二十七天，刺探了陕甘总督左宗棠率领出关的清军的实力。当左宗棠问到准备购买西伯利亚粮食在古城子（今奇台）交货的可能性时，索思诺福齐一口答应。双方订立了购买俄国粮食五百万斤的合同。此后在一八七六年四月（光绪二年三月）以前，俄国在古城子按约解交了四百八十万斤粮食。②从这件事，已经看到沙俄政策开始转变的端倪。沙俄在继续扶持阿古柏这个傀儡的同时，又企图通过用沙俄武器和粮食供应清军，来对清朝军队进行控制，以便在阿古柏一旦败亡时有讨价还价的本钱。索思诺福齐曾供认了这种策略的详细内容。他说："多年来在北京……进行的谈判方式，是不会获得成功的。须要掌握局势，使中国承担它的一切关系，然后再开始就地谈判：一方面给予，一方面索取。假如七万武装良好、守纪律、善战但由于缺粮而无法作战的军队，依靠我们的给养，那末请注意——所有的机会都会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同意让步和达成协议，就给你们粮食；不同

① 索思诺福齐、毕塞斯基：《一八七四——一八七五年对中国的考察》，一八八三年莫斯科版，第五四五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一三，第一二——一四页；《会报抵兰出塞日期折》，见《左文襄公奏疏续编》卷六一，第一三页；《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书牍》卷一六，第二二页；《与周子岩观察，陈芋生直刺》，见《左文襄公书牍》卷一九，第一三页。索思诺福齐、毕塞斯基：《一八七四——一八七五年对中国的考察》，第二六四页。后来，俄商康密斯克又向金顺揽办俄粮一千万斤，由西湖（今乌苏县）包运至昌吉，据知这一项粮食是伊犁所产，从伊犁运出的。见《清德宗实录》卷四五，第六——七页；卷五二，第五页；卷五四，第三页；《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书牍》卷一六，第三〇页；卷一七，第六四页。

意，就不给你们粮食，并要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对波兰战争第一阶段遭遇的惨败，……完全由于供应不足而引起的。这就是与左宗棠订约时所依据的前提。这很简单，真是再简单也没有了，我的考虑在于使左宗棠和他的军队，被吸引到我们的储备上来……。"①

一八七六年六月（光绪二年五月），正当左宗棠所属刘锦棠部北逾天山，会同金顺军围攻乌鲁木齐的时候，侵略老手考夫曼了解到阿古柏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异常困境，又想乘机对阿古柏施加压力，迫使他就范，并企图在清朝军队收复新疆之前，从阿古柏手中夺取天山山脉的一些重要战略据点。根据这种盘算，考夫曼首先出兵占领了苏约克山口极西、阿赖岭以南的伊契卡拉，奥什东南的古耳查，及苏菲库尔干等据点。同时他又派出以库罗巴特金②为首的代表团，于十一月到达喀什噶尔。这时清朝军队已平定天山北路，阿古柏的伪政权已摇摇欲坠。库罗巴特金威胁阿古柏，要"划定旧浩罕国和喀什噶尔之间的疆界"；扬言："最近十三年来……全部属于浩罕王国的山区，由于该汗国的软弱，逐渐被合并为喀什噶尔属地。"因此，他强迫阿古柏承认从苏约克山口经乌鲁克恰提到玛里塔巴尔山的边界线，另外还要阿古柏撤出喀什噶尔以西山区的全部战略据点，其中包括喀浪圭、乌鲁克恰提、业精（干）和伊尔克什坦等地。阿古柏一再要求，希望能够让他写信给考夫曼，"把他十四年所建造和所保卫的据

① 索思诺福齐、毕塞斯基：《一八七四——一八七五年对中国的考察》，第五四五——五四六页。

② 库罗巴特金（一八四八——一九二一年），沙俄扩张主义者。一八六四年进入军界，一八七六年被派往喀什噶尔，对阿古柏进行威胁活动，曾参加攻占浩罕、撒马尔罕各战役。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俄土战争时期，任斯科别列夫将军的参谋长，一八九八——一九〇四年间任陆军大臣，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俄日战争期间，任俄军司令官。

点，仍旧归他所有"。但库罗巴特金坚持不答应，说："(我)离开塔什干走了两千俄里，不能在此坐待回答，已授权由我本人了结这桩事情。"最后，阿古柏被迫接受了沙俄的要求，答应派出使节与考夫曼组成特别委员会，来商讨这些苛刻的要求。① 只是由于清军节节胜利，才使沙俄炮制的所谓"阿古柏边界"，未能得逞。

一八七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光绪三年四月十七日)，阿古柏由于清军逼近，大势已去，因此服毒自杀。清军克复了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之后，继续前进，收复叶尔羌、英吉沙尔以及和阗等地，南疆完全平定。沙俄企图在新疆制造混乱局面，乘机分割中国新疆地区的阴谋，终于破产。

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清朝政府在平定天山北路，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后，便根据沙皇政府在强占伊犁时作过的"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② 的"诺言"，再次提出准备接收伊犁。沙俄侵略者的这种所谓"诺言"，原是用来搪塞清朝政府要求归还伊犁的。在他们原来的盘算中，清朝政府是无力平定新疆的，只要新疆分裂的局面继续存在，他们便有强占伊犁的借口。不料清军迅速平定了新疆的叛乱，沙俄的打算落了空，因而又制造种种的借口，来阻挠归还伊犁谈判的进行。

一八七七年二月(光绪三年正月)，当奕䜣与沙俄驻华公使布策谈判修改陆路通商章程时，布策的借口是要先商定西路通商事宜，然后再谈交还伊犁的问题。③ 同年三月(四月)间，清军克复吐鲁番和托克逊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次与布策进行谈

① 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一八七九年圣彼得堡版，第四——一四页。

② 《新疆图志》卷五四，第二页。

③ 《总署奏：请饬左宗棠等筹办接收伊犁西北边界交涉事宜折》(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一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〇，第二九页。

判，布策竟然提出："此时必须中国将交涉各事办结，先有真心愿与俄国和好凭据，方可议及（归还伊犁问题）。"① 显然，伊犁问题已成为布策讨价还价的筹码了。

一八七八年一月（光绪三年十二月），清朝军队得知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已窜入俄境，无法穷追，便集中兵力追捕由陕甘逃来的白彦虎。不久，清军探悉白彦虎也同样携带"所掠金银货宝，……赴俄买路求生"。②一八七八年三月（光绪四年二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布策，要沙皇政府按照条约规定，把白彦虎及其党羽悉数解送中国。但布策又以"此事仍必须经由左宗棠照会土尔克斯坦总督"来敷衍搪塞。③当清朝帮办大臣刘锦棠行文考夫曼要求引渡白彦虎时，考夫曼却拒不答复。后来，伊犁将军金顺只好派遣提督殷华廷等前往阿拉木图，与沙俄谢米列廛斯克长官进行交涉。但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逃人穷蹙来依，我土耳克斯坦总督不忍置之死地，非敢故违条约。至交还伊犁一节，事体重大，难以擅专，俟咨商总督考夫曼，再行定议。但此事头绪甚繁，非在总理衙门商办，恐议论多而难成。且哈萨克、布鲁特耳目众多，交还之议一出，人心动摇，故未便切实相告"④。可见布策与考夫曼所玩弄的把戏，是相互推诿。清朝政府反复交涉，丝毫不得要领，决定派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吏部左侍郎崇厚为出使俄国全权大臣，于一八七八年十月（光绪四年九月）动身赴圣彼得堡，直接进行谈判。

---

① 《总署奏：请饬左宗棠等筹办接收伊犁西北边界交涉事宜折》（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一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〇，第三一页。

② 《总署奏致俄使照会》（一八七八年三月十八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第一三——一四页。

③ 《俄使复总署照会》（一八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第一五页。

④ 《新疆图志》卷五四，第三——四页。

五、《里瓦几亚条约》与《伊犁条约》

俄国沙皇政府拒绝归还伊犁，借此讨价还价，向清朝政府进行政治、经济讹诈，本是它的既定的方针。一八七六年三月（光绪二年二月），沙俄曾召集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有关高级官吏，由陆军大臣米留金主持，在圣彼得堡制定了对中国新疆地区的侵略政策。根据英国驻圣彼得堡使馆武官韦尔斯利所获得的情报，这个既定政策的内容是："沙俄将不让满洲政府领有伊犁"，"除非达成一个协定，让特克斯河谷平原归入（沙皇）帝国，俄国商人获得商业特权，并赔偿俄国在中国叛乱时期所蒙受的损失"。① 沙俄此后和清朝政府所达成的两个条约，实际上是根据这个既定方针而来的。而这个方针的拟定，随后又是和沙俄一八七八年三月在柏林会议上争夺巴尔干半岛霸权受到挫败，以及国内反对沙皇的斗争激化相联系的。

俄国在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是自从一七一一年彼得一世在普鲁特河被围以来，沙俄侵略土耳其过程中所遭受的另一次重大打击。由于战败，沙俄两百年来争夺黑海出口的努力受到严重挫折，但一向对外侵略成性的沙皇政府，是决不甘于这种失败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沙俄在巴尔干问题上一再跃跃欲试，便是最好的说明。一八七〇——一八

① 弗莱切斯特：《一八六三——一八八一年英俄在东土尔克斯坦的对抗》，见《英国皇家中亚细亚学会会刊》卷二六，一九三九年伦敦版，第四八五页。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也承认，"两个处理（伊犁）问题的委员会，是在一八七六和——八七九年由陆军大臣召开的，参加的有财政大臣和许多高级官员。"（《里瓦几亚和圣彼得堡谈判期间格尔斯给热梅尼的信》，见杰拉维奇等编辑《一八七六——一八八〇年俄国在东方》，一九五九年莱顿版，第一四八页。以下简称《俄国在东方》。）

七一年普法战争时期，沙俄乘机废除了一八五六年巴黎条约制止它在黑海拥有基地和舰队的限制。只是由于新的舰队尚未建立，它才无法立即恢复旧的扩张计划。一八七四年，沙俄效法普鲁士而实行了普遍征兵制。就在这个军事制度建立后三年，也就是克里木战败后二十一年，沙皇政府又发动另一次对土耳其的战争。一八七七年冬，俄军攻下土耳其的普列佛那堡。只是在英国和奥地利的干涉下，俄国才未能进占君士坦丁堡。

一八七八年三月三日，俄土在君士坦丁堡附近村落圣斯蒂芬诺签订初步和约。在侵华老手伊格纳切也夫的策划和主持下，沙俄夺取了多瑙河口，使俄罗斯领土和巴尔干半岛间有了直接的联系；还夺取了土耳其北部阿达汉、喀尔斯、巴统等地；土耳其赔款三亿一千万卢布；保加利亚在沙俄的占领和保护下"独立"。《圣斯蒂芬诺条约》不仅意味着沙俄势力在东南欧的扩大，同时还使得土耳其帝国陷于瓦解的地步，这是英国和奥地利所反对的，甚至连一向"不同俄国争吵"的俾士麦，也转而支持奥地利。在同年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三日所召开的柏林会议上，沙俄无力和奥、英两国对抗，被迫将它所吞食的赃物吐了出来。沙俄保护下"独立"的保加利亚，北部成为土耳其藩属的王国，南部退还给土耳其；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英国占领了塞浦路斯；沙俄最后获得的仅是巴统、喀尔斯和比萨拉比亚的南部而已。《柏林条约》的签订，在沙俄统治阶级中引起普遍的失望和不满。"亲斯拉夫派"一个头目阿克萨哥夫曾指责说，柏林会议所签订的条约，"是对俄国士兵用鲜血所捍卫的神圣事业的可耻背叛"①。受挫败的俄国沙文主义分子，企图重新掀起一股加强对外侵略的逆流。

① 弗罗伦斯基：《俄国——历史与解释》第二卷，一九五五年纽约版，第一〇二四页。

这一次对土耳其的战争，虽然暂时起了转嫁国内政治危机的作用，但随着战争受到挫折，反抗沙皇制度的斗争却更加剧烈起来。民粹派暗杀行动的频繁，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为了拯救俄国沙皇制度和为反动势力找寻一条出路，以封建农奴主为骨干所倡导组织的"亲斯拉夫派"，摇身一变成为赤裸裸加紧向东方侵略的"东方人民派"。他们大肆宣扬俄国是"极西的亚洲国家，而不是极东的欧洲国家"，因而决定俄国命运的是东方，而不是西方。① 他们露骨地声称："俄国文化与东方文化间的亲密关系，远超过欧洲文化"，所以"俄国的'历史使命'，是将东方加以融合，使之并入俄罗斯帝国"。②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这种系统的沙文主义理论的卑鄙动机，说这是因为"只有实行这种侵占才能有力地影响俄国农民的宗教传统，鼓动他们去保卫神圣的沙皇格勒，延长沙皇制度的寿命③"。

七十年代以后，叫嚣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沙文主义理论，在俄国极为猖獗，再度体现了沙皇政府每当"不得志于西，必得志于东"的侵略特点。④ 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当然是不会轻易地将伊犁归还清朝政府的。

清朝政府能够这样迅速地平定新疆，是出乎沙俄意料之外的。在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春，左宗棠部队进至伊犁附近时，事态的急转直下，迫使沙俄不得不对这个问题慎重考虑。俄军在伊犁的指挥官廓尔帕柯夫斯基，要考夫曼对中国由四面同时进攻伊犁的企图提高警惕。当时，考夫曼却竭力想避免战争，原因是他手下能够进行战斗的官兵都被抽调参加对土耳其的战争

① 库罗巴特金：《俄国军队以及对日本的战争》第一卷，第一四八页。

② 马罗则穆夫：《一八八一——一九〇四年俄国的远东政策》，一九五八年加利福尼亚版，第四〇——四二页。

③ 《致爱·伯恩施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五卷，第二七三页。

④ 《西国近事汇编》卷三，一八七八年版，第一〇页。

去了。但他是一向积极鼓吹要“从中国手中夺到半个伊犁省和一条为中国所必需的通道”(指特克斯河谷和穆扎尔山口)的,① 所以竭力主张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应付清朝政府,以等候时机。考夫曼原来的部下、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调任为参谋本部亚洲司负责人的库罗巴特金,在上参谋本部海登伯爵的备忘录中,指出了伊犁对沙俄的战略价值,同样反对归还伊犁。他还说:“若是我们感觉到为我们的诺言所约束,要把这个地区归还中国的话,我们将绝对有理由要求对我们八年占领时期所付出的费用进行赔偿。”他提议要借此勒索一千万英镑的黄金,来作为西伯利亚大铁道的建造费用。② 陆军大臣米留金对归还伊犁问题,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污蔑“亚洲人将会把慷慨或者甚至于正义,简单地看成是无力保持所获得的表现”③。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意见有分歧,因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令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并要求制订一个对沙俄最有利的方案。这个委员会以陆军大臣米留金为首,另外包括外交大臣助理格尔斯、财政大臣格里格海军上将、参谋总长奥布鲁切夫、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和总参谋部亚洲司司长库罗巴特金。④ 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委员会于一八七八年三月十四日作出决定,即要在解决两国商务和边界问题之后,才谈得到归还伊犁的问题。⑤ 从此,沙俄就开始了对清朝政府进行一次新的敲榨勒索。

昏庸的崇厚,自登上俄国领土的那一天起,即陷入沙俄狡谲的圈套中。一八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九

① 《里瓦几亚和圣彼得堡谈判期间热梅尼给格尔斯的信》,见杰拉·维奇等编辑《俄国在东方》,第一〇九页.

② 库罗巴特金:《俄国军队以及对日本的战争》第一卷,第九三页.

③ 《西国近事汇编》一八七八年编,卷三,第六二页.

④ 库罗巴特金:《俄国军队以及对日本的战争》第一卷,第九三页.

⑤ 《米留金日记》第三卷,一九五〇年莫斯科版,第一二四页.

日），前往会见沙皇时，崇厚从旅馆出来，乘坐的是俄方特意安排的六匹马驾驶的御用车辆，随行人员也乘了四匹马驾驶的御用车辆，而且随侍的是御前的宫廷大臣。他们抵达宫廷时，掌仪大臣由亲王格林担任，并有亚洲司负责人在旁周旋。会见之后，他被款待以午餐。随后俄方又用同样的车辆送他们回旅馆。俄国当局还特意在旅馆树立起清朝政府的龙旗。沙俄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使用一种"玩弄性质"的手段来对待崇厚。①根据左宗棠的分析，这种手段不外是："先以巽词恬之，枝词惑之，复多方迫促以要之"②，使崇厚坠入精心布置的圈套而不能自拔。

崇厚曾对英国驻俄大使馆一等秘书普龙克特说，他对于这样的款待感到很高兴。在上奏总理衙门时，他竟认为这是由于他"自抵俄国后，每遇交涉之事，惟以诚意相孚，故其君臣亦各相待如礼"。他还处处为沙俄婉言辩解，说沙皇"稔知朝廷以和好为念，简派臣来修约，深为欣悦"。他甚至向沙俄表示，凡"两国有益之事皆可允行"。③这说明，崇厚已经完全听任布策等人④的玩弄摆布了。

在这种"玩弄性质"的款待和花言巧语的欺骗下，套在崇厚脖子上的绞索被慢慢加以紧缩。一八七八年六月三十日（光绪四年六月一日），沙俄的特别委员会再次开会讨论归还伊犁问题。新从伊犁归来的考夫曼、奥布鲁切夫和库罗巴特金提出建

---

① 《西国近事汇编》一八七九年编，卷一，第二〇页。

② 《甘督左宗棠奏：遵议伊犁交涉应付事宜折》（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第六页。

③ 《使俄崇厚奏：与俄外部商办收还伊犁事宜折》（一八七九年六月十八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第三一——三二页。

④ 当时外交大臣哥尔查柯夫因沙俄在柏林会议遭受打击而失宠，其后格尔斯又随侍沙皇在黑海视察。所以谈判由外交部高级顾问、瑞士人热梅尼和亚洲司副司长梅尼阁甫主持，并召回驻华公使布策出面谈判。

议：在中俄边境不变动和赔款六千万卢布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将伊犁归还清朝政府。①格尔斯和格里格海军上将则更加狡诈，盘算在赔款以外勒索更多的东西，认为这样巨额的赔款数目，说起来有点难以开口，会损害俄国的声望。考夫曼立刻加以反驳，把这位海军上将假惺惺地口说不要钱而实际见钱垂涎欲滴的丑态，比喻为俗话中的西班牙贵族老爷——他佩在绣花外衣里面的，却是一个全是窟窿的空钱袋。经过一番精心的盘算和相互争执之后，委员会决定的原则是：俄国应该继续占据在伊犁的战略据点，而以归还部分地区为饵食，来攫取在中国的新的商业特权和边界的新的调整。②至于赔款，则决定为五百万卢布。③显然，俄国亚洲司的侵略老手们④对在柏林会议上被迫吐出从《圣斯蒂芬诺条约》中所获得的赃物，是不甘心的。他们决心要从对中国的掠夺中取得弥补，并"企图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获得它在边境和日本海进行军事准备所耗费的补偿"⑤。

在沙皇政府的玩弄、摆布下，崇厚对于俄国当局所提出的贪婪要求一一接受。收回伊犁问题，已经弄到"或致与不收还同，或且不如不收之为愈"的地步，崇厚对沙俄仍然"以诚感之"，⑥答应了布策勒索五百万卢布赔款的要求。沙俄还要求取得松花江航行权，这是从《瑷珲条约》订立以来，沙俄一直纠缠不休的一

①② 《米留金日记》第三卷，第一四九页。

③ 根据沙俄将领估计，一八七一——一八八一年沙俄占领伊犁的费用，最多不超过二百二十六万五千四百卢布。（见季伦奇耶夫《俄国与英国在中亚细亚》第三卷，第二五四页）

④ 格尔斯一八七五——一八七八年担任亚洲司司长，同时并以外交大臣助理身份，掌握外交部实权。

⑤ 《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恰希将军致法政府信》，见科尔迪埃《中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一九〇二年巴黎版，第二二一页。

⑥ 《总署奏与俄外部商议交收伊犁事宜折》（一八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六，第三、五页。

个问题。清朝政府过去对沙俄把松花江和黑龙江有意混为一谈的说法，是一向加以拒绝的。在这次谈判中，由于开采西伯利亚金矿迫切需要粮食接济，俄方又一次重提旧话。沙俄提出的理由是，"一般都是以流程最长的河名，来命名其它流入该河河床的支流"①。这是同把奥卡河称之为伏尔加河一样的荒谬。崇厚竟又同样接受下来，允许沙俄拥有从松花江航行六百俄里到伯都纳的权利。

卖国的草约在匆忙情况下拟订之后，崇厚由于在俄国已停留将近九个月，因此迫不及待地想离俄回国。热梅尼在九月十二日给格尔斯的信中曾指出说："中国使节急急忙忙地想结束这件事。他今天早上告诉我，他已就拟定有关松花江议定书一事，与布策先生达成协议。他请求说，假如上呈皇上的条约草案被批准的话，希望您能打一个电报通告他"②。九月二十一日，热梅尼在信中又指出："中国人一直想星期六就离开"③。沙俄实在料不到能同清朝政府订立这样一个条约，批准当然是不成问题的。

一八七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三十日（光绪五年八月七日、十五日）和十月二日（八月十七日），崇厚连续用电报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报告他所签订条约的条款，和已在黑海签字画押的情形。④这个所谓《里瓦几亚条约》，包括以下的条款：

第一、割地。根据条约规定，清朝政府所收回的仅是伊犁部分地区，作为伊犁屏障而且经济上最富饶的霍尔果斯河以西以

---

① 《里瓦几亚和圣彼得堡谈判期间热梅尼给格尔斯的信》，见杰拉维奇等编辑《俄国在东方》，第九二页。

②③ 同上书，第九四——九五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九九，第一八页；《总署奏准使俄崇厚电称已与俄立约签押折》（一八七九年十月八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六，第二五——二七页。

及特克斯河河谷一带地区，概由俄国所占有。结果形成了沙俄"有归地之名"，而清朝政府"无得地之实"的情况。① 同时，条约并规定将喀什噶尔和塔尔巴哈台两地所属疆界，按照俄方要求重新加以调整。这意味着在这两个地区，中国又将丧失大片领土。

第二、赔款。清朝政府赔款五百万卢布(约合库平银二百八十余万两)，作为俄方"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的赔偿。

第三、通商贸易特权。一、俄国除按旧约在伊犁、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库伦设领事通商外，此后还可以在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酌设领事。二、俄国可以在当时蒙古地区和新疆全境免税进行贸易。三、增辟北路由科布多过张家口至天津，西路由嘉峪关经西安或汉中至汉口的陆上通商路线。凡是由陆路运往天津或汉口的俄国货物，其进口税较由海路运入中国口岸货物减低三分之一。②

此外还有三个附件：《陆路通商章程》规定俄国可以在中国边界百里以内免税贸易；《中俄瑷珲专条》规定俄国可在松花江行船至伯都纳，并可以在沿江一带进行贸易；《兵费及恤费专条》规定赔款五百万卢布，在一年内还清。沙俄通过《里瓦几亚条约》获得了蓄谋已久要夺取的各项特权和利益。有关通商贸易的所有条款，全是布策在北京期间"向总理衙门求之多年而不可得者"，这一次崇厚"甘受其给，求无不应"，③竟同意了这些丧权辱国的勒索。

《里瓦几亚条约》签订的消息一传入国内，引起极大的震动，

① 《使俄曾纪泽奏：中俄改订条约盖章画押折》(一八八一年三月十四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五，第一一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一〇二，第五——六页。

③ 《使俄曾纪泽奏：中俄改约情形折》(一八八一年三月十四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五，第一八页。

朝野上下对崇厚的卖国行径，表示了强烈的谴责。清朝政府拒绝承认这个条约，将崇厚"先行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①，并于一八八〇年二月十九日（光绪六年正月十日）向沙皇政府声明：崇厚所议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窒碍难行"，②拒绝承认和批准。

沙俄侵略者看到已将攫取到手的利益不为清朝政府所承认，立刻恼羞成怒，大叫大嚷：清朝政府惩处崇厚，是对俄国"不友好"的行动。俄国驻北京代办凯阳德为此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实行恫吓。与此同时，沙俄还纠集军队施加压力，在伊犁边境附近集中军队十四个营和二十个哥萨克骑兵百人团，并调动铁甲舰两艘、快船十三艘到日本长崎，准备封锁中国海面，摆出战争一触即发的架势。③

英、法、德、美等国，由于清朝政府对崇厚的惩处，深恐以后卖国无人，因此也纷纷表示"抗议"。但它们之间各有打算，相互勾心斗角。德国公使巴兰德公开表示，希望沙俄和西方列强因此对中国发动战争，理由是"我们必须经常混水摸鱼"，④实际上是想把沙俄拖在亚洲事务上，好让德国在欧洲为所欲为。法国则指望沙俄作为在欧洲牵制德国的力量，认为"俄国掀起战争，就等于是德国的机会"，态度较为消极。英国则顾虑沙俄在华势力过于强大，会威胁到它在中国的地位。伦敦的政客和资本家们估计，一旦中俄战争爆发，会使每年五千万镑的英国对华贸易（占外国对华贸易的百分之七十七点五）受到严重的损害。为

① 《谕出使俄国大臣着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七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第二三页。

② 《大清国大皇帝致俄国声明：崇厚所议条约违训越权窒碍难行国书》（一八八〇年二月十九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第三页。

③ 罗森：《四十年外交》第一卷，一九二二年纽约版，第四五页。

④ 霞拉达姆：《世界与日俄战争》，一九〇六年巴黎版，第七四——七五页。

了保全自己在中国的巨大贸易利益，英国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斡旋"，以便两面讨好。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清朝政府决定与沙皇政府再度就伊犁问题进行谈判。一八八〇年二月（光绪六年正月），驻英公使曾纪泽被任命为兼任驻俄公使，赴俄交涉。曾纪泽于八月抵俄后，开始同俄国外交部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谈判。八月四日第一次谈判时，格尔斯盛气凌人，声称《里瓦几亚条约》不能更改，并指责清朝政府将崇厚"治以重罪，边界各处增械设防，中外人心惶惑，几欲启衅，似此情形，岂能议事"。态度蛮横，完全关闭了谈判的大门。①

八月二十五日，俄国外交和陆、海军高级官员，在陆军大臣米留金主持下，讨论了和曾纪泽重开谈判的问题。会议决定可以考虑重开谈判，修改《里瓦几亚条约》的细节，但主要内容不能变动。格尔斯坚持会议应在北京而不在圣彼得堡举行，以表示对清朝政府的刁难。沙俄除派布策赴北京主持谈判外，廖索夫斯基海军上将所率领的舰队，也同时开赴远东以示威胁。会议决定有关谈判的三个原则是：

一、假如中国同意增加赔款，并愿意在其它边境线上进行调整以示补偿，俄国可以不坚持对特克斯河谷的控制；

二、修改条约必须以不损害俄国的荣誉和声望为原则；

三、与中国间的争执长期拖延下去是不利的，因此俄国必须以武力为手段，求得谈判的迅速解决。②

会议所决定的原则，一方面充分暴露了沙俄侵略者吞下去的东西，决不肯轻易吐出；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它外强中干的本质。沙俄原想在侵占伊犁后，进而吞并大半个新疆。后来它发

① 曾纪泽：《金轺筹笔》卷一，一八八七年版，第一页。

② 《米留金日记》第三卷，第二六七页。

现要这样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当时，沙俄在欧洲的处境十分孤立，英国、奥地利、德国和土耳其都对沙俄采取敌视态度。同时，沙俄国内也危机四伏。一八七九年四月二日出现沙拉维约夫暗杀沙皇的事件，同年十一月九日沙皇列车在库斯克车站遇炸，一八八〇年二月五日冬宫被炸。①不久前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又造成它财政极端困难。一八七九年为数六亿六千一百万卢布的预算中，二亿二千八百万来自酒类的消费税，一亿一千七百万来自对农民和土地的课税。这一年的国家债款，增加了二亿六千七百九十五万卢布以上，总数跃升到二十七亿八千三百二十八万卢布的高额。国家为债务所付出的利息，已达到一亿七千二百万卢布，竟占预算的四分之一。再加上一八七九年和一八八〇年连续两年灾荒，俄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危机更形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沙俄要想对清朝政府发动战争，用武力吞并新疆，存在很大的困难。热梅尼给他的上司格尔斯的信中说，"只有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才能使他们讲道理。但是，我得承认，这种必要性对我们可怜的财政讲来，是足够严酷的了"。②况且武装进犯新疆，不仅会受到西方列强的干涉，同时也会遭到清朝政府的抵抗，由欧俄向亚洲大量调运军队，是很不容易的。热梅尼自己供认说，如果占领半个新疆，"我们这一漫长的边境上的武装太少，只要一告急，就会迫使我们手忙脚乱"，"在这种情况下，还想保住伊犁省的一半，是极其无益的"。③

---

① 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曾纪泽改订的《圣彼得堡条约》签字后六天，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毙命。

② 《里瓦几亚和圣彼得堡谈判期间热梅尼给格尔斯的信》，见杰拉维奇等编辑：《俄国在东方》，第一一八页。

③ 同上书，第一二一——一二二页。

尽管沙俄处于这样内外交困的境地，但威胁恫吓的手段对于清朝统治阶级，仍然产生了效果。一听到谈判地点要移到北京和廖索夫斯基所率领的舰队的东来，清朝政府马上便联想到英法侵略者以换约为手段攻陷北京的先例，急忙指示曾纪泽说："俄事日迫，能照前旨争重让轻固妙，否则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力争几条即为转圜地步，总以在俄定议为要图"①。另外，英国驻俄使馆秘书普龙克特也奉英国外交部的命令，不断怂恿曾纪泽赶快对俄方作出让步。当曾纪泽根据清朝政府的指示，对热梅尼作出保证让步的诺言后，沙俄随即撤销在北京谈判的威胁，同意交涉仍然在圣彼得堡进行。理由很简单，用热梅尼的话来说，要是谈判仍旧在圣彼得堡举行，那"我们可以引导它，延长它，中断它，这都可随我们的心愿去做"，还"可以避免在决裂的情况下，布策离开北京而产生的困难"，况且"不管谈判的地点在什么地方，舰队还是作为一种威胁而留在那里"。②

在圣彼得堡重开谈判后，格尔斯又随侍沙皇到黑海沿岸进行视察，整个谈判由于意见分歧和主持无人而陷于举棋不定的情况。因而热梅尼和布策就在谈判中采取拖延战术，不是提出些难以接受的要求来纠缠，便是出尔反尔地耍无赖。曾纪泽接受了崇厚被愚弄的经验教训，总算识破了这种无耻伎俩，而逐一顶住了。

既然沙俄从一开始便感到无力发动侵华战争，随后又探悉到清朝政府中的主战派在积极备战，更觉得对华战争"将是具有相当破坏性的"，"无尽头的"，"没有什么好处的"。③尤其是

① 曾纪泽：《金轺筹笔》卷一，第一页。

② 《里瓦几亚和圣彼得堡谈判期间热梅尼给格尔斯的信》，见杰拉维奇等编辑《俄国在东方》，第一〇四——一〇五页。

③ 同上书，第一一六页。

当时俄土形势紧张，迫切需要调回在中国海岸的舰队。十月五日，格尔斯向热梅尼明确表示："假如开始一个反对土耳其的总行动，我们将好好加强我们的舰队——而只有把我们的舰队从中国海面召回，我们才能这样做。这又是一个希望尽早解决我国和中国分歧的原因"①。由于中俄谈判悬而未决，致使热梅尼等不断埋怨"这件该死的事情弄得我们睡不好觉"②。另外，英国驻圣彼得堡使馆也向热梅尼暗示，希望沙俄不要对清朝政府压迫过甚，设若清朝政府垮台，对沙俄、对欧洲都没有什么好处。十二月十一日，格尔斯随沙皇返回圣彼得堡。这时，清朝政府召主战派左宗棠赴北京咨询的消息传出，沙俄对此极为关心，认为中国有"动兵之意"，布策几次向曾纪泽询问这件事。③形势迫人，色厉内荏的沙俄，不得不放弃一些过分的勒索，准备用归还伊犁问题来"机动灵活地讨价还价"，以换取"另一笔补偿"。④

尽管俄国的策略有所改变，高压的手段却从不放松。在谈判中，沙俄对曾纪泽极尽恐吓威胁之能事。热梅尼不断向格尔斯提出建议：在对付清朝政府问题上，"一手要按在我们准备出鞘的剑把上"，要"用大炮口去提出要求"，"……不是什么切齿相待的问题，而是张口猛咬的问题"，"不能仅限于举起拳头，而且要坚决准备使用它"，"他们只有在手枪放在咽喉上的时候才会同意"。⑤经过反复的密谋策划，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光

① 《里瓦几亚和圣彼得堡谈判期间格尔斯给热梅尼的信》，见杰拉维奇等编辑《俄国在东方》，第一五〇页。

② 同上书，第一一五页。

③ 曾纪泽：《金轺筹笔》卷三，第三三——三四、四二页。

④ 《里瓦几亚和圣彼得堡谈判期间热梅尼给格尔斯的信》，见杰拉维奇等编辑《俄国在东方》，第一〇二、一〇九页。

⑤ 《里瓦几亚和圣彼得堡谈判期间热梅尼给格尔斯的信》，见杰拉维奇等编辑《俄国在东方》，第一一五、一一六、一二五、一二九页。

绪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沙皇政府对清朝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式照会两件，节略一件。第一个照会说："此次允改各条，中国若仍不允，则不得在俄再议"，并要将俄国外交部允诺曾纪泽商改各条款"全行收回"；第二个照会提出俄国对归还伊犁所要勒索的条件；节略中列举了所谓"允诺"商改的七个条款。①照格尔斯自己的说法："昨日照会业已写明，现在本国退让已到极处，无可再加。贵爵将本国之意电报贵国，约可定，则须如此定之。中国再不满意，则鄂（俄）国另有办法，不能与贵爵再举一条二条朝夕辩论矣"②。曾纪泽就是在这样最后通牒的方式下，签订中俄《伊犁条约》的。

新的条约包括以下各条款：在领土问题方面，沙俄同意归还特克斯河谷和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但以安插移民为借口，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划入沙俄版图。在通商问题方面，沙俄放弃俄货由嘉峪关经西安或汉中直达汉口的要求，仅要求俄商至嘉峪关贸易，一切待遇照天津情况处理。新增设沙俄领事的地方，减为嘉峪关和土鲁番两处，其余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和古城五处，俟将来商务需要时再行设立。表面上看，《里瓦几亚条约》中一些主要条款似乎被取消了，但实际上新约仍然是一个使中国丧权失地的条约：肥沃的伊犁西部地区被并入阿拉木图省，沙俄获得在中国腹地两个城市设立领事和在蒙古、新疆免税等商业特权；赔款从五百万卢布增至九百万卢布。总的来说，俄国以归还伊犁作为借口进行勒索的目的，不仅完全实现了，而且沙俄侵略者又再次玩弄一向惯用的手法，在

① 《使俄曾纪泽奏：中俄改订条约盖印画押折》（一八八一年三月十四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五，第一一页。

② 曾纪泽：《金轺筹笔》卷三，第二七页。

新约中为下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埋下钉子。例如修改《塔尔巴哈台界约》和喀什噶尔划界问题等，均写上"会同勘改"，或"由两国商议酌定"等字样。对于沙俄念念不忘的松花江航行权问题，条约重新作了声明，说《瑷珲条约》已准中俄两国人民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行船，并与沿江一带地方居民贸易，至如何照办之处，应由两国再行商定。

由于对旧《里瓦几亚条约》的条款更动较大，因此这次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另行拟订成一个新约，称之为中俄《伊犁条约》，俄文称《圣彼得堡条约》。新约于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签字。同年五月十五日为清朝政府批准，八月十九日在圣彼得堡换约。次年二月，残缺的伊犁地区才被归还给清朝政府。

六、继续以"勘界"为手段割占中国新疆领土

沙俄在强迫崇厚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时，便提出过要修改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科布多界约》所划定有关斋桑湖一带国界的要求。在强迫曾纪泽签订新约时，沙俄又以"将两国所属之哈萨克分别清楚"为口实，要求修改《科布多界约》。当时，曾纪泽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塔尔巴哈台旧界，据我看来，甚是妥当。……今要我据图定界，又要中国割让许多地方，二、三年后，又说新界有几处不妥，须要另行定界，更要中国退让"①。可见，曾纪泽当时已看出沙俄要求修约的目的是什么了。实际上，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科布多界约》"已将科（布多）地分让至十分之六，其分让之处本属沃壤，尽被俄人割去"，致使当地少数

① 曾纪泽：《金轺筹笔》卷一，第二四页。

民族“无所栖止，均拥挤于蒙古乌梁海之哈巴河等处就牧”。① 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不过一年，沙俄便于一八八二年五月（光绪八年四月）派遣“马步数百之众”，将哈巴河占领，以造成既成事实，强迫清朝政府承认。② 待至一八八三年七月十六日（光绪九年六月十三日），伊犁将军金顺等会同俄方分界大臣巴布科夫和帮办别夫硕夫（旧译撇伙策幅）重新勘定这段边界时，果不出所料，巴布科夫“开口即欲照图中直线以哈巴河划界”，抢夺当地中国少数民族的最后一块游牧地。金顺力争，相持达十余日之久。③ 沙俄蛮横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当地中国少数民族的极大愤慨，阿尔泰左翼散秩大臣巴图莽指出：“以前次界划乌梁海西北境侵占已多，此次若再占哈巴河，蒙民无地自容，誓死不能退让”④。最后，到八月十二日，俄方才同意以哈巴河以西阿拉克别克为界，订立了《中俄科塔界约》（又称《哈巴河界约》）。尽管如此，中国在斋桑湖东北巴尔哈斯泊周围和额尔齐斯河上游两岸肥沃的土地，还是被俄国割去一大块，塔尔巴哈台界内之赛里鄂拉以西各卡伦，也全被俄国侵占。结果，科布多所属地界几全部划入俄境，整个地区，“除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哈巴河外，直已无险要可守，无地利可取”⑤。边境的屏障丧失殆尽，而原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中国哈萨克、蒙族居民将近二万七千多人，由于牧地丧失，生活无着，全数被迫向东迁移。此后，一八八三年九

① 《科布多办事大臣清安额尔庆额等奏：科布多边界复行勘分困难情形折》（一八八二年九月十四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九，第二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一四七，第一一页；卷一四八，第八——九页。

③ 《伊犁将军金顺等奏勘分科塔界务议定中俄新界折》（一八八三年九月十七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三四，第二五——二七页。

④ 《清史稿》卷五二九。

⑤ 《科布多大臣瑞洵奏：科布多所管边界大片割与俄人情形片》（一九〇二年六月一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六，第二二页。

月四日(光绪九年八月四日)的《科布多新界牌博记》和九月十三日的《塔尔巴哈台北段牌博记》，只不过是对这一段被攫夺的领土加以最后确定而已。

一八八二年八月(光绪八年七月)，清朝政府派伊犁帮办大臣长顺，与俄国谢米列廛斯克省行政长官佛哩德少将，根据中俄《伊犁条约》，划定伊犁西南国境线，结果除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被并入沙俄版图外，"伊犁河北索伦营领队所辖十卡伦，河南锡伯营所辖十六卡伦全入于俄。"这样对伊犁说来，"不独险要尽失，且无以安插旗丁"。①霍尔果斯河索伦右翼四旗营兵，坚决要求将营地收回，但也得不到结果，最后这批官兵仍然被"迁回伊犁，择地安插"了事。②另外，沙俄还强行割占了伊犁的镇山——格登山。长顺"结营山下"，与俄方"再四相商"，佛哩德才同意让出乾隆御制碑文所在地的一个角落，长不过五十里，宽不过四五十里。③清政府收复伊犁，实际上"仅得一块荒土"。④

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一月(光绪八年八月——十月)，清朝政府又与沙俄勘分喀什噶尔东北一带的边界线。沙俄负责划界的全权大臣费尔干纳省副省长麦登斯基（旧译咩登斯格）少将，事先窥探了由天山至伊犁河谷一带的情况，并越过穆扎尔山口进入阿克苏，然后才会同清朝政府划界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勘分由纳林哈勒哈河口到别迭里山口一带边界线。⑤经过一八六

① 《致总理衙门总办函·附录长将军来函》(一八九三年一——二月)，见《许文肃公遗稿》卷七，第三七页。

② 《新疆图志》卷五五，第七页。

③ 《伊犁将军金顺等奏中俄界务重勘竣事折》(一八八三年一月一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三〇，第二五页。

④ 《与刘毅斋爵帅》，见《左文襄公书牍》卷二五，第五七页。

⑤ 《皮特曼有关重要地理窥探报告纪录》第二九卷，一八八三年哥达版，第一五〇——一五一页。

七年(同治六年)波尔托拉斯基上校的窥探，沙俄对于天山山脉山口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以乌什的贡古鲁克山口来说，尽管这个山口"远在界线东南，新旧条约皇朝舆地图志班班可考"，但由"地界八城之中，为南北相通第一要津"，形势极为险要，却被划入俄境。最初清朝政府新疆督办军务大臣刘锦棠也指出，要"趁画分未定，按约索还"，不然的话，"南北隔绝，路多梗阻"。①但主持勘界事务的哈密帮办大臣长顺，却认为这个出口"悬岩峭壁，险阻异常，仅容一人一骑"，"近来人迹罕到，即归我有，亦属无裨大局"，甚至还害怕这个问题一提出，"俄使多疑，转生枝节"，主张放弃不要。②而曾纪泽在接到总理衙门命令向沙俄进行交涉的电报后，同样怕沙俄"视牌博之设为已得之利"，因此会"借端要求，别生枝节"，③也只是敷衍搪塞一下。于是贡古鲁克这个天山的险要山口，遂为沙俄所吞并。这样，沙俄又从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不平等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原定的走向推进一步，从喀什喀苏山口、伊什提克巴什山口、巴达里阿戛兹山口和奎吕山等山口，向东凸出推进到廓克沙勒岭一带，吞并了扎纳尔特河的上源和贴列克提山口外布鲁特岳瓦什部落的大片游牧土地。④当地的清朝官吏也要求力争收回，最初清朝分界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在帮办军务大臣张曜的建议下，也同俄方麦登斯基争辩。但由于沙俄先派兵占领，造成既成事实，引用条

① 《新疆督办大臣刘锦棠奏：新疆南界之贡古鲁克地方宜趁划界未定据约索还折》(一八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三一，第四——五页；《清德宗实录》卷一五八，第八页。

② 《哈密帮办大臣长顺奏：覆勘新疆南界及查明南北路径情形折》(一八八三年八月十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三四，第三——四页。

③ 《使俄曾纪泽奏：与俄国外部商议界务折》(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三四，第一一页。

④ 贴列克提山口即《圣武记》所载的铁列克岭。

约规定以两国现管为借口，拒不退让。结果，清朝政府对沙俄屈膝退让，于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七日(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订立了《喀什噶尔界约》，又有大片中国领土沦入沙俄侵略者的魔掌。

至于一八八四年六月三日（光绪十年五月十日）所订立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俄文称《新玛尔葛拉条约》①)，又一次暴露了沙俄侵略者是如何惯于玩弄得寸进尺伎俩的。喀什噶尔以西的中俄疆界是比较明确的，两国在这一带仅有北面接壤。但早在崇厚订约时，沙俄就已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苏约克山口以南一带中国广大领土。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曾纪泽在圣彼得堡谈判时，曾向热梅尼确切地指出：喀什噶尔的国境线，"大地名是葱岭，小地名不知其详，总是在苏约克山口极西之处。"并坚决声明，《里瓦几亚条约》所未有之地，断不能有所增加。②但结果，沙俄的侵占阴谋仍较订立《里瓦几亚条约》时更进了一步，两国疆界走向竟由苏约克山口南下将及二百公里，直达乌孜别里。这样，中国通向中亚汗国的重要门户伊尔克什坦一带，均被沙皇俄国囊括而去。

通过《伊犁条约》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沙俄在中国新疆地区所攫取的领土，共达七万多平方公里。这充分说明，沙俄在每一个条约签订时，就部署着下一步侵略行动，一环紧扣着一环，贪得无厌，永无止境。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内，沙皇俄国对中国的扩张不仅限于新疆一个地区，还准备将魔爪伸入西藏、蒙古和西北各省。这三十多年间，是沙俄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所谓探险活动最频繁的

---

① 一八八四年六月三日，于新玛尔葛拉(或译新玛尔拉)换约故名。

② 曾纪泽：《金轺筹笔》卷二，第一六页。

时期。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莫如被吹捧为“杰出”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的朴尔热瓦尔斯基。他曾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率领“探险队”四次出没于中国的新疆、西藏、蒙古、甘肃、青海等地区。这是沙俄势力准备深入到这些地区去的初步部署。仅是为了支持他第二次深入拉萨的窥探活动，俄国陆军部就拨出了二万五千卢布的巨款。朴尔热瓦尔斯基在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一系列窥探后，鼓吹要使中国新疆和蒙古的居民“变为白人沙皇臣民”。他还宣称说：“俄国势力的发展”对于亚洲人来说，乃是所谓“一个欢乐世纪开始的同义语，一个对他们生命的极大保障”。①“俄国势力的发展”究竟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欢乐世纪”和“生命的极大保障”？最好是看看朴尔热瓦尔斯基自己的评述。他总结侵入中国进行活动的感想，说：“最近的几次探险，最终使我相信，为了赢得……探险的成功，需要有三个向导，即：钱、步枪、短皮鞭”②。原来他所说的“欢乐世纪”，是靠金钱收卖、步枪镇压和短皮鞭的拷打来实现的。这里总结了沙皇政府进行征服和统治的全部手段，同时也暴露了这位沙皇御用学者的本来面目。朴尔热瓦尔斯基同时代的俄国评论家也指出：“俄罗斯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和各个地区的科学研究，是携手并进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被俄国合并地区的或多或少详细的研究，走在领土获得和边界移动之前”③。朴尔热瓦尔斯基是这样进行探险的，沙俄其他的“探险家”也是这样活动的。

---

① 《朴尔热瓦尔斯基将军在中亚》，见英国《亚细亚每季评论》一八八七年第六卷，第四一六页。

② 朴尔热瓦尔斯基：《从恰克图到黄河发源地》，一八八八年圣彼得堡版，第五一页。

③ 提列宁：《朴尔热瓦尔斯基的旅行》第一卷，一八九九年圣彼得堡版，第五五页。

一八八九年英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主席弗兰西斯·德·温顿上校，在朴尔热瓦尔斯基死后不久，以妒忌的眼光注视着沙俄所进行的这类"探险"。他说："最近柏罗伯契夫斯基和里德斯基的历次探险，以及格鲁穆——格里契马罗之到帕米尔和罕萨去，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从外里海铁路到达撒马尔汗竣工以来，俄国在中亚的贸易受到很大的推动力，使之沿着著名熟知的路线，伸入中国西北各省的结果。在这些地区，俄国商品已开始和英国制造品进行竞争"①。

不仅如此，沙俄还根据条约规定，可在天山南北自由通商。这样，整个新疆等于完全对沙俄开放，成为它的商品销售市场。根据英国商人达格利什的描述，一八八三——一八八四年间，在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的特殊影响下，喀什噶尔周围六个城市的商场上，堆满了低劣的俄国产品。②并且由于沙俄获得在新疆贸易"暂不纳税"的特权，英国也援引这个先例，拒不纳税，结果造成清朝政府每年为数达三百万两(白银)税收的损失。③

七、沙俄勾结英国瓜分帕米尔

一八七六年，沙皇俄国吞并了浩罕汗国，与中国帕米尔地区接壤以后，便把侵占帕米尔提上了议事日程。

位于新疆西南部的帕米尔④高原，一般按照地貌的特点分为八帕：东南部的塔克敦巴什帕米尔，阿克苏河上游的小帕米尔，萨雷库里(湖)地区的大帕米尔，叶什勒库里(湖)附近的叶什

① 达布斯：《有关中国土尔克斯坦的发现和探险史》，第八二页。
② 《皮特曼有关重要地理勘探报告记录》一八八四年第三〇卷，第四三〇页。
③ 《陶勤肃公行述》，第一五页。
④ 帕米尔，在地貌学上指高峰脚下冰蚀形成的倾斜状半谷地。

勒库里帕米尔，也叫阿尔楚尔（阿喇楚勒）帕米尔，郎（让）库里（湖）地带的郎（让）库里帕米尔，木尔加布河槽的萨雷兹帕米尔，瓦罕河谷的瓦罕帕米尔，北部喀（哈）喇库里（湖）一带的哈尔果什（和什库珠克）平原，有时也被称为喀（哈）喇库里（湖）或哈尔果什（和什库珠克）帕米尔。

帕米尔高原北接阿赖岭，喷赤河流贯西南部，河西南面紧接兴都库什山脉。这是一片巍峨高峰与谷地互相交错的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

帕米尔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远在公元前一世纪，这个地区的无雷就已隶属于西汉所设置的西域都护府。①七世纪，唐王朝在这个地区设置了至拔州都督府、鸟飞州都督府领钵和州，以当地部落首领任刺史，属安西都护府节制。②七三三年（开元二十一年），鸟飞州都督府少数民族首领真檀被授以左金吾卫将军员外官衔，③七五八年（乾元元年），另一首领纥设伊俱皋施被赐姓李，改名崇信。④八世纪初，安西都护府还在这个地区设立军事机构"葱岭守捉"，用以加强西部边防，它曾长时期受到唐王朝的重视。⑤《大唐西域记》的波谜罗川和《旧唐书》、《新唐书》的播密川，均为帕米尔的对音。⑥在清代，帕米尔是新疆布鲁特部落的游牧地区。部落首领均由清朝政府授予官职，给予年俸和二品至七品不等的翎顶。⑦

---

① 《汉书》卷九六上。

② 《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

③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褒异二》。

④ 同上书，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

⑤ 《新唐书·地理志》。"守捉"系当时对边防军的称谓。

⑥ 《大唐西域记》卷一二；《旧唐书·哥舒翰传》；《新唐书·哥舒翰传》。

⑦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八三；《清高宗实录》卷九二三，第三九页；《陶勤卓公行述》，第一〇页；《新疆图志》卷一六，第二页。

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清军追击叛逆的大小和卓至帕米尔的叶什勒库里(即伊西洱库里淖尔)时，三战三捷，清高宗特别写了一篇《平定西部勒铭伊西洱库里淖尔碑文》，刻石于叶什勒库里的苏满塔什。在这块碑文上，乾隆帝明确地指出："伊西洱库尔淖尔者，我副将军富德等穷追二酋至拔达克山之界"①，这里清清楚楚地载明，叶什勒库里是中国领土帕米尔和拔达克山首领素尔坦沙领地接壤的地区。清军既已接近边境地区，所以清将富德等才停止军事行动，改而派遣使节索取逃亡的大小和卓。碑文对这种停兵边境"遣使索俘"②的行动也作了解释，说明："我兵未深入拔达克山境者"，是由于讨伐叛逆的大小和卓不应该无故进入拔达克山的领地。乾隆帝对清军在边境上停止军事行动的决定，还加以赞许说："是以将帅之臣审机度时，我武少辑也，卒蒇事而告成功，则亦未为计之失也"。③碑文明确地肯定了帕米尔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范围。竖立在叶什勒库里帕米尔的乾隆皇帝御碑，不只是说明帕米尔属于中国领土的最好古迹实物，而且是一项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文献资料。乾隆皇帝御制碑文，在沙俄侵占帕米尔之前，一直树立在叶什勒库里湖以西苏满塔什。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英国侵略分子荣赫鹏进入帕米尔窥探时，曾对这块石碑的情况有所记述："在阿尔楚尔河流入叶什湖〔即叶什勒库尔(湖)〕处，……我们找到这块石碑。……碑文刻有汉、满、土耳其三种文字，很明显是关于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驱逐和卓，中国人把他们追逼到巴达克山的事情。在这块古碑的左岸上面，有一个建筑多年的中国堡垒的废墟。"荣赫鹏还拓印了这块碑，但是"这块碑随后便被俄国人搬走，放到塔什干博物馆里去了"。④斯坦因说，这块石

①②③ 《新疆图志》卷一〇，第二一页。

④ 荣赫鹏：《一个大陆的中心》，一八九七年伦敦版，第二九八——二九九页。

碑是在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被沙俄伊鄂诺弗上校部下的哥萨克士兵偷走的，但他在一九一五年还看到这座御碑的花岗石碑座。①

《嘉庆重修一统志》一书完成于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这部地理志概括了一八二〇年(嘉庆二十五年)清朝统辖的疆域、政区和山川的实际情况。该书第五二六卷明确记载：喀什噶尔在帕米尔(葱岭)的属境、属水、属山，有和什库珠克、阿喇楚勒、叶什库勒、哈喇池、布隆池、叶什勒池和葱岭。这充分证明，嘉庆年间葱岭及其所属各地，一直属清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管辖，是中国的神圣领土。道光年间，清朝政府又派大军进入帕米尔地区追剿叛逆分子张格尔。一八二七年(道光七年)，提督杨芳等曾深入帕米尔西部，到过库达尔以西巴尔唐河上的拉克沙(今鲁赫赤)地方。陕甘总督杨遇春等也到达过阿克拜塔尔山口一带。②

沙皇俄国在侵占中亚汗国和中国伊犁地区的同时，连续派遣出它的侵略先锋——"探险队"，对帕米尔进行窥探。一八七一年，首先受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派遣深入阿赖岭的是费德钦科。一八七六年，当浩罕被吞并改称为费尔干纳时，考夫曼又派遣"亲斯拉夫派"重要成员、屠杀中亚汗国人民的刽子手斯科贝列夫，率领庞大的"探险队"，越阿赖岭河谷进行侦察，准备对当地中国少数游牧民族炫耀武装实力，"并准备把沙俄国旗插到那里去"。因为沙俄侵略者对中国这一带地区一无所知，所以窥探的目的着重图籍的测绘。整个"探险队"中有八个人从事这方面的勾当，其中负责"地理和统计"的科斯廷柯，曾窜犯到喀

① 斯坦因：《古代中亚孔道踪迹》，一九三三年伦敦版，第三〇四页。
② 《清宣宗实录》卷一一九。

什噶尔邻近地区。①沙俄不断窥探帕米尔的目的何在，这可以从一八八二年当斯科贝列夫跃升为亚洲司司长时与英国作家马文谈话中暴露出来。斯科贝列夫公然说："阿姆河②是一条河，而河流不是完美的疆界；因此我们需要兴都库什山作为一个划分我们领地和你们在中亚(领地)的真正墙壁"。③这不仅是斯科贝列夫经常提到的话题，而且成为直到十九世纪末期沙皇政府官吏所追逐的共同目标。

考夫曼不断派出所谓"探险队"，越阿赖岭进行窥探，表明了沙俄念念不忘将中国帕米尔地区划入版图。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直到一八七六年浩罕被吞并时为止，沙俄的侵略势力还远在阿赖岭以北，中国帕米尔地区与浩罕之间，相隔着阿赖岭这座巍峨的高山。不管清朝政府也好，或是以后中国的历届政府也好，谁也没有在阿赖岭同沙俄划定过边界线，中国的地图也是一向以未定界来标明这一地带的。

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左宗棠平定天山南北路，清朝政府了解到帕米尔地区已逐渐为沙俄所蚕食的情况，次年便环绕整个帕米尔，设立了七个卡伦戍兵镇守。这七个卡伦是：黑孜吉牙克卡(今克孜勒接以克山隘)，六尔阿乌卡(今木尔加布)，巴什滚伯孜卡(叶什勒库里(湖)东南著名游牧地)，图斯库尔卡(今叶什勒库里湖东沙塞克库里)，雅尔特拱拜卡(今扎尔提古木别孜)，阿克苏睦尔瓦卡(在伊斯里克河上游)，塔墩巴什卡(今我国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南部塔克墩巴什)。一八八九年(光绪

① 米歇尔：《俄国对阿赖岭和帕米尔的探险》，《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一八七七年新编第四七卷，第一七——四七页。

② 阿姆河的上游喷赤河，发源于帕米尔，成为帕米尔地理上的西南边界线。

③ 寇松：《俄国在亚洲的活动疆界》，载英国《十九世纪》杂志卷二五，一八八九年一至六月号，第二七六页。

十五年），清朝政府又在叶什勒库里设苏满卡。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新疆巡抚魏光焘命令“张旂官鸿畴出苏满数十里以备不虞”。①

一八九二年一月（光绪十七年十二月），新疆巡抚魏光焘又派经历海英至苏满卡，重新竖立乾隆御制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尔碑文，发现尚残存碑座一方，高一尺六寸、宽三尺二寸，又寻获断石三块，存汉文八十三字、满文八十四字。都司张鸿畴曾在立碑旧址筑立墙壁，作为未来勘界依据。②在清朝政府设卡戍兵加强防卫的年代，沙俄对帕米尔的窥探也愈加频繁。在这时期内，考夫曼接连派出五支窥探队伍，深入中国帕米尔地区。三支队伍中途受阻折回。另外两支，一支是由费尔干纳省马季兰区副行政长官、曾任斯科贝列夫的副官的康穆才甫斯基所率领，另一支是由后来升任奥什省省长的格鲁穆契斯特所率领。这两支队伍的窥探目标，集中在帕米尔的边疆地区的什克南、达尔瓦斯和喀拉提锦一带。

经过长时期窥探，俄国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和总参谋长决定派遣军队以“勘察地形”为幌子，对中国帕米尔地区实行武装占领。这批侵略者认为：“这支部队的出现，将象征着俄国认为帕米尔的土地属于它的领地范围”③。

一八九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光绪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沙俄土尔克斯坦边防军第二营营长伊鄂诺弗，带领一支侵略军，越过中国黑孜吉牙克卡伦，分三路窜入中国塔克敦巴什、阿克苏睦尔瓦、苏满和巴什滚伯孜等地。这支侵略军侵入中国国境后，在阿克塔什和塔克敦巴什之间的毕依比达坂竖立木杆，张贴布告，公然以占领者的口气向中国当地居民宣称：“这些地区现在

①② 《新疆图志》卷八，第一、五页。

③ 哈尔芬：《中亚之归并于俄国》，一九六五年莫斯科版，第三九一页。

已经属于俄国。”当中国边防军提出质问时，这些侵略者做贼心虚，更加上在阿克苏河流域伊斯里克河附近，亲眼看到清朝官吏在进行征税的工作，① 所以不敢说他们所侵入的地区是俄国的，只是吞吞吐吐地诡称他们是在“查勘道路”②。英国人荣赫鹏，曾目睹伊鄂诺弗之流在中国帕米尔境内的侵略行动。他记载说：“报告不断传来，说一小支俄国军队进入帕米尔，并声称帕米尔是俄国领土。”“（一八九一年八月十三日）……我问伊鄂诺弗上校说，我得到报告，传说他向吉尔吉斯人宣称帕米尔是俄国领土，问他是不是有这回事？他说有这回事，给我看了一幅地图，上面有用俄国所属的颜色所标志的边界。这种边界包括了除去塔克敦巴什的整个帕米尔，而且延伸到兴都库什山的分水岭”。③

一八九一年九月七日（光绪十七年八月五日），新疆巡抚魏光焘照会沙俄土尔克斯坦总督，强烈谴责沙皇政府“称兵越界”。九月二十七日，魏光焘又向总理衙门指出：帕米尔地区“现管旧界，与英俄均不相干，且有断缺旧碑系乾隆间圣制平回勒铭伊西洱库尔之碑，足为我地确证。此次俄塔什干督巡边前队，径越中属黑孜吉牙克等卡，实属违约妄行，……应请总署照会俄使，秉公核办，惩其既往，以警将来”。沙俄自知理屈，复照时完全抵赖有侵犯中国领土帕米尔的行动，伪称：“塔督只至交界之依尔克什他木（坦）巡阅，并未赴帕，俄步马兵只一百一十余人，分三起，赴各处打围（猎）”。④什么地方都不去，却要派遣大队人

---

① 伊斯康达洛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一九六二年杜尚别版，第二八三页。

② 《新疆图志》卷八，第二页。

③ 荣赫鹏：《一个大陆的中心》，第三二六、三二七页。

④ 《新疆图志》卷八，第二页。

马攀越到"世界屋脊"上去练习射击，这种借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同年十月下旬，清朝政府总理衙门就沙俄入侵帕米尔事件，向俄国提出抗议。俄国外交部自知理屈无可抵赖，只得回照说："业已知会塔什干总督，嗣后不得越境，此次所立木杆，听中国拆毁"①。

沙皇政府见出兵强占的做法过于惹人注目，便转而以外交威胁的手段，来实现并吞中国帕米尔的阴谋。就在它"保证"与"承认错误"的几个月以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于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向清朝政府发出照会，以所谓地界不清为借口，威胁清朝政府不得再派兵在中国的帕米尔境内进行巡逻。当总理衙门将俄国照会电告新任新疆巡抚陶模时，陶模在复电中拒绝撤退苏满守军，并指出："雅什里库尔即《新疆识略》之伊西洱库尔，乾隆二十四年立碑迤北十里之苏满，断无立碑文于界外之理！"②实际情况是，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清朝政府在帕米尔所设的八个卡伦，是帕米尔境内的险要所在，更是沙俄侵略帕米尔必经的要道，因此沙俄侵略者千方百计要中国军队从苏满等卡伦撤退，以便肆无忌惮地侵占帕米尔。

一八九二年四月，沙皇政府召开研究侵略帕米尔的特别会议。参加的有陆军大臣弗诺夫斯基、驻维也纳大使罗拔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总参谋长奥勃鲁切夫、外交大臣助理基斯敬、亚洲司司长格毕尼斯、总参谋部亚洲司负责人卜罗才柯，以及外交部的季罗维也夫和陆军部的库罗巴特金。会上曾提出两种侵

① 《新疆图志》卷八，第二页。

② 同上书，第五页。

略方案。罗拔诺夫一罗斯托夫斯基、基斯敬和格毕尼斯原则上不反对立即派兵占领帕米尔，但认为这样可能会激起英印政府的相应措施，使局势复杂化，另外派兵深入也有困难，故而主张着重外交谈判的方案。奥勃鲁切夫、库罗巴特金和季罗维也夫赞成这个方案。陆军大臣弗诺夫斯基和总参谋部亚洲司的卜罗才柯反对外交谈判的方案，认为帕米尔问题只有"在俄国采取坚决行动的情况下"才能解决，"而当我们对帕米尔行动稍有迟缓时，中国人就可能在那里站稳脚跟，对放弃该地区一事，也会作出更顽强的抵抗"。所以，他们认为，派兵占领帕米尔不仅可以巩固土尔克斯坦的东部边界，并且可以进而依兴都库什山来划定南部的疆界。最后，会议决定了对侵占帕米尔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首先是派遣伊鄂诺弗率领一营步兵、三个哥萨克百人队，带四尊大炮，第二次武装入侵帕米尔。① 俄国还派哨兵到南面去"保护帕米尔的安宁"。伊鄂诺弗于六月三十日到达木尔加布扎营，在这里建立了木尔加布堡（又被称为帕米尔斯基哨所）。

接着，俄国外交部又作出姿态，要与清政府驻俄使节谈判，企图以此掩盖对帕米尔的武装占领。基斯敬坚持要清政府撤退驻帕米尔的守军，说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勘界，只要中国驻军一撤退，俄国就立刻派员与中国进行勘界。五月二十八日，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格毕尼斯竟然以关闭谈判之门来进行威胁。他扬言俄国现在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总不能允许中国在帕米尔地区驻扎军队。在沙皇政府的重重压力下，清朝政府被迫撤退了

① 《清德宗实录》卷三一四，第一——二页；伊斯康达洛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二八八——二八九页。

驻苏满卡伦的守军。① 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抓住清军撤退这个时机，进一步出动马步兵三千余人，从木尔加布堡大举进犯。七月二十四日，俄军侵占阿克塔什，拆毁中国卡伦，扣留中国军队。接着俄国侵占郎库里、阿尔楚尔。② 由此，沙俄强占了塔克敦巴什以南的中国整个帕米尔地区，并在各地建筑堡垒，架设电线，造成久踞之势。

强占之后，沙皇政府又企图利用武装占领的既成事实，迫使清朝政府签订条约加以承认。从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底一直到一八九四年三月(光绪二十年正月)，清朝政府同俄国外交部进行了长期谈判。俄国只是从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吞并浩罕以后，才侵入阿赖岭以北的地带，开始同中国帕米尔地区接壤，但两国之间从未勘分过边界线。要说有什么条约涉及过中、俄在帕米尔地区边界问题的话，那只是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这是沙皇政府以归还为它所强占的伊犁为诱饵，胁迫清朝政府订立的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就是这个条约也明确规定：在帕米尔地区，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往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显而易见，即使按照这个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属于沙俄的也只限于自乌孜别里山口转往西南一线以北的地段；自乌孜别里山口向南一线以东的土地，无可置疑地继续属于中国；至于"往西南"和"往南"之间其余的中国帕米尔地区，也完全不容沙俄置喙。虽然清朝政府在沙俄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的双重压迫下，准备依照《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规定的走向来划分两国的边界，可是沙俄这时却连自己一手炮制的不平等条约都不愿意遵守，野心勃勃地要吞并中国整个

① 《致总理衙门总办函·照录节略》(一八九二年六月)，见《许文肃公遗稿》卷七，第一〇、一二页。

② 《新疆图志》卷八，第六——七页。

帕米尔地区。谈判开始不久，格毕尼斯竟然公开宣称："我们想以萨雷阔勒地方分界，系中国无人不知者"①。俄方态度既然这样蛮横，谈判自然无法进行，前后计拖延了两年时间。

一八九三年三月八日，沙皇政府再次召开侵占帕米尔的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有关军政头目外，还有驻伦敦大使斯达尔，曾多次窜入帕米尔的总参谋部甫恰达上校、土尔克斯坦军区参谋长彼法洛一斯维依柯弗斯基、布哈拉沙俄政治特派员勒沙尔，以及奉命侵占帕米尔的伊鄂诺弗上校。在这个会议上，彼得堡的侵略者们嚷道："帕米尔地区对俄国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尤其是'终年可生活'的西帕米尔"，"当务之急是承认那里已有的俄国势力范围"，"保障俄国拥有帕米尔境内最重要的一部分土地"。② 根据会议决议，沙皇政府制造了一大堆荒谬绝伦的"根据"，以迫使清朝政府接受以萨雷阔勒岭为中俄分界线的无理要求。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所谓对浩罕的"继承权"问题，想借此使得非法侵占的事实合法化，并且想进而割占喀什噶尔平原为沙俄的领地。一八九三年一月三十日（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土尔克斯坦总督的报告书，明显地暴露了这一点。他露骨地写道："……我们不能同意在萨雷阔勒岭以西划界，因为沿着上述山脉所流过的阿克拜塔河和阿克苏河，不仅有一条最方便的而且也是唯一的通向帕米尔的道路，没有它，这一地区的来往便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俄国不仅对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领土拥有完全的权利，而且也对这些山脉以东直至喀什噶尔河谷定居村落的全部空间，拥有完全的权利。因为，这些地区自古以来

① 《致总理衙门总办函·附录问答节略》（一八九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见《许文肃公遗稿》卷七，第二五页。

② 哈尔芬：《中亚之归并于俄国》，第四〇一——四〇二页。

就无可争辩地为浩罕诸汗所占有"①。

一八九三年四月十六日(光绪十九年三月一日),清朝政府驻法使馆参赞庆常奉派前往奥国萨尔斯堡城,与在该地养病的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进行会谈。格尔斯居然公开搬出所谓"继承权"的问题来,他说:"帕米尔向归浩罕,既已归俄,帕地自应与之俱归"。庆常当时便驳斥说,"帕米尔归浩罕管属说,未之前闻,而其属华则确有证据。一则从前官兵迭入帕境平定巨寇,勒石纪功,至今犹存;一则帕地向有中国卡,见于贵国公牍;一则帕地之民,向受华官约束,应中国差徭"。这些事实,沙皇政府也曾承认不讳。庆常还进一步责问说,要是帕米尔属于浩罕的话,为什么以前两次订约(指一八八二年的《喀什噶尔界约》和一八八四年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都未提到帕米尔的问题?崇厚订立《里瓦几亚条约》时,便声明沙俄西南边界至玛里他巴尔山为止;两三年后沙俄由玛里他巴尔山推进至乌孜别里时,也对帕米尔一字未提,要是帕米尔属于浩罕的话,当时岂有不知道的道理?②

谈判拖延了一年多,庆常"与格尔斯面晤数十次,议论至数月之久"。沙俄在狡赖失效之后,便继之以威胁。一八九四年四月十一日(光绪二十年三月六日),格尔斯对庆常先是搪塞,说什么:"昨见俄主,复为进说,当即召见兵部大臣公同面议,讵兵部不肯再让,坚称帕米尔东境为俄国中亚细亚要害之地,舍此必受英国之害。又谓此地在葱岭天险之外,无关中国边防等语"。接着,便进行恐吓说:"本大臣告以彼此相持,恐启衅端,倘有事故,

① 伊斯康达洛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三一四页。

② 《驻法参赞官庆常与俄外部大臣嘎尔斯问答节略》(一八九三年四月十三日),见《许文肃公遗稿》卷八,第五——六页。

是兵部之责，与外部无涉。本大臣词穷，俄主亦无可如何"。①很明显，这完全是最后通牒的语言。

在沙俄的阻扰和破坏下，历时两年多的中、俄关于帕米尔问题的谈判，完全陷入僵局。

一八九四年四月十二日（光绪二十年三月七日），俄国外交部照会清朝政府驻俄公使："由于俄国与中国间关于帕米尔问题的意见分歧并很难立刻达成一个谅解，帝国政府认为，为维持过去已形成的和目前存在的状况，乃是目前避免误会或可能产生纠纷的最好办法。双方保持各自位置，并将命令主管机关不得超越上述位置"②。沙俄这个照会的目的，就是要中国接受俄国对帕米尔地区非法侵占的事实。

在当时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急情况下，清朝政府出于无奈，只好于一八九四年四月十七日（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二日）命令驻俄公使，在给俄国外交部的复照中同意："在中国和俄国间的帕米尔问题未得到最终解决以前，双方分别给予两国主管机关命令，以便使其保持并不超越各自的位置"。这个换文并不等于帕米尔问题的解决，更不是什么界约的签定。因此，清朝政府在复照中，作出了两点明确的保留：

"一、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所原有的权利。它认为，应保持此项以一八八四年议定书为根据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

"二、采取上述措施，并不表明终止目前的谈判，并希望由于中国现在对俄国所作的重大让步，圣彼得堡内阁定将接受中

① 《参赞庆常与俄外部问答录要》（一八九四年四月），见《许文肃公遗稿》卷八，第三二——三三页。

② 《许竹篔先生出使函稿》卷一〇，第二〇页。

国的上述建议”。①

因此，清朝政府驻俄公使许景澄，在四月十八日给俄国外交部的复照中，又着重指出：根据“四月五日②的复照中所作的保留下”，清朝“帝国政府在它的方面已经命令中国主管机关，不得超越目前它们所占据的地区，直到中国和俄国关于帕米尔划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为止”。沙皇政府不仅同意清朝政府四月十七日所作的两点保留，而且也不再坚持以萨雷阔勒岭为界，俄方四月二十三日的复照清清楚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复照一开始便指出，它是作为对清朝政府四月十八日照会的“答复”。也就是说，在同意清朝政府所作的两点保留下，也同样明确保证，沙俄“帝国政府在它的方面，以相互的名义已经命令俄国主管机关，不得超越它们目前所占据的位置，直到俄国和中国间帕米尔划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为止。”③俄方复照是由外交大臣格尔斯签名发出的，这一程序更充分地说明沙皇政府是完全同意清朝政府所作两点保留的。

事情十分清楚，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中俄双方的换文，并不意味着中、俄两国对帕米尔问题的最后解决，中国并没有放弃当时除去中国军队实际所控制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利，中国仍然“保持此项以一八八四年议定书为根据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但沙皇政府在换文中所作的诺言，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幌子。这种“保证”墨迹未干，沙俄就迫不及待地勾结英国，进行私自瓜分帕米尔的肮脏交易。

在中俄关于帕米尔问题的交涉过程中，彼得堡内阁就积极

① 《许竹箕先生出使函稿》卷一〇，第二〇页。

② 这是俄历，公历应为四月十七日。

③ 《清德宗实录》卷三四一，第一三页；《附录俄外部照会》(一八九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参见《许竹箕先生出使函稿》卷十，第二〇——二一页。

与英国策划瓜分帕米尔的勾当。在这个问题上，沙俄和英国是相互勾结但又相互争夺的。

随着沙俄在中亚细亚扩张的逐步深入，俄、英在这个地区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一八七二年英俄虽签订了一个协议，确定了沙俄与阿富汗间的边界线，然而并不能彻底消除两国在领土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八十年代以后，使英国感到不安的，是沙俄对印度和阿富汗的威胁。两国之间差点为了分赃不均而发生武装冲突。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英国看到沙俄对帕米尔的侵占，也不甘落后，派出荣赫鹏对帕米尔地区进行窥探。自从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沙俄强迫清朝政府军队撤出苏满卡伦后，英、俄两国在中国帕米尔地区的斗争更加尖锐起来，并从未间断过。

但是，沙俄和英国在侵占中国领土帕米尔问题上，终于获得了妥协。在损害中国以满足各自利益的前提下，它们达成了私自瓜分帕米尔的协议。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一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英国外交大臣金伯莱在给俄国驻英大使斯达尔的照会中，以及此后斯达尔给金伯莱的复照中，确定了两国瓜分帕米尔、划定势力范围的五点协议。在双方照会中这样写道：由于两国就维多利亚湖(即萨雷库里湖)以东地区英俄势力范围的划分交换意见的结果，彼此同意下列各点：

一、英、俄在萨雷库里(湖)以东的势力范围，将由一条直线来划分，从湖极东处起，顺此湖稍南仍与湖平行之山脉，进至班帖尔① 及乌尔他别尔山口，一直往东与中国边界接连。

---

① 原为沙俄篡改的地名“班达斯基山口”(班达斯基是沙俄测绘人员名)，荣赫鹏称为“安达曼山口”。此处照清朝政府驻俄使馆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录文(见《许文肃公遗稿》卷八，第四二页)。

二、这条线的标志和方位，将由一个英俄联合委员会按地方形势勘定。

三、该委员会将受委托就地报告任何可以确定为中国边界的情况，目的是使得两国政府能够就这条界线附近所涉及的中国领土边界，以最方便的方式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四、英、俄两国同意这条界线以北地区归俄管理，以南地区归英管理，彼此不相干预。①

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一日)，沙俄和英国非法组成的"联合勘界委员会"，在萨雷库里湖东端会合，开始瓜分帕米尔的勘界活动。结果，沙俄非法侵占了中国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经过这番肮脏的政治交易，沙俄实现了侵占帕米尔的野心，英国也满足了自己的要求——建立了"防止俄国人接近印度的边界"。②

吞并中国帕米尔地区，将沙俄版图扩张至兴都库什山脉，是沙俄长时期以来的阴谋，尼古拉二世是这个侵略计划的最高决策人。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英、俄私分帕米尔时期，斯文赫定和这个末代沙皇的谈话，便透露了这一点。据斯文赫定的描述："他(尼古拉二世)对于我的旅行，显示了很大的兴趣，并显示出他精通中亚地理的情况。他在桌上打开一张很大的中亚地图，以便于我能够追溯我所经过的旅途。他用一枝红色蜡笔在我所经历的主要地区划下线条，诸如喀什噶尔、叶尔羌河、和阗、罗布泊等……。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听到有关英俄勘分边

① 贺尔兹伍斯：《十九世纪的土尔克斯坦》，一九五九年牛津版，第七三——七四页，"附录"注。

② 弗雷塞·泰特勒：《阿富汗》，一九六二年伦敦版，第三二九——三三一页。

界委员会在帕米尔的情况，……他很坦率地问我，我是怎样看待俄国与英印地区在'世界屋脊'上的边界线问题的。"当斯文赫定说到顺兴都库什山脊是天然的和简易的疆界时，尼古拉立刻皱起眉头，以脚踩地，着重地大声说道："这就正是我经常所指出的，但是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件事情实际是如此的简单明了。"①

沙皇的御用学者对于侵占帕米尔成功兴高采烈，宣称："由于尼古拉二世的决心，很幸运地由于他在统治我们，俄国军队占领了帕米尔，……并在那里建筑了堡垒。""由于外高加索和帕米尔的合并，我们对土尔克斯坦的征服算是成功了"。②

列宁曾经写道："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资本主义的这种特性，在改革后的俄国已经以巨大力量表现出来了，并且继续表现出来。"③这是对俄国资本主义变本加厉向外扩张的根本原因的深刻揭露。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短短几十年中，沙皇俄国在亚洲的扩张极其迅速，吞并的土地极其庞大。它把中亚细亚一百五十八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和七百八十多万人口，卷入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和奴役之下。④另外，沙俄还侵占了中国西部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充分暴露了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沙皇企图建立世界帝国的狂妄野心。

① 斯文赫定：《我作为一个探险家的生涯》，一九二五年伦敦版，第二四四——二四五页。

② 《亚洲俄罗斯》第一卷，一九一四年圣彼得堡版，第三七页。

③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卷，第五四五页。

④ 参见《关于波斯材料的笔记》，《列宁全集》第三九卷，第八二四页。

第四章　沙俄妄图变中国东北为它的殖民地(上)

一、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沙俄远东政策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包括沙俄在内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这个过渡，到十九世纪末已接近完成。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是同分割世界斗争的尖锐化紧密联系着的。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在亚洲只有列强共同控制的几个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形式上是半独立状态。"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独立国的斗争一定会特别尖锐起来"①。正是在这世界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新的历史阶段，沙俄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活动。

沙俄加紧侵略中国，还与它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特点有密切关系。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出现了新的高涨。十年间，资本主义企业工人人数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六，工业生

---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八〇二页。

产总额增长了一倍。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速了集中的过程，在铁钉制造、铁丝制造、制糖、石油等行业中，已陆续形成一批辛迪加垄断组织，或由各大公司结成辛迪加式的协定。但是，正象列宁所说的："在俄国，资本帝国主义较薄弱，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比较强大的"①。从经济上看，到一八九七年，俄国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六分之五。农村只有很少一部分采用资本主义的雇工形式，占统治地位的是保留着极为浓厚的封建特征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政治上，地主仍指挥、决定和操纵一切。沙俄的最新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封建关系的层层密网紧紧缠绕着。在列强中，沙俄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

沙俄帝国主义发展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要想通过资本、商品等"纯粹"的经济力量，同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竞争，扩大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侵略势力，是十分困难的。于是，它就格外乞求于发展军国主义，格外乞求于领土的兼并。列宁针对这一点曾深刻指出：在沙俄，"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对极广大领土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地位的垄断权，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权"②。正当俄国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候，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却日益加深。腐朽的清朝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奉行妥协、投降的政策，在中国与沙俄漫长的边界线上几乎没有设防。这些，在沙俄侵略者的眼中都成了它加紧对华扩张的极好条件。这样，十九世纪末，中国就越来越成为沙俄对外扩张的重要对象。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沙俄向西方、南方的扩张不断受挫，也推动它更把赌注投向东方，设法从东方打开缺口，以满足它的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六三五页注。

②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同上书，第八九三页。

侵略欲望。

在欧洲地区，一八七八年掠夺土耳其的柏林会议后，沙俄同德、奥的关系日益恶化。一八七九年，德、奥结成了秘密的反俄军事同盟。一八八二年，德、意、奥又结成三国同盟。沙俄向欧洲、特别是向巴尔干半岛的扩张受到了阻碍。在中亚细亚、波斯湾一带，彼得堡当局的扩张活动，则主要受到英国的对抗。一八八五年，沙俄为掠夺中亚细亚，差一点和英国对打。一八八七年，英国和俄国关于俄国与阿富汗边界条约的签订，阻挡了沙俄通过阿富汗南下直抵印度半岛的野心。同年，英国同奥、意、西班牙签订的《地中海协约》，也使沙俄出黑海向爱琴海、地中海一带扩张的企图难以实现。于是，沙皇政府便想采用通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办法，来改善它在列强中的地位，然后再回过头去打破西线和南线的僵局。再加上当时德、奥两国力图把沙俄这股祸水引向东方，积极鼓励它向东方扩张，这就使得沙俄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

十九世纪末年，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是从它建立世界霸权的总目标和总政策出发的。

亚历山大三世曾梦想过有朝一日能够建立一个庞大的"俄罗斯——中华帝国"。一八九三年，专门对中国搞侵略活动的特务头子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巴德玛耶夫①，经由维特向亚历山大三世转递过一份条陈，建议除了修筑从莫斯科到远东的西伯利亚铁路之外，还应该从贝加尔向南修筑一条深入到中国甘肃省省会兰州的铁路，并在中国内地预先秘密组织一个蒙、

① 巴德玛耶夫是布里雅特蒙古人，原名叫扎姆萨兰，巴德玛耶夫。他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文系毕业后，曾经从事西藏医药著作的翻译工作，还担任过圣彼得堡大学的讲师。一八七五年进入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工作，改信东正教，认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教父。

藏、汉三族反清暴动的政治中心。他打算在暴动以后，由这些民族的"绅商名流"向沙皇呈递"自愿的请求书"，请求收容他们作为沙俄"臣民"。俄国借此就可把"蒙、藏、汉之全部东方"兼并为自己的领土。亚历山大三世看到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时说："这些东西都这样新奇而虚幻，使人很难相信他的成功。"尽管如此，他对这条陈仍感到很大兴趣，批准从国库中拨给两百万卢布，创办一个执行这种计划的"巴德玛耶夫商务公司"。在亚历山大三世这些沙俄统治者看来，如果巴德玛耶夫的计划能够实现，"则俄国于太平洋岸上及喜玛拉雅山上，不仅能控制亚洲的政事，并且能控制欧洲的政事"。① 一八九五年和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一年和光绪二十三年)，巴德玛耶夫带着他的一些蒙古族随从，到北京进行他的活动。后来，远东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才使巴德玛耶夫的阴谋活动被迫停止。

尼古拉二世还在作皇太子时，就曾奉亚历山大三世之命，到东方"旅行"考察。亚历山大三世不同意让尼古拉二世遍访欧洲各国的计划，而决定让他来到东方，正表明沙俄统治者"已经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目光投向那里"②。为了使这次东方之行取得更好的效果，特别是要使皇太子"取得更大的政治培育"③，亚历山大三世给这个未来的沙皇安排了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亚、欧、非三大洲交界的战略要地开罗、上埃及(今苏丹)，俄英争夺多年的西亚地区，红海、印度洋到太平洋的要道地区亚丁、印度、锡兰、新加坡、万隆、泰国、西贡，远东太平洋地区的中国和日本。还要他沿途广泛接触各国不同阶层的人物。尼古拉二世在一八

① 谢曼尼柯夫：《在沙皇制度背后》，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版，转引自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四八——四九页。

② 罗特斯坦因：《十九世纪末国际关系》，一九六〇年莫斯科版，第二五五页。

③ 《维特回忆录》第一卷，一九六〇年莫斯科版，第四三七页。

九一年四月四日(光绪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到达香港。五日到广州以后,在中国活动了二十多天,到过汉口、九江、上海等重要城市。在这期间,他不仅同两广总督李瀚章、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中国地方官频繁接触,而且还参观了广州的黄埔水师讲堂,接见了在汉口活动的俄国商人。同年五月中旬,尼古拉二世从日本进入西伯利亚地区,活动了两三个月。在海参崴,他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涅维尔斯科伊树立纪念碑,主持了海参崴船坞的开工典礼,为西伯利亚铁路奠基。他到达伯力活动时,亲自去参观了穆拉维约夫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座落在黑龙江畔,碑台上竖立着这个沙俄侵略者的铜像——一手拿着太平洋的地图,一手指向南方。在这座纪念碑前,尼古拉二世兴致勃勃地听了关于穆

尼古拉二世途经乌苏里地区

拉维约夫向东方扩张"业绩"的介绍。在海兰泡等地，尼古拉二世还特地检阅了沙俄哥萨克军队。

显然，沙俄统治阶级想通过尼古拉二世的这次"旅行"，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的居民炫耀殖民统治的威势，进一步加强在这里的殖民统治。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亚洲各国，特别是对中国的实地观察，帮助这个未来的沙皇，更熟悉沙俄在亚洲、尤其是远东太平洋地区的侵略利益。在将来，他就会使自己的注意力"倾向东方，并且是更加倾向于远东"①。

一八九四年，亚历山大三世突然病死。尼古拉二世继承皇位后，便竭力企图实现过去历代沙皇所未能实现的梦想，把沙俄变成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入俄国。他想拿下波斯，不仅要得到博斯普鲁斯，而且要得到达达尼尔"②。二十世纪初，在内务大臣普列威的授意与支持下出版的《五十年未来记》一书，设想五十年后沙俄的版图应该是："西至柏林，东暨旅顺，南抵多里斯忒（即今分属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特里雅斯特）及雅典，北达北冰洋。如欧洲之东普鲁士、呵善（今南斯拉夫的门的内哥罗）、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包括亚得里亚海沿岸及希腊），亚洲之波斯、阿富汗、满洲，皆失其独立权，为俄属地"③。这部书曾在沙俄统治阶级中风行一时，是沙俄帝国主义狂妄侵略野心的写照。

尼古拉二世在积极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时，虽然把战略重点放在西方，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愿意放过东方。他曾反复强调

① 《维特回忆录》第一卷，第四四〇页。

② 《库罗巴特金日记》（一九〇三年三月一日），见《红色档案》杂志第二期，第三一页。

③ 《外交报》第三卷（一九〇三年），第三一号。

说："从长远看来，特别关心东亚事态的发展，在东亚确立和扩张俄罗斯的势力，正是我们统治世界的课题"①。尼古拉二世的梦想是，"……使俄罗斯皇帝再加上以下一些称号，如：中国皇帝、日本天皇等等"②。尼古拉二世还梦想把整个亚洲都并入俄罗斯。陪同尼古拉二世到东方"旅行"、"考察"并对他有很大影响的乌赫托姆斯基曾大言不惭地宣称："俄国之鹰的翅膀已经广阔地伸延至全亚洲，丝毫不容怀疑，将来我们暂当彻底吞并这些地区。从此以后，亚洲将成为亚洲俄罗斯的同义语"③。他所表达的，正是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整个沙俄统治阶级的心声。

沙俄统治者在几百年穷兵黩武、不断向邻国扩张的过程中，一直把军事力量看作它实现世界霸权迷梦的主要支柱。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沙皇政府的决策人物维特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俄罗斯帝国究竟靠什么支持呢？不仅主要是、而且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军队。是谁创造了俄罗斯帝国，把半亚洲式的莫斯科王国变成最有影响、最有决定力量的欧洲大国呢？只有军队刺刀的力量。世界并不是拜倒在我们的文化面前，不是拜倒在我们的官僚派头的教会面前，也不是拜倒在我们的财富和繁荣面前。世界只是拜倒在我们力量的面前"④。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阶段，沙俄加紧进行扩军备战。它首先大力加强军事工业，对政府拥有的各种矿山企业和军事工厂，不断采取加强管理的措施。这些矿山企业所冶炼的金属，都被送到兵工厂去制造枪炮、各种军用物品和舰只，或建筑政府经营的铁路。与此同时，沙

① 《布洛夫致梅特涅》（一九〇二年八月），见《德国外交文件》第一八卷之一，第六四页。

② 《维特回忆录》第一卷，第四四〇页。

③ 艾克哈特：《俄国》，一九三〇年纽约版，第二四五页。

④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一九六〇年莫斯科版，第三八〇页。

皇政府大规模地扩充军队，改进军队的装备。八十年代最后两年，沙俄向法国销售二十六亿法郎的国家债券，用于扩张军备。九十年代，彼得堡内阁共向法国借款几十亿法郎，主要也是用来扩充军队和更新装备。到一九〇〇年，沙俄有常备军一百一十万人，经过训练的后备军三百五十万人。沙皇政府特别重视加强海军，一八九〇至一八九六年，每年仅建造和购置新舰只，就要花费二千五百万至三千四百万卢布。狂热扩军备战的结果，一八九二至一九〇二年，军费增长百分之四十八，其中海军军费增长一倍。其增长的幅度超过当时所有的列强。

列宁指出，军事"是沙皇制度一向全神贯注的、最引为骄傲而且不顾人民的任何反对为之作出无可计量的牺牲的事业"①。沙俄帝国主义正是以此为后盾，加紧向东方扩张。

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同其他列强争夺远东和太平洋霸权，沙皇政府采取了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动，就是建筑西伯利亚铁路。

早在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当沙俄刚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的时候，穆拉维约夫等人为改善沙俄同黑龙江地区的交通，加强它在东方的军事力量，就曾打算修筑一条铁路，把黑龙江地区同莫斯科连结起来。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沙俄东西西伯利亚总督和海、陆军大臣，多次要求从速修筑从伏尔加河到黑龙江或到海参崴的大铁路。为此，一八八七年六月，彼得堡专门召开了一次高级官员会议，讨论修筑这条铁路的必要性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尤其是从战略上考虑"，应该迅速解决这一交通问题。② 由于沙皇政府财政困难和当时

① 《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三三页。

② 马罗则穆夫：《一八八一——一九〇四年俄国的远东政策》，一九五八年加利福尼亚版，第三九页。

沙俄西线、南线局势紧张，因此这些建议才被暂时搁置下来。

随着彼得堡内阁把更多的注意力移向远东和中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一事就被提上了日程。一八九〇年，亚历山大三世发出"必须从速着手这条铁路的建设"的命令。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当时就说，修筑这条铁路最重要的目的，在于适应俄国加紧向中国扩张的需要。他说："俄国对中国的态度提醒外交部，使它把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看作俄国最重要的问题"①。

根据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命令，一八九一年三月上旬，彼得堡内阁会议一致通过陆军大臣的提议，同意"为满足军事目的"而修筑从车里雅宾斯克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三月二十九日，亚历山大三世发布特别谕令，正式宣布修筑这条铁路的决定。五月，这条铁路从东端的海参崴开始动工。次年，又从这条铁路的西端车里雅宾斯克动工。但是，由于沙皇政府财政困难，统治集团内部对如何修筑这条铁路的意见又不统一，因此铁路工程进展甚为缓慢。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加速铁路建筑进度，维特于一八九二年二月被任命为交通大臣。同年九月，他又调任财政大臣。

维特出生在梯弗里斯一个大官僚的家庭。从一八七〇年起，他担任敖德萨铁路运输局局长，以后又曾担任基辅一家私营铁路公司的负责人。一八八九年，他被提拔担任财政部铁路司司长。他同俄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一味追随亚历山大三世和彼得堡内阁向远东扩张的政策，积极赞助建筑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也正是这个缘故，他才被亚历山大三世所选中。

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八九二年二月，当我成为交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四一页。

通大臣、首次进行汇报时，皇上亚历山大三世就向我讲述他的愿望、他的理想，是建成一条从欧俄直至海参崴的铁路。……皇上似乎还抱怨地对我说，尽管十年来他竭尽努力，却在大臣委员会和国务会议内，从许多大臣身上遇到了迅速实现这一理想的各种困难。他好象要从我那里得到保证，要我去实现这一理想"①。维特完全领会亚历山大三世提拔他的动机，一上台就狂热地推行建筑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力图尽快地完成这一条铁路"②。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维特拟就《建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方案》，上奏亚历山大三世。这是一份系统阐明以亚历山大三世为首的沙俄统治者建筑这条铁路真实目的的重要文件。维特反对单纯从商业收入或财政困难的角度看待这条铁路的建筑，强调必须从俄国夺取远东和太平洋的霸权、以至称霸世界的总体利益来考虑。他认为，"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是广义的国家企业"，它不仅会给欧俄和西伯利亚的"政治、文化与经济"带来"很大的利益"，而且"替世界商业开辟了新途径与新眼界"，"开始了人类历史之新时代"。因为它"用绵延不断的铁轨，贯通了欧洲与东亚以至太平洋"，"对目前国际经济关系作了根本的转变"。在具体说明西伯利亚铁路的作用时，维特强调指出，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后，从欧洲到上海的路程将缩短到十八至二十天，而经过苏彝士运河，却需要四十五天。这样，西伯利亚铁路势必要取代经由苏彝士运河的航路，成为欧洲通往中国的主要贸易道路。俄国通过这条铁路，"使中国茶叶可以迅速地运到欧洲"，"把华茶入欧的运与销"从英国人手中夺过来；同时，"俄国可以相当扩大布匹、丝织品及金属品之对华销路"。维特还给沙俄统治阶级描绘了一幅更加迷人的前景：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共有四、五亿人口

① 《维特回忆录》第一卷，第四三二——四三三页。
② 同上书，第四三三页。

的整个远东太平洋地区，是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由于这条铁路的建筑，俄国将不仅成为“西欧与东亚间商业之中介人”，而且会成为“与东亚民族最接近的、最大的生产者与最大消费者”，在东亚市场上取得绝对优势。维特还指出，西伯利亚铁路在改变东方政治形势与军事形势方面，也同样具有极大意义。这条铁路，在政治上将可以打击英国在华的势力，“巩固”俄国与东方各国“友好的”政治关系；在军事上将能“以必需品供给俄国舰队，并在东方海口中造成它的坚固的支持点”，最终将使俄国舰队得到“相当地加强”，万一在欧洲或亚洲东部发生政治纷争时，它就“能够控制太平洋上一切国际商业活动”。① 维特的重要顾问、曾陪同皇太子尼古拉二世参加海参崴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典礼的乌赫托姆斯基，也控制不住一个侵略者的狂想的翅膀，推想说：“当第一辆直接来自莫斯科的火车停靠在太平洋岸边时，俄国人想和沿途地区政治上、经济上化为一体的强大浪潮，马上就会汹涌澎湃起来”②。维特的奏折和乌赫托姆斯基的狂想曲，和盘托出了沙俄统治阶级建筑西伯利亚铁路的目的，也是十九世纪末沙俄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侵略政策的一个补充说明。

为了加速西伯利亚铁路的建筑，维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组织上，经亚历山大三世批准，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成立“西伯利亚铁道特别委员会”，由皇太子尼古拉二世担任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他继位为沙皇后，继续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因此，“这一委员会不仅有涉及铁路建筑和管理问题的全权，而且有涉及建筑该路具有立法性质决议的全权。”③ 这个委员会所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四四一—四七页。

② 乌赫托姆斯基：《皇太子殿下东游记（一八九〇——一八九一年）》第二卷，一八九五年圣彼得堡版，第二二五页。

③ 《维特回忆录》第一卷，第四三四页。

具有的特权，就保证它要钱有钱，要物有物，要人有人，使铁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建成。在财政上，因为开支激增，就以发行铁路公债和举借外债来弥补。其中，仅外债一项，在九十年代就达十亿卢布。在人力上，除了驱使众多的工农群众投入这个巨大的工程外，还以缩短刑期为条件，大量使用各种罪犯。这样，西伯利亚铁路的建筑，就以平均每年五百八十七俄里的速度向前推进。

在着手建筑西伯利亚铁路的同时，沙皇政府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的殖民统治，使它尽快俄罗斯化。把从中国掠夺去的土地，进一步变成对中国扩张的基地。

早在一八八三年，沙皇政府特别会议就已做出结论，说加强俄国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统治势力，"不仅对与我国相邻的亚洲能够施加政治影响和显示我们的力量，而且也必然会提高我国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在我们拥有强大舰队的情况下，一旦与欧洲强国发生冲突，就能在远东地区给它们以致命的打击"。① 为了向中国扩张，并进而同西欧强国争夺亚洲太平洋霸权，沙皇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大力推动向这个地区移民。一八九〇年，它组织专门协助移民的公司。后来，地方当局也相继设立这类机构。一八九三年，滨海省设立移民局。一八九六年，阿穆尔省设立附属于总督府的移民事务官，鼓励向远东地区移民。据统计，这种移民在九十年代每年都以几万人，最多时多达二十多万人的速度递增着。② 此外，驻扎在这个地区的沙俄军人，服役期满后留在当地定居的，加上他们的家属，为数也不

① 那罗金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一八六〇——一八九五年）》，第三五九页，注一。

② 参见那达拉夫《北乌苏里江地区现状简述》，第六——七页。

少。

大力推行野蛮的军事封建统治，是沙皇政府控制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一项重要措施。大量的巡官、宪兵、警察被源源不断地派往殖民据点和居民区，以保护殖民统治机构，镇压异族人民。自总督以下各级地方官吏均以军人充任正职，一切受制于军队。沙俄殖民分子在军队、警宪的庇护和纵容下，任意到富饶的地区抢占当地人民的耕地。结果，殖民者同当地人民占地的比例愈益悬殊。以北乌苏里地区为例，在八十年代，到当地殖民的哥萨克就占有全部耕地二千零四十俄亩中的一千七百三十四俄亩，而当地各族人民则仅仅领有三百一十六俄亩。① 殖民主义者还对当地人民进行高利贷剥削。通过占地和高利贷的密网，迫使当地人民屈服于殖民政权的"威力"之下。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沙俄陆续颁布一些法令，禁止当地人民在边境地区居住，不准阿穆尔省、滨海省当地人民购置土地等不动产。滨海省军事头目还用重税、罚款，甚至没收店铺、驱逐出境等手段，横蛮地限制当地各族商人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商业活动。集中在较大城镇的沙俄殖民主义者，十分害怕当地各族商人深入农村和偏僻地区，进行串联、结成团体，反对沙俄的殖民统治。因此，殖民政权"绝对禁止"当地各族商人到农村经商，已开设的商店，则强行封闭。

为了使这一地区俄罗斯化，沙皇政府还用尽各种野蛮手段，摧残当地民族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甚至公然取消他们的学校和有关教育机构。

沙俄还竭力加强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及日本海沿岸"设屯置戍"。"十里八里之间，村堡相

① 那达拉夫：《北乌苏里地区现状简述》，第七页。

望，洋枪队兵，梭巡不绝，兼有电线，以通各路文报。"① 据清朝吉林将军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调查，上述地区有大小军事据点二百四十多处。② 在这个时期，沙俄除了继续加强该地区的军事据点外，还积极加强它的太平洋舰队，将海军基地由尼古拉也夫斯克(庙街)转移到海参崴。这支舰队在八十年代以后得到迅速发展。

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建筑和沙俄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殖民势力的加强，沙俄加紧了侵略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步伐。

二、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扩张活动

沙皇政府侵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阔领土后，一直觊觎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的中国东北地区。在沙俄统治者看来，如果不占有中国东北，它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统治就不可能巩固。中国东北又南临黄海和渤海，有全年不冻的优良港口。攫取不冻港，更是沙皇称霸远东太平洋地区久怀的宿愿。

沙俄通过刺探情报、掠夺资源、不平等贸易、控制航运等方式，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扩张活动，攫取优厚的经济利益，扩张政治势力，为最终控制中国东北准备条件。

沙俄侵略者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扩张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进行间谍活动。他们或以"旅行"、"经商"、"假道"作掩护，或以"调查"、"探险"、"考察"为幌子，深入于山川之间，络绎于城乡道上，窃取当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情报。一八九三

①②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六。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沙俄对外扩张的御用机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副主席谢苗诺夫，在一次专门研究中国蒙族居住地区情报的特别会议上公开说："俄国学者和地理学家的注意力"之所以放在"长城外中华帝国那部份的研究上"，是因为俄国的"实际利益""是和这些研究联系在一起的"。① 所谓俄国的"实际利益"，一是指大规模地"推销俄国的工业产品"，二是挑拨中国国内各民族的关系，从而分裂中国。从一八八一——一八九四年(光绪七——光绪二十年)间，以"旅行"、"经商"为幌子到中国东北进行情报活动的俄国人，几乎从未间断过。其中，普提雅达上校的"远征"，到过营口、奉天、吉林、阿勒楚喀、三姓、宁古塔、珲春等近十个城镇，搜集了"各个方面"的情况，"他的调查书，简直就可以称为满洲志"。② 特别要指出的是，参加间谍活动的人员大都经过专门训练。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在沙俄军队中供职。他们不仅通过各种途径窃取情报，还多方接触中国地方官员和群众，散布大俄罗斯主义的思想毒素，离间中国各民族的关系，甚至以金钱收买中国的民族败类，为其侵略活动效劳。为了加强情报活动，一八九四年五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批准"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内成立阿穆尔地区特别分会"，并要国库每年拨给费用。③ 到一八九八年，这个特别分会已有会员二百四十八人。

掠夺中国金矿等资源，是沙俄加强扩张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沙俄统治阶级一贯垂涎于中国东北地区丰富的金矿等资源。在八十年代，他们一方面公开向清朝政府提出申请，甜言蜜

① 帕斯特涅也夫：《一八九二——一八九三年蒙古之行》，见《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讯》第三〇卷，第一四七页。

② 俄国财政部编、中野二郎等译：《满洲通志》，一九〇七年东京版，第三七页。

③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讯》第三〇卷，第一四五页。

语地要求租地开矿。一个名叫萨比汤的人，就曾聚集沙俄一批官僚、资本家，以"不在地方安集居民，亦不建造房屋，将来租约期满，仍将地段所建一切工程俱让还中国，毋须偿价，如饬令平毁，亦无不可"等好话，企图诱骗清朝政府租给租鲁海图卡内一片土地，"开采金石各矿"。① 另一方面，他们不等清朝政府回复，就暗中怂恿俄国人违约潜入中国境内，在根河、漠河、乌伊河、苏里河、兴凯湖、绥芬河，直至珲春附近漫长的边境地区盗采金矿。在越界盗采的人中，有流氓、冒险家、退职官吏和工商业资本家。他们身份虽有不同，目的却是一样，就是到这里"一攫千金"，成为暴发户。这一带地区黄金的藏量十分丰富，如在漠河一带，一千六百多市斤金砂，经过粗略淘洗，就可以获得约二十三两黄金。因此，盗采金矿的沙俄冒险家、资本家往往迅速发迹，盗采的规模不断扩大。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沙俄一个名叫谢列杜金的冒险家，得悉漠河地区的赛泰有金矿后，就派矿山技术人员带领工人潜入当地进行采掘。据沙俄财政部记载，该矿区开始时仅仅几百人，"每天采掘到三十俄磅至一普特"金块。② 正因为这样，沙俄侵略者不久竟然将"赛泰"这个当地鄂伦春语意为"金属"的地名，偷偷改为"若尔托加"——俄语意为"黄色"，甚至还经常把这个地区比作"阿穆尔的加利福尼亚"。到同年六、七月间，若尔托加金矿的名字，已传遍沙俄阿穆尔省、后贝加尔省，形形色色的罪犯、商人和官吏趋之若鹜，工人也迅速增加。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春达五千至七千人，一八八五年一月(光绪十年十二月)激增为一万五千人。③

沙俄侵略者还组织探矿队，恣意扩大矿区。在来不及采掘或

①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四。
② 《满洲通志》，第四八九页。
③ 同上书，第四八〇页。

无力经营时，他们就任意把矿坑出租或拍卖，把中国的神圣领土和宝藏视为私产。他们把盗采金矿的地区称作“我们的独立矿山”，甚至擅自在矿区设立“采矿事务所”，建立行政机构，私设法庭，颁发法令，组织军队。如若尔托加矿区就有所谓“推选”的总首领，负责整个“采矿事务所”的行政和一般刑事案件的处理。“事务所”下辖若干“区”，由“首领监督”两人负责。矿区在平时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人的武装队伍，俨然“国中之国”。

沙俄统治阶级除了有组织地掠夺中国的矿物资源之外，还一步步蚕食中国领土，不论公开请求租地开矿，还是暗中怂恿俄人越界盗采，都是如此。八十年代中期，清朝驻俄公使刘瑞芬就曾指出：沙俄官绅要求租地开矿，是“始而租赁，继而图占”①。萨比汤等人在粗鲁海图卡内所要租借的矿区，实际上已将“举凡内兴安岭阴之一带山河，包括无遗”②。正是为了造成侵占中国领土的既成事实，沙俄才怂恿掠夺者潜入中国。因此，“自盗采漠河金坑，俄官佯为不知，暗予主持，揆厥情形，未尝不图越过大江，乘时附势，以为得寸进尺之计”③。尽管清朝官吏不断提出抗议，沙俄当局依然置之不理，即使中国地方政府对这些掠夺者“按名擒送，俄官亦且任意释放”④。沙皇政府甚至在边境城镇设立“收买金块事务所”，为这批掠夺者提供便利。这样，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金矿资源，受到严重的破坏。

进行掠夺性的贸易，是沙俄加强对中国扩张活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八、九十年代，沙皇政府进一步利用由不平等条约攫取的通商特权，对中国东北扩大商品倾销和廉价收购原料、粮食。沙俄对华贸易是不平等的、掠夺性的。俄国工业品质量低劣而价格昂贵，一把铁斧在外贝加尔地区售价约五卢布，输到中国东北却要十二卢布。沙俄廉价掠取中国的农、牧、林、矿等

①②③④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四。

产品，加工后又高价向中国销售，牟取暴利。沙俄在中国边境地区，还享受免税贸易的特权，大量商品流入中国都不纳税，而中国物产输入俄国却要交纳很高的关税。九十年代，输入俄国的中国商品的关税率，等于商品价值的百分之三十三到百分之百，甚至更高。其中，对中国原料的课税特别高。九十年代，沙俄通过西伯利亚边界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不平等贸易，据估计总额在一千七百万至一千八百万卢布上下。①

为了扩大这种掠夺性的贸易活动，俄国商人还深入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许多城乡，开设店铺，建立商业剥削网，直接掠夺中国人民。例如在漠河地区，俄国商人"通过输入粮食制品、器具、日用品和其他几种工业品，大量牟取暴利"②。

随着对中国东北经济扩张的加强，沙俄的纸币也渗入两国交界的中国边境地区，破坏甚至操纵了中国一些边境地区的金融。在中国东北地区，"俄国的纸币自由流通于瑷珲及其附近地区，在墨尔根、齐齐哈尔及三姓市也可以流通"③。中、俄在大黑河屯通商，"多以俄帖(即纸币)交易，……而中帖则不行也"。沙俄纸币在"黑龙江城境，悉通用之"。④

沙皇政府还利用扩展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航运事业，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和掠夺。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成立的"阿穆尔轮船公司"，到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已拥有二十艘轮船和五十艘驳船，垄断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航运。沙俄还反复向清朝政府要求取得内河航行权，屡次侵入松花江进行掠夺。一八九三——一八九四年(光绪十九年——二十年)间，

① 罗曼诺夫：《俄日战争外交史纲》，一九五五年莫斯科版，第二三页。
② 《满洲通志》，第五五四页。
③ 同上书，第五九五页。
④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六。

沙俄建造了一艘专供行驶中国松花江的轮船。它从伯力到中国吉林往返一次，沙皇政府就由国库拨给一千七百卢布的奖赏。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沙皇政府集资二百万卢布，成立"阿穆尔商船公司"，每年给予二十五万卢布的补助。这年就有四十六艘轮船和六十四艘驳船，航行于黑龙江、乌苏里江，并多次闯进中国内河松花江。这些船只运来布匹等工业品，高价向中国销售，又从中国廉价掠取粮食、牲畜和各种原料。沙俄就这样把中国东北的江河，变成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渠道，肆无忌惮地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彼得堡内阁通过多种途径，对中国东北边区进行扩张的结果，不仅使这些地区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而且还通过这些地区一步步向南伸张势力。它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面临黄海、渤海的辽东半岛。

三、从"调停"甲午战争到策划"三国干涉还辽"

正当沙皇俄国逐步强化对中国东北的扩张活动的时候，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沙皇政府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大搞外交投机，加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

朝鲜与中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沙俄统治阶级早就对朝鲜半岛怀有野心，想把它并入"俄罗斯帝国"，以便从陆上和海上进一步向中国扩张，变朝鲜为沙俄称霸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桥头堡。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即沙俄吞并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不过五、六年之后，俄国军舰就闯到朝鲜元山津，要求"通商"及准许俄国人在朝鲜居住。一八八四年，彼得堡当局强迫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使俄国人获得在朝鲜通商、居住等特权。一八八五——一

八八六年，沙皇政府多次诱惑朝鲜国王签订密约，企图将朝鲜置于沙俄控制之下，成为它的保护国。沙俄的这一阴谋虽未获逞，但它在加强向中国东北扩张的同时，一直虎视眈眈地注意着朝鲜，寻找机会下手。一八九四年一月(光绪十九年十二月)，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日本政府怂恿和诱骗清朝政府于六月共同出兵镇压。日本军队源源开进朝鲜后，拒绝清朝政府的撤军建议，并于七月二十三日突然在汉城攻击朝鲜王宫，建立了亲日傀儡政府。七月二十五日，日军又在海上袭击中国军舰和运载中国军队的英国商船，正式发动战争。所有这些事件，都被沙皇政府利用来加紧插手朝鲜，力谋实现它一贯追逐的目标。

早在甲午战前四个月，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便在致外交大臣吉尔斯的急件中强调说，在朝鲜行将发生的冲突中，"我们当然不能置身局外"①。五月下旬，由亚历山大三世亲自批准，俄国"朝鲜人"号炮艇擅自开进仁川，密切监视局势的发展。

同年六、七月间，当日本拒绝从朝鲜撤走军队、积极准备发动战争时，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同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多次讨论出兵占领朝鲜沿海据点和在朝鲜举行"陆上示威"等问题。②当时，朝鲜局势发展很迅速。中国方面，掌握实权的李鸿章一派人物，幻想依赖沙俄等国的干涉以遏制日本的侵略。这样，沙皇政府遂决定以"调停"为幌子，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增强俄国"在远东之势力"。③

当时，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针对李鸿章等人幻想外国干涉

① 《驻北京公使喀西尼致外交大臣急件》(一八九四年三月十日)，见《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页。

② 《陆军大臣致外交大臣函》(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九日)，见同上书，第二五——二六页。

③ 《外交大臣上沙皇奏》(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见同上书，第一三——一四页。

中日冲突的心理，向清朝政府表示：俄国与朝鲜为近邻，"断不容倭妄行干预"，务望清朝政府与俄国"彼此同心力持"。① 他们还声称：俄国已"勒令"日本"与中国商同撤兵"，日本如不遵办，俄国准备"用压服之法"。② 沙皇政府还向清朝政府正式作出将"对中国持有最友好的态度，并将竭尽一切以支持中国的和平愿望"的诺言。③ 这一切，正如他们自己一再说的，主要是为了赢得清朝政府的好感，使清朝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沙俄身上，增加对沙俄外交上的依赖，不致转而向英国政府求助。

在"调停"的烟幕下，彼得堡内阁一面怂恿日本侵略，一面伺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它积极支持日本关于改革朝鲜内政的恶毒策划，要求日本承认俄国参加这项"改革"的"权利"。因为实行这项"改革"，"将摒除中国在朝鲜的优越势力"，对俄国与日本"均极有利。"④ 对于从朝鲜撤兵的问题，沙俄虽向日本提出过这个要求，但当日本向它表白"无意"占有朝鲜，愿意尊重俄国在朝鲜的"利益"时，它便复照声称"甚为满意"，暗示日本可以拖延撤兵的期限。这表明，沙皇政府所谓"调停"实际上是想通过暗中支持日本，阻止朝、中两国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互相支持，从而逐步取得在朝鲜的独占地位。恩格斯曾说："我认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沙皇政府借"调停"为名，利用日本发动一场战争的野心所在。

---

① 《北洋大臣来电四》（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三，第二〇页，第一〇〇九号文件。

② 《北洋大臣来电二》（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见同上书第二四页，第一〇二五号文件。

③ 《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电》（一八九四年七月七日），见《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〇页。

④ 《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一八九四年七月三日），见同上书，第二七——二八页。

⑤ 《致劳拉·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九卷，第二八五页。

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沙皇政府就中日战争问题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不干涉中日战争"。沙皇政府的所谓"不干涉"，并不是真的不介入，而是怀着由来已久的野心窥测方向。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根据当时与彼得堡当局打交道的切身体会说："当时俄国对中、日两国的真正企图，如果不能兼获鹬蚌之利，也必须尝到熊掌或鲜鱼的一项美味，只是等待时机而已"。①

沙俄难道真的不干涉么？在战争过程中，沙皇政府曾特别命令驻日俄使希特罗渥对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提议："俄、日两国应彼此交换意见，以防其它强国的干涉"。② 这里所说的"其它强国"，主要是指英国。当时日本初登列强角逐霸权的舞台，俄国统治者还没有感到它有很大的威胁。日本又曾向沙皇政府保证，说它不想破坏朝鲜的领土完整，这也使沙皇政府比较放心。而英国则是沙俄争夺远东太平洋地区霸权的主要对手。沙皇政府在"不干涉"的名义下，暗中与日本勾搭，只要有可能，总想把日本拉过来，作为争夺远东和太平洋霸权的帮手，免得日本被英国拉过去，成为英国的盟国。德皇威廉二世当时嘲笑沙俄对日本的"极力拉拢"，是"打算取得日本的欢心"，③反映了沙皇政府的实情。

然而，日本侵略军在战场上很快取得优势，从一八九四年八月(光绪二十年七月)到年底短短几个月中，不仅占领了朝鲜全境，而且侵入中国东北。中日战争的这种局面，就打乱了沙俄原来的整个阴谋部署。沙俄当然不愿意接受这一局势。它特别不能容忍日本向中国东北伸手。因为这样一来，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主要目标便不能实现，占有不冻港的宿愿也将落空，称霸

①②③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一〇九、一一〇页。

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美梦势必破灭。因此，一八九五年二月一日，根据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命令，沙皇政府就甲午战争问题召开第二次大臣特别会议，重新考虑沙俄对甲午战争的后果应采取的态度。会议主席亚历克塞·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在会议开始时就指出，自从去年八月二十一日特别会议以来，"情况业已急剧变化，而日本接连的军事胜利，今日使人担心上次会议中根本不能预见到的中日冲突的那些后果"。会上，彼得堡的决策者们除了讨论是否要出兵占领朝鲜半岛南端的巨济岛以控制朝鲜海峡外，还着重讨论了中国渤海湾的形势。临时代理外交大臣基斯敬宣称："由于渤海湾多少是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中，不言而喻，日本势力在此一海湾的巩固，即在旅顺口及威海卫的巩固，在相当程度上会损害我们的利益"。为此，沙皇政府的大臣，有的建议马上"占领满洲的一部分"；有的主张在了解日本对中国提出什么要求以前，"应依旧暂时采取不干涉政策"，同时应增强俄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准备应付任何事变"；有的还认为，俄国现在"并没有充足的资源来有力地压迫日本"，为审慎起见，最好与其它列强联合行动，"尽可能维护远东目前的均势"，"以便获得西伯利亚铁道建筑完成的必要时间，到那时我们才能全副武装我们的物质力量，并在太平洋问题上占有适当的位置"。会议最后确定了沙俄所应采取的方针：一，增强俄国在太平洋的舰队，使之"尽可能较日本为强"；二，同英、法等达成协议，如果日本对中国谈判的要求"侵犯"俄国的"重要利益"，"则对日本施以共同压力"。① 所谓俄国的"重要利益"，是指朝鲜和包括渤海湾的旅顺、大连在内的中国东北地区。只要日本在谈判时不

① 《一八九五年二月一日特别会议记录》，见《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四二——一四九页。

要求占领朝鲜和中国东北及其港口，沙俄就可以继续保持“公正的中立态度”，否则，它就“不能置之不理”。同年二月八日，沙皇政府正式决定它与英、法、德等列强接触，酝酿所谓“联合调停”；而俄国对“联合调停”的态度是：如果日本的“议和条款是温和的，那时列强只能对中国施以压力，强迫中国接受”。① 这里所说的“温和”与否，主要是以日本对待中国东北地区和渤海湾以及对待朝鲜的态度为转移。

二月十四日，俄国驻东京公使受命通知日本政府：“现在日本向中国要求割地是当然之问题，而俄国欲在太平洋沿岸获得自由通路亦非一日，因此，如果贵政府确能作到如过去所宣布的不妨碍朝鲜国之独立，俄国决无其他意见”。俄国公使还特别强调说：“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对此毫无异议。若日本放弃岛国之地位向大陆扩张版图，则决非上策”。由于怕日本方面还不理解，他再一次提醒说：“总之，关于割取大陆土地，在欧洲各国中会有提出异议的”。② 这就明确地告诉日本，沙皇政府愿意用牺牲中国领土台湾的办法，谋求与日本达成交易，但须确保中国东北和渤海湾周围地区为俄国的禁脔，并使朝鲜以后在“独立”的名义下听命于俄国。

通过这次谈判，日本基本上探得了俄国的意图。这时，日本已占领了辽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于是决定乘机利用俄国胁迫清朝政府更多地出卖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二月十七日，日本密告俄国，同意清朝政府派遣全权使节，在朝鲜“独立”、赔款、割地和缔结新的通商协定的基础上，赴日媾和。虽然，日本对割地问题仍然含混其词，但是，俄国却连忙于二月二十四日复照

① 《一八九五年二月八日契希金致史达尔》，转引自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中译本，第六一页。

②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一七二页。

日本政府，说它保证“当能劝告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亦能劝诱其它强国”同俄国“采取同一方针”。①

一八九五年三月（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上旬，日本侵略者又大举进攻辽东的清军据点，全部占领辽东半岛，直逼京津地区。同年三月二十日，清朝政府和日本谈判开始。

日本占领中国辽东半岛，使它同沙俄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中暂时处于有利的地位。这对沙俄在远东的侵略计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时，沙俄感到日本崛起已成为自己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区域霸权的劲敌，便撕下“中立”的假面具，而“积极行动”起来。

日本占领辽东半岛的消息传到彼得堡，俄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都主张趁中国危急的关头，扩张俄国在远东的版图。美国驻俄公使当时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俄国的欲望非常大”。它希望利用当前的局势，“把它的势力强加于清国”，“占领清国北部和满洲”。② 俄国海军一个“权威人士”撰文，力陈“在远东绝对需要一个海军基地”，应占领中国东北地区。③ 三月十二日，俄国半官方报纸《新时代》建议：必须“把西伯利亚铁路的阿穆尔段穿过满洲”，占领中国这块领土，使之不落入日本之手。④ 由于甲午战争使远东出现了“新的形势”，因此俄国“迫切需要”采取“有力的行动”，来影响这个形势，使之朝着对它有利的方向发展。当时，彼得堡内阁确实采取了一些坚决的措施。在海上，沙皇政府向远东派遣了二十一艘军舰，组

①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一七三页。

② 《俄、德、法三国干涉概要》，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补遗）第一册，一九六三年东京版，第七〇〇页。

③ 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伦敦《泰晤士报》，转引自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七〇页。

④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六日伦敦《泰晤士报》，转引自同上书，第七〇页。

成远东最大的一支舰队，在黄海、东海、日本海游弋，并以帮助中国"据守"为名，任意进入中国海港活动。在陆上，沙皇政府借口为了它的安全和利益，"防止日、中间的军事行动向北移动，使他们不致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触及俄国领地和俄国利益"，擅自决定派陆军侵入中国吉林省。①至三月下旬，侵入中国东北的俄军已达三万多人。②

四月上旬，沙皇政府大臣们得悉日本所提出的议和条件中包括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一项，暴跳如雷。财政大臣维特立即向尼古拉二世说：俄国决不能让日本"在大陆上获得牢固的立足点。要是我们让日本这样做，我们将毁掉一切的成就，以及你所尊敬的父亲(指亚历山大三世)曾作过崇高巨大的努力但尚未实现的极其宏伟的事业"；"对日本的要求和愿望，可予以适当让步，却决不能容忍对中国任何部分领土的攫取。"③四月八日，沙俄把它反对日本割占中国辽东半岛的态度通知德、法等列强，并征求它们的意见。四月十一日，沙皇政府又一次召开特别会议，对当时的远东形势进行分析，认为列强正准备瓜分中国，如果俄国现在就采取行动，占领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其它列强将会同样行动而导致新的冲突，在俄国还没有力量马上称霸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时候，这样做是不利的。但是，因为日本占领中国辽东半岛，构成了对俄国的"直接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如把朝鲜南部让给日本，我们占领朝鲜沿海任何一个口岸，比容许日本人进入满洲更为有利"。沙皇政府估计，一旦日本在辽东半岛站稳脚跟，将会侵占中国其它部分，"数年后天皇

①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第四三页。

② 《俄、德、法三国干涉概要》，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补遗)第一册，第七〇〇页。

③ 狄龙：《俄国声名的晦暗》，一九一八年纽约版，第二四六页。

便成为中国的皇帝”。换言之，中国就将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其结果，俄国要吞并中国、称霸远东太平洋地区的野心不但不能实现，反而势必同日本发生更大冲突。因此，他们决定，与其等待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后再采取措施，“为自己取得报偿”，不如这时就积极行动，发表“坚决声明”，逼迫日本从辽东半岛退出；同时让海陆军作好战争准备，万一日本不同意，俄国就采取“坚决行动”，命令舰队轰击日本港口，切断日本的海上交通。这样，既教训了日本政府，使它听从俄国，又能使清朝政府把俄国看作“救星”，“尊重”俄国的“效劳”，“因而会同意用和平的方式”，修改中、俄两国的“国界”。这样，沙俄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割占中国东北。经过这番密谋，沙皇政府决定：首先要保持中国北方的“战前状况”。为此，应采取两方面措施：一、“先以友谊方式劝告”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若遭拒绝，就宣布俄国“保留行动的自由”；二、通知其他列强和中国，为“保卫”俄国的“利益”，坚决要求日本退出辽东半岛。①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本胁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该条约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使俄、日争夺远东霸权的矛盾斗争白热化，沙皇政府决心把辽东半岛这块肥肉从日本口中抢出来。为此，沙俄把德、法两国拉到自己一边，演出了一幕所谓“三国干涉还辽”的活剧。

《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沙皇政府向德、法两国正式提出建议：三国采取共同行动，劝告日本“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如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忠告，俄国正考虑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其最近的目的，为切断日军从中国大陆与其

①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一日特别会议记录》，见《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五四——一五九页。

本国的一切交通，使它孤立”。①

为了吸引德国参加对日“干涉”的行列，沙皇政府确是煞费心机。它竭力窥测德国对远东政策的真实意图，施展手腕拉拢德国。德国此时正想方设法在远东伸张侵略势力，迫切要求在中国取得一个海军基地，不愿日本过于强大，以致妨碍德国对远东的侵略扩张。同时，德国统治者从俄、德关系的历史经验中看到，沙俄不仅是德国在欧洲争霸的对手，而且对德国自身的安全，也是一个严重威胁。现在，沙俄迫切需要德国的帮助，如果这时答应与俄国共同行动，就可能一举两得：一则可以“转移俄国的视线于东方”②，即把沙俄这股祸水引向东方，松弛俄法同盟关系，减轻对德国的压力；二则可以作为中国的“恩人”，从中国割占一个海军基地。沙皇政府摸准德国的意图，特意作出了保证德国边境和平等诺言。彼此各有打算，终于暂时又相互勾结在一起了。

法国本来就是沙俄的同盟国。它参加对日干涉的行列，既可以显示对盟国的支持，又可以借此向清朝政府邀功索赏，扩大在中国的殖民势力。

沙俄在串联德、法两国的同时，继续调兵遣将，加强三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四月二十日，沙俄在海参崴实行“临战地区戒严令”，阿穆尔地区的军队“已接到出动准备的命令”。五月一日，滨海省军事头目通告侨居海参崴的日本侨民，要作好撤离该地的准备。③以军事威胁为后盾，俄国同德、法对日本展开外

① 《驻圣彼得堡代办齐尔绪基致外部电》(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第二九页。

② 《前驻中国公使巴兰德的节略》(一八九三年四月九日)，见同上书，第二七页。

③ 日本外务省编：《日俄交涉史》上卷，一九六九年东京版，第二四一——二四二页。

交攻势。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根据各自政府的训令，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要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并限十五天内答复。

这时，日本的陆、海军已疲惫不堪，财政和军事物资也濒临枯竭，从外交上争取美、英等国支援，对沙俄实行反干涉的活动，也未成功。这样，陷于内外交困中的日本，不得不对沙俄等三国表示让步。

五月一日，日本政府分别给沙俄等三国提出备忘录，主要内容是：除包括旅顺港在内的金州厅外，日本政府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权"，中国应以"相当款项"补偿日本；"但日本政府在中国完全履行其媾和条约上之义务以前，有占领上述土地以作担保之权利"。①

沙俄完全拒绝日本的这个提案。在沙俄统治者看来，"辽东半岛之重要，主要的是它拥有旅顺"②，而日本却坚持要永久占有旅顺港，对此沙俄当然"不能满意"。沙皇政府专门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日本的备忘录，决议"坚持最初劝告，毫不动摇"③。在沙俄策动下，三国坚持要求日本全部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为了不致丧失从中国夺取的其他侵略利益，终于在五月五日向沙俄等三国声明，接受"劝告"，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

沙俄得悉日本五日声明后，认为"干涉"的目的已初步达到，便一变原先劝告清朝政府暂缓批准条约的态度，转而压迫清朝政府按期同日本换约。五月八日，清朝政府被迫同日本完成了

①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一六四——一六五页。

② 《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致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一八九五年五月三日），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第四二页。

③ 《俄、德、法三国干涉概要》，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件》（补遗）第一册，第七一七页。

换约手续。

日本声明放弃辽东半岛后，沙俄所关心的就是如何使日本将声明兑现。五月八日和九日，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拟订了所谓"和平条款草案"及其"详细说明"，提供俄、德、法三国政府讨论决定。草案大意是：必须规定日本撤出辽东半岛的日期、补偿赔款的数目，要求日本保证台湾海峡自由通航。他特别强调，草案是作为"单纯'解释'《马关条约》之一款"而提出的，不是为了"修改"全约。① 三国有关方面几经磋商，由罗拔诺夫于五月十七日起草了对三国驻日公使的训令，并取得德、法的同意。五月二十三日，三国向日本递交基本内容与上述草案相同的照会。此后，俄国同日本之间主要围绕着日军撤出辽东半岛的日期问题，进行讨价还价。日本企图使撤出辽东半岛一事，取决于中日商约的签订，然后以拖延商约签订的办法，来达到无限期占领辽东半岛的目的。俄国则坚持日本必须尽早撤出辽东半岛。为此，它们又明争暗斗了五个月。

一八九五年十月十九日(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日本政府向沙俄等三国声明：中国须向日本补偿赔款三千万两；自中国偿清上述补偿赔款之日起三个月内，日军撤出辽东半岛。沙俄等三国同日本达成的这一协议，后来成为十一月八日订立的中日《辽南条约》的基本内容。

沙俄与日本在中国辽东半岛问题上的矛盾斗争，是它们争夺中国东北及远东、太平洋地区霸权斗争的初次交锋。俄、日这一场争夺，是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清朝政府所统治下的中国，是这一争夺的牺牲品。清朝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的高昂代价赎回辽东半岛，实际上只是替沙俄暂

① 《驻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致外部电》(一八九五年五月九日)，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第四六页。

时看管而已。不到三年，旅顺口就被沙俄夺占；再过两年，不仅辽东半岛，连整个东北也一度被沙俄武装占领。

借助于"调停"、"不干涉"和"干涉还辽"三部曲，沙皇政府大大扩展了对清朝政府的政治影响。在清朝政府内部，以那拉氏、李鸿章为代表，对沙俄产生了很大的幻想，认为依靠沙俄可以牵制和抵抗其它列强。他们开始奉行一条"联俄"外交路线，使清朝政府在外交上加深了对沙皇政府的依赖。

四、"四厘借款"与华俄道胜银行的设立

在进行"干涉还辽"的整个过程中，沙皇政府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中国的"朋友"、"恩人"，借此更加进一步对清朝政府施加影响，使清朝政府死心塌地投靠自己，进而确立沙俄在全中国的霸权地位。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写给俄国驻巴黎大使的一封信中强调说，俄国"为中国效劳之后"，"未来的计划"主要是"使中国处于依赖我们的状态，而不让英国扩大它在中国的影响"。① 这封信说出了沙皇政府在甲午战争结束后所拟定的新的侵华政策。

根据这一政策，沙皇政府强迫清朝政府接受"四厘借款"，建立对华输出资本的垄断机构——华俄道胜银行，从财政金融上控制清朝政府。

随着沙俄垄断资本的逐步形成，资本输出作为一种手段，在沙俄对外侵略扩张中渐渐居于重要地位。俄国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还在《马关条约》签订前，就已蓄谋通过贷款给清朝政府偿付对日赔款的办法，向中国攫取侵略权益。一八九五年三

① 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中译本，第一七六页。

月，俄国大资产阶级的喉舌《交易所公报》正式提出，要沙皇政府“担保”对华借款，以取得“对华的财政和行政方面的保护权”①。《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大资产阶级便迅速行动起来。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分期偿付，第一期交付八千万两。八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朝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清朝政府根本无力偿付，只好大借外债。过去清朝政府借外债，多由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主持。《马关条约》订立后不久，清朝政府即通过赫德，向英国汇丰银行接洽借款。沙俄统治者们闻知此事，大为恼火。一八九五年五月三日（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九日），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对清朝政府驻俄公使许景澄说，英国不肯参加对日干涉，中国竟向它提出借款，使他感到“诧异”。他声称俄国财政部已拟定了“有益中国”的借款办法，中国应“先商俄国，方见交谊”②，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德、法两国也相继向清朝政府接洽贷款。当时，日本对三国干涉尚未最后答复，清朝政府惧怕得罪三国，致生枝节，于是决定暂不向英国借款，而分别商借于俄、德、法三国。可是，特别重视把贷款作为政治手段的俄国，却决意排斥他国，独揽这笔交易，多次诱胁清朝政府尽速订立借款条例。因清朝政府一直犹豫不决，故未得结果。

五月二十日，沙俄为了阻止德、法“争揽”借款，提出了一个所谓新办法，即“改荐银行承办，海关作押，关款不敷，由俄国担保”③。这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名义上由银行资本家借贷，实质上沙皇政府是想通过“国家担保”的形式，实现对借款的控

① 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中译本，第七〇——七一页。

② 《使俄许景澄致总署报俄欲贷我款偿日费并俄主意尚相近电》（一八九五年五月十三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一，第一一一页。

③ 《使俄许景澄致总署报以关税作押订借俄款电》（一八九五年五月三十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二，第一六——一七页。

制。沙皇政府在提出这个办法的同时，还强迫清朝政府至少要借一万万两，据说借少了会伤害沙皇"筹退日兵本意"。① 当清朝政府坚持应让德、法参加借款时，罗拔诺夫又说："俄、法一气，无庸虑；德国一边可另想法"。他还威胁说："分办不如勿借"。② 所谓"俄、法一气"，其实是沙俄当时无力承借这笔巨款，须求助于法国金融资本来共同承担。

在沙皇政府不断施加压力下，一八九五年七月五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三日），许景澄代表清朝政府在圣彼得堡正式签订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四万万法郎（折合银约一万万两），由圣彼得堡万国商务银行、俄国国际贸易银行等四家俄国银行，霍丁盖尔银行等六家法国银行，分摊贷给。俄国银行借五分之一，法国银行借五分之四，年息四厘，以九四又八分之一的折扣（即百分之九十四点一二五）付款，偿还期限三十六年，以中国每年海关关税收入担保；另外，沙俄还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四厘借款声明文件》，其中有两项重要规定：一、沙皇政府对签订借款合同之银团负责，如到期中国不能偿还应付本息，可由参加借款的银团垫付，但清朝政府应向俄国提出别项收入作为担保。二、清朝政府声明，决不许他国享有管理或监督中国税收等项权利，"如中国经允他国此种权利，亦准俄国均沾"③。"四厘借款"所附的苛刻政治条件，使俄、法通过这次贷款得以插手中国的海关管理，派人充任中国海关税务司。俄国以关税是借款的担保为借口，伙同其它帝国主义列强，指使各地税务司扣留海关税款，干预中国财政，从财政上卡住清朝

① 《使俄许景澄致总署报以关税作押订借俄款电》（一八九五年五月三十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二，第一六——一七页。

② 许景澄：《致总理衙门电》，见《许文肃公遗稿》卷一〇，第一四页。

③ 《使俄许景澄致总署中俄四厘借款合同请知照喀使电》（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五，第一三页。

政府。

在谈判"四厘借款"的同时，沙皇政府又积极筹划组织侵略中国和远东的金融垄断机构——银行。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设立银行及其分支行，是它们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手段。沙俄侵略者把在中国开设银行，看作是"巩固俄国在华的经济势力，以与英国之既得的优势相对抗"①的一个法宝。为了解决本国金融资本不足的困难，沙皇政府决定拉法国金融资本家参加。

《四厘借款合同》签字的第二天，即一八九五年七月六日，维特和罗拔诺夫亲自出马，向正在彼得堡的法国大银行家霍丁盖尔、涅茨林、勃里斯等游说，要他们参加筹建一家银行，这银行将由沙皇政府庇护，"在极宽泛的原则之下，在东亚各地进行工作"②。谈判一直进行到十月十二日，决定这家银行取名为"华俄银行"，通称"华俄道胜银行"，或"道胜银行"。沙皇政府负责起草《华俄银行章程》。十二月五日，俄、法双方在巴黎的俄国大使馆中签字；沙皇随即于十二月二十二日批准开行。

华俄道胜银行由一家俄国银行和四家法国银行联合出资组成，俄国参加的是圣彼得堡万国商务银行，法国参加的是霍丁盖尔银行、巴黎荷兰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巴黎国家贴现银行。银行资本为六百万卢布，八分之三由俄国募集，八分之五由法国募集。董事共八名，法国占三名，沙俄占五名。银行的组成情况表明，银行的支配权主要由俄国掌握。

俄国驻日公使罗森曾公开说，华俄道胜银行作为"一个政治金融的混合机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略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

① 《维特关于财政部总务厅工作之报告》(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引自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七三页。

② 引自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七三页。

分支机构而已”①。事实正是如此。华俄道胜银行总行设在彼得堡，董事长是与维特关系极为密切、曾陪同尼古拉二世东游的乌赫托姆斯基公爵；董事拉曼诺甫是俄国财政部总务司长。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各地分行的负责人，很多都是俄国财政部的亲信，如天津分行总经理璞科第，是俄国财政部派驻中国的代表。当过十五年华俄道胜银行总稽核的阿加德透露，俄国财政部几乎每年都要把几项由国家保证的证券发行业务，交给华俄道胜银行，使这些证券的收入首先进入银行金库，以便于银行在国家陆续取用这些钱之前可以自由进行支配，“目的是使该银行拥有必要的资金”。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摘录过这些材料，认为“财政部同银行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并且是支持银行的”。这段话旁边加了着重号，提示“注意！！”指出：“‘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的……”②

一八九六年六月（光绪二十二年五月），沙皇政府特派乌赫托姆斯基到北京活动，提议将华俄道胜银行改为中外合办，拉清朝政府参加。一八九八年九月二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许景澄与俄方代表签订《入股伙开合同》，规定清朝政府拿出库平银五百万两作为入股资本，此项股金折合俄币七百五十六万二千卢布，由俄、法借款中扣拨充抵。但即使清朝政府所认股金数已超过俄、法两国资本总额，在董事会及银行活动方面，事实上仍然毫无发言权。因此，所谓中外合办，只不过是为沙俄通过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活动，打开了绿灯而已。

沙皇政府颁布了一个《华俄道胜银行条例》，共九章。这个条例，清楚地暴露了沙皇政府改华俄道胜银行为中外合办的罪

① 罗森：《四十年外交》第一卷，第一九八页。

②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三九卷，第一一七页。

恶意图。《条例》第二章"银行业务"的第十项规定：该银行在中国除一般业务外，还负责：一、代收中国各种税收；二、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系的企业；三、铸造中国政府所许可的货币；四、代还中国政府募集公债的利息；五、敷设中国境内铁道和电线。这些规定表明，沙皇政府实际上是想借中外合办之名，使华俄道胜银行具有清朝政府的国家银行的性质，在财政上更直接和更有效地控制中国。

一八九六年二月十三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一日)，巴黎国家贴现银行上海分行改组为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开始正式营业。以后，华俄道胜银行又陆续在中国汉口、天津、烟台、北京、牛庄、大连、长春、哈尔滨、满洲里、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噶尔等地设立分行，在福州、厦门、芝罘、广州、镇江、汕头等处设立代理处。华俄道胜银行从建立时起，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为止，向中国提供政治贷款和铁路贷款等共达库平银一亿数千万两。它不仅攫取到巨额利息，还获得代收中国关税和盐税，大规模经营铁路建筑、矿山开采和保险等业务特权。它甚至还擅自在中国发行纸币，分为金卢布纸币、银两纸币和银圆纸币三种。据估计，发行数额达到"二万万元至三万万元之巨，数目虽不能确定，但至少总在二万万元以上"。①

华俄道胜银行资本，起初为六百万卢布，加上中国认股五百万两，合计不过折合一千三百多万卢布。到一九一七年，俄国方面股份资本增至五千五百万卢布，银行资产总计达十九亿八千二百八十六万卢布，成为世界第九大银行。② 沙俄就是这样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来喂肥自己的。

---

① 《马寅初讲演集》第二集，一九二六年商务版，第二〇四页。

② 徐寄庼：《最近上海金融史》下册，一九三二年版，第八〇——八一页。

五、诱订《中俄密约》，攫取中国东北路权

沙皇政府在进行"四厘借款"和在中国设立华俄道胜银行的同时，还诱惑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密约》，攫取了使西伯利亚铁路从赤塔穿过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的特权。

西伯利亚铁路赤塔以东的一段，沙皇政府原计划沿石勒喀河和黑龙江北岸经伯力南下，抵海参崴。但沙俄侵略者早就有使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穿过中国东北的设想。一八八七至一八九〇年间，俄国海军大将柯伯陶夫就曾提出这种主张。只是在当时，这一主张尚未引起沙皇政府大臣们的重视。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夏，俄国的勘查队报告，石勒喀河和黑龙江北岸的地形极为复杂，而且居民稀少，铁路建筑将发生困难。沙俄侵略者因此感到，如果西伯利亚铁路能由赤塔经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不仅地形有利，取材方便，劳动力有保障，而且可以大大缩短铁路的长度(因为由赤塔经中国东北到海参崴，仅二千一百俄里，而通过伯力则有三千多俄里)，从而节省巨额开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条铁路的建筑，可以向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这就使得沙皇政府对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经过中国境内的兴趣大为提高。

一八九五年二月(光绪二十一年正月)，沙皇政府开始制定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东北的具体计划。从三月开始，沙俄在国内大造向中国索取路权的舆论。《新时代》抱怨沙皇政府已把西伯利亚铁路的建筑"拖延得太晚了"，公开提出在日本向中国扩张势力的情况下，西伯利亚铁路"必须采取"一个和原来不同的方向：穿过中国东北。因为"这是一条大为缩短、便宜和迅捷的路线，同时，它将阻挠日本在该地区的逾分的要

求”。①《新时代》还打起中、俄共同防备日本的旗号，鼓吹西伯利亚铁路“取道东三省以达黄海”，说这正是“中、俄邦交关系要键”。为了对清朝政府进行试探，维特多次对中国驻俄公使说，俄国防备日本非常急切，现在已经赶造西伯利亚铁路，中国在东北应当建造铁路，与西伯利亚铁路相衔接，“两收通商、调兵之利”。②一八九五年十月(光绪二十一年九月)，沙皇政府组织了近百人的勘查队，分成四批，非法越过乌苏里江、黑龙江，闯到中国齐齐哈尔、海兰泡、宁古塔、大兴安岭及辽东湾等地，擅自进行查勘。他们甚至用命令的口气，要清朝政府地方当局对这批人“放行无阻，随时量力照料”。③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光绪二十一年九月)，维特向清朝政府驻俄公使许景澄正式提出，让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穿过中国领土的要求。维特曾多次找许景澄谈话，劝中国自造铁路与西伯利亚铁路相衔接。这次他不要中国自造了，干脆提出：“本部为中国代计，目前未必有款，又无熟悉工程之人办理，恐难迅速。……莫如准俄人集立一公司，承造此路，与中国订立合同”④。几天后，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北京向清朝政府也正式提出了这一要求。

向清朝政府提出让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穿过中国东北的要求之所以越来越迫切，是沙皇政府经过周密考虑的结果。这可以从财政大臣维特一八九六年四月十二日给尼古拉二世的“节略”

---

① 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中译本，第七〇——七一页。

② 《总署奏俄国派员分往东三省查勘修接铁路事宜折》(一八九五年十月十九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八，第一页。

③ 《总署奏俄人在东三省借地造路关系甚大应自行查勘与兴办片(附旨及照会)》，见同上书，第三——四页。

④ 许景澄：《致总理衙门总办函》(一八九五年十一月)，见《许竹簃先生出使函稿》卷一二。

中，得到充分说明。维特强调指出："所拟联接外贝加尔省与海参崴的铁路，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的及战略的意义。"因为，"欧洲最主要强国间，还有日本，为了控制东方国家的经济及政治势力，要进行紧张的竞争，我们的敌手（指英、法、德、日等国）都竭其全力要在中国巩固地确立自己的势力"，并把夺取铁路建筑权、租借权及铁路材料供应权，作为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必须用种种方法将中国北部的铁路网转入己手，首先要将由外贝加尔穿过满洲到海参崴的干线握在手中"。维特在"节略"中还说，俄国财政部已将经由中国东北的筑路问题"全面讨论过"，"并且财政部已得出结论，即上述方向最适合经济的、政治的及战略的要求"。因为"从政治及战略方面来看，这条铁路将有这种意义，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相当数量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出现，一种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这就是说，攫取了中国东北的路权，沙俄就能借助于铁路，大大加强在中国和东方的军事力量，凭借这一军事力量更有效地迫使清朝政府依赖沙俄，并可更有效地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进行收买、腐蚀、分裂，诱使他们叛离祖国，投向沙俄。他在"节略"中还指出，从经济方面来看，"依此一方向建筑铁路，则海参崴会成为满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港口"，这样，"会提供非常有利于俄国商业的条件"，俄国由此"就能在满洲及毗连满洲的中国省份坚固地站稳"。如果在该铁路线上再建筑一些支线，通向中国内地，就会更促使中国内地"与俄国间经济的密切接近"。①

① 《财政大臣维特的节略》（一八九六年四月十二日），见《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六八——一七三页。

关于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穿过中国东北的交涉，一直进行到一八九六年四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清朝政府深知，沙俄所谓由一公司"承造此路"，实际上就是由沙皇政府在中国占地筑路。他们担心，一旦答应沙俄的要求，其它列强将群起效尤，因而以"将自行建造"来敷衍搪塞，不敢贸然答应。沙皇政府迫不及待，便利用李鸿章到彼得堡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机会，对李鸿章百般威胁、利诱，把他进一步拉到沙俄的怀抱，通过李鸿章的手，签订《中俄密约》，取得在东北占地筑路的侵略特权。诡计、奸诈、贿赂、狡猾，是沙俄外交的传统手法。李鸿章在彼得堡的三十多天中，尼古拉二世、维特和罗拔诺夫等人，淋漓尽致地应用了俄国的这些传统手法。

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定于一八九六年五月举行。清朝政府在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年底，就决定派遣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为致贺专使。沙皇政府认为王之春地位太低，同他谈判难于解决事关重大的占地筑路问题。于是，俄国当局向清朝政府表示"难以接待"王之春，而指定要清室王公或大学士前往，实际上就是暗示非李鸿章不可。在沙俄统治者心目中，李鸿章不仅是那拉氏的亲信，左右着清朝政府的外交政策，而且在亲俄卖国方面，只有他最具备维特所称赞的"极其健全的头脑和合理的看法"①。清朝政府屈服于沙俄的压力，决定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祝贺尼古拉二世加冕，并前往英、法、德、美等国，亲递国书，联络"邦交"。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四日)，李鸿章带领大批随员，由上海乘轮船出发。沙皇政府担心李鸿章先去英、德等国，会受到那些国家的影响，特派与李鸿章有"很

①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第五三页。

好关系的"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悄悄地乘专轮前往苏伊士运河抢接。乌赫托姆斯基行前，维特同他专就抢接一事进行了详细讨论，要他"不妨以若干金钱贿买特使随员中之地位重要者"，使他们变成俄国的耳目。① 这艘专轮抵达亚历山大港，乌赫托姆斯基就把李鸿章接上船，并立即开往敖德萨。在敖德萨，沙皇政府精心安排了一个隆重的接待仪式，派出军队作为仪仗队，开专车迎候，给予李鸿章以政府首脑的礼遇。这个特意的安排有双重用意：一则可以笼络李鸿章，使他一踏上俄国的国土，就感到沙皇对他的"厚意"；二则可以恫吓李鸿章，使他一上岸就看见俄国军队，头脑里进一步烙上俄国"强大"的印象。目的就是要李鸿章更加亲俄、彻底卖国。

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李鸿章一行到达彼得堡，沙皇授权维特出面同他谈判。维特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交替使用奉迎和蔑视、威吓和抚慰、劝诱和贿赂等惯用的伎俩。第一次见面时，维特尽量迎合素为李鸿章注重的繁琐礼节，对他"殷勤问候"，"作深度鞠躬"，然后又把他引到第二客厅吃茶、抽烟，没有一句话谈到正题。直到五月三日，双方才正式举行秘密谈判。

谈判一开始，维特就大谈俄国对中国的"深恩""厚德"，说什么俄国"曾带给中国巨大利益"；因为有俄国，"中国才得以保持完整"。他还装出十分惋惜的神情说，在甲午战争中，俄国从海参崴派兵进入吉林，是为了"帮助"中国，但因没有铁路，行动滞缓，耽误了时机。他借此提出要求说："为了使俄国能够维护中国的完整"，避免重新出现前次战争中的情况，"首先就需要一条铁路，并且是一条最捷径地来到海参崴的铁路。为此，它就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八五页。

得穿过蒙古和满洲的北部"。① 他还大肆渲染说，这条铁路对中国将带来极大的"好处"。当李鸿章对沙俄这个重大要求还在犹豫的时候，沙俄大臣们就决定让他们"神圣的皇上"亲自出马，进行很不"神圣"的诱骗勾当。五月四日，在接受李鸿章的国书后，尼古拉二世按照维特的请求，秘密接见李鸿章和他的儿子李经方。尼古拉二世始则诡称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土地"；继则甜言蜜语地劝诱说："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将来英、日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② 沙皇的秘密接见，使得李鸿章受宠若惊。接着，沙皇政府又使用卑鄙的手段，重金收买李鸿章。在沙皇政府百般威胁利诱之下，李鸿章于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同维特、罗拔诺夫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

就在签字仪式上，沙俄大臣们又演了一出活剧。密约文本原是沙俄方面一手拟定的。沙皇政府以帮助中国抵抗列强为幌子，诱使清朝政府上钩。密约第一条曾写有"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侵占中国领土时，俄国应出兵援助的字样。维特后来感到这虽然是说说而已，但一旦为列强知道，将树敌过多，对俄国不利，便建议沙皇命令罗拔诺夫，将"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几个字删去。但是，罗拔诺夫忘记通知秘书作上述修改。六月三日，双方代表已就座，罗拔诺夫宣布条约已写得十分精确，无需宣读，只要签字就行。这时，维特发现条约文本上并没有删去原议应删的几个字。他连忙把罗拔诺夫拉到一旁，告诉他这个疏忽。罗拔诺夫敲着头说："天啊！真糟糕，我竟忘了叫他们改过

①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第五三——五四页。

② 《(专使李鸿章致总署)递国书后俄皇借回宫验收礼物为名再见密谈情形请代奏电》(一八九六年六月十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一，第五——六页。

来。”这时，他看了一下表，已经十二点一刻了，马上想出一个狡计。他拍了拍手掌，招呼仆役进来，突然吩咐说：“端出早饭来吧！”他转过头对李鸿章说：“已过十二点了，免得菜肴变味，我们吃了再签字吧！”这样，他就很轻易地将原定先签字后吃饭的程序，改为饭后签字。

当大家去进餐的时候，罗拔诺夫的两个秘书赶忙把约文重写了一遍。李鸿章在饭后回来画押时，桌子上放着的已是经过删改的条约文本。①

《中俄密约》共有六项，其内容是：

一、日本如侵占俄国东亚或中国以及朝鲜领土，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

二、缔约国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不得与敌方签订和约；

三、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舰开放；

四、为使俄国便于运输部队至被威胁的区域，中国允许俄国越过黑龙江、吉林以达海参崴建造一条铁路，该路的建筑和经营，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

五、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可在该路运送军队及军需品；

六、本条约自铁路合同批准日起，有效期十五年。②

恩格斯说过：“俄国的结盟有它的诱惑力！”③沙皇政府这一次正是用中俄结盟、共同防御日本作诱饵，把清朝政府引上了钩。通过这个密约，沙皇政府不仅攫取了在中国东北的路权，而且为以后俄国海、陆军开进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

①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第六一——六二页.

② 参见《专使李鸿章与俄外部大臣罗拔户部大臣微德订中俄密约》所附专条（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载《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二，第一——二页；雅洪托夫：《俄国与苏联在远东》，一九三一年纽约版，“附录”第三六五——三六六页。

③ 《致保尔·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六卷，第五八六页。

《中俄密约》对沙俄修筑东省铁路一事，作了原则上的规定，至于有关铁路建筑的合同条款，准备以后由中国驻俄使臣与华俄道胜银行就近商订。由于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同时兼任驻德、奥、荷三国公使，因此他每年冬、春两季才住在彼得堡，而夏、秋两季则住在柏林。李鸿章离俄后，沙皇政府急于希望就筑路细节订立合同条款，因而立即派华俄道胜银行董事、财政部次官拉曼诺甫赶到柏林，与许景澄谈判。

在谈判中，俄方提出铁路合同初稿，要求：从合同批准之日起，铁路应在十二个月内开工；铁路的轨距应同俄国的标准一律；铁路公司所需土地，不纳地税；公司于铁路附近开采矿苗，亦皆免税；凡由该铁路运入或运出中国的货物，只按中国海关税率三分之一纳税；公司得自由规定铁路运费；自开车之日算起，八十年后路产全归中国，等等。清朝政府提出四项修改要求：一，铁路轨距应依照中国四尺八寸五分的标准，而不应依照俄国五俄尺(合中国旧尺四尺二寸半)的标准。俄国列车行抵中、俄交界处应换车；二，在铁路沿线开采矿苗，应另行谈判，不能免税；三，俄国货物经由这一铁路过境，转入俄境者，应照关税率一半征税；四，铁路应于三十六年后归还中国。俄方代表却横蛮地坚持轨距应与俄国标准一律，并一再威胁说："若驳此条，不如并密约俱废"。如清朝政府不同意，俄国"将采取别种办法，而中俄同盟亦将变为废纸"。①他们坚持轨距应照俄国标准，主要是便于军事侵略，因为这样，俄国火车载运的军队和军火可以长驱直入中国东北，而中国火车则无法在这条铁路上行驶。关于铁路归还中国的期限问题，沙俄仍坚持八十年的期限，但三十六年后中国可议价收回。在议价收回时，不仅要计算本银，还要加上铁路公司所负担的债务和利息。据俄国财政部粗略估计，三十六年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一〇四页，注七四。

后中国若要赎路，至少须付七万万卢布。赎还条件是如此苛刻，连维特自己也说，其结果将使得清朝政府赎回东省铁路"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①。

谈判从六月一直持续到九月。沙皇政府一再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亲俄卖国集团，适应沙俄侵略的需要，电令许景澄在铁路合同上签字。一八九六年九月八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许景澄在柏林与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和银行总办罗启泰，正式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章程主要内容如下：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其章程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股票只准华俄商民购买；铁路轨距与俄国铁路一致；凡"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需之地"，和"铁路附近开采沙土、石块、石灰等项所需之地"，原是官地者由中国政府无偿给与，"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该公司一手经理"；俄国有权经此铁路免费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俄国货物经此铁路运入俄国者，一概免税，运入中国者，按原税额的三分之二交纳。②

《中俄密约》规定，西伯利亚铁路经由中国东北的一段，由中外合股经营的华俄道胜银行承办，使东省铁路的建筑与经营，取得了一个"商办"和"中外联合经办"的形式。实际上，这条铁路仍是沙皇政府一手包办。东省铁路公司全部股份为一千股，按照《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所有股票只准华俄商民购买"。实际上，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在公众毫无办法认股的情况下，几分钟内为数五百万卢布的股票，就被认购一空——全数转为"俄国国库在远东的支出"的户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九二页。

② 《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二，第七——一一页。

头。① 所谓"商办"和"中外联合经营"的实质是什么，认股的情况已经作出了回答。

维特亲自起草的东省铁路公司章程还规定，由清朝政府任命的一名公司总办，只起监督作用，而沙皇政府任命的会办，则实际负责管理一切。甚至铁路总工程师和其他官员的提名，也都必须得到俄国财政大臣的认可。这说明，中国"总办"只是一个摆设，全部实权"完全由(沙皇)政府支配"②。

《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的各项条款，不仅给俄国独占中国东北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为俄国日后利用这条铁路，确立它在中国东北的霸权、把中国东北逐步变成沙俄的势力范围，提供了各种方便。马克思在谈到沙皇政府同东方国家签订的条约时曾经指出，这类条约"一直成为俄国取得欺骗、干涉、进犯和吞并的武器的武库"③。无论《中俄密约》还是《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都是属于这类条约。

《中俄密约》的签订和沙俄获得在中国东北占地筑路的侵略特权，标志着中国东北进一步沦为沙俄的势力范围。沙俄在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抢先了一步。沙俄对中国这一系列的扩张活动，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空前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特别是俄、英之间在中国的争夺，也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六、强租旅大，划长城以北为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后，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九一、一〇五页，注八一。
②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第五五页。
③ 《东方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〇卷，第二八页。

的斗争日益激化，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正象列宁所指出的："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①

在列强的这场角逐中，沙皇政府一方面大肆宣扬它对中国抱有"善意"，拉清朝政府结盟，借以攫取各种侵略特权；另一方面，又煽动所谓"黄祸"的宣传运动。沙俄借助于"黄祸"这个"恶魔"，把自己打扮成"西方文明"的保护神，以缓和它同西欧列强的紧张关系，为它向远东的扩张，谋求西欧列强的姑息和支持。

"黄祸论"，最初是由德皇威廉二世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出的。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六日，威廉二世写信给尼古拉二世说："教化亚洲大陆，捍卫欧洲使它不致被庞大的黄种人侵入，显然是俄国未来的伟大任务"。威廉二世这里所说的"黄种人"，不仅指日本人，主要还是指中国人。他胡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后，一旦受到日本的影响和训练，就会强盛起来，那时，中、日两国就会联合起来进攻欧洲。他以此为理由，要彼得堡内阁把更多的力量投入东方，并要求俄国与德国联合起来，相互支持，让俄国在中国"吞并某些领土"，让德国在中国"某个地方获得一个港口"。②这年九月，威廉二世又叫一位画家，按照他的草稿，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尼古拉二世，鼓吹列强联合起来，加紧宰割中国和侵略东方。

"黄祸论"一出笼，沙皇政府如获至宝，马上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他们耸人听闻地造谣说，中国、日本、朝鲜三国正要结成一个"东亚三角联盟"，将使"欧洲基督教世界"，受到"迄今还

① 《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四页。

② 莱文编辑：《凯撒致沙皇信札》，一九二〇年纽约版，第一〇页。

无法想象的危险的威胁”，沙俄首当其冲，受到的“威胁”更加严重。他们特别仇视中国的发展，危言耸听地说，“高度工业化的中国将是一个恶魔”，说中国将作为一个强国同欧洲抗衡，欧洲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据此，他们宣称：“大力保护西方国家不受东亚洪水的淹没，这一世界历史任务将因而重新落在俄国身上”。①

沙皇政府通过“黄祸论”的叫嚣，同它在欧洲争霸的老对手德国暂时找到了共同语言。它们借此联合起来，一同把侵略势力伸向中国沿海的一些优良海港。

还在同日本争夺辽东半岛的时候，沙皇就再三强调要取得一个全年不冻的港口。一八九六年五月(光绪二十二年四月)，沙俄当局在同李鸿章秘密谈判的过程中，就提出把黄海海岸一个港口让给沙俄的要求，并派人到中国沿海搜集海港情报。他们几经研究后，决定攫取中国渤海湾北部的不冻港旅顺、大连，作为沙俄的海军基地，还计划筑一条东省铁路支线，把它与东省铁路联结起来。然后逐步占有整个辽东半岛，作为它的战略基地，进一步推行对中国的扩张计划。只是要夺取旅顺、大连，尚得等待一个有利时机。德国强租中国胶州湾的事件，就给俄国提供了这样的时机。

德国统治阶级早就蓄谋在中国攫取一个港口，作为向中国扩张势力的据点。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它选定山东的胶州湾作为夺取的目标。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德国正式向清朝政府要求租借胶州湾五十年。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为借口，下令舰队进入胶州湾。十

① 布隆霍弗：《俄国伸向亚洲之手》，一八九七年彼得堡版，第二八页。

一月十五日，德军进占胶州城。

沙俄对胶州湾也存有野心。还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它就以舰队停泊"过冬"为托词，胁迫清朝政府同意它十多艘军舰进泊该港。它在中国东北攫取铁路租借权以后，日渐把侵略势力向南扩张，觊觎华北。因此，起初它对德国进占胶州湾、向山东伸张势力，很为不满。它以帮助清朝政府交涉的姿态出现，劝诱德国在上海以南的地方另觅港口代替胶州湾，想让德国去跟英、法争斗。

但是，沙皇政府很快发现，德国强占胶州湾，正好为沙俄强占旅顺、大连提供了借口。俄国外交大臣米·尼·穆拉维也夫当时写了一份备忘录分送维特等人，指出："德国人占领胶州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去占领中国的一个港口，为此建议占领旅顺口或其附近的大连湾"①。事实上，还在一八九七年八月（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当德皇访问俄国，就德国准备派军舰进泊胶州湾问题征询沙皇的意见时，沙皇就公然表示"保证在这方面尽力"。同时，他声称："俄国在没有取得一个心目中已经决定的更北的海口（北直隶）前"，德国还要保证俄国军舰自由进出胶州湾。②这就明白暗示威廉二世，只有德国支持沙俄在胶州湾以北取得一个海港，沙俄才会把胶州湾让给德国。

德国进占胶州湾后，沙俄马上抓住时机，于同年十二月一日诡称为了向各国显示"中俄联盟之证"，也为了使它同德国交涉时"较易借口"，使"德（国）或稍敛迹"，要求清朝政府"指定海口"给它的军舰停泊。③

①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第一三三页。

② 《代理外交大臣布洛夫大使致外部电》（一八九七年八月十一日），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第一三九页。

③ 《（使俄杨儒致总署）俄外部云德事愿效力但俄貌示交好恐不足恃电》（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一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七，第二八页。

十二月十四日，沙皇政府以协助中国防备英国为幌子，擅自派军舰闯进旅顺港。当天，尼古拉二世就通知列强，谎称经中国政府"同意"，俄舰"暂驻"旅顺"待命"。在告知德国时，特别得意忘形地说：沙皇"深信俄国与德国应该而且也能够在远东一道前进"①。事后不久，俄国外交大臣米·尼·穆拉维也夫对德国驻俄国大使说，俄国现在只能对德国政府"表示感激，因为有了胶州湾的占领，才使(俄国对)旅顺口、大连湾的迅速占领成为可能"②。

"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③。沙俄派军舰强占旅顺，明明是利用胶州湾事件来达到占领中国神圣领土的侵略行径，却声称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摆脱德国人"，"保卫中国不受德国人侵犯"。④因此，只有德国军队从胶州湾撤退，俄军才能离开旅顺。

以为有《中俄密约》可恃的那拉氏、李鸿章一伙，将谎言视为信义，"完全相信"沙俄没有侵略意图，并且命令旅顺守将随时接济"俄船在旅所有应用物件"。⑤在这个命令下，旅顺地方当局待侵略军如上宾，对沙俄军舰的一切要求无不答应。

在对清朝政府高谈"友谊"的背后，俄国又同德国秘密进行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肮脏交易。经过频繁的密谈，俄、德两国达

① 《俄国外交大臣默兰维夫（米·尼·穆拉维也夫）伯爵致驻柏林俄国大使奥斯登萨根伯爵电》(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第一九八页。

② 《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电》（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三日)，见同上书，第二三〇页。

③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八九页。

④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第一三九页。

⑤ 《旨寄宋庆俄船在旅应用物件着随时接济电》（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七，第三三页。

成一项默契：沙皇政府保证“以最友谊的方式”，支持德国“在北京提出的永久租借胶州的要求”，并由外交大臣出面，胁迫清朝政府驻俄公使杨儒“有考虑并遵从德国愿望的必要”①。因为德国的租借要求，涉及整个山东的主权问题，俄国支持这一要求，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中国山东省为德国的势力范围。根据相互交换条件，德国也承认“中国北部各省，包括全部满洲、直隶及新疆在内”，是俄国的“独占行动范围”。②

在达成这项默契之后，一八九八年一月（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沙皇政府召集军政头目会议，讨论在中国的扩张问题。新任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竭力主张：不仅应该向中国提出对旅顺和大连的租让，“而且要求整个辽东半岛”，如果不占有辽东半岛，沙俄在战时“就将无法保卫”旅大。“除此之外，须尽快地建好从东省铁路到旅顺的支线”。③会议根据这一主张，决定了拟向清朝政府提出的关于租借旅顺、大连及建筑南满铁路的要求。

为了诱使清朝政府屈服，尼古拉二世亲自出马活动。二月十七日，他接见清朝专使许景澄，诡称：“俄船借泊，一为胶事，二为度冬，三为助华，防护他国占据”。对俄舰自旅大撤走一事，则拒不回答。他还亲自为建筑南满铁路一事进行试探，说：“公司铁路将来倘通至黄海尤好”。在谈话中，他反复声明：“我真心关切中国，前后无异，请中国勿疑”；“我与中国皇上交谊亲密，以后有事相需，务祈径达我处”。④所有这些漂亮的言辞，都是想诱使清朝政府继续寄希望于沙俄，并出卖旅大等权益。

---

① 《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致外部电》（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第二〇九页。

② 《俄国备忘录》（一八九八年一月一日），见同上书，第二一〇页。

③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第一四〇页。

④ 《专使许景澄致总署称见俄君讨论俄船借泊情形电》（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七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九，第一八页。

为了防备其它列强出面干涉，二月十七日，尼古拉二世批准外交部同驻俄英使就修筑南满铁路、租借港湾一事进行谈判。沙皇政府为了阻止英、日接近共同出面干涉，还决定"通过朝鲜问题，达成一个日、俄谅解"。为此，它宣布不再干涉朝鲜内政，准备撤走在朝鲜的俄国教官，① 并故作姿态地表示愿意与日本谈判，以便签订一个协定，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侵略优势。

"沙皇政府是最善于恫吓的。它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老经验。"② 在同中国的交涉中，沙俄反复使用它所擅长的吓人战术。

一八九八年三月三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沙俄正式向清朝政府提出租借旅大和修筑东省铁路支线到黄海海岸的无理要求，限五天之内答复。清朝政府被迫一面在北京继续同俄国驻华代办谈判，一面命令许景澄在彼得堡同沙皇政府紧急交涉。

沙俄在同清朝政府的谈判中，态度极端蛮横无理。三月十二日，俄国代办大闹清朝政府总理衙门，逼迫清朝政府"刻即果断答复"俄国的要求，扬言谈判只能按照俄国提出的"纲领"进行，"不容玩延"。③ 从三月十五至十八日，俄国外交大臣等人，则在彼得堡对许景澄百般要挟，声称除了"租界远近或可酌商"以外，其余要求不容商议。④ 醉心于所谓对外"睦谊"的清朝政府，担心租让旅大会引起英、法、日生心，建议俄国可以暗借旅大，

---

① 《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致外部电》(一八九八年三月十六日)，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第二三二页。

② 《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一三卷，第九七页。

③ 《(总署致许景澄)前议四条请见俄君后速复奏电》(一八九八年三月二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〇，第九页。

④ 《专使许景澄致总署俄外部言必须租不冻海口为各师屯地电》(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见同上书，第一二页。

"勿存租界之名"。但是，向侵略者讲"睦谊"，无异于要老虎吐出已经到口的捕获物。对清朝政府的建议，俄国不仅断然拒绝，而且还以通牒式的语言威胁说：在三月二十七日之前清朝政府如不答复，"俄国即自行办理，不能顾全联盟交谊"①。沙俄就这样从两处一齐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

在谈判的同时，沙皇政府仍使出了惯用的军事讹诈和金钱收买两种手法。它从海参崴派出军队前来中国，威胁清朝政府。当时，在中国海面游弋的各类俄国军舰，在四十七艘以上。在旅顺口海面的海军陆战队也作好登陆的姿态，准备在要求遭到拒绝时，就扩大在旅顺口的武装占领。用重金收买清朝政府的实权人物李鸿章、张荫桓，则由维特亲自布置财政部代理人、华俄道胜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璞科第会同俄国代办处理。璞科第得到命令后，立即同李、张二人密谈，向他们许诺：假使租借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限定时间里办妥，并且无需俄国采取"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② 此外，维特还拨给璞科第银二十五万至三十万两，用于收买旅顺有关地方当局。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六日），在俄国限期的最后一天，清朝政府被迫在北京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五月七日，在彼得堡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上述两个条约的主要规定有：

一，清朝政府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地的军政大权统归俄官，中国陆军不得驻扎界内；租地限期二十五年，"然期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既可"相商展限"，实际上

① 《（许景澄、杨儒致总署）报与外部剖辩租地事电》（一八九八年三月十八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〇，第一四页。

②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急件》，见《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二〇七——二一二页。

就把二十五年租期的规定取消了。

二，租地以北，划出一段“隙地”，中国军队非经俄国官吏同意不得进入。“隙地”的土地不得让予他国，其东西两侧沿海口岸不得与别国通商，筑路、开矿和一切工商利益，不得让给他国。所谓“隙地”，几乎包括租地以外的整个辽东半岛。通过这些规定，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日本被迫吐出的这块肥肉，就逐渐落到沙俄口中。

三，允许俄国从东省铁路干线修筑一条支线至旅顺、大连。并且按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签订《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内各项规定，“确切照行”。支线所经地方的铁路利益，不得给予别国人。由于沙俄把它在东省铁路的那一套扩张伎俩，照数搬到新的支线，结果，这条铁路沿线地带的中国国土，实际上也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一八九八年沙俄强租后的旅顺军港

沙俄强租旅大后，它的侵略势力就从东北的北部扩展到南部，整个东北完全沦为它的势力范围。强租旅大的第二年，沙俄擅自把租地改为"关东省"，同它在高加索、中亚细亚、西伯利亚等殖民地的统治一样，设立总督加以治理。

列宁对沙皇政府这一新的侵略罪行，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对沙皇政府所惯用的伪善言词，作了辛辣的讽刺。列宁指出："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①

沙俄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迅速扩大，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它们争相夺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致使瓜分狂潮达到了高峰。反过来，沙俄又乘这个瓜分狂潮，进一步把魔爪伸向华北、西北，妄图把整个中国北部，都纳入它的势力范围。

还在一八九七年十月（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俄国驻中国的使节就用十分露骨的语言，说明了这一意图："俄国政府认为，同俄国边境接壤的中国诸省，必须不落入俄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影响之下"②。三个月后，即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九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米·尼·穆拉维也夫主动地对英国驻彼得堡大使"详尽地谈到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这个范围，实际上包括"整个中国北部"。③三天后，维特更加具体地申述了这个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他指着中国地图上的直隶、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公然对英国驻俄大使说："迟早俄国总得吞并整个这片领

① 《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四页。

② 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中译本，第二一二页。

③ 《奥康纳致索尔兹伯里》（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日），见《有关第一次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一卷，一九二七年伦敦版，第六页。

土"。他说，为了这个目的，俄国计划"西伯利亚铁路将来要修筑一条支线，通往兰州"，而且他"已经有了关于这条支线的距离、修筑费用等等极其详细的材料"。①

为了向华北扩张，沙俄由比利时银行团出面，要求清朝政府修订芦(芦沟桥)汉(汉口)铁路借款合同。该合同是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签订的，虽由比利时银行团出面，实际上俄国、法国是真正的后台老板。当时参与其事的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就曾公开承认：俄国同法国、比利时"协同一致"，"在借款和开发的形式下"，攫取了芦汉铁路的让与权和经营权。② 沙俄通过华俄道胜银行，参与该路的修筑和经营，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控制权。然而，对该路的部分控制权，远远不能填满它的欲壑。要实现其侵略计划，就必需彻底控制这条干线。修订合同的要求，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通过比利时提出来的。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春，沙俄统治者通过驻华使节多次催逼清朝政府迅速办理修订事宜。同年六月二十六日，《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和《芦汉铁路行车合同》签订于上海。按照合同规定，华俄道胜银行操纵了该铁路的财务，而在比利时名下的合股公司则享有广泛的管理权。这样一来，沙皇政府就能够通过掌管财务，来控制这条铁路。

与此同时，沙俄又以华俄道胜银行的名义，诱胁清朝政府签订正(正定)太(太原)铁路借款合同。

沙俄通过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上半年所签订的上述三个合同，进一步把侵略势力伸入直隶、河南、湖北和山西等省，

---

① 《奥康纳致索尔兹伯里》(一八九八年一月三十日)，见《有关第一次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一卷，一九二七年伦敦版，第八页。

② 施阿兰：《使华记(一八九三——一八九七年)》，一九一八年巴黎版，第一八八页。

为占有中国长城以北的广阔领土和向长江流域渗透，准备了条件。

随后，沙俄又要求清朝政府，同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从北京至沈阳以北的铁路租让的协议。其目的，一是要防止其他列强攫取这一铁路的租借权；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清朝政府的控制。

“许多世纪以来，沙皇政府一直想夺取君士坦丁堡和亚洲大部分地区，一贯推行这种政策，并且利用列强之间的一切矛盾和冲突来达到这个目的。同德国相比，英国是这种野心更长期、更顽固、更强大的敌人。”① 十九世纪末，俄、英在中国的争夺，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俄国在华北的迅速扩张，震动了英国资产阶级。他们惊呼英国的这个敌手“正在取得支配中国首都，以及从北方支配整个这个帝国的力量”，不久，长江流域就将发生人们“在满洲已经看到的情况”。他们把俄国占领旅大、进逼华北和长江流域的举动，看作是对英国在远东太平洋商业霸权和海上霸权的严重挑战，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必须迅速寻找方式方法”，防止沙俄势力侵入“以英国权益为主”的长江流域。②

英国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便谋求同沙俄订立一个协定。早在一八九八年一月（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英国就向彼得堡内阁提议谈判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但是正在顺利地向中国扩张的沙俄，却不愿轻易罢手，双方勾心斗角地闹了几个月而毫无进展。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就以主动进攻的姿态，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在中国的侵略活动，来作为同彼得堡内阁讨价还价的本钱。英国的主要措施就是租地和攫取铁路权，例如强租同旅大遥遥相望的威海卫，攫取从北京到牛庄（今营口）铁路的操纵权，以抵制沙俄势力的扩展，等等。

① 《论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一二五——一二六页。

② 《北华捷报》，一八九八年七月四日、七月十一日。

沙俄对英国的上述行动，曾竭力阻挠和破坏，但未能达到目的。而在这期间，沙俄国内境况也不妙。由于疯狂扩张军备，财政日益困乏，而老债主法国景况已不如前，欲举外债又成问题。国内工农运动更是彼伏此起，工人罢工斗争的次数和参加人数，都有显著增加。一八九五年，列宁领导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推动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陷于惶惑不安之中的沙皇政府，已感到难于处处同英国抗衡。在这种形势下，沙俄同意暂时与英国妥协，订立一个互惠协定，划分在华的势力范围。

俄、英两国从一八九八年七月起开始谈判，经过八、九个月的讨价还价，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俄国外交大臣米·尼·穆拉维也夫与英国驻俄大使斯各脱爵士，以备忘录的形式达成协议。这个备忘录一开头就声明，他们的协议是为了消除俄、英两国在华侵略权益争夺问题上"发生冲突的一切原因"，并考虑到"中国各地区经济上和地理上的重心"，而谋求两国在华势力的均衡。具体协议共两条："英国不为本国或代表本国臣民及其他方面，提出在中国长城以北敷设铁路的要求，同时，不得直接或间接妨碍沙皇政府所支持的在该地方敷设铁路的要求"；"俄国不为本国或代表本国臣民及其他方面，提出在中国扬子江流域敷设铁路的要求，同时，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妨碍英国政府所支持的在该地方敷设铁路的要求"。①

这个备忘录，是俄、英两个帝国主义划分在华势力范围、准备进而瓜分中国的分赃条约。它是这两个帝国主义既争夺又勾结暂时妥协的产物。它明确地把长城以北的地方划为俄国势力范围，不容别国插足；同时，又把扬子江流域划为英国势力范围，

① 麦克墨莱：《一八九四——一九一九年有关中国条约和协定汇编》第一卷，一九一九年华盛顿版，第二〇四页。

也不容别国插足。长城以北，包括整个东北、内外蒙古、西北以及华北的一部分，总面积达五、六百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领土总面积的一半。而扬子江流域，据英国外务次官在议会答复质询时所作的说明，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和浙江等十个省，总面积约二百万平方公里。这两个帝国主义实际上已把中国大部分领土变作它们的势力范围了。

为了迫使清朝政府承认这个分赃协议，俄、英两国还把备忘录的内容通知了清朝政府。对沙俄和英国背着中国暗自进行的罪恶勾当，清朝政府内多少有点民族气节的大臣，都表示了理所当然的义愤。他们对于这项协约提出抗议，指出：长江流域和长城以北，都是中国领土，"权在自主"，"自不得以贵国与某国自行商议之事，作为中国允许之据。"① 但是，除了不承认这个协定的表示之外，这个半殖民地的政府没有也不可能采取任何有力的行动，来阻止这种强盗交易。

① 《总署致英俄两使承办铁路不得以他国所议作为中国允许之据照会》（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二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八，第二五——二六页。

第五章　沙俄妄图变中国东北为它的殖民地(下)

一、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武装强占中国东北

沙皇俄国通过一八九六年六月(光绪二十二年五月)签订的《中俄密约》，和一八九六年九月(光绪二十二年八月)签订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攫取了东省铁路的占地权、建筑权和经营权等项特权。一八九七年三月(光绪二十三年二月)，正式成立了东省铁路公司。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兼任东省铁路公司董事长。铁路公司的总公司设在彼得堡，分公司设在北京，路局设在哈尔滨。一八九七年四月(光绪二十三年三月)，沙俄派出庞大的铁路工程队进入中国，进行具体线路的勘探、设计，选定由满洲里经哈尔滨东至绥芬河的线路。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在绥芬河举行开工典礼。一八九八年三月(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沙俄通过《旅大租地条约》，又取得了修筑从哈尔滨经宽城子(长春)，奉天(沈阳)，南至旅顺、大连铁路的特权。一八九八年五月八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沙皇政府所任命的东省铁路公司总工程师犹高维奇，将东省铁路干线划分为满洲里、海拉尔、兴

安、札兰屯、齐齐哈尔、哈尔滨、一面坡、横道河子等十三个工区；六月下旬又将从哈尔滨到旅顺口的南线，划分为老少沟、宽城子、铁岭、辽阳、旅顺口等六个工区，各段同时施工。到一九〇〇年四月（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一千四百多俄里的路基，已被筑成。从旅顺口至哈尔滨的铺轨工程，除中段二百俄里外，已经竣工；哈尔滨以西的线路达到嫩江左岸；其他线路及嫩江大桥、松花江上两座大桥、兴安岭的隧道，也都已动工。牛庄、大连的码头在加紧建造，它们都成了建筑材料的大货栈和铁路材料的存放地。华俄道胜银行在哈尔滨、吉林、奉天、旅顺等地成立分行。瓦房店和烟台的煤矿已被开采。以铁路和银行为纽带，沙俄把它的侵略势力渗透到东北许多重要城市。沙俄侵略者希望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满洲将如已熟之果，落在我们手中"①。

沙俄侵略者在敷设东省铁路的过程中，肆意践踏中国的主权。他们霸占民田，乱采自然资源，视中国人民如奴隶，强取豪夺，无恶不作。

针对沙俄侵略者的暴行，中国人民不断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们或则展开反占地、反筑路的斗争，或则以焚烧侵略者滥伐的木材、破坏侵略者占有的矿坑的形式，阻挠沙俄掠夺自然资源。抗捐、抗税、反压迫、反屠杀的群众斗争，也彼伏此起，连绵不断。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盖平县南乡群众反对沙俄强占民田筑路，沙俄侵略者和清朝政府派兵镇压，当地群众奋起抗击，据理力争，终于迫使沙俄侵略者答应对占用的民田"按公估价"②。在海城县的铁岭，沙俄侵略者庇护所雇用的译员欺压百姓，群众愤怒反抗，清朝政府不得不把仗势欺人的译员治罪。

① 《瓦德西拳乱笔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三册，第一二页。
② 《盖平县志》卷三，第二五页。

在奉化县(今黎树县)，群众冒着侵略者的枪弹英勇战斗，反对沙俄强买地亩。黑龙江的金矿工人，也积极展开斗争，抗拒沙俄侵略者对中国资源的掠夺。此外，昌图、辽阳、长春等地人民，都掀起反对沙俄占地筑路、掠夺森林和矿产资源的正义斗争。

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沙俄侵略者打起"护路"旗号，把军队开进中国，肆意屠杀中国人民。例如，一八九九年二月四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沙俄驻辽东半岛的侵略军二千多人，闯到金州城东貔子窝刘家店"征粮"，遭到当地群众拒绝。第二天，沙俄骑兵二百多人开到刘家店，见人就开枪射击，"轰毙三十余人"。接着，他们"又乘马追砍，毙十余人，受伤五六十名"。第三天，沙俄骑兵八十多人再次到刘家店进行屠杀。二月七日查点结果，共有一百多人惨遭沙俄侵略军杀害。①

金州人民面对沙俄侵略者的血腥屠杀，毫不退缩，连续不断地展开抗捐抗粮的斗争。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中、俄勘划旅大租地界限时，沙俄官员企图扩大界址，当地人民"聚众抗阻"②。这些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沙俄侵略者正义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前后，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给了沙俄帝国主义以更加沉重的打击。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产物，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发展的高潮。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义和

---

① 《(盛京将军依克唐阿致总署)金州俄兵轰毙华民请与俄使酌办电》(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一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九，第二、五页。

② 《总署奏中俄会勘旅大陆地北界事竣照约缮订专条折》附《(护理盛京将军文兴等咨总署)勘分旅大俄国租界情形文》(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日)，见同上书卷一三八，第二二页。

中国军民攻击盘踞天津火车站的沙俄侵略军

团运动首先在山东爆发。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发展到北京、天津一带。随后,进一步扩展到东北、内蒙和华北其他地区。义和团高呼"扶保中华,逐去外洋"的口号,斗争锋芒直指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拆铁道、砍电线、烧教堂、禁洋货、惩处在中国为非作歹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帮凶爪牙,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不愿做奴隶的坚强意志,显示了中国人民为反对侵略、争取国家独立而奋勇战斗的英雄气概。

沙俄帝国主义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它在中国扩张的严重障碍,一开始就叫喊武装干涉。

维特承认:"在武装干涉中,以我们和欧洲列强为首"①。事实确是如此。一九〇〇年四月(光绪二十六年三月),沙俄已把它的军舰开到大沽口,会同英、美、法三国军舰向清朝政府示威,

①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第一七八页。

威胁清朝政府：若不能在两个月内将义和团运动镇压下去，“则各国联合以兵力伐之”①。五月间，沙皇政府已在国内征调兵力，准备派往中国，同时，加派驻旅顺口的俄国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到北直隶湾，准备随时进行镇压。到六月二日，集中在北直隶湾和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共有二十四艘，其中英、德、日各三艘，美、法、意各二艘，沙俄则为九艘，等于英、德、日三国军舰数的总和。当晚，沙俄哥萨克骑兵一队，以搜索失踪的外国人为名，在大沽口登陆，深入中国内地，向保定地区进犯，在天津附近独流镇，突然袭击义和团，杀死中国村民三十人。义和团群众奋勇反抗，迫使沙俄侵略者撤退。六月十二日夜，沙俄步兵一千二百多名，携带大炮二十四门，在塘沽登陆；十三日，又有哥萨克骑兵五百多人、马匹二百七十多头，携带野战炮二门登陆；两队联合向北京进犯。十三日，他们在天津火车站疯狂挑衅，开炮打死义和团民三四百人。十五、十六日，俄国海军将领海尔德布朗两次邀集各国海军头目到俄舰开会，密谋进攻大沽炮台。十六日晚八时，海尔德布朗代表列强向大沽炮台中国守军发出最后通牒，要中国守军立即交出炮台。十七日凌晨二时，俄、英、日、德四国军队悍然攻占大沽炮台。此后，沙俄继续增兵。六月下旬，京津一带列强的军队增至一万五千人，其中俄军占五千八百人，成为进攻天津外围的主力。七月，沙皇政府派遣太平洋海军司令阿历克赛也夫赶到天津城下，于七月十四日伙同联军八千人攻占天津城。翌日，沙俄与其他列强在天津组织了由俄、日、英陆军大尉各一人组成的侵略机构，对天津实行直接的军事殖民统治。

占领天津后，沙俄又“首先倡议远征北京”②。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扬言：“俄国要紧的是向前推进，以结果北京”；“俄国人要

① 《八国联军志》，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三册，第一六九页。
②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第一七八页。

在北京及在去北京途中惩罚中国人方面，起主导作用”。①他曾想亲自到中国来担任联军统帅，指挥这场罪恶的战争，“杀向北京去，扫荡一切”，“使中国解除武装”。②因英国不愿沙俄掌握联军统帅权，库罗巴特金未能如愿。八月四日，八国联军共一万九千人从天津出发，向北京进攻，其中俄军四千八百人，占四分之一以上。八国联军抵达北京城下后，沙俄侵略者又比联军预定的作战计划提前二十四小时，于八月十三日抢先进攻北京。八月十四日，北京沦陷。西太后那拉氏与光绪皇帝出逃山西。接着，沙俄侵略者与其他列强又把北京分成七个区，分别进行统治。九月，俄军又出兵东向，占领山海关，控制了原为英国所控制的从山海关经天津至北京的铁路。至九月中旬，沙俄集中在京津一带的侵略军，已增至一万七八千人。

一九〇〇年二月（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义和团运动开始由山东、直隶扩展到东北，五、六月间，奉天、营口、锦州、朝阳等地，都已卷入斗争。对于义和团运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发展，沙俄侵略者特别仇视和恐惧。六月中旬，当俄军在大沽、天津一带发动军事进攻时，沙皇政府将驻守在东省铁路沿线的俄军，迅速从四千五百人增至一万一千人，并在阿穆尔省居民中征调下级军官，向临近中国东北的边境地区调集兵力；又多次打电报给李鸿章，要他严厉告诫东北地方官吏，必须放手镇压义和团，维持“地方秩序”。但是，沙俄侵略者的威胁没有能阻止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的发展。六月二十六日，义和团开始拆毁辽阳附近的铁路桥梁；七月一日，奉天义和团烧毁俄国铁路公司；七月三日，辽阳群众烧毁俄国人在茨儿山所办的煤厂；七月四日以后，在接官厅、

① 《义和团起义》，见苏联《红色档案》杂志第一四期，第一八——一九页。

② 《维特给西毕金的信》（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见苏联《红色档案》杂志第一八期，第三四页。

新城堡、铁岭、富拉尔基、瑷珲等地，由于沙俄军队开枪打死中国筑路工人和中国哨官，广大群众愤起反抗，挖断铁道，烧毁沙俄侵略者的住宅。七月十四日，从奉天北至开原、南到海城，五百里的铁路、桥梁全部拆毁。

还在六月下旬，沙俄远东边境部队就侵占了与俄国交界的珲春县圈儿河、九道河、三道岭等地区，做好武装强占中国东北的准备。六月底，沙俄阿穆尔地区的军队剧增至七万人。库罗巴特金声称："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夺取整个满洲"①。他们公开宣布：满洲，中国清王朝的发祥之地，将立即被沙俄并吞，沙俄在这方面"要求完全行动自由"②。

七月六日，尼古拉二世宣布自任总司令，库罗巴特金为参谋长，下令俄属阿穆尔军区、西伯利亚军区、土尔克斯坦军区进入戒备状态。沙俄侵略者先后动员了十二个军区的部队，动用了将近四十艘运输舰和轮船，向远东地区紧急运送军队。他们总共动员了十七万七千多人，共组成五个军，分成六路侵入中国东北。

这六路侵略军是：

第一军，由沃尔诺夫少将率领，从伊尔库次克和外贝加尔地区出发，东向攻海拉尔、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等地，至齐齐哈尔与第二军会合；

第二军，由宁尼堪波夫少将率领，从海兰泡出发，南向攻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地，与一、三军会合后，南下攻伯都讷、长春；

第三军，由沙哈诺夫少将率领，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出

①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第一八〇页。

② 《外交大臣布洛夫伯爵上威廉二世》（一九〇〇年六月三十日），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二卷，第二二页。

发，沿松花江而下，西南向攻三姓、哈尔滨、呼兰；

第三军支队，由契耶莫夫少将率领，从尼戈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出发，西向攻绥芬河、牡丹江等地，抵哈尔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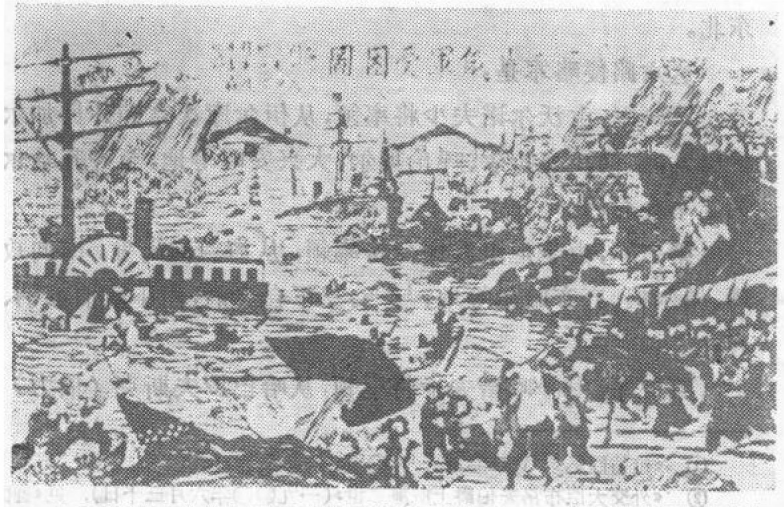
第四军，由库列夏洛斯基少将率领，随后改由艾古斯托夫少将率领，从海参崴及波谢特湾出发，西北向攻珲春、宁古塔等地，然后会同一、二、三军，攻占吉林；

第五军，由斯保拉齐中将率领，是由从欧洲经海道运来的俄军组成，从旅顺出发，北向攻熊岳、盖平、营口、鞍山、辽阳、奉天等地，至铁岭与一、二、三、四军会合；

此外，还有一支，由参加八国联军的部分俄军组成，在林涅维奇中将率领下，从天津出发，越山海关，北向攻锦州。

沙皇政府在出动军队的同时，发动了所有御用报纸，大肆宣扬所谓“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要击败中国，维护欧洲文化等等，竭力煽动种族沙文主义狂热。

沙俄侵略军于七月三十日占领海拉尔、珲春、三姓，八月三



一九〇〇年反映义和团运动的民间彩色版画——《奉天省俄军受困图》

日占领哈尔滨，四日占领瑷珲、营口。沙俄侵略者兴高采烈。阿穆尔总督格罗提柯夫在八月十四日给库罗巴特金的报告中写道："五十年前，涅维尔斯科伊曾经在阿穆尔河口北岸插上俄国的国旗，奠定了这条大河上俄国领有地的基础。现在，经过苦战之后，我们占领了南岸，完成了将阿穆尔河流合并为俄国领土的伟大事业，从此，阿穆尔河就由国界河流变成了纯粹的国内河道"①。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则打电报给尼古拉二世，对于过去作为国境河流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现在变成了俄国的内河"，表示"热诚的祝贺"。②接着，沙俄侵略军八月二十九日占领齐齐哈尔、宁古塔，九月一日占领伯都讷，二十二日占领吉林，二十八日占领辽阳，十月一日占领奉天，六日占领铁岭，三十一日占领锦州，十二月十五日占领安东。至此，东北各主要城市与主要交通线，均被沙俄侵略军攻占。

沙俄侵略者在大举侵犯东北的过程中，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沙俄侵略者首先对世代居住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人民和前往俄境工作的华工，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七月六日，尼古拉二世下令进行动员后，阿穆尔军区司令官格里布斯基在哈巴罗夫斯克出版的《黑龙江流域报》上，公开号召俄国军队："不要贻误时间，更不用谈什么批准不批准的问题"，"坚决地、迅速地以哥萨克人的方式来解决"俄国境内的中国人。③根据这个命令，沙俄军队和警察便最先从海兰泡下手。

海兰泡原名哈喇泊。哈喇是满语"黑"的意思，泊或泡则是汉语。沙俄侵占该地后，建立军事"村屯"，并于一八五八年(咸丰

① 矢野仁一：《日清战役后中国外交史》，一九三七年京都版，第六三三页。
② 东亚同文会：《东亚关系特种条约汇纂》，一九〇四年东京版，第二六一页。
③ 马罗则穆夫：《一八八一——一九〇四年俄国的远东政策》，第一四一页。

八年)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在这个地区的居民中,中国人占五分之三,经营的小商号有五百多家,其余大多是木工、瓦工等手工业工人。七月十六日,沙俄军警纷纷出动,用刺刀和鞭子,把居住在海兰泡市内和近郊的中国工人、商人、农民及其他居民,共三四千人(不少记载是五六千人)赶到海兰泡警察局去。七月十七日,在阿穆尔地区军事总督格里布斯基和阿穆尔军事政府头目的亲自指使下,俄国警察当局以将这批中国居民遣送回国为名,出动了一百多名持枪和持斧的士兵押送,将他们赶往黑龙江边。在长达二十华里的路上,许多年老体弱的人和儿童摔倒或昏倒在路旁,俄国警官就下令立即将他们砍死或枪杀。当中国居民到达江边时,江中没有一艘渡船,俄国军警使用鞭抽、刀刺、斧劈、枪击等残暴手段,将他们赶进流急浪大的黑龙江滔滔江水里去。阿穆尔哥萨克团的一队骑兵,也赶来参加这场大屠杀。① 在瑷珲生长的陈秀山,就是这次历史上罕见的屠杀的目睹者。他用亲身的经历控诉沙俄侵略者的暴行说:他们"把中国人的头发绑在一起,五六个一串,六七个一堆地往江里推,谁不下江就用刀砍,见到浮出水面的人就举枪打。鲜血染红了黑龙江,中国人的尸体象流冰排一样浮满了江面"②。《瑷珲县志》记载:当时无辜的中国居民,"伤重者毙岸,轻伤者死江,未受伤者投水溺之。骸骨漂溢,蔽满江津"③。只有八十多名中国人奋力游过江来。七月二十日,格里布斯基再次下令:"消灭出现在河岸这边的中国人,用不着再行请示"④。于是,在以后几天,类似事件在海兰泡至少又重演了三次。

---

① 勒森:《俄中战争》,一九六七年佛罗里达版,第九八页。

②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③ 《瑷珲县志》卷八,一九二〇年版。

④ 勒森:《俄中战争》,第九九页。

沙俄侵略者在驱逐和屠杀海兰泡的全部中国居民后，立即强占了他们留在海兰泡的全部财产。许多沙俄侵略者还麕集在黑龙江岸，当被淹死的中国人的尸体顺流而下时，他们就扑上去掠夺这些死者身上的金银财物。①紧接着，在伊尔库次克、尼布楚、伯力、海参崴、库页岛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其他地方，俄国军警对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中国农民、牧民、渔民、商人和应募到俄国建筑西伯利亚铁道和开采金矿的华工，发动了同样的大屠杀。清朝政府盛京将军增祺在奏折中说，俄国当时"将华民之在俄界者十余万人"，"尽行屠戮"。②盛京副都统晋昌在奏折中说：在俄国境内的中国人，被"枪毙、水淹、火焚不下二十余万"③。这些屠杀事件充分暴露了沙俄侵略者的野蛮和残暴。

继海兰泡大屠杀之后，沙俄侵略军又发动了血洗江东六十四屯的大屠杀。

《中俄瑷珲条约》明确规定，江东六十四屯原住之中国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由中国官员管理，不得侵犯。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中俄双方曾经设立封堆，互换字据，明确了江东六十四屯的边界。由于俄方不断越过封堆，侵占土地，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中俄双方再次丈量；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双方又一次商同画界，用耕犁开沟一道，然后深挖沟壑，绘图为凭，称为"犁界"。这六十四屯在黑龙江以北，位于黑龙

① 《驻海参崴贸易事务馆代理事务主任野村基信致青木外务大臣函》(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七日)，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三卷别册一，一九五六年东京版，第七六一页。

② 《盛京将军增祺等折》(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八日)，见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七〇九页。

③ 《盛京副都统晋昌折》(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三日)，见同上书上册，第六四一页。

江和结雅河之间，南北一百四十多里、东西八十多里，共有居民两千多户、一万几千人，属瑷珲县管辖。沙俄侵略者制造了海兰泡事件后，六十四屯人民纷纷避往江南，七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三天间，瑷珲县士兵用船三十余只昼夜接渡难民。二十日晚，一支沙俄哥萨克骑兵赶到渡口，残暴地对和平居民用排枪齐射；哥萨克骑兵还几次闯进六十四屯，挥舞马刀，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砍。留在各屯的和未及渡江的几千名中国居民，尽遭残杀。沙俄侵略军将六十四屯财物抢劫一空，然后放火烧掉全部村舍，强行侵占这一片中国领土。在这场大洗劫中，六十四屯共死去七千余人，丧失财产合三百余万银元。①

沙俄侵略军在东北其它地区，也制造了一系列血腥屠杀事件。例如，七月二十一日，沙俄侵略军闯到瑷珲城东二十八屯地方，将居民"无论老老少少男男妇妇，统统赶到一幢顶大的屋子里"，放火烧死。② 瑷珲被俄军攻陷时，城镇被"毁尽为墟"，一千五百人被杀死；海拉尔及其附近被屠杀的有三千人，珲春被屠杀的有二千多人，三姓被屠杀的有四千人。③

在进攻哈尔滨时，"俄逆所到村屯，悉行焚烧，凡遇华人，不论男女大小，尽行屠戮。遭害者不下数千村，被烧者不下万户"④。攻入哈尔滨后，残酷屠杀中国商民达数千人，"其得逃生

---

① 《(黑抚周树模致外部)俄人占瑷珲六十四旗请据理力争函》，见《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五，第三六——三八页。

② 《说庚子年俄国夺占东三省的情形》，见《俄事警闻》，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③ 参见《瑷珲县志》卷八；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七〇九页；东亚同文会：《东亚关系特种条约汇纂》，一九〇四年东京版，第二六一页。

④ 《嵩崑为请领军饷咨长顺文》(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七日)，见嵩崑等《洋事记册》；《俄国夺取哈拉宾略记》，见《清议报》第五七册。

者不过数百人"①。阿拉楚喀失守时，被害者也有数千人。海城、盖平、铁岭、双城子等地，沿东省铁路的中国居民尽被驱逐和屠杀，他们的村庄被"烧毁无遗类"②。沙俄侵略军侵入牛庄，屠杀了留在城中的老弱妇孺，又派骑兵赶到野外，围住逃避在那里的几千名中国居民，挥舞马刀往来砍杀了好几小时。当黄昏到来的时候，在惨澹而凄厉的夕阳中，这里只留下一片血泊和几千具尸体。而这就是沙俄侵略者吹嘘为"赫赫武功"的"牛庄战役"。③

沙俄侵略军在东北所到之处，还把库银、军械、火药、书籍、档案、舆图洗劫一空。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俄国革命导师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中国的战争》这篇评论，对于沙俄帝国主义的暴行进行了强烈谴责。列宁痛斥沙俄侵略者"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政府为什么要对中国实行这种狂妄的政策呢？这种政策对谁有利呢？它对一小撮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大亨有利，对一小撮为亚洲市场生产商品的厂主有利，对一小撮现在靠紧急军事订货大发横财的包工头有利(有些生产武器、军需品等等的工厂正在拚命地干，并且增雇成千的日工)。这种政策对一小撮身居军政要职的贵族有利。他们所以需要实行冒险政策，是因为通过这种政策可以升官发财，建立'功勋'扬名于世。……沙皇专制政府这一次也和往常一样，暴露出自己是甘愿充当资本家大亨和贵族的奴才的昏官的政府"④。

① 《江督刘来电并致盛京堂、鄂督》(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八日)，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二四。

② 《盛京将军增祺等折，又片》(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八日)，见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七〇九页。

③ 魏尔：《满洲人和莫斯科人》，一九〇四年伦敦版，第五〇八页。

④ 《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五页。

沙俄侵略军侵入中国华北和东北后，遇到了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反抗。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七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当沙俄侵略军与其他列强的军队突然袭击大沽口时，中国守军奋勇反击，重创沙俄巡洋舰"芝腊克"号和"稿烈"号，使沙俄侵略者伤亡一百四五十人。六月十八日，当俄军二千人向天津老龙头车站进发时，驻守在车站附近的义和团勇敢地举起大刀、长矛，冲上去同他们肉搏，打死打伤俄军数百名。八月四日，当俄军和其他列强军队向北京进犯途中经过北仓时，与义和团及中国军队遭遇，被打死打伤六百多人，联军共死伤一千多人。当俄军抢先进攻北京时，再次受到重创，俄军先头部队指挥官瓦西列夫斯基少将被击伤，俄军第十团团长安梯乌可夫上校被击毙。①

在东北，七月二十一日，当俄军占据江东六十四屯时，瑷珲士兵曾乘船渡江，包抄俄军后部，同五百名沙俄侵略军肉搏达四小时，使俄军"士气沮丧，弃戈溃奔"。瑷珲战斗中，义和团高举"大拳民"和"救清灭洋"的大旗，同俄军血战。鄂伦春族五百人组成马队，勇猛地参加了战斗。②八月四日，俄军在瑷珲城近郊与一队清军接战，三四百名清军一直奋战到全部牺牲，无一投降。直到八月五日，沙俄侵略者在瑷珲还必须"逐屋战斗"。当时居住在海兰泡的俄国人克刻尼尔，在一九〇〇年出版的《海兰泡的包围和瑷珲的攻占》一书中写道："人们对和平的中国人所做的事情惊异不止。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象真正的英雄那样持身律己，如果他们的官员不是那样贪污无用，不私自扣发军饷，而让士兵们有吃有穿，瑷珲的攻占将会使俄国人付出更大的代价，

① 英纳切夫斯基：《北京的占领》，载《阿穆尔省消息》，一九〇〇年第三五三期；转引自勒森编辑《俄国向东方的扩张》，第一一九——一二〇页。

② 《瑷珲县志》卷八、卷一三。

遭到毁灭的将会是海兰泡而不是瑷珲"①。沙俄侵略者进占三姓、珲春等地时，虽然清军人数很少，但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仅在八月六日至十七日十二天战斗中，就有五名俄军将校被击毙击伤。当俄军占据了一些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时，东北人民就走向农村和山地，纷纷组织起来，武装自卫，不断出击敌人。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威廉的报告中承认：在东北，"常有武装完备之骑兵数百成群，袭击俄军，使其坐卧不宁"②。

二、诱迫订约，阴谋吞并中国东北

一九〇〇年六月(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在沙俄出兵强行侵占中国东北之前，维特同库罗巴特金曾密商"是否把满洲也变成我们的一个省份"的问题，当时，库罗巴特金就建议："必须使满洲变得和布哈拉那样"③。

库罗巴特金是通过殖民掠夺战争飞黄腾达的沙俄军阀，他是踩着中亚各族人民的尸体，从一个普通的士官生爬上陆军大臣宝座的。列宁指出：沙俄的"军阀制是用来抢别的民族的，譬如掠夺中国人的土地"④。以库罗巴特金为代表的沙俄军阀之所以深得地主资产阶级的宠信，在沙皇政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一贯热衷于抢夺别的民族，兼并别国土地，为沙皇政府夺取更多的殖民地。早在出兵占领中国东北之前，沙俄军阀就纷纷叫嚷要吞并这片大好河山。库罗巴特金要使中国东北"变得和布哈拉那样"的提议，就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要求。

① 勒森：《俄中战争》，第一二〇页。

② 《瓦德西拳乱笔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三册，第一四〇页。

③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第一七四页。

④ 《给农村贫民》，《列宁选集》第一卷，第四二三页。

库罗巴特金要把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布哈拉的计划，得到财政大臣维特的有力支持。自从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诱使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以来，维特一直念念不忘在"友好"的假面具下，实现对清朝政府的全面控制。武装强占中国东北，固然是吞并这一地方的重要步骤，但是维特不主张采取不加掩饰的形式，担心那样做会把关系搞僵，也容易遭到其他列强的干预。当出兵京津地区和东北时，他就一再宣称，这不是在进行战争，而仅是代"友好"邻邦平定"叛乱"。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原外交大臣米·尼·穆拉维也夫死去，拉姆斯道夫被维特推派为代理外交大臣（不久即正式就任此职)，他完全赞同维特的主张。

为了达到维特所确定的双重目标，沙皇政府演出了一幕卑劣的外交丑剧。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沙皇政府突然宣布单独从北京撤出俄国军队，要求逃至太原的那拉氏和光绪皇帝返回北京。沙皇政府保证，愿意"保持中国的旧国家制度"，"消除可能引起瓜分中国的一切情况"，与列强"共同努力来恢复北京的合法中央政府"。① 拉姆斯道夫在同各国驻俄使节谈话时也一再宣称：沙俄决不欲并吞"中国尺土寸地"。② 一个多月后，驻北京的俄军除留下一千二百人外，果然都撤往天津、大沽，开往东北。

真是一箭双雕。既以最漂亮的借口把驻扎在北京的俄军主力调去进攻东北，又可继续摆出与清朝政府"友好"的姿态，显

① 《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巴黎、柏林、伦敦、维也纳、罗马、华盛顿及东京外交代表密电》(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五日)，见《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二三八页。

② 《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致外部电》(一九〇〇年八月三十日)，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二卷，第一〇〇——一〇一页。

得与其他列强"不同"。而且，在宣布撤军前，维特两次致电李鸿章，强调："我皇与贵国暨太后睦谊无损，且深信公如故"；"至俄国他日之护助贵国，请中堂勿疑"。① 维特的这番作态，果然使李鸿章大为振奋。他立即电奏那拉氏与光绪皇帝，称赞维特"肝胆照人"，为局势发展提供"绝大转机"，要他们死心塌地投靠沙俄，"不可再误"。② 驻俄公使杨儒也感到事出突然，"实非意料所及"，增加了对沙皇政府的幻想，建议那拉氏、光绪皇帝"速发俄主谢书，并恳排解"。③

在宣布从北京撤出俄军之后，沙皇政府的又一花招，就是全力支持李鸿章北上，担任与八国联军谈判的全权代表。清朝政府早在八月七日便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谈判大臣，但由于英、日、德等国认为李是亲俄派主要代表，不表示欢迎，因此李鸿章逗留上海，迟迟不敢北上。沙皇政府一面通过它的盟国法国，向德、日、英斡旋，一面由维特打电报给李鸿章，保证提供充分军事保护，要他放心赴京。九月十八日，李鸿章抵天津；十月初，在一队俄军的护卫下，到达北京。

沙皇政府力图就东北问题同清朝政府单独秘密交涉。九月二十九日，乌赫托姆斯基奉尼古拉二世和维特之命赶到上海，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秘密会晤，要求清朝政府秘密答应让俄国独占中国东北。慑于中国人民反帝怒火，李经方虽同意将喀什噶尔和蒙古的矿权让予俄国，但要求声明不合并中国东北。谈判未获结果。沙皇政府原希望那拉氏与光绪皇帝返回北京好直接交易，不料他们反于十月一日离开太原去西安，跑得更远。一

① 《驻俄杨使七月马电、艳电》(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三日)，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二五。

② 《寄端护陕抚飞递行在军机处》(一九〇〇年九月二日)，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二五。

③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六年，第八〇页(总第四五四六页)。

九〇〇年十月三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十日)，俄国财政部代表璞科第由上海致电维特，建议暂且不理睬清朝中央政府，而由东北占领军司令官阿历克赛也夫先同东北各省官厅分别缔结地方性协定，等时机成熟，再写进与清朝中央政府签订的总协定。沙皇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由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电告阿历克赛也夫照办。

在阿历克赛也夫的指挥下，沙俄侵略军在奉天附近的新民镇找到盛京将军增祺，立即将他软禁。同时，假惺惺地对他说，准备将奉天省交还中国，要他派代表到旅顺谈判交还事宜。增祺派一名已革道员周冕去旅顺谈判。周冕到旅顺时，面前放着的是一份已经拟就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这个由沙俄一手炮制的"章程"共九条。第一条规定：增祺回任后，"应任保卫地方安静，务使兴修铁路毫无拦阻损坏"；第七条规定："沈阳应设俄总管一员，以便办理奉天将军、辽东总理大臣往来交涉事件。凡将军所办要件，该总管应当明晰。"这两条，实际上规定盛京将军只是在俄军所派总管严密监督下的一名走卒，必须为沙俄侵略者效力，镇压中国人民的一切反抗斗争。第三条规定：应将奉天省"所有军队一律撤散，收缴军械"；第四条规定："奉天各处俄军未经驻扎炮台、营垒，由华员偕俄官前往，当面一并拆毁，若俄员不用火药库，亦照前法办理"。这两条规定，就是要解除清朝政府在奉天省的全部武装。而第二条规定"留俄军驻防"，第八条规定奉天如欲设立警察，也要"转请俄带兵官，尽力帮同办理"，则是使沙俄侵占奉天并控制该省警察权合法化。① 这个章程，就是库罗巴特金所谓使东北"象布哈拉一样"的方案，在奉天省的具体化。

① 《俄提督致增祺议订暂且章程请画押钤印照会》(附章程)，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四，第一七——一八页。

周冕根本没有全权代表的资格，无权签订条约。他所面对的又是事关丧失地方行政权、军队驻防权、警察权等一系列重大主权的卖国条约，更不敢贸然答应。但是，阿历克赛也夫等人还是胁迫周冕于十一月八日在章程上签字。俄方谈判代表廓索维慈回忆说："阿历克赛也夫快刀斩乱麻，一下子就解决了我们的难题。他命令我告诉周冕和他的同事，如果他们还要倔强的话，就将他们押送回去，〔盛京〕将军也别想被放离新民镇。……不管怎么样，阿历克赛也夫的威胁见效了，中国的代表们经过一些动摇和提出若干附带条件后，同意签字。"① 十一月十六日，阿历克赛也夫又以这是暂且章程以后能够改换为理由，诱使增祺批准了这个沙俄侵略者一手炮制的条约。

《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的签字，使尼古拉二世、维特、拉姆斯道夫和库罗巴特金等都很满意。因为这个章程名义上将奉天交还中国，实际上却已剥夺了中国在奉天省的主权，盛京将军成了对沙俄负责的傀儡。为了将"暂且章程"的各项规定推行于全东北，十一月十三日，维特、库罗巴特金、拉姆斯道夫三大臣会议，把"暂且章程"加以扩大，共同制订了《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主要内容为：中国"自愿放弃其在满洲之军备权"；俄国阿穆尔军区司令官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俄国关东区司令官在奉天省，都有权"监理将军与副都统之行动"；中国委派将军与副都统，应由清朝政府与俄国驻华公使妥商决定；俄国于东三省将军处派设军事代表与外交代表，与将军交涉各有关事务，监督他们不得恢复军队，扩充警察，保护俄国侨民与企业。《监理满洲之原则》还规定：东省铁路的修筑与经营，直接隶属于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并受俄国财政部监督；铁路地

① 廓索维慈：《俄罗斯在远东》，一九二二年北京俄文版，第一二八页。

方员司有权直接与东三省将军进行交涉；铁路的护路队为一"特殊的军事组织"，隶属于自己的长官。① 这套"治理"原则，实际上只是保存中国行政管辖权的形式，而将中国东北全面置于俄国阿穆尔军区司令官、关东军区司令官及西伯利亚铁道委员会的双重控制和监督之下。这套原则立即得到尼古拉二世的批准。

这时，璞科第和乌赫托姆斯基都已赶到北京，同李鸿章进行秘密会谈。璞科第和乌赫托姆斯基所提出的条款，意味着如果不将东北割让给俄国，就得让俄国全面控制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李鸿章不断退让，陆续承认了他们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但不敢贸然答应那些意味着中国将实际丧失在东北"最高主权"的要求。在尼古拉二世批准《监理满洲之原则》后，沙皇政府为便于对谈判施加压力，并考虑到北京处在八国联军共同控制之下，秘密谈判极易暴露，决定将谈判移至彼得堡进行。

一九〇一年一月二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清朝政府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商办接收东三省事宜"。当时，逃迁西安的清朝政府根本不知道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一事，在给杨儒的训令中，还对沙俄"深敦睦谊，允许交还"的花言巧语感激涕零。②

这次谈判从一月四日开始，历时三个月，到四月六日告一段落。在这期间，杨儒共与维特会谈七次，与拉姆斯道夫会谈十四次。所谓谈判，其实就是沙皇俄国千方百计要清朝政府答应将中国东北实际出卖给它。为了诱迫杨儒在卖国条约上签字，沙皇政府使尽了各种卑鄙的手段。

起初，谈判的重点是《奉天交地暂且章程》问题。

一月三日，伦敦《泰晤士报》首次披露了这个章程，并指出：

① 见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二二二——二二三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六年，第一二六页（总第四五九二页）。

"约文所说俄国驻扎奉天省专员所拥有的权限，与俄国驻扎布哈拉、英国驻扎印度土司辖境官员的权限相等"①。章程披露后，列强舆论大哗。一月九日，杨儒与维特第二次会谈时，从维特口中证实了这个章程的存在，连忙报告清朝政府。一月十八日，清朝政府在"上谕"中对此表示"殊深骇诧"，指出："此事增祺始终并未奏明，周冕系已革道员，久已摈弃不用，即系暂且约章，该革员亦无议订之权"。表示不承认这个非法的约章，并命令将增祺"交部严加议处"，旋即宣布将他革职。②杨儒从一月四日至二月四日与维特会谈五次，与拉姆斯道夫会谈四次，其间共有六次就"暂且章程"进行了谈判。由于杨儒坚持"暂且章程"是已革道员"擅行妄订，不能作数"，强调"暂章无请批之理"。③加以"暂且章程"已经泄露，引起其他列强抗议，沙皇政府急于诱使清朝政府签订正式条约。一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维特与拉姆斯道夫先后向杨儒表示"暂约批准一层，姑且作罢"，但要求"异日商订正约，总望勿过为难"。二月四日，拉姆斯道夫硬说清朝政府处分增祺是"与俄为难"，有损沙俄"面子"，蛮横要求清朝政府撤销对增祺的处分。④

在谈判废除"暂且章程"的同时，沙俄又继续抛出新的约款。一月十七日，维特在与杨儒第三次会谈时，口头提出约款十三条。主要内容是：清朝政府委任东三省将军，须事先得到俄国允许，俄国对东三省每个将军，得派出文武官吏二人进行监督；东北只设巡捕兵，人数要经俄国认可，并派武官随时稽核；东三省及"蒙古暨中国北部各省"的各项权益，未经俄国许可，不

① 伦敦《泰晤士报》，一九〇一年一月三日。
②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七五，第二〇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六年，第一三七页(总第四六〇三页)。
④ 转引王芸生辑《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四卷，第八八、九一页。

得让与他国；东三省关税由俄国代理；赔偿俄国兵费，铁路偿款另计。二月十六日，拉姆斯道夫在与杨儒第七次会谈时，又提出书面约款十二条。主要内容是：允许东三省铁路公司“设兵保路”，以此为名，让俄国留下一支军队驻扎在东北，直到所谓“地方平靖”和中国完全履行俄国提出的最末四个条款时为止；清朝政府不得在东北设立军队和运入军火；“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诉，即予革职”；“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连界各处，如满、蒙及新疆之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于阗等处矿路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他国或他国人，非俄允许，中国不得自行造路”；约款末四条包括允许俄国从东北造一铁路直达北京；“此次俄兵费各国赔款，均应清还，俄名下赔款数目、期限、抵押，与各国会同办理”；“上项赔款，可与公司商定，将全数分出若干以他项利益作抵”等项。表面看来，书面约款十二条虽不象口头约款十三条那样明目张胆地要攫取中国东北“兵权、利权与派官之权”，但其用心的狠毒，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杨儒所剖析的那样：“留兵名为保路，实注意末四款。禁运满洲军火，禁用外人练兵，并及北省水陆、满蒙、新疆，均有金矿、矿路利益，一网打尽。又建入京支路、铁路赔款，用他项利益相抵，盖指关税、矿路等事，隐而未露。其侵我兵权利权，以图自便，可谓周密深远”①。

显然，沙皇政府提出这些条款的目的，是通过取消和限制中国在东北军事、行政、财政、经济等项主权的办法，来确保东北成为它的独占殖民地。这些条款的要求，实际上比《监理满洲之原则》更进了一步。在谈判中，维特、拉姆斯道夫虚声恫

① 《电庆邸、李相》，见杨儒辑《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一九三五年版，第二七——二九页。

吓、花言巧语，极力诱迫杨儒接受各项侵略要求。同时，维特还通过璞科第告诉李鸿章，只要他促成签约，事后愿给他五十万卢布作为酬劳，唆使李鸿章怂恿那拉氏批准签约。

当时，在清朝政府内部分成两派：一派以李鸿章为代表，认为“若照俄廷约款，除第八款蒙古、新疆矿路外，似尚无甚纰缪”①，主张签约；另一派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为代表的多数督抚和中国驻外使节，认为俄国所提要求对清朝政府的统治威胁太大，一旦答应，列强群起效尤，中国将面临立即被瓜分的局面，因此反对签约。

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和中国驻外使节的态度，得到英、日等列强的支持。

英、日一直非常重视东北作为殖民市场和原料供给地的巨大价值。英国人在上海发行的《字林西报》，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三日）转载日本报纸一篇文章，强调说，东北幅员广大，等于法国的一倍半，英国三部两岛的三倍，地宜耕种，又便游牧，河道便于运输，矿产之饶为天下所周知，怎能不深为留意呢？沙俄又有什么理由把这一地方攫为己有呢？英、日两国在同俄国的关系上，又各有打算。日本所特别愤恨的是俄国策动三国干涉还辽，叫日本吐出了已经抢到口的辽东半岛，而现在俄国却自己要把整个东北抢去。他们早就宣称要“卧薪尝胆，充实军备，培养国力，以期卷土重来”②，如果东北被俄国抢走，“卷土重来”就很困难。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清朝政府签约。对英国说来，尽管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

① 《庆邸、李相来电》(一九〇一年三月一日)，见杨儒辑《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第三八页。

② 德富猪一郎：《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一九三三年东京版，第二七四页。

五年)英、俄之间曾一度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有所妥协，但矛盾和斗争并未因此消失。英国除了不愿俄国独占东北外，还对它在华北排挤英国势力极为不满。当时，俄国不仅继续控制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而且又取得了在天津设租界的新特权，俄国还向德军统帅瓦德西提议，以黄河作为俄、德两国在华势力范围的界线，要德国出兵长江流域去同英国竞争。英国外交大臣兰斯顿惊呼：如果俄国独占东北和直隶省，"北直隶湾将成为一个俄罗斯海"，那时，"在中国将产生一个局势，使其它欧洲列强没有希望"在华北伸张它们的势力。① 因此，英国政府和日本一样，再三警告清朝政府，决不可在俄国提出的条约草案上签字。

美国也把东北看作潜在的巨大市场、争夺东亚霸权的战略重地。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亲自对俄国驻美大使喀西尼表示："俄国在满洲所结条约，实在危害了美国在华之工商业利益。"② 德国原先一直怂恿俄国东侵，但对沙俄想一口吞下东北和北方其他地区，而自己不能分享，也感到不满。德皇威廉二世说：沙皇政府的活动，"事实上只标志变相地把满洲送给俄国，使其它国家吃亏"，并最后使"中国躺在(沙皇)陛下脚下"。③ 同时，俄国加紧同德国争夺中东地区，沙俄侵略者公开扬言："倘德国不快快撤出小亚细亚并对巴格达铁路放手，则我们将在两年内对它宣战"④。这也使德国政府十分恼怒。因此，美、德两国也一再

① 《驻伦敦大使哈慈菲尔德伯爵致外部电》(一九〇一年二月七日)，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二卷，第二九〇页。

② 《喀西尼致拉姆斯道夫的信》(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五日)，见《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二四六页。

③ 《威廉二世在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致外部电上的批语》，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二卷，第一〇二页。

④ 《威廉二世在帝国首相布洛夫伯爵奏威廉二世电上的批语》，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二卷，第三八八页。

警告清朝政府，千万不可签约。

中国人民的态度，是坚决反对签约。当沙俄逼签条约的消息传出后，上海工商各界数百人两次在味莼园集会，痛斥沙皇政府"佯为首倡退军，暗与增祺订约，又突出自订十二条，恫喝威逼限押"，"外假仁义，阴怀谲诈，以亡波兰之狡计，施于我中国"。与会公众决定组织"仇俄会"，坚决表示："东三省者，中国人之东三省，非俄人之东三省。俄欲夺之，我必复之"。① 杭州等许多地方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集会。香港、澳门同胞和新加坡、檀香山等地的华侨，都纷纷致电清朝政府与各省督抚，强烈要求拒签该约。

从谈判开始，沙皇政府就一再要求清朝政府严守秘密，不得将条款泄露。当英、日、美等国政府纷纷向沙皇政府提出责询时，它十分狼狈，但仍矢口否认有秘密谈判一事，同时一再恐吓清朝政府说：中国"将情形传播，致招外人阻挡"，这样做是否还要俄国交还东三省？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跑到李鸿章家里，大肆恫吓说："俄京约款一事，中国如听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东三省必永为俄有"②。

威胁未能见效，沙皇政府又改换手法，将原先十二条条款作一番删削。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三日（光绪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拉姆斯道夫提出最后约稿十一条，宣称不能再更易一字，勒逼杨儒在十四天内签字画押，逾期则交还东北一事作罢。谈判由此进入最后阶段。

俄国所提最后约稿十一条，删去了原先"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一条；中国不得在东北驻军一项，改为中国在

① 《味莼园绅商集议》及各演说词，见《中外文献策论汇编》卷一九。

② 《(奕劻、李鸿章致枢垣)东省事俄使谓各国谗言请置勿理电》(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见《西巡大事记》卷五，第一六页。

"满洲兵数及驻扎地方","应与俄商定";东北、蒙古、新疆等地路矿及他项利益,非经俄国允许,不得让予他国一项,改为"在满洲全境内",去掉了蒙古、新疆等字样,"他项利益"则改为"一切工商利益";原要求建筑直达北京的铁路,去掉"向京"字样,改为"至直隶、满洲交界处之长城为止";其他各条款基本上按照原样或作了些微小的修改。① 张之洞在致西安行在军机处的电报中曾指出:"俄约虽经略改,皆系无关紧要之处"②。实际上,新的十一条与原来的十二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

为了迫使清朝政府在这个卖国条约上签字,三月十五日,俄国外交部重申:"不能再易一字,亦不能展限,或允或否,一言而决"③。三月十八日,俄国外交部再次威胁说:"限期已迫,如逾期不画,勿再议交收,勿再言友好。前告各国不占地之文,当收回作废"④。三月二十日,杨儒要求会见拉姆斯道夫,以便面商延长最后通牒所订期限,拉姆斯道夫借口没有空,拒不接见;杨儒送去备忘录,俄国外交部原封退回,拒绝拆阅;杨儒去找俄国财政部和陆军部,也同样遭到拒绝。三月二十二日,俄国交通部大臣出面,再次威胁杨儒说:条款"系奉国主命,不易一字,不展一日"。扬言中国若不答应,就要同中国"绝交"。这时,光绪皇帝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尼古拉二世,要求放宽条件,也同样被拒绝递交。

---

①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七年,第二〇——二一页(总第四六三八——四六三九页)。

② 《致西安行在军机处》(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九日),见《张文襄公电稿》卷四五,第一一页。

③ 《电李傅相》(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五日),见杨儒辑《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第五五——五六页。

④ 《电庆邸、李相》(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八日),见杨儒辑《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第六三页。

在沙皇政府的压力下，亲俄派李鸿章一口咬定：该约"刺目处均删除，照允无后患"①，并与庆亲王奕劻联名打电报给杨儒说："势处万难，不能不允"。要杨儒"即酌量画押，勿误"。②

但是，中国各界人民强烈反对签约。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和中国驻各国使臣，也纷纷致电杨儒，劝他不要轻率签约。三月二十四日，刘坤一、张之洞等联名打电报给他，说："中国士大夫已多病公，行在(指清廷)亦无成见。如此约果定，各国另生枝节，中外矢集，窃为公危。请统筹全局，格外慎重"③。各界公众舆论使杨儒极为震动。他在致奕劻和李鸿章的电报中说："通国士夫，群焉力阻，该督等身在中国，必确有所见而云。然朝廷俯察民情，亦不便轻违公议。即儒在外洋办事，亦不敢罔顾众论，谬然允行"④。因此，他坚持未奉画押确旨就不画押。

这时，沙皇政府已经知道李鸿章要杨儒"酌量画押"，画与不画，关键就在杨儒。杨儒不画押，占领东北就不能合法化。因而三月二十四日维特约见杨儒，催促他立即签字。杨儒说，未得到画押确旨，实不能私自画押，且画押后，政府必不承认，必不批准。维特诱骗他说："如贵大臣能画押，他日政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废"。杨儒答称："私自画押，该罹何罪？我惜只有一颗头颅耳"。这时，维特竟说，清廷"如欲加罪于与俄订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杨儒立即将他顶回去，说："我系中国官员，欲求

① 《李傅相来电》(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八日)，见杨儒辑《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第六四页。

② 《庆邸、李相来电》(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见杨儒辑《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第八一页。

③ 《刘、张、盛来电》(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见杨儒辑《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第八二——八三页。

④ 《电庆邸、李相》(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见杨儒辑《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第八三页。

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①接着，第二天（三月二十五日）拉姆斯道夫又出面逼迫杨儒画押，也被杨儒拒绝。杨儒忧愤交加，在回使馆时，天寒路滑，继三月二十二日跌伤右腿之后，再次跌伤，于次年（一九〇二年）二月死于任所。

由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干涉，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清朝政府终于决定不在拉姆斯道夫提出的最后约稿上签字，电令驻俄使馆：“婉告俄外部中国为各国所迫情形，非展限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请格外原谅。”②三月二十六日，驻俄使馆接到电报，立即通知俄国外交部。沙皇政府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出卖东北的条约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四月六日，沙皇政府发表声明，恬不知耻地将出兵华北和东北说成“非与中国为难，系助邻国剿匪”，“以保中国利益”，绝口否认胁迫中国签约之事，并反咬一口，指责“外国各报谣传纷纷，并捏造保护满洲约款”，“与我为难，殊为可恨”。最后声称：“现各国既因此约与中国大相为难，俄廷虽意欲次第撤退满洲俄兵，不克立即办理。故该处全行交还中国一节，应俟中国事定，京都立定，自主政府力量稍强，保不至再有去岁之患，方可再提。”③这就是说，既然不能使强占中国东北合法化，不能使其成为第二个布哈拉，就仍然要继续保持军事占领的现状。

---

① 《与俄外、户部问答录》，见杨儒辑《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二）。

②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七年，第二四页（总第四六四二页）。

③ 《俄廷布告罢议原文》，见杨儒辑《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八）。

三、东北人民的武装抗俄斗争和《东三省交收条约》的签订

沙皇政府除在彼得堡同杨儒进行秘密谈判，逼迫清朝政府签订实际上出卖东北的条约外，又在北京积极参与各列强对奕劻、李鸿章的谈判，共同对清朝政府进行勒索。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俄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共十一国，联合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主要内容为：惩办祸首诸亲贵大臣，赔款，平毁大沽炮台，从天津至北京的铁道及北京使馆区由各国派兵驻守，等等。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廷正式表示接受。

但是，所谓"和约"并未马上签订。俄与英、德、日、美等国各怀鬼胎，环绕着惩办一批皇室亲贵大臣及勒索赔款的数额、方式这两个问题，彼此争吵不休。当时，英国与德国为了使那拉氏等人更加服帖，主张多惩办一些那拉氏周围的王公大臣；而俄国为了示恩于那拉氏，让她"感恩戴德"，同意在出卖东北的条约上签字，则主张少惩办一些。至于赔款，英、美等国为利于它们对华倾销商品，主张将数额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而德国为了扩充自己的海军来与英国竞争，则主张勒索赔款要尽可能多；俄国为了攫得一笔巨款来加速西伯利亚铁道的建设，赞同德国的主张，但由于要诱使清朝政府签订出卖东北条约，又遮遮掩掩，不肯明确提出勒索赔款的具体数额。列强之间这种激烈的利害冲突，使他们迟迟不能达成协议，因而也就无法立即与清朝政府签订"和约"。

沙俄逼清朝政府签订出卖东北的条约失败后，立刻撕去伪善的假面具，露出了狰狞嘴脸。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光

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七日），维特打电报给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命令他“以后再议公约，只可加刚，勿再作梗。如现议续办外省祸首，各国要杀多人，俄初未允；各国要索巨款，俄亦未允。今当反是，变本加厉矣”①。四月二十四日，沙俄正式提出向中国索取赔款的数额是一亿七千万卢布。此外，从三月十五日起算，每月还要另加军费二百万卢布、个人及公司损失费五百万至一千万卢布。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沙俄所要求的赔款为数最大。

为了尽速将赔款拿到手，也为了借机打击英、美对华商品倾销，以利于俄、法对清朝政府的控制，沙俄建议将中国海关的关税率提高到百分之十，或由俄、法、德等国联合担保，为清朝政府举借巨额外债，使得清朝政府能将赔款一次付清。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英、日、美坚决反对，沙俄的如意算盘遭际并不如意。

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列强在赔款数目及赔款方式等问题上达成妥协后，俄、英、日、德、美、法等十一国驻华公使，与奕劻、李鸿章正式签订了《辛丑条约》。

通过《辛丑条约》，沙俄帝国主义得到了数额最大的赔款。中国对十一国的赔款总数为关平银四亿五千万两，沙俄独得一亿三千多万两，占百分之二十九。拉姆斯道夫因此曾十分得意地说：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②。

在迫订出卖东北条约阴谋受挫后，沙俄帝国主义并没有放松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而是采取了一种化整为零的新手法。根据维特、库罗巴特金和拉姆斯道夫等人的建议，沙皇政府决

① 《寄西安行在军机处电》（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见《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三四。

②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二一八页。

定首先以各种私人公司的名义，与东北地方官吏分别缔结关于勘查和开采各种资源的协定，从而把东北的资源掌握到自己手里。一九〇一年七月十四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东省铁路公司总监茹格维志，与吉林将军长顺签订了《改订吉林开采煤觔合同》，整个吉林省的矿藏勘探权几乎为沙俄所囊括。参与的公司和商人，除华俄道胜银行、东省铁路公司外，还有俄国采金公司、黑龙江采金公司、贵族杜罗伊茨基、将军沙尼雅夫斯基、商人亚斯塔硕夫等。接着，沙皇政府又迫使黑龙江官员于十月二日签订关于黑龙江右岸宽河、都鲁河、呼兰河一带产金地勘矿与采矿的协定，将从西部中、俄边境的呼伦池，到东部松花江畔的整个黑龙江省的勘矿权与采矿权，分给了黑龙江采金公司、俄国采金公司等五家公司与亚斯塔硕夫等私人。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初，英俄开拓公司进行改组。这个公司是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成立的，负责开采营口至山海关之间的金矿。公司资本原分二千股，华俄道胜银行一千股，英商伊尔白公司二百股，英人罗斯八百股。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初，罗斯将他持有的八百股出让给华俄道胜银行。于是，这些金矿几乎全部为沙俄所控制①。此外，根据维特的授意，盛京省其他"最重要的"或"较大的"企业，如铁、石油、镍、煤等矿的开采，也都由华俄道胜银行或其"可靠的代理人"出面承办。

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沙俄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新时代》载文公开把中国东北称作沙俄的"新领地"，并说："把新的领地称为'黄俄罗斯'，是适合时宜的。"②沙皇政府一贯狂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三一八页。

② 斯特因弗尔特：《俄国在满洲的事业》，一九一〇年哈尔滨俄文版，第三八页。

热地推行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十七世纪，他们合并了乌克兰，把乌克兰称作含有侮辱意义的"小俄罗斯"①。沙俄地主资产阶级要把中国的东北变成"黄俄罗斯"，显然就是要把中国的东北变得与乌克兰一样，并入俄罗斯帝国，成为它的版图的一部分，使东北的中国各族人民象乌克兰人一样，成为沙皇政府统治下的臣民和奴隶。

沙俄侵略者疯狂地掠夺东北资源的同时，还对当地中国人民实行极为野蛮的军事殖民统治。沙俄侵略者除了大量征集粮食、草料等物资外，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还强行规定：中国的商贩或普通居民，凡是要出外活动，都得向沙俄占领军当局领取执照，否则不准外出。沙俄侵略者还要各地巡捕编制居民清册备案，由沙俄侵略当局发给腰牌，以便随时进行稽核镇压。

沙俄帝国主义的这些侵略罪行，不能不激起中国东北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为了反对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东北各族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同沙俄侵略者展开英勇的斗争。

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初，东北各族人民抗俄起义军大者几万人，小者几百、几千人，总数达十数万。这年二月，赵起龙等十多支抗俄起义军的首领联合发布讨俄檄文，愤怒声讨沙俄侵略者的罪行。他们严正指出："现在俄贼之祸乱，扰害中原；吉林、黑龙江先为俄踞，奉天根本重地，亦相继沦陷。"沙俄侵略者肆意"荼毒我生灵"，是"神人共愤，天地难容"。他们对清朝东北地方官员无耻投降的行径也痛加斥责，指出投降派"名为保护百姓，实则卖国与人"。起义军领袖们在檄文中一致表示，决心"与俄贼决一死战，复我国土，拯我人民"，"扫尽根株，用示

① 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的俄国史》第一三卷，一九六一年莫斯科版，第二〇〇页；《赫尔岑文集》第七卷，一九五六年莫斯科版，第二二七页。

国威，而张天讨"。① 他们率领起义军转战于深山密林和交通要道，一遇机会便袭击敌人，焚毁敌人的粮仓、武器弹药库，使小股敌人只得龟缩于城镇，不敢随意外出寻衅。

在各支抗俄起义军中，忠义军发展得最快。忠义军的参加者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筑路工人、矿工、猎户、伐木工人，还有一些游散的清军士兵。他们的战斗口号是，"御俄寇，复国土"，"毁铁路，攻奉天"。他们奋战在从哈尔滨到牡丹江的铁路线上，驰骋于吉、黑两省交界的广大地区，经常机动灵活地袭击沙俄侵略军。忠义军纪律严明。他们抵抗俄军的斗争，得到东北各族人民的热烈支持。在俄军出战时，有的人"蓄意"引诱俄军"步入歧途"；在俄军进行侦察时，"居民均不愿意协助"，"不肯讲出"义军的驻扎营地。② 因此，义军得以保存自己，打击敌人。

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初，忠义军克复吉林省南部的通化、海龙等县城，并以这里为根据地，四出作战。"他们常常神出鬼没地"骚扰、伏击，③ 使沙俄侵略军到处挨打，处境狼狈。四月，侵略者调集大队人马，由俄将高哩巴尔斯率领，前往镇压。面对着气势汹汹的敌人，忠义军转移山区，"俄军蹑至，入谷中伏，死亡甚多"④，俄军大队人马入山以后，忠义军白天埋伏，夜晚劫营，使敌人坐卧不宁，"受创甚巨"。忠义军还绕道包抄俄军老巢，进逼长春，迫使敌人率兵回援，从而粉碎了他们的进攻计划。

在粉碎俄军大规模进攻以后，忠义军先后攻克新宾、怀仁、

---

① 《牛庄领事田边致外务大臣加藤的信》(一九〇一年二月八日)附件二，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三卷别册第三册，一九五七年东京版，第四二——四三页。

② 谢·多勃隆拉沃夫：《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一九〇六年哈尔滨俄文版，第八七页。

③ 同上书，第八四页。

④ 《海龙县志》卷一七，一九三七年版。

太平哨、宽甸、凤城、安东等城镇，收复了吉林省南部和奉天省北部大片土地。到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忠义军发展到四十营、二十多万人，不断给沙俄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当时报刊报道："近俄人屡战不利，死伤以千百计，故火车不遑装载商货，尽从旅大等处运兵前往鏖战。加以农民辍耕、商贾不行，关卡几等虚设，俄人忧之"①。

由于中国人民坚决反抗沙俄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东北人民坚持武装抗俄斗争，沙俄侵略者在东北的处境并不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美妙。东省铁路公司屡次电告沙皇政府：俄国驻军太少，不足以对付那些行踪飘忽的起义军。曾经参加镇压忠义军的俄军上校多勃隆拉沃夫以他自己屡屡失败的经历，得出结论说：对抗俄力量的镇压，"既耗去了大量精力，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是劳民伤财的"，"是得不偿失的"②。

同时，俄国要修复和继续修建东省铁路，维持庞大的占领军，也使它在财政上感到十分困难。一九〇一年四月(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库罗巴特金说："现在我们在远东的行动，已经费去八万万卢布，而且离这无止境的耗费的尽头还很远"③。九月初，维特也说："截至今天为止，我们对中国的事件，已花去了十万万卢布"④。

沙皇政府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也给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列宁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更使人民破产，更使人民腐败和受压迫。"⑤"侵略中国对俄国工人阶

① 《录营口魏军来函》，见《中外文献策论汇编》卷一八。

② 谢·多勃隆拉沃夫：《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第三〇七——三〇八页。

③ 《鲍罗曹夫日记》(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二日)，见苏联《红色档案》杂志第三期，第八七页。

④ 《鲍罗曹夫日记》(一九〇一年九月一日)，见苏联《红色档案》杂志第三期，第一〇三页。

⑤ 《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七页。

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支激增，捐税加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权力扩张，工人的状况恶化，农民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闹饥荒——这就是对中国的战争能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的灾难。"① 因此，沙皇政府侵略中国的政策，不可能不引起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贫苦农民的憎恶和反对。

一九〇〇年爆发的沙俄经济危机，这时也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先是过剩商品充斥市场，物价猛跌，工业产量显著下降。接着是由于破产和缺乏定货，引起成千家工厂企业倒闭和十多万工人被解雇。沙俄国内阶级矛盾迅速激化。首都彼得堡、南高加索的巴统、顿河岸的罗斯托夫，都爆发了大规模工人罢工和示威。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春夏间，乌克兰和伏尔加河等俄国主要农业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都遭到强烈的反对。

强占中国东北的问题象一块巨石，吊在沙俄帝国主义的脖子上。维特和拉姆斯道夫等焦急地说："我们不能再继续这个蠢事了，俄国如果再走这条路，它在财政上与政治上都会走到破产"②。他们主张："应当从速解决满洲问题"③。

起初，沙皇政府还力求诱使清朝政府在早先拒绝了的约稿上签字。一九〇一年八月十六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三日），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会晤李鸿章，以他"私人"名义"劝说"道："若俯允前约补画，则交收以后可遇事商办。只要中朝诚心和好，勿听外人摇惑，两国睦谊尚可重联。若仍要商改我主已定之约，

---

① 《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五——二一六页。

② 《鲍罗曹夫日记》(一九〇一年八月十九日)，见苏联《红色档案》杂志第三期，第一〇三页。

③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二五八页。

臣下断不敢置喙。"① 之后格尔思又几次三番催促李鸿章，说"东约必须及早画押，否则生变"。"若置不理，东省无交收之日矣。"② 李鸿章极力主张接受沙俄要求，但以刘坤一、张之洞等为首的督抚及军机处其他许多大臣认为："前约十一条"有损"我兵权、利权及自主之权"，是"名还而实不还"。③ 反对补行画押。沙俄这一招没能得逞。

九月七日《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舆论强烈要求沙俄侵略军依约立即从东北撤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沙俄继续对东北实行军事占领，也愈加不满。他们认为，沙俄既然已经以东省铁路为借口索取了数额最大的赔款，就没有理由再赖着不走。这时，沙俄帝国主义看到要使侵占中国东北合法化已不可能，便决定改换另一种迂回的手法。

一九〇一年十月五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俄国新任驻华公使雷萨尔奉命向李鸿章提出新的约稿，表示沙皇政府愿意将东北交还中国，并分期撤兵。条件是清朝政府必须负责保护东省铁路和俄国在东北的一切企业；东北不再发生变乱，其他列强对俄国亦无"牵制"、干预；中国在东北的驻军不得用炮，且驻军的人数与地点须征得俄国同意。④ 五天后，即十月十日，俄国财政部驻华代表鲍斯尼夫又奉命向李鸿章提出，在订立上述条约之前，应由李鸿章与华俄道胜银行订立秘密合同，规定

---

① 《（李鸿章奏）俄使云若能补画前约则交收以后可遇事商办电》（一九〇一年八月十六日），见《西巡大事记》卷九，第二八页。

② 《（奕劻、李鸿章致枢垣）俄使催画押并请另简驻俄使臣电》（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见《西巡大事记》卷九，第四六页。

③ 《（军机处致全权大臣）俄约请速定议总期无损国权电》（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九日），见《西巡大事记》卷九，第四八页。

④ 《（李鸿章奏）东三省事俄使送商改约稿全文电》（一九〇一年十月八日），见《西巡大事记》卷一〇，第二四——二六页。

奉天全省的金矿，东北的油矿，铁路两侧八公里之内所有煤矿，鸭绿江流域的森林采伐权，在东北建设道路、电话、电报的权利，都让予东省铁路公司，铁路两侧八公里之内的土地，无论为私人或政府所有，也都得让予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还规定，俄国可在秦皇岛、鸭绿江口等地设立租界，建筑油站、货站、住宅，俄国得从南满铁路建筑支路，直抵营口。①

前一约稿，名为同意撤军，但在附加条件中已为拒绝撤兵留下了足够借口。同时，沙皇政府这时已决定大大扩充铁路卫队，用铁路卫队取代在东北的正规军，所谓撤军，实际上是个骗局。后一合同，名为银行合同，其实是借华俄道胜银行之名，行攫取东北全部利权之实。

李鸿章主张接受沙俄提出的撤军条约，对银行合同则不敢一口答应。因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他遭到了举国上下的谴责，日子很不好过。他深知，银行合同"把整个满洲都交给银行了"，一旦承认，势必更加引起全国的公愤，因此，他对鲍斯尼夫说，他无论如何没有胆量承担这么大的责任。②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吐血毙命。由于清朝政府没有马上派出新的全权大臣，而沙俄又在酝酿采取新的步骤，交涉才暂时停顿下来。

这时，沙皇政府所准备采取的新步骤，就是同日本先作一笔秘密交易。在沙皇政府看来，清朝政府签约一事，主要因有英、日从中作梗，日本的态度尤关重要。如果能给日本一点甜头，谋得日本支持或默认，再迫清朝政府签约，就不会有很大障碍。本着

---

① 《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致国务卿海约翰》(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一日)，见《美国外交文件》，一九〇二年版，"文件"第八四六、二七二号。

② 《鲍斯尼夫致维特电》(一九〇一年十月十日)，转引自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二六〇页。

这一意图，沙皇政府邀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俄。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伊藤博文到达彼得堡。二十八日，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伊藤，甜言蜜语地说："贵国与我邦从来交谊最为和睦亲密"，今后应当"更其亲密"，"两国的协调与合作"对彼此来说都"最为得策"。① 在以后一个星期，维特、拉姆斯道夫就俄日"协调"问题同伊藤进行谈判。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沙皇政府将同伊藤会谈时所提出的各项建议整理成文，正式向日本提出《俄日协定》草案，表示"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工业上、商业上的行动自由"，并承认日本"在预先得到俄国的同意后"，有优先的权利单独向朝鲜"提出建议"或"提供军事的援助"。而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应承认"俄国在与俄国国境相毗邻的中华帝国的领土中有优先的权利，并负责绝不在该区域内妨碍俄国一切行动的自由"。② 这就是企图以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先权利"与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为代价，换得日本默认沙俄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独占。

在同日本政府就《俄日协定》草案讨价还价时，沙皇政府又指使雷萨尔与鲍斯尼夫继续同清朝政府交涉。

李鸿章死后，清朝政府对外事务统由外务部经管（外务部前身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时庆亲王奕劻任外务部总理大臣，军机大臣王文韶任外务部会办大臣。这次，雷萨尔与鲍斯尼夫和前次一样，分别提出撤军条约和银行合同交给奕劻与王文韶，要求清朝政府予以承认，其内容与向李鸿章提出的几乎完全一

① 伊藤博文：《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陛下谒见记》（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五卷，一九五七年东京版，第一〇六页。

② 《俄国外交大臣致伊藤侯爵的信》（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五卷，第一二九——一三〇页。

样。

事与愿违，沙皇政府在这两场交涉中都没有得到所预期的结果。

沙皇政府提出的《俄日协定》草案，承认日本在朝鲜有"优先权利"。但是，一则不允许日本在中国北部扩张其侵略势力，二则要将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活动置于沙皇政府的监视之下，这同日本的扩张野心直接冲突。而英国当时由于同俄国争夺波斯以及中国的西藏、华北、东北的矛盾愈来愈激化，急于利用日本来加以牵制，因此，英国却表示愿意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并全面承认日本在朝鲜政治上、商业上、工业上的"特别利益"。日本政府反复权衡俄、英双方所许的条件，从自身的扩张利益出发，进一步坚定了原先的联英政策，决定与英国结成联盟，共同对付俄国。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日、英两国代表在伦敦签订《日英条约》，规定为了维护两国在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利益，当两国中一国为保卫各自的利益而与他国作战时，另一国应严守中立，并设法阻止其他国家参加反对其盟国的作战。二月十二日，协定正式公布，立即得到美国的支持。沙皇政府把日本拉到自己一边的希望落了空，并发现在远东突然面对着英日同盟这样一个前所未遇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亲英日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本来就不同意签订银行合同和沙俄所提出的撤兵条约，英日同盟建立后，他们反对得更起劲。在这种形势下，奕劻和王文韶拒绝了银行合同，并对沙俄撤兵条约提出了修改意见。例如，关于撤兵期限，要求一年内分三期全部撤走；关于清朝军队驻防东北的人数及地点，在沙俄撤兵完成前，可以与沙俄军事长官商定，但俄军全部撤出后，则完全自主等。

沙俄侵略者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东北人民武装抗俄斗争日益高涨，沙俄侵略军在东北处境更加困难。英日同盟建立后，沙俄在列强中也更加孤立。对中国东北问题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政策，在沙皇政府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阿穆尔总督格罗提柯夫要求采取强硬政策："象布哈拉和基发一样，在满洲创设隶属于俄罗斯的自治领国家。"① 在东北大肆活动的一些沙俄殖民主义者，则要求尼古拉二世亲自到远东来宣布吞并中国东北。他们写信给尼古拉二世说："恳求您现在立刻到这里来，为的是您可以确信，满洲合并到您的统治下必定不容再拖延，为的是您可以当场亲自宣布这种合并的权利。"② 而维特、拉姆斯道夫等人则强调俄国还不能立即这么干。他们认为，在远东，已经"形成了反对我们的中国、日本、美国、英国的大联盟，大家都不再相信我们，并开始顽强地要求我们撤离满洲"，形势不利。他们主张将银行合同暂时搁置，并将撤军条约作一些修改，谋求清朝政府签字，以缓和世界舆论，争取一段较平静的时间来加速西伯利亚铁路及东省铁路的建设，并进一步展开外交攻势，从各方面为最后吞并中国东北作好准备。③ 沙皇政府最后决定照后一种意见办理。

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与清朝政府外务部会办大臣王文韶，在北京正式签订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约款四条：第一款，规定东北一如俄军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由中国官员治理；第二款，规定俄军分三期撤军，每期六个月，十八个月内撤完，条件是"再无变乱

① 《格罗提柯夫致库罗巴特金函》（一九〇二年），转引自坎德诺维奇《在中国的争霸战和太平洋》上册，一九四一年东京日译本，第二〇四页。

② 转引自怀特《中俄战争的外交》，一九六四年新泽西版，第四一页。

③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第一八五页。

发生，亦无他国之牵制”，为俄军后来随便找寻借口拒绝撤走埋下伏笔；第三款，规定俄军撤出前，清朝政府驻扎东北的军队人数与驻扎地点，须与俄国军官商定，俄军撤完后，中国酌增兵力，应随时知照俄国；第四款，规定了交还山海关、营口、新民厅铁路问题。①

《东三省交收条约》刚签订，沙皇政府就发表声明，对于所谓撤军条件再三予以强调，说：“中国政府若违约破坏上述条件时，帝国政府则不能再受满洲撤军协定之束缚。”② 这是准备随时撕毁条约、拒绝撤军的信号。

四、拒绝撤兵，妄图永远霸占中国东北

《东三省交收条约》签订后，人们期待着沙皇政府实践诺言，在中国和在国际上，抗俄的舆论都暂时平息下来。但是，沙皇政府毫无兑现诺言的诚意，相反，在准备撤军和将东北交还中国的烟幕掩护下，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和扩展它的侵略势力。

这些措施是：

一、加速建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省铁路。到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底，东省铁路全线敷设路轨的工程已大致完成，有两千多俄里已开始临时通车。一九〇三年七月一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七日)，东省铁路正式开始营业。这条铁路通车后，将俄国西伯利亚铁道的东段(即从海参崴至伯力的一段)与西段(即从车里雅宾斯克经伊尔库次克至中俄边境的一段)连结起来。这条用庞大铁路卫队守护着的铁路，象一条吸血管穿

①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八年，第二七——二八页(总第四八四三——四八四五页)。

② 东亚同文会：《东亚关系特种条约汇纂》，第二七五页。

过中国东北的心脏地区，吮吸着全东北的膏血，把东北置于俄国军事力量的控制之下。这条铁路还大大加强了俄国在远东争霸的力量。一九〇二年八月（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在尼古拉二世的指使下，维特窜到中国东北，“视察”东省铁路。回国后，他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呈交沙皇，列举了东省铁路通车后的五大利益：一、欧、亚两洲联为一气，便于俄国向远东各国推销工业品和从远东各国取得原料；二、便于俄国向东方移民，开发西伯利亚和滨海广大地区的自然资源；三、可打破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此疆尔界之心”，使俄国能对远东地区“朝发夕至，无所阻滞”；四、可将高加索等地“思乱之民”，引向东方去从事殖民活动，瓦解高加索各部的抗俄斗争；五、“万一中华再有乱事，我之调兵转饷，神速无前”。① 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说，凭借这条铁路，俄国“就有可能在两三个月内，甚至把好几十万军队调到这里来”。②维特的自白，证明东省铁路完全是沙俄向中国和整个远东地区进行扩张的侵略工具。

二、加紧掠夺东北的各种经济权益。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七——二十八年）间，沙皇政府和东省铁路公司所直接经办的东北矿业，已有黑龙江金矿、吉林煤矿、黑龙江煤矿、黑龙江扎赉诺尔煤矿。据当时报刊报道，“俄人于黑龙江沿岸及其它所采取之砂金所及金矿，已共二十一所，使用矿夫达十万人以上。其采取之金，悉送伊尔库次克冶金所。而其产额及价值，极关秘密。”③一九〇二年七月（光绪二十八年六月），沙皇政府主持成立“满洲矿业公司”，基本资金一百万卢布，其中三分之二

① 《俄国户部大臣维忒奏陈巡阅东省铁路工程折》，见《外交报》第三卷（一九〇三年）第一二号。

② 罗曼诺夫：《俄日战争外交史纲》，第二三六——二三七页。

③ 《极东问题之满洲问题》，见《癸卯新民丛报汇编》，第五三四页。

的股票由俄国财政部以私人名义出面认购，三分之一的股票由华俄道胜银行代表认购。这个公司的任务，是"考查矿产，取得租借权，并从私人或公司手中转得业已分配的租借权，并开发满洲之各种矿产。"①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秋，矿业公司组织三个考察团到东北各地进一步勘查，到处攫取采矿权。象在黑龙江畔的金矿，就是沙俄用暴力把中国人赶走，据为己有。"中国人因此而倾家荡产者，不知其数。"②俄国资本家还陆续在东北兴办一批工厂，如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在哈尔滨开设满洲第一面粉公司(资本四十万元)、哈尔滨啤酒公司(资本十万元)，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设立大连发电所、松花江面粉公司(资本五十万卢布)、扎赉诺尔机器工厂(资本五十万卢布)。华俄道胜银行在海拉尔、铁岭等地，也设立分行。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底，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私人投资，至少已达一千六百万卢布。沙皇政府还积极鼓励俄国人向中国东北移民。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秋，维特建议要使东省铁路沿线住满俄国居民，由转入后备役的下级军官组成一个个军人"村屯"。一九〇三年六月(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尼古拉二世批准《东省铁路附属地内俄国人民移植条例》，规定俄国移民得享有各种特权和优待。东省铁路公司为安置这些移民，到条例发布为止，已购买了沿铁路的中国土地十四万俄亩。到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底，俄国移民超过了三万人。当时中国报刊描绘，俄国冒险家和侵略者一到中国东北，就"虐使土民，夺民产，奸妇女，横暴无所不至，如黑暗地狱中骤纵出无数恶魔"③。

---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三一九——三二〇页。

② 东亚同文会：《中国经济全书》第一〇辑，一九〇八年东京版，第六二〇页。

③ 《苏报》，一九〇三年三月四日。

三、假撤军，真增兵。沙皇政府从来没有考虑真正撤走军队。在签订《东三省交收条约》时，维特等曾想用铁路卫队来代替俄国陆军。当时估计编制和训练铁路卫队的时间要一年半，于是定了一年半为撤军期限。一九〇二年十月六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五日），根据《东三省交收条约》，已到了俄军第一期撤兵的最后期限。但是，沙皇政府发现铁路卫队不能按期编成，一时还不能完全顶替俄国陆军，于是便玩弄手法，命令一部分俄军退出奉天、牛庄、辽阳等城市，调驻于东省铁路两侧。一个当时正在东北的俄国皇家东方学会会员说："从我方来说，这个条约很快就被破坏了。并非所有的军队都按期撤出，也不是到处都撤出。除辽河地区外，占领时所设立的各个军事管制机构都仍在继续活动。"① 事实上，沙俄不但没有从东北撤军，反而不断向东北增兵。《东三省交收条约》签订后仅几个月时间，由于大批铁甲舰、巡洋舰、水雷舰从喀琅斯塔得海军基地东调至旅顺口，俄国太平洋海军势力就增加了两倍。

四、大肆制造侵略东北的舆论。在东方，沙俄帝国主义打的旗号是和东方人民有"共同的命运"，要"保卫东方人民"。维特曾娓娓动听地说：俄国"由于她的地理位置介于东西方之间，它的历史经验使她能够对东方人民有一种同情的了解；她的民族精神并不象其他国家那样严格排外，能够包容形形色色的种族和人民。上述这些完全不可能同西方融合的特质，使得俄罗斯成为向东方进行文化启蒙的当仁不让的旗手；而且保卫东方人民反抗西方国家侵略野心，已成为她的责任。"② 到东方来侵略，原来是进行"文化启蒙"；兼并和控制东方各民族，原来是因为俄国宽容大度，对东方人民有"同情的了解"，自愿充当东方人民反

① 斯特因弗尔特：《俄国在满洲的事业》，第三八页。

② 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一五——一六页。

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保护人"。然而，转过头去，这批东方各民族的"救世主"，却又宣称他们是维护西方文明、反对"黄祸"的最坚强的斗士。他们开动各种舆论工具，散布形形色色的"黄祸论"，制造所谓"黄祸"的恐怖。维特的亲信乌赫托姆斯基公然诬蔑四亿中国人民的觉醒，是"对未来的持久的威胁"，歇斯底里地嚷道："当我们一想到要愈来愈深地陷入黄色种族万头攒动的生活污泥中去的时候，我们就不寒而栗。"① 按照他的意思，中国人民只配永远做奴隶，不准有任何反抗。另一个沙俄侵略分子库罗巴特金在谈到所谓"黄祸"时，竟赤裸裸地宣扬侵略有理，说："欧洲大陆上的发展余地已经不多，没有广阔的世界市场，欧洲就没有办法生存！'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这些呼声对欧洲来说，具有严重的含义。……欧洲列强不能不消除彼此间的分歧，团结起来，抵制这些年轻国家把古老的欧洲赶回老家、赶回因它的发展过速而早已容纳不下的那个狭小的外壳里去的企图。"②

作了这一系列部署后，沙俄侵略者加强了它在东北的地位。一九〇二年十月(光绪二十八年九月)，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到东北各地采访后，得出的印象是："总之，满洲全境皆为俄国之产业；中国官吏非经俄国许可，不能自用一人；盖俄国管理满洲之权，不久即与英之管理印度无异。"③ 在这之后，沙俄的政策就转到公开撕毁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准备随时吞并东北。

---

① 乌赫托姆斯基：《中国的民族精神》，转引自海因茨·哥尔维筑尔《黄祸：一个口号的历史；帝国主义思想研究》，一九六二年联邦德国版，第一〇三——一〇四页。

② 库罗巴特金：《俄国军队以及对日本的战争》第二卷，第一九五——一九六页。

③ 《论俄国东三省退兵实情》，见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苏格兰人报》，转引自《外交报》第二卷(一九〇二年)第三〇期。

一九〇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尼古拉二世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作出决定："满洲将来必须归并给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于俄国的属国。"库罗巴特金特别强调说："我们一致通过的这项决定，关系到俄罗斯的利益，愈是延期，完成这个任务就愈加困难。"尼古拉二世立即声明："我完全同意陆军大臣的意见。"① 一九〇三年二月七日（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日)，沙皇政府举行了有俄国驻中国、朝鲜、日本三国公使参加的大臣会议，讨论所谓"急剧解决满洲命运"，即"满洲最后归并俄国"的问题。会议决定延期从中国东北撤兵。② 二月十日，尼古拉二世批准了俄军无限期留驻于中国东北北部的决定。接着，他又多次召见库罗巴特金，决定给海军增加拨款，着重加强太平洋舰队和旅顺口的驻军及防务。

这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以别佐勃拉索夫为首的新的侵华集团正在崛起，它在决定沙皇政府侵华政策方面，正逐渐取代原先维特集团所处的地位。

别佐勃拉索夫集团，是由一批与尼古拉二世关系极为密切的大地主、贵族、官僚和近卫军军官组成。别佐勃拉索夫出身于彼得堡富有的贵族家庭，是俄罗斯大地主的一个典型代表、沙皇特务组织"神圣团"的核心成员。这个集团的其他重要成员，也是一些与别佐勃拉索夫相类似的人物。如冯勒尔略夫斯基，是前近卫军上校、诺甫哥罗德的大地主，拥有乌拉尔的金矿和彼得堡的两个纺织厂，以垂涎于任何能够牟取超额利润的投机事业而著称，多年来一直梦想将东西伯利亚、朝鲜、中国的蒙古和东北，纳入他的商业机构控制下；瓦隆采夫是前宫廷大臣、"神圣

① 坎德诺维奇：《在中国的争霸战与太平洋》上册，第二〇四页。

② 《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五日(二月七日)特别会议记录》，见《红色档案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九四——二〇一页。

团"的创始人、沙俄特务头子，和全俄最大的地主之一；阿巴萨叔侄，叔叔是最大的糖厂主和交易所的投机家，侄儿是海军上将。内务大臣普列威和后来任第四届"杜马"主席的大地主罗将柯，也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

别佐勃拉索夫集团，比维特集团更急切地要求立即吞并中国东北。他们认为，只有吞并中国东北，才能确保俄国独占的殖民利益。否则，俄国终究抵挡不住日、英、美等国廉价商品的竞争。他们攻击维特的政策"只是为外国人做了事"，宣称要把各种可靠的资本联合在沙皇身边，为"纯粹俄国"的利益而奋斗。①

一九〇三年四月八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到了俄军撤出的第二阶段最后期限。照《东三省交收条约》规定，沙俄应撤退金州、牛庄、辽阳、奉天、铁岭、开原、伊通、长春、吉林、宁古塔、珲春等处的军队。但是，沙俄侵略者根据二月七日大臣会议的决定，不仅未撤一兵一卒，反而借口日本人在鸭绿江西岸放火，派兵八百多名前往安东；借口有英、德、日兵舰停泊在营口，派兵将营口重新加以占领。库罗巴特金供认，沙俄"不但没有撤出南满"，"反而占领了南满境内一些过去没有占领过的据点"。②四月十八日，沙皇政府突然向清朝政府提出七项新的要求，作为撤军的交换条件。这七项要求是：

一、俄国交还给清朝政府的领土，无论哪一部分，特别是营口和辽河流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出卖或租借给其他国家。任何这类向其他国家出卖或租借的情况，应视为对俄国的威胁。俄国为保护自身利益，将采取断然措施。

二、整个蒙古现行的行政制度不应变更，因为任何变化，都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三三七页。

② 《库罗巴特金将军的摘记》，一九一一年柏林版，第一六三页。

可能导致发生人民暴动和对俄国边境的侵扰事件。

三、清朝政府遵照以前对沙皇政府的承诺，不在东北开放任何新的港口和城市，也不允许外国领事驻于这些港口和城市。

四、清朝政府要聘用外国人管理任何事务时，必须不涉及北方(包括直隶省在内)的事务，因为俄国在那里有重大的利益。如清朝政府为矿务聘用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对蒙古及东北的矿务没有任何权力，这些事务应全部委之于俄国专家掌握。

五、俄国在营口、旅顺以及整个奉天省的电报线，应继续保留。

六、营口交还后，海关收入应照目前情况存入华俄道胜银行。

七、俄军撤退后，俄国臣民及公司在占领期间正当取得的各项权利，俱应继续保留。①

沙皇政府坚持只有清朝政府承认这些条件，才从东北撤出俄军。

四月二十六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决定：清朝政府拒绝这些要求时，就增调军队往哈尔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宁古塔、海拉尔、珲春等地，并对松花江河道、齐齐哈尔到海兰泡的大道实行军事占领。五月十五日，尼古拉二世下令授予积极主张吞并中国东北的别佐勃拉索夫以国务大臣的头衔，签署了由别佐勃拉索夫起草的给阿历克赛也夫的命令，要他在沙皇的直接指导下，"预备施行新途径"：一、在东北，特别是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重要的区域内，"广泛地推行俄国企业家之活动"；二、"在最短期内，不惜任何的款项开支，完成我们在远东之作战准备，使之完

① 该七款英日译本文，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六卷第一册，一九五七年东京版，第七七——八〇页。

全适应于我们的政治、经济的任务，给一切人们一个显然的证明，知道我们保持在满洲独占势力之决心。"①在此同时，俄军还侵入北朝鲜，占领鸭绿江入海口的龙岩浦，并设立军事基地。

五月二十日，尼古拉二世召集御前会议，确定俄国远东政策的根本原则是：一、废除交还中国东北的条约；二、从欧俄方面调兵东下，增加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三、在中国东北设置处于俄国保护下的特别区域；四、在鸭绿江左岸朝鲜国内，建立俄国的势力范围；五、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东北。

六月七日，尼古拉二世召集军事首脑会议，决定迅速增兵远东的计划。十三万五千人的部队当时被派往中国东北，每天到达的有五千名，其中除了轮换的兵员八万名外，净增五万五千名。会议决定以四个军团作为增遣部队，其中一个军团于六月中、一个军团于七月上旬，其余两个军团于八月中皆开往中国东北。②

为了进一步了解远东形势，就近部署，尼古拉二世又先后派遣库罗巴特金、别佐勃拉索夫，到俄国的远东区、日本、中国东北活动。七月上旬，在别佐勃拉索夫、库罗巴特金、阿历克赛也夫主持下，召集俄国驻日大使罗森、驻华公使雷萨尔、驻朝公使巴帕洛夫、哈尔滨驻屯军司令官齐恰柯夫、太平洋舰队司令官斯塔尔克等人，在旅顺口先后举行十六次秘密会议，讨论在远东增加军事力量的问题，决定以二百五十万卢布的经费，加强旅顺口要塞的军事工程，把俄国在中国东北的驻军期延长三年。

八月十二日，尼古拉二世下令特设远东总督府，任命阿历克赛也夫为远东总督，授予他以所辖境内的最高行政权，负责主持远东各省与邻国外交事务，统辖俄国阿穆尔省、太平洋海军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三四三页。

② 角田顺：《满洲问题和国防方针》，一九六五年东京版，第二〇二页。

和在中国东北各地的俄国军队。远东总督不受沙皇政府各部节制，直接隶属尼古拉二世。

同时，尼古拉二世宣布成立远东事务特别委员会，自任委员会主席，以普列威为副主席，专门负责处理远东问题。国务大臣、财政大臣、陆海军大臣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远东总督府和远东委员会的建立，是沙俄加强远东战争准备、阴谋迅速吞并中国东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号。

当沙俄提出七项要求的消息传出，全中国出现了一个抗俄救亡的新热潮。四月二十七日，上海各阶层爱国人士一千多人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数十人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表示抗议。大会一致决议致电清朝政府外务部，指出：如接受沙俄的无理要求，则"内失国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并通电世界，严正宣告："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① 北京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也举行集会，通过决议，抗议沙俄侵略，要求清朝政府拒绝无理要求，还发表致湖北各学堂的呼吁书，进而直接推动了湖北各学堂掀起蓬勃的拒俄运动。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坚决反对沙俄的无理要求。四月二十八日，东京各报详细报道沙俄七项新要求的内容，《东京时事新报》特别报道了俄国驻日代理公使的一篇谈话。这个代理公使公开承认，俄国现时的政策，就是断然夺取中国东北归于俄国版图。中国留学生忍无可忍，于四月二十九日在东京锦辉馆举行有五百余人参加的抗议大会，议决组织"拒俄义勇队"，回国发动和参加武装抗俄斗争，当场报名参加的有二百多人。在随后几天，广东、湖北、安徽、浙江、福建等省留日学生，又分别在锦辉馆集会，抗议沙俄的侵略。当时国内《苏报》、《国民日日报》、《时报》和留

① 《对于俄约之国民运动》，见《江苏》一九〇三年第二期。

学生所办的《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新湖南》、《游学译编》等报刊，都发表了大量评论、报道，强烈抗议沙俄妄图霸占中国神圣领土的罪行，形成了抗俄、反侵略的民族救亡热潮。上海还出了名为《俄事警闻》的报纸，宣传抗俄救亡。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认清了清朝政府的帝国主义走狗面目。抗俄运动直接促进了他们反清革命思想的发展。一本题为《满洲问题》的小册子，公开宣布："清政府不与俄宣战，吾国民当以四万万人之同意与俄宣战；清政府禁制吾四万万人之与俄宣战，吾国民当以四万万人之同意与清政府宣战。"① 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在他所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今者满洲故土，既攘夺于俄人，失地当诛"，清朝皇帝已成了"失地之天囚"，完全应当被推翻，只有革命，中国方才能够免为"欧美之奴隶"。这些言论，反映了中国人民坚决抗击沙俄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决心。

沙俄拒绝履行《东三省交收条约》，使它与日本、英国、美国等列强的矛盾又一次激化。

四月十九日，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在参加军机大臣荣禄的葬礼时，从清朝外务部一个官员那里最先探悉沙俄已提出七项要求，当天就两次急电日本政府，要求授权给他进行干预。当夜又冒雨去找奕劻，说如果答应俄国要求，东北就不复为中国所有。在这之后，日本政府多次致函清朝政府，内田又多次面见庆亲王奕劻和清朝政府其他大员，要清朝政府对俄国要求"一丝一毫切勿有所让给"②。五月十二日，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岩在

① 《满洲问题》，见佛云居士《清俄之将来》，一九〇三年上海版"附录"第二二页。

② 《内田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函》(一九〇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六卷第一册，第二一九页。

给天皇睦仁的奏折中写道："俄国在满洲渐呈活跃，而在巴尔干则一变旧情，力图维持和平，即因彼倾注全力于满洲方面，企图占领东三省。"为此，他要求加速整顿和充实军备，不惜"诉诸武力，决一胜负"。①六月二十三日，日本政府通过《关于满韩的日俄协商之件》的决议，决定与俄国举行直接谈判，并加速作好同俄国开战的准备。

英国政府直到四月二十三日方才获悉俄国提出的七项要求。英国外交大臣澜斯顿立即电令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通告清朝政府："切不可应允俄违背满洲条约之款。"并表示"我英必定出而相拒"。②英国政府同日本政府密切接触，积极支持日本加紧准备对俄国的战争。

美国政府也是在四月二十三日才获悉俄国新的要求。当时，美国正和清朝政府谈判增开盛京、大东沟等地为通商口岸的问题，决定十月八日俄国撤军第三阶段满期后，即行开放。《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强调说："美国于满洲地方的商业利益，较之中国其它任何部分都多。"因此该报把俄国提出的新要求，看作是对美国"特殊的打击"。③美国驻俄大使说得更干脆："俄国这次行动，是打在美国的面颊上。"④美国纺织业与谷物业的资本家，都要求向中国东北派遣舰队，共和党领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则建议与英、日两国联合，阻止俄国的行动。

中国人民反对七项新的要求，列强再次出面干涉，并不出乎

① 《参谋本部文书·秘密日俄战史》，转引自日本陆军省编《明治军事史》下册，一九六六年东京版，第一二四三——一二四四页。

② 《英外交大臣致汤利电》（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载《英国新蓝皮书》，转引自《外交报》第四卷（一九〇四年）第二一号。

③ 《俄国的失信》，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纽约时报》，转引自《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六卷第一册，第一四九——一五〇页。

④ 《驻俄公使栗野致小村外务大臣函》（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六卷第一册，第九九页。

沙皇政府的预料。他们本来就期望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沙俄方有借口使它"对满洲问题的义务完全不兑现"，俄军可以继续赖在中国东北不走，① 以便争取时间，在内部取得一致意见，并加紧进行战备。因此，沙皇政府又耍弄花招，将七条要求略加删改，合并为五条，于九月六日重新向清朝政府提出。这一次，沙皇政府所真正担心的，倒不是清朝政府继续拒绝，而是怕清朝政府有接受的可能。所以交涉未久，阿历克赛也夫就建议沙皇政府停止谈判。十月三日，尼古拉二世宣布停止同清朝政府的谈判。到十月八日俄军从中国东北撤出的最后期限，沙俄不仅拒不撤军，反而继续加紧增兵。

在这同时，沙皇政府同意与日本直接谈判，企图给日本一点甜头，取得日本的支持或默认。

在英、美的支持下，日本在谈判中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八月十二日，日本方面先提出一个方案，表示愿意承认俄国"在满洲铁道经营方面的特殊利益"，但要求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等利益"，承认各国在中国东北机会均等。尼古拉二世、别佐勃拉索夫反对向日本作这样的妥协让步。他们声称："我们在满洲是主人，这一点已毫无疑问；而在朝鲜，那还得走着瞧。"② 八月二十九日，尼古拉二世下令免去主张对日妥协的维特的财政大臣职务，任命他担任大臣会议主席这一清闲职务，取消了他干预远东事务的实权。十月三日，沙俄方面向日本提出一个反提案，表示愿意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等利益"，但要求承认"满洲及其沿岸全然在日本利益范围之外"，并承认朝鲜三十九度线以北为所谓

① 《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五日(二月七日)特别会议记录》，见《红色档案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九八页。

② 《俄罗斯史》，见《波克罗夫斯基选集》第二卷，一九六七年莫斯科版，第三三八页。

"中立地带"。十月六日，俄国驻日公使罗森，在同日本外相小村会谈时公然声称："占领满洲，是对清兵袭击俄国国境进行应战的结果，俄国依据理论上所说的征服的权利，将它合并也并无不可。因此，这个问题不得加入协商。"① 所谓"征服的权利"，是沙俄兼并别国领土常用的一个口号。兼并波兰，兼并外高加索，兼并中亚细亚，以至出兵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趁机强占中国东北时，都曾用过。这是老殖民主义者惯用的一个口号，沙皇政府正是企图用这个赤裸裸的霸权主义理论，来堵住日本及其他列强的口。

十月二十七日，俄国驻奉天军务委员古金斯基，在阿历克赛也夫指使下，突然向增祺提出："俄国为防卫铁道线路起见，再派兵入奉天。所有城外新筑兵舍，尚未竣工，暂借城内之户部、礼部衙门，为驻兵之所。"② 同时，还提出惩办中国地方官吏、解散各地护乡兵勇等许多无理要求。这时，沙俄军队早已开出辽阳，正在向奉天进逼。二十八日清晨，沙俄马、步兵约一千人，不顾清朝当局的抗议，强行闯进奉天城，进驻奉天电报局和许多衙门，逐走守卫城门的中国士兵，在城墙上升起俄国三色旗，软禁增祺，重新占领了奉天。与此同时，沙俄侵略者在旅顺、珲春、辽阳及其它要地，昼夜赶工，增筑炮垒、工事，打算永久强占中国东北。

十月三十日，清朝政府电令驻俄公使胡惟德，对沙俄提出抗议。十一月三日至二十五日，胡惟德多次会见俄国外交大臣，十二月十日又一次照会俄国外交部，一再抗议阿列克赛也夫派遣俄军重行占领奉天的非法行动，强调"奉省是中朝旧都，历代陵寝所在，此次举动不但令我通国惊惶，而且激动公愤"，要求俄

① 日本外务省编：《小村外交史》上卷，一九六六年东京版，第三三六页。

② 《极东问题之满洲问题》，见《癸卯新民丛报汇编》，第五五八页。

国"先将奉省兵队撤退，并将二、三期撤兵交还照约办理"。① 十二月十一日，俄国外交部发出名为"俄实愿与中国克敦友谊"的复照，无耻地声称：俄国对破坏撤兵条约、重新占领奉天是没有责任的，责任全在中国，因为俄国政府所提出的七条或五条要求，乃是"欲将未了之事，求一持平办法"，实在是万分友好而又绝对公平合理的，而清朝政府竟然拒绝，清朝政府驻各国使节还"与各政府屡有所商"，使俄国为难，可见完全是中国"不欲将两国所应径直相商之事和平了结"。俄国因此只有决心"将占据满洲展长限期"。②

同时，日、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十月三十日，日本政府提出一个修正案，继续要求独占朝鲜，要求俄国不得独霸中国东北，不得妨碍日本在东北的商业。十二月十一日，沙皇政府在向中国发出"俄实愿与中国克敦友谊"复照的同一天，对日本的修正案作了答复，继续坚持原来立场，不肯退让。

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针对俄国十二月十一日的答复，提出一项新的修正案，坚持日本在朝鲜的独占特权，不同意俄国提出将北纬三十九度线以北划为"中立区"的主张。同时开始了全面军事动员。

俄国方面也加紧战争部署。十二月下旬，俄国远东特别委员会在别佐勃拉索夫主持下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尼古拉二世亲自出席，研究坚持独占中国东北、插足朝鲜及为此而对日作战的问题。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元旦，尼古拉二世在接见外交使团时，亲自对日本公使栗野一郎威胁说："俄国是个大国，我们

---

① 《(使俄胡惟德致俄外部)请照约尽撤东三省俄兵照会》(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七八，第一五——一六页。

② 《(俄外部覆胡惟德)俄实愿与中国克敦友谊照会》(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七八，第一六——一七页。

的忍耐是有限度的。"① 一月六日，俄国照会日本，对日本前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修正案作出答复，坚持要将朝鲜北纬三十九度线以北作为"中立区"，继续拒绝对不兼并中国东北的领土作出保证，只答应当日本接受俄国要求时，可以不在东北境内"妨碍日本及他国现享中国之利权及特权"，但日本不得在东北建立租界。② 一月十三日，日本再次照会俄国，也坚持原先的要求，而俄国则拒绝作出答复。连一直主张推迟对日战争的维特和拉姆斯道夫，这时也认为："现在日本无论在陆军方面、海军方面或财政资源方面，都是不能同俄国较量到底的。行将到来的较量，将有利于俄国。条约或协定只有在双方力量均衡的情况下才有约束力，如果日本现在再来相信它们，就不够聪明了。""日本应该满足于俄国不能越过的边界，那就是海。"③ 在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的上空，战云越来越密了。

五、争夺中国东北霸权的俄日战争
——从沙俄独占到俄日分沾

当时，虚弱而又狂妄的沙俄帝国主义，在军事方面对日本相当轻视。俄国驻日陆军武官万诺甫斯基把日本军队称作"乳儿军"，说："日本陆军要达到与欧洲最弱的军队相当的那种士气，大约要经过一个世纪。"④ 库罗巴特金也说："我们有准备，可以

① 《驻俄公使栗野致外务大臣小村的信》（一九〇四年一月十四日），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七卷第一册，一九五八年东京版，第四三页。

② 《小村外务大臣致驻俄公使栗野电》（一九〇四年一月七日），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七卷第一册，第一三页。

③ 《维特和栗野一郎之间谈话的备忘录》（一九〇四年一月十二日），见罗曼诺夫《俄日战争外交史纲》，一九五五年莫斯科版，第二五八——二五九页。

④ 清泽冽：《外交史》，一九四一年东京版，第三一二页。

在十三天内把四十万军队集中于日本的国境，这是足以打败我们敌人所需要的兵力的三倍。战争的取胜将是易如反掌的，甚至没有必要从德国和奥国的国境调动我们的军队。”① 正因为如此，沙皇政府认为在必要时同日本一战是可行的。

沙皇政府认为，只要迅速打败日本，就不难达到以下两个目标：一、在事实上并吞中国东北和朝鲜；二、通过名义上属于比利时掌握的各条铁路，将俄国的权力扩展到扬子江和天津，一步一步使整个清朝政府归于俄国控制。另外，沙皇政府还想用世界另一端的隆隆炮声，来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力。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间，由于经济危机的持续和国民经济的萧条，俄国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格外激化。罢工运动规模更大了，一九〇三年，南俄各地都发生群众性政治罢工，一直蔓延到南高加索一带和乌克兰各大城市。一九〇三年七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国外秘密召开。大会通过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规定当前主要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在工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农村消灭一切农奴制残余，把地主夺去的土地归还给农民。在工人斗争的影响下，革命的农民运动从欧俄农业区向四面八方扩展。工农运动的发展，把政治上觉醒的自由资产阶级、激进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学生运动也有了新的高涨。面对着日益成熟和日益迫近的革命，别佐勃拉索夫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内政大臣普列威声称：“我们需要一场小胜的战争，来防止革命的爆发。”② “战争可以使群众不注意政治问题”。③

① 诺伊斯：《欧洲——它的历史和它同世界的关系》，一九三四年波士顿、纽约版，第三四二页。

② 《维特回忆录》第二卷，第二九一页。

③ 《库罗巴特金日记》(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见《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〇二页。

自从一九〇四年一月十三日日本再次向俄国发出照会、俄国拒绝作答后，俄、日双方都在加紧备战。战火已临一触即发之势。

一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向清朝政府提出，当俄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应宣布中立。二十日，日本对英、美、德、法发表声明，谢绝居间调停。二十二日，日本公布《海面防御令》；二十三日，公布《铁路军用令》。二月六日，日本政府宣布中止谈判，断绝同俄国的外交关系。

二月八日，尼古拉二世召集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对日战争问题。当天，尼古拉二世给阿历克赛也夫发出这样的电报："如果由日本，而不是由我方开始军事行动最好。……但是，如果他们的海军越过了朝鲜西岸的第三十九度纬线，不论是否登陆，你都要不等他们动手，就斟酌情形袭击他们。我相信你，希望上帝保佑你。"①

然而，没有等到俄国先动手，战争就爆发了。就在尼古拉二世打电报给阿历克赛也夫的这天夜里，日本海军突然袭击停泊在旅顺口和仁川的俄国舰队。

俄国太平洋舰队在吨位方面与日本海军相比，本来占有相当优势，但舰只分散在旅顺口、海参崴和仁川，又以为日本决不敢先行进攻，因而毫无戒备。在日本海军的突然袭击下，立即遭受重创。二月十日，俄、日两国正式宣战。

俄日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列宁曾深刻地揭露沙俄帝国主义进行这一战争的罪恶目的，是"为了满洲和朝鲜，是为了俄国政府所侵占的这块新土地，是为了'黄俄罗斯'。

① 狄龙：《俄国声名的晦暗》，一九一八年纽约版，第二八八页。

……"①

俄、日两国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战争，却无理要求中国严守中立，不准中国人民反抗。腐朽的清朝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完全不顾国家主权和人民的死活，竟然于二十二日宣布"局外中立"。在致俄、日及其他列强宣布"局外中立"的照会中，清朝政府提出："东三省城池、官衙、人民、财产，两国均不得稍有损伤。""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败如何，应归中国主权，两国均不得侵占。"② 可是，对于作为一个"局外中立"的主权国家所提出的这样两项极端软弱的要求，沙皇政府也蛮横地予以拒绝。俄国外交部公然宣称："东三省及蒙古东北隅，铁路所经，为运兵用兵要地，势难认为局外。"③"至东省疆土不得占据一节，目下不能谈论，应俟事后承前议续商。俄日用兵，华守局外为一事，东省交地是另一事，故不允商议。"④

事变的进程，很快就说明了沙皇政府拒绝清朝政府两项要求的真实意图。

二月十七日，正当沙俄表示拒绝清朝政府要求的时候，远东总督阿历克赛也夫照会盛京将军增祺，要他承担"所有各处铁路"的"保护之责"，威胁说：铁路如有损坏，中国不但要负担全部经济损失，而且要承担"因此失误军事"的责任。这份照会还要增祺通令所属地方官员，及时供应俄军所需住房、马料，随时

① 《给俄国无产阶级》，《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四一卷，第七七——七八页。

② 《(使日杨枢致日外部)日俄开战中国当严守中立照会》(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三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一，第二六页。

③ 《(使俄胡惟德致外部)俄外部言中国恪守局外俄决不侵越电》(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五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一，第二七页。

④ 《(使俄胡惟德致外部)俄外部云满洲境难认局外电》(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九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二，第三页。

拆毁所有阻碍沙俄军事行动的城塞、民房。① 紧接着，阿历克赛也夫的属员又照会增祺，限他于四天之内，将所有中国巡捕，“由铁路两旁及驻扎开仗之队各处离去六十俄里”②，逼他答应：“一、地方政务应守俄国训令；二、俄国有黜陟中国地方官之权；三、捐税等项，须缴于俄国政府；四、所留中国军队，应受俄国调度。”③事实证明，沙皇政府之所以拒绝清朝政府两项要求，正是因为它急于利用战争机会，实现长久以来所追求的吞并中国东北的目标。

一九〇四年二月（光绪三十年正月），尼古拉二世派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赶到中国东北，担任俄国“满洲军”总司令，指挥陆军对日作战。一九〇四年五、六月（光绪三十年四、五月）间，日军分成四支，先后从鸭绿江和辽东半岛两侧攻入中国东北。旅顺口遭到围困。战争从海上转到主要在东北陆地上进行。沙皇政府又乘机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加速对中国东北的兼并。

一九〇四年五月（光绪三十年四月）下旬，俄国外交部发出给清朝政府的照会，说：奉天“为军务重地，贵国将军大员及将弁兵丁等，人众烦杂，殊多不便，应亟令将军带同全城官弁等，暂避辽河以西”④。接着，俄国总督府军事交涉局又多次胁迫增祺，要他带领城内所有中国人迁往城外，将城市全部让给俄军驻扎。在省城以外的其它地方，沙俄侵略军更肆无忌惮，恣意逮捕中国地方官吏，占踞中国地方官厅。怀德县知县荣善因没有答应俄军的无理要求，被俄军拘捕，径自押往哈尔滨。盖平县知县则被沙

① 《（俄关东总督致增祺）战线内有碍军务垜塞随时拆毁照会》（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七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二，第一页。

② 《奉天将军增府尹饬通饬各属酌留巡队札》，见《东方杂志》一九〇四年第七期。

③ 《中国中立汇志》，见《东方杂志》一九〇四年第三期。

④ 《留守为难》，见《日俄战纪》第四期。

俄侵略者勒逼自尽。

对于东北各族人民，沙俄侵略军和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一样，采取了极为野蛮的屠杀、掠夺、奴役、蹂躏的政策。一九〇四年五月十四日(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阿历克赛也夫发布《令华民保护铁路告示》，杀气腾腾地威胁说："若有损坏铁路，则在二十五俄里以内一带村落，罚金以示薄惩；后仍不悛，将各村落悉数毁烧屠戮"①。沙俄侵略军在中国东北还到处用刺刀胁迫中国人民从事沉重的劳役。如战争一开始，俄军就驱使几千名中国工人、农民，在吉林和长春间抢修一条轻便铁道。另外，在旅顺口、辽阳、哈尔滨、宁古塔、敦化等其它许多地方，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在俄军刺刀和皮鞭勒逼下从事苦役。中国人民的粮食、柴草被挨家挨户无偿征收，或仅得到极低微的代价。

库罗巴特金担任俄国"满洲军"总司令后，立即派军去防守东线，又派部分军队去救援旅顺，结果都被击败。旅顺口同奉天的联系被截断。随后，库罗巴特金就把号称二十万、实际十五万的兵力，放在辽阳一线，构筑规模宏大的防守阵地。八月下旬，日军包围辽阳阵地，其中一支包抄俄军背面。库罗巴特金害怕联系被切断，下令放弃辽阳，向奉天退却。九月四日，日军占领辽阳。十月，库罗巴特金升任俄国远东武装力量总司令，他在奉天南部沙河一线部署了二十万兵力，曾向日军反击，以死伤四万五千人的代价，使局面转为暂时相持。

这时，沙皇政府仍然没有放弃迅速吞并中国东北的计划。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三日)，尼古拉二世命令别佐勃拉索夫集团重要成员阿巴萨海军上将，写信给阿历

① 《俄国亚督示华民保护铁路文》，见《日俄战纪》第七期。

克赛也夫，要他赶紧采取步骤，迅速将东北并入俄国。信中说："应该注意者：第一是不能从战败的日本身上得到充足的军事赔款；第二是朝鲜之经济价值甚低，所以只有合并满洲，才能补偿俄国此次战争之牺牲。……即使在战争之现阶段，对中国破裂是太早了，但也要承认，应利用一切适当的时机，以采取重大步骤走向此目标。"这封信认为，必须采取的一项重大步骤，就是夺取中国东北的全部最高行政机关。信中说："我们要求那些不能维持治安，不能保护和平居民及铁路的一切将军及副都统，在作战时期内离开满洲。我们取得了满洲高级行政机关之后，下级地方政权可仍旧办事，但必须完全服从我们。"不过，这时沙俄侵略军在海上、陆上都遭到不断失败，阿历克赛也夫深知俄国处境十分不妙，因而不敢立即将尼古拉二世提出的这一部署付诸实施。他在十月二十日从哈尔滨写了一封回信给阿巴萨，指出："现在我们还没有击破我们的主要敌人，所以还是绝对需要中国维持中立，而且应避免一切挑战行为，这些行为会使中国政府决然公开地转到日本方面去。"① 但是，即使沙皇政府因为当时没有力量，不敢立即吞并中国东北，还一直不断地指责清朝政府在战争期间违反"中立"，打算在战胜日本以后，以此向清朝政府进行勒索。

辽阳、沙河战役期间，沙俄侵略军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场附近的村庄，都被剽掠焚毁。俄兵溃败所过之处，无论官署民房，悉肆焚毁；沿途中国人民，只要被俄兵瞥见，立遭枪杀。一个亲眼见到俄军在这一带暴行的外国传教士写道："一个又一个村庄的居民被一扫而空，他们什么也不能拿出去。"仅沙河一地，就有几百个富饶的村庄被完全摧毁，"除了破壁颓垣、孤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四六六页，注六〇。

立的墙架、悄然耸立的烟囱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来。"①

这期间，居住在孤城旅顺要塞的中国人民，遭到更大的苦难。他们不死于日军的炮火，就死于俄军的杀戮和奴役，中国人民所有食粮，"悉被存储军饷局内，以为公物，严禁私贮。若犯即处严刑"②，大批人因而活活被饿死。

一九〇五年一月一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被围的旅顺口俄军司令斯特塞尔向日军投降，旅顺口为日军所占。此后，俄、日陆战就完全集中到奉天周围。三月一日，开始奉天大会战。一周后，俄军仓皇撤退，丢下大批辎重武器。三月十日，日军占领奉天城，十五日，占领铁岭。奉天战役的结果，说明沙俄在陆上战争中已遭到决定性失败。五月下旬，沙皇政府所派的庞大舰队从波罗的海赶来，在对马海峡遭到日本海军伏击。沙俄在海战中也遭到了决定性失败。

奉天战役期间，沙俄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又犯下罄竹难书的新罪行。他们强迫奉天、铁岭等城市和周围村庄的中国人民挖战壕、筑堡垒，到处抢劫粮食、牲畜、车辆，许多人因为拒绝交出自己的粮食、牲畜而惨遭杀害。还有不少人被诬蔑为"土匪"、"间谍"，牺牲在侵略者的屠刀之下。离奉天约十公里的一个村庄的群众，因为没有听从俄军征发粮食的命令，俄军便"诬以私通日人"，立刻将七十人惨加杀戮。③

成百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日军暴虐的程度也不下于俄军。战争结束后，奉天全省，从开原到旅大，纵横千里，几同赤地。

辽河以西和内蒙古所谓"战区"以外地区，由于俄军不断闯

① 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下册，一九三八年东京日译本，第二五二页。
② 《南满南防》，见《日俄战纪》第七期。
③ 《奉天苦况》，见《日俄战纪》第一五期。

入，也横遭蹂躏。

从旅顺口逃出的俄舰，驶到上海、青岛、烟台等地停泊。沙俄侵略军在这些地方也经常成群结队，随便登岸，酗酒行凶，殴击路人，调戏妇女，肆行骚扰。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九日），沙俄水兵阿立夫和谛多夫二人在上海乘了半天人力车，下午在南京路外滩码头下车，竟不付车资，扬长而去。人力车工人和行人上前说理，阿立夫竟抢过路旁木匠的斧头向人力车工人猛砍，砍死过路的中国工人周胜友。事发后，俄国驻上海领事竟拒不交出凶手。沙俄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怒。各界群众多次举行抗议集会，发表宣言，散发传单。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四日（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九日），上海商会等团体在商务总会集会抗议，决定停止使用俄国银行发行的钞票，从经济上对沙俄实行抵制。一月十五日，二千多名工人在四明公所集会，要求严惩凶手，决议：沙俄方面若不答应，就举行同盟罢工抗议。而沙俄侵略者最后竟然只判处凶手阿立夫徒刑四年，谛多夫则仅罚款十五卢布或监禁五天。

面对俄、日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种种暴行，清朝政府除了提出一些口头声明与抗议外，没有任何对策。东北各族人民则挺身而出，奋起自卫，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俄日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以来持续未断的东北人民武装抗俄斗争，再次发展到高潮。

一九〇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九日），吉林省通化、海龙、兴京和奉天省城厂等地起义军首领在奉天省辽阳再次集会，商讨打击沙俄侵略者的问题，并联合发表声讨檄文。六月二十四日夜，他们集中了三千人，突然袭击铁岭附近的沙俄辎重队。“其时，俄军方在梦中，疑是日人来攻，遂纷乱溃散。是

役俄人死伤约六百人。"① 抗俄起义军夺得了俄军全部辎重，将好携带的全部带走，不好携带的尽付一炬。接着，他们又联合本溪附近的起义军，袭击俄军粮道，进攻城厂附近的沙俄骑兵，远袭抚顺和兴京街道的俄军阵地。他们"屡与俄军鏖战，无不大捷。黑龙江(指俄阿穆尔军区)哥萨克第五、第六两中队全归歼灭。敌之电信局及粮台亦皆被义军纵火烧毁。又夺获铳器、弹药、乘马、器具等不知凡几"②。

到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底，各地起义军总数迅速增至十八万人，接近于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最盛时的数字，参加者许多都是亲身受到沙俄侵略者迫害的人。当时伦敦一家报纸在记述他们的情况时，不得不承认他们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深得东北各村落、都市人民的拥护。据记载，抗俄起义军以团为单位，每团人数约一千二、三百名。他们保护村民不受劫掠。"一、二日间，能集五、六千人"，出奇不意地给敌人以猛烈打击。③在东北各族人民抗俄起义军的不断打击下，沙俄侵略者处境分外狼狈。俄国公使几次三番跑到清朝政府外务部大肆咆哮，要求帮助镇压这些起义军。

除了武装抗击沙俄侵略者外，东北人民还采取了其它多种形式进行斗争，如拒绝交出粮食、柴草，拒绝为俄军服苦役等等。俄军曾打算在哈尔滨白头山建筑炮台，到各地募集工人，但没有一个应征者。俄军又曾在奉天城南督修炮台五处，在炮台前面再筑一道半月形土垒，但是所有华工逃散一空，俄军只得停工。所有这些反抗斗争，都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军，破坏了他们的侵略计划，使得沙俄侵略者虽先后派了八十万军队侵入东北，

① 《时报》，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② 《时报》，一九〇四年十月十二日、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六日。
③ 《日俄战纪》第一四期，第八二——八四页。

仍不敢宣布将这一地方并入俄国版图。

战局的发展，完全出乎沙皇政府的意料之外。它原先估计不要花费很大力量，就可打败日本，吞并东北，夺得东亚和太平洋的霸权；不料投入数十万兵力，用去六十五亿卢布的军费，结果铁岭、奉天以南广大地方都为日军占去，在这以北仍为俄军占据的地方，在东北各族人民抗俄起义军的打击下，又不得安宁。沙皇政府本来想用一场"小胜的战争"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扑灭日益迫近的人民革命，解脱国内危机，但是，正象列宁所指出的："战争愈来愈明显、愈来愈清楚地暴露了专制制度的全部腐朽性及统治俄国的警察和宫廷集团的全部罪恶。""战争揭露了政府的一切弱点；战争拆除了虚伪的招牌；战争暴露了内部的腐朽性；战争使每个人一眼就看清沙皇专制制度的荒谬性；战争向所有的人表明，旧的俄国，无权、黑暗和闭塞的俄国，农奴般地束缚于警察政府的俄国正处于死亡的状态。"① 结果，战争每进一步，都大大加剧了俄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慨。由于沙皇专制制度的极端腐朽，使沙俄在战争中遭到失败；而这又更清楚地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极端腐朽，促使人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新的伟大斗争早日到来。正因为如此，在旅顺、奉天、对马迭遭失败后，沙皇政府就转而急于求和。

战争中，英、美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给日本以很大支持。日本共用去战费十七亿日元，其中近八亿是由英、美金融资本家提供的。大量的武器和煤、石油等战略物资，源源运到日本。英国作为日本的盟国，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它不准俄国黑海舰队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驶往东方。英、美帝国主义企图借日本之手打击俄国，让俄、日两败俱伤，从而

① 《五一节》，《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一八七——一八八页。

扫清英、美垄断资本占领中国东北市场的障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给他儿子的信里说过："日本是为我们而战的，因此，我们从心底里喜欢日本的胜利。"① 他又说："我们的利益是：俄、日间的战争应拖下去，使两国尽量消耗，而在缔结和约后，它们在地理上的摩擦地区也不应消灭。至于它们的势力范围，仍应对立，使它们继续保持战争状态，从而消灭它们对其它领土的野心。"② 所以，当日本的胜利已经超出美国的希望时，美国便连忙首先出面"调停"，要俄、日妥协。

日本在战争中动员了一百多万兵力，经过一年多战争，后备已经枯竭，财政也感困难，因此，立即同意与俄谈判，以便达成妥协，巩固其已到手的战果。

一九〇五年八月(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俄、日双方在美国朴茨茅斯谈判。谈判开始前，清朝政府向俄、日两国和其他列强发表一项正式声明，指出：俄、日两国"此次失和，系在本国疆土用武。现在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③ 然而，俄、日帝国主义对清朝政府这一声明置若罔闻。它们经过一番剧烈的争吵和讨价还价，九月五日，竟在清朝政府完全没有与闻的情况下，由俄国大臣会议主席维特与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签订了宰割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朴茨茅斯和约》。

《朴茨茅斯和约》包括正约十五条，附约两条。主要内容是：一、沙皇政府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均有特别的利益，日本在朝鲜的活动，俄国不加阻挠和干涉。二、俄、日双方

① 普林格尔：《西奥多·罗斯福》，一九五六年纽约版，第三七五页。

② 邓尼斯：《美国外交的冒险作为(一八九六——一九〇六年)》，一九二八年纽约版，第三六四页。

③ 《(外部致胡惟德) 日俄议和凡未与中国商定者不能承认电》(一九〇五年七月六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〇，第五页。

约定，除辽东半岛租借地外，现被俄、日两国军队占领及管理的东北全部领土，均交还中国，由中国接收施行政务；俄国在东北的权益，凡违背机会均等主义者，一律取消。三、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政府。四、沙皇政府将宽城子(长春)以南至旅顺口的铁路及一切支线，连同附属财产、煤矿，无偿转让给日本政府。五、俄国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永久让与日本。六、俄国准许日本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的俄属沿岸一带经营渔业。在附约中，双方规定两国撤兵期限为十八个月。撤兵后，两国可留置守备兵，保护在东北的铁道，守备兵人数每公里不得超过十五名。

《朴茨茅斯和约》，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力量配置发生了重要变化。《朴茨茅斯和约》签订不久，日本就强迫朝鲜政府签订第二次《日韩协约》，进一步控制朝鲜。在中国东北，沙俄帝国主义独霸的局面，为俄、日共同控制的局面所代替。美、英帝国主义则通过插手朴茨茅斯谈判，极力向中国东北扩张它们自己的势力。帝国主义列强间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冲突，并没有消除，而是更加复杂、更加深化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民族灾难也更加深重了。

第六章　俄日战争后沙俄对中国东北和西部地区侵略的深入

一、俄日战争后沙俄的侵华政策

沙皇俄国在俄日战争中的惨重失败，加剧了国内的政治危机，促进了一九〇五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

仅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份，俄国各地参加罢工的，就有四十四万人，超过了过去十年罢工的总人数。这一年，俄国参加罢工的工人，包括铁路员工、邮务人员在内，总数约有四百万。彼得堡、莫斯科等地建立了工人苏维埃。莫斯科工人举行武装起义，筑起约一千个街垒，坚持九天武装战斗，将革命推向最高潮。

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促进了俄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和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一九〇五年九至十二月间，农民运动的烈火蔓延到全俄二分之一以上的县份。仅九至十一月，被农民捣毁和焚烧的贵族庄园，就有两千多个。军队中也爆发了多次士兵起义。

在这同时，俄国各被压迫民族为争取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波兰人民为推翻沙皇政府的殖民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十二月，在几百个学校里，波兰学生烧毁了所有的俄文书籍、图片和沙皇的像片，把俄籍教

员赶出学校，喝令他们"滚回俄国去！"这一年，波兰工人的罢工彼伏此起，罗兹、华沙等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同沙皇军队激烈的街垒战。波兰的工业中心多姆布罗夫煤矿工人举行总罢工，建立了多姆布罗夫共和国，革命政权坚持了十多天。芬兰工人为谋求自己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于十月末举行总罢工，使芬兰的沙皇政权陷于瘫痪，俄国总督不得不躲到停泊在赫尔辛基的一艘军舰上去。南高加索、波罗的海等地各被压迫民族，也都展开了消除民族压迫、争取民族平等权利的广泛斗争。

中亚细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被压迫的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雅库特人、布里雅特蒙古人、通古斯人、堪察加人，以农民和牧民为主，也纷纷袭击沙皇政府派驻当地的官员，用暴力夺回被沙皇政府夺取的土地、牲畜和灌溉设施，拒绝缴纳捐税和服兵役，为反对沙皇政府殖民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展开英勇斗争。

为了稳定自己的反动统治，沙皇政府动员了庞大的军队和几乎全部宪兵、警察力量，对各族人民实行血腥屠杀和镇压。沙皇政府发出了"不要吝惜子弹"的残暴命令。沙皇军队的枪炮对着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起义者轰击。街道上血流遍地，许多房屋化为灰烬。在西伯利亚、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地区，讨伐队放火烧毁大批村庄，杀死成千上万工农群众。

面对着统治危机日益深重，沙皇政府虽然没有放弃它对外侵略扩张、夺取世界霸权的目标，也没有减弱它侵略中国的野心；但是，这时沙俄内外形势都已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它在东方的力量已大大削弱，不可能象俄日战前那样在远东实行扩张。沙俄侵略远东的政策，特别是它的侵华政策，必须有所改变。

一九〇六年四月，俄国原驻日公使伊兹伏斯基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在远东的地位》，具体描绘了俄国

在东方力量削弱的情况。他说：俄日战争前，“我们占领着满洲，拥有东省铁路的南方支线，在黄海拥有要塞和舰队，并享有俄国人所向无敌的名声。……然而，如今整个局面为之一变。日本人占领着旅顺，沿着铁路线向北推进了六百俄里，……同时，由于太平洋舰队被歼灭，现在我们再也不能采取攻势。”他的结论是相当悲观的：俄国在远东“没有抵抗敌人的力量。”①

沙皇政府认为，要在远东恢复它原先的地位，首先要恢复它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为此，沙皇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殖民经营，力图以此弥补因失去旅顺口和从长春到旅顺这段铁路而在战略地位方面所受的损失。

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四项：

一、重整沙俄在远东的军事力量。

沙皇政府在俄日战争结束后，不惜工本地多方面加强伯力和海参崴的军事力量，力图把它们建成可以取代旅顺口的军事重镇。伯力扼黑龙江、乌苏里江及松花江之冲，与海参崴、哈尔滨相犄角，战略地位颇为重要。沙皇政府在失去旅顺口后，便以伯力为控制中国东北北半部的主要军事基地，在这里设置了枪炮制造厂、规模宏大的粮秣站，进一步扩充了伯力的军事力量。海参崴作为军港，自然条件虽远不及旅顺口有利，但为恢复在远东的制海权，沙皇政府在这里仍投下了巨资，相继设置了七十二个炮位，安放了五百八十尊各种口径的大炮，驻扎俄军八万余人。在邻近中国东北的中俄边境上，沙俄经常屯兵十数万，用以积极“经营北满，窥测蒙疆。”②

① 《新时代》，一九〇六年四月四日，转引自角田顺《满洲问题和国际方针》，第五四六——五四七页。

② 《密陈借款修筑锦瑷铁路片》（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二日），见《锡良遗稿》第二册，第一〇〇八页。

二、修筑阿穆尔铁路。

根据《朴茨茅斯和约》，沙俄在它所继续保有的东省铁路各段只能保留少量士兵守卫，比过去力量要单薄得多。黑龙江一年有六个月以上的结冰期，交通很不方便。沙皇政府鉴于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联系困难，不利于充实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因此，决定在黑龙江北岸沿江修建一条铁路，即阿穆尔铁路。这条铁路修成后，西伯利亚铁路就可直达伯力，并与从伯力到海参崴的铁路相衔接。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二——三十三年）间，俄国勘察队为选定线路在黑龙江北岸进行了仔细勘查，经俄国内阁批准，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正式动工修筑。

三、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大量移民。

俄国移民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数不多，力量显得特别单薄。俄国外交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尼古拉维奇·杜尔毕柯伊说过："我国在远东外交及军备的首要任务，就是输入大规模的资本和劳动力。"①

所以俄日战争结束后，沙皇政府对西伯利亚、中亚细亚组织了大规模移民，把从俄国欧洲部分土地上被赶出来的农民驱逐到东方去，以缓和欧俄地区的土地问题，并加速俄国边疆地区的"俄罗斯化"。从一九〇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一〇年上半年，有二百五十万农民移居到乌拉尔山以东地区。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尽管离欧俄很远，定居困难，但是，为了加强沙俄在远东的力量这一战略上的需要，还是被列为重点移民区。一八九七年，阿穆尔省、滨海省的俄罗斯人分别为十万人和十一万人，一九一一年则分别增至二十四万人和三十八万人，十四年中分

① 杜尔毕柯伊：《武斯的外交》（原名《列强中的俄国》），一九一四年东京日译本，第二二一页。

别增加了一倍和两倍以上。①

四、招募大量华工，开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

沙皇政府虽然大力组织对远东移民，远东的俄罗斯人增加比率虽然很高，但移民的绝对数字仍然有限，特别是这一带多密林沼地，坏血病和伤寒病流行，移民村落中死亡率常高达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移民中倒流回欧俄去的也特别多。因此，要依靠这些移民来开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分外困难。沙皇政府决定从中国、朝鲜引进大批廉价劳动力，加速这一地区的开发。据俄国驻芝罘领事报告，从一九〇六到一九一〇年（光绪三十二年——宣统二年），仅从直隶、山东经大连、营口北上进入俄国的中国劳动人民，就有三十五万人。这五年间，还有近二十万人乘轮船经海参崴进入俄国。②这些中国劳动人民被招到俄国后，大都充当矿工、农业雇工、土木建筑工、筑路工。他们的工资通常只及俄国工人工资的一半，因此被大量使用。一九一〇年，阿穆尔省共有采金场八百十九个，在金矿工人中，中国工人占百分之八十，俄国人只占百分之十二，另外百分之八是朝鲜人。③到远东实地考察的一个俄国人里根，一九一一年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中国人"在黑龙江流域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大得无法估量的"。"在目前，黑龙江上三分之二以上的金子，都是靠他们的劳动而开采的。……多数的中国人均从事农业。居住在当地的老农户都使用中国工人，哥萨克则用中国雇工耕种自

① 南满洲铁道股份公司编译：《亚细亚俄罗斯的居民》，一九二八年大阪版，第三八页。

② 南满洲铁道股份公司编译：《远东俄国领土内的黄种人问题》，一九二九年大阪日译本，第一〇——一五页。

③ 井染禄明：《西伯利亚经济地理》，一九一八年东京版，第一八四页。

已的土地。后者的经营是靠黄种人的劳动，才得以维持的。”①

通过上述措施，沙皇政府增强了它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改善了俄日战争后它在远东的战略地位。这些措施，是俄日战后沙皇政府远东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俄、日之间在争夺中国东北的问题上取得暂时妥协，但是，沙俄军阀和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垄断资本家们对失败是不甘心的。“复仇论”鼓噪一时。俄国国防委员会的要员们公开宣称：“和日本再战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最晚不过一九一一年或一九一二年，一次战争就将再爆发。”②

但是，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已证明别佐勃拉索夫集团奉行的同日本直接武装冲突的政策，对沙俄在远东的扩张并没有什么好处。代表俄国参加朴茨茅斯谈判的维特坚持说，如果早与日本妥协，俄国在远东地区侵略权益所受的损失，决不会象同日本进行战争后丧失的那么多。早在朴茨茅斯谈判期间，维特就已积极酝酿把“和约”变成“盟约”，使两国不仅通过会议划分势力范围，而且能引导两国以后联合起来，共同保护它们在远东的侵略权益。③一九〇六年四月，大地主、贵族首领斯托雷平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内阁总理，他是赞成对日采取和缓政策的。这时，沙皇政府急于集中主要力量对付国内革命。同时，德、奥趁沙俄新败，加紧在巴尔干和中、近东扩张，使沙俄西线日益紧张。沙皇政府深深感到，为了“保存实力以解决欧洲重大问题”，已“不能再用钱于远东方面”④。所有这些变化，都促使斯托雷平迅速

① 里根：《在远东》，一九一三年莫斯科版，第一〇一——一〇二页。
② 《维特回忆录》第三卷，一九六〇年莫斯科版，第五二二页。
③ 同上书，第五二〇——五二一页。
④ 《鲍里诺夫回忆录》，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第一六页。

和坚决地推行同日本妥协的政策。

一九〇六年六月，斯托雷平任命号称“日本通”的伊兹伏斯基为外交大臣。①伊兹伏斯基为了拉拢日本，上台没几天，就决定将俄国驻朝鲜总领事委任状上的收件人，写成“日本皇帝陛下”。这是俄国公开承认日本吞并和统治朝鲜所作的姿态。伊兹伏斯基在接见日本公使本野一郎时，还特别点明，他这样做完全是“根据日本政府的希望”，目的就在于“使俄、日关系愈加亲密。”②

为了使日本对俄国在东方的侵略活动放心，伊兹伏斯基还一再否定对日有任何报复的意念。一九〇六年十月，伊兹伏斯基为向法国贷款而访问巴黎，特别要求法国政府从中说合，以取得日本的谅解。他宣称：“对于把俄国导向与日本作战地步的那种对亚洲的野心，我一向是反对的；对于在这场战争中战胜的国民，我不抱有任何复仇的念头，而希望致力于维持广泛的和平。”③一九〇六年底，他又亲自向本野表示，为谋求俄、日联合，俄国方面愿意作出若干让步。一九〇七年，沙皇政府通过英国记者狄龙在英国报纸上发表两篇文章，鼓吹俄、日合作，并提出双方勾结的具体条件。伊兹伏斯基特意将这两篇文章交给本野，促使日本政府注意。④

---

① 伊兹伏斯基曾说过：“我们在远东遭受到那样的失败并使我们在处理西方事务时变得十分软弱之后，必须把和日本的协调作为我们可靠的基础，为的是能够从东方转向西方，力求恢复我们皇上尼古拉二世的父亲、已故的皇帝亚历山大三世树立起来的那种崇高的威望。”（《维特回忆录》第三卷，第五二三页）正是他的这一主张，使他得到斯托雷平之流的赏识。

② 《本野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一九〇六年六月十三日），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九卷第二册，第一一三页。

③ 《庇琼备忘录》，见《法国外交文件》第二集第一〇卷，第三六六页。

④ 《林（董）秘密回忆录》，第二二八——二二九页；狄龙：《俄国声名的晦暗》，第三〇一——三〇三页。

日本政府这时也感到改善同俄国的关系，有利于它在朝鲜和中国的扩张。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说：日本"如果能够和境域相连、利害最近的俄国完成协商，将对解决有关各国与朝鲜关系的一切问题有所方便，自不待言。"① 日本另一前首相山县有朋说："在不违反日英同盟明文规定的精神这一限度内，同俄国进行合作，不独是我们从事满洲经营的捷径，而且可以使得欧洲列强不致团结起来压迫东洋。"② 在俄国作了上述一系列表示后，日本方面连忙响应，双方经过正式会谈，在一九〇七年七月签订了第一次《俄日协约》和第一个《俄日秘密协约》。

《俄日协约》共两条，表示两国互相保证"尊重彼此现时领土之完整，并两国各自与中国缔结的所有有效之条约、协定暨合同的权利。"为平息其他列强的嫉恨，"协约"还冠冕堂皇地声称：两国"承认中国之独立与领土完整，及各国在华商工业之机会均等主义"。

《俄日秘密协约》共四条。第一条，约定将中国东北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分别作为日、俄的势力范围，互相保证，不妨碍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谋求更多的侵略特权，并保证不在对方势力范围内扩张自己的势力；第二条，约定俄国承认日本与朝鲜的"共同政治关系"，"不阻挠此种关系之继续发展"，也就是承认日本逐步吞并朝鲜；第三条，约定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第四条，约定两国对此条约严守秘密。《俄日秘密协约》附款，规定了所谓"南满"、"北满"的分界线："从俄、韩(朝)边界的北端起，画一直线至珲春，从珲春画一直线到毕尔滕湖（即镜泊

① 松本忠雄：《近世日本外交史研究》，一九四二年东京版，第一二〇——一二一页。

② 山县有朋：《对清政策所见》（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见《山县有朋意见书》，一九六六年东京版，第三〇六页。

湖)之极北端，再由此画一直线至秀水站（即秀水甸子)，由此沿松花江至嫩江口止，再沿嫩江上溯至托罗河(即洮儿河)口，再沿托罗河直达此河与东经一百二十二度的交会点止。"①

"秘密协约"证明，公开协约中所宣布的尊重中国独立、领土完整及各国机会均等主义，都是骗人的。事实的真相是，通过这一"协约"和"秘密协约"，沙皇政府以承认日本可以吞并朝鲜和在中国东北南半部的侵略权益为条件，换取了日本对俄国在中国东北北半部和外蒙古侵略权益的承认。俄、日两国经过这番交涉，正式勾结起来。这是一笔秘密瓜分中国东北，以及用朝鲜交换中国的蒙古的肮脏交易。从此，联合日本，以便与日本共同主宰远东，便成了沙皇政府远东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俄日战争后，沙俄在侵略中国的手法方面，与别佐勃拉索夫集团得势时期相比，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一九〇六年五月十二日，尼古拉二世在一段批语中强调指出："我们应该继续我们一八九八年以前的政策，即和平地行动，而且离开别国而独自行动。"②换言之，即改用较为迂回、因而也较易欺骗人们的"和平"手法来进行扩张。一方面加紧对中国东北北半部的控制和掠夺；一方面把注意力逐渐转到其他列强尚少插足的中国北部的蒙古和西部边疆地区，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为进而直接兼并这些中国领土积极准备条件。这就是斯托雷平时期沙俄加深对中国侵略的一个重要特点。

事实证明，俄日战后沙皇政府远东政策、侵华政策的改变，并不是放弃了原先的野心和侵略目标，而正是为了在战后新形势下更加有效地达到这些目标。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

① 《日俄第一次协约》，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一九六九年东京版，"文书"第二八〇——二八二页。

②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二七页，注二六。

中摘有一段论述俄日战后沙皇政府对华政策的材料："他们暂时放弃了朝鲜和满洲的一部分，但是同日本人亲近了，以便更可靠地把蒙古和北满并入帝国的版图。……由此可见，在东亚也一贯按预先考虑的计划(这个计划看情况而变动，但其重要部分保持不变)在实行扩张，目的在于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大片领土，并获得在东亚的霸权。"①

二、东省铁路公司控制中国东北北半部的侵略活动

俄日战争后，沙俄对华侵略的重点仍然在东北。这时，沙俄侵略势力已退出东北南半部，于是沙俄侵略者便相应地把过去铺开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势力，集中于东北北半部。库罗巴特金在分析这一局面时指出，让给日本作势力范围的"南满洲"，包括奉天全省和吉林省的南部，面积只有二十五万平方俄里；而"北满洲"，包括黑龙江全省和吉林省北部，广袤达一百万平方俄里；"根据各方面的研究，北满洲地下蕴藏有无限的富源，且适于农业、畜牧，还有大森林"。他认为，这一地方乃是"俄罗斯人有价值的宝库"。他还强调说，吞并"北满洲"对俄国说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当北满洲被合并时，俄国以它作为在远东的根据地，将可发挥巨大的威力。缩短一千三百俄里的国境，又可大大减轻俄国防卫上的困难"。② 正因为如此，俄日战争结束后，沙皇政府在加紧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殖民经营的同时，更大大

① 弗里茨·克瓦弗里格：《一七七四——一九一四年俄国的扩张政策》，第二三〇页，转引自《列宁全集》第三九卷，第七六五页。

② 库罗巴特金：《满蒙处分论》，一九一四年东京日译本，第一九七、二一〇页。

加强了对中国东北北半部的侵略活动。

早在俄日战争结束不久，沙俄在商讨东北善后问题的借口下，就已向清朝政府提出一系列新的无理要求。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春，清朝政府派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同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在北京谈判交还中国东北北半部问题。清朝方面提出九项要求，主要内容是：俄国应立即撤退军队和所谓护路队；俄国前几年和吉林、黑龙江将军私下订立的有关路矿合同，凡未经清朝政府外务部批准者，一概作废；俄国在东北架设的一切军用铁路、电线，须即拆卸；中国因战争所受损失，须由俄国赔偿。璞科第在谈判中不仅完全拒绝这些要求，反而要求接受俄国七项新的要求。其中除两项有关蒙古外，其余五项都是关于东北的：一、俄国在东北得与日本一体利益均沾；二、黑龙江之铁路由中、俄两国合办；三、吉、黑两省矿业及他种利权，须允俄国有优先权；四、若聘请外人为吉、黑两省之行政顾问官，则须请俄人充之；五、黑龙江林业须由中、俄合办。①这些要求，实际上是照搬俄日战争前沙俄的要求，只是从东北缩小为吉林、黑龙江两省而已。由于沙俄方面横蛮地不肯改变其无理态度，这次谈判没有任何结果。

此后，沙皇政府便不再同清朝政府进行此类涉及面太广的谈判，而改由东省铁路公司出面，化整为零，就个别问题分别与清朝政府或清朝地方官员单独交涉。

从一九〇六年夏天开始，沙皇政府在彼得堡多次召开"讨论东省铁路公司业务问题特别会议"，由财政、外交、陆军、海军等有关各部大臣出席，名义上讨论东省铁路公司的业务问题，实际上是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的决策作出部署。例如，八月七日的会议，主要讨论了加强东省铁路护路队的问题；十月三十日的会

① 《俄约延缓》，见《东方杂志》一九〇六年第六期。

议，主要讨论进一步攫取东省铁路沿线邮政权的问题；十一月六日的会议，着重讨论了在东省铁路区域内成立民事行政机构的问题，决定按帝国主义管理远东各国租界的办法，来管理路区以内的各个市镇；一九〇七年四月二日的会议，讨论用各种方法奖励俄国商品向东北倾销的问题，决定"无论如何不奖励满洲境内之制造工业的发展"。这次会议，还讨论了东省铁路沿路警察体制的问题，决定此后以公司的名义进行活动，而实际上由内务大臣领导，等等。

根据沙皇政府的部署，东省铁路公司应该首先通过一系列交涉，将它在俄日战争以前和战争期间非法攫取的森林采伐权、矿藏勘探开采权和大量霸占的土地等，用合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乘机取得特别优惠的减税免税权，全面加强对东北北半部的经济控制。

俄日战争前，东省铁路公司已借口建筑车站等需要，霸占了大片中国土地。俄日战争期间，该公司又背着清朝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借口防护铁路以及取用沙土、石块、石灰等需要土地，同黑龙江省铁路交涉总办周冕，私自订立了一个《展购铁路各站附近地亩合同》，继续扩占铁路沿线各地土地。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底曾指出过："铁路历年展占吉、江两省地亩，每一火车站，多者数万亩，少亦数千亩，皆非公司势所必需，不过以铁路为名，设肆招商，坐收地租之利。"① 俄日战争后，这一现象愈加严重，东省铁路公司以与周冕私订的合同为根据，到处强索，占取大片中国土地。清朝政府外务部与俄使璞科第再三交涉，沙俄方面才同意将所占土地酌量议减，废除周冕所订私约，另订新约。一九〇七年八月三十日（光绪三十三

① 《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陈东省中俄交涉善后情形 请饬核议厘定折》（一九〇六年十二月），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五，第三页。

年七月二十二日），东省铁路公司总办霍尔瓦特的全权代办达聂尔，分别同吉林、黑龙江地方官员杜学瀛与宋小濂，签订了两个正式的《东省铁路公司购地合同》，规定：东省铁路公司在吉林省内，从小绥芬交界站起，到阿什河车站止，占地五万五千华垧；在黑龙江省内，从满洲里起，到哈尔滨松花江北岸石当止，占地十二万六千华垧。一垧十二亩，以上土地共为二百一十七万二千亩。东省铁路公司在哈尔滨圈占的周长二十五华里的土地，还不计算在内。通过这两个合同，沙俄侵略者将他们所霸占的中国土地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起初，俄方口头上曾同意酌量议减，实际上，对于已经霸占的土地一寸也未减。沙俄侵略者在他们霸占的土地上，随意建筑住宅、工厂、商店、仓库，进行耕种、放牧，严重践踏中国主权。沙俄侵略者还逼迫这些土地上的中国人民迁移他处，致使大批中国居民流离失所。

俄日战争期间，沙俄侵略者借口建筑铁路需要木材，还与周冕私自订立《黑龙江省伐木合同》，攫取黑龙江省大片林区的伐木权。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曾照会东省铁路公司，声明周冕所订合同未经将军用印，应作废另议。但东省铁路公司仍不断深入东北林区盗伐。一九〇七年八月（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东省铁路公司强迫吉林省地方官员正式签订《吉林木植合同》。一九〇八年四月五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五日），铁路公司又强迫黑龙江省地方官员，正式签订《黑龙江铁路公司伐木合同》。这两个合同规定，该公司可继续霸占中国林区，掠夺中国林业资源。所伐木材，在纳税后还可自由出卖，使原先规定为铁路专用的木材，公开营业化。

一九〇七年八月三十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沙俄侵略者又借口铁路运输需要，强迫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地方官员分别签订两个《煤矿合同》，进一步巩固沙俄掠夺东北矿物

资源的侵略特权。沙俄控制了扎赉诺尔、长春地区、哈尔滨地区和一面坡等处煤矿，所采的煤，除供东省铁路公司自用外，也可用于营业，销售于中国市场。

为了便于倾销俄国商品和掠夺东北资源，沙俄侵略者还肆无忌惮地破坏中国海关税收。早在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在武装强占中国东北时，就曾霸占过营口海关，夺取了中国在营口的征税权，并非法将沙俄关卡设到中国吉林省的拉哈苏苏地方，在这里征收进出口货税。自满洲里入境经对青山至哈尔滨车站的全部俄国货物，以及自黑河入境经墨尔根以达齐齐哈尔的全部货物，则借口是筑路器材，从不纳税。俄日战争结束后，黑龙江省地方官员不顾俄方阻挠，在昂昂溪、扎兰屯、博克图等处设立税局，向中国商人征税，并要求俄商照各国通例，凡经黑河进出口货物，按值百抽五税率纳税。吉林省地方官员还决定在拉哈苏苏设关，要求俄国关卡退出中国领土。沙皇政府借口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曾规定中、俄两国经由此铁路进出口的货物应当减税，强迫清朝政府于一九〇七年七月八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签订《北满洲税关章程》，一九〇八年五月三十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一日)签订《满洲里并绥芬河两站中国关税暂行试办章程》(以下简称《暂行试办章程》)。这两个章程规定："两国边界贸易在百里内均不纳税"。还明确规定：俄国经由东省铁路输出入的货物，照海关所定税则三分减一征税。哈尔滨二十里见方范围内，扎赉诺尔、海拉尔、扎兰屯、富拉尔基、齐齐哈尔等十四处十里见方范围内，其余各车站六里见方范围内，都为实行三分减一征税之处。这两个章程还规定，若将货物由上述铁路车站界线运往界线外其它地方，只需补足原三分减一的税款，就不另征通过内地关卡的子口税。金块、银块、外币、面粉、罐头、外国香烟等，都照

旧被列为免税商品。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续订和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改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都曾有过两国边界贸易百里之内均不纳税的规定。但是，那只限于蒙古、新疆地广人稀的边境地区。《北满洲税关章程》和《暂行试办章程》，将这项规定扩大到中国东北人烟稠密地区。这就使沿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古讷河中国境内的百里地区，都成了俄国商品不必纳税、自由倾销的场所；俄国商人从这一地区运走丰富的中国土特产，也不需要交纳任何税款。这项规定，名义上是中俄双方有对等的权利，中国也有权在俄国境内百里范围内进行无税贸易。但是，中国当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极其脆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根本没有力量到俄国去同俄国商品竞争，这种所谓对等权利，只能是徒有其名。

《北满洲税关章程》和《暂行试办章程》，还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中关于减税、免税的规定永久化和进一步具体化。正因为拥有如此侵略特权，俄国在黑龙江省与吉林省对外贸易中便取得了首要地位。据哈尔滨俄国人办的《满洲新闻》披露，在东北北半部全部进口额中，俄国所占比重，一九一〇年为百分之七十三，一九一一年为百分之七十五，一九一二年为百分之六十。这家报纸说，"在一九一二年前，北满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俄国的。"①

与此同时，沙皇政府还通过东省铁路公司，大规模地攫取东北北半部铁路沿线各地方的行政、警察、邮政、司法、教育等项权力，全面加强对这个区域的政治控制及文化渗透。

一九〇六年十月(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俄国远东军总司令

① 《北满的进口和俄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见哈尔滨俄文版《满洲新闻》第五一一七期，第一五二、一五四页。

伊凡诺夫起草了一份《东省铁路附属地民政总则大纲》，沙皇内阁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一大纲，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式公布，决定在东省铁路所经区域内建立民事行政机关，依照在远东的沙俄租界及外国租界方式，管理路区内各市镇、村庄。一九〇七年七月（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东省铁路公司民政处宣告成立，下辖八个科，如：民政科——统辖警察事务及其他行政事项，科内有行政、刑事监狱、建筑、哈尔滨警署、侦探、沿线警察、警察医务等八股。土地科——专管土地租借、整理事项，负责土地税的收纳和铁路所属林区的管理和经营。中俄交涉科——负责与中国地方官交涉事务，参加铁路附属地区会审公堂及其分署对中国人民的非法审判。另还有教育、宗教事务、卫生、兽医和报刊发行所等五科，分别管理铁路附属地区有关事项。

东省铁路公司民政处的这套组织机构，充分表明沙皇政府是要在中国领土上建立起一整套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之外的统治制度，在东省铁路公司附属地及沿路市镇、村庄，建立一个隶属于沙皇政府的“国中之国”。这是沙俄原先“黄俄罗斯”计划的再版。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经尼古拉二世核准，俄国内政部正式公布《东省铁路附属地民政总则》十条。第一条，规定东省铁路公司在铁路附属地内设立民政处；第二条，规定在哈尔滨及铁路沿线地方，于必要时得由当地居民组织“自治会”，受铁路公司节制。凡没有建立“自治会”的地方，一切市政管理都归铁路公司统办。但警察权，无论该地建立“自治会”与否，都统由铁路公司掌管。第四条，规定“自治会”的组织和职权都由铁路公司决定。

在公布上述《总则》的同时，俄国内政部还公布了一份《关于哈尔滨市自治体规则》，对于建立所谓“自治会”作了具体规定。

根据这个《规则》，哈尔滨市"自治会"由六十名议员组成；议员由选举产生，在市内居住一年以上，拥有土地和房屋的租金年达六百卢布以上，或一年交纳公益捐在十卢布以上的人，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市议会产生理事长一人、理事五人，组成市理事会，作为市的行政管理机构（市政府）。理事长（市长）必须由俄国人担任。市议会与市理事会所有重要决议，都必须经东省铁路公司认可，方得施行。"自治会"有权征收下列各项税金：房地产税、商工业税、车马税、不动产转让税、铁路运送货物税，等等。而设立"自治会"地区的一切市政，举凡地方产业、商业、教育、卫生等等，都由该会统一掌管。这套规则，是完全仿照俄国国内各都市的市政制度制定的，正象《东三省政略》所说，"其注意在据有该处全部之行政权，而借选举为名，以排斥中国所派官吏得以为所欲为。是讵独干预我政治，攘夺我主权，直欲开割据领土之渐也。"①

沙皇政府在正式公布上述《总则》与《规则》时，还宣布：将于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正式建立各地"自治会"。东省铁路公司行政处土地科，立即着手编造选举人名簿，进行成立"自治会"的准备。

沙皇政府将这些非法活动，说成是按照《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行事。因为这个章程的第六条曾规定："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准纳税，由该公司一手经理，准其建造各种房屋工程，并设立电线，自行经理，专为铁路之用。"沙皇政府硬说这个章程的法文本中，"一手经理"四字系"治理"之意，应包括经理沿线各地的行政权。

清朝政府外务部在给俄国公使的照会中，特别着重驳斥了

① 《记东清铁路自治会》，见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三"铁路交涉篇"，第一二页。

沙皇政府对“一手经理”四字的曲解，指出：根据《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这四个字乃是专指准许该公司在铁路实在占用之地，一手经理建筑各种房屋并设立电线，以供铁路之用，与地方行政权毫不相干。该合同章程曾明确规定：“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政府设法保护。”“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事，由地方官照约办理。”这说明，铁路地区是属中国领土主权范围以内的。针对沙皇政府要剥夺中国在该地区行政司法权力的阴谋，清朝政府外务部在照会中抗议说：“按照合同第六条‘一手经理’一语，该公司只有经理铁路地段之权，并无治理铁路地段内人民之权。经理地段与治理人民，截然不同。该公司既无治理人民之权，即无给予人民以地方自治之权。……所有哈尔滨、海拉尔自治会名目，中国政府断不承认。”①

沙俄在遭到驳斥后，理屈词穷，但仍强辩说，东省铁路地段与租界性质相同，各国既可在租界设立工部局，俄国便可在东省铁路沿线建立理事会，理事会与工部局不过名称不同而已。清朝政府外务部对这个强词夺理的解释加以驳斥，指出：“此项铁路地段与租界大不相同。”“此项铁路地段系专为建造行使铁路起见，其宗旨总不得出乎铁路事宜之外。断不能援租界设立工部局为例。”②

沙皇政府不顾清朝政府的连续抗议，仍然将它在东省铁路区域内成立民事行政机构的计划付诸实施。一九〇八年二月（光绪三十四年元月），东省铁路公司一手操纵进行了哈尔滨市“自治会”选举，建立了以远东军总司令伊凡诺夫为头子的“自治

① 《外务部复俄使照会》（一九〇八年三月二日），见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三“铁路交涉篇”，第三五页。

② 《外务部复俄使照会》（一九〇八年九月十六日），见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三“铁路交涉篇”，第三六页。

会”。三月，成立了哈尔滨市理事会，俄国人贝尔格担任哈尔滨理事会理事长。接着，在满洲里、海拉尔等地也如法炮制，建立了同样的机构。这些伪“自治会”、“理事会”机构一成立，便勒逼中国商人向该会申请和领取售货执照，摊派苛重的捐款。在遭到中国商人拒绝和抵制后，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俄国警察便大批出动，封闭各地中国商人所开店铺。哈尔滨最先动手，满洲里、博克图、昂昂溪、海拉尔继之。他们捣毁商店的匾额，毁弃货物，封闭店铺，驱逐商民，羁押中国官员。在以后三个月中，各地中国商人的店铺封而复启、启而复封，共三次。大批中国商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屋，失去家产，在冰天雪地中缺食露宿。清朝政府提出抗议，沙俄方面忽而说由东省铁路公司负责，忽而说是奉沙皇政府命令，忽而又说外交部不管此事，应找财政部交涉，实际上是拖延时间，以便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清朝政府承认。

沙皇政府还积极排斥各列强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各国侨民要向自治会纳税，在哈尔滨设立领事馆要先获得它的同意。因此，英、德、美各国群起反对（日本另有企图除外）。自认在俄、日间搞均势成功的美国吵得最凶，国务卿罗脱说，《东省铁路章程》法文本和中文本都没有让俄国拥有这种政治权利，这是同《朴茨茅斯条约》宣言中列强在中国东北“机会均等”的原则相违背的。

一九〇九年五月十日（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清朝政府屈服于沙皇政府的压力，派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梁敦彦，和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等签订《东省铁路公议会大纲》。大纲规定，在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等铁路沿线所设立的市、镇“公议会”，有决定各地方事项之权。大纲虽不得不规定“铁路界内，首先承认中国主权，不得稍有损失”，在“公议会”中“中外人民共享平等权利”，但却又声称东省铁路公司对各“公议会”有“监察之权”，

"公议会"所定事项，皆须经该公司"核夺施行"。① 根据这个大纲，沙皇政府实际控制了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等东省铁路沿线市、镇的行政权。

除行政权外，沙皇政府还通过东省铁路公司，继续放手攫夺各地的军警权、司法权、邮政权、内河航行权及教育权，等等。

沙俄在同日本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中，曾规定沿铁路线每公里得设"护路兵"十五名。清朝政府从来没有同意沙俄这种蹂躏中国主权的行为。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驻扎在东省铁路附属地的俄军，共有步兵五十四个中队、骑兵四十二个中队、炮兵四个中队。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调整为步兵六十个中队、骑兵三十六个中队、炮兵四个中队、工兵一个中队。此外，还有技术兵三个旅，及一个模范教导营。

沙皇政府还一手垄断了铁路附属地的警察权。早在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东省铁路通车不久，铁路公司就擅自建立了一支警察部队，配置沿线各地，本部设在哈尔滨。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在行政警察外，又设立了宪兵队，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改称路警。沿江河地区还设立水警。这些警察直属铁路公司行政处，被用来维护铁路公司的统治秩序，并且不准中国警察进入东省铁路附属地区。沙俄侵略者无论犯什么罪，只要躲进附属地，就可逍遥法外。

东省铁路附属地区的司法权，早在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就已被沙俄所攫取。当时，俄国财政、外交、司法三部有关成员，曾组成一个"东三省司法会议"，正式发布《关于东省铁路附属地法权的敕令》，并在哈尔滨、海拉尔设立初审法庭。其余各附属地司法事件，则分别属海参崴、赤塔、旅顺三地地方法院处

① 《中俄公议会大纲条款》，见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三"铁路交涉篇"，第四三——四四页。

理。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旅顺地方法院迁至哈尔滨，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改名为国境地方法庭。国境地方法庭下辖初审法庭十一所、监狱五所，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司法机构。

一九〇八年一月(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东省铁路公司在哈尔滨及沿线十二个大站，正式开办俄国邮局，一手控制了东省铁路沿线地区的邮政权。

松花江是黑龙江最大的支流，全长一千八百多公里，它的主要支流有嫩江、呼兰河、牡丹江等。沙俄早就非法夺取了这一重要河道的航行权，并一直阴谋使之合法化。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出兵强占东北期间，借口运输铁路器材，派轮船闯进松花江溯流而上，直抵哈尔滨。后来，更上溯至吉林省城，从运输铁路器材，发展到输载客货，进而设立水利会，在中国内河征收轮船通过税。清朝政府方面屡次提出抗议，沙俄都置之不理，反而一再施加压力，强迫清朝政府承认既成事实。一九一〇年八月八日(宣统二年七月初四日)，俄国驻华公使馆终于强迫清朝政府外务部，签订《松花江行船章程》，达到了他们的罪恶目的。

在这同时，沙俄帝国主义还加紧对东北北半部的文化渗透。东省铁路公司民政处的宗教事务科，下辖十大教堂，分布于哈尔滨、横道河子、一面坡、满洲里、齐齐哈尔等地。哈尔滨还有四个教堂，直属海参崴教区。这些教堂的主要使命就是广泛搜集情报，并以在东方传播"俄罗斯文明使命"为名，积极灌输奴化思想，要中国人民做他们恭顺的臣民。东省铁路公司还在哈尔滨等地开办一批小学校、简易商业徒工学校、煤矿铁道学校，传授"圣经"，进行职业训练，推行奴化教育。沙俄又成立了一个"东三省文化研究所"，盗窃东北各地的文物，研究东北各地和内蒙古的情报，为沙皇政府的侵略出谋划策。东省铁路公司新闻发行所，则创办了《远东报》、《亚细亚论坛》等中俄文报刊，大造舆

论，为它的侵略活动开路。

从上面所述的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沙皇政府通过一条东省铁路，已经逐步攫取了东北北半部铁路沿线市镇与铁路两侧广大地区的立法、司法、行政、军事、赋税、市政、教育等权。《东三省政略》写道：俄日战争后，沙俄"向于南满失之者，今则欲于北满偿之。设自治之会，收货票之捐，蹂躏我山林，广购我疆土，私挖矿产，则沿边在掌握之中；限制华兵，则路界为逋逃之薮。恣睢跋扈，任意取求"①。反映了沙俄帝国主义在东北北半部这种得寸进尺、积极进行扩张的情况。

正因为东省铁路在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中国在东北北半部修筑铁路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在东北北半部修筑铁路的计划，都遭到沙皇政府的强烈反对。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美国垄断资本就想在东北修筑新法铁路(新民屯到法库门)，同俄、日两国竞争。但由于日本反对，未能实现。在这之后，美国又积极酝酿修建锦瑷铁路(锦州到瑷珲)的计划。当时清朝政府和以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为首的东北地方官吏，都幻想借助这条铁路的修建，对俄、日"隐杜垄断之谋"，"阴作牵制之计"。② 因此，于一九〇九年十月二日(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与美国金融集团势力订立了《锦瑷铁路借款草合同》。十一月六日，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还提出"满洲铁路中立化"的计划，要求将东北所有铁路、公路都置于国际银行团的管辖之下。③

---

①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三"铁路交涉篇"，第一——二页。

② 《(锡良、程德全致枢垣)遵旨等借洋款议筑锦瑷铁路电》(一九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见《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九，第三三页。

③ 《美国外交文件》(一九一〇年)，第二三六——二六九页。

美国金融集团势力企图在中国东北扩张，不但立即受到俄、日的一致反对，还促成了俄、日的进一步秘密勾结。一九一〇年四月七日（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俄国财政大臣卡柯夫采夫对日本驻俄大使本野说："如果满洲的土地将来必须属于别的国家，那么，就只能是属于日、俄两国。我确信，两国考虑到将来的变迁，就必须进一步巩固一九〇七年的协约，缔结新的协定。"四月十日，斯托雷平又亲自找本野谈话，表示"热忱希望日、俄两国间缔结比一九〇七年的协约更进一步的、亲密的协约"，敦促日本方面"不要失去这一时机，应从速进行。"① 沙俄方面的这种态度，使日本政府非常满意。本野听了伊兹伏斯基关于俄、日瓜分东北的明确倡议时，就很高兴地回答说："本人抱有全然相同的意见。假如这一意见果然是日、俄两国政府的意见，而又不要以这样露骨的语句来表现，我想，要找到一个同样意思的文句，那将不是一件困难的事。"②

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伊兹伏斯基和本野一郎分别代表俄、日两国政府，正式签订第二次《俄日协约》和第二次《俄日秘密协约》。

公开发表的"协约"，共三条：第一条，规定"两缔约国以发展列国之交通及商业为目的，相约互相友好地合作，以便改良各自在满洲所筑铁路及整理此项铁路之联络，并不得进行对于实行此项目的有害之一切竞争"；第二条，规定"两缔约国相约维持尊重基于迄今日本国与俄国，及两国与中国所订之一切条约，及其它协定而形成的满洲现状"；第三条，规定"如有属于

① 《关于新日俄协商与俄国总理外交财政大臣会谈的报告》（一九一〇年四月十一日），见《日本外交文书》第四三卷第一册，第一一二页。

② 《关于新日俄协约的内容及起草问题和俄国外交大臣协议的报告》（一九一〇年五月十五日），见《日本外交文书》第四三卷第一册，第一一九页。

侵害上述现状性质的任何事件发生，两缔约国得随时互相协商，确定为维持该现状而采取必要措施”。与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第一次公开的《俄日协约》明显不同的地方是：一字不提“承认中国之独立与领土完整”；对承认“各国在华商业之机会均等主义”，也噤若寒蝉；将原先用“和平方法”维持现状，改成了两国共同采取“必要措施”，来对付第三国。当然，这就意味着“非和平”方法。

“秘密协约”，共六条：第一条，确认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划分势力范围时所确定的分界线；第二条和第三条，重申两国互相尊重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扩展其特殊利益；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各自担保禁止在他缔约国的满洲特殊利益范围内之一切政治活动”；第五条，规定两国经常互相协商，并规定“特殊利益如感受威胁时，两缔约国同意采取防卫此种利益之办法”；第六条，相约对此条约“严守秘密”。① 这个密约，实际上是沙俄勾结日本瓜分中国东北，并联合对付第三国干涉者的军事同盟条约，是第一次《俄日协约》和《俄日秘密协约》的继续和发展。

第二次《俄日协约》和《俄日秘密协约》的签订，对于沙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具有重要意义。沙俄侵略者借此进一步巩固了在东北北半部的侵略势力。由于这个协约和密约协调了同日本的关系，沙俄得以腾出更多的力量，来加强对中国新疆、蒙古等地区，特别是对蒙古地区的侵略。同时，对于沙俄加强国内的统治及同德、奥在西方争霸的力量，也有重要意义，因为沙皇政府可以借此将它的视线重新集中于东欧和巴尔干，并抽调在东方的兵力，加强对国内人民的镇压。以俄罗斯帝国喉舌自居

①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册，“文书”第三三六——三三七页。

的《新时代》就说："俄国于东亚和平得到保证后，现在能够转移它的全部视线于国内改革，并重新恢复其大国的地位。"①

第二次《俄日协约》和《俄日秘密协约》的签订，对于日本也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但借此进一步巩固了在中国东北南半部的殖民统治地位，还得到沙俄的支持，在协约和密约签订后不久，就宣布将朝鲜并入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

正因为如此，列宁在评价第二次《俄日协约》和《俄日秘密协约》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乃是一个"让日本'并吞'朝鲜和俄国并吞蒙古的条约"②。

三、蚕食中国东北边境领土，逼签《满洲里界约》

俄日战争后，沙俄帝国主义除了通过东省铁路公司全面加强对中国东北北半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控制外，还贪得无厌地不断蚕食中国东北边疆的领土。

首先，是拒不交还江东六十四屯。

一九〇〇年七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下旬，江东六十四屯中国人民被血腥屠杀的血迹未干，沙俄侵略军就宣布将沿江中国领土置于军事管辖之下。阿穆尔军区司令格里布斯基根据总督格罗提柯夫授意，抛出了一个《占领区治理章程》，规定江东六十四屯"均归俄官治理"，"华人房屋既毁者不许重修，未毁者留

① 《驻彼得堡大使波达尔斯伯爵上帝国首相柏特曼何尔味公文》（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九日），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卷，第一六二页。

② 《论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一二七页。

备屯驻俄兵、储放军需之用”。还规定“凡华民曾逃出结雅河外者，不准复归，所有田土拨与俄国移居之人使用”。① 在这之后，沙俄侵略者便强行霸占了江东六十四屯，开始组织向江东六十四屯移民。

按照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第一款，江东六十四屯应和东北其他地方一样，仍归中国版图，由中国官员治理。但是，沙俄侵略者却拒不履行这一规定，反而加紧对这地区的移民。到一九〇七年八月（光绪三十三年七月），沙俄迁往江东六十四屯的军屯户，已达三百五十二家，民屯户二百十一家，建立大小屯店二十处，图谋永久占据。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和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清朝政府和东北地方官员曾经多次照会俄方，指出江东六十四屯本是中国领土，载在约章，俄方应无条件遵约归还。而沙俄侵略者却一面敷衍推诿，说这事应由两国政府定议，地方官无权决定；一面更加紧向江东六十四屯移民。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又移置军屯户二百五十七家，“所占界内，均已垦地”，“经营布置，节节逼紧。”②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被沙俄侵略者强行赶出的江东六十四屯人民，陆续聚集到瑷珲的已有五六千人，他们“十室九空，赤贫如洗。其鳏寡孤独、困穷无告者，指不胜屈”③。他们强烈要求收回世代居住的家园和用血汗浇灌出来的土地。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清朝政府再次向沙俄交涉。俄国驻华公使竟蛮横地说：中国人既已离开其地，就“不能仍享此占地之权”。黑

① 《关于北满俄清战争续报之件》(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二日)，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三卷别册一，第七六八——七六九页。

② 姚福升：《声覆调查江左各情并仍请追索文》，见《瑷珲县志》卷五。

③ 姚福升：《据约辩论追还江左议》，见《瑷珲县志》卷五。

龙江巡抚周树模在给清朝政府外务部的信中，说：中俄《瑷珲条约》明确规定，江东六十四屯原住之中国人，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归中国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不得侵犯；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中俄勘分东界时，再次明确规定，黑龙江以北遇有中国人居住之处，及中国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侵占；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和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中、俄两次在江东六十四屯与俄人属地间勘分界址，有犁沟为证、图册为凭；这些条约充分证明，江东六十四屯“实与划归俄属者不同”。信中还写道：“庚子事起，除俄人招集华工无凭查考外，各屯旗户悉被俄人驱逐入江，残其生命七千余人，据其财产三百余万，一切所有权利均被俄人侵占。违约之咎，实在俄人。所有各该屯旗户损失，自应由俄人如数赔偿”，沙俄侵占地亩，应该悉数交还中国人民照旧居住，仍归中国官吏照旧管理，“方昭平允，而符原约。”周树模指出：“条约上既准各旗户在该地永远居住，则该地即为旗屯永远之业。”而且“前次离开该地之华人，因系俄人以强力驱逐，并非自行离开。今日请复旧业之华人，即系从前原住之华人”。①对于中国方面所申述的理由和所提出的要求，沙俄侵略者无词以对，便装聋作哑，对此置之不理，使江东六十四屯问题，从此成为一个历史悬案。

在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村屯也横遭蹂躏。根据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中俄《北京条约》和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勘分东界碑文，在乌苏里江以东“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原住之中国人民，其向来谋生出入行走之路，应听其便，俄国人不得拦

① 《（黑抚周树模致外部）俄人占瑷珲江东六十四旗请据理力争函》（一九〇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见《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五，第三六——三八页。

阻"①。这是中国人民可以永久居住的明确规定。但是俄日战争后，俄国当局公然违背上述规定，千方百计加紧打击、迫害世代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人民，剥夺中国人民所享有的渔猎、农垦权利。如乌苏里江以东呢吗口一带，有驿马、瓦口、鸡心、挠头、刀兵河等五屯，被称之为"五道沟"，"旧有华民设立地营，以安生业。"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沙俄侵略者无理将沟中屯长郭万有等五人抓去，监禁在双城子俄国监狱内。一九〇九年五月一日(宣统元年三月十二日)，"俄兵多名，分头进沟，驱逐华民，只准只身出沟，不准携带牲畜农具。稍一迟回，即被俄兵枪击。"②在俄国当局残酷迫害下，到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前后，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中国人的村屯，只剩下大约十个了，③其余的村屯都被俄国移民占领，中国人耕种的土地和渔猎之区，也为俄人所霸占。中国人依照中俄《北京条约》在乌苏里江以东所保留的权利，被俄国当局剥夺殆尽。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有一个由两江冲积层构成的大洲渚。整个洲渚呈不规则三角形。这就是著名的抚远三角洲。东北人通称作"黑瞎子岛"。在中国东北，"黑瞎子"是对"熊"的另称。这个三角洲，东西长约九十里，南北宽约五、六里至四十里不等。洲渚西南为一条连接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水道，原名通江子水道，今名抚远水道。该水道水流有时从黑龙江流向乌苏里江，有时则相反。中国东北人民世代在这里居住、打渔、狩猎。一七三四年法国国家地图官唐威尔，根据康熙派遣的传教士测量得的经纬度所绘制的中国地图，就记载着抚远三角洲上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〇，第九——一〇页；《中俄约章会要》中卷，第九——一〇页。

②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一"边务·蜂蜜山篇"，第七页。

③ 南满洲铁道股份公司编译：《远东俄国领土内的黄种人问题》，第五页。

有海克特累等中国村屯。① 一七六〇年(乾隆二十五年) 编绘的《清乾隆内府舆图》，记载岛上有悟苏里昂阿、木克得赫噶珊、漠林乌宁屯等村屯。② 根据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中、俄边界线经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口(在今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城下)，中、俄两国以江为界，黑龙江北岸和乌苏里江东岸的土地属俄国，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所有地方，皆属中国。抚远三角洲位于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毫无疑问，即使根据这个不平等条约，它也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以江为界，就是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所以，中国船舶经两江汇合口的主航道航行，同样是不可剥夺的权利。

沙俄侵略者在乌苏里江以东逐渐站稳脚跟后，便处心积虑想把这个三角洲劫为己有。为此，他们将标明中、俄分界的耶字界牌不断地非法加以挪移。

耶字界牌，最初于一八六一年七月十九日(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由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和俄国官员吉成克，会同树立在抚远三角洲东北乌苏里江口近岸的莫勒密地方。当时，俄方代表吉成克认为："莫勒密地方低洼，立牌恐被冲没"，建议在乌苏里江口往上三里多远的一座高阜上立牌。富尼扬阿同意这一建议，但又感到界牌立在高阜，"距岸较远"，因此仍然在莫勒密地方立了一面界牌，与高阜上的界牌互相印证。③ 一八七七年七月(光绪三年六月)，界牌被水冲没，三姓副都统长麟和俄国官员巴雅尔，又"同至乌苏里江口两岸"巡查，于"原立被水冲没之莫勒密地方，择其高阜免被水冲处，竖立耶字界牌一个"。双方官

① 杜赫尔德：《中国及中国蒙古地域志》下卷，一七三八年伦敦英译本，附唐威尔绘《中国地图》。

② 《清乾隆内府舆图》(《乾隆十三排》)，七排东二、东十九、东二十。

③ 见《吉林通志》卷五五，第三二页。

员曾将两国界址，“互相出具文字，永为查照。”①

为了改变乌苏里江口这段中、俄边界，侵占抚远三角洲，沙俄侵略者经过长时期策划，采取卑鄙手法偷偷摸摸地挪移耶字界牌。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清使吴大澂与俄国官员会同重勘东界时，协领顺凌与翻译佟敖三、纪凤台（俄籍华人）等人，曾会同俄官重立耶字界牌。这时，俄国官员勾结纪凤台等人，谎称耶字木牌发现于乌苏里江东岸的卡扎克维切夫地方，要求在此地立牌，并将木牌换成石碑。②由此，耶字界牌由乌苏里江口向南移动了好几十里。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俄国军官带领二十多名士兵，闯入中国领土，又将界碑强行移到乌苏里江西岸与卡扎克维切夫遥遥相对的乌苏里镇（当地又称二站）。这样，界碑距莫勒密原立耶字界牌处更远了。③接着，沙俄侵略者就派兵侵入三角洲，干涉中国人民渔猎、樵采等生产活动，强迫中国人民向俄国官厅纳税，明目张胆地占据这一地方。

界牌的移动，绝对抹煞不了中国对抚远三角洲所拥有的主权。俄国编绘的大量地图，都曾标明抚远三角洲属于中国。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俄罗斯帝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探险天文组长柳德维克·苏瓦尔兹编绘的《阿穆尔地方、勒拿河、叶尼塞河、萨哈林岛地图》，就是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口为中、俄分界线的，抚远三角洲在图上非常明确地标为中国领土。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俄国编绘的《俄国亚细亚地图》上，抚远三

① 《（吉林将军铭安、玉亮奏）宁古塔、三姓副都统会同俄官补修界牌分别勘立折》（一八七七年十月），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第二三页。

② 魏声龢：《说耶字碑国界》，见《东北丛刊》第一七期。

③ 徐曦：《东三省纪略》，一九一五年上海版，第三二页；《呜呼界碑》，载《民立报》，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角洲也标明属于中国。一八九一年莫斯科出版《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一书所附《东西伯利亚地图》，同样承认抚远三角洲为中国领土，将中、俄国界线沿乌苏里江直画至与黑龙江汇合口。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俄国内政部中央统计委员会编绘的《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州县地图》中的哈巴罗夫斯克图，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俄国总参谋部编绘的《远东地图》，也都承认抚远三角洲是中国领土。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地图，更确认中国对抚远三角洲的主权，例如曾译成中文的一九五四年苏联内务部测绘总局出版的《苏联地图集》远东（南部）地图上，便明确地将中苏国境线画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城下，抚远三角洲完全在中国境内。

事实上，就在沙俄侵入抚远三角洲以后，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中，还继续对抚远三角洲进行管辖。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清朝政府地方官员还曾派劝学员到岛上，劝各户儿童进学校学习。直到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沙俄侵略者才逐渐偷偷实现了对抚远三角洲的控制。

除此之外，沙俄侵略者还经常越界私垦、狩猎、伐木和割草，破坏边界现状，挑起边界纠纷，进而借此向中国提出新的领土要求。

这类破坏边界现状的事件，几乎到处都曾发生。东部，如蜂蜜山地区，俄人越界私垦、猎牲、伐木事件，就从未间断过。北部，如瑷珲地区，沙俄侵略者于沿江上游，越境伐木、割草、掘石、捕鱼以及种植、游猎，更是层出不穷。在西部呼伦贝尔地区，沙俄侵略者活动最为猖獗。因为从黑龙江迤西塔尔巴干达呼山至额尔古讷河陆路交界地区，“沿边鄂博岁次毁失”，沙俄侵略者“遂潜侵占”，越过界河额尔古讷河，“驱逐我华人，焚毁我卡伦，盘踞我金矿，安设水磨，垦种荒地，河中之鱼、山中之草木鸟兽，

均一任其取携。”①据清朝政府估计，俄日战争结束时，沙俄侵略者就已通过越界开垦，“成熟地二万垧，移户口数千家”②。以后，更有增无已。到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初，仅海拉尔河到莫勒克河一段，俄人越界搭盖的窝棚就有三百余处，男女共一千五百余人，垦地约一万余垧。而在哈拉尔河、鄂里霍普沟等地，俄人私挖的矿坑，则达二百余个。③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清朝政府外务部照会俄国公使，要求会同重勘塔尔巴干达呼山至额尔古讷河西岸之阿巴哈依图山的陆路边界鄂博，改立石柱，并清查额尔古讷河水路界线，以清界务。俄国方面一直拖到一九一〇年五月（宣统二年四月），才派出儒达可夫等人，与清朝政府呼伦贝尔地方官员开始会谈。

从这年五月至九月，四个月中，中、俄双方进行了十多次谈判。从这年九月到次年四月，双方又实地会勘了水陆两路边界。在会谈和会勘过程中，俄方一直蓄谋侵凌，恣意要胁。会勘水路界址时，俄方动辄以“新旧河身为词，意在并包洲渚，独占航道”④。如长达三十多华里的大洲渚阿巴该图洲，位于额尔古讷河东岸和海拉尔河的一条河汊的西岸，而儒达可夫强指这条小河汊为老额尔古讷河，借此把阿巴该图洲说成俄国领土。又如延袤百余里的孟克西里洲，位于额尔古讷河东，毫无疑问是中国领土。⑤而儒达可夫却同样毫无根据地强指流经该洲东部的一条宽不过丈余、一经水落即干旱的小河汊为老额尔古讷河，阴谋

① 宋小濂：《呼伦贝尔边务报告书》，“第一国界”，一九〇九年版。

② 《光绪三十一年以俄约将次开议饬唐绍仪勘中俄界址》，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四四。

③ 《上外务部论俄人越垦》（一九〇六年六月），见《赐福庼启事》卷二。

④ 《中俄界务处会议录》，见《黑龙江志稿》卷三五，“交涉”一，第三〇页。

⑤ 《（东督徐世昌覆外部）孟克西里洲地方向属我境俄人抗不纳税乞主持函》（一九〇九年三月十九日），见《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二，第三八页。

将孟克西里洲并入俄国。会勘陆路界址时，因国界鄂博大都毁失，而蒙古人致祭用的鄂博则遍处皆是，俄国官员便乘机浑水摸鱼，只要对沙俄扩张领土有利，致祭的鄂博也都变成了国界的鄂博，如果对沙俄扩张领土不利，确实是国界鄂博，俄方也不承认，拒绝写进会勘记录。俄方甚至任意信口开河，将举世公认、也为沙俄一贯确认的中国领土满洲里，划入俄国版图。清朝官员以大量事实揭露了俄方官员的荒诞无稽，儒达可夫恼羞成怒，竟"一味狡执骄横，恫吓之态往往形之声色"①；甚至"调来兵队，越界开枪，肆意恫喝"②。

接着，谈判转到齐齐哈尔进行。俄方派出菩提罗夫为会勘边界大臣，清朝政府的代表则是黑龙江巡抚周树模。谈判从一九一一年六月（宣统三年五月）开始，历时近七个月。十二月二十日，沙俄侵略者乘清朝政府即将倾覆的机会，强迫周树模签订了《满洲里界约》。

沙俄虽然不得不承认满洲里是中国领土，但是，由于俄方将虚构的所谓"老额尔古讷河"塞进了《满洲里界约》，沙俄侵略者竟妄图凭借这个界约，将额尔古讷河以东的阿巴该图洲、孟克西里洲、验牛圈洲（即阿列里扎洲）、孟嘎罗夫斯克洲、巴图尔和硕洲（即挪维粒〔粗〕鲁海图洲）、巴雅斯胡朗图温都尔洲（即则尔果为洲）等大小洲渚，并入俄国。③这个界约所要划定的各鄂博位置，与一七二七年原鄂博位置相比较，也都向南移动了十数里至三十余里不等。

但当《满洲里界约》签订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由于清朝政

① 《（黑抚周树模致外部）勘界事俄员狡执骄横请勿庸在界立案函》（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一日），见《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一九，第二七——二八页。

② 周树模：《江省中俄边界办结情形折》（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见《宣统政纪》卷四二。

③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七七七——七九〇页。

府很快被推翻，这个条约并未经清朝政府批准施行，条约完全无效。①

沙俄侵略者在不断蚕食中国东北边境的同时，还公开鼓吹嫩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是一个"综合而完整的殖民区域"，"兼并北满洲，对于我们是不可避免的、迫切需要的事情"。

在俄日战争结束后最初一段时期，沙俄吞并中国东北领土的叫嚷，曾略为收敛。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第一次《俄日协约》和《俄日秘密协约》签订后，沙俄在东北北半部逐步站稳了脚跟，又发出了吞并"北满"的叫嚣。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第二次《俄日协约》和《俄日秘密协约》签订后，在沙俄官场和地主资产阶级报刊上，吞并"北满"的声浪更是甚嚣尘上。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日（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一日），俄国内阁曾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吞并东北北半部的问题。会上，陆军大臣苏哈姆林诺夫叫嚷："目前是我们依照与日本所订立的协定而兼并满洲的极其有利的时机。"他鼓吹"从战略的需要"考虑，俄国必须兼并东北北半部。外交大臣沙查诺夫表示，他完全相信，对俄国说来，东北北半部的兼并是一种迫切的需要。但是，他认为目前的时机并不是有利的，因为美国、英国可能反对俄国直接吞并，日本也可能不同意俄国的吞并计划。财政大臣卡柯夫采夫则认为，俄国在东北北半部的地位异常巩固，完全不必耽心"微不足道的中国军事力量"，会威胁俄国的这种地位。因此，他主张完全不必急于采取吞并的步骤，以免在远东对华关系上引起麻烦。会议最后一致决定："在目前，兼并北满是危险的。但事态的发展会迫使俄国采取这样的步骤。因而，各部必须以这样的方针作为指导，即：我们在北满的既定利益必须彻底加以维

① 参见《黑龙江志稿》卷三五，第四四页所辑录的一九二〇年护理知事赵春芳与俄罗斯远东共和国外交代表坡霍瓦林斯基的交涉文件。

护，以便在未来的时刻实现合并的最终目的。”① 事实一再说明，沙皇政府虽然没能立即把东北北半部直接并入它的版图，但是它的全部侵略活动，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作准备的。

四、加紧对中国新疆地区的侵略

俄日战争后，沙皇俄国一方面强化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殖民统治，以此为基地，加紧向中国东北北半部进行扩张；另一方面，又强化在土尔克斯坦即中亚细亚地区的殖民统治，以此为基地，加紧向中国新疆地区进行扩张。

列宁曾将土尔克斯坦称作“最纯粹的殖民地”②，这是因为沙俄侵略者一贯对土尔克斯坦实行最残暴的殖民统治和掠夺。俄日战争和第一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镇压后，沙皇政府更加强了它对土尔克斯坦人民的镇压和统治。如一九一〇年被派往吉尔吉斯镇压卡塔-库尔干地区乌兹别克人起义的俄国军官，曾公然宣称：“俄罗斯士兵的一个脚掌，要比一千个下贱的萨特（这是沙俄侵略者对中亚细亚定居于城市的少数民族的蔑称）的脑袋更为宝贵。”③ 在哈萨克的沙俄殖民统治者，也公开说：“除了屠杀，没有其他的办法统治哈萨克人。”④ 沙俄侵略者常常极其野蛮地将当地居民斩尽杀绝，或统统赶走，把他们的村庄夷为平地，妄图借此在当地居民中造成恐怖，迫使他们俯首帖耳供沙俄殖民者奴役。在原先属于中国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七河地区的沙俄军事头目，在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给所属各

① 《沙俄内阁部长临时会议纪要》（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日于彼得堡），见西伯特《协约国外交与世界》，一九二一年伦敦版，第二四——二七页。

②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三三二页。

③ 狄曼斯坦恩：《过去和现在》，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第二〇——二一页。

④ 戴威士、斯蒂格：《亚洲苏联》，一九四六年中译本，第九九页。

县县长及警察所长的命令中，说："土著人民使我们感到兴趣的，仅仅是这样一点：即他们是一种材料。这种材料，在不久的将来，可以造就出一般的俄国农民，尽管他们具有穆斯林的信仰。所以，应该努力使他们极端尊敬所有的俄国人。凡是那些胆敢对此不服从的人，无疑都将落到悲惨的下场：他们或者变成无地的农民而活活饿死，或者俄国将会处置他们。"①

沙皇政府强化对土尔克斯坦的军事殖民统治，除了军事、政治目的外，在经济上，是为了保障它对当地非俄罗斯各族人民骇人听闻的掠夺。内阁枢密官帕林在《巡查土尔克斯坦地区的报告》中写道：土尔克斯坦"从它归并给俄国的第一天起，俄国政府就对它产生了双重兴趣：一、从经济上来看，它是国家收入的新源泉，国内生产的各种产品的新市场；二、从对外殖民来看，它是从中部省份转移多余居民的新场所。"②

作为沙皇政府"收入的新源泉"，土尔克斯坦人民负担的捐税越来越重。从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塔什干的税收增加了几乎两倍，浩罕的税收增加了两倍半，撒马尔罕的一些乡村，税收增加了八到十倍。居民欠缴的赋税，一年比一年增多。撒马尔罕、锡尔河以及费尔干纳地区的农民，一九〇五年的欠税额不到二十五万卢布，一九〇九年已增加到一百四十万卢布以上。③

由于中亚细亚被沙皇政府看成是安置移民的新场所，因此大批沙俄殖民主义者涌入这一地区。据俄国官方统计，在土尔克斯坦和哈萨克草原地区，俄罗斯人一八九七年仅有六十九万，

---

① 《一九〇七——一九一四年哈萨克斯坦的工人和农民运动》（文件集），一九五七年阿拉木图版，第三六一页。

② 《土尔克斯坦国民经济一览》，一九一一年彼得堡版，第三页。

③ 土尔舒那夫：《1916 年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起义》，一九六二年塔什干版，第八六、八七页。

一九一一年剧增到一百九十五万，增加了一点八倍。① 沙俄殖民主义者来到这里后，肆无忌惮地掠夺当地居民的土地。从一九〇七到一九一五年，沙俄殖民主义者仅在七河地区，就从当地居民手中夺取土地三百二十万俄亩；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从当地居民手中夺取土地三百八十万俄亩。② 吉尔吉斯北部皮什彼克仅一个县，从一九〇六到一九一四年被没收为"移民地"的土地，就近八十八万俄亩。③ 沙皇政府将哈萨克族等人民，从他们世代开发的肥沃土地上驱逐出去。采取的步骤是："凡属荒址，辄遣该民前往游牧。俟其荆榛剪尽，随令本国俄民安居，再将哈民驱而前进。"④

土尔克斯坦也是俄国垄断资本最重要的原料供给地之一。沙俄侵略者从这里掠夺煤、石油等各种矿物资源，和棉花、毛皮等各种农、牧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棉花。二十世纪头十年内，俄国纺织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一九〇〇年棉纺业的生产总额近二亿六千万卢布，一九一〇年增长到近四亿九千五百万卢布。由于俄国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一千万普特左右的棉花，⑤ 因此，俄国资本家用尽一切办法，在自己的殖民地土尔克斯坦发展棉花生产。一九〇二年，土尔克斯坦的棉田面积是十九万四千俄亩，一九一一年剧增到三十七万八千俄亩，加上布哈拉棉田十万俄亩，基发棉田五万俄亩，俄国在中亚的棉田，总计达五十

① 南满洲铁道股份公司编译：《亚细亚俄罗斯的居民》，一九二八年大阪版第三九页。

② 图尔松巴也夫：《关于哈萨克斯坦农业移民史》，一九五〇年阿拉木图版，第六一页。

③ 卢宁等：《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九五七年中译本，第二七页。

④ 杨缵绪：《谨拟整理新疆外交办法折》，见《新疆刍议》。

⑤ 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庶务部调查科编译：《亚细亚俄罗斯的国土和产业》下卷，一九二四年大连版，第八五——八六页。

二万八千俄亩。一九〇二年，从中亚输往俄国的棉花，是六百万普特，一九一一年已增至一千三百二十万普特。①

由于劳动力不足，沙俄殖民主义者在土尔克斯坦地区，同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一样，也招募了大量华工。据一九一〇年粗略统计，"大约俄属萨玛尔(撒马尔罕)共有中民(指华工)二千余人，阿拉木图共有中民九千余人，安集延、塔什干共一万二千余人，浩罕及倭什地方共二万二千余人"。此外，七河地区的"斜米墨斯科(谢米列奇耶)、哈喇湖、托胡玛克等处，均数千或数百人不等"②。在土尔克斯坦的华工和中国商贩，总数约"十余万众"，一贯被沙俄殖民主义者"视为俎上之肉，任意脔割"，"遇有口角细故，或债务争执，俄官不秉公理，动辄拘执囹圄，罚作苦工。含冤负屈，莫可伸诉。"③在土尔克斯坦广袤的土地上，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一样，也到处浸透着华工的血汗。

沙俄在加强统治和掠夺土尔克斯坦的同时，还以此为基地，加强对中国新疆地区的侵略和渗透。沙俄侵略者曾公开叫嚷，要在土尔克斯坦地区"扶植俄国的势力"，"奠定牢不可拔的根底"，并"将俄国国境逐步向南方推移，力求以中国领土中的荒漠为天然国境"，也就是将俄国的国境线一直推进到戈壁滩上。他们野心勃勃地将实现这一目标称作"俄国最大利益之所在"。④

通过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伊犁条约》，沙俄已攫取了天

① 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庶务部调查科编译：《亚细亚俄罗斯的国土和产业》下卷，一九二四年大连版，第八〇——八二页。

② 杨增新：《呈请在俄属设立中国领事文》，见《补过斋文牍》庚集二。

③ 参见杨缵绪《谨拟整理新疆外交办法折》，见《新疆刍议》；杨增新：《咨外部请从权先派商务委员驻扎安集延文》及《呈请在俄属设立中国领事文》，见《补过斋文牍》庚集二。

④ 日野强：《伊犁纪行》下卷，一九〇九年东京版，第三一〇——三一一页。

山南北路的免税贸易权，在新疆各个要地设置领事馆，及在这些地区购买土地，建筑房屋、商店和仓库等特权。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三十一年），沙皇政府又从塔什干建筑一条铁道，直达中国新疆边境，以便于对新疆的侵略和掠夺。

在中国东北北半部地区，沙俄的扩张主要借助于东省铁路公司；在中国新疆地区，它的侵略扩张，则借助于庞大的商业网。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垄断资本的分支机构，即所谓"洋行"，已经深入到新疆各重要城镇。天兴洋行、仁忠信洋行、德和洋行、德盛洋行、茂升洋行、吉利洋行、大力洋行等，资本各达数十万卢布至一百万卢布以上。据一九〇九——一九一一年（宣统元年——三年）编纂的《新疆图志》统计，当时俄国在新疆的商户，共二千四百九十三户、一万零六百多人。①这只是持有护照的。一个俄国老贸易商指出："持有护照的，只限于比较富裕者；实际上，俄国商户的数字更大。其中大多数都没有护照。"②因此，在新疆活动的俄国商人，实际远远超出一万人。

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的商务报告，将在新疆的俄国商人分作四类：一、"资本甚厚"的"巨商"。他们在省城（乌鲁木齐）和古城等处租赁房屋、铺面、库房，把从俄国运来的洋货卖给华商，销售于新疆各地；同时，派人到新疆各处收买土货，转运俄国销售。上述各洋行，基本上都属这一类。二、一般批发商。收买新疆的羊毛、棉花、马皮等，驮运回国。三、人数众多的商贩。赊取省城俄商货物，运往各城乡村庄贩卖。四、寄入俄籍的土耳其商人。③在这四类商人中，居

① 《新疆图志》卷五八。

② 边宁格：《现代蒙古》，一九一四年东京日译本，第一九二页。

③ 科诺特阔幅：《俄领事新疆商务报告》，转引自《禹贡》第六卷第七期，第三一——三五页。

统治地位的，当然是第一类“巨商”。

俄国商人对新疆地区的掠夺，是在沙皇政府直接支持下进行的。如新疆的茶叶，一向由中国商人从内地运到新疆，然后再转输俄国。而沙皇政府为了给俄商直接从中国内地购买茶叶运往俄国的特权，于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俄商借道伊、塔运茶条约》，为俄国商人取得假道伊犁、塔城，运输茶叶至俄国的特权。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商人以种种卑劣的手法，将他们免税运输的茶叶，沿途违约倾销，使新疆的中国茶商受到严重打击，濒于破产的境地。沙皇政府不仅替本国商人向清朝政府勒索各种商业特权，而且还直接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如俄国商人每向新疆输出一驮货物，就可得到沙皇政府十六卢布的奖金。

沙俄在中国新疆地区所进行的贸易，是典型的殖民掠夺贸易。俄国商人通过压低收购价格、抬高销售价格的方法，大肆攫取高额利润。如专门收买毛皮的俄商，携带俄货随同新疆各游牧的少数民族部落，转徙各地，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他们先将货物作价赊给牧民，然后收取毛皮以为抵偿。有的牧民，“初年举债一金，次年四月交二齿羊一头；届期不偿，罚息一倍；再罚则再倍。”①在俄商苛重盘剥下，新疆各族人民日益贫困，毛皮还未离牛、羊之身，已早为俄商所有。

俄日战争后，由于沙俄肆无忌惮地向中国新疆倾销商品，掠夺资源，沙俄对新疆的贸易额急遽增加。大量的走私货物无法统计，仅据俄国官方公布的材料，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一年（光绪三十一年到宣统三年），俄国对新疆的贸易总额，就激增三倍以上。②俄国从新疆采运的货物，主要是牲畜、毛皮等畜产品，和棉花、葡萄等农产品。喀什噶尔、伊犁、塔尔巴哈台输往俄国的牛，每年有好几万头，羊每年成百万头。从俄国输往新疆的商

品，以布匹为最重要，其次是铁器、磁器等日用工业品。沙俄侵略者还向新疆倾销鸦片，牟取暴利，毒害中国人民。俄属撒马尔罕、哈喇湖及沿边一带，"烟苗遍野，几乎无处无之"③。

沙俄除了在中国新疆建立庞大的商业网外，还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等处设立华俄道胜银行分行，紧密配合其商业扩张活动，办理借贷、存款、汇兑等业务，并非法发行大量纸币，破坏当地的金融市场，使新疆地区的金融危机日趋严重。当时文献指出："卢布羌帖（指沙俄非法发行的纸币），盈溢阛阓，市民交易，非俄票不行。中国钱币寻废不用，彼贵如珠玉，而我贱于粪土，易中国之权，渐转移于外人之手。"④突出反映了新疆地区财政金融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

沙俄还企图控制中国新疆的邮政事业。它在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喀什噶尔等重要城市，设立邮政局，利用西伯利亚铁路，传递新疆到北京的函件。它以传递速度快广揽生意，借以排挤、打击清朝政府的邮政事业。沙俄每年在新疆收入的邮资，就达十万卢布以上。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俄国总领事竟然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允许俄国从乌鲁木齐到塔城之间设立驿站快车，输运邮件；还要求清朝地方当局替俄国代售邮票，以扩大营业范围。这完全暴露出沙俄践踏中国

---

① 钟广生：《西疆备乘》卷二，一九一四年版，第二五页。

② 据《俄领事新疆商务报告》，一九〇五年俄国对新疆输出入贸易总额为四百二十六万两白银，合俄币六百八十多万卢布。据俄国农务部移民局编《亚洲俄罗斯》第二卷《一九〇九——一九一一年俄国亚洲边境输出入货物统计表》，这期间俄国对中国西部贸易总额，平均每年约二千一百七十万卢布，其中一部分当是对中国西部蒙古、甘肃、青海的。从这里不难看出，俄国对新疆贸易额急遽增长的明显趋向。

③ 《新疆图志》卷五七，第四页。

④ 《新疆图志》卷五七，第七页。

主权，妄图垄断新疆邮政的狼子野心。

非法侵入中国领土，进行大规模的农、牧业殖民，是沙俄对新疆加强经济渗透和控制的又一种方式。

沙俄地主和牧主，是在中国新疆境内非法从事大规模农、牧业殖民的主要力量。他们霸占了中亚细亚人民的土地与牧场后，又垂涎于中国新疆地区的土地与牧场。他们无视中国的主权，驱迫大批中亚农、牧民进入中国领土放牧、开垦。北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和天山北麓，是沙俄农、牧业殖民的主要地区。以伊犁地区为例，这种受驱使的移民蜂涌而来，“麕集羼居，得平原则业农，遇山谷则营牧，散在天山北路各处者，数达几百十万，莫能确查。概自立村堡，举长约治；彼等若不知居为何国地，疆吏亦若忘此属何国人。”①

沙俄侵略者为了加强对中国新疆的政治控制，还继续阴险地挑拨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妄图挑起民族纠纷，借此将新疆一块块地从中国分裂出去。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新疆巡抚潘效苏、伊犁将军马亮曾急电清朝政府外务部，报告“有俄兵约三百名，由伊犁侵入新疆迪化府西北三百四十里之绥来县，与居留其地之俄国人互相声援，迫令回教土民起事”②。新疆地方官吏要求沙俄侵略军从速撤退，俄军竟置之不理，类似事件，在新疆屡见不鲜。

沙俄帝国主义分子还利用领事裁判权作护符，在中国新疆各地横行霸道，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作案后却又逍遥法外。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在塔城高家墩有两个中国居民被枪杀，经查明是沙俄入侵者干的。清朝当局多次照会俄国驻塔城领事，行文缉捕俄籍首犯，但是对方一直置之不理，包庇纵容杀人匪

① 苏莘：《论新疆边防》，见《地学杂志》一九一三年第六期。

② 《理论退兵》，见《日俄战纪》第二五期。

徒。清朝驻科布多大臣曾指出："华人被俄人戕毙者非只一案，且已由俄官验明属实，比年全未了结，华民负屈太多。"① 可见这类案件，也是层出不穷。

直接支持、包庇和怂恿沙俄侵略者在中国新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的，是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一九〇五年俄国驻吐鲁番领事馆迁至乌鲁木齐，改为总领事馆），和驻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的领事馆。这些领事馆的"外交官"们，利用领事裁判权，包庇沙俄冒险家到处为非作歹，广泛搜集中国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并粗暴地干涉中国在新疆的内政。以至"平时俄商于地方官之请求，稍有不遂，随即捏词向俄领陈诉。而俄领即以不谙条约、不能保护俄侨为词，照请大吏撤换，大吏不加察核，惟命是从"②。

在保护领事馆的名义下，沙皇政府在各领事馆都有驻军。据俄国官方公布的材料，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各地领事馆，各有军官一至二名，士兵三十六名至一百名。实际上，俄国驻军远远不止此数。因为沙皇政府除根据领事馆原有定额派驻俄军外，还经常暗地里增加兵员。俄国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阿勒泰等通商要道还设有许多台站，在各台站除驻有俄国士兵外，台站上的勤杂人员也一概由俄国士兵充任。这样，一旦沙俄提出交涉，这些台站就变成沙俄进行军事威胁的据点。同时，沙俄在伊犁、喀什噶尔等地，还盖有营、团规模的兵营，作好准备。每遇重大交涉，俄国领事就调来几千俄军，进驻兵营，进行威胁。

正因为俄国领事馆在对中国新疆侵略中，占有这样重要的

---

① 《（科布多办事大臣忠瑞咨外部）呈送会议修改俄约调查表文》附《界务、商务、税务、杂务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见《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二四，第五页。

② 杨缵绪：《谨拟整理新疆外交办法折》，见《新疆当议》。

地位，沙皇政府更急于在新疆设立更多的领事馆。一九〇九——一九一一年（宣统元年——三年）间，潜至蒙古、新疆到处窥探的沙俄侵略分子边宁格伯爵，曾特别强调说："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要扩大我国的通商权，伸张我国的势力，就必须在我们有权利的一切市府，急速地开设领事馆。而以优秀的将校担任武官的领事馆护卫队（每馆至少五十人）的出现，不仅对当地居民心理影响极大，而且十分有助于我国势力范围的扩张。"①

除此之外，沙俄还不断派遣怀有军事战略目的的所谓"探险队"、"勘察队"，进入新疆。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总参谋部军官奥勃鲁切夫率领的"探险队"，和以奥登堡为首的"考察队"。前者曾于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两次潜至伊犁一带活动。后者于一九〇九——一九一一年（宣统元年——三年）间，长时间周旋于吐鲁番、喀什噶尔、库车一带。他们名为探险、勘察，实际上到处刺探各种情报，是沙俄侵略活动的先遣队。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宣统二年十月），清朝政府御史陈善同的奏折论及新疆形势时，曾写道："俄国商民至该处者，日益增多，意萌窥伺。其侦探队潜踪四布，蓄谋叵测，万里岩疆，岌岌乎有朝不保夕之惧。"②这段话，充分表明了当时新疆所面临的危机。

沙俄侵略者在中国新疆边境，也同在中国东北北半部一样，使用各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法，造成对中国领土的实际占领。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清朝科布多办事大臣就阿尔泰地区的情况，报告说："阿拉克别克河东岸，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俄官因该处鄂博左边一里余中国地面，俄人潜盖房屋，借此希图侵占，捏改河名。经前任科布多参赞大臣等辩驳有案，迄今

① 边宁格：《现代蒙古》，第六一——六二页。

② 《宣统政纪》卷二八，第四页。

未结。又克哲勒阿什地方，俄人越界种地，亦经迭次投文查问，终未接到复件。”俄国人还大批侵入额尔济斯河、布尔津河口一带，以“轮船探水、弋猎、打牲，结党连群阑入华境，越界每至数百里以外，倏来倏去，过问殊难”。①

沙俄的领土野心很大，想吞并整个新疆，至少吞并北疆地区。它将领土兼并看作比资本输出和攫取利润更为可靠的方法。一九一〇年七月（宣统二年六月），俄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在给俄国外交大臣的报告中，曾直言不讳地说：迄今为止，获得领土曾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我们工作的重要部分。“要是我们在经济上是强盛的，那就可以简简单单地尽我们的努力去签订一个经济条约。可是我很担心，要是这样做，我们简直是为外国人服务，而我们却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放弃我们迄今所遵循的政策——获得领土的政策。”② 这一自白，充分说明沙俄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相对不发展，无法从经济上与其他列强竞争，便把更大的希望寄托于领土兼并。

俄日战争结束后的短短几年中，沙俄就在新疆空前扩张侵略势力，“直视之为彼国领土，而心目中殆无复中国主权”。③

妄图修改一八八一年二月（光绪七年正月）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即《伊犁条约》）所属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是这一时期沙俄对新疆加强侵略扩张的一个重要步骤。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是《改订条约》订立的三十周年，按照该条约的规定，“此约所载通商各条及所附陆路通商章程，自换约之日起，于十年

① 《（科布多办事大臣忠瑞咨外部）呈送会议修改俄约调查表文》附《界务、商务、税务、杂务表》，见《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二四，第三、五、八页。

② 《俄国驻北京公使馆代办致外交大臣伊兹伏斯基的报告》（一九一〇年七月十四日），见西伯特《协约国外交和世界》，第二〇页。

③ 梁启超：《中俄交涉与时局之危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下），第一九——二〇页。

后，可以商议酌改；如十年限满前六个月未请商改，应仍照行十年。”为了继续保持这个曾给予沙俄侵略者以巨大特权的条约，并进一步扩大侵略权益，防止清朝政府届时提出废止或修改条约的要求，沙皇政府决定先发制人。它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开始，便向在中国边疆各地进行侵略活动的俄国资本家，广泛征求关于续订与修改通商章程的意见，并在工商部内组织中俄陆路通商新条约草案委员会，以该部秘书长布列勒赛夫为主席，外交部、财政部都派出代表参加，研究向清朝政府提出新的要求，并就向新疆发动新的侵略攻势问题，进行具体策划。

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也就是第二次《俄日协约》和《俄日秘密协约》签订后十天，俄国驻华使馆就打报告给沙皇政府外交大臣，说：“感谢你的努力，我们同日本达成了深切的谅解。这一步骤将产生一种强烈的精神力量。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好好加以利用。”要求乘此机会，对清朝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迫使清朝政府接受新的要求。并说：“军事行动不仅可以看作一种手段，而且可以成为一种目的。”只要进行军事威胁，“很可能，意料中的冲突以及一八八一年商约的满期，会给我们提供重新占据一八八一年让出的伊犁地区的可能性。”①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日（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一日），俄国内阁临时会议决定：就续订和修改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中俄商约》问题，同清朝政府进行交涉。会议还决定，为了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有必要用一种最后通牒的形式，向中国提出要求，接着有必要用武装力量来支持俄国的要求。”②

---

① 《俄国驻北京公使馆代办致外交大臣伊兹伏斯基的报告》（一九一〇年七月十四日），见西伯特《协约国外交和世界》，第二〇页。

② 《内阁部长临时会议纪要》（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日），见西伯特《协约国外交和世界》，第二四页。

一九一一年一月十二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俄国公使就沙俄在中国的新疆、蒙古、东北等地扩张问题，向清朝政府提出三十五款要求，范围之广几乎囊括长城以北所有地方的重要利权。在这些要求中，沙皇政府还倒打一耙，指责清朝政府没有遵守上述《改订陆路通商章程》等条约。二月十六日，沙皇政府又发出通牒：将要求归纳为六项：

一、坚持边界五十俄里(约一百华里)之内，"准两国商民任便运入各本国土货，均不纳税"。原约规定，国境五十俄里无税贸易，只限于这一区域生产的土产，而不包括从外地运入该地的一切产品。沙俄这项新要求，就是要求不仅限于边境地区所产的产品，而且包括所有进入边境地区的俄商所贩运的货物都不纳税。

二、声称："俄国人民住居中国各处，应行享用治外之法权，专属俄国官员管辖。因之，所有中俄民人诉讼案件，应经俄华审判员会同办理。"

三、"蒙古以及关外天山南北两路各处，俄商民均行享用任便往来居住。买卖各国货物，不得直接或间接征税，以及垄断，暨他项禁令限制"。《伊犁条约》规定，蒙古与新疆无税贸易，只限于这一地区两国贸易不发展的时期。一旦贸易发展，就应"由两国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俄方新要求，不仅要将免税贸易无条件永久化，而且要明文禁止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经营任何专卖事业。

四、"俄国政府除设有各领事官不计外，尚有派委领事官前往科布多、哈密及古城之权。"这是明确要求增设领事馆。

五、"俄国各领事官于其管辖一带，应经中国地方官，按照其官位相待。该地方官不得推诿会同审判俄华诉讼各案件。"这一项与第二项，都是为了继续保持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

六、于蒙古及天山南北两路及张家口，"均准俄国商民置买地段，建造房屋。"

通牒最后威胁说："若中国政府不肯允认以上所列六端，或一端内应承办之事，本国政府视为中国政府不愿与俄国照约敦固睦谊"，即将自由行动。①

沙皇政府发出通牒，但并未提出具体期限。新任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给驻华公使的电报中说明，原因在于准备当清朝政府拒绝要求时，"在伊犁来一个武装示威行动"；但"所需要的武装部队，要到三月初才能准备完备"。②

尼古拉二世在沙皇政府提出上述无理要求和发出通牒的日子里，每天与陆军大臣苏哈姆林诺夫、外交大臣沙查诺夫秘商策划。沙查诺夫就曾说："我们的军事领袖现在对东亚正跃跃欲试。因为他们似乎相信，在该处容易为陆军争得光荣。当然，陆军大臣苏哈姆林诺夫，在沙皇面前极坚强地拥护这观点，且沙皇本人似乎也同情这观点。"但是，沙皇政府并不想爆发一场真正的战争。他们只想作出战争姿态进行威胁。巴尔干地区形势日渐紧张，沙俄多次表明它决不想在这个时候深深卷入东方，而"正式缺席于欧洲"。③按照这个策略，沙俄调兵到伊犁，又在黑龙江、吉林、奉天一带调动军队，虚张声势，作出与中国决战姿态，向清朝政府实行武力讹诈。

对于沙俄的各项无理要求，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办的《民立报》，在连载的《二百年来之俄患篇》这篇长文中，作了详细剖

① 参见《新疆图志》卷五八，第一页。

② 《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给俄国驻北京公使的电报》（一九一一年二月六日），见西伯特《协约国外交和世界》，第二九——三〇页。

③ 《驻维也纳大使齐尔绪基上帝国首相柏特曼何尔昧公文》（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日），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卷，第二二三——二二四页。

析。指出：沙俄无税贸易等要求，将使新疆、蒙古的经济主权，“悉握于俄人之手，甚或延及于内地之产业”。沙俄关于增设领事、扩大治外法权等项要求，则将使沙俄“既握商权，复增官力，政治的关系借经济的关系而并进，经济的地位借政治的地位而益固，举内外三十余部、一百六十余旗之域，悉听斯拉夫人之横行。”① 沙皇政府的无理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人民和海外侨胞，都纷纷集会和通电抗议。

但是，在接到沙皇政府的通牒后，腐败的清朝政府却惊恐万状，束手无策。他们说：“许之，则议约时，我所应争之权利，彼几一网打尽；不许，则彼沿边调兵较速，难保无占地之虞。”② 二月二十日，清朝政府在复文中表示屈服，答应了沙俄侵略者的大部分要求。但是，沙皇政府仍不满意。三月十八日，第二次通牒清朝政府；三月二十四日，又按预定计划，向清朝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定三月二十八日前作出答复，否则将“自由行动”。彼得堡的报纸上造谣说，“奉天排外，尽杀欧人”；又谎报俄国驻华公使“已被中国人杀害”，拚命煽动战争的歇斯底里气氛，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三月二十七日，清朝政府完全屈服，全部承认沙俄六项无理要求。沙皇政府本来还准备对《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作全面修改，因辛亥革命不久爆发，未能实现。

清朝政府的屈辱退让，并没有填满沙俄的欲壑。这次讹诈仅仅是沙俄帝国主义准备又一次大规模吞并中国领土的前哨战。曾长时间在新疆、蒙古一带进行阴谋活动的老牌侵华分子边宁格伯爵的叫嚣，是有代表性的。他说：“俄国同中国的战争，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将决不会变成中国的朋友，因此，除加紧准

① 《民立报》，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② 《（使俄萨蔭图致外部）俄开商约六款请示对付宗旨电》（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九日），见《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一九，第七页。

备战争外，没有其他办法。……在俄国同中国的战争中获得胜利以后，我们可以建立蒙古、新疆两个新的国家。如果中国人在各种障碍之下，难以侵入这两个国家，我们就可以从此扫除对中国的一切危惧。”① 对中国人的“危惧”，这一贯是沙俄侵略者的虚构。这些叫嚣证明，沙俄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一直在想把更多的中国领土从中国割裂出去。

五、阴谋分裂西藏

沙皇俄国在加紧侵略中国新疆地区的同时，对于与新疆紧相毗连的中国西藏地区，也一直虎视眈眈。

沙俄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最终目标，乃是“想把西藏并入本国”。在尼古拉二世建立俄罗斯世界大帝国的“宏大计划”② 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疆，是中国西南屏障，同时居高临下，俯视整个印度半岛，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沙俄窥伺西藏，不仅为了把中国这一广大地区纳入它的势力范围，而且是为了从中亚经由西藏，将势力扩张到南亚次大陆，以便南出孟加拉湾，到达印度洋，在印度半岛插上俄国国旗。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朝驻藏大臣庞传霖在奏疏中，曾特别着重指出这一点：“英、俄交窥藏地，实皆注意印度。……俄之垂涎印度已久，以西藏据印度之巅顶，故思得藏以图印，以取建瓴之势。”③

---

① 边宁格：《现代蒙古》，第七九——八〇页。

② 《库罗巴特金日记》（一九〇三年三月一日），见苏联《红色档案》杂志第三期，第三一页。

③ 《瞻对收复请撤回番官并陈英俄窥藏情形疏》，见《清季筹藏奏牍》第一辑第二册，《庞传霖奏牍》卷三第三页。

沙俄对西藏的侵略，是以“游历”、“探险”为先导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科学会”等挂着“学术研究”招牌的沙皇政府御用机构，曾多次派出“探险队”非法侵入西藏，进行间谍活动。朴尔热瓦尔斯基率领的“探险队”，于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底、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初第一次闯入西藏，一直深入到距离拉萨约八百公里的地方；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又一次越过唐古喇山进入西藏，直抵距拉萨二百七十多公里的地方，因为遭到西藏地方当局的拒绝，未能进入拉萨。沙俄侵略者对阻止他们去西藏进行阴谋活动的藏族人民，采取野蛮的屠杀政策。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朴尔热瓦尔斯基率领有哥萨克护送的、全副武装的“探险队”，再次“远征”西藏。当这支侵略队伍经外蒙侵入青海，到达黄河发源地时，居住在这里的藏族人民阻止他们前进，他们就“用快速别旦式枪的密集火力”，来进行屠杀。据朴尔热瓦尔斯基承认，在七月二十五日和八月一日两次交锋中，被他们打死打伤的藏族人民就有四十人。①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批准从国库中拨出三万卢布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装备两个“探险队”深入中国西部探查。一八九五年三月（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当这些侵略者闯进藏族人民居地时，藏族人民拿着火枪、刀剑、标枪，迫令他们撤走。入侵者用新式武器向人群射击，当场打死带队的喇嘛和许多牧民。当这些侵略者回到俄国时，新上台的尼古拉二世特地亲自接见并授予奖章。②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又组织以科兹洛夫为队长的大规模的西藏“探险队”。科兹洛

① 《朴尔热瓦尔斯基上校致总参谋部军事学术委员会的电报》（一八八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见《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讯》第二〇卷第五期，第五七二页。

② 拉拔罗夫斯基：《关于一八九三——一八九五年去中亚探险的初步总结》，见《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讯》第三四卷第一期，第三六、五四页。

夫原是朴尔热瓦尔斯基的助手，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参加过彼甫索夫率领的西藏"探险队"。这一次，他率领"探险队"从西伯利亚出发，经蒙古、甘肃、青海，潜入西藏。一九〇〇年十月(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当科兹洛夫"探险队"闯到西藏一个村庄附近时，藏民象一堵墙一样屹立在他们面前，喝令他们："站住，不准再前进一步！"并勒令他们立即转回。沙俄侵略者所带的掷弹兵突然向人群射击，还公然声称："快速射击要比任何一张护照都更好地能够保障这次事件的有利结局。"在一个半小时的屠杀中，他们发射了三百发子弹，还烧掉了房子。①

这些所谓"探险队"，广泛搜集了中国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情报。如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朴尔热瓦尔斯基的所谓"探险"，就进行路线测量八千英里，在四十个点进行了天文测量，搜集了大量地理、历史、人文、商业资料，采集地质标本一千二百件、植物标本三万件，最后用五十匹骆驼运载回国。

沙俄"探险队"除搜集各种情报外，还在藏族上层人士中从事种种政治阴谋活动。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签订了中英《藏印条约》，英国的势力进一步侵入西藏。这时，窜入西藏的沙俄侵略者，就背着清朝政府的驻藏大臣，秘密在西藏官员中进行煽动。他们宣称："我等此来，非欲不利于西藏，实为尔等保护疆土而来。缘我国与英世仇，我们久思攻取印度，未得其便。今印度无故欺负尔国，我等闻之甚为不平，是以不辞万里远来，实欲替唐古特(西藏)出力复仇，不料反被阻拦，实属辜负我国好意。"当西藏官员回答印藏问题已由中、英解决，沙俄侵略者说："英国人最无信义，不久定有反复，我等去后，你们尽可与之决裂。我留信在

① 科兹洛夫：《勘查过程中的来信·司务长伊凡诺夫给学会秘书的第二封信》，见《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讯》第三七卷第四期，第三一三页。

此，如以后你们再行打仗，即将此信送至阿朗同庆地方，我们即有兵来相助。你们缺乏军火，我必能接济。”他们留下密信两封，要西藏当局于必要时送至俄国，他们就可以出兵“援助”。还给西藏官员送了洋枪、钟表、像片等物。①这段充满伪善的自白表明，沙俄侵略者不辞万里远来，就是为了同英国争夺西藏。他们以援助“抗英”为名，力图将沙俄势力伸进西藏。所谓“军火接济”和“派兵相助”，无非是企图从军事上渗入西藏。

同时，沙俄还派遣了一些布里雅特蒙古族喇嘛到西藏，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各种阴谋活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俄属布里雅特蒙古族喇嘛德尔智的活动。德尔智，原名德尔捷也夫，出生于贝尔加湖以西的上乌丁斯克省。他从沙皇政府中领取了巨额秘密经费，借“学经”为名，到西藏各大寺活动。通过大量“布施”，亦即贿赂，获得了部分僧侣贵族的信任，当上了达赖喇嘛的侍讲。他曾写了一本小册子在西藏广为散发，声称黄教经书中所说的将要统一全世界的佛法大王，就是当今的俄罗斯皇帝。沙皇终将征服全世界，建立一个庞大的佛教国，沙俄是喇嘛教的唯一保护者。当时，英国侵略者也竭力打开西藏大门，西藏人民对英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抵抗，德尔智便借机吹嘘俄国是世界上唯一足以与英国抗衡的国家，说清朝政府慑于英国威力，毫不足恃，西藏只有投靠俄国，才能得以保全。他利用与达赖讨论经典的机会，千方百计灌输亲俄思想，煽动达赖叛国，要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德尔智率领一个所谓“西藏代表团”去俄国活动，九月三十日，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德尔智等人，将俄国东正教大主教的织金礼服，通过德尔智赠给达赖，并封达赖为“大主教”。

① 《（驻藏大臣升泰奏）请预防俄人勾结藏民私相馈赠折》（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七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八三，第三〇页。

一九〇一年六——八月(光绪二十七年五——七月)，德尔智以所谓"西藏特使"身份，再次到俄国活动。七月六日，尼古拉二世在彼得宫接见。接着，拉姆斯道夫和维特又分别与德尔智进行长时间密谈。《新时代》评论说："西藏使节之再度出现于俄境，足证德尔智氏前此奉使来俄，满载良好之印象而归，使达赖喇嘛决意与俄国缔结最友好之关系"。《敖得萨时报》透露："西藏达赖喇嘛特派之使节，……携有外交之重要训令。""其主要目的，为谋与俄国亲善，并增进友好关系。""关于讨论在俄京彼得堡设立西藏永久使馆，期与俄国保持良好关系，闻亦此行任务之一。"① 所谓"设立西藏永久使馆"，明显地是要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而所谓"谋与俄国亲善"，"与俄国缔结最友好之关系"，则是借此将西藏置于沙俄控制之下。

当时，有消息透露说，沙皇政府同德尔智订有秘密条约。清朝政府总理衙门电令驻俄公使胡惟德对俄声明："如与藏人订约，中国决不承认。"② 沙皇政府矢口否认德尔智负有任何政治或外交使命。一九〇一年九月二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日)，不愿俄国染指西藏的英国政府向俄国发出照会，宣称英国政府对于一切倾向于变更或扰乱西藏现状的行动，都不能漠视。拉姆斯道夫装模作样地说：德尔智这一次使命，"主要为宗教方面之任务，并无政治上或外交上之目的或性质。"③

沙皇政府将"西藏代表团"的访问，说成是没有政治企图的宗教联系，这是欲盖弥彰。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六——二十七年)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正占领着北京城，并狂吠要瓜分中国。清朝政府逃迁西安，中国正处于非常混乱的

①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中译本，第五六——五七页。

② 《奏复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一九〇八年十二月)，见《清季筹藏奏牍》第一辑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五第二页。

③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中译本，第五八页。

状态中。沙俄认为这是它实现吞并中国东北、西藏"宏大计划"的极好机会。德尔智在这期间率领"西藏代表团"两度在沙俄出现，就是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活动的一部分。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新时代》在评论德尔智的活动时，曾毫不掩饰地说："考虑到中国政府的真实情况，西藏很自然地应该寻求俄国保护"。"不单是西藏，甚至中国西北部与俄国靠近的地区，都将在沙皇的庇护下，逐步获得和平与安宁。"① 这些话不打自招地供认了"西藏代表团"访问沙俄的真实意图。

其实，沙俄本身的行动，已经有力地否定了它自己的辩解。当德尔智回到西藏时，沙皇政府派参谋部军官专程护送，并用三百匹骆驼随同运去一批枪支、弹药和货物。接着，沙皇政府又派出两支全副武装的队伍：一支由军官亚历山大·尼古拉维奇·奥罗夫率领，声称是一个"科学探险队"，用两百匹骆驼运着枪弹，经库伦运往拉萨；另一支由受过总参谋部间谍训练的外交部官员、布里雅特蒙古人宗赖穆皮尔率领，押送着五十五匹马和两百头牦牛，满载步枪、其他小型枪械和弹药，以"商队"的名义取道青海，运至拉萨。② 一九〇二年二、三月(光绪二十八年正、二月)间，一个在拉萨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和尚河口慧海，曾亲自遇到奥罗夫一行。他还听到西藏官员告诉他：上次德尔智带回和这次俄国人送来的枪弹及其它物品，"都是德尔智作为法王(指达赖喇嘛)的使节派到俄国去时，协商好了给我们的。"一些西藏人士对沙皇政府这些行动的动机，公开表示极大的怀疑。

---

① 拉姆：《英国与中国中亚细亚》，一九六〇年伦敦版，第二五四——二五五页。

② 梅拉：《西藏与俄国的阴谋》，见英国《皇家中亚细亚学会会刊》第四五卷第一期，第三四——三五页。

他们忧虑地说："俄国忽然无缘无故地布施给西藏很多钱，还给很多枪，难道就不包含任何恶意吗？难道这不会是争取西藏的钓饵吗？"①

沙俄加紧向西藏扩张，使英、俄争夺西藏的矛盾迅速激化。英国自从在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英《藏印条约》和在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签订中英《藏印续约》以来，一直努力将它的殖民势力深入西藏内地，因遭到广大西藏人民和西藏地方当局的强烈抵抗，未见成效。他们对达赖与沙俄秘密往来特别愤慨。一九〇三年（光绪十九年）初，英印殖民当局决定向西藏派出武装"使节"，以谋得在西藏派驻领事和商务代表，进一步取得商务和其他方面的特权。这年十二月，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他们借口边界问题，派遣由荣赫鹏率领的英国侵略军二千人（后增至八千人），大举侵入西藏。十二月二十一日占领帕里，次年七月初攻占江孜，八月三日占领拉萨。

沙皇政府当时正积极准备用兵中国东北，同日本一战；西藏距离俄国遥远，不可能真正凭借武力同英国争夺西藏，因而一度曾想在抵抗英国入侵的幌子下，诱使清朝政府同意中、俄共管西藏。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在发往彼得堡的密电里建议："俄国最好与中国人采取这样一种共同行动"，以"维持西藏的现状"。使他感到懊恼的，是当时沙俄拒绝将东北交还中国，两国关系正紧张，这个建议不可能实现。② 当英国加紧准备在西藏燃起战火时，沙皇政府为了尽量维持它与英国在西藏的均势，也居然多次向英国政府

① 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下卷，一九〇四年东京版，第一八一——一八三页。

② 列昂节夫：《一八八八——一九一九年外国在西藏的扩张》，一九五六年莫斯科版，第七〇页，注二。

提出抗议和交涉。一九〇三年四月八日（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俄国驻英大使奉命警告英国外交大臣说："如果该地方现状发生重大扰乱，则俄国政府不能置之不问。"① 十一月十七日，俄国大使再次奉命"提醒"英国政府："俄国政府不能不感到，英国军队入侵西藏领土，势将引起中亚细亚局势的严重扰乱。"② 英国由于当时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并没有理睬俄国的抗议。英国外交大臣澜斯顿曾怒气冲冲地对俄国大使说："使我惊异不止的是，这种抗议居然来自一个强国的政府，它在全世界各地，在事态需要的时候，从不犹豫对其邻国进行侵犯。如果我们进入西藏领土，向藏人要求赔偿，俄国政府就有权利对我们作不平之鸣的话，那末，关于俄国对满洲、新疆、波斯各地的侵犯，难道还有哪些言语是我们无权使用的吗？"③ 这场争吵，活现出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殖民帝国的丑恶嘴脸。

一九〇四年六月十五日（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二日），英国侵略军迫近拉萨，德尔智率领七十名武装的布里雅特蒙古人，裹胁达赖及其少数随从人员，秘密离开拉萨北上，企图趁机将达赖带去见沙皇。

沙皇政府决心把赌注押在达赖身上。乌赫托姆斯基在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所写的一本关于西藏问题的小册子中，写道："俄国由于对自己要实现的意图模糊不清，所以在和达赖喇嘛王国密切进行接触方面，为时已晚。""不过，俄国仍然可以怀着这样一种遥远的希望，即……看到达赖喇嘛、班禅活佛都会处

① 《英国外交大臣澜斯顿致英国驻俄大使斯高特》（一九〇三年四月八日），见《英国议会文件》第一九二〇帙，第一八七页。

② 《澜斯顿致斯普灵莱斯》（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见《英国议会文件》第一九二〇帙，第二九八页。

③ 《澜斯顿致斯普灵莱斯》（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见《英国议会文件》第一九二〇帙，第二九九页。

于俄国的影响之下。”他强调说，沙俄只要控制了达赖、班禅，就能“在精神上征服和笼络住这个喇嘛世界”。① 乌赫托姆斯基这里所说的“喇嘛世界”，指的不仅仅是西藏，还包括蒙古、青海等广大地区。沙皇政府指望只要牢牢控制了达赖，就可通过喇嘛教，“在精神上征服”这一大片中国地区，因此加紧在达赖喇嘛身上下功夫。

达赖被德尔智一伙裹胁离开西藏后，经青海、甘肃、内蒙，于一九〇四年十月二十日（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二日），抵达外蒙古首府库伦。由于清朝政府已查明达赖行踪，对他去俄一事严加防备，同时，由于沙俄在俄日战争中迭遭失败，达赖对俄信念也发生动摇，德尔智一伙的阴谋才未能得逞，达赖被留在库伦。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春，德尔智再次赶到彼得堡，与尼古拉二世密议由沙俄保护达赖重返拉萨的问题。同年夏，俄国新任驻华公使璞科第在由俄赴华途中，特地转道库伦，与达赖会晤。璞科第带给达赖许多礼物和尼古拉二世的信。信中充满甜言蜜语，说：“当伟大崇高的教主巡行与俄罗斯帝国毗邻的北部蒙古时，我的大批皈依佛教的臣民，荣幸地向他致以敬意。由于我的臣民能有此机缘，从您有益的精神影响中获得恩泽，我感到欢欣。我恳请您接受我对您衷心的谢忱和问候。”② 璞科第再次怂恿和诱惑达赖去沙俄，但是在清朝官员严密监视下，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〇五年九月六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八日），清朝政府命令达赖返藏。次年四月，达赖由库伦动身。这时，沙皇政府竟要正式派遣俄国“佛教徒”“护送”。清朝政府拒绝了这一无理

① 乌赫托姆斯基：《漫谈喇嘛教》，一九〇四年彼得堡版，第一二八页。

② 梅拉：《西藏与俄国的阴谋》，见英国《皇家中亚细亚学会会刊》第四五卷第一期，第四一页，注六三。

要求，指出："达赖世受国家恩命，俾持佛教。此次行程，沿途皆我辖境，已经中国派员妥为护送，无庸他国人干涉。俄派佛教人随行一节，断难允许。"①

这期间，英、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英国为了缓和同俄国在亚洲各地的冲突，集中力量到欧洲同德国争霸，早在一九〇四年四月，当英王爱德华七世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已向俄国方面建议缔结《英俄协约》。一九〇四年六月十六日，代理印度总督安普西尔在给印度事务大臣的报告里，强调说：由于德国的威胁日益严重，英国应考虑和俄国修好，不宜为西藏问题结下深仇。②一九〇五年九月，当维特从朴茨茅斯回国时，爱德华七世特意邀请他到伦敦访问，交给他一份《英俄协约》草案。

在俄日战争中遭到惨重失败的俄国，也希望同英国在争夺亚洲方面达成临时协议，以便争取时间恢复元气，调整部署。

一九〇六年六月六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五日），英、俄在彼得堡正式开始关于分割亚洲势力范围问题的谈判。次年八月三十一日，英、俄分别签订了关于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的协定。

俄英《西藏协定》，一开始就规定俄、英只"承认中国在西藏宗主权"，妄图否定中国在西藏的完全主权。协定接着规定英国"以其地理地位之原因，对于保持西藏对外关系现状，有特别利益"。这个协定共五条，主要内容是：

一、"尊重西藏领土完整，并不干涉西藏内部行政"；

二、"按照所承认的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原则"，两国约定，

---

① 《（外部致胡惟德）俄派佛教人护送达赖断难允许电》（一九〇六年五月七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六，第二一页。

② 拉姆：《英国与中国中亚细亚》，一九六〇年伦敦版，第三〇八页。

"除通过中国政府外，不与西藏直接交涉"；

三、两国约定"不派代表至拉萨"；

四、两国"不为自己或其臣民在西藏谋求取得铁路、道路、电报及矿山的让与权，或其它权利"；

五、两国议定，"西藏岁入的任何部分，无论实物或现金，均不得抵押或让与"两国或两国的任何臣民。

根据俄国方面的提议，协定第二条还特别规定："大不列颠和俄罗斯的佛教徒属民，得与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其他佛教代表，发生纯属宗教事务上的直接关系。"①

列宁深刻指出，一九〇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俄英协约》，实质就是"瓜分波斯、阿富汗、西藏（准备同德国作战）"②。列宁还指出，协定承认西藏领土不受侵犯等，实质就是"把争夺西藏的斗争移到北京的'朝廷'"③。《西藏协定》的条款，就是要暂时把西藏变成俄、英之间的缓冲地带，以免在这里互相消耗过多的气力，而减弱了在欧洲同德国争霸以及在世界其它地方扩张的力量。

俄英《西藏协定》的签订，并不意味着沙俄不再图谋独霸西藏。沙皇政府坚持在协定上加进俄国佛教徒可与达赖等发生直接关系一段，就包藏祸心。因为，沙俄不仅可以借此使德尔智之流继续合法地留在达赖身边活动，而且可以借源源不断地派遣其他布里雅特蒙古人进入西藏，实现乌赫托姆斯基所说的通过达赖和喇嘛教"在精神上征服和笼络住这个喇嘛世界"这一梦想。列宁指出：在沙俄，"无论沙皇政府也好，一切反动分子也

① 麦克墨莱：《一八九四——一九一九年有关中国条约和协定汇编》卷二，第六七七——六七八页。

②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三九卷，第七七六页。

③ 同上书，第八二七页。

好，整个'进步的'资产阶级（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也好，所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欧洲掠夺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在亚洲打败英国（夺取整个波斯、蒙古和西藏等等）"①。这是沙俄为建立世界霸权而确定的根本政策。为了首先对付德国，它暂时同英国在亚洲谋得妥协，同时，随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掉过头来对付英国，而西藏则是它一直垂涎欲滴的重要目标。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底，达赖根据清朝政府的命令，由西宁起程，次年一月抵达山西五台山，八月到达北京。不久，由那拉氏和光绪皇帝加以召见。

达赖到五台山停留期间，尼古拉二世特派大臣赶来看望，给达赖送来亲笔信与许多礼物。沙皇在信中告诉达赖，俄国首都最近已经建立了一座喇嘛寺，里面有很多喇嘛，经常念经，并表示沙皇本人对佛教也非常信仰。达赖到达北京后，璞科第又连忙前往煽动蛊惑。清朝政府原来认为西藏"英、俄逼处，应付为难。……前日尚赖英、俄互相牵制，今协约既定，藏地益危"，本打算在西藏实行若干改革，②不少人还建议西藏改设行省，但达赖在俄国公使的唆使下，对于所有这些改革的动议，都加拒绝。原因很简单，要是西藏一经改革，"华官事事皆得预闻，俄国将不能以达赖为傀儡。此则俄国之所大惧而必欲设法抗阻者耳。"③

由于光绪皇帝、西太后相继死去，一九〇八年十月（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下旬，达赖奉命离开北京，起程返藏。十二月底，抵达西宁塔尔寺。达赖住在塔尔寺时，沙俄继续同达赖频繁接触。

---

① 《论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一二八页。

② 张荫棠：《奏复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见《使藏纪事》卷五。

③ 单耆仲：《论西藏乱事》，见《西藏小识》卷三。

尼古拉二世再次接见了"达赖专使宁万及其随员"①。由俄国总参谋部派遣又一次来中国西部进行窥探的科兹洛夫，特地赶到塔尔寺同达赖会见。科兹洛夫在给俄国总参谋部主管处的信中报告说：他在塔尔寺待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到达赖的内室去，一谈就是几个小时。②科兹洛夫还说，通过这频繁的接触，他使得达赖欣然表示同意"俄国将与西藏保持更好的友谊关系"③。

一九〇九年四月十五日（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达赖由塔尔寺动身返藏。六月，清朝政府为加强在西藏的武装力量，命令从四川陆军中挑选二千名士兵，编成三营，调驻西藏。沙皇政府和英印殖民当局，都强烈反对清朝政府这一措施，害怕这将妨碍他们对达赖的控制和对西藏的渗透。因此，在他们唆使和支持下，达赖下令藏军在昌都以西阻止川军入藏。川军在击溃藏军后，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二日（宣统元年正月初三日）开到拉萨。当天夜里，德尔智等裹胁达赖再次私自逃离拉萨，但这次是在英国驻西藏官员的庇护下，逃向南方，进入印度境内的大吉岭。

借着这个机会，沙俄侵略者又一次大肆鼓吹俄、英两国应当联合侵藏。俄国驻华公使联合英国驻华公使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议，迫使清朝政府取消准备剥夺达赖封号的处分。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尼古拉二世又一次亲自写信给逃亡在印度的达赖，声称"朕的政府极其关切地注视着西藏问题的发展"④。因

① 《（驻藏大臣联豫温宗尧致外部）闻俄皇接见达赖专使电》（一九〇九年四月五日），见《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三，第二——三页。

② 《科兹洛夫给总参谋部主管处的信》（一九〇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见《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讯》第一四卷第七期，第四二〇页。

③ 科兹洛夫：《蒙古和阿姆多（西宁一带）及黑城废墟》，一九二三年莫斯科一彼得格勒版，第五〇五——五〇六页。

④ 《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第二辑第一九卷，一九三八年莫斯科版，第六四页。

为英国不愿俄国插足西藏，对联合行动的倡议表示冷淡，俄国所向往的前景未能出现。但事实已足以说明，即使在俄英《西藏协定》签定之后，沙皇政府也没有减弱它对西藏的野心，没有丝毫放松它在西藏的阴谋活动。

一九一一年十月，列宁在《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一文中指出："黑帮地主（他们的头子就是罗曼诺夫）的中心正是沙皇王朝，这群黑帮地主把俄国变成了一个不仅使欧洲，而且现在使亚洲也都感到十分惧怕的怪物"①。俄日战争后，沙俄在中国东北、新疆、西藏等地的侵略活动，再次证明了它正是这样一个横行霸道、大肆掠夺的怪物。列宁还指出："在俄国，最新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完全显露出来了，但是一般说来，在俄国占优势的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②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俄日战争以后的这些年代，沙俄妄图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的殖民地的侵略过程，充分证实了列宁这一论断；而同一时间沙俄对中国蒙古地区的侵略，也同样充分证实了列宁的这一论断。

① 《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列宁全集》第一七卷，第二六四页。
②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二八五页。

第七章　加紧侵略蒙古，妄图侵占长城以北大片中国领土

一、对蒙古由来已久的侵占野心

沙俄对外蒙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尽管依照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中、俄两国的中部边界，但是沙俄侵略者仍然处心积虑地妄图有朝一日能够吞并蒙古。

早在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即中俄《布连斯奇界约》签订后二十九年，沙俄就企图利用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战役期间蒙古王公叛乱的时机，侵占蒙古。当时，俄国色楞格斯克军事长官，曾盘算把蒙古置于沙俄的“保护”下，切断清朝军队和其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向北京讨价还价。只是由于清朝军队很快平定了这场叛乱，沙俄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叶卡特林娜二世统治时期（一七六二——一七九六年），俄国历史学家米勒在向沙皇政府递交的《与中国作战的考虑》备忘录中，专门谈论了蒙古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以及它在地理上对俄国的重要性。说大戈壁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是隔离中、俄两国的天然界线，占领黑龙江之后，应继续占领蒙古，等等。

十九世纪初，俄国传教士巴拉弟潜入蒙古进行侦探活动后，著《游蒙沿途记》。他声称：库伦与恰克图间的主人翁，应该是俄

罗斯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加紧侵略黑龙江流域的同时，还煽动蒙古王公叛乱。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穆拉维约夫派手下官员德斯帕特·齐诺维奇到蒙古王公中进行煽动。德斯帕特·齐诺维奇暗示清朝政府行将灭亡，煽动当地蒙古官员反对清朝政府。他鼓吹蒙古应该组成"独立"的小公国，接受俄国的保护。还公然对蒙古王公宣称："俄国政府将永远不允许清朝政府统治满洲和蒙古。看着俄国吧，它是你们的希望！"①

当时，穆拉维约夫认为俄国向中国提出对蒙古要求的时机已到，正式向沙皇政府提出把蒙古变为沙俄保护国的建议。审查这个建议的特别委员会，则主张采取一种比较不急躁的手法，因而将穆拉维约夫野心勃勃的侵略打算，列为须进一步考虑的计划。这个特别委员会认为，更适当的是博取库伦呼图克图的同情，在蒙古当权的王公中制造"友谊"的关系。② 这就是说，要在蒙古上层喇嘛和王公中做收买工作，鼓励和策动他们搞分裂，利用适当时机，把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最后达到吞并蒙古的侵略目的。以后的历史表明，沙俄对蒙古的侵略，一直是按照这一侵略政策进行的。

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底，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当英、法侵略者准备再次进攻中国的时候，穆拉维约夫估计，中国大部分地区很可能落入几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手中，清帝国也会因此而瓦解。他认为，到那时，"满洲和蒙古如果不在物质上，也会在道义上，成为臣属于我们的领地。于是，我国就不要花多大

---

① 狄龙：《蒙古从中国的分离》，见英国《现代评论》一九一二年四月号，第五八〇——五八一页。

② 波波夫：《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间的沙俄与蒙古》，见苏联《红色档案》杂志第三七期，第七页。

的军事力量，而最终得到它所追求的一切。”所以他建议，一旦清帝国瓦解，俄国就应该宣布“满洲和蒙古不应该从属于新的中国政府”，并迅速占领库伦和东北，在当地组织雇佣军，实现全面占领。①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穆拉维约夫在军事上作了相应的部署。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咸丰九年十月)，他在给卡尔沙柯夫的信中，毫不隐讳地写道：“看来，真的，我们应在五月份(指一八六〇年)前作好准备，以便进军满洲和蒙古”。② 可是，后来局势并没有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军事占领的计划暂时被搁置。

沙俄为了实现把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一侵略政策，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就逐渐向外蒙伸展侵略势力。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第五条，取得了在蒙古通商和在库伦设立领事的特权。次年，俄国在库伦设立领事馆，从此，库伦的俄国领事馆变成了在蒙古进行侵略活动的据点。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沙俄又通过《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进一步取得了俄商在蒙古全境免税贸易的特权。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的中俄《伊犁条约》，又规定一待商务兴旺，俄国得在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设立领事馆。

自从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俄国商人在库伦建立第一个商行开始，俄罗斯商行在蒙古各地就陆续建立起来。俄国商队也一个跟着一个来到蒙古。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俄国对蒙古的贸易总额，不到二十二万卢布；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则增至一千七百万卢布，贸易额增加了近八十倍。

与俄国商队同来的，还有一支支“探险队”、一批批“旅行家”。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曾多次借旅行为名，到中国西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传》第二卷，第二八三——二八四、二八六页，第一四〇号文件。

② 同上书第一卷，第五七二页。

北地区进行侵略活动的朴尔热瓦尔斯基，前后五次窜至蒙古。从一八六〇到一九〇〇年（咸丰十年到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先后派到蒙古进行测量地形、绘制地图、搜集地理情报、探寻商道，以及从事其他政治、军事阴谋活动的“探险队”、“考察队”、“旅行团”等，不下数十个。

收买、控制蒙古上层喇嘛、王公，挑拨民族关系，扶植分裂势力，是沙俄侵略者分裂外蒙的一个重要手段。

早在彼得一世统治期间，沙俄就着手推行控制库伦的侵略活动。彼得一世自己曾两次要俄国托波尔斯克教区大主教设法劝诱库伦活佛转信俄国正教。其后，沙俄又利用其境内布里雅特蒙古人从十八世纪后半叶起普遍信仰喇嘛教的有利条件，妄图靠喇嘛教控制库伦活佛和上层喇嘛来实现侵略野心。

沙俄对库伦活佛的收买，不惜采取一切卑鄙手段。例如，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活佛第八世格根随他的父母从西藏到库伦时，年仅四岁。到十二岁时，他的父母死去。于是，俄国驻库伦领事认为有机可乘，就买了大量欧洲新制的各种玩具，送给这个未成年的活佛，力图使他自小就种下亲俄的思想。俄国商人每当运货到外蒙，必先贿贡库伦活佛。

在收买库伦活佛、上层喇嘛的同时，沙俄侵略者还不断在外蒙世俗统治阶级——王公贵族中，进行煽动、收买活动。如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原来在天津海关工作的一个名叫抱罗特的沙俄侵略分子，根据他个人从清朝政府取得的蒙古金矿开采权，打算开采库伦一带的金矿。此事引起当地蒙古王公土谢图汗的反对。俄国驻库伦的领事契契马里也夫竟闯到蒙古王公会议上，诬蔑汉族要在“经济上、政治上灭亡蒙古”，说俄国是“希望把蒙古王公从这种难堪的状态中拯救出来”，“通过俄蒙贸易和金矿开采，增进蒙古的国土、人民和王公的繁荣。”极尽其恶

毒煽动、挑拨之能事。同时，他又以"赔偿费"的名义，对蒙古王公进行收买。①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反帝运动期间，沙俄侵略者力图将蒙古和新疆变成第二、第三个东北。乌赫托姆斯基公然声称："喀什噶尔和蒙古，将飘扬我们的旗帜。我们能够归并这些地区。"②

一九〇〇年七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沙皇政府以"库伦地方，续来之人甚生，情形可疑"为借口，派哥萨克兵一大队近五百人，强行进驻库伦。③此后，沙俄侵略军就一直赖着不走，并不断增兵，到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已增至一千二百人。此后，清朝政府允许蒙古王公放荒拓垦，又特派大臣督办开垦事务，准备把外蒙改设为与内地一样的行省。对此，沙俄侵略者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和破坏。旅大《关东报》公然声称："西伯利亚毗连蒙古，平时往来甚为亲密，边疆警备未甚施设；而且西伯利亚牲畜贸易甚大，大都仰给于蒙古，俄商贩运红茶，亦取道其间；……以此二故，蒙古改设行省，于我有种种不便。"《关东报》虽不得不承认"蒙古向归中国统辖"，却狂叫："为俄国计，盖非保存其独立不可。"④沙俄侵略者口中的所谓"独立"，无非是要将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沙俄的殖民地。

二、俄日战争后对蒙古的加紧侵略

沙俄帝国主义在俄日战争和由战争引起的一九〇五年的革

① 乌拉：《俄华帝国》，一九〇四年英文版，第二一——二四页。

② 乌赫托姆斯基：《录自中国来信》，一九〇一年彼得堡版，第二七页。

③ 《库伦办事大臣丰陞阿等折》(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六日)，见《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上册，第三九〇页。

④ 《论俄伺蒙古》，见东京《朝日新闻》，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命中，受到沉重打击，国内出现了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为了避免再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沙俄除加紧侵略中国东北北部外，还将侵略重点部分地转移到蒙古方面。俄日战争后，沙俄统治集团中很快掀起了加紧侵略蒙古，以取得对日战争失败的"补偿"的喧闹。"官方、工商实业界、舆论、社团全部出动。"①特别是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俄、日两国签订了重新划分中国东北和蒙古势力范围的第一次密约以后，沙俄便从以下两个方面大大加快侵略蒙古地区的步伐：

一、派遣各种所谓"探险队"、"考察队"、"远征队"，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深入蒙古腹地，广泛搜集情报。

一九〇六——一九一〇年（光绪三十二年——宣统二年）间，沙俄向蒙古派遣所谓"探险队"达到了高潮。俄国总参谋部、西伯利亚军区、阿穆尔军区等军事机构，财政部、工商部等沙皇政府有关各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托姆斯克大学等所谓学术机构，莫斯科商会等所谓工商业团体，都纷纷组织"探险队"、"考察队"到蒙古各地窥探。

俄国总参谋部等军事机构和皇家地理学会等所谓学术团体所派遣的"探险队"，通常把重点放在地形的测量、地图的绘制、自然资源及民族与社会状况的考察。例如，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总参谋部上校军官诺维茨基率领的"探险队"，曾对外蒙的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内蒙的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部作了详细考察；一九〇七——一九〇九年（光绪三十三年——宣统元年）间由总参谋部军官斯塔里茨基率领的"考察队"，曾对外蒙古北部色楞格河等地区作了详细调查；一九〇六——一九一一年（光绪三十二年——宣统三年）间，先后到蒙古西部和唐努乌梁海地区活动的考察队数量最多，其中著名的就有卡留塞、

① 马伊斯基：《当代蒙古》，一九二一年伊尔库次克版，第二五三页。

格拉奈、道罗哥斯泰斯基、萨波日尼科夫、拉奇科夫斯基等五六支。朴尔热瓦斯基的助手科兹洛夫，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委托，在俄国总参谋部的主管下，一九〇七——一九〇九年(光绪三十三年——宣统元年)间，率领"探险队"闯到中国内外蒙古、甘肃、青海等地，共测绘路线图一千六百英里，搜集了大量矿物、植物、动物标本，和有关社会、历史方面的文字资料。仅通过盗掘古西夏都城黑城废墟，就搬走了保存完好的汉文、唐古特文、蒙文、维吾尔文、波斯文的古文书两千卷，绢画、布画及纸画三百多幅，以及其他许多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

许多俄国大资本家亲自出马，到蒙古进行所谓"商业考察"，是这一时期在内外蒙古进行的所谓探险、考察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由一批莫斯科商人组成的"商业代表团"来到蒙古，考察所谓从恰克图到疏勒所有绿洲的位置。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莫斯科的百万富翁梁布申斯基、莫罗佐夫、柯罗瓦洛夫、卡希达洛夫等一起出动，加上莫斯科商会和沙皇政府工商部的代表，组成了以总参谋部军官波波夫上校为队长的"莫斯科商业远征队"，在哥萨克兵的保护下，先后窜到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兰固木、张家口等地窥探。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还派出一个以弗格里耶波夫为首的政府代表团，以考察蒙古经济为名，窜入蒙古进行侵略活动。大资本家们的"考察"活动，当然不外是为沙俄对蒙古进一步的经济侵略服务的。"莫斯科商业远征队"在其总结报告中说：俄国要巩固在蒙古的政治-经济力量和阵地，主要在于降低俄国商品在蒙古的售价，希望沙皇不要对此漠不关心。① 报告书发表后，许多大工厂和大银行立即组成"俄国出口同人会"，加紧策划将蒙古

① 锡林迪布：《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蒙古》，一九六二年乌兰巴托俄文版，第三八页。

变成俄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

所以，沙俄这些“探险队”、“考察队”、“远征队”，其实都是“霸占蒙古之先锋队”，最终目的是“并吞蒙古”，使蒙古人民“永隶其势力范围之下”。①

二、加紧笼络和收买蒙古上层喇嘛和王公，挑拨蒙族与满、汉等各族人民的关系，千方百计在蒙古扶植亲俄分裂势力。

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早就是沙俄追逐的一个主要目标。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俄国新任驻华公使廓索维慈赴任途中，特地到库伦向库伦活佛赠送价值二万元的金银珠宝和钟表、望远镜等物。

沙俄侵略者除竭力收买库伦活佛外，还力图笼络其他上层喇嘛。沙俄侵略者一向把自己打扮成喇嘛教的保护者，它不仅早就在临近蒙古的外贝加尔地区建成许多规模巨大的喇嘛寺院，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又在彼得堡建造一座喇嘛庙，借此“在蒙古喇嘛中，获得了良好的反映”②。大批俄籍布里雅特蒙古人潜入蒙古，对各地上层喇嘛施展收买活动。③

同时，沙俄还加紧在内外蒙古的世俗统治阶级——王公贵族中，进行种种阴谋活动。通过带有极苛刻条件的借贷进行控制，就是惯用的手法之一。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华俄道

---

① 《民立报》，一九一一年二月八日。

② 藏沙拉诺：《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的南部蒙古旅行记》，见《俄国东亚和中亚研究会会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一三年四月)。

③ “《日俄密约》告成后，俄人图蒙之心，进行日亟。赴内外蒙旗托言游历，阴作侦探者尤多。近如呼伦贝尔一带，又有俄人数十名，由内蒙古达尔汗王旗取道江省(黑龙江)，西往外蒙车臣汗各境。其徒皆效僧侣装束，到各处参拜佛像。……该俄人每到一庙，必逗留数日，且多娴熟蒙语，与蒙古喇嘛甚昵。此辈驻庙喇嘛，半多蒙旗贵族，有势力而又为蒙民信仰者，俄人交结之，以为愚弄，势殊可虑。”见《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一二号，第三七七——三七八页。

胜银行贷款二十万卢布给科尔沁右翼前旗托萨克图郡王乌泰，诱使他立下"以全旗矿产、牲畜作抵"的字据。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东省铁路公司和俄国面粉公司贷款十七万卢布给敖汉扎萨克郡王的弟弟三喇嘛，诱迫他同意租占"实扼奉天、吉林、黑龙江咽喉"的郭尔罗斯后旗七十井（每井约一千六百二十垧）的土地。沙俄侵略者在他们身上所下的赌注，是想通过他们的影响，"把其他的蒙古王公吸引到自己这一方面来"。① 如沙俄布里雅特蒙古人云敦，就是通过乌泰的介绍，频繁奔走于蒙古各旗之间，"联络诸蒙"，甚至将货物、枪枝贩至王府售卖。② 俄军将领林涅维奇曾亲自与乌泰密谈，据乌泰自己透露，"俄允给快枪二十万枝，快炮百尊"，要他们归附沙俄。③

俄商在外蒙贸易无需纳税的特权，也被沙俄侵略者利用作为在蒙古扶植亲俄分裂势力的手段。他们以此诱惑一部分蒙族富商、贵族改入俄国国籍。沙皇政府还不断派遣哥萨克"伪充商人，混入蒙古，借口牛羊贸易，而阴饵蒙古王公，与俄人亲密，作为俄人间谍"④。

此外，沙俄侵略者还在内外蒙古组织别动队，向一些蒙族败类提供基地、武器，利用他们作为扩大对蒙古侵略的工具。陶什托琥别动队的建立，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陶什托琥原是哲里木盟长旗一个没落的封建主——四品台吉。他利用当地群众对清朝政府放垦的不满，于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策动暴乱。清朝政府几次派兵平定，陶什托琥陷入困境。沙俄驻哈尔

① 《我们在东蒙古的商业利益》，见哈尔滨俄文版《亚细亚论坛》一九〇九年第一期。

② 《纪科尔沁扎萨克图郡王俄债始末》（一九〇五年六月），见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二"蒙务"上，第四六页。

③ 程德全：《致某部郎代陈政府各节》，见《赐福庼启事》卷一，第二六页。

④ 《俄日在东三省之近事》，见《东方杂志》一九〇九年第一二期。

滨总领事乘机鼓动他投靠沙俄，以取得沙皇政府的支持。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春，陶什托琥率领所部五十人，带着装满二十辆马车的赃物，冲破清军边防哨卡，进入俄国境内。沙俄赤塔城防司令部，特意派出三百多名俄军前来接应，并在尼布楚附近，拨出五千英亩土地作为他们的据点。陶什托琥的家属被关押在郭尔罗斯旗，沙皇政府竟然“派将弁率兵直至该旗索取陶之妻小。该旗不与，而俄官竟用强硬手段，将陶之妻孥诸人劫出，带回俄国。”①陶什托琥在沙皇政府的庇护和支持下，收集残部加以训练，“经常从外贝加尔湖侵入东蒙的车臣汗盟，进行抢劫”，并竭力引诱蒙古的王公叛乱，妄图在沙俄“保护”下，建立“自治的蒙古”。②

通过上述手段，沙皇政府在蒙古培植起一股亲俄分裂势力。

随着俄英协约与两次《俄日秘密协约》的签订，沙俄在中国东北、新疆、西藏等地的侵略势力，已基本稳定下来。俄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便催促沙皇政府加快吞并蒙古的步伐。沙俄派往蒙古进行窥探的各“探险队”、“考察队”、“远征队”，都提出进一步控制蒙古的具体建议。他们有的要求帮助蒙古人“最终独立”，有的鼓吹通过使“蒙古中立”的办法，来“使俄国在这里的地位得以改善”。“莫斯科商业远征队”要求立即在蒙古自由通航、添设电信设备、增设银行分支机构、控制牲畜及原料的交易、改组俄商的组织。对华贸易资格最老的恰克图俄国贸易商总会、哈尔滨俄国贸易商总会等团体，也纷纷提出一系列要求。例如，恰克图俄国贸易商总会就要求取得恰克图至库伦的铁路敷设权，在蒙古购买和长期租借土地以及建立工厂、经营农业的特权，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的自由航行权，蒙古所有金

① 《民立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六日。

② 菲列浦：《俄国、日本和蒙古》，一九四三年伦敦版，第二一页。

矿及其他矿藏的勘探权和开采权，在蒙古的割草权和伐木权，等等。他们还要求使中国长城以北所有地区都规定为无税贸易区。①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俄国分别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设立领事馆。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俄国工商部设立关于蒙古问题的部务会议。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伊尔库次克建立关于蒙古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更有计划地部署扩大对蒙古的侵略。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前后，清朝政府曾一度打算改蒙古为行省，因沙俄激烈反对而作罢。俄日战争后，面对沙俄侵略势力越来越深入蒙古的严重形势，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清朝政府政务处大臣左绍佐、岑春煊等，奏请将热河、察哈尔、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阿尔泰等地，悉照内地改设行省，以期加强边防。清朝政府耽心沙俄出面反对，在征询了各部大臣、各地将军、督抚的意见后，仅宣布废止从前关于蒙汉不得通婚的禁令，鼓励内地汉人到蒙古开荒，在蒙古增设卫生局、巡警队、学校、商品陈列所，举办所谓"新政"。沙俄侵略者立即开动宣传机器，到处喧嚷"黄祸来了"。他们竭力煽动反动的种族主义情绪，说什么一旦"新政"付诸实施，"具有四亿人口的中国，将成为俄国的近邻"；叫嚷这是"远东政治情况中一个最紧急的问题"。②俄国制造商的喉舌《工商日报》，更耸人听闻地叫嚣说：假如中国建成越过沙漠的道路，"他们就会沿着俄国边境迫近我们。这些道路会被利用来增强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以致会

① 斯特因弗尔特：《俄国实业家对蒙古贸易的意见》，见哈尔滨俄文版《亚细亚论坛》一九〇九年第二期.

② 柯尔耶夫：《理藩院则例与蒙古土地的不可侵犯》，见哈尔滨俄文版《亚细亚论坛》一九一〇年第六期.

出现我们俄国人被迫后退到乌拉尔山的局面。”① 俄国公使廓索维慈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宣统二年十月）的一份备忘录里公然声称：“要是中国将外蒙变为一个行省的努力获得成功，俄国的安全就要受到威胁。”② 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设几个卫生局、学校、商品陈列所，添几个巡警，实行一些行政改革，竟威胁了沙俄帝国的安全！

沙俄怎样才能不受“威胁”，而保障它的“安全”呢？

按照沙俄侵略者的说法，就是“当从中国腹地涌出来的黄种人的浪潮冲向北方时，我们俄罗斯人应当足够地强大和坚定，以便打退这次进攻，并且不允许黄种人的泛滥，波及阿穆尔河和贝加尔湖。”③ 明明是沙俄大举侵入中国领土，在侵略者口中却变成了“黄种人的泛滥”、“进攻”了沙俄。沙俄显然要打着“打退这次进攻”的旗号，向中国发动新的进攻。

侵略者打着保障俄国“安全”的旗号，开动宣传机器，大肆鼓吹种种扩张主义的谬论。《工商日报》说：“蒙古与北满天生地在地理上和经济上倾向于俄国。……我们同中国的边界是不自然的、弯弯曲曲难以防卫的，而且完全与自然相违背的。俄国的自然边界，应该包括蒙古戈壁沙漠”。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出版的《远东评论》则写道：“这里有一条俄国的自然边界线！蒙古和北满必须并给我们，正如统治基发和布哈拉的情况一样，也正如日本统治朝鲜的情况一样。”④ 沙俄驻北京公使馆秘书阿布里

① 萧俄亥罗夫：《蒙古自治运动与沙俄》，见苏联《新东方》一九二六年第一三——一四期，第三五九页。

② 波波夫：《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间的沙俄与蒙古》，见苏联《红色档案》杂志第三七期，第五页。

③ 扬契维茨基：《来自东方的风暴》，一九〇八年雷维尔版，第四七页。

④ 萧俄亥罗夫：《蒙古自治运动与沙俄》，见苏联《新东方》一九二六年第一三——一四期，第三五九——三六〇页。

科索竟说，吞并蒙古是俄罗斯帝国这“一个大国的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① 中国人在自己领土上垦荒开发，是威胁沙俄的“安全”，而沙俄吞并蒙古，则叫作“一个大国的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充分暴露出沙俄帝国主义是怎样极端贪婪而又极端无耻。

三、破坏辛亥革命，制造外蒙“独立”

一九一一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在清王朝苟延残喘的最后那些日子里，以及在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之后，沙俄帝国主义一面千方百计支持中国反动势力，妄图把中国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扼杀在摇篮中；一面制造外蒙“独立”的丑剧，加紧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

武昌起义前，沙俄侵略者就竭力帮助清朝政府，妄图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镇压下去。一九〇八年安庆起义的组织者、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熊成基，就是在哈尔滨俄国饭店被俄警逮捕，而惨遭杀害的。长期在东北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蒋大同，被沙皇政府关进西伯利亚监狱，一九一〇年也被沙俄哥萨克骑兵所杀害。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武昌起义爆发的前一天，汉口沙俄租界的巡捕破获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组织起义的机关，将被捕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人和获得的所有文告、名册、符号、旗帜，“悉解俄捕房，立移江汉关道署，旋解武昌督署。”② 并协助湖广总督瑞澂调动大批军警，按册搜捕革命党人。瑞澂在奏电中说：“驻汉俄总领事于租界拏匪，极为协助，用得先

① 阿布里科索：《一个俄国外交家的揭露——阿布里科索回忆录》，一九六四年西雅图版，第二二五页。

②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一九五八年北京版，第五四页。

破匪巢，以寒匪胆。”①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俄国驻汉口领事就向各国领事建议，“让租界的义勇队出动”②。其他国家领事还要观看风色，没有同意。十月十八日，在武昌起义军同清朝军队激烈战斗的关键时刻，俄国驻汉口领事联络其他国家领事，发布了一份“严守中立”的布告，假意宣布“中立”，实际上正如一个外国侵略者所承认的：“所谓中立，只是千方百计掩护清军。”③

与此同时，沙皇政府阴谋重演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旧剧，增兵中国，准备进行武装干涉。十一月初，俄军一千五百名从海参崴开往北京。十二月初，沙俄驻哈尔滨的军队已增至六万多人，俄日战争时建筑的兵营，被限令在两个星期内修复。沙俄邻近中国边疆地区的所有驻军，也都奉命严密戒备，以便随时出动。沙皇政府御用报纸《新时代》则宣称，不要忘了“威廉二世和索洛维也夫的黄祸论”，“俄国应当迅速派遣国防军，进入中国各个已经倾向于俄国的地区”，“首先发难”，与英、法、日等国“共同瓜分这个世界的赘物”。④

针对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敌视中国革命，妄图乘机出兵占领中国领土的狂妄叫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布拉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由列宁亲自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庄严声明：“鉴于政府和自由派的报纸（《言论报》）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利用中国发生革命运

① 《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见《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一期，第五二页。

② 《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致总税务司安格联第一一〇号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二日），见《帝国主义和中国海关》第一三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五页。

③ 《苏古敦致安格联第一二九号函》（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见同上书，第二八页。

④ 《新时代》，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动的时机掀起了一个宣传运动，叫嚣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省份，代表会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的世界意义，并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深切的热忱和衷心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的行为。"①

沙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计划，并没有能够实现。当时在帝国主义列强中，只有日本赞成沙俄武装干涉的建议。英、法正为摩洛哥问题同德国进行激烈的斗争，抽不出兵力来中国，它们不愿意让俄、日单独出兵干涉，借机扩大利益，因此表示反对武装干涉的计划。俄国驻华公使在寄往彼得堡的报告里写道："对我们说起来，无法去明显反对我们友好的法国和英国的愿望，一系列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把我们同它们联系在一起。"②帝国主义国家间这种又勾结、又冲突的关系，使沙俄出兵干涉不得不有所顾虑。而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也使帝国主义发动武装干涉遇到了困难。英国公使朱尔典曾说："……革军举动，蔓延如此其广，以及各处得手情形，所有一切武力行为，以期恢复旧观，断无可望。"③

沙俄侵略者在阴谋策划出兵公开武装干涉的同时，还处心积虑地妄图在中国制造分裂，促使中国解体，以便分而治之。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上沙皇的奏折里说："由我国利益的观点看来，现在的中华帝国的解体，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一七卷，第四五七页。

② 贝洛夫：《一九一一——一九一三年的中国革命》，一九五八年莫斯科版，第六二——六三页。

③ 《新译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第三三六页。

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在中国各部分之间，即令它们彼此不是完全独立的关系，无疑会有竞争，足以将它们削弱。我们可以利用情况，以便完成我国移民事业，及巩固我国的边疆。我们在这些地方的自由行动，可能比现在大得多……。"① 尼古拉二世立即批准了这一方针，并训令俄国驻华公使，强调说："将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从我们来看，最适合我们的广泛利益。"②

为了配合沙皇政府所推行的这一政策，一九一二年四月《新时代》发表文章，公开声称："我们自古以来的政策，从瓦里阿格③时代到亚历山大三世王朝为止，都是建立在一个原则上，这就是俄国需要牺牲它的邻国来进行领土的扩张"。说中国的"无政府状态"，为沙俄在远东大量扩张领土提供了最好时机。还说俄国"要是不知不觉地让这样一个有利的机会悄悄溜掉，要是不为实现我们帝国的理想，而去从我们邻国的软弱中讨到便宜，那就是犯罪"。④

沙皇政府自然是决不会"让这样一个有利的机会悄悄溜掉"的。还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三个月，俄国驻库伦总领事就已操纵和指挥沙俄卵翼下的、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亲俄分裂势力，秘密策划外蒙脱离中国，在"独立"的名义下，变外蒙为沙俄的保护国。沙俄侵略者通过杭达多尔济等人，利用喀尔喀各盟王公举行会盟大典的机会，"蛊惑活佛，密主联俄"。在这个会上，对于杭达多尔济提出的联俄主张，"赞成者为那木萨赖公、三音诺颜王，

① 《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上沙皇奏》（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见《红档杂志有关中国史料选译》，第三五一页。

②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二辑第一九卷，一九三一年莫斯科版，第五六页。

③ 瓦里阿格，九世纪率罗里克为王出没于波罗的海的北欧海盗，传说为俄国历史的开端。

④ 转引濮兰德《中国最近的事件和当前的政策》，一九一二年伦敦版，第三四二——三四三页。

其余喀尔喀四部落王公均不赞成，皆陆续请假回旗，洁身远引。”① 而亲俄分裂分子则决定由杭达多尔济亲自率领一个代表团，冒充代表喀尔喀全体蒙古王公的公意，去彼得堡要求接受沙皇的“保护”。杭达多尔济一行，于八月十五日到达彼得堡。为了进一步收买和笼络他们，尼古拉二世将他们“当作宫廷贵客招待，其在彼得堡之一切费用，皆由皇帝之私库支取”②。俄国各部大臣向他们表示，愿意“确实保证蒙古完全独立”，并建议他们“不仅要联合喀尔喀各盟，而且要把整个蒙古都联合起来”。③ 这实际上就是要他们设法蛊惑内蒙、甘肃、青海、新疆的其他各部蒙古王公贵族一起“独立”。

这时，俄国总参谋部的军官拟定了题为《蒙古即将来临的政变及其实现的方法》的详尽计划，提交俄国外交部。八月二十三日，外交大臣沙查诺夫致电驻华俄使，强调指出这个政变计划在原则上是完全可能的，要他在喀尔喀的叛变无可避免时，及时把武器送给那些叛乱分子。与此密切配合，十月初，沙俄骑兵和步兵八百名开到库伦，满载着军火的辎重车，也络绎不绝地随之而来。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倾注全力镇压南方的革命。沙俄帝国主义认为公开分裂外蒙的时机已到，俄国外交部立即训令驻华俄使：“华南革命运动所给予中国政府（指清朝政府）的困难，我们可以加以利用，迫使中国政府，以书面确定它在口头上业已承认的、我们在蒙古命运问题上的地位。”④ 根据沙皇政

① 《外蒙独立以前之秘密文件发见》，见《远生遗著》卷二，第三八页。

② 《外交部纪事》（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三日），见《国闻周报》第一〇卷第四五期。

③ 廓索维慈：《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一九二六年柏林和来比锡版，第一六九页。

④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三辑第一八卷第二部分，第一四九页。

府的命令，俄国驻库伦的外交人员“以内地革命事恫吓蒙人，并谓非速独立，立见奇祸”①。还宣称：“蒙古人的独立运动，将可得到俄国的协助。”②伊尔库次克军区总部，立即将步枪一万五千支、骑兵军刀一万五千把、弹药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外蒙亲俄分裂分子。③十一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一行赶回库伦，不久，陶什托琥也奉命赶来参与制造“独立”。

十一月三十日，在俄国驻库伦总领事馆的一手指挥下，杭达多尔济等人，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离境。十二月一日凌晨，一支沙俄侵略军带领外蒙一小撮叛匪，包围库伦办事大臣的衙门。当时，在库伦的清兵总共只有一百三十名，无法抵敌，结果三多的卫队“由俄兵收械解散”，行辕“由俄兵会同蒙兵看管”，“此外，局、所、衙、署，如印务处、兵备处、电报局等，均以蒙俄兵守之。街上秩序渐乱，俄兵荷枪巡行。”④当晚，俄国领事派译员来见三多，威吓说：“此次蒙古王公，不肯听从敝国总领事之劝阻，致忽生独立暴动，想贵大臣不免受惊。且蒙情叵测，如仍居官署，恐有他虞。”⑤十二月五日，库伦办事大臣三多，被三十名沙俄哥萨克押解出境。十二月十六日，沙俄指使库伦叛乱分子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以“共戴”为年号。在新组成的傀儡政权中，杭达多尔济担任外交大臣，陶什托琥担任兵部司官。

库伦外蒙古封建领主中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尽管打起“独

① 远东外交研究会编：《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一九二三年版，第一三四页。
② 廓索维慈：《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第一二一页。
③ 《苏克贺林诺夫致尼拉托夫》（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见苏联《红色档案》杂志第三七期，第一三页。
④ 唐在礼、唐在章：《蒙古风云录》，一九一二年版，第二页。
⑤ 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见陈箓《蒙事随笔》，第一六二页。

立"旗号，响应者却寥寥无几。不仅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拒绝响应，即喀尔喀四部的蒙古王公活佛，也大多不赞成"独立"。为了摆脱库伦当局的孤立局面，沙俄侵略者唆使叛匪库伦傀儡武装四出征讨，用武力扩大地盘，压迫各地蒙古王公贵族附和库伦叛乱。

一九一二年一月，俄国驻乌里雅苏台领事策动该地札萨克图汗发动叛乱，要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于五日内退出该城。奎芳拒不答应。俄国领事便亲自出面进行威胁，并借口保护，派一队哥萨克骑兵将奎芳强行押解出境，致使该城沦陷，为库伦傀儡武装所占领。

在科布多地区，沙俄侵略者指使大封建领主海山带领叛匪五千人，于一九一二年五月对科布多城发动围攻。由于清朝政府驻科布多官兵和当地人民的坚持抗击，科布多城一直坚守到八月六日才失陷。同库伦、乌里雅苏台一样，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也被俄军押解出境，同时被逐的还有官员、居民七百多人。

当沙俄侵略者指挥库伦傀儡武装围攻科布多时，中国驻新疆军队曾受命东援，镇压库伦叛军。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和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领事，一再发出照会进行威胁，并派人前往拦阻。俄国领事在照会中极其狂妄与蛮横地宣称，外蒙地方"暂归俄国保护"，"我们系奉君令，不放你们进兵，以免蒙古畏避，通同吃亏"，"若你们官兵前来，我必有以回敬。"俄国领事在照会最后还特别声明："此皆和好之辞，非狡诈语也。"①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当时在许多文章中，深刻揭露和愤怒斥责了沙俄帝国主义破坏辛亥革命、乘机强占中国领土的罪行，特别是沙俄制造蒙古"独立"、妄图霸占中国领土外蒙的罪行。列宁

① 杨增新：《电呈驻乌里雅苏台俄领来文不令中国进兵请由部与俄使严重交涉文》，见《补过斋文牍》戊集一。

在他为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所制定的方针中，明确指出："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特别反对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它痛斥我们国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波斯、中国强占别人的土地来扩张领土的企图，痛斥强占蒙古这种破坏我国同伟大的兄弟之邦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的行为。"① 列宁所代表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这一鲜明立场和态度，反映了俄国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原则性。

四、对黑龙江、内蒙与新疆的继续侵略

沙皇俄国除在中国外蒙猖狂进行分裂活动外，还加紧在中国黑龙江、内蒙、新疆等地进行扩张和分裂活动，来和库伦所谓"独立"相呼应。

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呼伦贝尔地区，面积一万五千多平方公里，是额尔古纳河和兴安岭的所在地，战略地位重要，早为沙俄侵略者所垂涎。一九一一年二、三月（宣统三年正、二月），沙俄和清朝政府会勘黑龙江省西北部中、俄边界时，就企图违约侵占呼伦贝尔所属满洲里一带地方。辛亥革命爆发后，在策划外蒙"独立"的同时，俄国驻海拉尔（呼伦贝尔的首府）领事，也乘机收买达斡尔族和蒙古族上层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福胜等，进行分裂活动。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五日，福胜等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武装，在沙俄侵略军的支持下，胁迫呼伦道厅官吏撤离该地。二月二日，沙俄军队七百多名，又伙同傀儡武装三百多人，突然进犯胪滨府（满洲里）。当地巡防营数十名士兵奋起抵抗，从凌晨

① 《关于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和他们的宣言问题》，《列宁全集》第一八卷，第四一五——四一六页。

四时激战至十时，击毙了身着蒙古服装的沙俄西伯利亚部队军官劳喀普林斯基及俄兵四名。二月四日晨，俄军又出动马、步、炮队约八百余名，伙同傀儡武装约四百多人，再次围攻胪滨府。沙俄官员亲自跑到胪滨府署，威胁说："限十二点钟交枪马，否则开炮轰击。"① 他们在占领了满洲里后，成立了以福胜为头子的"呼伦贝尔自治政府"。不久，库伦叛乱当局授福胜以参赞大臣的头衔，作为库伦傀儡政权驻海拉尔的总督，将呼伦贝尔地区并入所谓"大蒙古国"。接着，沙俄和福胜傀儡集团签订了四十多个合同，极为广泛地攫取了呼伦贝尔地区伐木、采矿、垦殖、渔业等项利权。一九一三年七月中旬，沙俄侵略者还借口黑龙江都督宋小濂保护俄侨不力，出动三千俄军，由俄国满洲军总司令史启甘率领，开至昂昂溪车站，进行武力威胁，强迫袁世凯政府下令撤销宋小濂及其参谋长等官员的职务。

为了在向东部内蒙古进犯时取得日本的支持和谅解，一九一二年七月，俄国与日本签订第三次密约。在前两次密约的基础上，两国进一步划定在中国内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两国商定，将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密约中确定的"南北满"分界线，向西继续伸延。从托罗河（即洮儿河）与东经一百二十二度相交之点起，沿乌珑楚尔河、木什匣河至该河与哈尔达台河的分水线，然后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交界处，直至内外蒙古边界的最远点。同时，将内蒙古分为两部，以北京经度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七分为界，俄国承认和尊重日本在上述经度以东内蒙古地区的特殊利益，日本承担同样义务，尊重俄国在上述经度以西内蒙古地区的特殊利益。② 通过这个密约，沙俄在外蒙古和内蒙古更加

① 《民立报》，一九一二年二月九日。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四五卷第一册，第九一——九二页；日本外务省编：《日俄交涉史》下卷，一九六九年东京版，第二三九页。

有恃无恐地扩张他们的侵略势力。

第三次《俄日密约》签订后不久，八月二十日沙俄侵略者就在东部内蒙古策动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图郡王乌泰叛乱。乌泰在他所发布的《东蒙古独立宣言》中说："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俄国供给武器弹药，给以援助，故宣告独立，同中国断绝关系。"① 一下子就供出了后台老板是谁。由于吉林、黑龙江驻军立即出动会剿，沙俄侵略者所指挥的库伦傀儡军，来不及南下与乌泰会合，乌泰叛乱即被平定，沙俄分裂东部内蒙古的计划未能实现。在这之后，一九一三年，沙俄军官指挥库伦伪军数千人再次向内蒙进犯，妄图一举占领整个内蒙。在全国人民强烈敦促下，当时的北京政府发兵抗击，终于打退了库伦傀儡军在内蒙各地的进攻。

在新疆南部地区，沙俄侵略者也蠢蠢欲动。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俄军骑兵三营、步兵两营共八百多人，携带大炮三尊、快枪八百四十支，开至喀什噶尔城门外，分七路驻扎，进行威胁。② 但遭到南疆中国人民的坚决抗拒，不得不撤走。

武装入侵南疆受挫之后，沙俄侵略者又借策勒村事件，挑起事端，进行威胁勒索。策勒村是和阗的一个重要市镇，经常有不少俄商到那里贸易和活动。辛亥革命后，他们和一伙新近私自加入俄籍的地痞流氓乘机散布流言，诱迫策勒村的居民改入俄籍，向沙俄缴纳钱粮。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五日，他们再次聚众煽惑，受到当地群众责问与驳斥后，竟无理鞭打当地居民，并开枪打死当地居民二人，打伤四人。当地群众忍无可忍，奋起搏斗，

① 柏原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一九一九年东京版，第一五四四页。

② 杨增新：《咨外交部俄领调兵来喀请严重交涉文》，见《补过斋文牍》三编卷五。

当场打死沙俄侵略者一名及新近加入俄籍的地痞二十七名。沙俄借此扩大事态，无理要求中国恤偿白银八十多万两，将一百八十多名中国人处死。由于南疆各地群众纷纷组织团勇，决心保卫自己的乡土，全国各地舆论也强烈抗议，沙俄侵略者的阴谋才未得逞，但最后还是诈得白银六万九千余两，并使三十多名中国人被监禁或罚作苦工。

沙俄对新疆阿尔泰地区也是垂涎欲滴。阿尔泰位于新疆北部，因阿尔泰山而得名。这一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适于耕殖放牧，又以盛产金矿而举世闻名，居民大多是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其次是汉族和维吾尔族。蒙古族居住在阿尔泰山区及阿尔泰山东南，哈萨克族居住在阿尔泰山西南，汉族、维吾尔族分居于布尔津河一带及各地城镇。阿尔泰地区，包括阿尔泰乌梁海、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三部，原属科布多大臣管辖。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清朝政府为加强阿尔泰地区抵抗沙俄入侵的力量，设阿尔泰办事大臣，治所在承化寺（今阿勒泰县）。辛亥革命后，阿尔泰办事大臣改称阿尔泰办事长官，由中央直接管辖。一九一二年，沙俄侵略者指挥库伦傀儡军进攻阿尔泰，遭到挫折后，又于一九一三年九月，借口承化寺士兵枪击俄国领事，调集俄军一个团，包括骑兵、炮兵、步兵共一千三百多人，强行进占承化寺、哈巴河、布尔津等地方。十月，俄国领事胁迫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亲王，就阿尔泰抗击库伦傀儡军一事签订《临时停战条约》六条，规定阿尔泰与科布多辖区暂以阿尔泰山最高分水岭和布尔根河为界，企图将原属阿尔泰的土地，改归库伦当局管辖。《临时停战条约》还规定，在条约签订后八个月内，哈萨克人、蒙古人可以自由迁徙，想借此将大批俄属哈萨克人和俄属蒙古人，迁入中国领土，通过他们加强对阿尔泰地区的实际控制。消息传出后，激起阿尔泰各族人民和全国各地人民的极大义愤，许

多团体、个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严重责问，迫使袁世凯政府宣布该条约无效，并将帕勒塔撤职。随后，一九一四年二月六日，沙皇政府又向中国方面提出六项要求，作为从阿尔泰地区撤退俄军的条件。主要内容是：一、要求哈萨克人仅归哈萨克总管节制。这正如当时新疆都督杨增新所指出的："言外即有不归阿尔泰长官节制之意。无非欲引哈萨(克)外向，使逐渐脱离中国管理之权，俨然含有独立性质。"① 二、要求完全承认俄国人在喀拉额尔齐斯河及其支流有航行、免税贸易、增设码头等权，并准俄国人经理该河航政。三、要求承认俄国人在阿尔泰境内，享有购置或租赁土地及其它不动产的权利，以便俄国人可以在阿尔泰地区自由居住、耕种、渔猎、建筑货栈和各种工商用房。四、要求准许俄商任意运进及在沿途随意销售货物，包括俄商贩运的中国货物。这些要求，无疑就是要把阿尔泰变成第二个外蒙古、第二个呼伦贝尔。由于阿尔泰各族人民和全国各地人民的强烈反对，袁世凯政府不敢答应，沙俄的这一侵略要求没有得逞。可是，沙俄侵略军却长期赖在阿尔泰地区不走。

沙俄这时自然更不会放过东北北半部。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彼得堡国民俱乐部——斯托雷平和卡柯夫采夫的主要支柱，通过了妄图吞并中国蒙古和东北地区的决议。在策划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决议中，曾强调指出：俄国立即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时机，虽还没有成熟，但也应该和中国缔结新约，来迅速扩大俄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利益。因此决议要求：一、嫩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不准中国及他国航行；二、中国应允诺废弃在东省铁路及俄国疆界之间建造铁路的权利；三、一九〇〇——一九〇六年(光绪二十六——三十二年)间俄国在黑龙江

① 杨增新：《电复外交部驳俄使要求阿尔泰各条文》，见《补过斋文牍》庚集一。

右岸所占领的土地，仍归俄有；四、不得俄国允许，中国不能修建由辽东湾至俄界的铁路；五、限制中国在东北北半部的军队，不准中国在中、俄边境地带建筑要塞；六、俄国对东省铁道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和哈尔滨至宽城子铁路沿线租借地，有完全治外法权。①这一年，哈尔滨自治会公布了私自订立的《哈尔滨自治会章程》五十五条，进一步扩大了"自治会"的权限，加强了它对于东省铁路公司的从属关系。章程规定："自治会"主席必须由俄国人担任；"自治会"会议和往来公文，一律用俄语、俄文；"自治会"辖区内一律实行俄国法律。这些规定明显地标志着沙俄对哈尔滨和东省铁路沿线地区控制的加强。

野心勃勃的沙俄，这时的胃口很大。沙皇政府的御用报纸甚至不断叫嚷：要"修正中俄边界"，"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即瓜分中国之本部，亦决无害于俄国之利益。"他们希望确定一条什么样的新边界呢？一九一六年，库罗巴特金在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奏折中指出说："从汗腾格里峰，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划一直线"，"来改变我们和中国的国界"，这样，"伊犁、蒙古北部和满洲就将成为俄罗斯帝国的组成部分了。"②制造库伦"独立"，东向策动福胜、乌泰分别在呼伦贝尔和东部内蒙古发动叛乱，西向囊括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向新疆、阿尔泰入侵，显然都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五、以支持"自治"为名控制外蒙

所谓外蒙"独立"，完全是沙俄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维特曾经说过："根据我所得知的消息，在最近几个月，我们看来已卷入

① 《民立报》，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九日；《远生遗著》卷三，第二页。

② 《红色档案》杂志第三四期，第七四页。

在蒙古的冒险。而利用中国的混乱，造成蒙古脱离中国，则是在我们的秘密影响或唆使下发生的。"① 但是，究竟应当怎样处置外蒙？在沙皇政府内部却存在策略上的分歧。一派主张正式承认外蒙"独立"，把外蒙变成沙俄的附属国。他们中间还有不少人要求立即将外蒙并入沙俄。俄国陆军部，在外蒙有重大经济利益的垄断资本集团的代表，大都属于这一派。例如，乌赫托姆斯基就建议尼古拉二世，立即派原蒙古金矿公司总经理格罗齐前往蒙古，"设法赢得蒙古人对于'白种沙皇'的爱戴"②。曾在蒙古长期活动的边宁格伯爵在彼得堡国民俱乐部发表演说，主张尽力援助蒙古之"独立"，"使活佛于一切行政，克如其意，无或阻碍。指导维持，责无旁贷。"③

而另一派以外交大臣沙查诺夫为代表，认为以吞并蒙古为最终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但马上就实行吞并，时机还未成熟。他认为："俄国的重要利益是在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海峡，而不在叶尼塞河和喀拉额尔齐斯河。"④ 奥匈帝国和德国在巴尔干半岛每前进一步，他都感到非常不安，惟恐危及沙俄企图控制土耳其海峡及君士坦丁堡的"历史使命"。他赞成在蒙古积极进行扩张，但也深知蒙古王公中真正愿意叛国投俄的人只是少数，大多数只是要求减轻赋税，根本不愿使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库伦傀儡政权若要完全脱离中国，中国一旦发兵，库伦政权势必垮台。沙俄若为此同中国发生战争，又将受到欧洲局势的牵制。

沙查诺夫等人主张采取一种过渡形式，暂时承认外蒙"自治"，即形式上承认中国对外蒙有所谓"宗主权"，而取得俄国控

① 《维特回忆录》第三卷，第五二四页。
② 廓索维慈：《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第一二三页。
③ 《库伦独立后之外交》，见《远生遗著》第三卷，第一页。
④ 廓索维慈：《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第一二八页。

制外蒙之实。沙查诺夫曾露骨地说："蒙人对于实行自治一事，现在尚无此项能力"，马上就抬出"独立"的招牌，弄得不好，对俄国来说，等于是自找麻烦。① 一九一一年九月，斯托雷平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原财政大臣卡柯夫采夫继任内阁总理大臣。他也倾向于沙查诺夫一派人的主张。

这时，从沙俄的对外关系来说，西线局势日渐紧张。一九一二年七月四日，尼古拉二世同德皇威廉二世在德国波罗的港军舰上会见，试图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但未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七月十六日，俄国与法国签订一项秘密海军条约，规定两国海军将与陆军一样，在一切意外局势中采取联合行动。

随着欧洲局势越来越紧张，在远东问题上，沙皇政府也日愈倾向于沙查诺夫一派的意见。一九一二年九月，沙查诺夫访问英国，就侵略中国蒙古、西藏的问题与英国取得"谅解"。与此同时，又决定派遣原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去库伦，以全权专使的身份同库伦傀儡当局直接签订条约，打算以此造成外蒙"自治"的既成事实，使沙俄在外蒙的殖民统治地位具体化，以便压迫袁世凯政府屈服。

廓索维慈是一个老牌侵华分子，积极参与过出兵镇压义和团和武装强占中国东北的罪恶勾当。一九〇七年——一九一一年（光绪三十三年——宣统三年）间，担任驻华公使。在侵略外蒙方面，他一直以态度狂热而著称。在总理大臣卡柯夫采夫两次同他长谈、并逐条研究了准备向库伦傀儡集团提出的条约后，一九一二年九月中旬，他从彼得堡动身秘密潜赴库伦。十月初，和库伦当局开始非法谈判。

① 廓索维慈：《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第一二七页。

参加谈判的俄方代表除廓索维慈外，还有俄国驻库伦领事刘巴等，库伦傀儡政权的代表是总理大臣三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内务大臣达喇嘛苏朱克图、外交大臣杭达多尔济。谈判自始至终由廓索维慈一手操纵。廓索维慈拿出他早已准备好的俄方所拟定的协定草案，要库伦傀儡当局的代表接受。达喇嘛等人看到，所谓《俄蒙协定》，"对于蒙古人并无实利可言，只把蒙古人放在铁砧之上、铁锤之下，任意敲击而已。""此种协定的用意，无非欲将蒙古暗中置于俄国自己的保护之下，从而使蒙古成为布哈拉第二或朝鲜第二而已"。达喇嘛因此表示，应准备接待袁世凯政府派遣的代表那彦图亲王，以便将袁世凯政府所提出的条件，与沙俄所提出的条件作一比较，"然后再行择其于蒙古最有利者，以定方针"。廓索维慈恼羞成怒，咆哮说："我被派到这里来，并不是同中国代表比赛手段的。假如中国代表来到库伦，那么我就中断这场会谈。"他将傀儡政权拟定的协定草案丢在地上，退出谈判地点，进行威胁。①

事后，廓索维慈把他在库伦谈判的情况报告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沙查诺夫回电，要他继续对库伦傀儡政权"开导"。沙查诺夫说：创建"独立蒙古国"，"就俄国政府说，是随便怎样都行"。但是，"由于中国的抵抗，这是不可能的。""俄国的草案，是适合于蒙古当前形势的。"沙查诺夫命令廓索维慈照会库伦傀儡当局，声明"若无俄国的参与，而蒙古径与中国订约，决不加以承认"，威胁他们不得与中国接近。② 俄国外交部还通知廓索维慈，上乌丁斯克军团已经准备派遣一支炮队前往库伦和乌里雅苏台，要他利用这个机会加紧施加压力，"使蒙古人接受我们的条

① 廓索维慈：《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第一七〇——一七一页。

② 《沙查诺夫致廓索维慈电》（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二日），见《有关蒙古问题的外交文件汇编》，一九一四年彼得堡版，第八页。

件，并与北京断绝谈判"。①在不断进行威胁的同时，廓索维慈还表示，只要库伦傀儡当局承认俄国提出的条约，俄国就向傀儡当局提供二百万卢布的贷款。

在沙俄侵略者软硬兼施之下，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库伦傀儡当局在沙俄一手炮制的《俄蒙协定》②及附属《商务专条》上签了字。

《俄蒙协定》共四条，主要内容是：一、"俄国帝国政府将对蒙古给予援助，以使蒙古能维护其现已建立的自治政体，并拥有自己的国民军，以及不让中国军队进入蒙古和华人移殖蒙境的各项权利"；二、"蒙古君主和蒙古政府，将允许俄国臣民和俄国贸易继续在蒙古领土内，享有本协定所附专条内的各项权利和特权，其他外国臣民在蒙古所享受的权利，不能超过于俄国臣民"；三、"如蒙古政府认为有必要与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订立单独条约，所订立的新约决不能违背或未经俄国帝国政府同意修改本协定和专条内的各项条款"。③

所附《商业专条》共十七款，主要内容是：俄国人在蒙古全境享有自由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与蒙华个人或工商团体协商一切事务的权利；俄国人的进出口商品一概免纳各项捐税；俄国银行有权在蒙古各地开设分行，经营各项金融事业；俄国人有权利在蒙古全境租地、买地，修筑房屋、店铺、栈房，或开垦耕种，经营农业；俄国人可经过与蒙古政府协商，取得开矿、伐木、捕鱼以及其它事业的经营权；倘沙皇政府认为在蒙古任何地点有设立领事之必要时，与蒙古政府协商后，即可设立；俄国人可在蒙

① 廓索维慈：《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第一七二页。

② 也称《俄库协约》或《俄库条约》。

③ 《国际条约大全》第三卷，第二一——二二页；麦克墨莱：《一八九四——九一九年有关中国的条约协定汇编》卷二，第九九二——九九六页。

古通商各地设立贸易圈，供俄国人营业和居住，该贸易圈由俄国领事管辖；俄国有权在蒙古各埠之间，以及各埠至俄国边界之间，自行设立邮政，运输邮件货物；俄国人在蒙古与俄国邻近地方，有渔、猎、割草等权利；俄国人与蒙古人、中国人一切有关不动产的契约，俄国领事有权加以核夺，倘有争端，移交会审处，由俄国领事与当地蒙王代表会同判决，然后俄国人交由俄国领事负责执行，蒙古人、中国人则交由蒙王负责执行；等等。①

《俄蒙协定》及所附《商业专条》，是疯狂掠夺蒙古的殖民条约。列宁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这一协定的侵略本质，指出："俄国同'独立的'蒙古订立'条约'。（掠夺蒙古。）"②

通过《俄蒙协定》及其所附的《商业专条》，沙俄帝国主义为自己正式取得了"监护"外蒙内政、外交的特殊地位，攫取了在外蒙古自由居住、旅行、经商、设厂、开矿、伐木、捕鱼、狩猎、割草、放牧、租地、购地、航行、邮政、免税、增设贸易圈（实际上等于租界）等项殖民特权，并进一步扩大了领事裁判权。沙俄虽然没有将外蒙吞并，但是，就它所享有的种种殖民特权来看，已俨然成了这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统治者。正因为如此，签约的消息传到彼得堡后，尼古拉二世对廓索维兹大为赞赏，并特别表示："我非常感谢廓索维兹。"③

《俄蒙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中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怒。全国各政党、团体和各地方爱国群众纷纷集会，发表通电，痛斥沙俄侵略者的强盗行径，强烈要求坚决抗击沙俄侵略者。上海、香港、烟台等地"劳动工人，凡车所运之俄人货物，上下卸均

① 《国际条约大全》第三卷，第二一——二二页；麦克墨莱：《一八九四——一九一九年有关中国的条约协定汇编》卷二，第九九二——九九六页。

②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三九卷，第七七七页。

③ 廓索维兹：《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第一七八——一七九页。

不搬运”①。汉口俄商经营的茶砖制造所新泰阜、昌顺丰等各家中国工人，自动举行“同盟罢工”，进行抗议。②全国各地群众还拒绝使用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纸币，拒绝向该行存款，以示抵制。如天津，“凡该埠商民人等之有华俄道胜银行字样纸票者，悉持向该埠华俄道胜银行分行索兑，一时络绎不绝，户为之塞。”北京华俄道胜银行，三天中就被提取现金凡二百五十万元，结果出现该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不能流通市面”的局面。③

蒙古各界爱国人士也强烈反对所谓《俄蒙协定》。居住在北京的蒙古王公、活佛，组织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发布通告，指出：“中华民国建设以来，内蒙全部六盟及科布多、乌梁海、青海、新疆各盟，均经赞成共和，协同汉、满、回、藏人民共建新国。惟外蒙库伦活佛哲卜尊丹巴，勾结图什业图（即土谢图）部落、车臣汗部落内三数王公，妄称独立，伪立政府，实则外蒙四部落、其迤西两部落各旗并未赞同。”④他们通告全国，宣布库伦傀儡当局“如有与外国协商订约等事，无论何项事件、何项条约，自应一律无效。”⑤蒙藏事务局总裁在各国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蒙古王公多数反对《俄库条约》，其赞成之少数亦为俄国所迫胁，不得不然耳。总之，《俄库条约》损失蒙古领土，侵害蒙人自由，此吾人所以不得不一德一心极端以图取消此约也。”⑥一九一二年十月底，东蒙哲里木盟十旗王公在长春集会，确认“蒙边要隘，许政府驻兵”，“蒙人应遵民国法律”。⑦一九一三年一月，西部内蒙古乌

---

① 《民立报》，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② 《民立报》，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③ 《民立报》，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三、十六日。
④ 《时事日志》，见《庸言》第一卷第一期。
⑤ 《民立报》，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⑥ 《民立报》，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⑦ 《民立报》，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也一致决定"赞成共和"，"不承认《俄库协约》"。①《俄蒙协定》的签订，即使在胁从搞所谓"自治"的外蒙王公中也很不得人心，俄国驻库伦领事在给彼得堡的密电中承认："自《俄库协约》发表后，外蒙古各王公、台吉等迭次开会反对，而内蒙各盟旗对抗尤力。"②库伦是土谢图汗之一部，当所谓《俄蒙协定》公布后，"土谢图王即电致政府，言该部并无承认协约之举动。"③

《俄蒙协定》签订后，沙皇政府立即向袁世凯政府施加压力。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七日，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奉命就俄库私自立约一事向沙皇政府抗议，指责沙俄干涉中国内政。沙查诺夫狡猾地回答说："俄国并不认为蒙古完全从中国独立。假如中国参加协定的话，俄国准备承认中国所拥有的宗主权。"这就是以承认"宗主权"为诱饵，要袁世凯政府承认所谓《俄蒙协定》。沙查诺夫还公开威胁说，如果中国不承认这个协定，沙俄就将"拒绝承认蒙古对中国的从属关系"。④沙俄方面还一再照会袁世凯政府，警告它不得派兵去外蒙平叛。声称："我们（沙俄）部队进入并驻扎在蒙古，是符合蒙古人意愿的；派遣中国军队进入蒙古，则将意味着是一种战争行动。"⑤

正在同包括沙俄在内的六国银行团紧张交涉大借款的袁世凯，在沙皇政府面前完全采取屈辱、妥协的卖国方针，强调要"和

① 《西盟会议始末记》，见《民国经世文编》"内政"三，第一四——一五页。
② 《民立报》，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③ 高劳：《独立后之库伦及俄蒙协约》，见《东方杂志》第九卷第八号，第四--页。
④ 《沙查诺夫致库朋斯齐》（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见《有关蒙古问题的外交文件汇编》，第三三页。
⑤ 《沙查诺夫致库朋斯齐》（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见《有关蒙古问题的外交文件汇编》，第四九页

平解决"和"外交解决","由他国出为调停,彼此让步"。① 当时,列强都在争向中国伸出魔掌。英国正在以护送达赖喇嘛回藏为幌子,加紧侵入西藏;日本正就"南满"、东蒙铁路建筑权问题提出要求,……正象列宁所说的那样:"现在,当俄国'亲密地拥抱了'蒙古以后,日本人、英国人、德国人等都想来争尝这块肥肉。"② 日、英、法三国通过第三次《俄日秘密协约》、《俄法海军协定》和沙查诺夫的访问伦敦,同沙俄勾结得更紧,因此,他们不愿出面干涉。但等到十一月中旬,日、法两国公使突然提出三项所谓"调停"的办法:一、"如中国能许俄所要求各条件,两方协商,库约即可取消";二、"俄库约取消,须另立中俄协约,两方各拟条件,作永远约";三、"中俄约成,库伦独立当然取消,仍不失中国领土主权"。③ 不久,英、德也表示愿意参加日、法"调停"。所谓"调停",实际上是要中国承认沙俄造成的既成事实。

在沙皇政府的压力和列强的"调停"下,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沙俄关于就蒙古问题举行中俄谈判的要求。

谈判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三日,沙俄方面的代表是驻华公使库朋斯齐,中国方面的代表是外交总长陆征祥,谈判地点在北京。

谈判开始时,沙俄方面就蛮横宣称:"欲取消已订之《俄蒙协约》,万难办到。"④ 无理要求中国必须先行承认《商务专条》,说:"(中国)承认十七条附约,则俄国即可与中国缔结新约。否则,俄

① 《民立报》,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② 《新生的中国》,《列宁全集》第一八卷,第三九五页。
③ 《民立报》,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④ 《中俄库事交涉详记》,见《民国汇报》第一卷第一期。

大唯有践行《库俄条约》，此后即不能责我俄国横生枝节。"① 一九一三年一月，库伦傀儡当局派遣杭达多尔济为专使，再次赴彼得堡。库朋斯齐又以此为恐吓手段，扬言中国如不答应要求，沙俄就将正式承认蒙古"独立"，提高它的"国际地位"。在同袁世凯政府谈判"善后大借款"的过程中，沙俄坚持以袁世凯政府正式承认它在外蒙的特殊地位为条件，进行要挟。

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同袁世凯政府签订"善后大借款"契约。美国因分赃不均，借口契约干涉中国主权，中途退出。这个契约规定，袁世凯政府向汇丰、东方汇理、德华、横滨正金、华俄道胜五家银行，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用于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抵充袁世凯政府的行政费等，以盐税和其它指定税款作担保，中国盐政及此项借款的使用，都得由五国银行团监督。

这笔借款，债券九折出售，实收八四扣，名为二千五百万英镑，应付之数只有二千一百万英镑。其中扣除应还五国银行团原先垫款，及所谓辛亥革命对列强的赔偿费一千零八十万英镑，袁世凯实际得款只有一千万英镑。年息五厘，四十七年还清，本利合计三千九百八十四万多英镑。这是对中国一次新的大掠夺，正象列宁所说的："六个强国（英、法、俄、德、日、美）的'银行团'力图使中国破产，以便削弱和破坏共和国。"②

签订"善后大借款"契约后的二十多天，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日，库朋斯齐就和陆征祥签订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协约六款。主要内容是：俄国承认蒙古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确认不更动外蒙古历来所有之地方自治制度，允许外蒙有组织军备及警察的专有权，并允许外蒙有拒绝非蒙古籍人在其境内殖

① 《中俄库事交涉详记》，见《民国汇报》第一卷第四期。

② 《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列宁全集》第一九卷，第九页。

民之权；中国愿用"和平办法"，在外蒙古施行主权，并声明听由俄国调处，照上列各条所规定的宗旨，订立中国对待外蒙办法之大纲；中国政府重视俄国政府之调处，故允许在外蒙古地方，将《俄蒙协定》所附《商业专条》所列利益让予俄国。①

这个协约承认了沙俄在外蒙的殖民特权，但在尼古拉二世、总理大臣卡柯夫采夫等人看来，协约首先规定俄国承认蒙古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自己不利。刚刚从库伦回到彼得堡的廓索维兹认为，这些规定无异于承认中国对外蒙有完全主权。他在谒见沙皇时，就说向中国人让步，便会在蒙古破坏俄国的影响，有助于中国将俄国势力驱逐出去。尼古拉二世立即表示同意，并说："必须给蒙古以自治，我们对蒙古的义务必须履行，我将就此提出警告。"② 恰在这时，协约在中国被提交参议院批准时遭到否决；于是，七月十三日，沙皇政府立即发出照会，宣布"推翻"和"否认"五月二十日所拟定的草约，并要求签订包括以下各项内容的新约：中国承认蒙古的自治及该地方因自治而产生的权利；俄国承认中国对蒙古的"宗主权"，及由此而产生的权利；中国接受俄国友谊的调处，并以《俄蒙协定》及所附《商业专条》所确定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俄国对蒙古政府的"正常关系"。③ 谈判从此转到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谈判，从一九一三年九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五日。俄方代表仍为库朋斯齐，中方代表为新任外交总长孙宝琦，谈判地点还是在北京。

从七月十三日俄方提出新的要求，到九月十八日重开谈判，

---

① 《民立报》，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五日。

② 廓索维兹：《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第二六九——二七〇页。

③ 《沙查诺夫致密勒尔的电报》（一九一三年七月十四日），见《有关蒙古问题的外交文件汇编》，第七〇页。

因袁世凯忙于倾其全力镇压"二次革命"，谈判暂时中断。一九一三年十月七日谈判重新开始时，"二次革命"已被镇压，袁世凯卖国少了一个障碍。所以谈判开始不久，沙皇政府就宣布正式承认袁世凯政府，三天后袁世凯正式就任总统。这次谈判前后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谈判了十次，便根据俄方提出的条款，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签订了不需要中国参议院批准的《中俄声明文件》五条、附件四条。

声明确认：一、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二、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三、中国承认外蒙古人享有自行办理自治外蒙古之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之专权，中国允许不干涉以上各节。不在外蒙古派驻军队，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之举；四、中国声明，承受俄国调处，按照以上各款大纲及俄蒙《商务专条》，明定中国与外蒙古之关系；五、凡俄国及中国在外蒙古之利益，均应另行商订。附件是双方互换照会，声明：一、俄国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二、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允与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三、外蒙古自治应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①

沙皇政府通过这个联合声明，使中国对外蒙仅有所谓"宗主权"；就连这一项，沙俄也不是真心承认。俄国驻外蒙总领事密勒尔对库伦傀儡当局公开说：中国宗主权之承认，完全是形式的。正因为如此，沙俄侵略者对这个声明的签字，表示完全满意。

根据这个声明，中、俄、蒙两国三方代表，在恰克图进行会谈。这是谈判的第三阶段，从一九一四年九月八日开始，经过四十八次正式会议和四十次私下会晤，到一九一五年六月七日结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九四七——九四九页。

束，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共二十二条，将上述声明中的各项规定，进一步具体化。

《中俄蒙协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外蒙古承认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中俄声明文件》及《中俄声明另件》。

二、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自治外蒙无权与外国订立关于政治及土地关系的国际条约。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的名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外蒙古公文使用民国纪年，并得兼用蒙古干支纪年。

三、中国、俄国承认外蒙自治官府有办理一切内政之专权，有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中国、俄国担任不干涉外蒙古现有自治内政制度。

四、中国驻库伦之大员及驻乌里雅苏台等地佐理专员的卫队数目，前者不得超过二百名，后者不得超过五十名。俄国驻库伦领事卫队不超过一百五十名，驻外蒙古其他地方领事的卫队，不超过五十名。

五、中国商民运货入自治外蒙古，无论何种出产，不纳关税，但须按照自治外蒙古人民所纳自治外蒙古已设及将来添设之各项内地货捐一律交纳。

在《中俄蒙协定》签字的这天，袁世凯宣布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并明令所有外蒙王公喇嘛的爵职名号，无论沿袭前清及得自外蒙者，均着一仍其旧。接着，库伦当局撤销国号、年号，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库伦办事大员公署，在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设立佐理专员公署。

通过《中俄蒙协约》的签订，外蒙"独立"形式上被取消，而由外蒙"自治"代替。但是，中国在外蒙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空洞

的"宗主权"，而沙俄则保持它一手制造外蒙"独立"时所攫取的全部殖民特权。一九一三年，一个沙俄殖民主义分子在题为《蒙古及其对俄国的现实重要性》的小册子里，写道：通过"强化蒙古自治"，沙俄就将获得一切所能获得的东西："我们将从已获得的人口中找到恭顺的臣民，他们适宜于军事服役，热爱我们，并成为我们战斗的先锋队；我们将完成统一蒙古人民的历史任务，他们中间的许多的人（指布里雅特蒙古人）早已分布在我们当中；我们将拥有一块具有肥沃土地的富庶地区，这是同样适宜于我们移民人口居住的；我们将获得一个销售我们货物和产品的广大市场；我们将不仅为西伯利亚，而且可以为欧俄开辟一个蕴藏丰富原料的源泉；我们将更加靠近中国，以便在那里销售我们的产品；我们将在蒙古沙漠上获得一条广阔而无法超越的地带，它将会牢固地保卫我们不受亚洲的侵略（！）。所有这些好处是说不尽的。"①是亚洲侵略沙俄，还是沙俄侵略亚洲？侵略者在这一点上把事实完全颠倒了。但他在得意忘形之中，充分暴露出他们通过所谓外蒙"自治"，究竟希望得到些什么。

事实上，沙俄在外蒙所攫取的殖民权益，远不止《中俄蒙协约》所规定的条款。当北京谈判和恰克图谈判正在进行时，沙皇政府又同库伦傀儡当局签订了一系列公开的或秘密的协定，从军事上、财政上进一步加强了对外蒙的控制。还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十六日，沙俄就与库伦傀儡当局签订过《关于蒙古旅的协定》，规定沙俄帮助傀儡当局建立一个"蒙古旅"，包括两个骑兵团、一个机关枪队、一个炮兵排，总计一千九百人。② 同时签订的《俄蒙

① 托米宁：《蒙古及其对俄国的现实重要性》，一九一三年莫斯科版，第一七——一八页。

② 《驻蒙外交代表的密电》（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见苏联《红色档案》杂志第三七期，第六二页，注一。

秘密军事协定》规定："一旦外蒙与别国开战，应将军事上的全权委托给俄国人"，以沙俄军官担任总司令官，给以指挥全蒙古军队及自由募集兵员的特权。① 沙查诺夫指出，这支蒙古军队，是一支"在我们教官指挥之下，而又相当地能受我们政治目标驱使的"军队。② 这支军队的存在，乃是在外蒙保持沙俄霸权的"必要因素"，也是他们"在抵制个别王公分离活动的斗争中，最可靠的武器"。③ 一九一四年一月，沙皇政府给库伦傀儡当局三百万卢布贷款，条件是以外蒙课税收入作抵押；聘用俄国人作财政顾问；外蒙古所有款项用途，都须经过这个财政顾问核准；顾问还有在外蒙地方自行办理煤矿、电灯、电话及其它实业之权。沙俄借此在外蒙建立了一个"俄国顾问行政中心"和一个"外蒙古经济管理局"，代表俄国财政部对外蒙古的财政、经济，进行全面的监督和管理。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七日，库伦傀儡政权又和沙俄订立《关于购买武器的协定》，购买六门大炮、四挺机枪和两万支步枪，用来装配由沙俄教官一手控制的外蒙军队。在这个协定中，沙俄提出极苛刻的要求，协定一经签定，外蒙便立须交出武器价格的一部分——现款四十万卢布，其余部分以后逐年缴还，但每年不得少于六万卢布。同时，还必须以外蒙各地贸易的内地税作为担保。这样，沙俄不仅做了一笔大发横财的军火买卖，也对这支傀儡军队进行了全面的控制。④ 在这前后，沙皇政府还同库伦傀儡当局陆续签订了《开矿条约》、《架设电线协定》、《敷

① 日本善邻协会：《蒙古大观》，一九三八年东京版，第五三二——五三三页。

② 《沙查诺夫致卡柯夫采夫》（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六日），见苏联《红色档案》杂志第三七期，第三四页。

③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三辑第一卷，第五六六页。

④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三辑第四卷，第三二五页；《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一九一四年一月三十日），见苏联《红色档案》杂志第三七期，第六六——六七页。

设铁路协定》、《借款契约》。

事实充分证明，沙俄所谓支持外蒙"自治"，只不过是保持它对外蒙的控制的一个别名而已。

六、窃占唐努乌梁海

唐努乌梁海，在外蒙西北部，北枕萨彦岭，南临唐努山，面积十七万平方公里。①叶尼塞河的上源乌鲁克穆河（今名小叶尼塞河），由东向西流贯全境。

唐努乌梁海历史上一向是中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公元六四七年（唐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于今大漠以北蒙古直到西伯利亚南部地区，设燕然都护府，②属关内道，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以扬州司马李素立为都护，治所在今鄂尔浑河南流西故单于台（今喀喇·巴尔孔逊），负责这大片中国领土的行政、边防和各族事务，其下设六府七州，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任都督、刺史、长史、司马。同时，还在都护府与内地之间开辟一条大驿道，共设驿站六十八所，各站都备有马匹、酒肉供应，称为"参天可汗道"。③当时，唐努乌梁海是被称为都播（或都波）部落的居住地，④属于燕然都护府所管辖的瀚海都督府。也就从这一年开始，都播归属为唐王朝的版图。⑤次年（贞观二十二年），又在西

① 一八六九年（同治七年）即被沙俄割占的十佐领牧地未计入。

② 六六三年（龙朔三年）移燕然都护府至杭爱山东端，改名为瀚海。旧瀚海都督府移至大漠以南，改称云中。六六九年（总章二年）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七二〇年（开元八年）称安北大都护府。

③ 《新唐书》卷三一七上；《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

④ 《新唐书》卷四三下。当地民族至今仍自称为"土娃"，都播即"土娃"的音传。

⑤ 《新唐书》卷三一七下。

伯利亚南部结骨部(又名黠戛斯,即今我国少数民族柯尔克孜族的古称)居住地区,设置坚昆都督府,同隶属于燕然都护府。①唐努乌梁海地区与中原王朝间的隶属关系,一直维持到八世纪中叶。十世纪时,唐努乌梁海隶属于辽朝。

一二七〇年(元至元七年),元世祖在西伯利亚南部和唐努乌梁海广大地区,设立吉利吉斯(即柯尔克孜族居住地区)、撼好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归和林行省节制。其职责等于汉、唐时代的都护,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以益兰州为治所,由汴梁祥符(今开封市)人刘好礼任断事官,修库廪,置传舍,在所辖地区积极进行行政管理。在此以前,当地居民习惯以杞柳制作杯皿,刳木为槽以引水,还不能够冶铸农具和造船。由于刘好礼的请求,元朝政府派遣工匠来当地传授陶冶、舟楫等制造技术,大大促进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生产技术的发展。②当地少数民族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元朝政府如何向他们传授播种小麦和修筑运河的故事,几百年后仍在当地流传。③在元代,唐努乌梁海归岭北行省节制(一三一二年〔皇庆元年〕前称和林行省),前后将近百年时间,始终属于中央政府的行政建制,并有完善的驿站(站赤)制度,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④

十六世纪末,唐努乌梁海是喀尔喀蒙古封建领主扎萨克图汗的领地。一六八六年(清康熙二十五年),清朝政府令尚书阿喇尼"莅临承制"。当时,和托辉特人根敦代表扎萨克图汗在唐努乌梁海进行征兵与收纳贡赋,由此,阿喇尼授根敦以扎萨克的头衔,令其正式执行管理唐努乌梁海的职务。一七〇五年(康熙四

① 《唐会要》卷三七,"安北都护府"。
② 《元史》卷六三;卷一六七;卷一二,至元二十年十一月。
③ 卡拉瑟斯:《神秘的蒙古》第一卷,一九一四年伦敦版,第二〇四页。
④ 《经世大典》"站赤"五,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

十四年)根敦卒，嗣子博贝承袭扎萨克辅国公的职位。一七〇九年(康熙四十八年)，清朝政府又任命和托辉特人纳玛林藏布，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协助博贝工作，并拨塔斯郭勒和克木齐克河谷(今贺姆契克河谷)，为纳玛林藏布属下居民的牧地。因而，以后这一带居民，被称为克木齐克乌梁海。从此经过二十多年经营，清朝政府在唐努乌梁海的行政建制和管理，更加完善起来。①

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中、俄签定《恰克图界约》时，规定以萨彦岭作为中、俄两国的分界，更在法律上确定唐努乌梁海为中国领土。以后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的《乌里雅苏台界约》，都一再明确沿萨彦岭为中、俄两国的分界线。中、俄双方并沿萨彦岭共同设立界牌鄂博八座，具体标明两国边界。在行政上，直到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沙俄大举入侵这个地区之前，唐努乌梁海一直隶属于清朝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但是，尽管如此，沙俄侵略者却始终觊觎着这块蕴藏有丰富金矿、煤矿、盐田和出产珍贵毛皮的中国领土。

自从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规定俄国商人得在蒙古全境免税贸易后，沙俄便开始了对唐努乌梁海的经济渗透；一八六九年(同治九年)，俄国割占唐努乌梁海所属十佐领牧地；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俄国商人维赛尔金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讯》上发表文章，公开提出俄国应将边界从萨彦岭向南移至唐努山。他说："这样，盐池、鱼池、游牧和耕种都最适宜、最方便的地区，特别重要的是整个叶尼塞河和商业的中心，便都可划入俄国版图了。"②

---

① 《征乌梁海述略》，见《朔方备乘》卷五；《清史稿·唐努乌梁海》。

② 维赛尔金：《乌梁海和有关米努辛斯基商界的地理情况》，见《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讯》第七卷第二期，第一一七——一八页。

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中，沙俄侵略者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筑商站，挖金砂，移民占地。唐努乌梁海人民中流传着这样的格言："俄国人想的尽是坏念头。""只要给俄国人一只手指头，他就会抓住你整个手。"①

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在唐努乌梁海从事侵略活动已四十多年的俄国大商人萨甫耶诺夫，亲自跑到俄国外交部，提出吞并唐努乌梁海的要求。他声称，虽然中、俄国境是沿着萨彦岭划的，中国的国境哨所却立在唐努山脉南面的山坡上，现在中国当局软弱衰微，对俄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俄国外交部立即保证给他以支持，并要他提出详细的报告。紧接着，在俄国总参谋部的直接主持下，接二连三地派遣"考察队"、"探险队"到唐努乌梁海。首先是格鲁姆—格尔济迈格一行，被派到这里作全面的调查。他们后来将调查结果，写成三大卷《西蒙古与乌梁海边区》。同年，拉奇科夫斯基一行来到这里，进行实地测绘，制成了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唐努乌梁海详细地图。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莫斯科"远征队"有一部分人在总参谋部军官波波夫率领下，闯到这里活动。波波夫不久就被委任负责管辖沙俄与唐努乌梁海相毗连的国境地带。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初，俄国《新时代》发表文章，公然宣称唐努乌梁海"当属俄境"。② 沙俄侵略者私自毁坏萨彦岭上的察布齐雅勒达巴界牌鄂博，拒绝会同中国官员查勘界线和重立界牌。俄国外交部还下令"搜集"唐努乌梁海应当属于俄国的"凭据"。

---

① 奥斯特洛夫斯基赫：《乌梁海地区对南西伯利亚的意义》，见《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讯》第三五卷，第三三六——三三七页。

② 《(使俄萨荫图致外部)俄外部搜集乌梁海凭据欲为辩论地步电》(一九一一年四月二日)，见《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一〇九，第四〇页。

“凭据”果然被当时正担任驻华公使的廓索维慈“找到”了。

俄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阿布里科索回忆说：“一天，他偶然在使馆档案橱中找到几份文件。按照这些文件的说法，五十多年前，伊尔库次克总督手下的一个官员，在档案库里找到叶卡特林娜一世时代的一份文件，上面讲唐努乌梁海汗曾向女皇归顺过，答应每年送几张貂皮作为贡品。随着时间的消逝，汗也找不到，貂皮也没有收到，这块地方同蒙古其它地方一样，成为中国领土了。总督派遣这个官员到唐努乌梁海去，他在那儿发现几块石头的记号，可以作为证据。证明按照旧的边界，这块地方应该属于俄国。接着，总督就给彼得堡递了一份报告。沙皇批示说：‘决不允许这一块俄国领土归入中华帝国的版图。’这份报告转到外交部，外交部怕引起麻烦，向沙皇作了些解释，整个事情便被完全忘记了。廓索维慈听到有这个“发现”，就忙把整份文件要来，连夜加以研究。第二天一早，笑逐颜开地对阿布里科索夫说：‘这份文件对实现我的打算，是极其理想的。’”①

紧接着，廓索维慈报告沙俄外交部和伊尔库次克总督说：“我对于不执行沙皇决定的这种做法，感到很惊讶！”② 伊尔库次克总督听说有这份文件，立即派负责管理沙俄与唐努乌梁海毗连的国境的波波夫上校赶到北京，同廓索维慈密商。沙皇政府对于能够找到“凭据”，当然是喜出望外，但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会议仔细研究廓索维慈所提供的文件后，不得不极为失望地承认：“原有这些外交文件，是远在十八世纪时候的东西，对于要求乌梁海地区属于俄国，显然不能作为进行辩护的有力论据。”③ 但波波夫上校继续提出补充报告，力图证明沙俄

①② 阿布里科索：《一个俄国外交家的揭露——阿布里科索回忆录》，第一七三——一七四页。

③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三辑第二卷，第二一一页。

对唐努乌梁海有法律上的权利。对此，沙查诺夫在上沙皇的奏折中写道："波波夫上校证明乌梁海区属于俄国的理由(他自己也没有予以详尽的最后意义)，已被莫斯科总档案库文牍、四等文官贝洛库罗夫不久以前的完善工作所驳斥，贝洛库罗夫根据十八世纪末(约当我国和中国缔结《布连斯奇界约》时)的原文件及地图材料得到下列结论：一七二七年由俄国和中国全权代表依《布连斯奇条约》所划界规定了沿萨彦岭的疆界，在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监督下，划界以后的交界地图，也确定了同样的情况。因此，必须承认俄国在乌梁海地区并没有法律上的权利"。①

尽管找不出任何法律根据，沙俄照样要霸占唐努乌梁海。一九一一年底，沙俄一手制造了外蒙"独立"，将唐努乌梁海同中国其它领土隔绝开来。沙皇政府认为强占唐努乌梁海的时机终于到来，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尼古拉二世写道："反之，我完全同意驻北京代办的意见。从讨论乌梁海地区问题以来，业已三月，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必须更积极解决此事，否则我们在中国边界上就得不到什么利益。"尼古拉二世还特别对他的大臣说："回忆我们占领阿穆尔区的历史。"②沙俄占领中国黑龙江以北地区的历史，就是派遣哥萨克偷偷摸摸地先在那里建立一批军人"村屯"，造成军事占领的既成事实，然后胁迫清朝政府承认。尼古拉二世要他的大臣回忆这段历史，也就是师其故技，对唐努乌梁海偷偷摸摸地进行军事占领。

一九一二年七、八月间，沙俄侵略者一面指挥库伦傀儡军进攻科布多，霸占西部蒙古地区，一面指挥库伦傀儡军开进唐

① 《外交大臣呈沙皇奏》(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见《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七五页。

② 《在外交大臣奏折上尼古拉二世的御笔批注》，见《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七五页，注一。

努乌梁海，强迫唐努乌梁海各旗追随库伦傀儡当局"独立"，脱离中国。当遭到唐努乌梁海各旗拒绝时，沙俄军官亲自出马，进行威胁说："我系俄国大皇帝所派大臣，我皇帝保护外蒙独立，蒙人如有不从博克多汗（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者，将对之勒迫行事。"他们凭借军事力量，强迫各旗出具投降文书，并勒令各旗提供马匹、夫役和军费，供他们使用。

沙皇政府要唐努乌梁海追随库伦傀儡搞"独立"，并不想让唐努乌梁海归库伦傀儡当局管辖，实际上只不过是沙俄直接占领唐努乌梁海的一项过渡性措施。一九一二年九月，廓索维慈出发去库伦，准备与库伦傀儡当局签订《俄蒙协定》，原来认为对吞并唐努乌梁海"没有什么法律基础"的沙查诺夫，这时也已改变了态度。他特别叮嘱廓索维慈说："乌梁海问题不要放进协定里去。应该声明：乌梁海占有特殊的地位，是俄国的势力范围。"①因此，当库伦傀儡当局多次提出唐努乌梁海问题、要求将唐努乌梁海归它管辖时，都遭到廓索维慈的拒绝。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俄蒙协定》签字，不久，沙皇政府就作出一项决议，说："最近我们承认了蒙古自治，根据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日（公历十一月三日）的协约，这个地区处于俄国保护下。由于从乌里雅苏台驱逐了统治蒙古和乌梁海的中国官吏，解除了乌梁海人对中国的从属关系。最近才进入政府生活的喀尔喀，也不能对于这个地区提出任何要求。据此，皇上批准了外交大臣沙查诺夫为不断加强俄国利益而采取的有关乌梁海地区的政策。"②为了所谓"加强俄国利益"，沙皇政府在这里设立了一名"边疆特使"，统筹沙俄向唐努乌梁海大规模移民的事务。"边疆使"还被指定兼有领事与警察机关的职能，他的判决不仅对沙俄

① 廓索维慈：《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第一九四——一九五页。
② 同上书，第一九六页。

移民有效，还被规定“适用于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全部居民”。①

一九一四年六月，沙皇政府突然派遣大批军队开进唐努乌梁海，蛮横地武装强占了唐努乌梁海这十七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并任命格里哥列夫为乌梁海事务长官，决定兴建贝洛柴尔斯克(后改称开-贝尔德，即今克孜尔)，作为唐努乌梁海行政中心。格里哥列夫在发给唐努乌梁海王公官吏正式宣布合并的通告中，写道：“大俄罗斯帝国宣告，将唐努乌梁海地方置于她的保护之下。……因此，从宣告之日起，除去上述大俄罗斯外，任何国家不获得俄国的认可，不得通过它的普通臣民、传教士或官吏在唐努乌梁海进行任何活动，甚至侵犯它的行政管理，如向居民征税、审问唐努乌梁海人、惩罚他们、向唐努乌梁海官吏或王公查询等。反之，任何外国都应对俄国政府负责。”② 这个通告，主要针对中国对唐努乌梁海所一贯保有的完整主权，要害就是要唐努乌梁海人不再承认中国的管辖权，并不再同中国发生任何直接关系。沙皇政府还宣布，唐努乌梁海人愿留居者，须接受它的保护，否则牲畜、财产要被全部扣留，人员要被驱逐。沙俄侵略军到处威逼恐吓，百般欺凌，就这样强行霸占了唐努乌梁海。

为了充实沙俄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侵略势力，沙皇政府强占唐努乌梁海后，便开始大规模的移民。到一九一四年底，居住在唐努乌梁海的俄国移民，已增加到一万二千多人，而当地居民总共才六万人。这些入侵者所到之处，强行圈占唐努乌梁海人民的牧场和耕地，抢夺当地居民的牲口、财产。当沙俄官员最初武装强占唐努乌梁海时，曾用谎言哄骗说：“乌梁海人民远者百年，近者五十年，决不需要交纳差银。”但是，事实是苛重的差银、

① 廓索维慈：《从戍吉思汗到苏维埃》，第一九六页。

② 乌定：《图瓦共和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见苏联《革命的东方》一九二八年第三期，第二〇三页。

捐税接踵而来。当乌梁海人民提出抗议时，这些侵略者竟无耻地宣称："尔等安居无事，不交差银，与理不符。"① 在唐努乌梁海地区从事贸易的中国商人，房屋、货物被抢夺殆尽，本人被监守屋内，不让出门，致使他们坐守无食，忍饥待毙，最后被一一逐出唐努乌梁海。沙俄侵略军在其驻扎之处，更是"任意行动，殴打蒙民；抢夺马匹，任意杀食；甚至进入蒙屋，肆行抢掠物件"②，给唐努乌梁海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签署的《中俄声明文件》，一九一五年六月七日签订的《中俄蒙协约》，都规定原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皆属自治外蒙古区域，唐努乌梁海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沙皇政府公然不顾自己刚刚签订的条约，宣称唐努乌梁海并不属自治外蒙古。并于一九一五年悍然宣布，俄国的民、刑法典，全部适用于唐努乌梁海。

热爱祖国的唐努乌梁海人民，愤怒反抗沙俄的侵略和兼并，大批居民因而遭到侵略者的逮捕、放逐和杀害。"所有土人日遭蹂躏，以致(乌梁)海人侧足而立，道路以目。"③ 然而，唐努乌梁海人民和爱国的王公、官吏，并没有就此屈服。一九一五年，当中国委派由都护副使兼任的乌里雅苏台佐理员到达乌里雅苏台时，唐努乌梁海人曾"迭次秘密到乌报告俄人苛虐情况"，要求北洋政府采取行动，支持他们的斗争，使他们早日返回祖国怀抱。但北洋政府不敢触犯沙俄侵略者，迟迟不作答复。④ 唐努乌梁海的爱国王公、官吏，为表示他们忠于祖国的真心实意，珍藏着清朝政府发给他们的印信。沙俄侵略者多次胁迫他们交出，都被拒绝。一九一五年，沙俄侵略者下令："如有不遵，便加杀戮。"唐努

①② 《克木齐克乌梁海总管巴产巴达尔呼援乞救书》（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③④ 远东外交研究会编：《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一五七页。

旗总管工布多尔济，坚持不交。沙俄侵略者便装成旅行者，谎称要求发给护照，并盖上总管印章，乘机闯入印务处，将印章夺走。他们又迫令工布多尔济签字投诚，目的没有达到，便强迫工布多尔济迁居俄境，把他的家产查抄一空，并将他属下官员捉拿看押，捆吊殴打，另派遣阿官德木齐担任总管。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日，唐努旗人民奋起反抗，在索马拉河边将这个总管阿官德木齐击毙。沙俄侵略者企图让工布多尔济的儿子当总管，以平息唐努旗人民的愤怒情绪。但是，工布多尔济的儿子坚决不接受。沙俄殖民当局还派遣一队官兵，闯到克穆齐克旗总管处夺印。他们杀气腾腾地威胁说："速将前清旧印交出！否则我们将自由行动。"他们也逼迫克穆齐克总管出具降结，结果，旧印虽被抢去，"出具降结"则严遭拒绝。克穆齐克旗总管在他的中国官印被夺走后，连忙派达克丹大喇嘛赶到乌里雅苏台，① "沥诉痛苦，并声陈眷恋祖国之心，呈请援救。"② 这些事实说明，唐努乌梁海地方虽然被沙俄侵略者所强占，但是，唐努乌梁海人民和爱国王公、官员们的心，与祖国人民连在一起。

七、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第四次《俄日秘密协约》

二十世纪初年，以德国、奥匈帝国为首的一方和英、法、俄为首的另一方帝国主义军事集团间，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展开激烈的斗争，终于导致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卷入这次战争的三十三个国家而论，这是一场世界大战。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当前这场战争的真正实质不是民族战争，而

① 《克木齐克总管所派大喇嘛达克丹谈话节略十二则》。

② 远东外交研究会编：《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一五七页。

是帝国主义战争。"① 沙俄和其它帝国主义一样，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参加这次大战的。一九一五年春天，沙查诺夫以土耳其对俄宣战为"理由"，提出对土耳其海峡地带领土的占领，是沙俄这一次参战的一个主要目标；随着，英、法也表示同意沙俄在战后有权占领君士坦丁堡、沿地峡地带以及东色雷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外的两个岛屿。一九一六年夏天，沙俄更与英、法达成瓜分土耳其、占领安纳托利亚东北部领土和亚美尼亚（包括已为沙俄所攫取的埃尔祖鲁姆堡和特拉布松港）的协议。自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俄一刻也没有忘记在中国的霸权地位，继续盘算着大战结束后实现它彻底瓜分中国这个一贯追逐的目标，把从汗腾格里峰到海参崴之间的直线，真正变成沙皇俄国现实的边界线，以至把沙俄边界，一直向南推进到中国长城脚下。为了既不分散沙俄在欧洲的力量，又能为战后顺利实现这一目标作好准备，大战期间沙皇政府在政治上、外交上作了一系列部署。

首先，是积极支持袁世凯复辟君主专制制度。袁世凯在中国复辟帝制，是为了巩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扑灭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继续主宰中国的需要。沙俄对袁世凯的这一罪恶活动发生兴趣本来是不足怪的。它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想扩大它对袁世凯政府的影响，还想利用这一交易把袁世凯拉到俄、英、法"协约国"一边，乘机把德、奥势力从中国排挤出去。

一九一五年九、十月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恶活动进入高潮。由于全国各地人民对复辟帝制表示强烈不满，特别是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大规模反袁斗争正在酝酿。原先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日、英帝国主义，耽心袁世凯控制不了这个局势，打算伙同沙

①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二四页。

俄劝告袁世凯将恢复帝制延期。对于这一动议，沙皇政府很不以为然。十月二十六日，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重申："俄国政府不反对在中国实行帝制政体。"对联合劝告袁世凯延期称帝一事，表示有很大保留。同一天，沙皇政府对英国作了同样的表示。①后来，为了顾全同英、日的关系，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勉强与日、英两国公使一道，对袁世凯提出"顾全大局，缓行帝制"的"劝告"。但俄国方面，只是随声附和而已。当袁世凯向日、英、俄三国保证，在实行帝制时可以担保"地方治安""断不至有变故发生"时，俄国立刻表示满意。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六日，俄国公使库朋斯齐同袁世凯政府正式签订了《中俄关于呼伦贝尔之协定》，规定呼伦贝尔"为直属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之特区"；呼伦贝尔地区"一切军事方面均由旗兵担任"；"所征一切税收，及该地方一切收入，应为地方之经费"，中央政府欲派军队前往，须预先得到沙俄的同意。这些规定，意味着中国在呼伦贝尔行使主权，无论是行政管理、财政预算还是军队调动，都要受到很大限制。协定还规定，承认"俄国投资家与海拉尔官署已经订立之契约"，将来如在该地区铺设铁路，"应首先向俄国请借资本"。②沙俄通过这个协定，既显示了支持袁世凯"一统中国"的姿态，又继续保持了它在呼伦贝尔地区实际的霸权。

接着，十一月七日，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约同英国公使朱尔典，找中国海关督办梁士诒密谈，要求袁世凯政府赶走在中国的德国人和奥国人，表示愿意由英国提供资金，让袁世凯扩建中国的兵工厂，条件是中国必须向俄国提供武器，以弥补俄国在欧洲和中东战场方面武器的不足。当时，袁世凯正在以德国帝国主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俄交涉史》下卷，一九六九年东京版，第二七九页。

② 《呼伦贝尔志略》，第三二八——三三〇页。

义作为复辟帝制的主要靠山，对于驱逐德、奥势力一项要求没有答应；对于扩建兵工厂和以武器供应俄国的建议，则极感兴趣，表示可以同意。根据这些要求，袁世凯进一步了解到俄国对他复辟帝制是完全赞同的。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宣布接受他的仆从们的"推戴"，定于一九一六年元旦正式即皇帝位。全国讨袁斗争公开爆发。十二月二十三日，云南省首先起义，组织护国军讨袁，很快就得到全国许多省区的热烈响应。袁世凯被迫通告恢复帝制延期。就在这种情况下，沙俄仍然继续支持袁世凯称帝。一九一六年一月十日，俄国驻英大使奉本国政府训令，为支持袁世凯称帝一事，特地拜会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说沙皇政府已了解到袁世凯将于二月初正式称帝，一旦德、奥两国和还处于中立状态的美国等国承认了帝制，那时，"一、协约国方面各驻华公使馆就将陷入非常不妙的境地；二、协约国方面在承认问题上的踌躇，恐怕将会被误解为对革命党一方的同情和支持。"以此为理由，沙皇政府要求："中国一宣布帝制，就立刻予以承认。"要英、法等其他协约国都效法俄国。①由于全国反袁斗争猛烈发展，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沙俄"承认"一事未能兑现。袁世凯垮台后，沙俄便把目标转向支持和拉拢另一个北洋军阀头子、国务总理段祺瑞。

与此同时，沙俄为了在战后进一步瓜分中国，加紧同日本勾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德、奥等国，都把力量集中在欧洲战场，无暇东顾。日本在中国拥有最大的侵略势力，沙皇政府认为，只要同日本作成交易，结成更密切的联盟，就不仅可以在战争期间借助日本力量，维护俄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而且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俄交涉史》下卷，第二八五页。

可以在战后同日本联合起来，把几十年来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英国从中国排挤出去。沙查诺夫对彼得堡《市场报》记者的谈话，充分暴露了这一意图。他说："当前的战争，为俄国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若干年内将注意力集中在西方。在远东问题上，依靠的是我们和日本的团结一致。只要我们两方集中精力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可自信，没有什么列强能在中国方便地实现他们野心勃勃的计划。"①

为了同日本结成更加密切的政治和军事联盟，沙查诺夫在国家杜马演说中，声称："自从《朴茨茅斯和约》缔结以来，已经十年了，俄国与日本已经有了平安相处的可能，这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我们与日本实际上的联盟关系，目前已形成进一步紧密结合的基础。"②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在列强中，只有沙俄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同袁世凯政府代表谈判时，也俨然以沙俄代理人的身份说："将来俄国视情形之必要，在北满有同一之要求，贵国政府亦应考量。"③ 五月七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美国政府企图联合沙俄出面干涉，沙皇政府立即拒绝，声称："现在俄国政府事实上和日本有同盟关系，并且还从日本方面得到武器的供应和其它许多援助，类似对日本进行干涉的劝告，不准备接受。"④

一九一五年底至一九一六年初，由于欧洲战场的紧张局势，沙俄急于同日本缔结更密切的联盟，以维护它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并从日本获得更多武器与其它物资的支援。一九一五年底，

① 波士顿《当今时代》杂志卷二四一，第四八二页。
②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三辑第八卷，第五三页。
③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二三三页。
④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三辑第七卷，第七二五页。

尼古拉二世特派格奥尔基大公到日本。随同格奥尔基到日本的俄国外交部东亚局局长柯萨可夫，在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一日向日本方面提议："把日、俄两国有关东亚的各个问题，归纳在一个协定中，首先明确规定日、俄两国对中国的态度，互相在外交上给予援助；其次规定日本要充分供给俄国在欧洲战争中所必需的武器和军需品。"① 柯萨可夫还表示，愿意将松花江以南、长春以北一段铁路出售给日本，作为交换条件。后来，沙皇政府还同意容许日本在松花江也拥有航行权，作为给日本的酬劳。

当时，日本政府也希望同俄国结成进一步的联盟。日本军阀头子山县有朋在《日俄同盟论》意见书中，强调说：日本虽然利用欧战机会，在中国取得了优势地位，但很不牢靠。世界大战一结束，欧洲列强重新来到东方，必然要同日本进行激烈的竞争。"这个竞争的舞台，当以东亚、特别是中国大陆为第一"。然而，遗憾得很，"日本帝国还不能以独自的力量，来保全(应读作"独吞")中国大陆"。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日俄同盟"。② 山县有朋的意见，在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阀中获得广泛支持。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亲自向俄使表示，日本保证对俄国友好，俄国可将它在西伯利亚的军队调往欧洲战场，日本军队于必要时，可以代俄国负担维持远东地区秩序的职责。③ 一九一六年二月十四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同俄国进行谈判。

一九一六年七月三日，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和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在彼得堡签订第三次《俄日协约》和第四次《俄日

① 《妥达手记》，引自《近代日本外交史的研究——神川先生还历纪念》，一九五六年东京版，第三五一页。

② 山县有朋：《日俄同盟论》(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三四六页。

③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三辑第八卷，第五五六页。

秘密协约》。

公开的协约两条：一、日本国将不加入对抗俄国的任何协定或政治联盟，俄国将不加入对抗日本国的任何协定或政治联盟；二、两缔约国的一方为另一方所承认的远东的领土权及特殊利益，若受到侵害时，俄、日两国将为保卫彼此的权利及利益进行协商，采取相互支持与合作的措施。

秘密协约共六条，主要是前面三条：

一、两缔约国承认其重要利益，在于使中国不落入有敌视俄国或日本之可能的任何第三国政治势力的控制下，将来遇有必要时，应随时开诚交换意见，并商定措施，以阻止这种情势的发生。

二、若根据前条规定协商办法的结果，两缔约国之一方须与上述所指定之第三国宣战时，缔约国之一方一经请求，即须给予其盟国以援助，且两缔约国在未得彼此同意之先，不得单独媾和。

三、两缔约国之一方，依前条规定给另一方以兵力的援助之条件，以及该援助的实行方法，由两缔约国有关负责官员商定。①

第三次《俄日协约》和第四次《俄日秘密协约》，同前两次协约及前三次密约相比，有显著的不同：第一，前两次协约和三次密约所划定的势力范围，只包括内外蒙古和东北，而这一次把整个中国包括在内；第二，前两次协约和三次密约，仅确定两国为维护他们在东北的殖民权益而共同行动，这一次则公开宣称，要维护他们在整个远东的"领土权利"和"特殊利益"而采取共同行动，很明显，他们企图通过两国联盟，来确立他们在整个远东的

①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文书"第四二〇——四二一页。

霸权；第三，这一次协约和密约，对俄日同盟作为一个军事同盟，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其用心固然首先是为了控制中国，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针对其它列强，特别是针对长期在中国具有最大影响的英国。俄、日双方都希望借助于这个军事同盟，压倒英国与其他列强，逐步把他们的势力从中国排挤出去。正象列宁当时所深刻指出的："俄国和日本两国之间除了原有的条约（如1910年签订的让日本（并吞）朝鲜和俄国并吞蒙古的条约）之外，在这次战争中又缔结了新的秘密条约，锋芒不仅指向中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指向英国"①。

这项协约与密约签订几个月后，沙皇政府在它覆灭的前夕，即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日，还以日本同意让中国参加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为条件，承认日本在大战结束后，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及太平洋诸岛屿的殖民特权。这是俄、日勾结的又一项秘密交易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俄还诱骗并以最卑劣、最残酷的手段压榨华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大批男性青壮年被征入伍，俄国国民经济发生极为猛烈的动荡。战争的第一年，沙皇政府为扩充军队，从国民经济各部门抽调了七百四十万人。到一九一七年上半年为止，被动员入伍的共达一千五百多万人，约占俄国成年男丁的一半。为了进行战争，冶金、燃料等工业部门和铁路建筑等军事工程，也同样需要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征用劳动力。沙俄侵略者为了获得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从袁世凯政府取得在中国自由招募劳工的特权。于是，在第一次大战时期内，有好几

① 《论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一二七页。

② 麦克墨莱：《一八九四——一九一九年有关中国条约和协定汇编》卷二，第一一六九页。

十万华工被诱骗招雇到欧俄地区去，有的被送到前线，在枪林弹雨中修筑工事，有的被送到黑海边的港口、乌拉尔的铁矿、顿巴斯的矿井去充当苦力，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另外好几万名华工，则被送到北极圈内，在绵延不断的原始森林、沼泽和冻土地上作苦力，修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穆尔曼斯克铁路。这些华工备受残酷奴役剥削，伤亡惨重。

历史事实说明：继续掠夺和阴谋彻底瓜分中国，是沙俄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目标之一。列宁指出过："列强历代的竞争和客观的国际相互关系决定了俄国帝国主义政策的任务，这个任务简要地说来就是，在英法两国的帮助下，在欧洲打败德国，掠夺奥地利（夺取加里西亚）和土耳其（夺取阿尔明尼亚，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然后再在日本和同一个德国的帮助下，在亚洲打败英国，夺取整个波斯和彻底瓜分中国等等。"① 但是这一切，只不过是摇摇欲坠的沙皇专制制度的最后挣扎而已。随着战争的持续和战局的恶化，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紧接着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又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沙俄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彻底破产。

八、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宣告沙皇俄国侵华政策的彻底破产

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俄国沙皇专制制度和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恩格斯在一八八七年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曾预料，"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

① 《论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一二五页。

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①。一九一八年列宁在引述恩格斯上述的话时说："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言！""……有几顶王冠已经滚下来了，其中有一顶王冠等于整整一打别的王冠，那就是全俄专制君主尼古拉·罗曼诺夫的王冠"②。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国家的诞生，在国际关系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根本不同于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就声明："我们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决不用强力扣留任何一块非大俄罗斯的土地或殖民地（像土尔克斯坦、蒙古、波斯）。"③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多次声明：永远放弃奴役、掠夺和瓜分被压迫人民领土的帝国主义政策，并和他们在尊敬、友好、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关系。同时声明：废除沙皇政府和中国、波斯、土耳其、阿富汗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在这些国家享有的特权，准备在各民族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中，郑重宣布：

> "工农政府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因为沙皇政府同其各协约国一起利用这些条约以威逼利诱的方法奴役东方各国人民，主要是奴役中国人民，使俄国资本家、俄国地主和俄国将军从中得利。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

① 《波克罕〈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一卷，第四〇一页。

② 《预言》，《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五七七——五七八页。

③ 《有没有通向公正的和平的道路？》，《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〇页。

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一八九六年条约、一九〇一年北京协议及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

“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①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发出第二次对华宣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宣言》，进一步发展和明确了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原则和整个具体内容。宣言强调指出：

“为了发展前次宣言的原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②

一九二三年九月四日，苏联驻华代表卡拉罕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苏联驻华代表卡拉罕对报界的声明》，更明确地阐述了第一、二两个对华宣言的原则和精神。他说：

“沙皇俄国把征服中国领土，征服与俄国边界接壤的领土上的中国人民作为自己的任务。为此不择手段依靠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以推行自己的政策。”

“俄国的工农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同各国人民的关系中现在正在制订完全尊重主权、彻底放弃从别国人民那里夺得的一切领土和其他利益的政策。苏联对中国的政策

① 《苏中关系1917——1954》文件汇编，一九五九年莫斯科版，第四三——四四页。

② 同上书，第五二页。

也是这样。”①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国和苏维埃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议定：

“两缔约国政府允于本协定签字之后一个月内举行会议”，“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暨一九一九与一九二〇两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约、协定等项”，同时并“将彼此疆界重行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以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

“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②

根据一九二四年的协定，中苏双方于一九二六年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能够实现。但列宁领导下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原则和精神，却是不容歪曲的。

从一七〇〇到一九一七年这二百十七年当中，罗曼诺夫王朝共发动了三十六次对外战争和两次国内战争，前后共占一百三十三年以上时间。其中沙俄侵略者自己承认，以及为一般所公认为“帝国扩张”的战争，先后共达二十六次，为期总计一百零六年。换言之，罗曼诺夫王朝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对外扩张战争中渡过的。③由于这样疯狂侵略的结果，在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三百多年内（一六一三——一九一七年），沙俄领土的扩张，平

① 《中国年鉴》，一九二四年天津英文版，第八六五页。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四二三——四二四页。

③ 库罗巴特金：《俄国军队以及对日本的战争》第一卷，第三七页；沙茨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和海军的发展》，一九六八年莫斯科版，第一二页。

均大约以每天一五〇平方公里的速度进行着。① 这些事实说明，斯大林在分析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本质时所说的一段话，是多么深刻："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在俄国，资本的万能和沙皇制度的暴虐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屠杀政策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列宁说得对：沙皇制度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②。

沙俄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压迫本国人民，对外疯狂侵略别国人民，这种倒行逆施的帝国主义政策，必然要走向它的反面，为自己的灭亡创造条件。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埋葬了沙俄帝国主义，从而结束了沙皇妄图建立世界大帝国的迷梦。

① 胡萨克编辑：《俄国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一九七四年新泽西版，"导言"第一页。

②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六七页。

附录一　大事年表

约公元前一〇六六年(周武王十一年,武王克商)　居住于黑龙江流域,包括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少数民族肃慎,向周王朝贡献"楛矢、石砮",表示臣服。

公元前二〇六年——公元二二〇年(西汉和东汉时期)　肃慎亦称作挹娄,隶属于松花江流域的夫余,而夫余又为汉王朝在东北设置的玄菟郡所管辖,东汉末年夫余改属辽东郡管辖。

公元前一〇一年(汉太初四年)　汉朝在中国西北边境天山南路起亭传,开屯田,置使者校尉等官吏,加以管辖。

公元前六〇年(西汉神爵二年)　汉朝开始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野云沟附近)设立西域都护府,天山南北路皆在其管辖之下。

公元前四八年——公元三二七年(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凉太初四年)　两汉、魏、晋各朝均在吐鲁番东南的高昌故城设置管理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公元三二七年,前凉张骏将戊己校尉治地置为高昌郡。这是中国在西部地区设立郡县之始。其后历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皆有此郡。

公元二二〇——三一七年(魏和西晋时期)　挹娄屡次向魏、晋王朝进贡,表示臣服。

四——六世纪(南北朝时期)　挹娄改称勿吉,先后臣服于北朝的北魏、东魏、北齐和南朝的刘宋。

六〇九年(隋大业五年)　隋朝在新疆地区婼羌、且末设鄯善、且末二郡,次年又于今哈密设伊吾郡。

六三一年(唐贞观五年)　居住于黑水靺鞨之西、嫩江和黑龙江北岸一

带的室韦，臣服于唐王朝。

六四〇年（唐贞观十四年） 唐太宗在西部地区设安西都护府。小海（今鄂霍茨克海）北流鬼国首领遣使通中原王朝，并被封赠为骑都尉。

六四七年（贞观二十一年） 唐太宗于今大漠以北蒙古直到西伯利亚南部，设置燕然都护府（后改名安北都护府），同年，居住于唐努乌梁海的部落都播归附于唐。

六五七年（唐显庆二年） 唐平西突厥，分其地置昆陵（碎叶川即今楚河东）、濛池（碎叶川西）二都护府，隶安西都护府。

六六一年（唐龙朔元年） 于吐火罗、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十六，隶安西都护府。

七〇二年（唐长安二年） 分安西都护府，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

七一三年（唐先天二年） 唐玄宗在粟末靺鞨设忽汗州都督府，任命其首领为都督。七六二年（唐宝应元年）其首领晋封渤海国王。至九世纪时渤海共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中在乌苏里江东岸的，计有四府十一州。

七一三——七四一年（唐开元元年——二九年） 唐玄宗在帕米尔地区设军事机构"葱岭守捉"，属安西都护府。

七二二年（开元十年） 唐玄宗任命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为勃利州（又称伯力，即今哈巴罗夫斯克）刺史。

七二五年（开元十三年） 唐朝在黑水靺鞨地区设置黑水军。

七二六年（开元十四年） 唐朝在黑龙江下游两岸设置黑水都督府，下设州，任命各部落首领为府都督、州刺史，派内地官员前往任长史。黑水都督府隶属于河北道幽州都督管辖。

七三三年（开元二十一年） 帕米尔地区乌飞州都督府少数民族首领真檀来朝，被授为左金吾卫将军员外。

七四七年（唐天宝六年） 唐将高仙芝率兵入小勃律，置归仁军。

七五八年（唐乾元元年） 帕米尔地区乌飞州都督府少数民族首领纥设伊俱阜施被赐姓李，改名崇信。

八六二年（唐咸通三年） 传说罗里克在诺夫哥罗德建立王朝，是为俄罗斯国家的开始。

八六三年（咸通四年） 帖撒罗尼迦（今希腊萨罗尼加）僧侣西利尔及

其弟美多德(迈索底阿斯)，创造斯拉夫字母。

九四七——一一二五年(辽朝时期) 黑水靺鞨改称女真，属辽管辖。

一一三七年(辽重熙六年) 辽朝罢免黑龙江下游"五国部"酋帅，设节度使以领之。

一一一五——一二三四年(金朝时期) 金朝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设蒲与、胡里改、速频三路，俱隶属于上京路。

一一四七年(宋绍兴十七年) 文献中第一次出现莫斯科地名。

一二二三——一四八〇年(宋嘉定十六年——明成化十六年) 俄罗斯臣服蒙古金帐汗国时期。

一二三四年 蒙古取代金朝，继承了对黑龙江地区的统治。

一二五一年(元宪宗元年) 元宪宗在新疆地区设别失八里行尚书省，在葱岭以西设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

一二七〇年(元至元七年) 元世祖在西伯利亚南部，包括唐努乌梁海广大地区，设立益兰州等部断事官，其职责等于汉唐时代的都护。

一二七一年(至元八年) 元朝在奴儿干城设置征东元帅府。

一二七三年(至元十年) 元世祖招抚骨嵬(库页岛)。

一二七五年(至元十二年) 元世祖在新疆地区设阿里麻里行中书省。

一二八三年(至元二十年) 在新疆别失八里和哈喇火州设宣慰司。

十四世纪初 元朝将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两岸，由开元路划出，增设水达达路。开元路和水达达路都隶属于辽阳行中书省。

一三二五年(元泰定二年) 伊凡·卡利达(伊凡一世)以投奔金帐汗国，获得代征收俄罗斯全境税赋的权利，所统辖的莫斯科公国得以逐渐壮大。

约一三八二年(明洪武十五年) 莫斯科首次铸造钱币。

一四〇五年(明永乐三年) 明朝在今黑龙江口，置奴儿干卫。

一四〇七年(永乐五年) 明成祖建卜鲁丹河卫，管辖雅克萨一带地区。十五世纪前半期，明朝政府在西起斡难河(即鄂嫩河)，东至苦兀(即库页岛)，北达北山(即外兴安岭)，南濒鲸海(即日本海)的广大地区，置一百八十四个卫，二十个所，七个站，七个地面，选用各部落首领担任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

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 明朝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一四〇九——

一四三二年(明宣德七年)间，明朝派遣太监亦失哈等人率领官兵，多次巡视黑龙江口地区。

一四五三年(明景泰四年) 拜占庭帝国灭亡，莫斯科大公瓦西利二世自称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

一四六二——一五〇五年(明天顺六年——明弘治十八年) 伊凡三世统治时期。

一四八〇年(明成化十六年) 金帐汗阿合马进攻莫斯科失利，俄罗斯获得独立。

一五四七年(明嘉靖二十六年) 莫斯科大火和群众反抗，伊凡四世加冕，并自称沙皇。

一五五二年(嘉靖三十一年) 伊凡四世征服喀山汗国，沙皇俄国向东扩张开始。

一五五六年(嘉靖三十五年) 沙俄合并阿斯特拉罕。

一五六四年(嘉靖四十三年) 莫斯科出版第一本印刷书籍。

一五八一年(明万历九年) 叶尔马克攻占西伯利亚汗国。

一五九九——一六四二年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一东海三部(瓦尔喀部、窝集部和虎尔喀部)。

一六一六——一六四二年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一东北边境诸部落(索伦部、萨哈连部、使犬部和使鹿部)。

一六四〇年 雅克萨成为清政权直辖领土。

一六四二年 清政权统一中国东北边境。从鄂霍次克海，到贝加尔湖，包括外兴安岭以南和库页岛在内的原属于明朝版图的广大地域，都已纳入清政权的管辖之下。

一六四三——一六四六年 沙俄侵略者波雅科夫，首次进攻中国黑龙江流域。

一六四九——一六五〇年(清顺治六——七年) 哈巴罗夫经奥列克马河进犯黑龙江。

一六五〇——一六五二年(顺治七——九年) 哈巴罗夫再次进犯黑龙江，在乌扎拉村受到宁古塔章京海色的阻击。

一六五三年(顺治十年) 沙皇政府另指派斯捷潘诺夫接替哈巴罗夫，

继续在黑龙江流域抢劫骚扰。

一六五五年(顺治十二年) 尚书都统明安达礼,在松花江流域击退斯捷潘诺夫的进犯,并于次年围攻沙俄侵略据点呼玛尔斯克。

一六五八年(顺治十五年) 沙尔呼达在黑龙江下游痛击沙俄侵略者,斯捷潘诺夫被击毙,沙俄侵略者被迫从尼布楚以东地区扫数撤退。

一六六五年(清康熙四年) 车尔尼哥夫斯基纠集暴徒重新进犯黑龙江流域,开始强占雅克萨作为侵略据点。

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 沙俄在中国蒙古土谢图汗所辖领土上建立色楞格斯克堡前哨站,企图开辟从色楞格河入侵中国的道路。土谢图及其弟巴都尔,为此曾遣使赴莫斯科提出抗议。

一六六七——一六七一年(康熙六——十年) 俄国斯捷潘·拉辛领导人民起义。

一六六八年(康熙七年) 沙俄对中国新疆地区准噶尔汗噶尔丹供应军火,助长叛乱。

一六七三——一六八一年(康熙十二——二十年) 三藩之乱。

一六七五年(康熙十四年) 沙皇政府派遣斯帕法里使华,要求清朝政府承认沙俄占领的中国领土。

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 彼得与伊凡五世宣布共同为沙皇,由其姊索菲亚摄政。

一六八二——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一——二十四年) 清朝政府开始围攻盘踞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

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 沙俄使节米起佛儿·魏牛高与宜番·法俄罗瓦抵北京,要求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和平协商。同年,清朝政府令尚书阿喇尼授根敦以扎萨克头衔,正式执行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行政管理。

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沙俄由索菲亚摄政和哥利津亲王掌握实权的统治被推翻。

一六八九——一七二五年(康熙二十八年——清雍正三年)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

一六九二——一六九四年(康熙三十一——三十三年) 莫斯科派遣伊兹勃兰德·义杰斯使华。

一六九八——一七一八年(康熙三十七——五十七年) 沙俄国家商队计十队，前后来华贸易。

一七〇三年(康熙四十二年) 圣彼得堡开始建筑。

一七一五——一七一七年(康熙五十四——五十六年) 准噶尔汗策旺阿拉布坦大举进犯南疆和西藏，为清军所击败。

一七二〇——一七二一年(康熙五十九——六十年) 沙俄指派伊兹玛依洛夫来北京进行谈判。

一七二二年(康熙六十一年) 彼得一世遣翁科夫斯基助准噶尔叛清未遂。同年，康熙病亡。

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 彼得一世病亡。

一七二五——一七二七年(雍正三——五年) 女皇叶卡特林娜一世派务拉的思拉维赤出使中国。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 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

一七五六年(清乾隆二十一年)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之乱。

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 喀尔喀蒙古郡王青滚杂卜叛乱，失败后潜逃被擒。

一七六二——一七九六年(乾隆二十七年——清嘉庆元年) 叶卡特林娜二世统治时期。

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 俄国首次发行纸票并开设银行。

一七七三——一七七五年(乾隆三十八——四十年) 俄国叶美连·普加乔夫领导农民起义。

一八〇一——一八二五年(嘉庆六年——清道光五年) 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

一八二五——一八五五年(道光五年——清咸丰五年) 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

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 清朝政府在英国的威逼下签订《江宁条约》。

一八四七——一八六一年(道光二十七年——咸丰十一年) 穆拉维约夫就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疯狂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时期。

一八四九年(道光二十九年) 涅维尔斯柯伊声称"发现"库页岛是岛屿。

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 沙俄强占中国庙街,改名尼古拉也夫斯克。

一八五一——一八六四年(咸丰元年——清同治三年)太平天国革命。

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 清朝政府屈服于沙俄的压力,被迫订立《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条约》。

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咸丰三——六年) 克里木战争。

一八五五——一八八一年(咸丰五年——清光绪七年)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

一八五六年(咸丰六年) 英国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 五月二十八日,穆拉维约夫胁迫奕山签订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六月十三日,普提雅廷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

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 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中俄《北京条约》。

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 俄国农奴制改革。沙俄迫使清朝政府签订《勘分东界约记》。

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 新疆少数民族起兵反清,沙俄强迫明谊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

一八六四——一八八五年(同治三年——光绪十一年) 沙俄征服中亚汗国。

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 沙俄将阿拉斯加出售与美国。

一八六七——一八七七年(同治六年——光绪三年) 阿古柏窃据南疆作乱。

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 中俄《科布多界约》,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

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 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

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 沙俄强占伊犁。

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 清军平定天山北路。

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光绪三——四年) 俄土战争。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 清军收复南疆。

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 崇厚签订卖国的《里瓦几亚条约》。

一八八一——一八九四年(光绪七年——二十年) 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

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 沙俄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伊犁条约》。

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 中俄《伊犁界约》,中俄《喀什噶尔界约》。

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 中俄《科塔界约》,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 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

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 中俄《珲春东界约》。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伊鄂诺弗率兵侵入中国帕米尔地区。西伯利亚铁道开始建筑。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一九一七年 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

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二十一年) 甲午中日战争。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俄英私分中国领土帕米尔。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四月 沙俄为日后独占中国东北,联合德法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七月 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四厘借款合同》。

一八九六年 (光绪二十二年) 二月 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正式营业。

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六月 沙俄诱迫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

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九月 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 沙俄军舰强占旅顺港。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 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一八九九年 (光绪二十五年) 俄英秘密划分在华修筑铁路的势力范围。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 沙俄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制造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等血腥屠杀事件。同时,接待以沙俄间谍德尔智为首的所谓"西藏代表团",阴谋分裂中国的西藏。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 沙俄强迫周冕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 九月 沙俄与其它帝国主义强迫清朝政府签订《辛丑条约》。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四月 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

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七月 东省铁路正式营业。

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八月 尼古拉二世下令特设远东总督府和远东事务特别委员会。

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三十一年) 俄日战争。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九月 俄日签订《朴茨茅斯和约》。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三年) 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七月 第一次《俄日密约》签订。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北满洲税关章程》。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八月 俄英《西藏协定》签订。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 沙俄军队侵入黑瞎子岛,企图强占。

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 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东省铁路公议会大纲》。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七月 第二次《俄日密约》签订。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十二月 沙俄制造外蒙"独立"。

一九一二年一月 沙俄一手制造的"呼伦贝尔自治政府"登场。

一九一二年七月 第三次《俄日密约》签订。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 沙俄强迫库伦傀儡当局签订《俄蒙协定》和《商务专条》。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 沙俄诱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中俄声明文件》。

一九一四年 沙俄武装强占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地区。

一九一五年 沙皇政府胁迫袁世凯政府签订所谓《中俄蒙协约》。

一九一六年 第四次《俄日密约》签订。

一九一七年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

附录二　引用主要外文书籍译名对照表

（按作者姓名外文字母顺序排列）

（一）俄　文

《亚洲俄罗斯》

Азиатская Россия. Т. 1—2. СПБ. 1914.

阿列克赛也夫、杜曼、彼特罗夫：《中国》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Думан, Л. И. Петров А. А. Китай. Москва. 1940.

阿明诺夫、巴巴哈特若也夫：《中亚归并给俄国的经济与政治后果》

Аминов. А. Бабаходжаев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к России, Ташкент, 1966.

俄国古文献委员会：《历史文献补编》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Дополнения к Акта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Т. III., СПБ. 1848.

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

Бабков И. Ф.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моей службе 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1859—1875 гг.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е с Западным Китаем. СПБ. 1912.

邦迪什-卡缅斯基：《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 Н.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и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 г. составлено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 хранящимся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Архив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оллег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в 1792—1803 гг. Казань, 1882.

巴尔多尔特：《在欧洲和俄国研究东方的历史》

Бартольд В. В.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 Ленинград, 1925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Барсуков И. Граф Н. Н.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Т. 1—2, Москва. 1891.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

Бахрушин С. В. Казаки на Амуре, Ленинград, 1925.

贝洛夫：《一九一一——一九一三年的中国革命》

Белов. Е. А. Революция 1911—1913 гг. в Китае. Москва, 1958.

布克斯盖夫登：《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

Буксгевден. А. Руский Китай. Очерк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I. Пеки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860 г. Порт-Артур. 1902.

瓦里汗诺夫：《瓦里汗诺夫文集》

Валиханов. Ч. Ч.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1—2, Алма-Ата. 1961—1962.

瓦西里也夫：《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

Васильев. А. П.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Т. 1—3., Чита, 1916—1918.

维特：《维特回忆录》

Витте С. Ю.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Т. 1—3. Москва, 1960.

扎布罗斯基-达锡亚托夫斯基：《吉谢列夫伯爵及其时代》

Заблоцкий-Десятовский, Андрей, П. Граф П. Д. Киселев и

его Время. Т. 1—4., СПБ. 1882.

札依齐契可夫斯基：《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П. А. Отмена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в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954.

《库罗巴特金将军的摘记》

Записки Генерала Куропаткина 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Berlin, 1911.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讯》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ПБ. 1865—1917.

伊斯康达洛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

Искандаров В. И. Восточная Бухара и Памир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Душанбе. 1962.

卡拉姆津：《俄国史》

Карамзин. Н. М.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е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ПБ. 1892.

克留契夫斯基：《克留契夫斯基文集》

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Сочинения Т. 1—8. Москва, 1956—1959.

廓索维慈：《俄罗斯在远东》

Коростовец И. Я. Росс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Пекин. 1922.

《红色档案》杂志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Т. 1—106. Москва, 1922—1941 гг.

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

Куропаткин А. Н. Кашгария, СПБ. 1879.

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

Куропаткин А. Н.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ПБ. 1913. 日译本《满蒙处分论》，东京，1914.

列昂节夫：《一八八八——一九一九年外国在西藏的扩张》

Леонтьев В. П. Иностранная Экспансия в Тибете 1888—1919, Москва, 1956.

里根：《在远东》

Лигань Юр.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Москва. 1913.

米勒：《西伯利亚史》

Миллер, Г. Ф.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1—2., Москва, 1937.

《米留金日记》

Милютин. Д. А. Дневник. Т. 1—4. Москва, 1947—1950.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Царского и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1878—1917 гг., Серия II. Т. 18, 19, 20, Серия III. Т. 1—5, 1931—1939.

那达拉夫：《北乌苏里边区现状简述》

Надаров.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Северно-У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885.

那罗企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一八六〇——一八九五年）》

Нарочницкий А. Л.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Держа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60—1895. Москва, 1956.

尼波尔辛：《俄国对外贸易统计调查》

Небольсин Г. П.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Обозрения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России СПБ. 1850.

涅维尔斯柯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И. Подвиги Русских Мор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 на край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1849—1855. Москва, 1947.

诺维科夫-达乌尔斯基：《俄国人对阿穆尔河的发现和开拓》

Новиков-Даурский Г. С. Откратие Амура Русскими и Начало Освоения Края.

巴诺夫：《远东状况》

Панов. В. 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2.

波克罗夫斯基：《波克罗夫斯基选集》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КН. 1—3. Москва, 1966—1967.

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史：从远古到现代》

Пономарев, Б. Н.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Первая Серия. Т. 1—6, Москва 1967—1968.

朴尔热瓦尔斯基：《从恰克图到黄河发源地》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 От Кяхты на Истоки Желтой Реки. СПБ, 1888.

拉兹科娃：《俄国与中亚的经济联系》

Рожкова М. 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а России со Средней Азией (40-60-е годы XIX века.) Москва, 1963.

拉兹科娃：《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沙皇政府在中东的经济政策和俄国资产阶级》

Рожкова М. 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Цар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а Среднем Востоке во второй Четверти XIX века и Русская Буржуазия.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49.

罗曼诺夫：《俄日战争外交史纲》

Романов. Б. А. Очерк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895—1907.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55.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Т. 1—2. Москва, 1969—1972.

罗特斯坦因：《十九世纪末国际关系》

Ротштейн, Ф. 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Конце XIX в, Москва, 1960.

《有关蒙古问题的外交文件汇编》

Сборник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Монгольским Вопросам. 23 августа 1912 г. — 2 Ноября 1913 г. СПБ. 1914.

索思诺福齐、毕塞斯基：《一八七四——一八七五年在中国的考察》
Сосновский, Пясецкий.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Китай 1874—1875 гг. Москва, 1883.
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的俄国史》
Соловьё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ён. кн. 1—15. Москва, 1959—1966.
塔尔列：《克里木战争》
Тарле Е. В. 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 Т. 1—2. Москва, 1950.
塔吉舍夫：《亚历山大二世》
Татищев, С. С. Импера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 II, Т. 1—2. СПБ. 1911.
泰勒：《欧洲霸权之争(一八四八——一九一八年)》
Тэйлор А. Дж. П. Борьба за господство в Европе 1848—1918. Москва, 1958.
托米宁：《蒙古及其对俄国的现实重要性》
Томилин. В. Монголия и Её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913.
土尔舒那夫：《一九一六年在中亚和哈萨克的起义》
Турсунов. Восстание 1916 года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е, Ташкент, 1962.
乌赫托姆斯基：《漫谈喇嘛教》
Ухтомский Э. Э. Из Области Ламаизма. СПБ. 1904.
乌赫托姆斯基：《皇太子殿下东游记(一八九〇——一八九一年)》
Ухтомский Э. Э.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следника Цесаревича. СПБ. 1893—1897.
哈里芬：《三个俄国使团》
Халфин Н. А. Три русские миссии. Ташкент. 1956.
哈里芬：《中亚之归并于俄国》
Халфин Н. А.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к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965.
哈里芬：《俄国在中亚的政策》

Халфин Н. А.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1960.

舍宾科夫：《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Шебинков. В. Г.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Москва, 1960.

锡林迪布：《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蒙古》

Ширендыб, П. Монголия на рубеже 19—20 в. в., Улан-Батор, 1963.

斯特因弗尔特：《俄国在满洲的事业》

Штейнферд, И. Русское Дело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Харбин, 1910.

雅柯夫列娃：《一六八九年的第一个俄中条约》

Яковлева П. Т. Первы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689 года Москва, 1958.

扬切维茨基：《在停止的中国长城边》

Янчевецкий Д. Е. У Стен неподвижного Китая. СПБ. Порт-Артур. 1903.

扬契维茨基：《来自东方的风暴》

Янчевецкий. Д. Г. Гроза с Востока. Ревель 1908.

（二）英 文

《阿斯特利游记集成》

Astley, Thomas. A New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Vol. IV, London, 1747.

阿布里科索：《一个俄国外交家的揭露——阿布里科索回忆录》

Abrikossow, Tvanovich. Revelations of a Russian Diplomat; The Memoirs of Dmitrii Tvanovich Abrikossow, Seattle, 1964.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

Baddeley, John F. Russia, Mongolia, China, 2 Vols., London, 1919.

濮兰德：《中国最近的事件和当前的政策》

Bland, J. O. P. Recent Events and Tendencies in China, Philadelphia, 1912.

布尔杰：《阿古柏传》

Boulger, D. C. The Life of Yakoob Beg, London, 1878.

《英国议会文件》

Britain Parliamentary Papers

(1) 《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额尔金伯爵中国、日本之行的文件》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 Japan 1857—1859.

(2) 《1860年有关中国事务的文件》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ffairs in China 1860.

(3) 《1859—1860有关中国事务的文件》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ffairs in China 1859—1860.

《有关第一次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 ed. by G. P. Gooch and H. Temperley, Vol. 1. London, 1926.

卡拉瑟斯：《神秘的蒙古》

Carruthers, Douglas. Unknown Mongolia, 2 Vols., London, 1914.

克鲁卜：《中国与俄国》

Clubb, O. Edmund. China and Russia, New York and London, 1971.

柯林斯：《下驶黑龙江记》

Collins, Perry McDonough. Siberian Journey Down the Amur to the Pacific 1856—1857, Wiscosin, 1962.

寇松：《俄国在中亚细亚》

Curzon, George N. Russia in Central Asia in 1889 and the Anglo-Russian Question, London, 1889.

达布斯：《有关中国土尔克斯坦的发现和探险史》

Dabbs, Jack A.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pxloration of Chinese Turkestan. The Hague, 1963.

邓尼斯：《美国外交的冒险作为(一八九六——一九〇六年)》

Dennis, A. L. P. Adventures in American Diplomacy 1896—1906, New York, 1928.

狄龙：《俄国声名的晦暗》

Dillon, E. J. The Eclipse of Russia, New York, 1918.

德贞：《中俄政教志略》

Dudgeon, Joh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Ecclesiastic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Russia with China, Peking, 1872.

邓莫尔：《帕米尔》

The Earl of Dunmore. The Pamirs, 2 Vols., London, 1893.

弗罗伦斯基：《俄国——历史与解释》

Florinsky, Michael T. Russia: A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 2 Vols., New Haven, 1954.

《美国外交文件》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2, 1910, 1912.

弗雷塞-泰特勒：《阿富汗》

Fraser-Tytler, Kerr, Afghanistan, A Stud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London, 1962.

戈耳德：《一六四一——一八五〇年俄国在太平洋上的扩张》

Golden, F. A. 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Pacific 1641—1850, Cleveland, 1914.

斯文赫定：《我作为一个探险家的生涯》

Hedin, Sven. My Life as an Explorer, Translated by Alfhild Huebach, London, 1925.

欣利：《沙皇，俄国的专制君主 1533—1917》

Hingley, Ronald. The Tsars, Russian Autocrates 1533—1917, London, 1968.

贺尔兹伍斯：《十九世纪的土尔克斯坦》

Holdsworth, Mary. Turkest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1959.

胡萨克编辑：《俄国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
Hunczak, Taras (ed.). «Russian Imperialism from Ivan the Great to the Revolution», New Jersey, 1974.

杰拉维奇等编：《一八七六——一八八〇年俄国在东方》
Jelavich, Charles and Barbara (ed.). Russia in the East 1876—1880, Leiden, 1959.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64—1889.

《英国皇家中亚细亚学会会刊》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1930—1960.

克鲁任斯泰伦：《环球航行记》
Kruzenshtern, Ivan Fedorovich.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and 1806, London, 2 Vols., 1813.

库罗巴特金：《俄国军队以及对日本的战争》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s, 2 Vols, London, 1909.

拉姆：《英国和中国中亚细亚》
Lamb, Alastair.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London, 1960.

拉铁摩尔：《亚洲的枢纽》
Lattimore, Owen. Pivot of Asia, Boston, 1950.

《郎喀旅华日记(一七二一——一七二二年)》
Journal of the Residence of Mr. de Lang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During the Years 1721 and 1722, Edinburgh, 1806.

勒森：《俄中战争》
Lensen, George Alexander. The Russo-Chinese War, Florida, 1967.

勒森编辑：《俄国向东方的扩张》
Lensen, George Alexandes (ed.). Russia's Eastward Expansion, New Jersey, 1964.

勒森：《俄国推向日本》

Lenson, George Alexander. The Russian Push Towards Japan, Russo—Japanese Relation, 1697—1875. New Jersey, 1959.

莱文编辑：《凯撒致沙皇信札》

Levine, Isaac Don (ed.). Letters from the Kaiser to the Czar, New York, 1920.

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

Lobanov-Rostovsky A.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1933.

林董：《林(董)秘密回忆录》

The Secret Memoirs of Count Hayashi, London, 1915.

麦克墨莱：《一八九四——一九一九年有关中国条约和协定汇编》

MacMurry, John V. A.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1894—1919, 2 Vols., New York, 1921.

马罗则穆夫：《一八八一——一九〇四年俄国的远东政策》

Malozemaff, Andrew. Russian Far East Policy, 1881—1904, Berkeley and LosAngeles, 1958.

曼卡尔：《俄国与中国——一七二八年前的外交关系》

Mancall, Mark. 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1.

巴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

Pavlovsky, Michel N.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New York, 1949.

菲列浦：《俄国、日本和蒙古》

Philips, G. D. R., Russia, Japan and Mongolia, London, 1942.

皮克顿：《世界游记汇编》

Pinkerton, John. A 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 and Travel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Vol. II. V., London, 1808.

朴尔热瓦尔斯基：《从伊犁跨天山过罗布泊》

Prejevalsky, N. From Kulja, Across the TianShan to Lobnor, (Translated by E. D. Morgan) London, 1879.

朴尔热瓦尔斯基：《蒙古与唐古特人的国家》

Prejevalsky, N. Mongolia and the Land of the Tangouts, 2 Vols., London, 1876.

普林格尔：《西奥多·罗斯福》

Pringle, Henry F. Theodor Roosevelt, New York, 1956.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10—22, 1856—1878; New Series Vol. 1—4, 1879—1892.

罗森：《四十年外交》

Baron 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2 Vols., New York, 1922.

拉文斯坦因：《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

Revenstein E. G. The Russian on The Amur; Its Discovery, 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London, 1861.

邵可侣：《世界地理》

Reclus, Élisée. The Universal Geography, 2 Vols., London, 1887.

茨楚勒：《土尔克斯坦》

Schuyler, Eugene. Turkestan, 2 Vols., London, 1876.

塞比士：《耶稣会士与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徐日昇日记》

Joseph Sebes, S. J.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S. J., Rome, 1961.

史禄国：《北方通古斯族之社会组织》

Shirokogoroff, S. M.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 Shanghai, 1933.

西伯特：《协约国外交与世界》

Siebert, B. de & Schreiner, George Abel. Entente Diplomac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 London, 1921.

斯克林、罗斯：《亚洲的心脏》

Skrine F. H. & Rose E. D. The Heart of Asia, London, 1899.

斯坦因：《古代中亚孔道踪迹》

Stein, Aurel.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London, 1933.

萨姆纳：《一八七〇——一八八〇年俄国与巴尔干》

Sumner, B. H. Russia and the Balkans 1870—1880, Oxford, 1937.

季伦奇耶夫：《俄国与英国在中亚细亚》

Terentyef, M. A. Russia and England in Central Asia, 2 Vols., Calcutta, 1876.

弗拉基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以及西伯利亚铁道》

Vladimir. Russia on the Pacific and the Siberian Railway, London, 1899.

瓦隆德：《额尔金书信及日记摘抄》

Walrond. Theodore (ed.).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 Eighth Earl of Elgin, London, 1872.

魏尔：《满洲人与莫斯科人》

Weale, B. L. Putnam. Manchu and Muscovite, London, 1904.

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

White, John Albert.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New Jersey, 1964.

雅洪托夫：《俄国与苏联在远东》

Yakhontoff, Victor A. Russia and Soviet Union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1931.

荣赫鹏：《一个大陆的中心》

Younghusband, F. E.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London, 1897.

（三）法 文

博斯曼斯：《南怀仁与俄国朝廷的关系问题》

Bosmans, Henri. S. J. Le Problème des Relations de Verbiest avec la Cour de Russie, Bruges, 1913.

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一六八九——一七三〇年)》

Cahen, Gasto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 (1689—1730). Paris, 1912.

霞拉达姆：《世界与日俄战争》

Cheradame. A. Le Monde et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 Paris 1906.

科尔迪埃：《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中国之征》

Cordier. H. L'Expédition de Chine de 1857—1858, Paris, 1905.

科尔迪埃：《一八六〇年中国之征》

Cordier. H. L'Expédition de Chine de 1860. Paris, 1906.

科尔迪埃：《中国对外关系史》

Cordier. H.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Vol. 1—3, Paris. 1901—1902.

杜赫尔德：《中国及中国蒙古地域志》

Du Halde, P. J. B.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Tome 1—4, Hague, 1736.

《法国外交文件》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cais 1871—1914, 2e Sér., t. 10, t. 12.

施阿兰：《使华记(一八九三——一八九七年)》

Gerard A. Ma Mission en Chine (1893—1897), Paris, 1918.

俄理范：《中国和日本——一八五七、一八五八、一八五九年额尔金伯爵的出使》

Oliphant. L, La Chine et le Japon, Mission du Comte d'Elgin Pendant les Années 1857, 1858, et 1859, Tome 1—2, Paris, 1860.

勒努文：《远东问题(一八四〇——一九四〇年)》

Revouvin. P. La Question d'Extrême-Orient 1840—1940. Paris, 1946.

（四）德　文

布隆霍弗：《俄国伸向亚洲之手》

Brunnhofer. H. Rußlands Hand über Asien, St. Pertersburg, 1897.

《德国外交文件》

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Sammlung der Akten des Deutschen Auswärtigen Amts, 40 Vols., Berlin, 1922—27.

哥尔维策尔：《黄祸——一个历史的口号：帝国主义思想研究》

Collwilzer, Heinz. Die Gelbe Gefahr: Geschichte eines Schlagworts; Studien zum Imperialistischen Denken, 1962.

廓索维兹：《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

Korostovetz, I. J. Von Cinggis Khan Zur Sowjetrepublik, Berlin, 1926.

（五）日　文（按作者姓氏笔划排列）

小川运平：《满洲及桦太》，东京，一九〇九年。

山内封介：《海参崴和滨海州》，东京，一九四三年。

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东京，一九六六年。

《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十八卷——第四十五卷，东京，一九五三——一九六三年。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下卷，东京，一九六九年。

日本外务省：《日露交涉史》（译作《日俄交涉史》），东京，一九六九年。

日本外务省：《小村外交史》，东京，一九六六年。

日本陆军省编：《明治军事史》，东京，一九六六年。

日野强：《伊犁纪行》上下卷，东京，一九〇九年。

井染禄明：《西伯利亚经济地理》，东京，一九一八年。

内藤虎次郎：《读史丛录》，京都，一九二九年。

杜爾畢柯伊：《武断的外交》（原名《列强中的中国》），东京日译本，一九一四年。

边宁格：《现代蒙古》，东京，一九一四年。

矢野仁一：《日清役後支那外交史》（译作《日清战役后中国外交史》），东京，一九三七年。

矢野仁一：《近代蒙古史研究》，东京，一九三八年。

矢野仁一：《近代中国外交史》，京都，一九三〇年。

东亚同文会编纂：《东亚关系特种条约汇纂》，东京，一九〇四年。

东亚同文会编译：《满洲通志》，东京，一九〇六年。

东亚同文会编纂：《支那关系特种条约汇纂》，东京，一九一七年。

シチエグロフ：《ミベリヤ年代史》（译作《西伯利亚编年史》），东京，一九四三年。

《安達手记》，引自《近代日本外交史的研究——神川先生還曆纪念》，东京，一九五六年。

坎德诺维奇：《中国争霸战和太平洋》（译作《在中国的争霸战和太平洋》），东京日译本，一九四一年。

角田顺：《满洲问题と国防方针——明治后期における国防环境の变动——》（译作《满洲问题和国防方针》），东京，一九六七年。

间宫林藏：《东鞑纪行》，东京，一九四二年。

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Christe, Dugald. Thirty Years in Moukden），东京，一九三八年。

松本忠雄：《近世日本外交史研究》，东京，一九四二年。

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东京，一九〇四年。

和田清：《东亚史论薮》，东京，一九四三年。

柏原孝久、濱田纯一：《蒙古地誌》，东京，一九一九年。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译：《亚细亚露西亚の交通》（译作《亚细亚俄罗斯的交通》），大阪，一九二七年。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译：《亚细亚露西亚の国土と产业》（译作《亚细亚俄罗斯的国土和产业》）下卷"产业篇"，大连，一九二四年。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译：《亚细亚露西亚の住民》（译作《亚细亚俄罗斯的居民》），大阪，一九二八年。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译：《极东露领に于け为黄色人种问题》（译作《远东俄国领土内的黄种人问题》），大阪，一九二九年。

清泽洌：《外交史》，东京，一九四一年。

德宿猪一郎：《公爵山縣有朋传》，东京，一九三三年。

稻葉岩吉：《增订满洲发达史》，东京，一九三七年。

后　记

本书是从一九七〇年开始撰写的，一九七五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试印了数千本，广泛征求读者意见。全书七章，分别由以下同志执笔：第一章，田汝康；第二章，金重远；第三章，田汝康；第四章，杨立强；第五、六、七章，姜义华。一九七五年版，第一、二、三章由田汝康通稿，第四、五、六、七章由姜义华通稿，全书由胡绳武定稿。

为满足教学与研究之需，现重新修订出版。修订工作由姜义华、杨立强分别进行，最后由杨立强通稿。

这部著作是许多同志共同劳动的成果。谭其骧审定了书中有关地区历史沿革的部分，程博洪、胡绳武、樊树志等撰写了初稿的部分章节，周谷城、章巽、吴杰、靳文翰、黄世晔为本书提供和翻译了不少英、日、德文重要资料。本书的撰写，还得到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热情的支持与帮助。谨此致谢。

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